

# 三侠剑

中



清·张杰鑫

中华古典精华文库

# 三 侠 剑

第二部

(清)张杰鑫 著

### 第三回

#### 五龙二侠二打莲花湖 老剑客出首力解重围

却说老赵子手闻听于蓝报告，萧银龙在莲花湖遇难，遂将萧银龙之事，对傻小子孟金龙学说了一遍。金龙闻听说道：“萧银龙是我兄弟，我非将莲花湖的贼都摔死不可。”说着话向外就跑，谁要阻拦他，碰上就倒。孟金龙跑出镖局子，不知东南西北，跑出有一里多地，复又返回，向众人问道：“莲花湖在哪里？”胜爷说道：“金龙不许胡闹，跟老夫一同前去。”孟金龙答应一声，说道：“就跟三大爷一同去，非将莲花湖的贼脑袋拧下来不可。”大众一看孟金龙这样，没有不笑的。列位，孟金龙这样浑浊猛愣，他怎么来到的大清国呢？孟二侠对于这样的儿子，为什么还打发出来呢？这里面尚有一段事情，未能说出。

皆因为孟金龙这一日由家中出来闲游，走到邻村赵家峪，正碰上赵家峪的地方伙计赵三，跟他妻子打架，乡亲们劝解不开，都站在一旁看热闹。孟金龙一看，乃是男女二人打架，遂上前劝道：“好男不跟女斗，好鸡不跟狗斗。”赵三一看是孟大少爷，本来认识，说道：“大少爷您别管，这是我的妻子。她骂我，我才打她。”孟金龙说道：“不行，妻子也不许打。”赵三不听，金龙一着急，照定赵三嘴巴子打去，金龙乃是金钟

罩的功夫，这一掌震动了脑海，赵三立刻身死。金龙一看赵三倒在尘埃，回头往家中就跑。众乡亲们一看，孟金龙将人打死，遂在后头跟着他，金龙回头一看有人跟着，遂说道：“谁要跟着我，我将他摔死。”大众一听，谁也不敢在后头跟着他，回到庄中，报告了地方保甲，地方保甲遂来到孟家寨。见了孟二侠，将金龙打死人之事说了一遍。二侠闻听，吓得目瞪口呆，叫老家人快将大少爷找来。老家人说道：“大少爷有话，员外要是找他，就说他上外祖母家去啦，不叫招呼他。若是招呼他，就拎起来摔死。”员外一听，又气又乐：“打死人啦，上姥姥家去就完了吗？”员外遂说道：“就说员外招呼，要是不来，我架火烧他。”金钟罩铁布衫不怕枪刀，就怕火烧。老家人去到后花园，将金龙唤出来，一说员外生气啦，要是不去，就用火烧。金龙没有法子，这才跟随家人来到客厅。一见赵家峪的绅耆，傻小子金龙心中就明白了，叫道：“爸爸，永远我也不打人了！我没使劲，地方伙计就死了。”员外说道：“胡说！打死人偿命。永远不打人就算完了吗？”叫道：“家人！将逆子捆上！”傻英雄天不怕地不怕，就是怕二侠的家法，叫怎么着就怎么着，向来不敢违背。金龙闻听，自己将胳膊向后一背，说道：“捆吧。”若不是二侠在跟前，谁也不敢捆他，就是捆上他，他一用力绳子就得断。因为有二侠的话，老家人不敢不捆，这才过来将少爷绳缚二背。二侠将少爷交与众绅耆，叫道：“金龙，到衙门里你不许无法无天，你若是无法无天，跑到家来，我将你用火烧死，然后我自己一死。”傻小子哭着说道：“我给您磕一个头，报报您的养儿子的恩吧。”二侠闻听此言，不觉动了爱子之情，两行泪下。此时老安人也来到了客厅，叫道：“儿呀，但愿上苍怜佑，保我母子还有见面之日。”金龙说道：“孩儿若有灵，半夜三更给您托梦。”母子痛哭，众

绅耆莫不泪下，母子痛哭一场，这才将金龙送到本地衙门。本地衙门过堂，传尸主赵三之妻，赵三之妻与赵三夫妻终日吵闹，赵三被人打死，他的妻子并不追求抵偿，在本地衙门供的只求官准嫁人，别的事满不过问。赵三又无有家属。本地方官向上司衙门详文，说凶手与赵三本无仇隙，因劝架误伤人命，尸主只求官准改嫁等语，上司衙门也是原词，送到了王爷府。王子张奇善，无论大小案件，都是亲自审理，接到了这件公事，一问傻英雄，傻小子乃是一个浑人，看公文并无仇隙，遂与大帅石朗说道：“此案本应抵偿，无奈尸主不追求抵偿。人都向着活的，还有向着死人的吗？二千岁辛苦一趟，到乡里调查调查，想法子叫他们私下了解，若是官断不偿命，于国法不合。”二千岁闻听，遂道：“小弟愿往。”带了几名差官，遂说着就来到赵家峪私访，均改扮商人模样。就听百姓们三三两两坐在一处，谈论赵三，有一个老者说道：“火神爷赵三死啦，咱这一方从此得少着几把火呀。”又一个年轻的说道：“孤坟也得刨的少哇。前些日子非跟我借十吊钱不可，我说现在没有钱，等麦子收下来再给，他也答应啦，当日夜间我的柴禾园子就着火啦，您看够多万恶滔天啊。孟大少爷可给咱们除害了。”又一位老者说道：“孟大少爷这场官司可不好打，可惜孟二侠就一位少爷，还是傻老小子。若是给这宗恶人偿命才冤哪。”石朗将此话听毕，心中暗说：“这宗万恶之人，无怪乎他妻子都不追求抵偿。”带差官回到王府，将私访之事，对王子张奇善说了一遍。王爷闻听，叫道：“二千岁，既然如此，还得二千岁从中私自约出乡老，协同赵家峪绅耆了结此事。”二千岁私自拿出一千两纹银，约出赵家峪的乡老，给少爷孟金龙了结官司。列位，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，若不然石家后世子孙昌盛，世代簪缨？这就是祖上之德，天之厚报也。了完官司，将傻小子

打了一百板子，去了凶气，放回家来。孟二侠从此可就不敢叫孟金龙出门了，将他锁在屋中。

这一日萧三侠父子看望孟二侠，闻听金龙锁在屋中，三侠劝孟二侠放出少爷，不然恐其锁坏了，岂不成为废人？净锁着不成，总得慢慢的感化。孟二侠也恐怕日久锁坏，遂将金龙放出了，金龙见了三侠与银龙，说了一句：“谢谢三叔。”又叫道：“银龙兄弟，咱们出去玩去！”二侠与三侠两人一听，也乐啦，二侠说道：“萧贤弟，你看这傻东西，将来怎么办呢？”三侠说道：“咱们哥俩没有胜三哥德行大，您看人家胜奎，又精明，又强干，少年老成，一看就是大器之子。您的儿子太傻啦，我的儿子太精鬼啦，俩人若搀合搀合都好了。”老哥俩在客厅闲谈，金龙跟银龙二人到了后花园，银龙可就给孟金龙出了坏主意啦。银龙跟孟金龙说道：“大哥，二大爷从这儿总不叫你出院，前后门都锁着，那够多难受呀？”孟金龙说道：“没有法子。”银龙说道：“我给你出一个好法子，你可谁也别告诉。您偷点银子，上大清国十三省总镖局子找咱胜三大爷，到那里跟黄三哥在一块儿有多好哇。省得您一个人在家里，就好似坐狱一样，连一个人跟你作伴都没有。”孟金龙说道：“我不认识大清国。”银龙说道：“您多偷点银子，先坐船，船到了陆地就下来。有人就打听千佛山真武顶十三省总镖局子神镖将胜三大爷，到了大清国没有不知道的。您先去，随后我还上镖局去呢。”孟金龙听罢，说道：“对啦，若不是兄弟你教给我这好法子，我总在家里，生生的就将我闷死啦。”萧银龙将主意给孟金龙说完了，二人仍然来到客厅，大家吃完了酒饭，萧三侠辞别二侠，回归了萧家镇。

再说傻小子孟金龙，到了夜晚，二侠与安人睡着了，傻小子遂暗暗将箱子打开，偷了不少散碎银两。偷的可是小块的，

孟金龙有一个心眼，小块的花着省事。孟金龙平常买东西，无论该多少钱，全都是小块银子，不懂得合，所以偷银子专偷小块的，为是花着方便。将散碎银两装了一兜囊，又用手巾包了一包，拿了两身衣服，孟金龙偷着开开房门，来到后花园。一看后花园锁着呢，有心将门劈开，恐怕叫家人听见，报告他的天伦，皆因为孟金龙不会高来高去。孟金龙看了半天，想了一个急法子，拿了三条板凳，两条在底下，一条放在上头，登着板凳上了墙头。里边登板凳上来啦，外面可下不去了，孟金龙没有法子，一歪身躯，“咕咚”一声，掉在墙外，将地砸了一个坑。站起身形，将身上尘土掸了下去，也不管东西南北，往前就走，自己说道：“走得离着家越远越好，不然追上用火烧了。”孟金龙走到东方发亮，来到水旱关口。台湾的兵有认识他的，叫道：“大少爷！您上哪里去？”孟金龙说道：“我上大清国玩去。”台湾兵说道：“台湾人不许私自上大清国，少爷你有公文吗？”孟金龙说道：“我不懂得什么叫公文。”台湾兵一想，他是一个愚人，叫他去吧，管他呢。那兵卒于是并不答理他。孟金龙走到船上，船家问道：“你上哪里去？”孟金龙说道：“咱上大清国找三大爷去。给你船钱。”将手中小包裹里银子完全递给了船家。船家一看，原来是一个傻子，将银子收下十余两，剩下又给了孟金龙。赶巧啦，船家已经够载了，当时开船。船到大清国岸口，孟金龙下了船，逢人便问找三大爷，行路的看他是一个傻子，用手一指道：“三大爷在那边。”孟金龙就走，饿了就吃，吃完饭不管多少，就是一块银子，到了夜间不住店，在山坡荒草里就睡。这一日孟金龙来到一个镇店上，将银已经花没了，饿了两天，实在饿得没法子，遂走进一个新开市的饭馆子，进屋就吃，吃完了没钱，站起就走。这个饭馆子是一个武举开的，他吃完就走，武举上前将他

拦住，说道：“你为什么吃饭不给钱？”孟金龙说道：“我饿急了，没有钱啦。”武举叫道：“伙计们，给我打这个傻东西！”伙计们闻听，如狼似虎，棍棒交加，孟金龙向地下一躺，将头一抱，呼呼睡着啦。打完了翻身起来，说道：“你们都没吃饭，打不动人。”武举没有法子，打死人得偿命，不照致命处打不动他，武举遂说道：“你不用卖味儿，你要是敢抢人家的褥套，饭算你白吃。”孟金龙说道：“我敢抢，抢完了你别要钱。”武举说道：“那是自然。”

正在说着话，就见正南上来了一位老者，身上披着皮袄马褂，手中提着一个包裹，孟金龙走到老者跟前说道：“给我将小包裹放下，将皮袄脱下来。”老头说道：“要小包裹倒行，别脱皮袄，受了风了不的。朋友，是线上的吗？吾也是合字的。”孟金龙说道：“不懂，脱皮袄吧。”老头说道：“我小包裹里有好东西，珍珠、猫眼、璧玉。”说着话放下了小包裹。孟金龙一下腰解小包裹，老头一伸手指，照定孟金龙点去，只见孟金龙随手而倒，瞪着眼睛不能动转，上气不接下气。老头说道：“王八羔子，吃到我这儿来了。我是贼魔，我还不知道吃谁呢？”提起小包裹，踢啦踢啦走去，孟金龙躺在地下不能动转，众人看着莫不咋舌。这老者走出不远，复又返回来，向孟金龙肩头上拍了一下子，孟金龙翻身爬起，也不敢要皮袄小包裹。老头问道：“你姓什么？为什么在此劫道？”孟金龙说道：“我姓孟叫金龙，还叫混海金鳖。”老头问道：“你天伦叫什么名字？”孟金龙说道：“咱爸爸叫孟铠。”老头说道：“混帐！你爸爸，怎么是咱爸爸呢？你再要这样说，我还用手指点你。你的师傅是谁？”孟金龙说道：“我师傅是夏侯商元。”老头闻听说道：“臭豆腐的徒弟，好没出息，原来是我的盟侄。你因为什么劫道？”孟金龙说道：“我吃饭没钱，他们叫我抢

褥套。”老头说道：“混帐王八羔子，大白天叫我侄子劫道，犯了罪就是杀。放火烧这王八羔子！”老头又一想，吃饭不给钱，为什么烧人家？回思一想，饶了他吧。遂问道：“你上大清国干什么来了？”孟金龙说道：“我找三大爷来了。”老头问道：“你找哪个三大爷？”孟金龙说道：“我忘了姓什么啦。”老头说道：“你还记得是干什么的吗？”孟金龙想起来萧银龙告诉他神镖将三个字，但是还没记清楚，又说道：“我记得是镖神三大爷。”老头说道：“你若不遇我，一辈子你也找不着。走吧，跟着我走，到了那里不许提我；若是提我，我还用手点你。”孟金龙说道：“我不说。”老头领着孟金龙来到镖局门口，用手指给金龙，孟金龙这才来到镖局子，要不然孟金龙见人就问三大爷，一辈子也来不到镖局子。这是孟金龙来到镖局子一段倒插笔。胜爷本打算顺便将他送回台湾，不想今日又遇见萧银龙莲花湖遇难，下在水牢，于蓝报信，师徒暗探莲花湖。胜爷、三太、香五、茂龙、李煜、邱成等，收拾好了零碎，胜爷并与高恒起了名字，叫高俊龙，从此大家俱以高俊龙呼之，不许叫高恒。高恒跪倒身躯，谢过胜爷赐号，爷儿十一位起身直奔莲花湖。

来到莲花湖河坡，胜爷大众举目观看，山上悬旗吊斗，山下荷花盛开。胜爷说道：“咱们前者到莲花湖时，天光已黑，这次到莲花湖，天光大亮；前者是窃探，此次要来明去白。但不知你兄弟吉凶祸福如何。”杨香五在旁叫道：“恩师，那边来了一只小船。”这船是看守稻田的船，只见那船划动桨橹，由东向西而来。此时高恒已将胜爷等背过漩涡之水，送在稻田地内。看看小船来至切近，金头虎叫道：“高俊龙，孟金龙，咱们下水抓船！”三人凫水过去，混海金鳌孟金龙，伸出虎掌将小船捋住，船上喽卒一看，吓了一跳。有一个喽卒说道：

“朋友，我们的瓢把子，东北风。”东北风即黑话之韩字。金头虎说道：“我知道，你们贼头韩秀。你将船拢到稻田岸吧，你看见那边白胡子老头没有？那是我胜三大爷神镖将胜英。我们也不杀害你们，借你们的船用，我们进莲花湖。”水手闻听，不敢怠慢，金头虎、高俊龙、混海金鳌孟金龙三人站在船上，水手将船拢至东岸，胜爷率大众上了船，胜爷遂问船上的水手道：“贵姓啊？”这一个水手答道：“在下姓王叫王命。”那一个水手答道：“在下姓吴叫吴生。”胜爷道：“王、吴二位壮士，愚下胜英跟你二位打探一件事，二位可不许隐瞒。现在在下听说莲花湖水牢内困住一位少年，姓萧名叫银龙，二位本是莲花湖的人，必然知道的。”喽卒说道：“您若问此事，提起来话可就长啦，莲花湖自残骨肉。我们韩寨主前日将萧银龙拿住，下在水牢，老寨主于丰恒暗将萧银龙救出，欲要弃山而逃。事被总辖寨主闻知，调队把住清江湖口。老寨主叔侄父女跟萧家父子，一只大船，五只小船，正向清江湖口出发，偏被韩寨主拦住，老寨主于丰恒与总辖寨主僵了火，在清江湖口动手，萧杰父子也加入助战，现在杀得难解难分。”胜爷闻听萧杰萧三侠也来到战场，心中暗道：“这个事情可闹大啦。怎么萧三侠也来到了呢？”列位，韩秀乃是仁人君子，读书知礼之士，虽然是占山为寇，颇知尊卑长上。韩秀之父临死之时，曾对于丰恒托孤，并告诉韩秀说道：“我死之后，汝亲于叔父如汝父，千万不许慢待，凡事听汝于叔父指教，不许自暴自弃。如要违背汝于叔父之命，即是违背汝父之命。”韩秀站在床前，哭泣着说道：“父亲千秋之后，孩儿必当奉于叔父如父，不敢违天伦之嘱。”语毕，银枪手韩殿兴老寨主遂歿。韩秀葬了父亲，承父遗业，为莲花湖总辖寨主。老寨主于丰恒乃是第一位老寨主，是事不问，在山中享其幸福。闲暇无事，教授两个女

儿、两个侄子的武艺。韩秀对于老寨主于丰恒，敬重真如乃父一般，不敢怠慢，韩秀岂敢跟老寨主于丰恒动手呢？有一句俗语，不怕乡党无好事，就怕当乡无好人。一言兴邦，一言丧邦。皆因为林士佩住在莲花湖内，知道了于老寨主救了萧银龙，欲暗自弃山而逃。遂在韩秀跟前搬弄是非，言说胜英遣萧家父子暗探莲花湖，事情败露，萧银龙被获，老寨主故此弃山而遁。老寨主走与不走没有问题，绝不能叫萧家父子走去，纵虎归山，必定伤人。况且萧家父子果然平安出了莲花湖，岂不叫天下英雄藐视莲花湖没有能人？韩秀聪明反被聪明误，一时间被林士佩愚弄，又加以众寨主俱都不服老寨主之所为，韩秀实出于无法，遂调齐大队赶奔清江湖口，截住于丰恒去路。韩秀焉敢与老寨主交手？林士佩出头作恶人，不叫老寨主出清江湖口，老寨主焉能容林士佩呢？遂大骂林士佩搬弄是非，故此在清江湖口摆开战船，萧家父子、于丰恒叔侄父女与林士佩遂动起手来。幸亏于蓝报信，胜爷赶到，要不然萧三侠与于家父女必为林士佩所困。

且说胜爷问明喽卒，遂叫喽卒将船奔战场驶去，鱼眼高恒高俊龙与于蓝藏在水底保护小船，孟金龙藏在船舱里面，上面用船板盖满。您道，大热的天孟金龙为何藏在船舱里呢？这是金头虎教给孟金龙的，不叫孟金龙在船上站立。贾明是假装傻，其实更伶俐，专会出坏主意，孟金龙是真傻，可有一宗，他专听金头虎的话，贾明叫他怎么办，他就怎么办。金头虎说道：“你要是在船上站着，莲花湖的贼一看见你，就都吓坏啦。你在舱里藏着，听我的信，等到打仗的时候，我喊你，你就钻出来。”孟金龙真听他的话，就藏在舱内了。三太、香五、茂龙、李煜、金头虎贾明、邱成等站在船后，胜爷站在船头，船奔清江湖口而来。来至清江湖口，就见大小船桅，犹如高粱地一般，

旌旗招展，绣带飘扬。水手停船不敢前进，胜爷说道：“向战船近处开船。”水手不敢怠慢，向大战船近处开船。来至战船切近，只听得人声呐喊，里三层外三层的船只，围着当中的战船。站在小船上，向里看不清楚，胜爷甩了大氅，攀援上了船桅，向当中战船上观看。只见三层大船前面，是韩秀的采莲大船，压着阵角。韩秀左有水八寨八只战船，右有旱八寨八只战船，后有中平八寨八只战船。左右站立着四员猛将，人称四猛，左有韩忠、韩孝，右有韩勇、韩猛，抱着金银钢铁八只大锤。韩秀身背后有宝刀将韩殿魁。能打的英雄，怀抱着兵刃有一百多位，不到二百位。韩秀船前，四只大船联在一处，下着锚。这四只大船联在一处，方圆二十来丈宽阔，萧三侠与林士佩正杀在难解难分之处。韩秀之船在南，萧三侠、于丰恒之船在北面，当中四只大船就是战场，萧三侠银髯乱飘，热汗直流。林士佩耀武扬威，手使六十二斤半重狼牙钻，此兵刃九尺九寸长，当中三尺三寸的杆，两头有纂，纂下锯齿狼牙，在莲花湖请高等技师所造，为的是专敌上年纪的老英雄，刀枪剑戟碰上就飞。此人真是生来的狠毒，林士佩正在闪、砍、劈、剁，将狼牙钻按三尖两刃枪招数使用，但见得，一点眉攒，二撩阴，三扎盘肘，四分心。萧三侠摘、截、撕、捋，接架相还。林士佩按棍的招数泼风八打，庄家十六棍，又换大枪的招数，滑、拿、绷、把、握，劈、砸、盖、挑、扎，若是别人，刀早就撒手啦。萧三侠刀虽未撒手，怎奈年迈之人，热汗往下直流，衣衫湿透，老英雄气力不敌，喘息不止。胜三爷心中暗道：“我盟弟虽然年迈，刀法精奇，然而气力不敌，倘若刀一撒手，就有性命之忧。”两条腿一松，下了船桅，叫道：“水手向采莲船前开船。”水手说道：“胜三爷，再向前开船，小船头就要撞在大船尾上了。”胜爷说道：“离大船近了，我自有主意。”遂亮

出鱼鳞紫金刀，胜三爷丹田叫劲，痰嗽一声。胜爷年纪虽大，血气甚足，遂大声喊道：“莲花湖的寨主喽卒众位听真，现有南七北六十三省总镖头胜英来也！”众寨主与喽卒张目观看胜三爷，只见头戴一顶鸭尾巾，肋下衬镖囊，怀抱鱼鳞紫金刀，皱纹堆累，白发苍苍，刀似蓝汪汪的蓝鱼，一身紫微微的鱼鳞，老英雄一团精神，不怒而自威。莲花湖的喽卒呐喊：“胜三爷来啦！快把船闪开当子啊！船联在一处，摘不开呀！用解手刀将绳割断吧！”喽卒们将船的铁钩摘开，绳子割断，闪开有六尺余宽，胜三爷兵不血刃，船进重围，由东向西赶奔大战船而来。

来至战船切近，胜爷叫道：“三弟罢战，林寨主不要得理不让人，胜英来也！”萧三侠虚晃一刀，向北一纵，一看胜三爷，心中暗道：“您若晚来一时，我们男女老少俱都丧于此矣。”林士佩向东一看，果然是胜英到了。林士佩心中暗道：“怎么如此之巧？老胜英来了。我平生只输与此人反背转环八卦刀下。”林士佩也收了招，纵到小船上，回到韩秀采莲船去了。萧三侠由北面纵到小战船上，回北面于丰恒船上去了。金头虎向北边一看，看见了他亲娘舅于丰恒之船，二老背后有萧银龙、于化龙，后面小船上两个姑娘扶着小孩的死尸，鲜血淋漓。金头虎一看，正是表弟于化虎死了，金头虎用杵照定吴生头上就是一杵，将死尸一脚踹下船去。王命一看，大吃一惊，翻身跳下水去。胜爷说道：“明儿，他们受了半天累，为何打死人家呢？”金头虎说道：“后边小船死的那个小孩，是叫林士佩用钻穿死的。我宰不了大贼，杵死小贼，为是给我表弟报仇。”林士佩若不用钻穿死于化虎，焉有吴生、王命死的死，逃的逃呢？韩秀一看，心中说道：“我的船，我的人，将他们送到地方，将人打死。”韩秀想到此处，遂叫道：“胜老明公！

您莫非派萧家父子暗地勾串我家于寨主吗？”胜爷摆手叫道：“寨主！聪明反被聪明误。我胜英残年之人，我跟寨主素无仇隙，我又不是官人，又不是文武衙门，我打莲花湖有何好处！要叫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；要叫人不闻，除非己莫说。我听朋友谈论，我盟侄在莲花湖受水牢之苦，我前来拜求寨主高抬贵手，萧银龙乃是十三四岁之孩童，请寨主勿为宵小所愚，放了萧银龙。现有跟我胜某为仇作对的，给你我挑拨是非。但听君子话，莫闻小人言。跟我姓胜的有过节，开镖局子有地点，住家有门户，愚下住家直隶莫州古城村，座南的大门，松棚英雄会在江苏，一年三百六十日都开着门经营。他不敢斗胜英，借刀杀人，寨主乃当世的英雄，为何给小人利用？寨主请看，我盟弟萧家父子困在莲花湖这份可怜，于家父女，老的老少的少，爷儿五人死了一人。请寨主施恻隐之心，撤了队伍，放于家父女、萧家父子，不独萧、于两家感激，胜英也感德非浅。就是寨主拿住于家父女，怎样处治呢？不如寨主开一线之恩，两全其美，何必自残骨肉呢？”韩秀一听，真是金石良言。韩秀心中暗说：“我早想结交胜英，岂不是天假其便？好事不如无，胜老者替天行道，我若交了这个朋友，增光不少。再说胜英并不强暴。”林士佩在韩秀背后叫道：“总辖寨主，老胜英老奸巨猾，以口舌之才，要说出莲花湖去，叫他耻笑莲花湖没有高人。老胜英就是一人，身背后那七位都是学而未成，咱能战的英雄二三百位，老胜英知道打不出去莲花湖，故以口舌之才。莲花湖的英雄能战的有二百余位，把胜英困死于莲花湖。他背后那七个我都认识，狼牙钻一扫，结果他们的性命。寨主请看，小船只有八人。”韩秀一看，果然是八个人，怀抱令字旗道：“胜老明公，我意欲跟您和平办理，皆因我的手下人他们不服。久闻名公三只金镖压倒绿林，甩头一子纵横天下，一口鱼鳞紫

金刀镇住十三省，我的手下人都要会会您的高艺。明公若能战胜了莲花湖众群雄，我将萧家父子、于家叔侄放行，众位愿欲往哪走，随众位之意。”胜爷说道：“韩寨主要讲好朋友，咱哈哈一笑，两罢干戈；欲要斗输赢，我胜某也只好奉陪。寨主若能和平办理，我胜英感激盛情；如以武力对待，我也不能说不可。寨主与莲花湖的宾朋，短打长拳，马上步下，我姓胜的不含糊。如若群殴，一拥齐上，要将在下胜英乱刃分了尸，我也就管不了盟弟与盟侄了。要将胜英捉住，碎尸万段，那是胜英艺业不高，不怨寨主意狠心毒。韩寨主可派能战的动手，在下奉陪。”

胜爷语至此，飘银髯要握鱼鳞紫金刀。贾明喊道：“胜三大爷！将舱里藏货弄出来吧！”贾明向船内喊道：“大小子出来吧！”就听船舱里面喊道：“好热呀！”将盖舱的板子撞在水内，猛英雄出一头露面，呐喊一声，惊天动地，跺一脚房倒屋塌。大英雄一看，南面上人多，北面上人少，叫道：“三大爷！我先打那边？”南面上人多，又一看北面有萧三侠，大英雄叫了一声：“三叔您来啦！银龙兄弟你也来啦！”北面于寨主遂打发水手，将胜爷的船撑在大船切近，胜爷上了大船，萧三侠说道：“老哥哥晚来一会，我们众人俱都丧于此处了。”此时黄三太大众等也上了大船，站在三老背后。孟金龙打一小船上一跳，将大船砸得直晃荡，几乎翻了船。胜爷说道：“金龙，你认识于老寨主吗？”孟金龙说道：“我不认识。”胜爷说道：“这是您于叔父。”金龙说道：“他是我叔父？我是他大爷！”胜爷说道：“不许胡说！于叔父与你父乃是结义弟兄。”孟金龙说道：“您给我引见，我就磕头吧。”孟金龙一磕头，将船砸得当当山响，胜爷说道：“别磕头啦。”韩秀此时举目观看金龙，心中一怔，暗说道：“羊群里出了骆驼啦？”

身長八尺有余，头如麦斗，项短而粗，豹眉虎眼，虎背熊腰。头戴绛紫六轮抽口壮帽，身穿绛紫绸子短靠，皮带扎腰。三层皮子缝在一处，若是一层皮子，金龙用力一扎腰就折啦。两条大腿如同房柱，青缎靴子，一尺六七长，黄中透亮的脸面，背后背着降魔宝杵，如意柄一掐粗细，平常人的手攢不过来，后腰下坠一个大皮囊。只听金龙厉声叫道：“我打南边的！”胜爷道：“不许混战，单打独斗，抱令字旗的是寨主。你上小船，送到战船上去打战。”小船贴在三老的船东面，孟金龙向小船上跳，金头虎叫道：“大小子！打仗的时候，见一个打死一个，一个也别留！”水手叫道：“大少爷，你慢着点，船要翻！”孟金龙说道：“我没有使劲。”水手摇开花橹，到了战船北面，离战船约有三四尺远，大英雄不会纵远，小船贴在大船帮，大英雄向船上跳，犹如砸地脚一般。大英雄跳在船上，用目观看韩秀身后，四猛将捧定金银铜铁八只大锤。大英雄叫道：“四个使锤的小子过来！咱们滚滚！”胜爷在北面上说道：“金龙说话，愚鲁之甚。韩寨主乃当世的英雄，焉能两人打一人？单打独斗。”韩秀令字旗三展，说道：“水八寨、旱八寨、中平八寨，二十四位寨主，哪一位临敌？”由韩秀大船东边，有人说道：“总辖寨主，我弟兄要捉拿镖行的大汉。”这二位，一位是旱八寨的三寨主花枪将柳士永，一位是旱八寨的四寨主花刀将柳士猛：“我弟兄愿往。”韩秀一看，说道：“可不许坏莲花湖的规矩，单打独斗，违令者斩。”二位寨主答应一声：“知道了。”柳家弟兄由打大船上了小船，柳士永颤花枪，柳士猛抽出大刀，弟兄在一只小船并肩而站。小船由南向北而去，距战船相隔六七尺远，柳士永叫道：“贤弟与愚兄观敌助阵，我拿镖行猛汉！”说罢此言，一抖花枪，纵到大战船之上。大英雄叫道：“小子！你叫什么玩艺？怎么不叫使锤的来，弄一个

小破枪干什么来啦？”柳士永叫道：“傻小子！某家乃旱八寨三寨主柳士永，人称花枪将是也！三寨主枪下不死无名之鬼，大汉姓什名谁？”孟金龙答道：“姓孟名叫金龙，别号人称混海金鳌。”大英雄并不亮降魔宝杵，自己向自己胸前一拍，叫道：“扎吧！小子！”大英雄一拍胸脯，向前一撞，柳士永的枪正刺在肚脐左边。大英雄向前一凸肚子，将花枪绷弯，柳士永向后倒退了好几步，心中暗道：“这大汉不好则傻，原来是卖弄十三道横练呢。”柳士永知道大个金钟罩横练，前把一高，后把一低，奔哽嗓咽喉刺去。孟金龙伸手掙出降魔宝杵，左手指着自已咽喉，说道：“小子，向这儿扎。”枪临切近，就听当啷一声响，贼人的枪犹如一条活龙一般，出去好几丈远。柳士永直甩手，顺着十指流紫血，甩着手向南跑。大英雄腿长步儿大，追在贼人背后就是一杵，只听噗的一声，杵扎入背后五寸来深，贼人吼了一声，大英雄虎爪一使劲，把贼人死尸托起有四五尺高，贼人颜色白似雪霜，大英雄托在南船帮，伸左手向下一掬死尸，扔在水内，说道：“这个小孩有四两重。”胜爷叫道：“金龙！莲花湖朋友甚多，以武会友，点到而已，不许伤人。”孟金龙说道：“三大爷，我没使劲，他背后原来的窟窿。”胜爷说道：“胡说。”韩秀抱着令旗观看，水中一股红水。韩秀叫道：“水手们！快用挠钩将死尸打捞上来，不许冲出湖口去。”

柳士猛一看，哥哥死在大个猛汉的手下，柳士猛提刀纵到战船说道：“蠢汉你为何伤了我兄之命？旱八寨四寨主柳士猛要替兄长报仇雪恨！”柳士猛够上大英雄，摘刀头立刀纂。大英雄用左手指指自己脑袋说道：“小子，向这儿剁，要是不剁是匹夫。”用手指着一低头，孟金龙将机灵鬼给愚弄啦，柳士猛果然迎头剁去。刀临切近，大英雄一抬杵，将刀磕出三四丈

高。柳士猛开腿就跑，胜爷说：“不许害命，拿活的。”孟金龙答道：“捉活的。”一伸手摘皮套，取出龟背驼龙爪，将杵扔在船上。此爪龟背有茶盘大小，上面有碗大的一个钢环子，钢环子上头有五六尺长的铁练，铁练接着一丈五六尺长的绒绳，龟背下有五把钢钩，共有二丈余长。抖手一抓，将柳士猛头巾绢帕抓住，大英雄一带绒绳，五把钢钩向肉内钩去。大英雄一晃肩膀，将柳士猛悬在空中，离船板七八尺高，柳士猛在空中乱转，脖颈伸出来有一尺多长。胜爷叫道：“金龙快放下！”孟金龙闻听，往后倒退，一松绒绳，“噗哧”一声，摔在船板之上，柳士猛哼了一声，七窍流血而亡。大英雄说道：“三大爷，这个可不怨我，他长的太糟了。”老英雄一飘银须说道：“莲花湖英雄豪杰，都是朋友，连伤二命，为何不听老夫之话？”孟金龙答道：“三大爷，小小子贾明告诉我啦，一个也不留，见一个打死一个。”胜爷说道：“不许听贾明之话，再要伤人，老夫不许。”

韩秀令字旗一晃，说道：“若像柳家弟兄，不要临敌。英雄不尽愚义。”水八寨大寨主铁棍无敌将朱甘棠、二寨主神抓将张林，黑白二英雄。神抓将张林白素素的脸色，紫灰色的短靠，身材不足六尺，手使五钩如意亮银抓；朱甘棠身高七尺，黑脸面，黑中发亮，猛勇非常，掌中虎尾三节镇铁棍，两膀一晃有四五百斤膂力，莲花湖的打手。二人并肩上了小船，小船距离大战船不足一丈，朱甘棠说道：“张贤弟，你给我观敌助阵。”一飘身躯，纵上大船，一晃虎尾三节棍，金龙问道：“你叫什么呀？”朱甘棠答道：“愚下水八寨大寨主朱甘棠是也。”神镖将胜三爷又叫道：“金龙！莲花湖俱都是朋友，以武会友，点到而已，不许伤人。”孟金龙答道：“知道啦，三大爷。”语毕，将降魔杵插在背后，叫道：“棠儿，拿棍向头上打，要

躲你就是匹夫。”朱甘棠纵身形抖虎尾三节棍向金龙头上砸去，胜爷一怔，心中暗道：“金钟罩闭不住虎尾三节棍。”大英雄孟金龙眼看着虎尾三节棍到了脑门，傻英雄说道：“金钟罩闭不了这个家伙。”向下一下腰，镗下有二尺多去，一伸左手，将棍梢子掬住，连人带棍俱都提起，说道：“你看这条腿。”一腿踢去，踢在朱甘棠软肋梢上，震动了五腑六脏，一松手将朱甘棠摔在船上。朱甘棠咬着牙，就地十八滚，燕青十八翻，在东南角一声跳下水去。神抓将张林，一见朱甘棠落水，纵身形跃上船去，报了名姓，亮出五钩如意亮银抓，六尺六寸亮银链子，一抬手向傻英雄而来。傻英雄一笑：“小抓将啊。要跟我的抓比较，你是孙子辈。”张林说道：“你算什么人物？张口骂街。”一抖五钩如意神抓，奔傻英雄面门抓去。孟金龙伸虎爪一抓，说道：“小子，迎面抓啊？”张林未等孟金龙将抓抓住，又向左肩头抓去。孟金龙说道：“左穿花呀？”又用虎爪抓五钩如意抓。张林乃是久临大敌之人，岂容他将抓抓去？黑狗钻裆，又奔下身抓去。孟英雄闪身躯仍用虎爪去抓，张林的抓也抓不着孟金龙，孟金龙也得不到张林的抓。胜爷背后贾明说道：“大小子有勇无谋，终无大用。怎活那么大个子？生生世界上无用，他也抓不着你，你也得不到抓。你是金钟罩，抓一下子怕什么？抓上你，你就得着抓。怎么活着来呢？”神抓将张林也听不出贾明说的是什么，孟金龙可听明白了，伸出来大腿，说道：“别抓大腿呀，别抓大腿呀。”列位，他伸出大腿不叫人家抓，岂有此理呢？神抓将一抖五钩如意抓，又奔孟金龙大腿抓去，正抓在裤子上。这一抓上，可就撒不回去抓啦，孟金龙伸手将抓得住，说道：“小子，将抓拿过来吧。”神抓将张林岂舍得家伙呢？孟金龙一用力，神抓将张林身形可就站不住了，再想撒手也来不及啦，竟将张林举起六尺余高。

张林赶紧一甩手腕，皮套将手背上的肉皮捋下，鲜血淋漓，奔命的逃跑，跑到南船帮，跳下水去。孟金龙道：“三大爷，怎么得活的？小崩豆跳下水去啦。”神抓将张林借水遁逃回韩秀采莲大船，张林此时疼得直咧嘴。韩秀叫道：“张寨主快去敷上药调治！想不到连输四阵，死的死伤的伤。”大英雄暗中埋怨林士佩，英雄惟有牙落了咽在腹中，胳膊折在袖内而已。自己暗道：“人家胜老者闯入重围，恭而敬之，以仁义待人，我当时欲与胜老者相和，你言说胜老者只背后七人，除去胜老者俱是学而未成之辈，不足忧虑，谁知船舱内藏着如此的人物？凭我韩秀，若与胜老者和平办理，两全其美，你言说胜英孤掌难鸣，想不到连败四阵。”韩秀此时愈思想，心中愈不好过，大有悔意。

林士佩蛊惑之事，皆因为萧银龙来到莲花湖，林士佩得施其蛊惑之伎俩。其实银龙来到莲花湖，并不是另有作用，皆因为在台湾，侠客献宝刀解重围后，银龙与三太不忍相离，欲同三太同到大清国。萧三侠只此一子，岂能远离？遂将萧银龙拦阻，萧银龙当时未能与三太同到大清国。后来银龙终日与父要求，非上大清国不可，昼夜思念三太等，累次央求老太太。孩子磨母亲乃世上常有之事，银龙每逢吃饭的时候，都举着碗叫黄三哥，日子长了，老太太恐怕银龙想三太成病，遂对萧三侠说道：“你看银龙终日思想三太，将来若是想出病来，如何是好？不如叫他到大清国一趟。”萧三侠遂说道：“若叫银龙去大清国，我还有一件心事。前者我去过莲花湖，拜望于丰恒老寨主，我二人在酒席上叙起家常，于老寨主说道：‘萧三哥，你移居在台湾多年，未请教三哥有几位令郎？’我遂告诉于老寨主道：‘就有一个犬子，今年才十一岁。我跟你嫂嫂很放心不下，此子长的女相，瓜子脸，细弯眉，元宝耳。念书可称得

起过目成诵；武学的功夫，传教两三回，永远不忘，无论什么一看就会。我跟你嫂嫂恐怕此子才高命短。’于贤弟说道：‘我嫂嫂吃斋念佛，哥哥你行侠作义，积福积寿积儿女，绝没有短命之理，不用兄嫂放心不下，养儿女是父母的德行。三哥，我的贤侄叫什么名字呢？’我遂告诉于贤弟：‘此子乳名叫银龙，众乡亲送给的外号赛北观音萧银龙。’我又问道：‘贤弟，你有几位令郎？’咱盟弟说道：‘我实不如哥哥您哪，我只有两个侄子，我哥嫂已经弃世。我哥嫂临死时嘱咐我，将来承继我膝下一子，一子与我哥嫂扛幡架灵。’我遂答道：‘贤弟说的那里话来？侄儿何异亲生？两个女儿将来出了阁，姑爷有半子之劳，也可娱乐晚年。’于贤弟遂将姑娘叫到桌前。大姑娘稳重庄严，向我道了一个万福，我给了姑娘一锭银子，说道：‘我是穷盟伯，这一锭银子留你买点心吃吧。’大姑娘又道了谢，回归东屋里了。二姑娘又过来拜见我，我一看二姑娘年在十二三岁，面上不施脂粉，姿容秀丽，稳重端庄，也道了一个万福，我问道：‘二侄女叫何名字？’二侄女答道：‘我叫银凤。’我喝着酒可就乐了，于贤弟问道：‘三哥您乐什么？’我答道：‘你小侄叫银龙，令媛叫银凤，此二人一龙一凤。’于贤弟遂说道：‘我有两句话，可难以启齿，求三哥原谅。’我遂说道：‘贤弟，有话讲在当面，何须客气？’于贤弟说道：‘我有心与兄结为秦晋之好，但是我出身太低。’我说道：‘好汉不言出身低，身贫不言曾祖贵。何必客气？贤弟此言，正合吾意，咱弟兄就此换杯。我可没带定礼。’于贤弟说道：‘咱们是一言为定，候至三年二年，咱再过大礼不迟。’因此我在莲花湖又多住了几天，才回的台湾，我也跟安人提过几次。这孩子一心要上大清国去，乘此六月，湖海江河之水涨发，坐船甚便，由台湾奔福建，由福建奔浙江，由浙江奔苏杭，至清江湖口到

莲花湖，叫于贤弟也看看咱孩儿的品貌和聪明。叫他在莲花湖住几日，莲花湖离镖局子几十里地，叫于贤弟遣人将孩儿再送到镖局子，便中再将定礼带回来。”

您道，老俩口子说话，少侠在窗外听着呢。心中暗说：“允许我上大清国，可先叫我上莲花湖看媳妇去。我也遵父母之命，我到莲花湖先拢岸，然后我再行上镖局子。”那知道小侠客到了莲花湖，竟惹出了一场是非。老俩口子说着话，遂叫婆子去唤少爷。少爷萧银龙闻听，假装由后院向前院跑，婆子一出房门，正迎着少爷，将少爷唤至居内，三侠遂对少爷说道：“你欲去大清国，必须叫老家人萧福跟你同去。你可以先到莲花湖你于叔父那里住上几天，于叔父与胜三大爷也是磕头弟兄，在那住上几天，再叫于叔父遣人将你送到镖局子。”少爷点头答道：“谨遵天伦之命。孩儿打算明天早晨起程。”萧三侠又说道：“老家人与我共患难多年，你可不许以仆人相待。老家人忠心耿耿，你必须言听计从。”萧三侠当日遂派了十名水手，连老家人共合十二人，一只大船，第二日遂由台湾起身，直奔大清国。少爷临行之时，老安人放心不下，萧三侠说道：“银龙，你此去必须诸事小心，不可招惹是非，以免你母放心不下。”语毕，将金背折铁宝刀由墙上摘下，遂说道：“为父数十年创业，全凭此刀。今将宝物交于你手。千万谨慎，切记切记。”少爷答道：“只要有孩儿命在，就失不了宝刀。”萧三侠一听银龙说话不祥，有心再将宝刀要回，又恐怕少侠心中难过。安人与婆子等俱都嘱咐少爷小心谨慎。少侠诺诺连声叫道：“母亲放心，孩儿记下了。”安人又说道：“银龙，你若在大清国日期多了，有顺便之人，可千万与为娘带信，以免为娘挂念。”母子分别，银龙与家人上船，真是风顺船快如马。

这日正向前而走，大江中有一道山，十数里之山洞。水手

一见十几里之山洞，俱都害怕。老家人说道：“从此处奔大清国，路途甚近，若是没走过此路的，可不敢走，我与员外向来上大清国都由此路经过。”正行走间，忽听水声滔滔，水手齐心努力，将船闯进清江湖口。进了清江湖口半里多地，风平浪静。老家人叫道：“少爷！您久欲上大清国，咱此时已经到了莲花湖啦。”少爷出了大舱，站在船头，一看莲花湖山青水秀，山上悬旗吊斗，山下绿水清流，荷花鲜色，有水竹，有稻田，有江苇，青红满目，景致异常好看。少爷看得心旷神怡，不由得赞美说道：“莲花湖占山为王，胜似督府提镇。若将船拢在山坡，游玩这样真山真水，也倒是真有兴趣。”少爷遂叫道：“老管家！咱暂将船拢岸，我欲游山望景如何？”水手将船拢到山坡，少爷带好兵刃暗器，披上大氅，老家人说道：“您可千万留神，倘若遇见查山之人，恐其不便。”银龙说道：“此事无妨。”少爷梳着抓髻，挎着宝刀，自己嫌不好看，遂将宝刀插在背后，这才下了大船。老家人说道：“老奴跟随少爷游玩如何？”少爷说道：“您腿脚迟慢，还是我自己去倒方便。”

少爷自己顺步走到树木交杂之处，青草萋萋，少爷行走之处，都用粉石在树上画好暗记。银龙游得甚是高兴，山风一吹，甚是清凉。忽听有妇女喊嚷之声：“拿呀！拿呀！”少爷一听，心中甚为纳闷：“莲花湖后山，何以有妇女之行踪呢？”少爷转过一个山环，向西一看，有七八个婆子丫环，各执兵刃，俱都绢帕绷头，围着一只野兽。银龙一看，并不知此兽叫什么名儿，只见一身黑毛，长五尺有余，银龙自幼惯走围场，在台湾没见过此物。萧家镇的人二百多家，全都以打猎为生，萧银龙在六七岁上，冬天萧三侠带领本村的众猎人，年年放火焚林，银龙对于各样飞禽走兽见过无数，就是没看见过这种野兽。丫环婆子枪刀齐上，也就是剃下几根黑毛来。银龙偶然想起此兽，

常闻人言有一种狗熊，此物能与虎斗，变戏法的将此物牙打落，将爪用火烙了，故能驯顺。此物专与虎斗，虎若是败了就走，这狗熊他不走，他仍在山坡等候。丫环婆子围绕着狗熊，那狗熊横冲竖撞。又听一婆子说道：“二姑娘快来吧。”就听那姑娘说道：“你们都是废物，若遇着虎应当怎办？那还不吓死呢？”银龙扭项向北观看，只见此女子银灰绢帕包头，银灰汗巾扎腰，外罩银灰斗篷，金莲窄小，银灰缎子软底鞋，在旁立着素袍亮银枪。伸手脱下斗篷，搭在松树枝上，伸玉腕将枪提起，由北向南奔黑熊而去。丫环婆子向两旁一闪，黑熊叫丫环婆子打得向前一撞，前爪绷，后脚蹬，姑娘亮银枪奔熊项上刺去，刺下一缕黑毛，黑熊两条前腿奔姑娘扑去，姑娘用枪杆照定黑熊后腿打去；黑熊又奔姑娘扑去，姑娘甩枪向熊头上砸去；黑熊向上一蹿，枪杆正打在黑熊脖颈之上。婆子在旁喊道：“咱们走吧，此物皮粗肉厚，打不了的。常言说得却好，为人不跟畜类生气。”姑娘用枪照定黑熊头上刺了一枪，向后倒退。先是人赶熊，到了此时黑熊赶人，有一丫环十三四岁，金莲窄小，走得慢点，黑熊向上一扑，将丫环左臂咬住。丫环哭叫：“众位姐姐婶子大娘救命！”内中有一个大脚的婆子，掌中一口大朴刀，照着黑熊头上一连就是三刀，熊头略微见点血迹。此时黑熊又奔大脚婆子扑来，那婆子撒腿就跑，黑熊在后面追赶不舍。正走在山坡下，银龙在山坡上看的真真切切，心中暗想：我可不当出头，我是出外的人，再说他们又是妇女们。又一思想，丫环、婆子又要被害。救人一命，胜造七级浮屠。我今年才十四岁，还有什么嫌疑吗？思索至此，少爷是侠肝义胆，遂将大擎脱下，拧成绳向腰间一围，一声呐喊：“黑熊不要伤人，少爷在此！”黑熊由南向北追人，银龙由山坡东面过来，正将黑熊挡住。伸手握宝刀，无奈刀长抽不出来，抽出半尺有

余，仍然又将折铁宝刀还鞘，由绣花囊中取出毒药亮银叉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一丈二的绒绳，六尺的银练子，套好了挽手藏在背后。黑熊前腿一绷，后腿一蹬，饿虎扑食，直奔少爷扑来。少爷双手背着，抖手放出双叉，照定黑熊双睛打去，将叉抖回，摘下双叉，向绣花囊中而装。当时少爷也是忙啦，装在绣花囊内一只，那一只只将叉翅装入一个，翻手由背后撒出金背折铁宝刀，照定黑熊脖颈剁去，只听哧的一声，将黑熊剁为两段。少爷向外纵身，抬腿用靴底擦刀，将宝刀擦毕，向背后插刀时，一歪身躯，绣花囊中的叉掉落尘埃。少爷也是斩了黑熊高兴，亮银叉落地并未留神，转身向南而去，又向东走去，不见少爷踪影。

北面上姑娘与丫环看少爷失落了一宗暗器，男女授受不亲，不好明说告诉人家。丫环将叉拾起，叫道：“姑娘，您看这宗暗器真好看！拿到后寨，咱们练去吧。”姑娘说道：“人家男子的物件，咱们不能要。”丫环说道：“您要吧。”姑娘说道：“我不要。”丫环说着话，将叉装在姑娘兜囊之内。

且说小侠客低头一看，亮银叉丢了一只，想起方才斩熊向背后插刀时，许是掉在那里。小侠客复又返回原路寻找亮银叉。姑娘见少爷萧银龙走来，遂对丫环说道：“你快将那亮银叉给人家送去吧。”丫环说道：“您怎么不给人家送去呢？”姑娘说道：“我是个姑娘，焉能在山内跟外来男子说话呢？”丫环说道：“您是姑娘，我也是姑娘。”说着话转身走去。姑娘无法，将叉由兜囊中掏出，影着身子递叉，小侠客用手提着大氅接叉。姑娘背着脸举着叉，说道：“你哪，接叉。”小侠客说道：“你就放手吧。”姑娘一松手，将叉扔在尘埃。姑娘站在下山坡，银叉向下滚，正滚在姑娘脚面上。银龙一看窄小的金莲，银灰缎子小鞋，上绣万字不到头。小侠客心中暗道：“姑

娘你走，我好拾叉啊。”姑娘心里的意思，打算小侠客拾起叉来，姑娘好走。正在此时，忽由树林中纵出一人，说道：“你们俩人好约会？别将我忘了。”小侠客此时可就顾不得嫌疑啦，由姑娘脚面上将亮银叉拾起，转身走去。恶淫贼见小侠客走开，对姑娘说道：“那个小孩子什么都不懂的，你怎么单看上他了呢？”姑娘说道：“我不认识他，你不要胡说。”淫贼说道：“你不认识他，你为何叫他摸你的手，摸你的脚？我都看见啦，姑娘你不用害羞。”姑娘说道：“恶贼趁早走去，别找无趣。我是莲花湖于丰恒老寨主的二姑娘。”淫贼说道：“我不是莲花湖的人，我是来给朋友办事来啦。你若从了我，我必秘密不言，要什么样的首饰衣服都有。”说话伸手要持姑娘玉腕，姑娘向后退着，甩了斗篷，提起亮银枪，照定贼人当心就刺。贼人说道：“啊，姑娘凸盘啦？就爱小孩，他也得明白人事啊。”贼人一甩大擎，亮出戮窠皮。戮窠皮这宗刀是圆顶的，没有尖，无论什么家伙，都不容易捋刀。姑娘因打熊身体已经乏了，见贼人接架相迎，恐其不是贼人的敌手，虚晃一枪向北而跑。姑娘一上了北山坡，脚底下一滑，摔倒尘埃。淫贼打算调戏姑娘，并没有跟姑娘动手的心，戮窠皮还鞘，伸手奔姑娘而去，意欲将姑娘抱起调情，忽听脑后有金刃劈风的声音，贼人向南一闪。

原来，萧银龙在山环内看见贼人调戏姑娘，小侠客以为是湖寨的姑娘，必不是好人。后来一看姑娘与贼人动手，小侠客这才明白贼人是调戏姑娘，赶奔进前，向贼人脑后劈去。贼人闻听金刃劈风的声音，面朝东南横着往外一纵。此时小侠客的刀劈空，姑娘在地下躺着，小侠客这一刀若落下去，必将姑娘砍为两段，小侠客此时收招不住，惟有向前探身，这一探身躯，向前走了两步，就从姑娘身上迈过去。姑娘站起身躯，斗篷也顾不得拾啦，亮银枪也不要了，蓬头散发跑去，直奔寨中去了。

贼人说道：“小孩，你将穿灰的姑娘霸占了，你是色欲薰心。”少爷说道：“胡说！我并不认识这位姑娘。你是干什么的？”贼人说道：“我姓张名德寿，绰号人称玉面小银蝶。我是到莲花湖拜望朋友的。”贼人说道：“你是干什么的？”少爷说道：“我是游山玩景的。”贼人亮兵刃向前就刹，少爷金背折铁宝刀接架相还。恶贼心中说道：“小孩怎么使这大的朴刀呢？我有心与他久战，恐怕姑娘走远了。”此时贼人的戮窠皮一碰少爷的金背折铁宝刀，二刃向一块一碰，火光冒出多高。各跳出圈子外看自己的兵刃，金背折铁宝刀并无伤损，贼人戮窠皮碰了一指宽的一个裂纹。贼人此时假装败了，向东跑去，贼人并不是落败，还是追赶姑娘的心的。少爷一看，贼人向正东而逃，少爷心中暗道：“贼人必然还是追赶姑娘。”小侠客遂在后面紧紧追赶淫贼，贼人回头观看，小孩在后面追赶，贼人将戮窠皮交于左手，右手暗暗由兜囊中登镖，故意的跑得慢啦。少爷追至贼人背后约有一丈来远，贼人一反臂，就听哗啦一声响，鲜血淋漓。原来少爷早看出贼人暗中登镖，少爷在后面将宝刀交于左手，摘下亮银叉，及至贼人切近之时，贼人方一反臂，少爷抖手一叉，正叉在贼人左肩头上，三个大窟窿。贼人就觉着好似火烧的一般，心中发麻。列位，贼人的镖可并没撒手，反受了毒药叉，贼人此时色心全无，向南而逃，赶紧由兜囊中掏出一粒止毒丸放在口中嚼了。少爷在后面并不追赶，心中暗道：“你就是吃药哇，你就是有仙丹也不成。三日准得毒气归心而死。”贼人跑到莲花湖寨内，自己又敷上了止疼散。少爷以为贼人没有活路，哪知道贼人专用毒药暗器，将药敷上，当时止住了疼痛麻木。

且说小侠客抬头一看，天光将晚，自己说道：“我净顾与贼人动手，天光到有此时，岂不叫老家人放心不下？”少爷心

思至此，遂由原路而归。老家人萧福正在山头张望，见少爷回来，问道：“少爷，为何去了半天才回来？叫老奴好不开心。”少爷答道：“莲花湖的山景真好，我只顾看景致啦，可就耽误工夫了。”老家人萧福说道：“少爷游山的工夫，我们打了六七条金色鲤鱼，给少爷做好饭多时了。”说着话主仆上船，老家人说道：“咱的船就在此处下锚吧。”少爷说道：“不能在此下锚。方才咱来的时候，由此向西去，有一片荷花江苇，那儿的景致极好，咱将船在那里拢岸。”老家人遂吩咐水手将船靠到水竹江苇之处，真是又清雅，又凉爽。少爷叫道：“老管家的，将船头向南，船尾向北，下了底锚，我在船上喝酒。”老管家的又给少爷铺好凉席，又将蚊帐支起，茶桌竹椅子俱都摆好，擦抹桌案，摆好了小菜，将酒热好，菜蔬上齐。老家人给少爷斟好了一杯酒，少爷喜悦，赏月观花，看竹饮酒。少爷饮酒想起没酒的事，心中想起莲花湖的姑娘，又稳重又端庄，莲花湖山大王的姑娘真有这样的人品。少爷想到这里，自己叹了一口气，自言自语道：“我父言说于老寨主之次女许与我萧银龙为妻，于老寨主之次女若有此女之品貌端庄稳重，我萧银龙也不枉人生一世。”自己又笑道：“别胡思乱想，喝酒喝酒。”嘴里虽然是这么说，心中仍想在山内几乎将姑娘腰断两节，由姑娘身上迈过去的事。此时老家人站在少爷身旁叫道：“少爷！这一瓶酒不少啦，您还喝吗？”少爷说道：“你岂不闻人生朝露，一寸光阴一寸金，寸金难买寸光阴。寸金失去还能觅，光阴过去何处寻？老管家您再给我热一瓶酒来。天也不早啦，您也该休息去了。”老管家无法，又给少爷热上一瓶酒，把蒸食端上两碟，老家人遂安歇去了。少爷杯杯净，盏盏干，背后折铁宝刀背着觉着甚重，遂取下放在桌上。喝完酒，吃了几个蒸食，站起身形，觉着腹内发热，遂伏几而卧。似睡非睡

之时，就觉着左颊微疼，好似有人用手掐的一般，遂招呼水手家人，又听船舱内的人沉睡不醒，少爷见众人不醒，可就不招呼了。又一转想，左颊疼痛，必是有邪魔来扰。思索至此，自己又说道：“我父折铁宝刀能避邪，绝没有妖魔鬼怪之事。”正在此时，抬头一看，折铁宝刀踪迹不见，少爷吓得三魂皆冒。定了定神，心中暗想：这一定是莲花湖的贼人前来盗我的宝刀。我白天在莲花湖后山斩熊救姑娘，与淫贼动手，有人看见我的宝刀啦。既然是丢了，我喊叫也是白费，更栽筋斗。少爷寻思至此，复又伏在桌子上窃看湖水，就见船近水花一转，上来一个小孩，年在十三四岁，背后背着这口金背折铁宝刀，伸手奔萧银龙左颊，又要掐萧银龙的嘴巴子。萧银龙心中明白，方才我左颊疼痛，一定是这孩子的把戏。这回他掐我，我将他抓住，拿着才算贼呢。他仍然眯着双眼，假装没看见，那小孩的手看看伸到银龙左颊，银龙一伸右手，向那小孩手腕上捋去，遂大声喊道：“哪里跑！”您道，水衣水靠是滑的，萧银龙一伸手未曾捋住，只见那小孩“噗咚”一声，跃入水中，泼风踏浪奔南边竹林而去。萧银龙心中暗说：“只要看着你，你就跑不了。”银龙一拍船板，叫道：“老管家，有贼了！我去追贼。”语毕，下水追去。只见那小孩奔竹林近处，银龙心中暗想，竹子有四五寸粗，一根挨着一根，他决钻不进去。哪知道小孩来到竹子前，双手一分竹子，进了竹林。银龙心中纳闷：竹子一根挨着一根，他怎么进去的呢？来到竹林前一看，原来里边有一条水道，二尺多宽。银龙打算也由这水道去追，又恐怕这条水道中有埋伏，遂由竹林旁边，绕道迎头去追。来到北口一看，白汪汪一片大水，连个人影儿都没有了。

银龙心中暗想：我将宝刀失去，我绝不能回家，豁出我这条命去，我去早寨去寻此贼。皂到山下，将身上水摔了摔，奔

山里走去。走出不远，就见前面有一片松林，少爷就听松林外有人说道：“这孩子的刀可真有点来历，将我戮窠皮损坏。小冤家这一叉叉了我三个窟窿。”又一人说道：“你太不对啦，兔儿不吃窝边草。莲花湖的姑娘还有外人吗？”少爷以为宝刀必是此人得去啦，出了树林，够奔这三人面前叫道：“山贼快献金背折铁宝刀！”张德寿一看少爷，分外红眼，说道：“你要什么刀？”少爷说道：“金背折铁宝刀。”张德寿说道：“你要赢了张寨主，什么刀都有。”此时柳玉春亮出鬼头刀，张德寿亮出戮窠皮，崔通亮出朴刀，小侠客亮出判官双笔，与三寇在树林前动手，摘戳撕掙，接架相还。张德寿一撤刀，纵出圈子外，口中叫道：“二位兄长别动手啦。”复又叫道：“小冤家，咱们别在此处动手啦，咱们找一个宽阔之地，单打独斗，你若是赢了张寨主，可就有你的刀。”说罢此话，张德寿遂奔西南而去。小侠客说道：“龙潭虎穴，你家少爷也不惧。”跟随三寇奔西南而来，出去半里多地，只见前面有一片菜园子，有一二百畦菜，可是空畦，并没种着菜，畦内青草长得约有一寸多高，有人走的鞋底印，马踏的蹄印。张德寿来到菜园前与萧银龙又动手，二人战了五六个回合，张德寿被小侠客点了一笔，张德寿败阵而逃。萧银龙在后面紧紧的跟随，张德寿跑过了一个菜畦，假意摔倒。张德寿由第一个菜畦背上，假装绊了腿啦，向前用力一扑，就扑到第三个菜畦去了。小侠客不知是计，在后面追赶，及至到了第二个菜畦，只听咚的一声，落在陷坑，扔了双笔，将眼一闭。一丈六尺的深坑，坑底满铺石灰，少爷紧闭双睛。上面张德寿一看，哈哈一阵冷笑，叫道：“崔贤弟！柳贤弟！还不将小冤家用飞抓搭上来。”崔通不言不语，也不动手，柳玉春由腰中摸出飞抓，将少爷英雄带抓住，二人用力将少爷提出坑来，寒鸭凫水，四马倒攒蹄，将少爷捆好。

张德寿说道：“我与小冤家仇深似海，煮熟的鸭子他给弄飞啦。”恶狠狠举起手中兵刃就要往下落。小英雄话未出口，心中暗想：悔不听父母之言。由家中起身之时，父母告诉我先拜见五十二寨老寨主，明是拜望盟叔，暗是拜望岳父。若先到在那里，焉有此祸？只为游山观景，多管闲事，夜间在船上失去金背折铁宝刀，不想又身逢绝地。少爷思索至此，遂杏眼一闭，等死而已。列位，张德寿刀落之时，被崔通用手将腕子托住，说道：“你知道秦尤与韩秀寨主因为什么割袍断义，断桌一角吗？皆因为秦尤盗来国宝意欲奉送韩寨主，韩寨主不要，秦尤面上不挂，竟绝交而去。韩秀为人只是公正自居，无论什么高朋贵友，不许破坏他的山规。你若是在莲花湖杀人，韩秀岂能轻饶？”正在说话之际，来了查山的喽卒，叫道：“众位在此何干？”打开火折一照，原来捆着一个小孩，张德寿举刀欲杀，崔通拦阻不让杀。喽卒说道：“莲花湖不许杀人。这个少年是干什么的？”张德寿无言可答，顺口说道：“他是探莲花湖的。”喽卒说道：“若是探莲花湖的，将他搭到大寨，交与寨主发落。在此杀人，我们担待不起。”张德寿无法，遂将刀还入了鞘内，喽卒用杠子将少爷搭起，直奔中平大寨而来。

来至大寨前将少爷由杠子上向下一掬，将少爷摔在平地，少爷恐怕摔了桃花脸，将头向上一扬。旁边一个头目说道：“你们何必故意摔他？慢慢放在地下多好。若是摔破脸面，叫寨主看见，岂不被申斥？莲花湖的规矩，拿着人不许伤损，你们怎么更不知道守规矩了？”语毕，喽卒头目走到韩秀座前，单腿打千，说道：“现有张寨主、柳寨主、崔寨主，三位寨主拿一个探莲花湖的。”韩秀问道：“怎样拿住的？”张德寿答道：“在菜畦前动手，将他引到陷坑，落在陷坑之内拿获。”今日乃是山中喽卒头目比武之日，大家正在大寨比武。韩秀说

道：“大家不要比赛了，将他足下绑绳挑开，不准动他身上的东西。”喽卒头目将少爷的判官笔仍然插在背后，打开足下绑绳，又给少爷将身上灰尘掸净，露出了本来面目：五色线网子绷头，面似桃花，荷花色短靠，玫瑰紫的绒绳十字绊，荷花色的裤子，福字履缎镶缎鞋，一看好似女相，年在十四五岁。这位喽卒头目姓崔行三，在此山多年，人极正大光明，一看少爷萧银龙如此美貌，心中暗想：张德寿、柳玉春二人最下贱不过，这是由哪儿弄来的小学生？崔头目思索至此，遂叫道：“学生，你见了我们总辖寨主，不要害怕。你别看刀枪剑戟好似树林，可并不伤人。你是干什么来的，只管说实话，总辖寨主不能责备你。”萧银龙点头说道：“多承长者美意。”跟随崔头目迈步进了中平大寨。少爷杏子眼一转，向东廊下观看，只见十六个大栅栏，每一个栅栏有一间屋子大，上面悬着黑地金字匾，匾上头均有三个小字(前八寨)，三个大字(第一寨、第二寨、第三寨、第四寨、第五寨、第六寨、第七寨、第八寨)，八块大匾。再看西面十六个栅栏，是早八寨，第一寨至第八寨。向南一看，东面上四个栅栏，西面上四个栅栏，乃是中平八寨，正当中挂着一架座钟，名叫聚众钟，有水缸大小，莲花湖若有大事，一敲此钟，合山寨主俱到。再向北看，有一人独坐金交椅，荷花色老虎帽，正当中荷花一朵，身披桂州绸坐氍，那张脸面真好似荷花放蕊一般，剑眉朗目，三山得称，背后背着亮银双刀，此人乃万丈翻波浪韩秀是也。在韩秀身背后站着四个大汉，左边两个大汉，怀抱八楞亮金锤，八楞亮银锤；右边两个大汉，怀抱八楞青铜锤，八楞铁锤。在韩秀桌前两张金交椅，左边坐定一位老者，白面长髯，背后背折铁宝刀，乃是韩秀之叔，宝刀将韩殿魁；右边金交椅上坐的是震八方林士佩，背后十二颗镖枪，相衬烈火苗，绣花囊内别定三双点穴镞，在一旁龙头

凤尾架子上，戳着六十二斤半重的狼牙钻。聚义厅下站立四十八位削刀手，韩秀佯装不理的样子，连头都不抬。削刀手说道：“小孩给总辖寨主爷跪下。”萧银龙佯作未闻，削刀手又喊道：“你聋啊！怎么装听不见？”韩秀说道：“你等不要大呼小叫。”萧银龙观看韩秀，韩秀观看萧银龙，猛一看好似姑娘的样子，细看原来是一个小学生。韩秀心中暗说：这一小孩，男长女相，好似陈塘关的三太子。韩秀遂问道：“小童子姓什名谁，因何至此？”萧银龙答道：“我乃无名氏。被你们拿获，何必多问？杀剐存留，任凭于你。”韩秀说道：“原来是少姓无名的小孩子。将绑绳松开。”韩秀口中可说解开绑绳，并没有人给解绳。少爷桃花脸一红，说道：“少爷名姓资重格高，你这是用话挤兑我。你家少爷姓萧名叫银龙。子不言父名，吾之家严震三江萧。”韩秀一怔，问道：“胜英是你何人？”萧银龙答道：“胜三爷与我天伦八拜结交，他老人家是我胜三伯父。”韩秀闻听说道：“不问可知，你是胜英所使。胜英前者探莲花湖，我曾率众追赶，他渡过漩涡之水，我不欲结仇，未曾穷追。你既是萧杰之子，胜英之盟侄，你就该跪倒求饶，本寨主有恻隐之心，不伤你的性命。”银龙说道：“久闻你是精明强干之人，原来闻名不如见面，连一句知道羞耻的话都不会说。你们本是一群贼，少爷乃是侠义之子，焉能跪你们贼人？像你们莲花湖之人，寨主、喽卒之名，不过比贼好听点。你们本来是抢劫之徒，若能抢富人济贫人，那还算有点良心，像你们这群贼，就知道肥己的，都不是好人，贼父、贼母、贼子、贼孙、贼妻。”少爷这几句话，说得群贼大怒。韩秀桃花脸通红，说道：“小乳子嘴尖舌巧，绿林道不得一样。岂不闻高山藏虎豹，田野埋麒麟；寒门生贵子，茅屋出公卿；盐车困良驥，深潭隐蛟龙；沙子里边澄黄金，绿林道中出英雄。本寨主非礼

勿言，非礼勿动，非礼勿视，非礼勿听，财色分明。小娃娃口出不逊，你说绿林身价轻，我能宰活人，我一句话将你剁成肉泥。”少爷闻听，微然冷笑，遂说道：“韩秀，少爷若有半字哼哈，不是萧门之后。你要是敢伤了少爷，此处离镖局子几十里地，我胜三伯父如要知道，必然杀到莲花湖，将众贼杀得干干净净。少爷那时虽死在九泉下，也心平气和。量你们不敢伤少爷。”总辖寨主韩秀闹得骑虎难下，说道：“乳臭小儿，竟敢开口伤人。”遂吩咐道：“群寨主亮家伙，将此子乱刃分尸！”少爷冷笑两声，叫道：“韩秀！你看少爷脸面改色没有？你空有韩小帅之名，不晓得用兵之策。你是贤愚不分，不称韩小帅三个字。闻名不如见面，你完全是山大王野蛮脾气，何足为英雄？”韩秀一看少爷坦然自若，谈笑如常，遂叫道：“众寨主且停刀枪！”又叫道：“娃娃，你说我人多势重，我将你放开，咱俩递手如何？”少爷说道：“灭高人有罪，递手我不是你的敌手。”韩秀说道：“咱俩作篇文章如何？”少爷说道：“作文章，我没有才学。”韩秀说道：“为何你说寨主不称韩小帅，不晓得用兵之策呢？”少爷说道：“你本来少才无智，不分贤愚好歹。十三省总镖局什么人才都有，怎么就单用少爷探莲花湖呢？少爷本是游莲花湖来的，现在山外有船为凭。少爷游湖观景，多贪了几杯酒，你们山里贼人看见少爷金背折铁宝刀，将少爷的宝刀偷来啦。”韩秀问道：“你那宝刀什么样？”银龙答道：“我那宝刀乃是金背折铁，刀柄上有字：震三江萧。”韩秀吩咐查山寨主，赶紧到各寨查看，若隐匿不献，当时号令斩首不贷。查山喽卒到各寨查找宝刀，四十寨俱都未见此刀。莲花湖的规矩，无论谁得着东西，都得交到总寨，不许隐藏。韩秀问林士佩道：“此事应当怎样办理？”林士佩欲要公报私仇，遂答道：“这孩子杀也杀不得，放也放不得。”韩秀问道：

“如何办呢？”林士佩说道：“他若不是探莲花湖来的，将他杀了，叫人谈论起来，莲花湖寨主跟小孩子一般见识；若是放了，他要真是探莲花湖来的，莲花湖的事叫他探去一半去。依我之意，将他暂且幽囚起来，若是胜英打发他来的，三日内必有动静。”林、韩二人商议完毕，遂将少爷下在梅花亭下水牢之内，外人无论有多少人也找不着。韩秀遂说道：“林大哥与朱大哥朱甘棠大寨主辛苦一趟吧。”林士佩站起身躯，手中执定六十二斤半的狼牙钻，朱甘棠执定水叉，林士佩一拍少爷的肩膀：“有一个幽雅的地方，你歇息歇息去吧。你是走着去，还是用绳捆上搭着去呢？按说你是侠客的儿子，不用费事。”少爷说道：“凭少爷还用你们搭着吗？龙潭虎穴，少爷也不惧，少爷有几句话，总得说完了。”林士佩说道：“有什么话你说吧。”少爷说道：“我好比猛虎离山被犬欺，蛟龙出水被虾戏。得时狸猫雄似虎，退毛的凤凰不如鸡。可恨可恼我那心慈面软的胜伯父，三月间莲花峪南北英雄会，反臂转环八卦刀，那时节反臂转环八卦刀，要将林士佩一刀杀死，焉有后患？”林士佩一听，心中暗说：“就败与胜英一次，他都说出来了。”羞恼变成怒，摘钻头，立钻纂，按三尖二刃的大砍刀，照定少爷脖颈砍去。少爷面不更色说道：“这都是我伯父爷给我们后人遗留后患。”林士佩狼牙钻向下一落，就听噗的一声。原来，林士佩将钻扬起，宝刀将韩殿魁，一把将林士佩的腕子托住说道：“慢动手，先将他押在水牢，等候胜英探山，再作道理。此时若伤了孩子的性命，岂不弄得真假难明？”朱甘棠执定水叉在前，少爷萧银龙在后，林士佩手擎狼牙钻在少爷背后跟随，真是小人得志不让人，押着少爷奔水师营而来。

少爷一看，水面船桅雅赛高粱地一般，朱甘棠由兜囊中取出呼啸吹了三声，水师营的喽卒由战船下来，叫道：“大寨主

有何吩咐？”朱甘棠说道：“现在拿住了探莲花湖的奸细，押往水牢，你撑两只小船来。”少爷由旱寨奔水寨，下山坡倒缚着二臂，少爷纵身形上了小船，众喽卒如狼似虎，开船够奔西南。银龙心中暗道：“既然被获，只可任这群贼蹂躏而已。”不表银龙心中乱想，再说两只小船奔西南出去约有有一里余地，见正当中有座凉亭，座西向东，南面是栏杆，北面也是栏杆，西面是石墙，东面是石头门。朱甘棠叫道：“小侠客请到里面吧。”少爷纵身形登阶脚石上亭子。少爷一看，心中暗道：“好阔的一座亭子。”汉白玉矾石头的柱子，亭子当中，大石头的月牙桌，西面放两张青石的椅子，南北两张青石板凳，幽雅清洁，连一个尘土星儿都没有。四外观看，波浪滔滔，惟有东南角有一片大苇塘，苇子有一丈余高，西北角有一片小苇塘子，除去这两片苇子，一望无际，俱都是水。少爷又听林士佩说道：“将水牢打开请他进去吧。”少爷闻听，心中说道：“我以为就在此亭内呢，死了也落一个幽雅干净。原来水牢在亭子底下呢。”喽卒将大月牙桌抬在一旁，月牙桌底下有一块大青石板，上有铁环子。将青石板撬开，用铁棍支好，喽卒换好水衣，打着灯笼在前，倒下台阶，先进了水牢。林士佩也换上水衣，下了水牢，然后将少爷推入水牢。那水牢内的水约有二尺多深，少爷用脚一踢，四周围俱都是巨石，如同石头屋子一样。二尺多高的水，是由石壁的四角，有二寸多宽的缝儿，水由四外流入。虽然不见天日，可是活水。当中有木桩子，木桩子上下有铁环，上边有铁环，为的是吊头发的，下边的铁环是捆脚腕子的。林士佩吩咐，先将少爷的腿腕子捆在木桩上，又吩咐喽卒将少爷发髻打开，吊在上边铁环之上。老喽卒头目说道：“叫少爷多活两天吧。咱们这辈子当喽卒，下辈子还当喽卒吗？”列位，喽卒这明明是骂林士佩呢，无奈林士佩是客情，不好意

思答话，于是只捆了二足，没吊起发髻。喽卒们与朱甘棠等出了水牢，说道：“咱们两只船共来了十二位，此处留下六名喽卒，每日换班看守。”林士佩与朱甘棠等回归大寨。喽卒们见林士佩、朱甘棠走后，大家遂将小船撑到苇丛中赌博去了，暂且不表。

且说少爷下在水牢之内，到了第二日午刻，就听水牢上面青石板掀开。少爷抬头向上观看，见一位白胡子老头，穿着一身青衣服，外罩水衣，托定一个四方托盘。水牢内黑暗，少爷看不甚真。老者背后有个十五六岁之人，也是一身青衣服，外罩水衣，手提一个小锡壶，端着一瓷杯。一老一少顺着阶脚石而下，二人下得水来，老者说道：“我们总辖寨主说，没有饿死之罪。”用手一指少爷说道：“你看我们给你送吃食来啦。我可不敢放开你，我用筷子喂你。”少爷说道：“你是何人？”老者答道：“我是瓢把子的老家人韩福是也。”又一指后面少年说道：“他是书童韩喜。”少爷一笑说道：“原来是两个贼奴呀。少爷不吃，快滚出吧。不吃贼饭，怕污了少爷的五脏。”韩福说道：“你不要开口骂人啊。饿你三天，看看你有本事没有？”遂说道：“喜儿咱走，真不识好人呀。”一老一少上了亭子，将托盘放在月牙桌上，将青石板放好，少爷仍在水牢受罪，并未饮食。少爷方下水牢的时候，有火气助着，不觉水凉，后半日火儿消下去啦，可就觉着凉啦，筋骨皮肉痛麻，少爷也不知黑天白日。天有定更来天，少爷自己思索：“想我有生以来，父母何等的疼爱？婆子下人，终日伺候着，还嫌不自由。悔不该在莲花湖贪玩，失去宝刀，被人拿住，求生不能，求死不得，身在水牢之内。”杏子眼一转，泪如雨下。“我若死在水牢之内，若被我父母知道了，岂不疼死？久后萧氏门中绝了香烟，谁是后代根苗？可惜我今年才十四岁，生有处，死有地。”

少爷自己正在叹息之时，就听上面青石板钢环子响，咔嚓一声，将青石板掀开。少爷抬头一看，一道绿火光，借火光一看，有一人青脸红发，压耳红毫半尺余长，火筒绷在左肩头上，红胡须扎煞，好似赤线一般。萧银龙叹道：“命强人欺鬼，时衰鬼摸人。莲花湖果有妖魔鬼怪，叫妖怪吃了倒好，省得受水牢之罪。”就听阶脚石登登登，下了水牢，来到近前。少爷思索：“妖怪若是吃人，必先吃脸面。”遂闭目等死。那人在少爷背后轻轻拍了一掌说道：“你闭眼干什么？我前来救你来了。”少爷问道：“足下何人？”睁目一看，吓得少爷又将眼当时闭上，暗道：“压耳红毫，令人可畏。”只听答道：“我是你二大爷。非自己爷们，谁来救你？”少爷心中暗想：我们原是大清国的人，迁居台湾只有十余年耳。我父结交天下英雄，大清国我父朋友甚多，未听有这么一位蓝脸红须的二大爷。少爷寻思至此，遂对那人问道：“您既是我二大爷，您可知道我是何人吗？”蓝脸之人说道：“你不是龙儿吗？大名叫银龙。自幼看着你长起来的，焉能不知呢？”少爷闻听，叫道：“二大爷，不错，不错，我是您小侄龙儿。”只见那红胡须人亮出匕首刀，把桩上绳子挑断，胳膊上绳儿解开，叫道：“银龙，你活动活动吧，大概被泉水浸坏了。”说着话，向前搀扶着银龙，来回活动了一会，银龙这才觉着身体轻爽。那人说道：“赶紧出水牢吧。”银龙说道：“我的腿有点麻木不仁，请二大爷将我抱出水牢吧。”那蓝面之人说道：“少时可抱着，如今这大年岁怎么抱呢？我用飞抓将你英雄带抓住，将你提出水牢吧。”银龙说道：“那更好啦。”遂将英雄带用飞抓抓好，那蓝面之人将银龙向上一提，提到刚见天时候，银龙向上一直腰，将蓝面人的鬼脸胡子撞落。少爷仔细一看，吓了一跳，原来是一位千娇百媚的大姑娘。银龙忙问道：“你是何人？前来救我。”姑

娘说道：“事已至此，也不必瞒着啦。我前来救你可是偷着来的，你若到了大寨，千万可不许说咱俩人在此接谈。我本是五十二寨头寨老寨主踏雪于丰恒的二姑娘。”银龙闻听，原来是自己未过门的妻子，不由得脸儿一红。又听姑娘说道：“咱们既是夫妻，又是家长爱好结亲，早晚你别闹小脾气就好啦。可有一宗，在此处咱能说话，若是到了大寨，我可绝不能跟你接谈。咱们快逃走吧，我扶你走几步儿，现在小苇塘有我的小船。”银龙说道：“我的四肢无力，不能凫水呀，一步儿都走不了。”姑娘无法，说道：“那么待我呼唤水手。”由兜囊中掏出呼啸一吹，哪知道水手孙三在船上睡着啦，愈吹呼啸，愈不见孙三到来。原来孙三有个外号，叫睡不醒，他是有空儿就睡。姑娘来的时候，还嘱咐他你可千万别睡，他见姑娘向水牢凫去，当时他躺在小船上就睡着啦。姑娘吹着呼啸，不见孙三到来，姑娘遂对萧银龙说道：“那个水手孙三本是睡不醒，想必他又睡着啦。咱不可在此耽误，倘若出了是非，可不是闹着玩的。你虽未受重伤，在水牢内被水泡的当时不能动转，如果查山喽卒前来，他们人多势众，咱们是自受其苦。况且我是偷着来的，传说出去，于名誉上很不好看。你既然不能凫水，那可没有法子。孙三该死的睡着啦，只好我背你奔芦苇内小船吧，好在十几丈远，我也许背得了你。”少爷萧银龙处在这个光景，真是英雄气短，不由得打了一个唉声。姑娘一下腰，少爷趴伏在姑娘背后，姑娘两手将少爷两腿一拢，跃入水中，少爷两手将姑娘的粉颈搂了一个结实。姑娘说道：“银龙你要将我勒死？我喘不出气来啦。我背后有鸡爪双镰，你两手搂住鸡爪镰，可别勒我的脖子啦，我实在喘不出气来啦。”少爷闻听，这才松了手，捋住鸡爪镰。但是姑娘的水性本来平常，年幼的时候跟于老寨主学的一点水性，自己在水里凫着还费劲呢，如今身后又

背一个人，哪有前进的力量呢？在水内挣扎着晃了三五丈远，就觉着浑身无力，骨软筋麻，不能前进。姑娘回头叫道：“银龙，你能够慢慢晃两步吗？我在水里搀扶着你行不行啊？我实在晃不动啦，您看我都要累死啦。”银龙说道：“此时我觉着稍微有点力气，大概你扶着我许能行。”姑娘说道：“只要你上身晃悠着不沉底就行，我就能拉着你走。”语毕，银龙由姑娘背后下来，姑娘用手搀着，银龙尚能支持着晃，不至于沉底。正在此时，就见前面一只战船破浪而来，鼓声喧天，锣音震耳，船头上站立一人，手擎六十二斤半重狼牙钻。姑娘抬头一看，只吓得浑身立抖，少爷萧银龙此时惟有听天由命，一语全无。看看林士佩战船赶到，姑娘叫道：“银龙！事已至此，只可拚命而已。宁可死于贼人之手，绝不能生还。你是不能动手了，我迎上前去与贼人动手，杀一个我够本，杀两个咱俩人全都不白死，杀三个咱们赚一个。林士佩这样恶贼，是跟咱们前世的冤家，今生的对头。”语毕，姑娘撤出鸡爪双镰，直奔林士佩的战船迎来。此时，萧银龙在水内必定得淹死了。列位，萧银龙在水牢内，被水浸得筋骨麻木不仁，此时由水牢内出来，稍微活动活动，在水内可以勉强支持，晃悠着上身，也就是不能沉底而已。

闲言少叙，且说姑娘迎到林士佩大船切近，看看两下兵刃相接，正在此时，就听见东南方上一声痰嗽，叫道：“林寨主不要动手！萧银龙不是外人，乃是老夫的表侄。姑娘不要造次，老夫于丰恒来也！”姑娘一见天伦到了，忙转身向苇丛中晃去，并用手点着萧银龙道：“你看看，这都是为你，有多不好看哪。”银龙说道：“谁叫你来的？”不表未过门的夫妻互相埋怨，再说于老寨主对水八寨寨主说道：“萧银龙是我之表侄，他是来到莲花湖游山观景来啦，并没有什么作用。皆因为丢了宝力，

一时的情急，故此在山内与绿林道的人动手。”水八寨八位寨主俱各低头不语。林士佩说道：“昨天将萧银龙拿获的时候，他也没提您一句。莲花湖乃是铜帮铁底的山寨，就怕有里应外合的人，闹出是非来。”老寨主于丰恒一听，林士佩说话有点藐视老寨主，老寨主心中大为不悦，叫道：“林士佩！莲花湖是我的山寨，我是老寨主，你在莲花湖是客情，你管得着莲花湖的事吗？想当初你父千辛万苦创造的莲花峪，你子承父业，不能率众，莲花峪冰消瓦解，你弃山而遁，苟延残喘，逃奔莲花湖。你若是识时务的君子，你就当隐姓埋名。世界上还有你这样的英雄？在莲花湖要住着，住一个仁义水甜，也不枉是朋友，何必挑拨是非，多管闲事？终久落一个小人。莲花湖都是正人君子，规规矩矩，没有你这样不仁不义、不忠不孝的朋友。何必多管闲事呢？萧银龙乃是个十四岁的孩子，探莲花湖还打发孩子来吗？你不必借刀杀人，有本事自己报仇雪恨，上能对你亡故的父亲，下能对你莲花湖的宾朋。要想借刀杀人，可以不在莲花湖。莲花湖以你是好朋友，我以为你是当时的英雄，知礼知义的君子，原来你是不知尊敬长上、任性胡为的小人。”水八寨八位寨主一见老寨主大骂林士佩，俱各低头不语。林士佩有心要与老寨主翻脸，无奈又恐怕韩秀不依，况且自己是避难的时候，倘若弄僵了火，更不方便了。林士佩思索至此，脸上一阵红，一语全无。

正在此时，就听西北上锣音响亮，一只采莲大船破浪而来，船桅上旌旗飘摆，上书斗大一个韩字，只见韩秀站在采莲大船船头上，怀抱令字旗。林士佩正在无地可容之际，见韩秀到来，返身直奔韩秀采莲船尾去，来到采莲船头，用狼牙钻一点船岸，纵上船去。来到韩秀的大船上。韩秀问道：“林大哥，是保镖的前来搭救萧银龙吗？”林士佩答道：“非也。镖局子就是来

了千军万马也不足为虑，就恐怕你莲花湖的人里应外合，勾谋外人，莲花湖难免危险。你看，现在老寨主于丰恒来了。并且是姑娘搭救萧银龙，姑娘背着萧银龙由水牢内出来的时候，我正赶上，要不然人不知鬼不觉，已将萧银龙盗走多时了。况且姑娘背萧银龙，恐怕于你莲花湖的名誉不好听啊。此事关乎你莲花湖的内事，愚兄不便多言，贤弟可不要受了里应外合之计。”韩秀闻听，微然一笑，叫道：“兄长且请船后休息。老寨主与我父亲生死之交，我父亲临终之时，曾托付于老寨主，老寨主与我是自己爷们，绝无他意。兄长不要过虑，小弟自有办法。”林士佩羞惭退到采莲大船后面去了。

于老寨主见林士佩在韩秀耳旁说了半天话，心中明白，这小子必定是挑拨是非。跟着也奔采莲大船而来。来到船旁，韩秀双手一拉老寨主的手腕，将于丰恒拉上大船，叫道：“于叔父！您这是何必呢？莲花湖您怎么还带着家伙出来呢？”老寨主叫道：“韩秀！你不用和我动生意口。有事但听君子讲，是非休听小人言。要说近可是咱爷们近，林士佩方才在你耳旁说些什么？萧银龙本是我的表侄，他是前来望看我来啦。他没直接到老后寨去，他贪玩莲花湖的景致，在后山上游玩，夜晚在船上多吃了几杯酒，你兄弟于化龙与他玩笑，将他金背折铁宝刀盗去，他醒来不见宝刀，遂追下船来，他没追着你兄弟，误落陷坑被获。也是他年幼无知，未提我是他表叔，被你将他下在水牢，现在宝刀在我的后寨呢。昨天是十五日，你在中平大寨演武，今日休息很早，故此我未惊动你。我本意先将银龙救出水牢，明天我再到中平大寨给你一个信，又因为我这几日眼睛上点火，所以我叫你妹妹跟我来的。正在救萧银龙的时候，水八寨八位寨主赶到，我那小船上的水手害怕，将船藏在苇丛之内，我去找船去啦，你妹妹此时就要与林士佩动手，幸亏我

当时赶到啦，你妹妹未遭毒手。韩秀，我且问你，萧银龙是我的表侄，被你下在水牢，我若是今天将他救走，明日我到中平大寨给你送信，行不行呢？”韩秀叫道：“叔父！事从两来，莫怪一人。他并没提您是他表叔，他若提您是他表叔，侄儿焉敢将他下水牢？侄儿应当以上宾相待。换一句话说，就是侄儿的亲朋，若是误入后寨，被您拿获，他要不提便罢，他要提起与侄儿是亲朋，您也不能加害呀。萧银龙本是一个小孩子，皆因为他父与胜英是盟兄弟，前者镖行窃探莲花湖，侄儿曾追到漩涡水处，他们已经渡过河去。若是没有胜英前次窃探莲花湖，侄儿今日也不能多这个心哪。既然是您的表侄，我小侄当到后寨赔礼，那就没有别的问题啦。但是不知道就是萧银龙一人前来，还是另有别位？或是有镖行之人呢？”于老寨主答道：“现有一只大船，还在山坡上停着呢。十名水手，一位管家，并无别物。”韩秀说道：“既然如此，您就请回吧。我用船将您送回如何？”老寨主答道：“我现在有一只小船在苇丛之内，倒不用你送我啦。”语毕，于爷由采莲大船上纵下，破风踏浪，奔萧银龙而来。

再说，姑娘方要与林士佩拚命，只见父亲到了，姑娘遂奔苇塘中凫去。到苇塘子里一看，孙三睡得正在甜蜜之际，还直打呼声呢。姑娘气得杏眼圆睁，扬起玉腕照孙三嘴巴子打去，一个嘴巴子将孙三打醒。孙三揉了揉眼睛，说道：“什么事呀？”姑娘说道：“我还嘱咐你别睡觉，你这一会儿工夫就睡着啦。你看闹出多大是非来？韩秀的大船也来啦，水八寨八只大船也来啦，你看闹得天翻地覆，几乎闹出几条人命来。得啦，你快救那个小孩去吧。”语至此，姑娘用手向水面上指萧银龙。萧银龙此时在水内晃悠着身躯，只可不能沉底，可不能向前进。孙三将船急忙摇至萧银龙的跟前，将萧银龙拉上船来。萧银龙

心中明白，姑娘方晃到苇塘之内，就由里面出来一只双橹小船，不问可知，一定是来救自己的。上了船问道：“姑娘呢？”水手孙三答道：“凫水回归大寨去了。”孙三一看少爷长得真漂亮，心内说道：“无怪乎姑娘偷着来救呢，长的这样好，真爱人儿，连我都爱看。”

不表孙三心中胡思乱想，且说于老寨主此时已经到了小船切近，上了小船。萧银龙叫道：“于叔父！小侄给你老人家行礼。”说着话，趴在船上磕头。于老寨主看着银龙被水浸得脸儿粉白，可是眉清目秀，真不亚如处女一般。于丰恒赶紧用手相搀叫道：“侄儿免礼！”接着说道：“贤侄，你来到莲花湖，为何不先到老夫的后寨？你若先到老夫的后寨，见了我，然后你再往各处游玩，你用镰将荷花都给打了也没有说的。你这一来，几乎断送了性命。你父亲不放心你来，昨日你父亲来到啦。”萧银龙一听，心中一怔，说道：“我父在台湾，怎么来到这儿呢？”于寨主说道：“皆因你走后，你母亲放心不下，终日啼哭，你的父亲无法，遂用一只小船，四名水手，星夜追赶，恐怕你有差错。不料想，果然不出你的母亲所料，竟闹出这样的大事情来。”银龙叫道：“叔父！我父亲若是不来，什么事都好办啦，我父亲这一来，可就不好办啦。明天韩秀若是到后寨送酒席，明着是给您赔礼，暗着是窃探有镖行之人没有。明天他到后寨，见了我父亲，他必然得问，您必得给介绍，皆因为我父是成名的侠客，绝没有隐藏的道理。他若知道了我父前来，这里头可就有了是非啦。”于爷说道：“咱先回到后寨再作定夺。你父此时心中不定有多么不放心呢。”说着话，来到了后寨。萧三侠闻听银龙与于老寨主来到，赶紧从屋中向外跑。列位，为老人的疼儿子，全都是这样。萧三侠迎出来，一见银龙被水浸得脸上雪白，嘴唇是黄色的啦，心中不由得难过，打算

要数说儿子几句，又恐怕儿子心中不好过。来到上房，银龙换好了衣服，于爷叔侄与萧三侠父子爷儿五位摆好酒席，入座饮酒，银龙献策，于爷要弃山而走。银龙叫道：“二位老人家，韩秀所讲到后寨赔礼压惊者，一定是暗查老寨主后寨。那时节要查出我父在此，韩秀不跟您直接反对，必叫别人跟您反对，咱们爷儿几位，打不出莲花湖去。”少爷这一席话，正对于爷的心意。前十余年，贾七爷就劝于爷弃山归正，教子读书，当时于爷不舍山寨，致与贾七爷僵了火，十余年两家未通音信，骨肉之亲，竟因此断绝来往。今日银龙又说话，于爷深为赞成。饭毕，于爷与二位姑娘相商，惟独大姑娘不愿意，大姑娘说道：“我们俱都生于此处，若是搬到别处去，没有在莲花湖便利。”二姑娘银凤对姐姐说道：“咱们搬到大地方去，与萧大爷一宅分两院，住在一处有多好哇。在山上怎么好也是山大王，终久不能出头露面。”爷儿俩劝了大姑娘多时，大姑娘这才点头。丫环婆子搬运东西，五条小船，一只大船，天到五更来天，才将物件搬运完毕。萧家父子与于家叔侄在大船上，后面小船姑娘丫环婆子，直奔清江湖口而来。船行一里余地，就听高山上的钟响如雷。萧爷问道：“于贤弟，这是什么响亮？”于爷说道：“这是高山上聚众钟，此钟在中平大寨，莲花湖有紧要之事，鸣此钟时，五十二寨寨主俱都到中平大寨。没有紧要之事，不可鸣此钟。”于爷叫道：“水手！诸位赶紧用力开船！出去六七里地，撞出清江湖口，就没有事了。”向西又去一里多地，前面有一片水竹，过了水竹可以直往清江湖口。方过了水竹，就见清江湖口内，大小船桅雅赛高粱地一般，战船一只挨着一只，用大绳联在一处，排了两层战船。韩秀采莲大船船头向北，桅上挂着大旗：“莲花湖韩”，斗大之字，韩秀独坐金交椅，怀抱令字旗。水八寨八只战船列于韩秀大船西，旱八寨八只大

船列于韩秀大船东，中平八寨八只大船列于韩秀大船后。韩秀左右站着四位大汉，怀抱金银铜铁八只大锤。韩秀背后站定宝刀将韩殿魁，背定折铁宝刀，白面长髯，威风凛凛。韩殿魁背后站立绿林英雄二百多位，俱是黑白两道、水旱两面江洋大盗。这个战场大小战船约有二百余只，喽卒各执分水青铜刺，弓上弦，刀出鞘，有两千余人。

再说，于寨主收拾细软的时候，韩秀早派人窃探老后寨，探子见老后寨搬运东西，遂回归中平大寨报告韩秀。韩秀又遣林士佩打探虚实，林士佩回中平寨，对韩秀道：“老后寨现有一个戴鸭尾巾的老头，大概许是胜英。必然是里应外合，前来攻打莲花湖，见事不佳，他们弃山而逃。韩贤弟早作准备。”韩小帅说道：“林大哥，我怎能与我于叔父反目呢？”林士佩叫道：“韩贤弟，这有何难！不必与老寨主变脸，他们打清江湖口走，咱们只要戴鸭尾巾的老头与萧银龙，不与老寨主相干啊。”韩秀说道：“此计甚好。”遂传出号令，叫二十四寨寨主奔清江湖口，由打四更多天，就到了清江湖口。于爷到湖口的时候，已经日上三竿，正向前走之际，只见刀枪如麦穗，剑戟似密林，撑船的水手不敢前进。于爷说道：“船向前进，都有我呢。”于爷大船来至韩秀采莲船切近，韩秀叫道：“叔父！意欲何往？”老英雄手捻黑髯，叫道：“韩秀！你率领众寨主，要去哪里？”韩秀说道：“您欲何往？”于寨主说道：“我回归故里，要为民去了。船上的东西都是老后寨的，别位东西，一草一木都没有。”韩秀说道：“叔父不欲占山为王，您要是给我一信，我必然送您走；您不给我信，我也不敢拦阻。您并肩那位老头是何人？”于爷答道：“你问此公啊？震三江萧三侠，他乃是我的盟兄。我弟兄背后这三个小孩你都认识，萧银龙与化龙、化虎。”韩秀笑答道：“您乃是我之叔父，虽然异

姓，您与我父情同手足，我不敢慢待长者。您老人家走与不走，我不加可否，你老人家得将萧家父子给我留下。三月间胜英探莲花湖，我没追上，震三江萧三侠与胜英乃是金兰兄弟。”于爷说道：“不错，我也与胜三哥是盟兄弟。”韩秀说道：“叔父，你老人家就将萧家父子留下吧。”于爷不大欢悦，说道：“实对你说吧，萧三侠与我是盟兄弟，又是儿女亲，萧银龙是我小婿。慢说是给你留下他们父子，你就是动一动他们衣服都不行。”韩秀和颜悦色叫道：“叔父！我可不敢跟您如何，恐怕众人不服啊。”于寨主道：“哪一个不服，与老夫较量短长。”韩秀说道：“叔父若如此，小侄无法了。”令字旗三展，由东面来两只大船，每船八名水手，将四只大船并在一处，方圆二十丈宽阔，四个铁锚下在东西南北。于爷之船在北面，韩秀之船在南面，韩秀吩咐四条小船，将三十二名水手接下大船。韩秀又叫道：“众寨主，哪一位临阵？”林士佩此时正在韩秀背后，说道：“愚兄临阵，捉拿萧家父子、于家叔侄。”此时林士佩正要公报私仇，转过船头，将狼牙钻戳在护船木上，甩了粉莲色大擎，十字绊英雄带紧了紧，问了问背后十二颗镖枪，囊中三只点穴镞，正了正粉莲色壮帽，银灰色短靠，蓝绳十字绊，胸前折叠蝴蝶扣，吉祥白的腰围子，银灰的底衣，足登燕云快靴，细腰窄背，剑眉朗目，不亚如三国的吕奉先，列国的子都，真有三国周郎的毒狠。北面船上萧、于二位老者身后，就是三位小爷，俱都十四岁，后面船上两个姑娘。林士佩这明明是以强压弱，欺负老的老小的小。早有一只小船横在韩秀大船头前，林士佩起下狼牙钻，纵到小船，由南向北送。小船离大船相隔一丈来往，纵到大战船之上。林士佩应当站在战场当中，他直接就纵到战船的北面，抖丹田一声呐喊：“萧家父子、于家父女，哪个不怕死，前来战船迎战？”萧三爷闻听此言，

忙将大擎一脱，摸了摸紫金毒药叉紫金镖，伸手握刀。原来，于化龙盗去宝刀，在老后寨已经还归故主。于爷说道：“老兄长你要何为？不论在哪里打仗都是您先动手，惟独在莲花湖得叫小弟临敌。”五只载家具的小船，腾了一只，于爷上了小船，四个水手送到大船，离战船一丈远，于爷一纵身上了战船，一声呐喊：“鼠辈小儿林士佩！你敢在莲花湖逞能。”韩秀在南面大船上压住阵角，高声呐喊：“林士佩，可不许伤我于叔父！”于爷行龙过步，点钢镢奔林士佩就打，林士佩闪身形并未还招。于爷第二招二龙吐须，奔林士佩二目，林士佩向东一闪身躲过。于爷又双锋贯耳点去，林士佩向西又一纵身，说道：“老儿，我让你三招。”于爷第四招连肩带背又点去，林士佩一横钻，用尽平生膂力，向上一绷，紧跟着一推，就听当唧唧声音响亮，于爷点钢双镢出手，绷出一丈多远，点钢镢落水，于爷虎口震破，臂膀发麻。林士佩摘钻头立钻纂，奔于爷脖颈打去。于爷将头一伸说道：“林士佩小儿打来。”韩秀一看于爷要有性命之忧，遂叫道：“林士佩，不许伤他老人家的性命！”钻到脖颈，林士佩将钻停住，用钻杆推于爷说道：“老儿逃命去吧！”于爷由大船上纵入水去，将镢摸起，破风踏浪，奔北面皂来。萧爷一捋于爷的手腕说道：“贤弟如何？”于爷说道：“略带微伤，虎口震破。”萧爷闻听，勒十字绊，紧英雄带，要奔小船。

此时于化虎早纵到小船之上，水手送到大战船去了，及至于爷看见，化虎早到战场啦，对林士佩骂道：“林士佩小儿，敢战败我的爸爸，于化虎要与爸爸报仇！”手中拿着藤子双蛇。此兵刀二尺多长，两头三寸长的尖子。林士佩一看是小孩，脸上还点着红点呢，林士佩向后退了几步，将狼牙钻一横，并不答应。化虎直奔林士佩面前，藤子双蛇奔面门点去，林士佩狼

牙钻往上一横，将双蛇崩飞。化虎翻身奔北而逃，林士佩随后赶上，狼牙钻奔后心刺去，噗的一声，将化虎由后心钻到前心，举起来走到船边，说道：“有不怕死的，前来应敌，别打发小孩来现世。”说着话将手腕一抖，死尸落下水去。萧银龙叫道：“水手，赶紧打捞上来！”水手将死尸打捞上来，送到姑娘的船上，姐俩扶定死尸痛哭。银龙叫道：“于叔父，您告诉他们姐俩别哭。这样的战场，死生不定，何必哭呢？”于爷吩咐姑娘不许哭泣，姑娘眼泪汪汪，扶尸呜咽而泣，不敢出声。

萧三侠上了小船，送至战船。林士佩向后退了几步，见三侠上来，阴阳把一扣狼牙钻，按三尖两刃枪，扎胸前挂二肋，萧三侠一闪身形，躲过狼牙钻，剪林士佩的腕子带拦腰斩。这一刀非常的厉害，顺着狼牙钻先剪林士佩的腕子，若是剪不着腕子，还可以斩腰。林士佩狼牙钻向上一绷，萧三侠撤刀。林士佩是一力降十会，二人大战五六十个回合，萧三爷这大年纪，心悬两地，鼻洼鬓角见汗。红日当空，万里无云，林士佩得势不让人，一钻紧似一钻，一势强愈一势，萧爷热汗直流，衣襟湿透。林士佩抖威风，要卖弄武艺，狼牙钻先按三尖两刃刀，后又换枪的招数，又换棍的招数，又按本钻用招，巨齿狼牙，摘劫撕掇，萧三侠喘息不止。非是萧三爷艺业不济，实乃气力不敌。正在此时，一阵大乱，胜三爷赶到。胜三爷船头站立，背后七位年轻的英雄。胜爷进了重围，先礼而后兵。要依韩秀是与胜英和平办理，怎奈震八方林士佩蛊惑，胜爷方要上战船动手，金头虎喊道：“将藏货弄出来吧！”大汉上船战了四位英雄，前文书已经表过，兹不再叙。

且说韩秀令字旗三展，遂说道：“哪位寨主去战大汉？”莲花湖英雄俱各低头不语。天到晌午，莲花湖又来第二拨战船，三十只战船，三十位寨主，又送来鲜货点心茶食，又随来了三

位朋友：萧金台老寨主派大徒弟桑燕彪、桑燕豹，叫秦尤给陪来啦。原来，柳玉春、崔通、张德寿先来到莲花湖，就是给秦尤与韩秀疏通。韩秀已然点头，故此萧金台老寨主闵士琼，派来二桑，叫秦尤送来入伙。到了莲花湖，知道韩秀在战场，直接来到战场。秦尤见了韩秀，赔了礼，彼此说些客气场面话。韩秀说道：“秦大哥，咱是盟兄弟，不过言语不合，一时的误会。”彼此哈哈一笑，言归于好。韩秀趁无人答话之际，就将连败四阵之话，对秦尤说了一遍。秦尤说道：“贤弟，放着真佛你不礼拜，现有高明在此。”总辖寨主叫道：“贤弟，何人也？”秦尤用手一指说道：“此位捉猛汉犹如探囊取物。”秦尤指的是后面中平八寨第三只战船上的一位道人。韩秀一看，原来是一位道人，背后背定七口宝剑：左右二肩头两口长剑，当中五口短剑，杨木道冠，赤金簪别顶，黑真真发髻，豆青的道服，白袜云履，颌下四寸长的黑髯，黄白脸面。总辖寨主韩秀说道：“那是莲花湖中平八寨三寨主的朋友，我焉能奉烦他人呢？”秦尤叫道：“韩贤弟，那有何难？此人，和我至厚，我去请他。”秦尤说着话，来到后边船上，叫声：“道爷，您过采莲船上去。”老道遂与秦尤同到了韩秀的船上。秦尤说道：“赵道爷，咱们一笔写不出两个绿林道来。胜英带来的大个力大无穷，道爷能仗义相助吗？”老道微然一笑，遂说道：“我拿猛汉与胜英，易如反掌，不费吹灰之力。恐怕总辖寨主不能见用耳。”秦尤说道：“哪里话来？我们都是自己人哪。”韩秀吩咐小战船送道爷上大战船，捉拿猛汉。一看老道上船，胜爷叫道：“于贤弟！此老道在莲花湖何如人也？”于爷说道：“胜三哥，莲花湖没有老道。这是中平八寨第三寨主的朋友。”胜爷又问三侠，三侠也不认识此人。胜三爷说道：“此人乃下五门第三门掌门徒弟，七星真人赵昆福。先者发卖薰香蒙汗药，

奸淫劫盗，后来耳闻他取童子紫河车，有身怀六甲的孕妇，他将孕妇开膛。万恶滔天，惯使薰香蒙汗药之贼。我寻拿他几次，未曾找着此人。傻小子连赢四阵，怕受恶道的暗算，将金龙唤回，愚兄临敌。”遂叫道：“金龙连赢四阵，快回来吧！老夫临敌！”孟金龙遂喊道：“刚战得高兴！我打三天两天再说吧！”胜爷说道：“胡说！快回来，老夫临敌。”大英雄心中暗想：“连我父亲都听胜三大爷的话，没法子，回去吧。”于是遂转身形来到北岸，由大船往小船一纵，离着有一丈多远，没纵到小船上去，噗咚一声，落在水里啦。傻英雄破风踏浪皂至三老船上，在水内犹如快马一般，就是没有飞檐走壁的能耐。皂至船头前，不能向上纵，胜爷伸手将他拉上船去。大英雄到在船上一站，将胜爷与萧三侠二人俱都引笑啦。胜爷说道：“金龙，你累不累呢？”傻英雄说道：“不累，劲儿没使开呢。”胜爷说：“你要不累，再去战去。”说着话，胜爷由兜囊中取出宝马平安散，倒在手心中，叫金龙闻药。金龙说道：“我怕打喷嚏。”胜爷说道：“不打喷嚏。”傻英雄用手指沾点，闻至鼻内。傻英雄说道：“麻木凉香，真好！我再闻点吧。”胜爷说道：“你再回去可坐船，可别皂水，别将闻药洗去。”此时老道来至战船上。傻英雄可就回去啦。候了一候，金龙坐船又回来了。大英雄来到战船，老道说了一声：“无量佛，认识贫道吗？”金龙说道：“我不认识杂毛。”老道说：“你死在眼前，你还不知？”说着话，恶道一伸手由鹿皮囊中取出一对锤来，七寸长，锤头有鸡卵大小，上有七个小孔，如人的七窍一般。金龙说道：“老道，给我一个捣蒜去吧。”老道说道：“你死在眼前，还装傻充愣呢？”说着话，两个锤头一碰，一股黄烟奔金龙而来，老道说道：“倒下吧。”大英雄笑道：“小子，不倒下。”老道心中思想：这药是母子所配，无论什么金钟罩

也得倒下。大概莲花湖的湖风硬，猛汉未曾闻去，离近点再碰锤。老道遂向前一伏腰，又对大英雄一碰双锤说道：“看你倒下不倒下。”大英雄说道：“还是不倒下。”老道又向前走几步，离金龙四五尺远，叭叭叭，一连碰了几下锤头，打到金龙脸上黄烟不少。金龙说道：“老道你还有多大的能耐？你将黄烟给我点当闻药闻吧，三大爷早给白面闻啦。”老道心中一想，无怪老胜英将他唤回呢，还是老胜英经的多见的广。带上双锤，抽出双剑，大英雄抽出降魔宝杵，口中说道：“碰飞了你这铁片剑。”恶道撒步亮双剑。恶道武艺超群，二人战了四十余个回合，老道虚晃一剑，一个败势，奔东南而去。傻英雄随后紧追，方要用杵去打老道，老道一反身，将背后的小宝剑抽出，照定傻英雄面门打去。傻英雄赶紧闪躲，正中在肩头之上，衣服破了，黄肉皮白了一道。就听胜爷背后有人喊叫，莲花湖的人听不明白，胜爷与三侠、于爷也都不知道说的是什么。原来是金头虎喊叫，金头虎说话，就是金龙明白，老道连一个字也没听明白。金头虎喊的是：“傻小子你真傻，小宝剑钉在眼上就得瞎，钉在胸口窝就得死，金钟罩蔽不住。你不会用飞抓抓他呀？”孟金龙一听明白啦，将杵向背后一插，将飞抓掏出，一伸虎爪，套好了皮套，向外带绒绳抖开一丈五六长，有核桃粗细，钢练子也有核桃粗细，龟背驼龙抓真有冰盘大小，龟背下面五把钢钩，上面一个大钢环子，如饭碗大小，钢练在环子上绷着，一抖手喊叫：“杂毛！你脑袋戴个铁帽子吧！”老道一看来了一物，一纵身躯，躲开飞抓。金龙又带回飞抓，一抖钢环子，奔老道裆里而去，说道：“小杂毛！看抓！”大英雄的抓招招有法，仙人踢毬、黑狗蹿裆、左右串花。剑客的传授，一百单八抓抓不着，另外还有二十抓。七星真人闪转腾挪，五六十抓未曾抓着，老道累得通身是汗。又听胜爷背后有人喊：

“大小子活个什么劲！无用之物。没有见个兵书战策？真真假假，虚虚实实，指上抓下，指东抓西呀。”老道听不明白，孟金龙可听得明白，大英雄一晃飞抓叫道：“小杂毛看抓！”老道一纵身，金龙没松手，等老道脚方一落地，直奔道冠抓去：“大杂毛哟！”这一抓可将老道给抓住啦，恶道缩项藏头。列位，龟背驼龙抓，越抓越向里入。大英雄将绒绳向背后一背，拉着绒绳，口内直哇哇，学着山东号子拉船。老道这个乐子可大啦，鼻子脸被船擦得都破啦。金龙拉出去五六丈远，老道的金簪也掉啦，头发也出来啦。幸亏老道头发是假的，真头发四寸来长，拉的工夫一大，将头发可就拉掉下来啦。傻英雄正向前拉呢，老道头发一掉下来，傻英雄闹了一个大爬虎。老道就地十八滚，鼻子脸流血，滚到水内，逃命去了，回到采莲大船，韩秀加以安慰，喽卒将老道搀扶到后边战船敷药调养去了，暂且不在话下。

韩秀令字旗三展，遂说道：“哪一位临敌？”无人答言。韩秀心中思索：胜老者欲和平办理，林大哥你非打不可，到如今你临阵退缩，若不叫你临敌，韩秀非为英雄。回头看着林士佩说道：“哪位临敌？”林士佩面上一红，叫道：“韩贤弟，愚兄临敌。”韩秀说道：“非大哥不能战猛汉。”林士佩挺身而出，胜爷背后有人喊道：“大小子留神哪！这个小子可厉害，跟胜三大爷战过一百二十八个回合。”小船送林士佩到了大战船切近，林士佩一纵身形，纵到大船上，狼牙钻斜插柳擎着，大英雄连跑带跳来到林士佩切近，扬起降魔杵，运动平生的膂力向下就砸，林士佩向西闪身，用钻向上一挡，就听“当啷”一声响亮，林士佩心中说道：“好大的膂力。”孟金龙一跟步，横着又是一杵，林士佩一闪身形，向外一磕。孟金龙紧跟着泰山压顶，照定林士佩头上又是一杵，口内喊道：“杵上就完！”

林士佩运动平生的膂力，用狼牙钻向外磕去。孟金龙说道：“好家伙，小子，三杵真没倒的呀。”林士佩心中说：“反正我不跟你碰家伙啦，我的臂膀虎口都发麻啦。”您道，林士佩以为他狼牙钻六十二斤半重，在南七省可以压倒群雄，哪知道天外有天，人外有人，又来了一位比他胳膊根还粗的，林士佩可就不敢碰家伙啦。但是林士佩钻法纯熟，上下翻飞。孟金龙说道：“好小子，净使花招不敢碰啦？上中下三十六杵，都打不倒你，咱师傅教给的以外还有二十杵呢。”韩秀回头对绿林众人说道：“可千万别拿猛汉当笨汉，杵法精奇，招数受过高人的传授。”二人正在战得热闹之时，林士佩虚晃一钻，纵出圈子外，一个败势，大英雄喊道：“别走哇！好容易遇上对手。”大英雄照定林士佩就是一杵。林士佩此时将钻交于左手，反臂照定金龙面门上一镖枪，孟金龙闪身不及，就听哧的一声，镖枪打在井肩穴下。孟金龙喊道：“怎么你扔开零碎啦！卖冰的儿子扔冰钻，中！”孟金龙衣服损伤，肉上落一个白印。林士佩一看镖枪不中用，心中暗想：“我这有点穴镢呀，专破金钟罩。”此时胜爷背后有人呐喊：“大小子！留神点穴镢呀，专破金钟罩，点穴镢打上可就没了命啦！”林士佩又返身用钻交战，二人又战了三四十个回合，林士佩又一个败势，向南一纵，摸出点穴镢，奔大英雄点来。大英雄一看点穴镢奔面门而来，一低头蹲在船上，点穴镢离金龙头上二尺高，打在船板上三寸余深。胜爷背后又有人喊：“大小子！点穴镢打上啦就归位！你怎么不拿大抓抓他呢？”列位，贾明说话团着舌头，别位听不明白，孟金龙可听得明白。大英雄遂由兜囊中掏出龟背驼龙飞抓，降魔宝杵向身后一插，用皮卡子卡住，对林士佩说道：“你来戴个帽子吧。”林士佩一闪身形，大英雄又将抓带回，又一反手，说道：“小林士佩看抓吧！”林士佩闻听，心中暗

道：“这东西真可恶，奔我裆里抓来，还叫我小林士佩。”孟金龙的抓，黑狗钻裆，浪子踢毬，左串花，右串花，一抓跟着一抓，得势不让人，一百单八抓抓不着，外有二十抓绝艺。林士佩被抓抓得热汗直流，狼牙钻不敢碰飞抓，恐怕被抓抓住兵刃，林士佩没有猛汉的膂力大，惟有闪展腾挪。

此时天光已然平西，飞天鼠秦尤叫道：“总辖寨主韩贤弟，莲花湖的英雄，至勇莫过于林大哥，胜老英雄能战之人，莫如孟金龙，这就如同两根台柱子碰在一块似的，林寨主的衣襟湿透，若叫猛汉给抓倒下，莲花湖可就栽筋斗啦。我有一策，将大汉置于死地，筋骨皮肉化为灰尘。等到掌灯之时，总辖寨主先将林大哥替下来，您的艺业高强，与金龙可以延迟工夫，叫水八寨的寨主暗中率领喽卒，将战船南、东、西，三面撒下铜铁网。总辖寨主将他诱到水中，先留下一口，你钻于水底，用铜铁网将猛汉卷住，别出水，将他拉到西南山头上，用干柴架起他来，点着烈火，将他烧成飞灰。胜英等自然恐惧，再拿他们那十余人不迟。”韩寨主闻听，摇头叫道：“秦大哥，英雄单打独斗。若将金龙用阴谋置于死地，我于心不忍。”秦尤说道：“当断不断，必然生乱。量小非君子，无毒不丈夫。莲花湖的朋友寨主叫他伤了多少啦？你岂不闻殷纣王不杀西伯侯，后来出了个武王伐纣；鸿门宴霸王不杀刘邦，然后楚项羽自刎于乌江。”韩秀被小人这一蛊惑，遂将令字旗交与韩殿魁之手，叫道：“叔父，你给压住阵角！”遂叫水六寨寨主挑选精明喽卒三十六名，将铜铁网下在战船南、东、西三面。水有四丈多深，将网下在两丈当中，在西北角留了一孔，衬上假菱的牌子。韩秀将诸事吩咐已毕，口中叫道：“叔父压住阵角，若有乱山规者，斩首！”韩秀扶了扶背后的亮角双刀，右肩头上绷了绷千斤屯。千斤屯乃是低头锦背花装弩。又问了问亮银镖、墨雨

飞蝗石，抬胳膊递腿，灵便异常。四名水手，赶紧摇动花槽，只见那采莲小船向北送去，工夫不大，离大船相隔切近。韩秀高声呐喊：“林大哥退下来，将猛汉让与小弟吧，您且退下。”林士佩正在热汗直流，有招架之功，并无还手之力，有心要败下去，怕莲花湖众人耻笑，总辖寨主这一临敌，正对林士佩心意，心中想道：六略三韬的学问，我可不如韩秀；讲武学的工夫，韩秀可不如我。韩寨主这一临敌，必有捉拿猛汉之法。林士佩趁势虚晃一钻，赶紧跳出圈子外，回归小船去了。大英雄问道：“你这小白脸叫什么？”韩秀答道：“猛汉，我乃总辖寨主韩秀是也。”胜爷在北面大船上喊道：“金龙！可不准伤韩寨主寸皮，你要伤了韩寨主，我可不依你！林士佩与韩寨主这二位可不许伤损，他们二位都是当世的英雄。”大英雄叫道：“小韩秀你听，咱大爷那说啦，我不能伤你。来吧，我将你捆上吧，你干不干？”韩秀说道：“猛汉你不必装傻，本寨主前来拿你。”双刀离鞘，明亮亮透胆寒。韩秀一晃刀，孟金龙用杵向上一碰，韩秀的刀早回去啦，韩秀的刀绷扎窝挑，净使巧招，孟金龙仗着膂力大，用降魔杵遮前挡后。韩秀动着手，叫道：“各寨喽卒，速点灯笼火把伺候！”船桅上系起号灯，船上点起灯笼火把。灯笼火把这一照，再向水里看，什么也看不见啦。大战船船头之上站立一个水手，通身水靠，手中拿一个铁丝罩篱，有冰盘大小，一个藤杆子，有二尺多长。韩秀正在与金龙战得不可开交之处，就见那名水手扬起铁丝罩篱，对着韩秀一晃，韩秀一看，心中明白。原来，韩秀方才在采莲船上吩咐水六寨六位寨主，三十六名有能的水手，下在水内，围着战船三面撒开了铜铁网。将水内铜铁网放好，上来一名水手，对着韩秀晃悠罩篱，那罩篱是暗号，就是告诉韩秀埋伏已毕。韩秀虚晃一刀，纵出圈子外，叫道：“孟金龙，你且住手！你

叫混海金鳌，本寨主叫万丈翻波浪，你敢在水内与本寨主动手吗？”孟金龙说道：“哪儿都敢去。你们莲花湖湖眼在哪儿？小子，咱俩上海里打三天去，谁要含糊，谁不是英雄。”韩秀说道：“好好好，你算英雄，与本寨主水中去战吧。”语毕，亮银双刀还鞘，噗咚一声跃入水内。傻小子就要下水，胜爷在北面上看的明白，胜爷一见韩秀临下水的时候，双刀还鞘，胜爷心中疑惑，为什么在水里动手，韩秀怎么他将双刀还鞘呢？胜爷遂叫道：“金龙不要入水去战，水内必有埋伏！”傻英雄说道：“要是不下水，咱们爷们就栽啦。龙宫里面也敢跟他去动手。”说着话将身一横，一纵身跃入水内，一按水缩入水底。韩秀一看傻英雄跃入水中，奔假菱角牌子皂去，那假菱角牌子是用绿缎子作的，与真菱角牌子一样。韩秀皂到菱角牌子处，底下有一个网口，由网口钻出去，将网合在一处。网上有铁环铁钩，将网合在一处，由水底皂走。傻小子正碰在第八块网上，向下缩了一丈多深，就撞在网上了啦。喽卒将左右的网赶紧向上面一盖，用铁环钩子卡好。三十六块网将傻英雄层层围住，由打水底下将孟金龙拉走，拉到东南坡下，出了水面，用青水刺，将孟金龙身上的网钉在山坡下。

孟金龙一出水面，大声喊道：“小子们，你们将穷网打开，咱们出来干干！”喽卒们说道：“没听那么说过，出来你就跑啦。候等总辖寨主来到，再将你发落。”工夫不大，由西北来了一只船，其行甚快，船头上站立一人，来到山坡跳下船来，大众一看，原来是秦尤。其中有认识的，叫道：“秦爷，给您道惊。”秦尤说道：“多承挂怀，多承挂怀。”秦尤又说道：“这是愚下出的主意，你们寨主乃是妇人之慈，若非我出主意，莲花湖的人就得跟大汉都拚了命。将他向东面山顶上拉吧。”孟金龙此时头朝东脚朝西，大声喊道：“拉到哪儿也不怕你们，

随你们治吧！”秦尤说道：“此处离水师营甚近，你们去几位，找三颗毛练大绳，六颗川钉，一把大锤。”喽卒答应一声，去不多时，扛着大锤、毛练大绳而来。头一条大绳横在腰间，那两条大绳，头一根，脚上一根，两头用大铁钉钉在地内。三条大绳俱都绷紧完毕，秦尤遂派喽卒搬运柴草。一层树枝子，一层芦苇，堆了一人多高，雅赛一堆柴禾一般。又派人将硫磺火硝取来，去了两名喽卒，将硫磺火硝取来有五六斤，俱都抛在柴禾堆上。秦尤说道：“你可曾将引火之物取来？”喽卒答道：“你没告诉我们，未曾取来。”秦尤笑道：“为兵卒者不能为帅，小人办不了大人的事。不取引火之物，焉能点着火呢？”列位，当喽卒的那有好人呢？一看秦尤说话不恭，遂有一喽卒说道：“三月间割袍断义走啦，这时又回来当山寨主来啦？谁不知道自爱。”秦尤明知道喽卒是藐视他，无奈客情的关系不好还口，只可忍在肚子里而已。内中有一名老实的喽卒说道：“我去取火种吧。”秦尤说道：“此时再取火种，来回好几里地，胜英余党甚多，若来人救走，岂不晚了？我这儿有火折子。”语毕，掏出火折子，对着金龙说道：“小太爷姓秦名叫秦尤，祖居太仓州。小太爷与胜英有杀父之仇，跟你可没有仇隙，谁叫你替胜英充光棍呢？”说着话将火折子摇着。孟金龙隔着柴禾堆的缝儿向外一看，红绿火苗甚亮，孟金龙一看，暗道：“这回可干啦，就怕这一手儿，我可不能活啦。”英雄泪如雨下：“我一死不要紧，我父母只生我一人，若叫我父母知道了，岂不活活痛死？再说我若一死，我胜三大爷与萧三叔、龙儿他们都出不了莲花湖。没有别的能力，我若死后真有魂灵，我必保护着我胜三大爷出莲花湖。”列位，大英雄是血气男儿，临到将死，还不忘保护胜爷他们呢。忠臣义士有危难，必有救星，正在此时，秦尤晃悠着火折奔柴禾堆走去，秦尤离着柴禾

堆一丈来远，就听西面树上有人喊道：“秦尤小儿，不要伤害我的门下，老朽来也！”忽见树枝一颤，脑袋朝下，向下一落，离地有尺来远，一叠腰站住身躯，奔秦尤而来。秦尤一看大脑壳如斗一般，秦尤此时可就急啦，再要想够奔柴禾堆去点火，恐怕来不及啦。距离柴禾堆两丈来远，秦尤将火折奔柴禾堆用力抛去。剑客一看，可真着了急了，没想到秦尤扔火折，剑客也是急劲，一纵身躯，够奔火折而去，竟将火折伸手接住。列位，秦尤抛火折是顶风，要是顺风，剑客可抓不回来。这二三十位一看这人长得奇怪，俱都下水而逃。秦尤喊道：“来者何人？”剑客答道：“震三山撼五岳大头鬼王鬼见愁，水中别号叫赶浪无丝。”秦尤用匕首刀奔面门就刺。剑客思索：此小冤家是秦八爷之子，八弟妇苦守冰霜二十余载，我若不看我死去兄弟的面上，我就将小冤家损坏了。剑客思索至此，一闪身躯，手掌立着照定秦尤手背上就是一掌，秦尤疼痛难当，撒手扔刀，翻身就跑，跑出约有六七丈远，剑客追上，一抬腿将秦尤踢倒，秦尤腰节一发麻，趴伏在地。剑客取出秦尤的飞抓，将秦尤寒鸭凫水捆上，提着离柴禾堆切近，咚咕扔在尘埃。

大英雄此时叫喊：“老师救人吧！”剑客一伸两手将柴禾堆分开，剑客鹰爪力的工夫，树枝柴禾等不能扎手，将柴禾分为两堆，露出铜铁网，三道绳子将大英雄绷在地上，剑客将大川钉晃悠活动了，拔下大钉，拉着锁练大绳向西去，旁边有秦尤匕首刀，拿过匕首刀，将大绳挑开，铜铁网的钩环摘开，一层一层的网，连人带网六七百斤，若不是剑客的力量，还办不了。猛金龙由网内出来，拿起降魔宝杵，奔秦尤而来，叫道：“秦尤小子！我若不将你钉在山里去，我不是英雄是狗熊。小冤家，这就是你葬身之地！”双手执定降魔宝杵就要动手。剑客捻髯观看，心中暗想：秦尤是寡母孤儿，金龙是杀人不闭眼

的手儿，这一杵必将秦尤钻个透心。剑客思索至此，叫道：“金龙，且慢动手！”孟金龙将杵停住，剑客说道：“秦尤你闭眼睛干什么？你睁开眼睛看看我，我有话对你说。你不认识老夫？我与你父秦八爷乃是联盟弟兄，老朽复姓夏侯名商元。你从此必须改邪归正，老朽不忍观看你与你胜三大爷结仇，你得在老朽面前对天起誓，一不许你扰闹官面，二不许你与你胜三大爷结仇，三不许你为盗。你若不作贼，不扰官面，你不犯王法。你若不与你胜三大爷结仇，你胜三大爷必照管你，你娶妻生子接续香烟。你若不对天起誓，我不放你。”秦尤心中暗想：我若不起誓，他们不能放我。不扰官面也成，不作贼也成，惟独不与胜英结仇那不成。我起个誓，外号叫牙疼咒。秦尤思索至此，遂说道：“我若再作贼扰闹官面及与我胜三大爷为仇作对，久后我走在三岔路口，一镖将我打死，中我哽嗓咽喉。”剑客说道：“金龙将他放开。”金龙道：“不能放他，久后是何时？走到三岔路口，一镖打死，哪有那么巧的？哪里来的镖呢？我不放他。”剑客道：“秦尤呀，离地三尺有神知，未曾起意神必知。你可记得当初你读书时候，夜间你打着灯笼往后院去，你曾在后院拾得一个包袱，内有纹银五十两，你母子欣幸，就是老夫暗中与你母子送去的。你须知道老夫是好心好意，绝没有不好的道儿给你走，你今天起誓，可不许口是心非。你可知道昔日周纣交兵，殷纣王杀妻诛子，次行无道，将大太子殷郊绑出午门，欲要斩首，真人施行佛法，一阵黑风，天际乌云遮日，待至天晴云散，不见太子殷郊。真人将殷郊救出，传与法术，后来真人命殷郊下山，投姜子牙麾下，保武王立国。真人说道：‘殷纣天下将亡，你不许逆天而行，你下山若真诚去保武王，我赐你天下无敌的法宝。但是我恐怕你口是心非，下山仍然扶保你父殷纣王，你必须对天起誓，不然我不赐你法

宝，任你自由。’殷郊当时闻听真人之言，心中犹疑：我师傅为何叫我与父皇作对，下山时跟我父皇打仗，保人家坐天下？殷郊寻思至此，计上心来：我起一个牙疼咒，绝不能中誓，遂对真人说道：‘我下山若不扶保武王，叫二山将我夹住，木犁将我的三头耕下。’真人念了一声：‘无量佛，善哉！’遂将叩天钟、晃魂幡赐与殷郊。殷郊下得山来，心中尚在犹豫，不知保谁为对，有心要保殷纣王，又恐怕真中了誓。正在此时，适逢机会，申公豹由打山下路过，抬头看见太子殷郊，问道：‘太子意欲何往？’殷郊答道：‘我欲投姜尚麾下，扶保武王。’申公豹问道：‘你为何与你父为仇作对？’太子备言真人赐宝起誓之事。申公豹说：‘岂有此理？你师傅不是真人，是假人，你为什么听他的话？我请来各路的散仙，还给你家打天下呢，你反向别人去，岂不落个不孝之名？’殷郊闻听申公豹之言，遂投了纣王，到姜子牙营中骂阵。头阵金吒、木吒，殷郊一摇晃魂幡，金吒、木吒昏迷倒在尘埃；二阵黄脸大汉手使三尖两刃刀，乃是二郎杨戩，太子一摇晃魂幡，二郎杨戩借火遁而逃；三阵哪吒上阵，太子一摇晃魂幡，哪吒乃是莲花化身，没有魂灵，二人一场大战。太子累得通身是汗，败走一座高山，正在山上休息，忽听咕咚一声，二山山崩地裂，将太子夹在当中，只露三头。正赶上老祖木犁青牛耕山，太子喊道：‘老师傅别耕，这里有人。’老祖答道：‘特来耕人。’咔嚓一声，三头俱落。这就是起誓应誓，丝毫不爽。秦尤你可不要口是心非。”语至此，剑客下腰，给秦尤解开绳子，匕首刀仍还与秦尤，秦尤反身爬起，对着剑客磕了一个头，转身形够奔大寨去了。剑客以为秦尤必然回奔太仓州，哪知道秦尤又到大寨送信，搬取喽卒，前去战场打接应去了。

再说，剑客何以来到莲花湖呢？原来，萧金台老寨主，打

发三寇送秦尤到莲花湖与韩秀见面，坐的是大车，正赶上在路途行走，三寇在车上说话，桑燕彪叫道：“秦贤弟，你到莲花湖与韩秀赔个不是。虽然是盟兄弟，你岁数大些，究竟这场事情，不是韩秀对不过你，是你脾气太暴了，以后做事不要这样刚愎。”秦尤诺诺连声。剑客一听三寇要上莲花湖，剑客心中一动，我为什么不随着他们到莲花湖看看呢？剑客遂打树林中出来，钻在大车底下横木上，仰着身形，绷在车底下。来到莲花湖桥口，桑燕彪、桑燕豹道了辛苦，叫喽卒们给回禀，喽卒们说道：“你们哥三位还用回禀吗？现在寨主没在中平大寨，在清江湖口呢，此时正在与胜英的那边大汉交锋呢。死了两位寨主，败了四阵，你们三位就此到战场观看去吧。”剑客在车底下闻听，心中一怔：大汉莫非说是我徒儿金龙吗？我必要到战场看看。大车走到清静地方，剑客遂由横木钻出来，奔了树林去啦。剑客在树林内隐藏着，就听喽卒们来回的传说：“胜英那边有一个大汉，手使降魔宝杵，龟背驼龙抓，莲花湖的人都不是大汉的敌手。”剑客闻听，心中纳闷：我徒儿在台湾，怎样来到这儿呢？使降魔宝杵、龟背驼龙抓，绝没有第二人，那必是我徒儿无疑。剑客在树林中工夫大啦，喽卒来回报，剑客听了个明白。然后剑客听到韩秀用计，下铜铁网要捉拿猛汉。剑客心中暗想：金龙是傻小子，必然受了暗算。剑客由打树林内出来，方要下水，就见水面上露出二十余人，向山坡拉网，剑客赶紧回到树林内，上了大树观看。工夫不大，就见从水内将金龙拉出，金龙喊叫，秦尤道名姓，骂金龙，派喽卒搬运柴禾。剑客有心当时下来搭救金龙，剑客心中暗说：“叫傻小子受一回惊险，然后再遇着事，也叫他长心眼。”故此剑客遂在树上隐藏着，观看秦尤指挥。比及秦尤派人取硫磺焰硝引火之物，方才将硫磺焰硝洒在柴禾堆上，秦尤就晃火折子，剑

客可就吓坏啦，不想秦尤腰里带着火折呢，故此赶紧纵下树来，正赶上秦尤向柴禾堆走，剑客遂喊道：“老朽来也！”秦尤一抛火折，剑客一时急劲，又是顶风，故此将火折抓回。

再说剑客放了秦尤，金龙遂趴在地下与剑客磕了一个头，叫道：“师傅您快跟着我到战场救我三大爷与萧家父子、于家叔侄去吧！我拿杵给他们来个乱打，将他们莲花湖的贼都平了就完啦。”剑客遂说道：“金龙，老夫我已经八十多岁啦，我救人还来不及呢，我还能够杀人吗？你先回去，你三大爷若出得去莲花湖更好，若出不去莲花湖时，我再露面给你们解围。你认得战场吗？”孟金龙说道：“认识。您可别偷着走了，我们出不去莲花湖。”剑客说道：“有你三大爷受困，我焉能走呢？你回去吧。”孟金龙将杵插在背后皮卡子里，双手一分水，跳入水中，破风踏浪，奔战场而来，暂且不表。

且说韩秀由水内三层船底逃到后寨，由水中出来，在后寨休息饮酒。天至二更多天，大约金龙已经被焚，遂整好衣襟，乘坐小船够奔采莲大船，宝刀将韩殿魁将令字旗交与韩秀之手。胜爷见韩秀一人回来，遂问道：“韩寨主，你与我金龙侄儿水战，胜负如何？”韩秀答道：“胜老者，你今生休想见猛汉之面。我施一小计，将猛汉用铜铁网拉到树林之内，用干柴架起，已经烧作飞灰了，你今生今世休想见你侄儿金龙了。”韩秀语至此，脸上发红。胜爷说道：“韩秀，你不算英雄。你若是英雄，一枪一刀的杀，你将我侄子千刀万剐，我胜某不能红脸；你用阴谋伤人，你不配称韩小帅三字。胜某讲的是仁人君子，不讲暗算。”语至此，胜爷回头叫道：“于贤弟，萧三弟，咱们怎见孟二侠？不想金龙偷来大清国，将性命送与莲花湖。还不齐集与他们群殴，决一死战！”老道对韩秀说道：“他们群殴，没有他们的便宜。叫林士佩敌住老胜英，其余不足为虑。”

众寨主齐上，林士佩坐定小船，来到大战船上，叫道：“胜英，这条狼牙钻就是为你打的！”胜爷的大船在先，于爷、萧爷的船在后，韩秀的战船方要前进，就见当中一个水花，带起多高的水来，由水中冒出一人，一声呐喊，声如巨雷：“胜三大爷，小侄男来也！”胜爷一看，孟金龙破风踏浪，毫无伤损。胜爷叫道：“水手，将船退回！不必前进，仍回本位。”金龙喊道：“莲花湖的群贼，我扎猛子到水底下，将你们的船都扎漏了！”韩秀一看，也是一怔，将战船也退归本位。林士佩在当中船上站立着说道：“大汉又回来啦。”金龙喊道：“小子你别逞能，这回咱打上没有完！再水战我就将船杵沉底！”林士佩双眉紧皱，心中暗道：“若容他上了船，我绝不是他的对手，一连三杵，我的膀子必定发麻。”此时孟金龙虎目瞪圆，向船上爬，林士佩照定面门就是一钻，傻英雄伸虎爪，将狼牙钻拄着，大英雄若不捋住狼牙钻，这一钻戳个鼻碎腮塌。林士佩一看，大英雄大把抓钻，林士佩心中暗道：“我若下水去战，我这样六个也不是大汉的敌手。”孟金龙趁势两脚蹬着船帮，向下揪林士佩，林士佩向下一随，向上一拉，孟金龙脚底下一滑，落在水中，鼻孔一发辣，喝了一口水。若在船上，或在地上，可是金龙力量大，林士佩捋定钻杵，大英雄持的是三尖两刃钻尖，故此大英雄滑落水中。大英雄冒上来，大声喊道：“你不叫我在贼船上，咱们俩怎么打呀？头一次小韩秀冤我，用铜铁网将我拉走，在山坡上架火烧我。”林士佩问道：“你怎么回来的呢？”金龙说道：“小子，我师傅将我救回来啦。一会我师傅就来，我师傅比我高一半，脑袋有车轮大小，大蒲扇巴掌三尺六寸长，两只脚四尺八寸长。我师傅回头就到。”说着话，大英雄用手向东点叫：“师傅来吧！”林士佩向东观看，孟金龙一扶船头，蹿上大船，叫道：“小子，哪有我师傅？上来吧！”韩秀用令

旗一遮脸，噗哧一乐：“林大哥叫傻小子给冤啦。”胜爷也乐啦，心中说道：“傻孩子，你真上了船啦。”林士佩狼牙钻阴阳把一扣，三尖二刃，扎胸前，挂二胁，大英雄闪身躯用降魔宝杵用力向下一砸，当啷一声磕出。林士佩狼牙钻凤凰单展翅拦腰斩，大英雄狼牙钻一推，就听“当啷”一声，火光直冒。大英雄斜插兜跟着就是一杵，林士佩向外一推，当啷啷响亮。孟金龙喊道：“还是三砸啊！”林士佩又觉虎口发酸，膀子发麻，林士佩只可用巧招抵挡。孟金龙施展三十六杵完了，又跟着一百二十八杵，在战船上斗了三十余个回合。正在此时，忽听胜爷战船上三老背后，有人喊叫，林士佩听不明白，又是金头虎说话：“大小子有勇无谋。他有点穴镢，战工夫大了，眼也花啦，一点穴镢就算完事。先下手的为强，你忘了你有抓啦？”金龙心中说道：“可不是忘了抓啦。”想罢，向圈外一纵，遂把降魔宝杵往背后一插，由囊中取出龟背驼龙抓，一抖手奔壮帽而去，叫道：“大林士佩，看好东西！”林士佩忙向旁一躲，孟金龙将抓带回，抓着龟背钢环子，一反臂叫道：“小林士佩，看黑狗钻裆！”震八方林士佩不敢用钻抵抗，恐怕被抓将钻抓住，不是他的敌手，只可闪展腾挪，大英雄一力降十会，林士佩热汗直流。

工夫一大，莲花湖第三拨的接应已到，飞老鼠秦尤又带来三十只战船，在三层战船后扎住，二十位寨主，五百名喽卒。正在此时，忽听韩秀背后有人叫道：“韩贤弟，又是对台柱相争！林大哥若输与猛汉，莲花湖泄气。为何不用人将林大哥换下来？”韩秀说道：“谁能力敌猛汉呢？”秦尤说道：“现在就有。”遂用手一指桑氏兄弟说道：“谁不知道闵士琼老寨主的大徒弟呢？”韩秀叫道：“秦大哥，咱们莲花湖好几百位寨主，怎能烦别人呢？”秦尤说道：“与我有交情，我能奉烦。”

秦尤叫道：“桑家二位兄长能仗义相助吗？咱都是联盟弟兄。”桑氏兄弟本是浑浊猛愣，遂说道：“我弟兄有心相助，无奈没带家伙来。”秦尤说道：“已经将您的家伙带来啦。”叫道：“喽卒！将两条五色览云幡取来。”此兵刃十分厉害，比白蜡杆长，把有鸭卵粗细，钢尖子有一尺半长，有镗金挡八个，分八轮，见八角，上有乌金红绸子套二尺多长，无论大杆子、大枪，若被套住就得松手，若套住敌人的脑袋，立刻趴下。两名喽卒提着两条览云幡，桑家兄弟叫道：“总辖寨主！我弟兄将林大哥替下来，先拿猛汉，后拿胜英！”甩大氅，勒皮带，一个凶如瘟神，一个猛如太岁；身材魁伟，力大无穷；一个面似生羊肝，一个面如熟蟹盖。接过览云幡，韩秀预备采莲小船送战。韩秀叫道：“二位桑寨主兄长，单打独斗！”二人并肩纵到采莲小船上，大声叫道：“林寨主！我拿猛汉吧！请暂退下，让我弟兄捉拿猛汉。”林士佩是精明强干的人，本来不是大汉的敌手，无奈不好意思落败，恐怕被众人耻笑，一见二桑采莲小船来到，纵出圈子外，直接纵到二桑采莲小船上。神镖将胜爷问道：“于贤弟，这两家寨主何如人也？”于爷说道：“这不是我们莲花湖的人，这是萧金台闵士琼老寨主的大徒弟、二徒弟。”胜爷说道：“咱盟侄战了一天一夜啦，久战必败，将他唤回，愚兄临敌。”遂叫道：“金龙回来，久战必乏，老夫战船迎敌！”孟金龙说道：“三大爷您战几阵，我一会儿就休息过来啦，咱爷俩轮流着战。”大汉金龙转身形跳在小船送回来，胜爷候金龙回来，再坐小战船去赴大战船。您道，后面小弟兄们还是闹玩笑，杨五爷说道：“欧阳德，你看人家有多露脸哪，战了一天一夜，净打胜仗。你看有一个人跟金龙一样，他不敢临敌。”欧阳德说道：“唔呀，我师弟不吃僵，骂他他也不敢临敌，就是跟你我有能为。”金头虎贾明闻听，可就火儿啦，遂说道：

“小子，我若不敢临敌我不姓贾。”此时接战小船将金龙接回，胜爷甩大擎，按鱼鳞紫金刀。贾明背后喊道：“三大爷，杀鸡焉用宰狗刀？有事小侄男服其劳。”胜爷回头一看，叫道：“明儿，这是大敌呀。”贾明说道：“三大爷，咱爷们有造化，我有金钟罩。我要不行，您再临敌呀。”金头虎说着话纵上小船，小船送战。桑燕彪此时早上了大战船，桑燕彪手执五色览云幡，与胜爷战还不高兴，一心要拿猛汉金龙，一看北面送来一个小矧子，梳冲天杵小辫，三尺多高，其貌不扬。为何胜英不前来迎敌？桑燕彪说道：“来人姓什名谁？你敢前来送死？”金头虎说道：“小子站稳了，提起我名字，吓破你的胆。祖居贾柳村黑驴寨，姓贾名明，人称恨地无环铁霸王。有一个兄弟叫贾亮，你怕不怕，小子？”桑燕彪的五色览云幡，阴阳把扣着，金头虎冷不防跑到跟前，跳起来就是一杵，桑燕彪一反手，览云幡向上一绷，金头虎向后倒退三四步。金头虎要惹杀身之祸，五色览云幡吞吐撒放，灵妙无穷，贾明身体笨，躲之不及，脑袋被览云幡锁住。桑燕彪说道：“躺下！”金头虎贾明倒也听说，“噗咚”一声，爬在船板之上。五色览云幡向右一拧，照定贾明背后扎去，一尺长一道白印，幡尖子扎在船板之上。金头虎连爬带蹿来到北船干，赶紧纵入水中，小船方要去接，贾明说道：“不用接啦，我会水。”说着话晃到胜爷船头，胜爷问道：“贤侄，受伤没有？”贾明说道：“没受伤，咱爷们有金钟罩。”随着爬上船去。贾明骂杨香五、欧阳德：“你们两个小子解恨了吧？败回来啦，筋斗也栽啦，称你们俩小子的心了。”杨香五说道：“打鹿打豹那个事没有啦？这算栽什么筋斗？子午混元砂，打了一个大爬虎。若不是和尚给疗治，金钟罩早就破啦，小命早就见阎王爷了。栽筋斗是常事，并不是一次。”金头虎将母狗眼一翻，遂说道：“杨香五小子，谢鹿人

家走好好的道，你教我骂人家，这回又是你僵我的火临敌。咱俩离开莲花湖，有死有活。”杨香五说道：“我是败兵之将，一打就倒，跟我干什么？”欧阳德说道：“那是人家长技。”欧阳德、杨香五二人将贾明耍笑一回。

不表贾明暗生气，此时大汉金龙在舱里，狼吞虎咽吃了四五斤点心，由大舱内钻出来，喊道：“小小子贾明别现世啦！活个什么劲啊！”贾明说道：“大小子，你去给我报仇去吧。”胜爷说道：“可给他们留命。”孟金龙跳到小船送战，金龙大声喊道：“弄幡的小子们快来受死！”桑燕彪一看大汉来啦，心中欢悦：拿着大汉，在莲花湖算露脸啦。金龙上了大战船，叫道：“小子！你姓什么？”桑燕彪答道：“某家萧金台大寨主桑燕彪是也。”金龙说道：“你叫大桑啊？这个名字不好。你使的那个玩艺，大杆子带套，前头还带铁尖，那叫什么玩艺呀？”贼人说道：“此名五色览云幡。”大英雄道：“小子，你倒了霉啦，大桑扛幡出殡吧。”您道，桑家寨主身高七尺，凶若瘟神，金龙身高八尺有余，览云幡奔金龙胸前华盖穴刺去，大英雄叫了劲说道：“我将你这穷棍子砸折了吧。”贼人览云幡一裹手，拦腰就打，大英雄将杵竖着向横推去，览云幡打去三四尺远。桑燕彪又用幡奔大英雄头上套去，红绸套核桃粗，竖着幡杆，直接套来。金龙将杵横着放在脑袋上，杆长套儿小，套不进去。又横着幡杆套去，金龙又竖着杵顶在头上，还是套不进去。一连好几次没套上去，北边胜爷背后有人喊嚷：“大小子，真浑！你拿杵横着竖着，他老套不上你，一辈子你得不着幡啊，你叫他套上就将他的幡夺过来啦。他将我套上，我摔倒啦，那是我力气没他的大，你力气比他大得多。”孟金龙闻听，伸出脖子说道：“小子，你套吧。”五色览云幡将脑袋套住，桑燕彪向下一按道：“躺下！”孟金龙一挺脖子，力

大无穷，桑燕彪力气不敌，按不倒下，大英雄脖子好似柏木桩一般。金龙身体向前一探，推不动拉不动，按也按不倒下。金龙一转身，带着览云幡向后一拉，将桑燕彪拉出五六丈远，两人一较劲，将绸子绷开了一头，览云幡可真成了幡啦，绸子条搭落着二尺多长。览云幡按大枪使，吐放吞撒，大英雄上绷下砸，桑燕彪就是不叫砸上家伙，闪躲灵便。北面战船上胜爷背后又有人喊道：“大小子，还不拿大抓抓览云幡？大抓若是抓在幡上，哪里逃走？”大英雄闻听，遂向圈外一纵，亮出龟背驼龙抓，口中说道：“大桑！”桑燕彪忙闪身躯，连中下一百单八招，左串花，桑燕彪没闪开，用大杆子一横，驼龙抓将大杆子缠上，有镗金钯挡着，愈拉愈结实。孟金龙一使劲，桑燕彪就松手了，若不然孟金龙就成了耍人的啦。桑燕彪的大杆子一松手，大英雄就将大杆子悠起来了，离地一丈来高，悠得风声直响。桑燕彪方要向南跑，金头虎喊道：“悠矮着点，打太阳穴！”孟金龙向下一矮胳膊，大杆子直奔桑燕彪头上打去，噗的一声，万朵桃花开，桑燕彪死于非命。韩秀一看，叹道：“秦大哥你看，我怎对得起闵老寨主哇？莲花湖有的是人，何必叫桑家弟兄临敌呢？”

且说桑燕豹见兄长死于金龙之手，一纵身躯上了战船，说道：“你敢战死我兄？”大英雄说道：“你先别忙，你叫什么名字？”桑燕豹答道：“我是二寨主桑燕豹。”金龙道：“你们俩人，一样的名字。”桑燕豹答道：“胡说，我兄长叫桑燕彪。”孟金龙说道：“你也得扛幡啊。”北面上胜爷说道：“金龙为何又伤人命？莲花湖朋友甚多。”金龙说道：“小小子叫我都打死他们。”胜爷说道：“不许听他的话。”金龙说道：“三大爷别生气，这个得活的。”二寨主桑燕豹览云幡斜插柳擎着，大英雄连蹿带跳，赶奔近前，运动平生的膂力，照定桑

燕豹头上就是一杵，桑燕豹一横白蜡杆，将白蜡杆子砸得犹如弯弓一般，桑燕豹向后退了三五步，身躯乱晃。金龙向前一进身，拦腰裹手一杵，白蜡杆子一竖，砸得“当啷”一声，白蜡杆子一弯，桑燕豹横着走三四步出去，身躯几乎栽倒。金龙又反腕子一杵，桑燕豹又用蜡杆子立起来一搪，只听“噗咚”一声，连人带杆，全都倒在船上。头一杵桑燕豹的虎口就破啦，第二杵五脏六腑就震动了，第三杵筋骨皮肉发麻，躺在船上不能站起。金龙一进身，照定脑袋上打去。胜爷高声喊道：“金龙，不许打脑袋，留命！”金龙道：“三大爷的面子，不伤你这条命吧。”说着话，用杵照眉头上一擦，桑燕豹扶着蜡杆子站起，面向南看韩秀不能说话，忽然口吐鲜血。韩秀思索半天说道：“秦大哥，你可害了我啦，这是闵伯父的大徒弟、二徒弟，俱都伤死在莲花湖，叫我怎么交代呀？”大寨主只好将桑燕彪成殓起来，送至后山去了，二寨主用软床搭到小采莲船上，送到韩秀的采莲大船。韩秀叫道：“胜老达官，你别专用猛汉临敌，你我可以比赛输赢。”胜爷闻听，正对胜爷的心意，若将韩秀一人战败，胜似战败莲花湖群贼。胜爷遂答道：“久仰大名，正要领教。”遂叫道：“金龙，你且罢战，老夫临敌！”金龙叫道：“胜三大爷，您先打两仗，我歇息歇息，吃点东西，回头我再打他们！”说罢，金龙转身够奔北船帮。金头虎叫道：“大小子，将我的杵带回来，我的镔铁杵还在船上呢！”孟金龙将金头虎的杵拾起来，向腋下一夹，跳上小船，回归北面大船。

韩秀此时甩了大擎，问了问锦背花装弩，墨雨飞蝗石。韩秀方要登采莲小船临敌，斗战胜三爷，忽听后面有人喊道：“韩寨主！杀鸡焉用牛刀？我兄弟二人，愿将胜英白发苍苍的人头，献到采莲大船前。”韩秀回头一看，乃是老道七星真人的弟子。

美英雄一思索，久仰胜英刀法绝伦，先用他二人先探探道。韩秀思索至此，叫道：“二位寨主，莲花湖的规矩，乃是单打独斗，不许双上。”此时胜爷上了大船，等候韩秀决战，不想韩秀又不临敌，送战小船送来了两家贼寇，够奔大战船而来。相隔切近，借灯光观看，甚为真切，一个穿吉祥白缎子短靠，头戴吉祥白壮帽，壮帽上正顶中一朵桃花，花上落着一个白蜜蜂，面如瓦灰。下垂手一家贼寇，穿一身青，青壮帽，正当顶桃花上落着一个蚂蜂，背后背定一对短柄钢斧。胜爷一看，心中不悦，暗说道：“韩秀，你为何用下五门淫贼前来会战我胜某呢？”胜爷此时面沉似水。二贼寇小船离大船相近，穿白的贼人叫道：“贤弟，你给我观敌，我捉拿胜英老儿！”黑脸面的贼人叫道：“师兄，留神小心！”穿白的贼人伸手背后握刀，举目观看胜爷，不怒自威，贼人不觉先有惧怕之心，这就是一正避三邪。胜爷叫道：“来者寨主姓甚名谁？”贼人说：“本寨主要与恩师报仇雪恨。”胜爷问道：“汝师何人？”贼人答道：“七星真人赵道爷乃是吾之恩师。”胜爷一听，更大不悦，说道：“下五门的贼人，报上名姓，胜三爷刀下不死无名之鬼。”列位，胜爷为何说出此言呢？皆因为心恨淫贼，已非一日了。贼人说道：“本寨主姓韩。”老英雄一听，问道：“你与总辖寨主当族吗？”贼人说道：“我与总辖寨主同姓不同宗，你家寨主叫玉蜜蜂韩福云。”贼人说着话，向前一上身，照定胜爷鸭尾巾就是一刀，胜爷一闪身，遂用裹脑缠头势，还了一刀。贼人一看紫洼洼蓝鱼几乎将壮帽扫去，贼人心中一想：我绝不是胜英的敌手。没敢还招，向南败去。胜爷在后追去，追到贼人背后，刀在贼人脖项，使了一个顺风扫败叶，咔嚓一声，贼人头尸两开。胜爷向东一纵，纵出一丈有余，抬腿擦鱼鳞紫金刀。胜爷本是逞威，刀并不沾血，胜爷抱刀当胸，叫道：“韩寨主，我

给你清理莲花湖！”韩秀闻听，遂把令字旗一遮脸，一语全无。正在此时，南边小船穿黑的那个贼人一纵身，纵到大战船，撤出短柄夹钢斧，一声呐喊：“白天猛汉将我师傅道冠抓落，把脸面擦破，你又杀我师兄。”胜爷说道：“你报上名来，与你师兄一同奔黄泉路上去吧。”黑脸面贼人说道：“胜英你少要胡言，我乃是赛李魁黑蚂蜂薛凤歧是也。”说罢此话，黑贼行龙过步，够奔近前。他一看胜爷偌大年纪，精神百倍，不由得心中乱颤，有心不动手，已经上了战船啦，又怕众人耻笑。想到这里，照面就是几斧子，不是胜爷敌手，抹头就跑，跑出去三四丈远，回头又照胜爷面门劈来，胜爷躲开双斧，鱼鳞紫金刀起处，寒光闪烁，一剪贼人腕子，贼人右手躲过，左手一迟，就听“当啷”一声响，夹钢斧落地，左胳膊已断，半截胳膊在船板直哆嗦。贼人不叫赛李魁啦，好似武松单臂擒方蜡了。贼人抹头又向南跑，胜爷随后追上，照定后腰横着一刀，腰断两节，胜爷向东横着一纵，身上连一个血点都不溅。

胜爷说道：“韩寨主，胜某不是以杀人为能事，这是给阁下清理湖寨。好朋友临敌，咱是以武会友，绝不伤害。”韩秀闻听胜爷之言，遂吩咐再去一只小船，将死尸兵器俱都取回，两个贼人尸首共合五块，俱搭在小船之上。韩秀纵上采莲小船，四名水手都在二十几岁，船上有两对采莲灯，明亮异常。采莲小船距大船相隔切近，韩秀纵到大战船上，这就是胜三爷莲花湖会战万丈翻波浪。韩秀叫道：“胜老达官，你我本是远日无冤，近日无仇，我是为朋友，您也是为朋友，我不能不与您动手。莲花湖的亲朋，全都替我牺牲性命，我要不与您动手，于理不合。但是我绝不能赢您，就是我能赢您，也是点到而已，大概胜老达官您也不能伤我。如果我能赢了您，您将萧家父子给我留下；我若是输与老达官，咱是哈哈一笑，我放萧家父子

出莲花湖。在下韩秀敢说是公正自恃，所为不放萧家父子者，乃是莲花湖亲朋的意见。”胜爷观看韩秀荷花色老虎帽，荷花色短靠，正当顶有荷花一朵，一寸多长荷花梗，莲花瓢倒有二寸来长，黑真真宝剑眉，抱在桃花脸上，鼻如悬胆，口似涂朱，大耳垂轮，三山得配，五岳相匀，一张桃花脸，美玉一般。胜爷叫道：“韩寨主！在下久慕寨主，素知阁下是财色分明真君子，今日观看寨主相貌，还是童子之身。俗语云，有麝自然香，何必迎风站？我与寨主比赛输赢，在下胜英一口鱼鳞紫金刀，三只紫金镖，甩头一子外，并无他物，兵刃暗器点到而已，要伤寨主寸皮，胜英非为人也。寨主的兵刃暗器，只管向胜英要害处打，胜英死于非命，怨胜英学艺未到，经师不高。寨主只管上招。”韩秀套挽手，抽出亮银双刀，此刀耀眼争光，夹钢打造，利刃锋快，与别位的刀大不相同，别位的刀把有丝绒缠的，有藤子缠的，韩秀刀柄镶细白银字：“天地君亲师。”韩秀虽然莲花湖为寨主，颇知三纲五常，孝悌忠信，故此后来会斗侠客义士，因为刀柄上有“天地君亲师”，都不能伤他的双刀。韩秀抽双刀，遂将双刀一晃，奔胜爷鸭尾巾上，胜爷一闪身，脚尖滑船板。胜爷闪开三次，韩秀说道：“胜老达官，何不还招？”胜爷说道：“我会英雄，先让三招。绿林道内，我所敬重的，就是二位。”韩秀问道：“俱都是谁？”胜爷说道：“第一位就是阁下，第二位震八方林士佩林寨主。你二位虽然占山为绿林，好比明珠一颗土内埋，浮云遮蔽栋梁材。你我三人，好比大宋朝三位古人。”韩秀问道：“明公，咱三人比作何人？”胜爷答道：“我胜英不敢比岳元帅，你二位好比勇将杨再兴、陆文龙。”韩秀又道：“老明公不敢比岳元帅，我二人焉敢比杨再兴、陆文龙？”韩秀道：“明公请上招。”胜爷答道：“韩寨主请上招。”第四招韩秀迎头就是一刀，胜爷这

才还招，鱼鳞紫金刀遮前挡后，护住身体。韩秀闪砍劈剁，恨不能刀刀见血，片片透骨。胜爷心中思索：“小白脸真辣，不伤你寸皮，也能赢你。你少年的英雄，四十寨总辖，栽了筋斗怪可惜的，二十有零的岁数。”遂将刀更改路数，胜家独传追魂八卦刀，将韩秀引得眼花缭乱，上下左右俱是鱼鳞紫金刀，双刀避不住胜爷的刀啦，桃花脸热汗直流。胜爷用回灯反照绝命三刀，胜爷第一刀刺韩秀胸前，韩秀用双刀一砸胜爷的刀背，胜爷将刀往回一抽，韩秀的刀没砸上鱼鳞紫金刀，胜爷一偏刀，在韩秀桃花脸上一擦，韩秀觉脸上发凉，总辖寨主双目一闭，心中暗惊道：“吾命休矣！”胜爷撒鱼鳞紫金刀，叫道：“韩寨主请看。”韩秀举目观看，只见飘飘一物，落于船板之上，乃是戒淫花坠落于船板，伸手一摸头上，不见荷花。韩秀说道：“胜老明公刀下留情，我韩某甘拜下风。”胜爷说道：“哪里话来？这是总辖寨主让老朽一招。”胜爷复又说道：“请总辖寨主鸣金收队，你我两下结好。”韩秀低头思索：我与胜英未战之时，有言在先，现如今怎能强词夺理？就在胜老者方到时，两下一和，哈哈一笑，省得伤了若干寨主与朋友，凭我二十多岁之人，若与胜老者结为朋友，岂不三全其美？林大哥煽惑，说胜老者船上只有七八位少年学而未成的人，哪知舱中尚有藏货孟金龙，打得莲花湖寨主与亲朋等死的死，亡的亡。秦尤又荐举桑家弟兄，一个死于非命，一个口吐鲜血。到如今和平办理，哪如先前胜英来时和平办理为美？但是我有言在先，不然，与胜老者和了吧。

此时韩殿魁压阵角，抱令字旗，背后林士佩、老道七星真人、朱甘棠等齐说道：“老寨主您看，总辖寨主要与胜英言归于好。老寨主，令字旗在您手呢，你老人家是主事之人，您拿令字旗将总辖寨主唤回。”韩殿魁说道：“我侄乃是言而有信

之人，胜英以仁义待人，我怎能将韩秀唤回呢？”七星真人与林士佩说道：“老儿胜英嘴甜心苦，假仁假义。您忘却莲花峪之事了？与老寨主呼兄唤弟，老寨主与他比赛，老寨主宝刀能敌胜英，与老胜英战至六十余个回合，老儿败中取胜，甩头一子，滑破老寨主眉金一道血槽，那事老寨主岂须忘记？”这几句话说得韩殿魁心如刀搅，平生栽了一回筋斗，韩殿魁脸面通红，遂把令字旗三展，口中叫道：“总辖寨主，和与不和，回来大家商议！”令字旗三展，韩秀脸上一红，叫道：“胜老明公！莲花湖人众让我与大家商议，老明公略候片时。”胜爷说道：“总辖寨主如其不和，派能打的来，胜某奉陪。”韩秀羞惨惨，纵上采莲小船，回归采莲大船，叫道：“我若不和，何以对胜英？”林士佩说道：“总辖寨主，彼寡我众，莲花湖能战的英雄二三百位，喽卒数千，将胜英老少男女困死在莲花湖。”老道又说道：“总辖寨主，您的四猛八大锤何用？您就说莲花湖人众，我四位哥哥要斗胜老者。胜英的鱼鳞紫金刀，焉能是八大锤的敌手？叫八大锤车轮战，换着轮战胜英。”韩秀脸面通红说道：“莲花湖人众，他们不欲讲和，我四位哥哥要会斗胜老明公。”韩忠、韩孝、韩猛、韩勇四人齐声说道：“老胜英要与总辖寨主和平办理，我们四人不愿和平办理。”胜爷一看韩忠、韩孝、韩勇、韩猛四人，并肩纵上两只小船，胜爷心中暗道：“我一口刀，怎敌八只锤？”胜爷此时可说不出不好来，握刀要会战八大锤，就听北面萧三侠船上一声喊叫，如同巨雷，叫道：“胜三大爷，您回来，我战八大锤去！我正愿意跟这四个小子干干呢。”胜爷微然一笑，心中说道：“韩秀你有八大锤，我有孟金龙。”胜爷连赢三阵，转身纵上小船，回北边大船而去。

孟金龙纵到小船上，手擎降魔宝杵，水手将金龙送到大战

船上，大英雄高声呐喊：“你们小子一块过来！”胜爷在北面大船痰嗽一声：“金龙乳子，胡言乱语！韩家寨主乃是君子之战，单打独斗；若两打一个，岂不是小人之战，灭了韩氏英名？”胜三爷老人物，明是抬举韩家，暗中怕两打一个。南边两只小船，韩家四猛，浑浊猛愣，听了群小的煽惑，用车轮战，换拨打法。韩忠叫道：“三位贤弟，与愚兄观敌助阵，我会斗猛汉！”双锤向两下一分，纵上打仗的大船，要会斗猛英雄孟金龙。北面船上三老观看，韩忠头上茶青色六楞袖口壮帽，茶青色短靠，面似淡金，黄中透亮，两道浓眉，一双阔目，亮金锤分八楞，真是见楞见角，二尺六寸长亮金柄，茶青色挽手双垂灯笼穗，茶青色的颜色黄澄澄，老年茶叶是黄颜色。锤是双插花的架势，向前一纵，孟金龙降魔宝杵向下一迎，就听当啷一声，火星乱爆，双锤绷起有二三尺高。大英雄孟金龙喊道：“金杵破金锤！”韩忠身高七尺，要比金龙还短一尺来高，二人战了四十余个回合，韩忠力气不敌，脸面见汗。二爷韩孝说道：“大寨主兄长气力不敌，林大哥与七星真人有话，若见气力不敌时，急速换拨。三弟，四弟，与我观敌助阵，我将大寨主兄长替下来。我若是气力不敌时，你二人想着将我替下来。”二爷韩孝喊道：“大寨主兄长拿金龙不下，请暂退回，让与小弟！”韩忠虚晃两锤，向圈外一纵，由战船纵在小船之上。二爷韩孝一飘身，纵上战船：“猛汉你认识二寨主韩孝吗？”金龙答道：“你跟抱小旗子那个小孩是一个名字？”韩孝答道：“那是我兄弟总辖寨主韩秀，我叫韩孝。”金龙说道：“我不认识字，你过来吧，小子。”韩孝亮银锤照定金龙门面打去，金龙用降魔宝杵向外一推，就听当的一声，二爷韩孝退出好几步去。亮银锤上下飞舞，银花闪烁。列位，韩家兄弟四位，就是二寨主铨，身体六尺多高，为人稍明白一点事故，弟兄四人之中，就

是二寨主娶妻生子了，韩忠、韩勇、韩猛弟兄三位，俱都童身，未曾娶妻生子，后来三打莲花湖，韩孝后人出世，暂且不表。二寨主长得面似银盆，俊美异常，胜爷与三侠、黄三太等，看着莫不爱惜。头上银灰色壮帽，身穿银灰色短靠，短衣巾小生打扮，要是顶盔贯甲，一身灰白，不亚如大唐家锤震四平山的裴元庆。怎奈韩孝战了几十个回合，仍然不是金龙的敌手。傻英雄高声喊道：“金杵破银锤！”三四十个回合以后，银粉脸热汗直流。三寨主韩勇叫道：“四弟，二哥热汗直流，不是金龙敌手，我去将他替下来。我若不是猛汉敌手，四弟你再将我替下来。”三爷遂喊叫道：“二哥退下，将猛汉让与小弟吧！”三寨主古铜色壮帽，古铜色短靠，青虚虚脸面，手中八楞青铜锤，身高七尺，膀阔三停。二爷虚晃双锤，纵下战船。三爷纵上大船，青铜锤一晃，挟肩带背。傻英雄降魔宝杵向外一挡，三寨主向外退了三四步。金龙喊道：“小子，金杵破铜锤！”三爷与金龙又战了四十余个回合，金龙战了一天零半夜，又会了三位大锤汉子，借着灯球火把观看，金龙鼻洼也见了汗啦。恶道七星真人在韩秀背后说道：“总辖寨主，请看，贫道之计成矣。三寨主已然见汗，猛汉也热汗直流，四爷再替去，就赢啦。”林士佩遂叫道：“四寨主还不上战船，等待何时？”三寨主韩勇虚晃两锤，纵出圈子外。大英雄右手执杵，左手擦汗，说道：“怎么不战啦？小子。”三寨主说道：“我四弟前来拿你。”大英雄说道：“你们还有多少人哪？”三寨主说道：“还有我四弟韩猛。”金龙说道：“小子，你走吧，叫他来。”韩勇遂纵下打仗战船。四寨主韩猛哇呀怪叫，掌中镔铁锤“当当当”，自己先碰了三碰。大众一看，半截黑塔相似，碰得火星子乱蹿。万丈翻波浪心中说道：“真浑，有那力气留着打仗用多好？”就听四寨主猛小子喊道：“猛汉吃我二百锤！”胜爷、

三老及三太大众等一看，赛似三国的张飞，唐朝的敬德，梁山上的李逵，头顶上有白印一道，乃是油锤冠顶的功夫。喊声洪亮，纵上大船，双锤奔右肩头打去。金龙用杵一横，绷出锤三尺多远。又拦腰两锤，头上两锤，俱被金杵绷出，共合三杵，升出十二锤。金龙力敌四猛，工夫一大，觉着虎口发酸。四寨主韩猛自己思索：“锤柄怎么热了？”金龙心中说道：“我不跟他碰家伙了。”真是麻杆打狼，两头害怕。二人各用纯熟的招法，但是金龙热汗直流，韩猛尚没出汗。

北面战船上三老与三太等观看真切，胜爷说道：“众位，他们这是车轮战法，工夫大了，金龙必输无疑，或者受伤被擒。然后再战我，也用车轮战法，将我战败，然后咱们老幼必然被获遭擒。彼众我寡，此必然之理，不如一拥齐上，咱弟兄与他们大杀一阵，也能伤他莲花湖的寨主几人。”胜爷说道：“韩寨主，你这车轮战法，我们必输。咱们不如群殴，我们也落得宰几个。”胜爷对韩秀说罢，遂叫道：“水手，开船前进！三弟、于贤弟、三太等，咱们一齐动手。韩秀这是以为我们不识数，用车轮战暗算。”韩秀回头说道：“众位，人家看破啦，都说出来了，这如何是好？”老道说道：“群殴有何不可？彼寡我众，贫道自有良谋。他们若是群殴，叫铜锤与铁锤战猛汉，金锤、银锤敌住胜英，老胜英一口刀，怎敌两锤？林士佩敌于丰恒与萧杰，贫道率领大众捉拿三太等一千小儿。此必胜之理也，畏他群殴何来？萧三侠已然是几乎败了之辈，准输不能赢啊，贫道还拿不了三太他们初出之牛犊吗？男女老少，一个不留，连丫环婆子及水手，刀刀斩尽，刃刃诛绝。留下一个就是祸害，准叫清江湖，水染成红。”老道遂高声喊道：“铜锤、铁锤战猛汉，金、银二锤战胜英，林士佩战于、萧二老儿，贫道率众捉三太等小儿之辈。赶紧开船进攻！”韩秀令字旗一展，

二十多只大战船，由南向北；胜爷等一只大船，二姑娘一只小船，由北向南，就要群殴。

莲花湖二十多只大船各向前进一船之远，忽然就听东南三层船上一阵大乱，喽卒齐声呐喊：“妖精来啦！快闪开呀！”南面三层上之人，向第二层船上拥挤，二层船上的喽卒向头层船上拥挤，头层船上的喽卒打船上向水里跳下有一二百人。就看船上有一人，三分不像人，七分倒像鬼，大脑袋犹如麦斗，身体矮小，穿着一件破棉袍，踢啦踢啦，掌中四把钩连枪，打透三层船。胜爷看得明白，大师兄剑客已到。震三山怎么个来由呢？前文已经表过，剑客曾对金龙说道：“你们若打不出去时，我与你们解围。”金龙回归大战船，剑客遂破风踏浪，晃到三层船后面窃听。忽听人声呐喊，要与胜爷群殴，剑客一想：若群殴，像黄三太他们必难保性命，胜三爷与于爷、萧爷，他三人当然是不要紧，本事小的必然俱都死于非命。剑客遂由水内钻出，高声呐喊：“老朽来也！不可群殴！”扶着舵要上船。挠钩手一看，剑客要上船，挠钩遂奔大脑壳二肩头。剑客一伸手捋住了四把钩镰枪。这宗兵刃是莲花湖的出产，钩杆藤子比核桃粗细，六尺长的藤子杆，六寸长的铁尖，带钢钩，衬赤袍血点红。剑客要上船时，捋住四杆钩镰枪，借着劲就上了三层战船啦，四个人将钩镰枪松手，钩镰枪的尖子在空中捋着，用枪杆乱打。喽卒、寨主夏天都穿的是单衣服，打上就是两道肉杠子。喽卒、寨主不知是人是鬼，他们全都是乱蹿，三层的向二层船上跳，二层的向头层船上跳，头层船上没有地方跳，遂向水里拥挤。剑客进了重围，也跳下水去，喊道：“孟儿别动手啦，老朽来也！”金龙一看师傅到了，将杵虚晃一招道：“不打啦，我师傅来了。”遂纵出圈子外。列位，剑客要献绝艺，力解重围。此时震三山直奔韩秀采莲大船而来，在水内身

体不动，露着磕膝盖而行。韩秀水性绝伦，观看剑客在水内如此情形，实在莫明其妙，忽然在水内又露出腰来。剑客来到采莲大船且近，在水内一抱拳叫道：“寨主请了！”秦尤叫道：“韩贤弟，此人就是孟金龙的师傅，胜英的大师兄。”语毕，躲在众人丛中去了。韩秀叫道：“老义士莫非是前来攻打莲花湖吗？”剑客道：“韩寨主，非也。老朽今年八十四岁了，我打莲花湖有什么用处？残年之人，难道说还要当寨主吗？我看你与我兄弟胜英要群殴，决一死战，胜英、萧杰虽然学而未成，那两口刀若是混杀起来，请问得伤多少条人命？总辖寨主人多，必然伤的多；莲花湖的寨主、喽卒，多有带家眷的，那时节死尸堆满战船，莲花湖水染成红水，老朽看着于心何忍？老朽前来拜求寨主，好事不如无，堂前生瑞草。恳求寨主罢战，以免杀人流血。寨主若欲群殴，两下俱都不利。我兄弟胜英与萧杰乃是外场的朋友，寨主鸣金收队，两下哈哈一笑。”韩秀闻听，低头思索：此时讲和，哪有胜英方来时讲和为美？莲花湖少伤了多少寨主及外来的朋友？林大哥害了多少人啊，飞天鼠秦尤将桑氏送了性命，叫我怎么回复闵老伯父？韩秀叫道：“老义士！我有心和平办理，怎奈莲花湖伤人甚众，我恐怕大众不服。我听说老义士有二十余招绝艺，我莲花湖众寨主宾朋等，都要看看老义士的绝艺。如果大众不是敌手，我情愿两罢干戈，哈哈一笑，言归于好。”夏侯商元说道：“总辖寨主，聪明反被聪明误。老朽一废人耳，自五六岁上学艺，现今八十余岁。自出世以来，终朝每日寻茶讨饭，大都在险庙里睡，吃饱了就练艺。要像老朽这宗功夫，世上人多有不能牺牲的，世人多喜贪妻财子禄，我老朽将这些事情俱都置之度外。总辖寨主请看。”说着话将嘴一张，满口牙齿，一个未落。说道：“终朝每日，兜囊中连二百钱都不存。我老师说修炼未到家，还好点气，

酒色财都抛开啦。老朽所学的二十多手技艺，别位谁也舍不得这宗工夫，我学艺学得已经成了无用之人了。若讲短打长拳，老朽练的年头比别位多点，先别说短打长拳，老朽若是动手，那叫倚老卖老。蹿高纵远，老朽能一叠腰纵一丈六七；若讲硬功夫，一块柱脚石放在地下，一掌能碰碎了；讲软功夫，将鸡卵放在地上，老朽在鸡卵上走，鸡卵不能碎破。还有一件玩笑的功夫，欧阳德的父亲与老朽玩笑，用一个指头抠老朽，老朽一运气，他那手指回不去了。若将老朽双肾子用绳拴上，拉出半尺长，还能自己缩回去；黑夜之间，不点灯火，老朽能写楷书；无论春夏秋冬，老朽能日行千里。我要施展这个本事，还算我倚老卖老。我施展一件贱艺。”说着话遂奔韩秀船头而来，不见身体动摇，如同驾云一般。采莲大船头有护船木，木头上有铜环子，一揪铜环子，飘身上了韩秀采莲大船。林士佩乃是妒嫉之见，怕剑客暗算韩秀，其实剑客焉能作出无礼之事呢？剑客来到船上，将破棉袍一提，棉袍上连一个水珠都没有，皆因为油泥太厚啦。腰中围着一个破皮囊子，下身是蓝绸子底衣，打磕膝盖下，破得一条一条的，足登草鞋，没穿袜子，脚面颜色与泥皮一样，粗绣线绑缠着腿肚子，借灯光火把，看得故此非常真切。韩秀船干上挂着四对彩莲灯，大船上落下一根针都看得见，两船干四对彩莲灯，照得如同白昼一般。剑客说道：“老朽要暴殄天物，要用彩莲灯，试试老朽的贱艺。”一提破棉袍，拿出两个铜铁球，如同鸡卵大小，都上了锈啦，剑客两个球一碰，当当直响，冒火星子。剑客说道：“老朽这两个铁球，带了三十年啦，我若将钢卵含在口内，可不能说话。”剑客将铁球放入口内一个，丹田一叫劲，一粒混元气，说了一个吞字。未吞铁卵之时说道：“我这招工夫莲花湖若有能会的，我将胜英与萧二侠陪到采莲大船，您收八十多岁一个徒弟，七

十来岁的两个徒弟，生死任凭寨主，到那时镖行之人，自然依寨主处治。老朽这一手儿，莲花湖的朋友寨主若是不行，请寨主鸣金收队，哈哈一笑，两罢干戈。”韩秀说道：“夏侯老义士，在下虽然年轻，不能无情。”韩秀将话说明，老剑客遂将铁球吞入腹中，老剑客七七四十九转，外有十三道横练。人生在世，吃七口饭，换一粒血水；七粒血水，换一粒胆水；七粒胆水，换一粒清水；七粒清水换一气；七气换一神。剑客十三道横练，金沙掌、银沙掌、铁沙掌、击石法、重手法、棉沙掌，两只脚马前一掌金，马后一掌银，西方金刚经，达摩老祖易筋经，踢柏木桩子的工夫，大脑壳一晃，油锤冠顶，两太阳砸砖，铁尺排肪。一运一粒混元气，离彩莲灯四五尺远，将铁卵吐出，正打向彩莲灯，只听“叭叉”一声，彩莲灯粉碎。老剑客五脏六腑，用一粒混元气向下一压，铁卵落在船干上，剑客捡在手中。剑客叫道：“总辖寨主请看，铁卵上一身血丝！”剑客说道：“众位寨主，哪位若有此功夫，老朽这里还有一个未用的铁球，还有七个彩莲灯呢。哪位若有此工夫，我和胜英拜他为师。”韩秀叫道：“列位寨主！有练过此功夫的吗？”大众俱各低头不语。剑客铁卵打碎彩莲灯，镇住两下的英雄，群雄纷纷议论。金头虎说道：“吞铁球我以为是变戏法耍钱呢，原来不是。这手功夫，我是老和尚看嫁妆，我是下世再见。”只见剑客躬身施礼，对韩秀说道：“凭总辖寨主少年英俊，交下我们这群老朋友，寨主岂不美哉？不是老朽逞能，请寨主鸣金收队，两下解和。”韩秀说道：“老义士以德爱人，这是成全我们两方，德莫大焉。老义士将胜老明公及萧老义士，您替我约请，到中平大寨，我要薄备水酒，咱们痛饮一回。”剑客说道：“韩寨主，你们两下打得血染战船，若到中平大寨饮宴，若有言语不周，反为不美。若打算交我师弟胜英，人长天也长，我

兄弟是好交友的人，请改日再会吧。”韩秀说道：“老义士，您能保胜老者永远不打莲花湖吗？”剑客说道：“这个我不敢保。我与胜英是弟兄，我最知道他，山河容易改，秉性最难移。总辖寨主乃是正人君子，非礼勿视，我师弟胜英焉能再打莲花湖呢？寨主朋友甚众，若有不肖之徒，抢男霸女，我师弟就许打抱不平。那时我管不着。”韩秀思索：我不是老剑客的敌手，说话又甘又辣，真不愧剑客之名。思索至此，说道：“老义士，我鸣金收队，将您送出莲花湖吧。”剑客说道：“这倒不必，我会水，还是我自己打水中走吧。”说着话，遂一转身跳入水中，仍然挺立身躯，不用破风踏浪，直向北面去了。韩秀吩咐鸣金收队，有喽卒将大战船的锁链毛绳打开，大小船只风卷残云一般，俱归水师营去了，惟有由稻田载过胜爷来的王命、吴生的小船不要了。

此时剑客已然到了胜爷大船头，剑客身体矮小，萧爷和胜爷在船头上下腰，一人捋住剑客一只胳膊，水花一冒，水中钻出二位英雄，原来是鱼眼高恒高俊龙、混江龙于蓝。与剑客相见之后，暗中二人托着剑客的双足，故此剑客在水中露出多半截身体来。二龙遂上了大船。贾明喊道：“怎么我大爷在水中露磕膝盖呢？原来水中有抱粗腿的！”胜爷给大家介绍了一回，于蓝与大众相见，胜爷叫道：“萧三弟，于贤弟，若不是我徒弟于蓝送信，我可到不了莲花湖，全赖我这贫寒徒弟送信，才知此事。他在莲花湖后山打柴，后山山神庙有他娘亲居住，莲花湖耳目甚多，久后若走漏风声，我徒弟母子大有不便。萧三弟，于贤弟，你们四只大船一只小船，都是饱载，你们可以周济周济我穷徒弟，叫他将他的老娘背出莲花湖去，以免久后他母子受害。”于丰恒说道：“这是分所当然。若不是令徒，焉有我们全家的命在？”遂叫二位姑娘：“与你于蓝兄打点细软

物件奉送。”又腾出一只箱子，将化虎死尸成殓起来，在莲花湖河坡掩埋。于爷又说道：“我与萧三哥在苏杭买地造房，萧三哥也将家眷接回大清国。”胜三爷由莲花湖东回镖局子，老少男女众英雄，分道出离莲花湖，于爷的船出清江湖口，胜爷奔东去，没有会使船的，金龙说道：“三大爷，我拉着船吧。”胜爷叫道：“于蓝，你由水中回山神庙，候三两天将你娘背出莲花湖去，住在西门外，别住大栈房，住一个单间房子，慢慢的将珠翠换成银子，置几间小房子，开一个小买卖，好好侍奉你的娘，候你娘百年后，你再到镖局子。我乃残年之人，倘若老夫不在世上，自有你黄三哥、杨五哥、张七哥等照应你。”萧银龙道：“父亲，我不出清江湖，我跟我三大爷回镖局子。”震三江萧三侠并不阻拦，银龙遂上了胜爷的船，萧三侠、于爷的船也就出清江湖口去了。胜爷与剑客大众，就用莲花湖王命、吴生的船，够奔东面而去。孟金龙下水拉着锁链，其行甚快，将船拉到稻田地，高恒先将剑客背过漩涡水，然后又背胜爷、黄三太、孟金龙、萧银龙等，背到东河坡，俱都更换衣服。胜三爷遂请安叫道：“师兄，请您在镖局子住几天吧，二师兄、四师兄常常提念您，很想念您的。”剑客叫道：“胜三弟，我暂且不上镖局子去，我有几句良言劝你，你在直隶莫州古城村已经置了几顷地，又在镇上设立几个小买卖，贤弟你够过啦，就当急流勇退。岂不闻古人云：伍子胥不听孙武之言，官至吴国大丞相，吴王夫差卒赐子胥湛卢剑自刎；越国大丞相不听范蠡之言，越王勾践亦赐剑自刎。官大则险，树大招风，贤弟你名高天下，四海皆闻，你栽了筋斗就没有小的。一家饱暖千家恨，自古冰火不同炉。贤弟你若有急难大事，愚兄若知道，一千里二千里，我必赶到，给你兄弟了解；我若不知呢，愚兄可就无法了。”胜爷叫道：“老恩兄金石良言，胜英非是不知，

无奈三太等年轻，李四爷秉性刚愎，他们顶立不住十三省镖局之事，我再给他们整理一二年，小弟回家，落一个无忧无虑的乡下老儿。”剑客闻听，长叹一口气，叫道：“贤弟，你这千金担子真放不下呀，三弟你诸事留神小心，大人物可要处处留神，你我改日再见吧！”破草鞋踢啦踢啦，霎时间踪影皆无。胜爷叹道：“真乃是高人也！”遂率领金龙、银龙、高俊龙大众等回镖局子去了，分明是五龙二侠一位剑客，大闹莲花湖。

离镖局子剩二三十里地，沿路上吆吆喝喝，不必细表。正向前行走，由东北来了二三十人，正是李刚率人前来接应，李刚将胜爷迎上，共同回返镖局子，沿路上大概说说莲花湖之事，工夫不大，大家来到镖局子内。众人进了镖局子客厅，胜爷给大众引见。聋哑仙师问莲花湖之事，胜三爷细说剑客解重围，铁弹打碎彩莲灯。胜爷叫道：“道兄，我从此闲事不管，公平交易做买卖！”

胜爷回镖局子方才五六天，这日正然吃完早饭，忽然后镖局子大门外一阵大乱，趟子手回报：“胜三爷，大事不好了，今有江宁府的守备李大老爷、院衙门千总王老爷，带领江宁府的都头马快三班，有要紧的公事，见胜老达官。”老英雄闻听，捻髯思索，胜爷心中说道：“我近来闹恶声气甚大，闲居的朋友好几十位，也许是官面前来查访，查我的镖局子。我不免借事为由，将亲朋散去，留下三太等照管买卖。”胜爷遂站起身躯出门迎接，守备、千总俱各认识。见二位武官，胜爷向前请安行礼，说道：“二位大人有何公事？”守备、千总叫道：“胜老达官，这场官司够你打的！这不是讲话的所在。”胜爷遂请众人来到镖局子待客厅，路过东跨院，胜爷问道：“二位大人，但不知什么人将我告下？”守备李廷仁叫道：“王老爷，拿出公事来给胜老达官看看！”李廷仁叫道：“胜老达官，州府县

的官司好打，此事事关重大。”王千总将背后包裹打开，取出公事，乃是黄纸一张，递给胜爷观看。上面的字体乃是半行半草的八句诗，写得是很纯熟：“铁胆赃官王勋元，勾串镖行太不堪。诬害良民无其数，死走逃亡真可怜。愤气来到京城地，内院皇宫走一番。龙恩若降胜英罪，盗去宝灯定然还。”阅者诸君，这首诗句是江洋大盗所为，并没有平上去入。胜爷看罢，躬身说道：“二位大老爷明言赐教，我不明白什么是宝灯。”守备说道：“头一句是状告钦差大人，大人的玉号就是勋元，皆因君臣办完朝事，谈论治国安邦之策，万岁圣主叫道：‘卿家，我国第一大臣，开国元勋！’王大臣驾前谢过龙恩。第二句说是钦差大人勾串保镖的，害的良民百姓太多啦，死逃甚众，因此一愤到了北京，才夜入皇宫内院。就是第七句，胜老达官大有关系，龙恩若降胜英罪，盗去宝灯定然还。”胜爷闻听，颜色变更，如同木雕泥塑的一般，浑身立抖，说道：“二位大老爷，是锁拿小民胜英到院署吗？”守备说道：“这道懿旨一下，摆香案接旨开读，万岁特派钦差大人办理此案，一百天万寿灯与贼人一并入都。若有灯，没有盗灯的贼人，不必专折上奏；拿住盗灯的贼没有灯，也不必专折上奏。宝灯与贼人解往京都，不是康熙万岁审问，就是太后佛爷亲审。此宝灯来历甚重，皆因为吴三桂赶走闯王，李太罕老爷未登大宝，让与阿哥顺治，更年改月，膺大清国，一统华夷，口外四十八家达王进宝，大小宝珠有千余颗。有大臣派能工巧匠，攒成传国之宝，翠玉珠宝攒成，名曰‘九凤珍珠百宝灯’，价值连城，世间罕有。太后老佛爷办万寿，在万寿宫悬挂此灯。今年老佛爷办万寿，头日挂上此灯，第二日不见灯影了，万寿宫的太监启奏万岁，万岁母子御览宫墙上题的这八句诗，万岁下旨派翰林院将此诗套写下来，康熙万岁的圣旨，太后老佛爷的懿旨，加紧的

公事，派钦差王大人办理此案。”胜爷说道：“我情屈命不屈，小民只可听审。”守备说道：“接到懿旨时，合城文武官俱都惊惶，惟有钦差大人谈笑自若。大人派我二人来请胜老达官到院署，共议此事。”胜爷说道：“二位大老爷，我胜英乃是百姓，这样的重案，太后与圣主俱都知道小民胜英，若说请小民去院署，岂不是藐视国法吗？二位大老爷，请与小民带刑具，不然小民可不敢从命。”李廷仁说道：“胜老达官知礼君子。”遂叫道：“头目，给胜老达官挂上线吧！”府中都头遂叫道：“胜老达官，您屈尊点吧！”胜爷说道：“公事公办。”一低头，都头取出钢练子，耀眼争光，一抖钢练，锁到脖项。胜老者一飘银髯，说道：“闷在镖局坐，祸从天上来。未想到我胜英成了犯法之人了。”

正在此时，由东跨院门外，跑来二十余人，头一位身高八尺半有余，第二位身量矮小，大声喊叫：“将胜三爷锁啦！打啊！”您道，来者二人是谁？头位乃大汉金龙，第二位乃金头虎贾明。班头一看，默默发怔。胜爷一飘银髯，用手点指：“你们哪一个向前进，双腿砸折！你们俱都退去。”金龙、贾明说道：“杨香五小子，这都是你的坏主意。”二人诺诺而退。胜爷躬身施礼，叫道：“二位大老爷恕过百姓无知，他们俱都是吃酒带醉，素常奉公守法，骤然听说立拘锁拿，不知何事，故此唐突众差官老爷。二位大老爷请暂坐一时，我将镖行之人俱都唤至面前，将我的官司告诉他们大家，以免他们挂念猜疑。”胜爷遂叫道：“三太，将你的叔叔大伯兄弟哥哥们，俱都请来、向众差官行一个礼，不许多言，老夫有话说。”三太去不多时，先来了三位老者，一位道人，慈眉善目，道骨仙风，另有一分出尘逸世的表面，蓝布的道服，向二位武官打了两个稽首：“无量佛，贫道稽首过去。”语毕，遂向东边站立。又一位赤红脸

的老和尚，向守备、千总打了两个问讯，遂说道：“阿弥陀佛，贫僧问讯过去了。”语毕，向西边站立。一个魁伟大个的老者，面带不悦之容，向守备、千总作了一揖，遂说道：“在下李刚，拜见差官大老爷。”语毕，站立东面。其余丑丑俊俊、高高矮矮、胖胖瘦瘦，俱都向二位千总、守备施礼，共合有百十余位，站在两边。胜爷叫道：“三太，我与众位高亲贵友，将话说完，你将公事高声诵读一遍。”黄三太遂将公事拿起，高声诵读：“铁胆赃官王……”念至此，不敢念钦差的名字，念了“大人”二字，“勾串镖行太不堪。诬害良民无其数，死走逃亡真可怜。愤气来到京城地，内院皇宫走一番。龙恩若降胜英罪，盗去宝灯定然还。”三太念毕，胜爷叫道：“老少高亲贵友，这不是江宁府的官司。现有大胆飞贼状告于我，江宁府文武大老爷不能护庇我，因为是太后懿旨，康熙的御旨，我是情屈命不屈，谁人敢抗旨不遵王法？要将我打在木笼囚车，解在北京御审。大概康熙是明君，老太后是慈善的太后，大概不能刚我这样年迈之人，不是杀就是绞罪。你们众位都有武学的工夫，知道我胜英冤枉，若是扰闹官方，叫旁人谈论胜英打了官司，他的朋友不法，扰闹文武衙门，我胜英担此叛逆之名。众位，我这大年纪，众位不能帮我别的，真个帮我一个叛逆之名吗？我若解往北京，无论老少亲友，跟去三两位，带上一二百银子，要是绞了，可就省事了；若是杀，恳求官人刽子手，四针缝上头，你们给我买一口薄木的棺材，横竖不要多花银钱。或买两匹骡马，或雇两匹骡车，将我搭在骡车上，将我寿木驮到直隶莫州古城村，交给我那苦命冤家胜奎，我死在九泉下，感众位亲友之盛情了。那时节镖局子一关门，三太老少等众位各归故里，从今后安分守己，纳享清福，道兄、弼昆贤弟，二位各归庙去，从今后我与众位老少亲友永诀矣，再不能相见了。”胜

爷语至此，一飘银髯，泪如雨下。诸公，可不是胜爷畏死贪生，胜爷是舍命交友之人，如今他老人家这一落泪，可是舍不得众位宾朋。胜爷遂叫道：“二位上差，请带胜英院衙赴审去吧！”

胜老者与众官人到了镖局子大门外，大门外早有大车三辆，胜爷抱腕当胸，叫道：“二位大老爷，小民要上车了！”胜爷一跨外辕，转身向车当中一坐，叫道：“众位上差，请上车来看守小民！二位大老爷请上尊骥。”守备与千总坐下马，掌中枪，前后跟随，府县的马快班头，各抱单刀花枪、七节鞭、九节鞭，围绕护着车。李廷仁坐下马，掌中枪，在头前引路；王千总坐下马，掌中刀，后面跟随，车行如飞。老少镖头站在镖局门口张望，没有敢多说一语的，惟有黄三太用右衣袖遮住了自己脸面，暗中擦泪。只见车辆被尘土遮住，由大路进城院署公厅去了，由西院门进院衙门，守备、千总二人说道：“胜老义士，请下车吧。”胜爷答道：“且慢，等提差的时候，我再下车。”回事处差官房出来了五六位，大家俱都叫胜爷下车，说道：“胜老义士请下车来，过堂提差再说。”胜爷下车，进差官房落座。大众正在谈话之际，由外面进来一人，年在四十来岁，差官对胜爷说道：“这是管家二爷。”胜爷站起身躬行礼道：“求管家老爷多多照拂。”管家说道：“胜老义士哪里话来？”说着话管家看了看，遂出离了差官房，工夫不见甚大，回来说道：“大人有话，不过堂，叫胜老义士书房相见。”胜爷心中暗想：不过堂，是什么意思呢？不由得一阵发愣。大众说道：“胜三爷请书房去吧。”管家二爷引路，众人陪着来到书房门口外，差官说道：“这就是大人的书房。”管家二爷启帘拢向里回话，遂来到大人面前回禀道：“十三省总镖局镖头胜英到啦。”就听书房说话声音洪亮，说道：“有请胜老达官！”管家二爷赶紧掀着帘子说道：“胜老义士，大人有请。”胜爷

此时低头暗想：大人有请，是何缘故？我焉能担得请字？遂低头不语。督府提辖在一旁跟着站立，大家说道：“胜老义士请吧。”胜爷伸手将鸭尾巾绢帕撒下放于尘埃，将大氅整了整，将发向后一推，众差官看着莫不起敬。胜爷一进书房门口，匍匐在地，肘膝而行，口中叫道：“大人在上，草民胜英拜参虎驾！”忠良爷说道：“胜老义士，一家饱暖千家怨，这场官司并非是告老义士一人，头一句是告本督院。本督院未曾刮削地皮，贪赃受贿，此贼天良丧没，胆大包天，诬告你我，虽然是诬告，也如同百姓起诉一样。当今万岁不重用本督院，焉能钦派我王羲查办南七省？臭贼就这样告状，难道本督院还丢官罢职不成？本督院专折上奉，折篇上多说几句话，保镖的公平交易，对于商民有莫大的关系，贼人不能得其逞，诬告良民，以便贼人朋伙抢劫，这都是我办理不善，才有这江洋大盗，叫百姓受此不白之冤。胜老达官，你站起来，本督院与你有话说。”胜爷说道：“小民斗胆也不敢。”忠良低头一看，胜爷明煌煌锁套脖颈，大人说：“我叫你们去请胜老达官，为何加刑？快打了去。”差官当面将刑具给胜爷撤去。钦差大人说道：“事到临头不得自由，本督院奉烦老义士为原办，公事三两天之内差官必送到镖局子。府里明文，县里批票，本督院堂谕，老达官找万寿灯，捉拿盗灯之贼，镖行人如不敷用，本督院派差官帮助胜老达官去办理。太后老佛爷的懿旨，当今万岁的圣旨，一百天贼灯一并入都，老义士急速办理。老义士请到差官房，与众差官们饮酒去吧。”胜爷磕头谢恩，然后跪着倒退，到了书房门口。差官伸手相搀，胜爷不敢正面看忠良，回头以白眼观看，忠良虽然便衣，严肃正气令人可畏。书房中陈列帅印，故此令人胆寒。众差官陪着胜爷来到差官房，众差官道：“老义士，大人吩咐，咱在差官房喝酒吧。”胜爷说道：“不敢不

敢，若不是众位差官大人的维持，忠良爷怎么知道我是好人？这都是众位大人的维持，要不然胜英的老命堪虞。”此时院衙内人山人海，俱都来看热闹。早有绅耆等要递连环保，众绅耆也不知道是什么官司，全都替胜爷担忧。工夫不大，见众差官老爷陪着胜爷出离书房，犹如众星捧月一般，来到西院门，胜爷与差官施礼告辞。胜爷一看西院门外人群之中，早有黄三太、张茂龙蔽往西院门外，胜爷瞪了三太一眼，三太等随在胜爷背后，出离西院门不远，欧阳德、邱成再向西去到西门沿，杨香五、贾明蔽住西门，胜爷说道：“你们快随老夫回镖局子。”西门外侯华璧、高俊龙也来迎胜爷。走到西下关，胜爷对众人道：“这是忠良爷为国为民，真是明镜高悬。若不分贤愚好歹，打在木笼囚车，定有是非，小弟兄们必然拚命。”忠良爷这一派胜爷原办之人，把胜爷性命保住。

胜爷回到镖局子，老少镖头俱都一怔，这样重大的案子，胜爷安然而归，聋哑仙师念了一声无量佛：“善哉，善哉。”又说道：“众位都要去扰闹院衙，又有预备砸木笼囚车的，你们看胜施主安然而归。”诸葛道爷问道：“胜施主怎么过的堂？”胜爷说道：“并没过堂，大人爱民如子，两袖清风，以恩德待人，派我为原办，捉拿盗灯之贼寻找万寿灯。打探万寿灯与贼人之时，倘若镖局子人少，钦差大人派差官帮办。”诸葛道爷又问道：“公事呢？”胜爷说道：“大人三两日内派差官送来，府里县里都有公事，大人亲下堂谕。”聋哑仙师说道：“此事必须先派镖行大众出去访察。”胜爷遂派了三人一拨，五人一伙，出去访察，三五日回来报告，不许耽误工夫，胜爷在镖局子听信。三日回来一拨，五日回来一伙，俱都不知贼人下落，宝灯何在，无影无形。胜爷闻听，唉声叹气道：“为我一个百姓，大人若是丢官罢职，有多冤哪。胜英生不如死。”老英雄

终日愁眉不展，聋哑仙师劝解说道：“事缓则圆，胜施主若受了急，此事更不能办了。”胜爷说道：“公事已然送到，这几天尚无下落，可哪里去找？连一点踪影没有，岂不难死我也。”

大家正在谈话之际，看门的趟子手慌慌张张向里跑，叫道：“老达官爷，外边有汉奸拜见你老人家！”胜爷说道：“镖局子真是不能久长，你们这看门的连话都不会说了，什么叫汉奸来拜望啊？”趟子手说道：“此人自称汉奸，老达官爷您不信，您亲自看去，真正是汉奸，错了管换。”胜爷嗔道：“你们这叫怎么说话？”老趟子手说道：“现在这热的天气，戴皮帽子，穿狐皮马褂，棉鞋，白绫子棉袜子，掀开皮衿给我看看，老羊皮的桶子。”聋哑仙师在旁微微冷笑说道：“胜施主喜信来了。”胜爷说道：“道兄，您也拿我取笑吗？我都急得誓不欲生啦。”聋哑仙师说道：“不然。这不是欧阳天佐，就是欧阳天佑，不是欧阳德的父亲，就是欧阳德的大伯。这二位专管南七北十三省江洋大盗，不论什么贼都瞒不过他二人去，别号叫贼魔。”胜爷说道：“如此说来必须迎请，这都是我换命的朋友。”胜爷在前，三老及僧道俗在后，迎至镖局子大门，就听有人喊叫辱骂：“这个镖局子人杂乱，这镖局子有秃和尚，叫什么红莲罗汉，法名叫弼昆吗？还又叫长老，我看他是秃驴。有个老道吗？叫什么聋哑仙师装聋哑，我看他是一个杂毛。有个胖子叫李刚，我看是大肚子四儿。除去我胜三哥，没有好人，都是王八羔子。”胜爷在前一看，原来是大义士天佐。胜爷抢行几步上前，说道：“大义士来也。”蛮子提起皮袄，跪在胜爷的面前：“唔呀，老哥哥可好？久违久违。”胜爷伸手相搀。蛮子见了和尚、老道，说道：“杂毛，秃驴，我给你们磕头不磕头？”说着话，与胜爷拉着手，来到大厅。胜爷叫道：“欧阳贤弟请坐！”欧阳天佐说道：“不能，不能。有老哥哥，我

不能上座。一边老道，一边和尚，那边李四，这边是我。”从人献过茶水，李四爷性急，遂说道：“蛮子，休要取笑，胜三哥正在急难之间，你可曾知晓珍珠灯落在何人之手？”欧阳老爷说道：“怎么我来就有病？我从此路过，探望哥哥，我知道什么灯啊宝啊？”弼昆长老说道：“你别取笑啦，大众都在焦急之间，皇上的万寿灯被贼人盗去，状告胜施主。”欧阳天佐答道：“我焉能知道什么叫万寿灯啊？”诸葛道爷说道：“你别饱汉不知饿汉饥啦，太后老佛爷的万寿灯。”欧阳爷说道：“你别挤兑我，我给打个金灯，金灯换银灯，炮打襄阳城。”胜爷站起身躯，捋住欧阳天佐的袖子道：“你若知道宝灯的下落，就救了愚兄残年了。”欧阳爷说道：“你有所不知，我要不知道，我还不来呢。若提起盗灯之事，他们乃是三个人做的活，一个人盗灯，一个人巡风，一个人题诗，我没有追上，现在落在萧金台闵家父子之手。我追到萧金台暗探，萧金台闵士琼老寨主乃是久经大事之人，两日夜不提灯的事情，他们若提出一个灯的字，我就盗来啦，还用老哥哥你着急？千真万真，珍珠万寿灯落在萧金台了。”胜爷闻听道：“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工夫。道兄，咱大众亮家伙，杀奔萧金台！”聋哑仙师说道：“且慢。胜施主，大家从长计议，和平办理为是。闵老寨主年过六十，占据高山四十余年，自李闯王造反，占据山林，原是好武之家大财主，因反乱不得已而为寇，如今成为南七北六十三省总瓢把子，十三省绿林道俱都属他辖管。两个虎狼之子，万人不挡。徒弟四十余名，俱是高来高去，陆地飞腾。山中寨主百十来位，喽卒有三千余众。此人乃是绿林英雄，沙子里的黄金。如没有前次攻打莲花湖之事，此事好办；打莲花湖时孟金龙打死他长门大弟子桑燕彪，打伤他二弟子桑燕豹，内中闵寨主必然怀恨在心。若没有这二人死伤之事，自然好办，

如以武力对待，要讲拚命，凉刀子碰热肚子，山大王不惧；若以礼而敬之，此事倒好了结。胜施主名誉，大概闵士琼早有耳闻，你们二位可称天下英雄之魁，你要下帖拜望他，他许看在朋友的场面，你面见本人，礼下于人，必有所求，好言安慰，他许将珍珠灯献出来。经官面就不好办啦，他还得献出两个徒弟来，他再求你，不叫官面严刑拷问，就说一个盗灯，一个巡风，解到北京，过堂之时，成了案以后，当堂抖家伙一走，给原办销案。有金龙打死他大徒弟之事，可就不走这样办的了啦。先去拜望他，胜施主乃能言之人，不用贫道嘱咐。再者，还得防患未然，倘若他翻了脸，胜施主孤身深入，多有不便，咱们必须去上三十位四十位，俱都衣帽齐整，暗带兵刃。”胜爷说道：“去多少人呢？”道爷说道：“去三十六位。黄三太与三大门的徒弟等都去，可别叫金龙去。”胜爷遂点了三十六位，各穿长大衣服，就没有孟金龙。金龙说道：“三大爷，我也去。”聋哑仙师、李四爷二人说道：“你去不得。”金龙说道：“我去得。怎么去不得？”欧阳大义士喊道：“不要你王八羔子去！”金头虎说：“大小子，你怎么怕汉奸哪？”金龙说道：“小小子，你可别闹，他用手一点，可就出不来气。”

当时三十六位老少英雄去萧金台下帖，五老当先，聋哑仙师在前，胜爷与弼昆、李刚等在后，来到萧金台山口，三十六位一看，陡壁山崖。方要进山口，忽听锣音响亮，呼啸一鸣，二十余名喽卒，每人执定双手带，遂问道：“什么人闯进山口？”胜爷回头叫：“三太，拿老夫的名帖投递，可要规规矩矩。”三太闻听，手捧名帖，叫道：“哪位是报事的头目？”喽卒回头叫道：“四头目，有人来找。”由山口里面出来一老者，年逾花甲，衣帽齐楚，见了三太，举目观看，不过二十余岁。三太说道：“我们十三省总镖局子来的。”说着话，回头指胜爷

说道：“这是我老师神镖将胜英，拜见闵老寨主，有紧要之事，与萧金台有好处无损处。”老喽卒头问道：“您贵姓？”黄三太答道：“在下姓黄名叫三太。”喽卒头说道：“胜三爷的名帖给我，我就此进去回报。要是别人的，我还得压一压。”又叫道：“喽卒们，将双手带横起来，不许慢待！这是胜老达官，与老寨主俱都是朋友。”胜爷一看，喽卒抱定双手带恭敬异常，胜爷心中甚喜。但是老头目去了多时，不见回报，等下有一个时辰，胜爷心中未免着急。还好，山口外翠柏苍松，遮蔽天日，要是太阳晒着，还真不好受。胜爷正在着急，忽听山口里马踏銮铃响，犹如电转星驰，撞出一只红毛兽来，高声呐喊：“喽卒们闪开，碰死不管！”凶恶非常。跳下马来，虎体彪躯，身高八尺，头戴枯龙骨的象牙冠；身穿真金线缝就的英雄氅，能工巧匠的手艺，上绣百鸟朝凤；奶子皮的皮鞋，扣就亮金铠。脸上看，两道竹叶眉，蓝汪汪一张脸面，连鬓带腮的红胡子，半寸来长，压耳红毫倒有三寸来长，四个大牙露于唇外，一脸疙疸。高声呐喊：“老胜英为何要见我家老寨主？”左手勒丝缰，右手擎定金鼎龙头棚，四块铜板做成，宽有八寸，长有一尺六，上边打透眼，有十八个枣核钉，钉有一尺六寸长，有鸭卵粗细，两头是尖，三道金箍，头上能工巧匠做的龙须。此兵刃份量沉重，虽不能砸山崩，砸地地裂，但刀枪剑戟，砸上就飞。此人别号挟山太保，乃是本山的大少寨主，名叫闵德润，又叫天门白玉虎。顶门上有一个白圆圈，南七省八大名山，头一位力大绝伦的人，乃是山中的野人。喽卒全都向后退，此人在五老身前马打盘旋，高声呐喊：“要能赢了大寨主手中这件兵刃，再见我家老寨主！若不是大寨主的敌手，要见老寨主，势比登天还难！”说罢此话，马走棚飞，真是人欢马跃，人似猛虎，马似蛟龙。五老背后怒恼了三太，三太厉声说道：“我

们下帖拜望闵老寨主，他们反以武力对待！”三太甩去大氅，打开小包裹，亮出朴刀，问了问三只金镖，握刀在五老背后，绕到前面，一声呐喊：“呔！山野之贼，不讲礼义！我们爷们下名帖来拜望，不知情理，以野蛮对待。”山贼一看，一扶判官头，打马上跳下来，有喽卒将马接过，拉到山口里边去了。皆因为马、步有别，故此贼人跳下马来步战，黄三太跳起来搂头盖顶就是一刀，山贼不慌不忙，刀离象牙冠，看看切近，贼人裹手一挡，将三太的刀磕出两三丈去。三太回头向南，败中取胜，抖手一镖，贼人向外闪身，未曾躲开，中于华盖穴左边，就看真金线一裂，已然打透贴身的短靠，肉皮上一个白点。贼人冷笑道：“你家寨主有金钟罩，铁布衫。”说着话，又够奔黄三太打去。杨香五一晃透风巾，说道：“山贼莫要逞能。”杨香五身体矮小，三尺多高，照定贼人下部就是一刀，遂叫道：“三哥快走！”贼人忙用手兵刃一避，杨香五撤步抽身，忙向旁边一躲，此时杨香五蹿高纵矮，五六个照面，抽刀不及，被棚把刀绷出去了。傻小子贾明在弼昆身后喊叫：“张茂龙表兄，该你啦！黄三太、杨香五完啦！”张茂龙跃众争先，掌中八楞练子亮银锤，山贼一看暗暗喝彩：“好俊的人品！”面如冠玉，五官清秀，八楞练子亮银锤雪花白，行龙过步，锤打悠身势，战了三五个回合，练子锤绕于棚杆之上，张茂龙身不由己，向前一伏身躯，自知力量不行，将皮套扔了练子锤，败阵而回。红旗李煜李二爷跃众当先，与贼人交手，三五个回合，将枪撒手，败了回来。贾明喊道：“师兄欧阳德，该你啦！”“唔呀，你这个臭豆腐！都该我们啦，你是干什么的？”贾明说道：“我不算数，他叫我我也不出去。你是我师兄，骂是先骂你，谁不晓得欧阳德呀？我是笨家子，没人跟我一般见识。”蛮子跃众当先，口中说道：“唔呀，山贼你不要逞能，有欧阳德在

这沓晃里！”欧阳德五官清秀，亮尖势钢刀上下飞翻，又挟肩带背，跳起一刀，贼人用棚杆一绷，当的一声响，欧阳德的刀飞出一丈余远，败归五老背后。金头虎又喊道：“老侯，你的能为大，你还不出去吗？”侯华璧纵出来，抖九节练子枪。大山寨主一看，铮光明亮，侯爷与大山寨主战了二十余个回合，练子枪绕在棚杆之上，撒手败回来了。侯爷与大山寨主战的工夫甚大，大众已经将绷飞了的家伙拾回。赛北观音萧银龙露面，五色线网子绷头，飘挂灯笼穗，荷花色短靠，男子女相，俨然少女一般，脸上点三个红点。大山寨主说道：“小娃娃乳黄未退，不怕寨主将你碰死？”此时大山寨主横着棚，少爷纵起身躯，双笔直点二目，山贼用棚，向上一绷，少爷双笔又奔下身点去，二人战了五六个照面，双笔绷飞，向南而跑。大山寨主一笑：“小娃娃，我不追你。”银龙回头一看不追，复又返回，将飞叉皮套套于手腕，照定大山寨主脸上叉去，山贼躲之不及，叉于脸上，三个白印，飞叉落地。少爷捡回飞叉，返身而逃。山贼大怒，叫道：“胜英！你净用无能之辈，有何用处？没有百十个回合，不用现丑！”胜爷无可奈何，甩大氅，三太接衣服，套挽手，握鱼鳞紫金刀。鱼鳞紫金刀亮出一尺有余，就听山口外一声呐喊，如同巨雷相似：“三大爷别动手，我来啦！”

众英雄观看，混海金鳌孟金龙来了，聋哑仙师一笑说道：“胜施主净做绵长事，遇到天不绝人。”列位，孟金龙怎么来的呢？皆因为五老出镖局子，就没有管得了金龙的啦。胜爷方出镖局子门，他就在背后跟上啦，镖行人拦他，他说：“谁要拦我，摔死他。”谁也不敢拦他啦，故此他随在胜爷背后而来。俱都到了萧金台时，孟金龙在口外树底坐定观看，工夫一大，大英雄站在高处张望，看见银龙打了败仗，看胜爷握刀方一离鞘，大英雄已经赶到，叫道：“三大爷我来啦！”胜爷刀仍还

鞘，孟金龙跃众当先，说道：“山贼好大个呀！咱俩比比你还矮一头呢。你这身衣服真好，送给我吧，小子！”孟金龙福大造化大，山贼命小福薄，是魏文丑的挨刀的脖子。大个向前一撞，山贼一看，孟金龙好大身材。大山寨主问道：“你是那闹莲花湖的孟金龙吗？”傻英雄答道：“对啦，就是我。你叫什么？小子。”大山寨主答道：“你家寨主叫挟山太保闵德润。你敢与大小寨主战一百个回合吗？”金龙说道：“小子，咱们战三百个回合，没有完。”列位，大小寨主向来没遇见过敌手。金龙说道：“小子，咱背的这个，叫降魔宝杵，禁得住三下的都少。”大小寨主说道：“我是树大影遮山地。”金龙说道：“咱是根深不怕风摇。”大小寨主说道：“我叫挟山太保。”孟金龙说道：“我叫混海金鳌。”大小寨主说道：“我有举鼎挟山之力。”金龙说：“我眨眼地动山摇。地动就是我眨眼来着。”大小寨主说道：“我是天门白玉虎。”傻英雄说道：“你是白玉虎，咱叫孟金龙啊。咱俩人是汉高祖平秦楚，龙争虎斗，你猛虎焉敢斗蛟龙？”傻英雄降魔宝杵奔上前去，刚要动手，正在此时，就听山口里马踏銮铃响，一匹茶叶青鬃豹，马上老寨主闵士琼，绛紫鸭尾巾上衬一朵蓝绒花，顶门嵌定芙蓉花，绛紫的大氅，青缎子靴子，扣住亮金镫。后面又一匹马，马上乃是二少寨主，真乃少年俊品人物，年纪不过二十来岁，小白胖子，眯缝眼，此人就是越狱盗狱救了秦尤之人。老寨主在马上一声呐喊：“胜老达官下帖，是抬爱我父子，孺子太不知情理，何以用武力对待？如若不听父命，按山规治罪！”大少爷诺诺而退，口中叫道：“金龙，我家老寨主不叫我与你打仗。”孟金龙一声呐喊：“好容易找了对，不打可不行！”语毕，在后追赶。胜爷叫道：“金龙，不许追赶！”金龙叫道：“三大爷，我脱他这身衣服！”胜爷说道：“胡说！”孟金龙止住脚

步。老寨主弃镫离鞍，一看五老当先，闵士琼控背躬身，叫道：“胜老明公抬爱我父子，来到小山敝寨下名帖，我父子担待不起。不才的犬子搜查山寨，跟明公的朋友以武力对待，这都是养子不教父之过，愚下实是教子无方，明公多要原谅，胜老明公如不悦，我必当面责打犬子。”胜爷抱腕当胸，说道：“我们来了三十余人，多有年轻性暴的，两造话不投机，虽然动手，均无损伤，老寨主看胜英面上，不要责备令郎。无事我也不敢造次来到高山峻岭，皆因有绿林朋友，不知哪一位到北京城皇宫内院，在万寿宫盗去老佛爷宝灯，在宫墙上题诗八句，上面诗写的是：‘铁胆赃官王勋元，勾串镖行太不堪。诬害良民无其数，死走逃亡真可怜。愤气来到京城地，内院皇宫走一番。龙恩若降胜英罪，盗去宝灯定然还。’太监启奏圣上，康熙圣主、太后老佛爷母子御览，康熙的圣旨，太后老佛爷的懿旨，派王大人办理此案。钦差大人本应将我锁拿解往京都，爱民如子的忠良，怕屈了小民，派我为原办，寻找此灯，限百日灯、贼一并入都。钦差大人派胜英原办，找着珍珠灯，获住贼人，将功折罪。我有几位朋友各处巡查，要叫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；要叫人不闻，除非己莫说。听说万寿灯落在老寨主兄长之手，我斗胆来到高山峻岭，请问自古皆信义，民无信不立。请问老兄长一言，凭老寨主南七北六省赫赫大名，大概不能有而言无，无则言有。如万寿灯落在老寨主之手，虽然价值连城，皇上家的宝灯，也不能善罢甘休。寨主乃无穷的富贵，何爱一万寿灯呢？老兄要能献出万寿灯，救了胜英暮景之年，你我结为至交之友。”闵士琼捻定花白胡须，说道：“明公，纸里包不住火，宝灯落于我手。这几日我很为难，明知其祸不小，我有心聘请明公，将灯双手奉上，要经官面时，我派两个小徒弟到案，再拜托胜老明公，不要大刑拷问，一个盗灯正犯，一个帮犯，解

往北京，北京过堂，无论在什么地方拷问，我两个小徒弟必然承认，成案之后，抖开刑具一走，给原办销案。但有一件，前次我派了两个小徒弟到莲花湖办事，我的长门弟子桑燕彪，二徒弟桑燕豹，适逢胜老明公与我盟侄韩秀较量短长，我两个徒弟碌碌庸才，不当帮莲花湖与镖行争斗，与镖行大汉孟金龙比武，将我长门弟子一杵打得万朵桃花开髓皆崩，我二弟子桑燕豹口吐鲜血。韩秀派人将我两个门人，一个用寿木成殓，一个用软床送到萧金台，我打开棺材观看，我的大弟子死得真可怜，二徒弟口吐鲜血，现在每日咯血两茶杯有余，命在旦夕。我若再献珍珠灯，再派人打官司，岂不叫绿林道耻笑我软弱无能？因此这几天我左右为难。”胜爷说道：“元老寨主该当怎样办理呢？”闵老寨主说道：“胜老明公，咱以珍珠灯为题，老达官镖行的人献绝艺。在下小山敞寨内，二道寨门里，有一座五方飞蛇阵，阵内有一座飞蛇楼，将珍珠灯挂于楼上，十三省镖局子高人甚多，咱定一个日期盗灯。在下明末清初占山，改朝换帝，我得的奇珍异宝甚多，在楼下存放。在下有一个老朋友，妙手灵心，给我修造此楼，楼上楼下，俱是消息埋伏，有走轮转弦、自行人、自行车、自行马，有窝弓劲弩，按金木水火土五行、天干地支，景死惊开，相生相克，并没有攻乎异端。你我定一个日期，如将珍珠灯盗去，我将盗灯之人捆出来奉献与明公，我父子自缚其背，打场窝主官司，明公将我父子及正凶帮凶，一同送往官面。明公至期如盗不出珍珠灯，此事怎样办理呢？最好明公多定日期，或三个月，或五个月。”胜爷说道：“万岁限百日灯与贼人入都，不能久延日期。今天是六月十四，不论大小月，七月十四，若天光一亮，就算过期，将珍珠灯奉送老寨主，胜英到北京投案，杀剐存留，不怨老寨主，怨胜英无能。”闵士琼说道：“君子一言。”胜爷说道：

“快马一鞭。”闵士琼说道：“何以为凭呢？”胜爷说道：“你我二人三击掌。”闵老寨主说道：“由今天起，我将头道山口、二道山口喽卒撤去，老明公愿夜间就夜间来，愿白天就白天来，无人拦挡。我可不能奉陪，我派四名喽卒，将你陪到阵门外高阜处，观看阵形。”胜爷与闵士琼皆挥拳说个“好”字，闵士琼吩咐查山喽卒俱都撤去，就派了四名喽卒同胜爷前往阵地。

四个喽卒带路，来到了二道山口，进二道山口，向西北去。道长一察看便言道：“胜施主，此阵凶险之甚，四外高岭，当中有十余里平地。胜施主你向西北观看，俨然烟雾相似，此处能屯兵几万，杀气冲空。”胜爷点头，聋哑仙师医卜星相术理无一不晓，进了二道山口不远，正西面横山阻路，高有三十余丈，山坡陡斜，车马轿子上不去，若无武学的工夫也上不去。四个喽卒头前带路，胜爷三十七位，惟有金头虎呐喊：“倒霉啦！这座穷山没法上，我也笨。金龙，咱俩对付着上吧。”大众上了山梁，平坦异常，山顶上翠柏苍松，胜爷对喽卒道：“四位多受累啦，四位请回吧。”五老在前面向西捻髯观看，下山坡西，离着阵门不到一丈远，就见高耸耸一道大墙，双门关闭，里面三道小蓝门，如进到四层蓝门，高耸耸三层楼了。聋哑仙师道：“东方甲、乙、木，是蓝门四道；北方壬、癸、水，是黑门四道；西方庚、辛、金，是白门四道；南方丙、丁、火，是朱门四道；中央戊、己、土，是黄旗一面。此为八卦一角，六十四门。这是一角，名为三绝阵。”胜爷问道：“道兄，何为三绝阵？”道爷说道：“三弟，你看阵的四周围，连一棵青草皆无，俱都是白沙土，蜘蛛、蝼蚁、飞蝗全都没有，这是一块绝地；此阵是绝阵，非死主要的人不可；摆阵之人，非是养儿养女之辈，不是和尚就是老道。绝人、绝地、绝阵，若不谙消息埋伏，轻者带伤，重者必死，金钟罩之体，打上骨肉翻

飞。走到相生的阵内被获遭擒，走到相克之地必定死。楼上三十六天罡，三十六路消息；七十二地煞，七十二路消息。不明埋伏消息，进阵出不来。”胜爷闻听说道：“道兄，这灯不能盗啦？”聋哑仙师说道：“我观看此阵，想起一位朋友来，此人跟您换命之交，贾柳村黑驴寨，去聘请贾七爷。他一世绝艺，专作走轮转弦、精妙的消息；他一口宝剑‘秋风落叶扫’，可以切金断玉，金银铜铁全都能削。他知道哪是副弦，哪有正弦，由哪破阵，他全都明白。”胜爷说道：“道兄，明清八义我们七爷，忍了十数年啦，纳享清福。倘若请他出世，他告病不出，我要派人请他，赴汤蹈火，他也得急速前来。此阵凶险之甚，倘若我盟弟蹭蹬失脚，我有何面目见人家老少？皇宫内院盗珍珠灯，是状告小弟胜英，我何必又连累好朋友？是福不是祸，是祸脱不过，我何恋此余生？”胜爷说到此处，甩大氅，一伏腰下山坡，要头探飞蛇阵，虎穴龙潭也要闯一遭。聋哑仙师一伏腰，追上胜爷，一把捋住十字绊，遂说道：“里面要紧消息，你我不过略知一二。你舍命交友，有急难之事才用朋友呢，什么锁头得用什么钥匙开，不投簧的钥匙开炸簧。你与贾七爷换命之交，为什么不请高明破阵？”红莲罗汉弼昆长老、大义士欧阳二爷、神刀将李刚等，全都来到山坡。二蛮子说道：“若没有消息，他有一千人看着，我也能偷；有消息我不行。为什么不请贾矮子王八羔子？”李四爷叫道：“兄长，咱七弟一世专作精妙消息，请七爷，他必然随帖而到。”胜爷被大众相劝，难以为情，一同大众下山梁，有兴而来，败兴而返。三十七人出离了山口，回归十三省总镖局。

来到镖局子，已经是掌灯之时，大众擦脸漱口吃茶，诸事已毕，然后摆上酒席。单有一桌素斋，诸葛道爷、弼昆长老、一粒洒金钱胡景春，他们爷儿三个吃素。聋哑仙师说道：“景

春，你辛苦一趟，你拿名帖连夜够奔黑驴寨贾柳村，聘请你贾七叔，见面务必同你前来镖局。”景春答应一声，带着胜爷名帖当时起身，多带盘费。到了天明，就是六月十五日，胜爷晨起，叫三太派人预备洗脸水、漱口水，叫之不答，呼之不应。又叫道：“香五何在？”杨香五答道：“弟子在这里。”胜爷问道：“你师兄黄三太哪里去了？”香五说道：“天气暑热，山坡树林休息去了。”遍找三太踪迹不见，遂请大众点查人数，少二人不在场，三太与银龙不知哪里去了。胜爷问道：“众位可曾看见黄三太、萧银龙吗？”贾明说道：“胜三大爷，我知道他二人，昨天他二人吃饭吃的快，吃完饭他们二人就走了，到镖局子外，见两道影向北去了，我没追上，回来我就睡觉了。”胜爷说道：“你为何不言呢？”贾明说：“他们盗出灯来好做官，不带我去，我生气睡觉啦。”胜爷说道：“道兄，这二人都是千顷地一棵苗，黄三太他叔父神拳无敌将军没有后人，他是一门两不绝，萧银龙就是他一人，倘有差错如何是好？我就起身够奔萧金台追赶。”聋哑仙师说道：“胜施主，他们昨天掌灯之后走的，今天日上三竿，追之何及？”胜爷愁眉不展，聋哑仙师叫邱成预备朱砂笔砚，用净水研浓，提蓝布道服取出青铜盒子，摇三摇，晃三晃，一连六次。黄三太二十六岁，年月日时；萧银龙十四岁，年月日时。诸葛道爷常常给他们算卦，故知他们生辰八字。将卦排成，道爷一笑，说道：“胜施主请看，黄三太逢凶化吉，萧银龙遇难呈祥。为有萧银龙，贫道与他批八字，与众不同，他必要扬名声显父母，必有功名富贵在身，命内有武官的前程。凡人八个字造就，黄三太终成大器，他二人绝无妨碍。再说请贾七爷，今天不到明天准来。你印堂上有煞气，能忍能耐方为真君子。”遂吩咐杨香五，叫厨下摆酒，叫李四爷解劝胜爷饮酒。

酒至半酣，忽听趟子手来报：“华家镇的北路老镖头华四爸到。”胜爷吩咐将酒席一概撤去。诸葛道爷说道：“且慢，他一位到，焉能撤去酒席？好几十位朋友的饭都耽误啦。咱镖局子有素锅灶，可以吃素斋。”胜爷方要迎请，华老镖头性情急躁，没等请就到了大厅啦，手提蓝绸子包裹一个，棉绸的大氅，腰系十字绊英雄带。胜爷急速站起身躯道：“贤弟没容迎接，愚兄当面谢过。前次在你贵宅，帮你徒侄拿灯前无影方子华，连少爷姑娘多有受累。贤弟可称的起侠肝义胆，给溧水县黎民百姓除害。若非贤弟帮办，焉能凌迟处死采花贼？我当面谢了。”华四爸叫道：“胜三哥，咱们孩提之交，说不着道谢。恩兄，皆因为二蛮子贼魔，昨晚定更来天，到咱铁铺之中面见小弟，言说我不知交友之大义：‘胜三哥与萧金台老寨主阎士琼三击掌，要给皇上家盗万寿灯，你知而不问。’我说明天一早起身。蛮子不容，要在咱铺中上吊放火。你侄女爱莲打内宅出来，说道：‘欧阳叔父，我父亲明日即早起身，绝不失信。’哀求得蛮子无法，他才走了。他说南七省给您连我请朋友。他说：‘为寨主的会请朋友，咱镖行就不会请天下的英雄吗？’三哥果有盗灯一事吗？”胜爷道：“确实不假。昨晚吃完晚饭，三太、银龙两小冤家未与愚兄信，暗去盗灯，昨天一夜，今天快到巳分啦，这两个冤家凶多吉少，愚兄放心不下。道兄派胡景春去下帖请贾七爷斌久去了。大众昨天观阵，道兄言说此阵凶恶非常，带翅膀的飞进阵去，都不能出来，金钟罩、铁布衫刀枪不惧，打在阵里，骨肉翻飞，此阵十分凶恶。”华四爸闻听不悦，说道：“三哥一世英名，年纪高迈太软弱了，作贼的皇宫内院盗宝灯，敢与三哥击掌，这乃藐视王法。我与老哥哥走北路镖十余年，全凭一口折铁刀，全身的武学，我懂什么叫消息埋伏，那也就是冤人之法呀，我就知道有文武奇才，

我不知道什么叫消息埋伏。隔教不隔礼，我跟老哥哥换命之交，这件事情交小弟办理，萧金台离华家镇几十里，我知道路程，我进阵将珍珠灯盗出，献与三哥面前，如若盗不来珍珠灯，至死不见恩兄之面。胜三哥，我就此起身。”胜三爷说道：“华贤弟，略坐片时，大家从长计议。”华四爷说道：“三哥，我若等着，就受了急啦。”胜爷说道：“大众千万拦住四弟，别叫他去。”神刀将李刚在外边将华四爷拦住，说道：“与道兄商议。”华四爷说道：“李刚你别拦我，你们畏刀避剑，我不怕那些个。你要拦着我，我说别的。”李四爷脸一红，华四爷甩手而去。胜爷说：“我追赶华四弟一路同往。”聋哑仙师说道：“胜施主，人怕久挨金怕炼，你愈劝他他愈急。他扎刀子拚命，你给他了解过多少次？你要跟随他去，到阵门他一直向里跑；你要不跟他，他倒加以小心。碰了钉子无脸面回镖局子，他也许由阵内出来回家去。”前人就有这个理，一个街房，他要打吵子，人若劝他，他五天也完不了；要是不劝他，他自己也算完啦。华清泉也是这路脾气，此次不听大众之言，前去探阵，好比长江水，一去不回还。

掌灯之后，胜爷愁眉不展，李四爷说道：“天色已晚，咱先摆酒吃饭。”吩咐下去，工夫不大，摆上酒席。李四爷给胜爷斟满了一杯酒，胜爷端起酒杯，就觉心惊肉颤，泪浇杯中，不能下咽，对大众说道：“不是三太、银龙，就是清泉四爷被害。我心惊肉颤，我暂且休息片时。”道爷说道：“无论如何，我也不叫你今天探阵。贾七爷今晚必到。”道长说着话，遂叫：“邱成，跟随胜爷左右，不许离开。你胜三大爷要去探阵，你就告诉我。”邱成跟随胜爷到镖局子后院五间上房之内，胜爷在西暗间藤床上一倒，枕着竹子枕头，邱成坐在床沿上。胜爷说道：“邱成，我心中烦闷，你到外屋去坐。”邱成来到西暗

屋，西暗间挂着茶青单帘，胜爷盖上夹被，邱成一会儿掀帘子看胜爷，胜爷心中说道：“这孩子真是实心任事。”邱成将单帘放下，胜爷由被隔上拿了一条棉被，打了一个卷盖上，带好镖刀零碎，打床上下来，在后墙底条案下一避身。邱成又一掀帘一看，老头睡着啦，放下帘子。胜爷遂由后窗户出去，出离十三省镖局。胜爷在镖局子外大树林中看萧金台的方向，看了多时，一伏腰奔萧金台而去。七十余里之遥，天气炎热，一轮皓月当空，走了十里、二十里，缓缓气歇歇，来到萧金台已经二鼓之后。进山口，清静异常，并无一人。胜爷又进了二道山口，向西北上了山梁，飘银髯向西观看：东方甲、乙、木四道门大开，心中纳闷：“三太、银龙，能进得了四道阵门吗？清泉不懂消息，焉能进四道阵门？”胜爷顺东阵门大墙向南去，绕到南门丙、丁、火，借皓月细看，红漆门上有三道刀印，横竖刀印，每刀剃进三四寸，胜爷心中明白，这是华清泉宝刀没劈开南门。胜爷遂又向西去，向北拐来到西门，西门雪霜白，白漆漆的。胜爷又一想，西方庚、辛、金，金能生水，胜爷遂用力推门，用尽平生之力，推之不开。忽然想起，带艺投师的时候，听老师提念过，是消息埋伏之门，消息绷簧俱在门的上限上。遂亮出鱼鳞紫金刀，用刀背磕门上限，一连好几下，碰动绷簧，双门大开。向里一看，方砖铺地，平坦异常。是行侠作义的，对于消息多半晓得。来至二道阵门，用刀背一磕，双门大开，有十二块脏板，十二块净板，十二块梅花板，俱像是粗消息，胜爷略知一二。到三门用刀背磕上限，三道门又下开，胜爷由西向东走，看不清三道阵门的消息，东西十余丈，正走在当中，登动走轮转弦，脚底咕喽喽乱响。打三道门进来之时，一丈六确然是方砖铺地，再向前去是假方砖铺地，用刀一点，咚咚直响。脚尖找地，磕膝盖着地，正向前走，“咯哒”一声

响，阳板一落，阴板一起，一块木板四尺宽六尺长，板上有一匹蓝马，四蹄是四个走轮，蓝马由东向西正迎胜爷而来。老英雄遂向南一转身，正南阴板一托，阳板一起，里边四尺宽六尺长，一声转弦板，板上红马，马的四蹄四个钢轮，由南向北而来。胜爷转身向西去，西面上阴板一托阳板，出来一匹白马，四蹄四个铜轮，由西向东迎胜爷而来。胜爷抹头向北，北方壬、癸、水，一匹黑马，向南而来。胜爷旋身躯一打转，中央戊、己、土，现出黄马。胜爷左手捋髯，右手握刀，老英雄思索：“人生如白驹，阳世之间混水鱼。想当年三十余岁，带艺投师，自知学业不高，我大师兄夏侯商元，二师兄诸葛山真，四师弟弼昆，我老师对我们曾说过：‘久后你弟兄若遇上阵势埋伏，留神五马阵。入进五马阵，不死也遭殃，金木水火土五行。’那时节净练武学，没工夫学阵，没向心里去，惟我二师兄当时问道：‘怎样出入？’黄马管接管送，我也试一试五方阵的厉害。”思索至此，遂取了一块问路石，照定红马腰间掷去，只听“咯吧”一响，马的腰骨绷开半尺，向外冒焰火，先是微火，被风一吹，火苗上蹿，向两边分有数丈，有核桃大小之火球。胜爷相隔两丈远，将不能打到身上；若打到身上，愈燃火愈大，里边有焰硝松香之类，会金钟罩者也能皮焦肉烂。胜爷等火过去之后，拾回问路石砸黑马，也是先冒黑水，向东西溅丈余远，若溅到人身上一个黑点，此名为五毒水，子午不到头准死。那三匹马不问可知，必是毒药箭、毒药弩之类。胜爷遂奔黄马前，长脖小耳朵，胜爷将刀一扣，一捋马耳朵，马头一低，胜爷纵上马脖，咕隆隆一阵响，送到四道阵门。胜爷脚踏实地，一揪马耳朵，那马将头一低，胜爷翻身下马。胜爷心中暗道：“摆阵之人真是妙手慧心也。”胜爷又用刀背磕阵门上限，四道阵门大开，胜爷用刀点地，再向里去，两三丈远，已到楼口。三

十余层楼梯，座北向南，东西两边的栏杆，贴栏杆的扶手，胜爷用刀柄一点楼梯，“唧唧”一响，楼梯的颜色红汪汪，直向北上十八道转环铡刀，向南上也是十八道转环铡刀，一共三十六口转环铡刀。胜爷心中并不惊慌，然后用鱼鳞紫金刀问了问楼栏杆，没有动静，遂脚登栏杆而上，上了一十八道楼梯。楼梯一拐弯，又是十八口转环铡刀，胜爷仍脚登栏杆而上。来到楼口，有隐身板一块，胜爷遂探身向里观看，楼不甚大，五角五方五间，正北面有大赤金佛龕一座，上达天花板，佛龕前边，供桌一个，上边凤毛铜夹五金的蜡扦子、香炉等，不用擦拭，铮光明亮。南北一根架海，东西一根架海，架海当中有一铜锅，内盛棉油，这一锅油能点七日，棉花捻子。七天油也干啦，捻子也燃完了，有人上去添油添捻。阅者问道，添油之人岂不被消息埋伏伤了吗？您道，摆阵一事，必有出入之路，若是按图出入，犹履平地一般，绝不能受消息埋伏之害。胜爷观看完毕，暗暗点头，翻身上供桌，举日向架海上面观看，架海距天花板尚有三尺余，灯的前面悬挂一物，真金锁链吊着，锁链核桃粗细，只见此物耀眼争光，夺人二目，胜爷心中暗道：“不问可知，必是万寿灯无疑。”您道，别说是胜爷，就是外方的官僚，平生也看不见万寿灯，除非当内庭的差使，赶上圣上办万寿，能够看见此物。并不是灯的样子，乃是一个花篮，花篮外探出荷花，四外金线沿边，荷花叶是一块天然的绿翠作成，四外凤凰口衔珍珠，都有核桃大小，真是价值连城，希世之宝。胜爷看罢珍珠灯，遂向佛龕内观看，供的乃是五祖之像，胜爷看罢，跪倒身躯，心中祷告道：“弟子草野愚民胜英，今因被人所告，前来盗圣上万寿珍珠宝灯，叩求佛祖保佑弟子成功，将珍珠灯盗出完案，弟子从此回归莫州为民，是事不问，若再行侠作义，叫弟子生不能还乡，死作异域之鬼。”祷告已毕，

纵上供桌，欲纵上佛龕，然后再由架海盜取宝灯。此时胜爷一看，蜡扦、五供布满桌面，恐怕碰下去损坏，遂将蜡扦香筒慢慢的取将下来。胜爷此时站在地下供桌前，取那供桌上的东西。最后一搬香炉，那香炉两面是耳子，用两手一搬耳子，用尽平生之力，搬之不动。胜爷心中暗说道：“我在二郎山举鼎，尚且没费这样的力气。”又一较劲，香炉两个耳子脱落，出来两条锁链，先将胜爷左手锁上，胜爷右手扣着刀，锁链未能套入，胜爷赶紧一抬右胳膊，左手较劲，抽不出来，遂用鱼鳞紫金刀剃香炉上的锁链，将锁链剃断，香炉自己就落下去了。胜爷心中纳闷，不明白何故，遂低头向香炉落下之处观看。正在此时，忽然一道黑气眯了胜爷二目，胜爷方用手揉眼，就听锁链声音向上蹿来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一条锁链正套胜爷项颈，胜爷方要向后退时，这条锁链向下坠去，胜爷力气不敌，只可随着同供桌前进，将头拉到距香炉窟窿约有一尺余远，遂不向后坠了。胜爷定了定神，用目细看，核桃粗的链子锁在项颈。胜爷心中暗道：“摆阵之人，你太不知时务了，就凭这样的锁链子，还搪得住刀剃吗？”胜爷遂用鱼鳞紫金刀，当当当，连剃了三刀，就见火星乱蹿，链子上连一个刀印都没有，胜爷没法，复又将供桌剃了几刀，仍然是火星乱冒，那供桌乃是生铁铸成的，上有二层凤毛铜的叶子包着，刀不能入，宝刀宝剑俱都不怕。

胜爷正在急难之间，忽听有人顺栏杆而上，口中说道：“无量佛，你是什么人大胆，竟敢上楼来盗灯。”胜爷回头一看，原来是道人，杨木道冠，苍白的发髻，赤金簪别顶，颌下苍白胡须，白袜云履，背后背定宝剑。一看胜爷鸭尾巾，正当顶颤巍一朵黄菊花，老道看罢，问道：“你是神镖将胜英吗？”胜英答道：“然也。”老道说道：“你认识贫道吗？我乃是摆阵之人，妙手真人许道成。”说罢，伸手亮宝剑要杀胜爷，胜爷

面向北，在供桌佛龕前锁着，锁链松着一尺有余。老道说道：“胜英，你跟我们下五门无故作对，在莲花湖你杀我心爱的两个徒弟，孟金龙抓去我师弟道冠，今天我给下五门之人报仇。萧金台老寨主闵士琼聘请天下英雄与八大名山寨主言说，谁要拿住胜英，坐头把金交椅。贫道将你拿获，我就坐头把金交椅，我有心将你活捉，你的余党甚多，恐其睡多了梦长。”要解心头恨，亮剑斩仇人。老道伸出宝剑，由西面奔胜爷脖颈砍去，手起剑落，就听噗的一声，红光崩现。书中代言，胜爷怀抱鱼鳞紫金刀，见老道用剑砍来，老道的身躯，挨着胜爷二尺多远，胜爷的刀由胳膊底下奔老道右肋梢刺去，老道向后一退，刀已刺进半尺有余，老道一觉疼痛，退到楼口，碰了铡刀的消息，三十六口铡刀，将老道铡的如同肉泥一般。胜爷一看，长叹一口气，心中暗道：“都说胜英吃亏让人，看起来我非好人也，到了这个时候，我还刺死摆阵之人。老道是棋胜不顾家，要不然就是在平地上比武，我也扎不死老道哇。一会群贼上楼，一看老道的死尸，必然多上来人，他们若用钩杆将我钩住捆了，他们自有开锁之法，将我拿下楼去，捆到聚义厅，我必开口大骂，群贼必然将我乱刀分尸。我这大年纪，还有多少年的活头？身逢绝地，我一死倒也干净。”胜爷思索至此，遂要亮刀自刎。胜爷目观鱼鳞紫金刀，自己心中暗说道：“此刀杀了多少乱臣贼子，救了多少忠臣义士、孝子节妇？不想我也丧于此刀。我就这样收缘结果吗？我自幼读书，孝顺双亲，懂得交朋友之时，我就吃亏让人，平生未做过亏心之事。又想起众位宾朋，百年三万六千日，不如出家落清闲。我恩师已到百岁，尚且在世；我大师兄八十四岁，将功名富贵看破，无忧无虑，走遍天涯；我二师兄诸葛山真，慈心待我，屡屡相劝，派徒弟看守，不叫我进阵，金石良言，我不能从命，自找其祸，我要不请道爷弼

昆，人家在千佛山真武顶修真养性。从今后再不能见明清八义众弟兄，再不能见四大镖头，老盟兄王灵、三弟东路镖头石俊山、四弟西路镖头钱士忠。三太、银龙、华贤弟，你们爷在阵中不知吉凶祸福？”胜爷又想起亲生之子、娇儿胜奎，父子欲要相见，除非鼓打三更，老父若有魂魄，回到直隶莫州梦中相见。想到此处，胜爷心似刀搅，英雄的眼泪不轻落。列位，每逢老年人若是有了病，平时总说，叫老少伺候，不如死了；及至病入膏肓，他自己就该叫人给请名医了。先生诊完脉说道：“您的病最好静养，不用吃药啦，就可以好啦。”您道，自己也知道病不能好啦，可就怕死了，于是临死的时候，必落几点伤心之泪。胜爷此时，就是这宗景况，身逢绝地，欲逃不能，惟有一死而已，想起平生所作所为，并没有欺天害理之事，为何落得自刎而死？

正在此时，就听楼下有人答道：“胜三哥，休行拙志，小弟救护来迟。”胜爷低头一看，一道黑影顺着楼栏杆扶手而上，跪在胜爷一旁。胜爷留神观看，此人跪在地下，如同小儿一般，小脸好似烧饼一般。列位，康熙年的烧饼四两半重。胜爷下腰相搀，原来是明清八义贾七爷。胜爷说道：“贤弟进阵，足尽明清八义歃血为盟之情，小兄感激了，请贤弟下楼回家去吧。”贾七爷说道：“我连夜赶来，原为救兄长来的，小弟岂能回家呢？”胜爷说道：“此锁链坚固异常，宝刀宝剑不能切断。”贾七爷说道：“各物都有破法，胜三哥你看这道锁链是什么的？”胜爷说道：“似铜非铜，似铁非铁，也不是金银的颜色，非常沉重。”贾七爷道：“三哥，此乃五金之首，有制造专家，俱都是高明之辈所作。造此物时，采天地之灵气，日月之精华，金银铜铁锡，按五行陶熔，打成宝链，宝刀宝剑当然不能损坏的。小弟这口剑，兄长所知，善能断坚固之物。这条锁链，湛

庐、巨阙、紫电诸剑等，全都不能断，就怕鱼肠剑与小弟这口剑。胜三哥请看。”说着话，由背后撤出削金断玉斩铜铿铁的宝剑，名叫“秋风落叶扫”，此剑在树底下一晃摇，嗖嗖树叶乱落。贾七爷说道：“三哥闭眼吧。”胜爷将眼一闭，就听嗖的一剑，锁链由胸口下斩断。又一揪胜爷脖颈之锁链，用手避着，嗖的一剑，就斩断了。胜爷脱离大难，叫道：“贾贤弟请上，受我一拜！”贾七爷向旁一闪，叫道：“恩兄，那有兄拜弟之理！恩兄救我之时，不胜枚举，小弟不过略尽微劳耳。”胜爷说道：“贾贤弟，可是你徒侄胡景春请你来的？”贾七爷答道：“非也，我未见徒侄胡景春。这是欧阳爷之约。”

贾七爷是怎样来的呢？您道，贾七爷已十余年不出世了，在贾柳村黑驴寨，已经纳享清福，妻财子禄，乃是该村的首户。宅院之中有于氏安人，大贤德之人，二少爷贾亮，姑娘秀英。闲暇无事，教子女武学与消息埋伏，老英雄享渔樵耕读之乐。有朋友聘约，俱都告病不出，学业愈高，愈不问世。六月间天气炎热，这日在书房看阵图、消息谱，忽然家人慌慌张张向内而来，说道：“老当家的，外面有人找您。小人有事，不敢不报，无事焉敢乱禀？此人乃是前来索债，育说您欠他数十万银子，二十余年本利未归，利钱不重，是大加六钱，也算不清本利多少啦。老当家的可别生气，他言说房产事业，小姐少爷都给他也不够。”贾七爷闻听大怒：“我焉能还得清这样的账？这是个大生意，敲诈良善！”遂摘下镇宅的宝剑，佩于腋下，此剑甚长，贾七爷身量矮，走道儿剑鞘哗啦啦，划得地直响。贾七爷一听，要账之人口出不逊，骂道：“混帐王八羔子贾矧子，欠钱不还！你的房产与活人都还我也不够。”贾七爷大怒，宝剑“呛唧唧”一响，出匣尺余，来到大门道一看，宝剑咯唧唧赶紧还匣，满面笑容说道：“我当是何人？原来是欧阳贤

弟。”只见他头上戴毡帽，大红绒球，蓝缎飘带，金线沿边，狐皮马褂翻穿着毛向外，青缎面皮袄肥大异常，足登棉鞋，白绫棉袜，红嘴唇，脸上有皱纹，跟他哥哥欧阳天佐一样长相，若认他非看脸上皱纹不可。大义士是整身的童子，这位二爷娶妻生子了，老哥俩，就是一位少爷欧阳德。贾七爷看罢，变怒为喜，控背躬身，说道：“原来是欧阳二弟。哪一阵香风将贤弟吹到贾柳村？愚兄不知，未能远迎。贤弟一向可好，别来无恙？”蛮子闻听，说道：“贼偷，假斯文，文质彬彬，姓贾就叫假斯文。大明家未完之时，咱们俩人在扬州偷那赃官家宝珠十六颗，金条八根，散碎银两五百多两，咱俩人匀分！”贾七爷一看，大众乡亲观看，他将老底同众人都抖出来啦！现在是本村首户贾员外爷，谁不知道？蛮子喊开作贼之事了，贾七爷遂用话掩饰道：“欧阳二贤弟不要取笑，家里坐吧。”欧阳爷说道：“我没带着钱，怎么家里坐呢？”贾七爷说道：“蛮子，我这是让你，你要是再作诙谐，我可就不让你啦。”二位老义士携手进了大门，来到内宅。家人一看，心中说道：“我们员外大概是短人家钱，不然我们老当家怎么这样柔和呢？”年轻的家人那知道，贾七爷与欧阳二爷是换命交情，欧阳爷一世顽皮耍笑。二位来到书房，分宾主落座，从人献过香茗，贾七爷吩咐厨下摆酒，蛮子说道：“唔呀，等一等，等一等，给活人摆酒作什么？我不是酒肉的宾朋。”贾七爷说道：“你说什么？”蛮子说：“我不是酒肉的宾朋，今天你请我吃饭，明天我请你下馆，那叫换嘴头子。贾矧子上炕认的老婆子，下炕认的搬尖大洒鞋，你还懂得交朋友吗？”贾七爷说道：“蛮子，我让你好些个句话啦，要讲义气，你不行。我们弟兄人称明清八义，你这还叫明清八义吗？”蛮子说道：“矧子，我打探一个人你认识吗？”贾七爷说道：“何人？”蛮子说道：“就是神镖将

我哥哥胜英，你可认识？”贾七爷说道：“蛮子你不是东西。朋友有远近，亲戚有厚薄，那是我换命的朋友，我二人妻子不避，穿房过屋，可称刎颈之交。”蛮子说道：“若胜三哥有事，非你不行，你去不去呢？你不是借口五痨七伤哪？就是咳嗽痰喘哪，你不是手眼迟钝呀？你不是脑袋痛、肚子痛哪？”贾七爷说道：“蛮子你是找碴，你都说啦，我还说什么？蛮子你别绕弯子，别人有事另议；若胜三哥有事，赴汤蹈火，舍命我也不怨烦。”蛮子遂将五方飞蛇阵之事，并那楼中的埋伏消息一说：“非你去不可，你要推诿，我这就放火烧房，在你这岔晃里搬梯子上吊，叫你和尚不得睡，姑子不得安。”贾七爷闻听，遂说道：“你我就此前往。”贾七爷这才收拾零碎物件起身，要探五方飞蛇阵。二位出离了贾柳村，贾七爷说道：“我同你一处行。”那蛮子二爷说道：“你去你的，王八羔子。我先到九江府去请大王八羔子去，我将大王八羔子请出来，我还去请别位呢，你别以为你自己到阵，就全办啦。哪一位要是不去，我就放火烧他的宅子。”语毕，由兜囊中掏一打请帖，给贾七爷观看，说道：“你去盗灯，我请朋友。”贾七爷说道：“罢了，罢了，兄弟。”欧阳二爷又说道：“胜三哥性子急，你快去罢。”贾七爷遂够奔江苏省。贾七爷路途之上，饿了买两个烧饼果子吃，渴了河沿捧点水喝，或是饮马的马槽喝水，一百余里地，贾七爷来到镖局子。贾七爷在前十几年南几省都走遍了，道路纯熟，当日赶到千佛山，镖局子门道有灯，一看有一块匾，上书金字“松棚英雄会”。贾七爷进门房问道：“神镖将胜三哥在家么？”伙计说道：“在镖局子呢。”贾七爷说道：“劳驾请给回禀一声，就说贾斌久来到啦。”门房之人回禀进去，三老出来接迎，李刚与和尚、老道三位，贾七爷先给李刚行礼，后给和尚、老道行礼。老道说道：“七爷来的真快哪。”贾七

爷问道：“三哥呢？”老道说道：“三爷今日愁闷，休息去了。”贾七爷说道：“四哥快预备酒饭，我还没吃饭呢。”又说道：“我胜三哥睡如何这样早？盗灯之事怎样了？”四爷答道：“昨天掌灯之后，萧银龙与三太暗去探阵；今天吃早饭，北路镖头华四爸进萧金台五方飞蛇阵盗灯，也去而未返，胜三哥烦闷，非要自去盗灯不可，道爷不容他去，劝他吃饭喝酒，三哥泪洒于杯中，没吃饭安歇去了。”贾七爷说道：“不是暗自走了？”李四爷说道：“邱成看守着呢，决走不了。”贾七爷说道：“李四爷你去请胜三哥去吧，就说小弟来了，咱好商议盗灯之策。”李四爷遂叫杨香五道：“去请你师傅，就说你贾七叔来啦。”杨香五遂到后院胜爷安歇的屋子，邱成在西暗间屋外避住门口，杨香五说道：“邱成，我师傅睡了吗？”邱成说道：“大概许睡着啦。”杨香五说道：“贾七叔来啦，请我师傅到前院客厅，商议盗灯之计。”二位遂进了里间屋，胜爷在藤床上盖着夹被，横着枕头。杨香五说道：“老师，我贾七叔来啦。”叫之不应，杨香五一掀夹被，只见里面盖着一条棉被，一看恩师踪迹不见；一看刀镖零碎，也全都不见；又见后窗户敞开未关，胜爷必然后窗户而走。二人遂奔前院客厅，邱成说道：“胜师叔由后窗户走了。”道爷厉声道：“我叫你看着，你怎么不知道你师叔走呢？”邱成就将当时的情形，跟道爷说了一遍。贾七爷闻听此言叫道：“四哥，我吃点心喝水就行啦，五方飞蛇楼太险恶，恐怕三哥受了害。”贾七爷吃了几个点心，喝了几口水，就起身奔萧金台五方飞蛇楼。来到五方飞蛇楼门口，正赶上胜爷持刀自叹道：“想不到胜英落得自刎而死。”故此赶紧上楼，亮宝刀断飞蛇。

胜爷说道：“一事不劳二驾，先将珍珠灯取下来吧。”贾七爷道：“三十六块天花板有飞弩利刃，非会金钟罩、铁布衫

不能取。大概三更后必有十位八位前来，会金钟罩的必然来到。”胜爷问道：“你怎晓得？”贾七爷说道：“我从镖局子来的时候，我们大家定好约会。”二人正在楼上说话，就听东方甲、乙、木方位上有人喊叫：“香五踩脚印走，登动了消息，你小子腿折胳膊断！”贾七爷说道：“您傻侄子来啦，看看他们来了多少人。”贾七爷由楼口探头观看，就见来了八位，会金钟罩的有六位，不会金钟罩的两位。聋哑仙师、弼昆和尚，有达摩老祖易筋经横练；年轻的，欧阳德、邱成、胡景春、贾明等，俱都有金钟罩；李四爷、杨香五二人，不会金钟罩；胡景春是请贾爷未遇，返身又追回来的。众人到楼口下，一阵血气味，聋哑仙师念了一声无量佛：“不好，伤了人啦。”遂叫杨香五打火折观看，大众看血饼子之中，有道冠赤金簪，苍白胡须。金头虎喊道：“死的是杂毛！”弼昆长老一推贾明，傻小子说道：“我说的是死杂毛，没说我师大爷。”贾七爷在楼上说道：“道兄，我久候多时了。”金头虎下腰将老道头上赤金簪拔下说道：“杨香五小子，这簪子是真的吗？”杨香五说道：“是真的。”贾明说道：“要是真的，我分给你小子一半。”列位，贾七爷先上的楼，怎么不知道是赤金的簪子呢？因为有胜爷在楼上叹气欲自刎，所以贾七爷顾不得别的，这是贾七爷忠心于友。但是贾七爷不取，也没到别人手里，给少爷留着呢。贾七爷说道：“你们可走栏杆。”聋哑仙师行扶手，叫道：“你们大家跟着我的脚印走，千万别踩楼梯！”大众都跟着脚印上楼，惟杨香五、金头虎二人在后面还未上楼，金头虎说道：“香五小子，咱们为什么不走楼梯呢？平平的楼梯多好。”杨香五说道：“对啦，贾明非走楼梯不可。”傻小子迈步一上楼梯，就听咯嚓一声，就在傻英雄迎面骨上铡了一刀，傻小子双裤腿俱伤，迎面骨上一边一道白印。傻英雄赶紧退回，说道：“没有

金钟罩，腿折啦。”杨香五说道：“贾爷非走楼梯不可。”傻小子说道：“你才走楼梯呢，别挨骂啦。”二人遂登栏杆而上。楼上十位英雄，聋哑仙师说道：“贾施主早到了吗？”贾七爷说道：“我由镖局子起身的时候，我打算将胜爷追回来，或者走在三哥前边。我走的三十多里中路，来到莲花湖湖岔子；又走的水路耍戏莲花湖群贼一回，所以我来迟一点。”

原来贾七爷来到莲花湖湖岔子，打开油绸子包袱，取出水衣水靠，撤去马尾透风巾，鱼鳞大洒鞋，穿好了水衣水靠，带上月牙分水莲子箍，三道鹿筋猴筋，卡好了脖领，系分水裙，绷分水套，在水里半日，身上都不见一点水珠。分水裙下皮囊之中带好暗器，背后分水套，绷住了秋风落叶扫，将零碎东西包好放在油布口袋之内，将口袋嘴系好，油绸子包皮外面一包，背后一背，胸前打蝴蝶扣，翻身形金蝉脱壳纵入水中，破风踏浪，够奔西北角萧金台。看见陡壁山崖，贾七爷在水中其行甚快，在水中听见前边噗隆一声，距贾七爷有数丈远，贾七爷一看，心中暗道：有六尺长来往，身上红忽忽，莫非说是鲤鱼吗？那有这大的鲤鱼呢？贾七爷定睛细看，原来是一个人，本是荷花色水靠，莲花瓣的水帽。贾七爷心中暗赞：“好俊的水量！也是奔西北萧金台去的，我跟他一路同行，可不知此人是绿林道，还是镖行之人？水流随着他打转，此人水量比我高得多，真乃是一辈新人换旧人。”贾七爷随在此人背后而行，听水的声音哗啦啦响声，贾七爷一看，前面有一道大墙在水里边，波浪打墙砖，水响原是墙中龙沟的声音。贾七爷借月色观看，墙出水皮上三尺高，看见穿荷花色水靠的在前，在水中一低头，遂进龙沟。贾七爷晃到跟前，心中暗想：墙在水内，怎么立得稳呢？由墙下伸手一摸，底下乃是柏木桩，有七八寸粗，用夯砸进去的，柏木桩上半尺厚的石板，上有半尺厚的木板，木板

上干摆细磨，磨砖对缝砌的大墙。原来，每逢湖水涨时，水到墙根，不过就是三两个月，就在六七月湖水涨发的时候，到八九月白露后，水就落下去啦，一年之中大墙被两三个月的水。老英雄心中思索：“我也进水龙沟。”破风踏浪，承流而人，进墙内在墙根下隐住身躯。贾七爷一看，西北角有采莲船二十只，船桅上有号灯，白纱灯红字，四个大字：“莲花湖韩。”贾七爷纳闷，萧金台怎么还有莲花湖的号灯？眼看穿荷花水靠之人够奔大船而去，二十只船头上站起若干人，大家齐声问道：“总辖寨主爷回来啦？总辖寨主爷回来啦。你到湖岔子东边探了吗？到了东岸没有？”此人说道：“我已到东岸探门，皆因为怕镖行人有知这条道路的，大概保镖的也许不知这条水道，他们可就走萧金台山口了。”众人说道：“往返二十多里地，你比船可快的多。”此人说道：“二十多里水路，不是犹如儿戏一般吗？”贾七爷心中思索：“既要卖，头朝外。”想到这里，脚一蹬墙，双手急忙一分水，此时这位总辖寨主还没上船呢，分水转身而向南，在水皮上露着三尺来高，皆因为贾七爷身体短小。贾七爷奔采莲船而来，叫道：“足下是哪里的寨主？”此人答道：“我乃莲花湖的四十寨总辖，万丈翻波浪韩秀是也。”韩秀问道：“足下何人？”韩秀以为是一童子，细一看贾七爷左手捻燕尾胡须，都苍白了。贾七爷说道：“在下祖居江苏贾柳村黑驴寨，少居逢虎山，破中指饮血酒，人抬举明清八义，在下排行在七，姓贾双名斌久。”韩秀一听，心中思索：这也是明清八义之人，莲花湖我输与胜英，今天拿住贾七，以报打莲花湖之仇。贾七爷说道：“我久闻你是当世的英雄，真是闻名不如见面，原来你是抱粗腿的英雄。”韩秀问道：“在下怎样抱粗腿了？”贾七爷说道：“你与我胜三哥有过节，你可以找我胜三哥。计不出此，暗中帮着萧金台，岂不是抱粗腿之辈

呢？”韩秀闻听，白脸一红，说道：“贾老义士，你干什么来了？”贾七爷答道：“我前来探阵盗万寿灯来啦。”韩秀说道：“听你之言，你也是捧臭脚来啦。万寿灯本是有关胜英之事，于阁下何与？”贾七爷说道：“寨主言之差矣，我们明清八义乃是八拜之交，金兰之好。”韩秀说道：“如此说来，阁下乃是只知正人，而不知正己。我们乃是子一辈父一辈之交情，在下是奉红白帖请来的，咱们各为朋友，不必套言。现在我这是五百二十人，老义士要能赢了我这五百二十人，你由东大墙过去，就看见五方飞蛇阵西阵门啦，你要赢不了群雄，你就打水沟出去，由别处行走，我不管你走道，此寨是我管辖。”贾七爷闻听此言，笑道：“总辖寨主，莲花湖五百余人，水战旱战，在下总奉陪，如要群殴，请阁下一齐拥上。久闻你善于排兵布阵，不然你就摆一个阵势，我站在当中，要将我衣服损伤一点，我打水沟出去，我再学本事去，我学好了能为，再来救我三哥盗万寿灯。”韩秀说道：“老义士，你再向北皂一皂。”韩秀遂上了大船，传下命令：二十只大船之后，俱有小船一只。众人遂布了一个八卦阵势，八只小船，每只船上八个人，后边四个水手，前边四个喽卒，四个喽卒每人一把钩镰枪，六尺长的藤子杵，六寸长的尖子带钢钩，衬赤袍。八只小船排在正南、正北，东南、东北，将贾七爷团团围住。贾七爷一看，乃是八卦阵，老英雄不慌不忙，此时水寨当中，四尺多深的水，贾七爷身体短小，可够不着底。这八卦阵要叫胜爷碰上，衣服损伤，皮肉受刑；遇上聋哑仙师，多少也得带点伤；单遇上摆阵的姥姥贾七爷，莲花湖的寨主活该栽筋斗。韩秀令字旗一展，八只小船齐上，四面八方钩镰枪，俱奔贾七爷而来，正东的船向西来，正西的船向东来，南面的奔北面，北面的奔南面，东南的船奔西北，西北的船奔东南。贾七爷宝刃出匣，水皮上一道霞

光，宝剑递入水内，直奔正北凫去，其余的可就够不上贾七爷了。正北面船上四个喽卒奔贾七爷搭来，贾七爷宝剑在水中，由东向西，顺风扫败叶，四把钩镰枪的枪尖子，俱都噗咚噗咚落于水中，也有削去一半杆子的，四个喽卒俱都拿着三尺多长的藤子杆。贾七爷用右胳膊一挎船头，纵上船去，宝刃一晃道：“八个喽卒，逃命去吧！”八个喽卒俱都跳入水中，贾七爷手擎秋风落叶扫面向南，对韩秀说道：“总辖寨主，这是八卦阵啊，我们明清八义小时上学的时候，就拿这个阵玩耍，到了莲花湖，就以这个阵为绝艺了。”韩秀心中暗说：“贾七爷这叫得便宜卖乖。”韩秀说道：“贾老义士，你那口剑是宝刃吧？”贾七爷说道：“正是宝刃。”韩秀说道：“贾老义士，水战我们甘拜下风。东墙根有旱路，我们与老义士陆地比赛输赢。”贾七爷闻听此言，笑答道：“寨主，步战正合我意。”

老英雄说罢，由船跳下来，够奔正东，贾七爷来到东墙根，一看东墙根是三合土砸的，一丈多宽的旱岸，靠水俱都是木板柏木桩砸的，非常坚固，贾七爷一扶柏木桩纵上旱岸。刚上了岸，宝剑方要还匣，就听有一阵金风奔后脑海而来。贾七爷若是回头，必然脸面受伤，况且也来不及，贾七爷赶紧缩颈藏头，就见一只亮银镖嗖的一声，打在砖墙之上。贾七爷回头一看，见韩秀的大小战船，相距三十余丈，要是打镖也就是三四丈准，为何此镖将方砖打落一块？此镖从何处而来呢？贾七爷正在疑惑之际，就看离河岸不到一丈，由水里冒出一人，贾七爷心中明白，原来是由水里打来的镖。此人一身银灰色的水靠，白脸面，二十岁数挂零，贾七爷说道：“就是你打的镖吗？”此人答道：“不错，就是我。”贾七爷说道：“真乃人面兽心也。我与你何仇之有？你下此毒手。你叫什么名字？”此人答道：“我乃莲花湖水八寨的三寨主、分水兽张义龙是也。”贾七爷

倒退身躯，说道：“你上来吧。”张义龙上了岸，一抖分水裙，水珠不沾。张义龙伸手由背后撒出藤子蛇，此兵刃三尺多长，藤子棍两头钢尖子，一抖二龙吐须，奔贾七爷的双目刺来，贾七爷一纵身形，又双插花够奔头上，第三招双锋贯耳，贾七爷缩项藏头。张义龙说道：“老义士怎么不还招呀？”贾七爷说道：“我这是二次出世，对于鸡头鱼刺，死猫死狗，小毛贼子们，我先让他三招。”第四招贾七爷用剑将双蛇削断，张义龙拿着两只长管铁尖笔，一只笔奔面门，一只笔奔胸前，又打将过来。奔面门的笔，贾七爷一低头，奔胸前的笔，贾七爷用宝剑平着向下一压，两只笔俱都点空。张义龙方要向水中跳，贾七爷兜后一剑，将衣服刺破，入皮肉五分余深，贾七爷又向上一挑，斜插柳挑了半尺长一道血槽，说道：“张义龙，我给你留个记号，你别忘了我姓贾排行在七，人称贾七爷。”

韩秀观看，说道：“贾七爷的本事高强，非我不能敌。”韩秀遂将令字旗交与宝刀将韩殿魁，说道：“贾老义士，我奉陪您走一趟吧。”韩秀遂破风踏浪，抖擞精神，直奔贾七爷而来。贾七爷观看，心中欢喜，擒贼先擒王，能敲金钟一下，不打破锣千百声，打败韩秀胜似打败莲花湖群贼。韩秀遂纵上河坡，说道：“贾老义士，我要输给您，您过此大墙就是阵门，咱二人素无仇隙，各为朋友，如果闵老寨主责备我，我也有话说，因为我甘拜下风，不能不假道于贾老义士也。彼此谁也不能伤谁，点到而已，哈哈一笑。”韩秀乃是欺人手段，此时贾七爷是满听不提，遂说道：“我要赢得了寨主，叫寨主受点微伤。”韩秀闻听，遂亮出双刀，说道：“贾老义士，请看我刀柄有五个字。”贾七爷一看，乃是“天地君亲师”。韩秀又说道：“在下向来不作非礼之事。”贾七爷说道：“素慕美名。有麝自然香，不必迎风站，请寨主上招。”韩秀将双刀一晃，

贾七爷闪身，并不还招，第二招点面门扎胸前，贾七爷又躲过，第三招刀贯双肩，贾七爷一闪身向外一纵。韩秀问道：“老义士为何不还招？”贾七爷说道：“我二次出世，每逢会英雄时，我必先让三招。”第四招第八刀，贾七爷宝剑还招，不过招招架架。韩秀双刀上下翻飞，贾七爷一看，他恨不能刀刀见血，片片透肉。贾七爷心中暗道：“你是找着人前现丑，我不肯伤你年少的英雄。”贾七爷遂将招数更改门路，遂用八仙阴阳剑，剑光一领韩秀，韩秀两目迷离，上下前后，全都是宝刃，双刀蔽不住宝剑，韩秀热汗直流。贾七爷真是：“拐李先生剑法高，果老寨主削凤毛。仙姑摆下绝命阵，湘子追魂不能逃。”此时贾七爷在韩秀脸上平着剑一滑，韩秀本打算将宝剑给砸飞了，双刀砸下去之时，老义士宝剑向后一撤，双刀砸空，抽剑翻手，剑奔脖项而来，韩秀心说道：“我命休矣。”老英雄撤剑，双指一点韩秀胸口，说道：“我给你留一颗绿阳魁首。”韩秀桃花脸一红，说道：“见过兵刃，我算输啦。我跟您赖一赖，咱俩过一过暗器。”贾七爷说道：“寨主言之差矣，过暗器咱俩面对面，谁叫谁打着？”韩秀脸一红说道：“咱们再过过兵刃吧。”贾七爷说道：“好好。”韩秀双刀并举，二人又战了二十余个回合。韩秀说道：“我甘拜下风。”语毕，向南败走。贾七爷心中说道：“我方才说打暗器，脸对脸打不着，他这就要败中取胜发暗器。我追他！”韩秀见贾七爷一追，心中暗道：“这回你可输啦。”刀向左手一交，右手一只手打了两只暗器。韩秀成心跑得慢，贾七爷成心快追，及至相离一丈来往，韩秀一反臂，“咯吧”一声，一只花装弩奔面门打去，贾七爷一低头，方躲开花装弩，韩秀二指一按绷簧，“咯吧”一只袖箭，直取贾七爷的胸口窝。贾七爷宝剑交于左手，伸手一接，将袖箭接在手中，哈哈一笑，韩秀脸儿一红。贾七爷说道：“韩寨

主，这不算你输。你站稳了，我也不败中取胜，我打你一下子，这是玩艺，也算不了暗器，打着你，我出大墙奔阵门；打不着你，我出水沟回家再学艺去。”韩秀一听，这回矧子要输，我双手打暗器，双手接暗器，他面对面明着焉能打得着我呢？韩秀遂将双刀归鞘，贾七爷宝刀还匣，二位面对面相隔一丈来地。贾七爷分水裙下一伸手，由兜囊中掏出一个铁弹儿，槟榔大小，用铁沙子与胶水黏在一处的，掏出来之后，藏在手心中，用最后两个手指扣着，说道：“韩秀招暗器！”韩秀一躲，又说道：“韩秀招暗器！”韩秀又一躲，还是不见暗器，一连三次，贾七爷俱都是先伸着两个手指打的，并不见暗器，韩秀说道：“老义士不要取笑，那有暗器呀？”此时贾七爷暗将铁弹扣到大拇指尖，说道：“再看！”韩秀冷不防以为贾七爷手中无物，骤然间一物打来，韩秀就觉眉鬚发烧，一退两退，躺于尘埃，两眉中间打了一个紫泡，直向下滴血珠儿。再看贾七爷，已越墙而过。

贾七爷向东一看，看见阵门不到半里地之远，就是西阵门，一道大门三道小门俱都大开，老英雄心中纳闷：三太、银龙与华四爷、吾兄胜三哥乃是三探飞蛇阵，不知是那拨人进了西方庚、辛、金的阵门？老英雄遂打开油绸子小包裹，又打开油布口袋，取出衣服，坐在油绸子包裹上，脱下水靠，换好青短靠，穿好攀尖大洒鞋，短靠衣服俱穿好，青绢帕绷头，带好马尾透风巾，伸胳膊递腿，灵便异常，背后背好秋风落叶扫、火折子、问路石，零碎物件包好，放在兜囊之中。贾七爷进西阵门，如踏平川之地，进了二道阵门，贾七爷不踏走轮转弦，消息不能动转。进了三道阵门，贾七爷心中一怔：五马阵全都在阵位。奔黄马而去，黄马奔人而来，七爷一拢黄马双耳，黄马脖子向下一低，贾七爷两腿骑上马脖子，马一打转向东而去，送到西

道阵门，两条腿向下一落，用手一推，马回中央戊、己、土。进了四道阵门三四丈远，来到楼口下，贾七爷一闻，一阵血气，贾七爷打着火折一照，一个血饼子在楼梯下，头上杨木道冠，黄澄澄赤金簪，满身是血迹，苍白胡须，手中捋住一口宝剑。贾七爷以为是自己这边的人呢，正在此时，贾七爷上楼梯救了胜三爷，诸葛山真、弼昆长老等，大家全都上楼。贾七爷遂问老道是何人，胜三爷备言老道上楼欲杀自己，如何用刀将老道冷不防刺死，及老道自言摆阵之事。胜爷遂说道：“就烦七弟盗灯吧。”贾七爷说道：“楼顶上三十六天罡，内藏弩箭埋伏，非会金钟罩者，不能盗取宝灯。”

胜爷正在为难之时，诸葛道爷等大家上了楼来。贾七爷叫道：“道兄，盟兄弟近哪，还是师兄弟近呢？”道爷说道：“金砖不厚，玉瓦不薄，师兄弟与盟兄弟，全都形如一体。”贾七爷说道：“既然如此，就请您发慈悲，将灯盗下来吧。”老道说道：“上有窝弓硬弩没有？”贾七爷说道：“不但有窝弓硬弩，并且还有转轮刀。皆因我没有金钟罩，故此烦您盗取宝灯。”道爷说道：“转折上奏时，可得修造十节宝塔。”胜三爷说道：“道兄，若将灯盗下，我必恳求钦差大人照办。”老道仰面一看架海，距离天花板一尺余，聋哑仙师说道：“你们众位向西闪，恐怕弩箭打下来，伤了众位。”老道解下身上蓝布包裹，摘下宝剑，脱去白袜云鞋，腿带护膝全都解下，蓝布裤肥大，向上一卷，卷到上面磕膝盖，用腿带一缠。金头虎说道：“老道大爷要脱光屁股。”老道叫道：“贾七爷！我的宝剑长，在架海上不得用，贾施主将秋风落叶扫借我一用。”贾七爷将三角眼一翻，说道：“这是第三层天，下边还有第二层人，再向下就是地，要是打下去，连宝剑全完。为我胜三哥的事，脑袋都给你。”摘下宝剑递与道爷，道爷接过宝剑插在背后，控好

如意钩，恐怕宝剑掉下去。诸葛道爷一看，架海距地板有一丈四高，架海是四楞的，向上一纵，两手一分，手掌与头平着，一粒混元气，一挺身爬在架海上面。十字架海东面是万寿灯，黄澄澄夺目，上有行龙卧龙彩凤，珠宝大小一百余粒，凤口凤尾上的宝珠有核桃大小，真金丝夺人的眼目。诸葛道爷细一看，有三个古钢钉管住锁链，道爷伸手一摘锁链，背向上一跳，碰了天花板，天花板中坠下一股钢丝，有黄豆粒粗细，上头是钢轮子来回乱搅，金钟罩搅上也得骨肉翻飞。老道用秋风落叶扫，将那钢轮剃断，立时乱弩齐发，老道上身用宝剑蔽住，下身乱箭打在腿上就是一个白点。工夫不大，将乱弩放尽，道爷伸手一捋锁链，用剑将古铜钉斩断，锁链向口中一含，一个倒挂，脚挂大梁。金头虎喊道：“宝灯要摔！可了不的啦！”贾七爷说道：“你喊什么？”金头虎再一看，说道：“原来是玩出手的呢。”就见老道向下一挺头，向下一落，离地有四尺来高，一叠腰站起，用手一提珍珠灯。

此时就听楼板下有声音：“救人哪！救人哪！”聋哑仙师与大众听着全都纳闷，不知是由何处来的声音。贾明道：“许是闹鬼吧？”聋哑仙师说道：“贾七爷，你看看是哪一块板落下去了？”贾七爷一看，珍珠灯的北面，一块楼板六尺宽一丈余长，贾七爷一按这块翻板绷簧，这块板可就起来啦，邱成、欧阳德二人用兵刃支起楼板，大众向下观看，有一丈多深，下边的板也翻着呢。这十位都有飞抓，将两把飞抓接在一块，抓住火折放下去一照，只见铜网角上，西北角绷住黄三太，西南绷住萧银龙。大众一看，原来二人在这儿呢。金头虎喊道：“二位相好！一块住店来啦？”网上有铜钩铁钩搭住，两夜一天，他二人水米未下咽。聋哑仙师说道：“飞抓倒吊着系下人去。”红莲罗汉说道：“贾七爷救胜三爷，道兄盗灯，贫僧无尺寸之

功，将我系下去救他们二人吧。”红莲罗汉脱去僧袍，又将自己飞抓接在一块，将红莲罗汉当腰缠好。红莲罗汉说道：“贾七爷，我也得借宝剑一用。”李四爷揪着飞抓，将和尚奔银龙系下去，又系下两把飞抓，为是救银龙。弼昆长老用飞抓抓银龙英雄带，上面人向上一提，弼昆长老将铜铁网已经斩断了，上面人将银龙提上来，将网上的倒须钩摘下。萧银龙叫道：“三大爷，饿倒好受，这渴可真难受。”金头虎喊道：“你渴啦？我打镖局子带来一瓶水，还有二斤点心。”银龙说：“太好了，快给我点水喝吧。”金头虎说道：“我打算要带来，忘啦。”又将三太同样拉上来，李四爷又将和尚也拉上来，金头虎喊道：“四大爷，别撒手将和尚师傅扔下去呀。”早有人将二人身上带着的网给摘下来，黄三太还挣扎得了，银龙可受不了啦，连腰都直不起来啦。共合十二位英雄，贾七爷、胜三爷在先，弼昆长老、李四爷在后，其余聋哑仙师等在中，十二位鱼贯而行，大家踩双楼栏杆，到楼梯以下，楼上衣物全都取下，聋哑仙师念了一声无量佛，指着摆阵的老道说道：“道友，你太绝啦，可惜你这样妙手灵心，摆这样绝阵，终归送了你自己的性命。”众位出了东方甲、乙、木的阵门，十二位出了东阵门，胜爷说道：“道兄，你们众位大家，沿路护灯回归镖局子去。”大众问道：“您要何往？”胜爷说道：“我进南方丙、丁、火四道阵门，北方壬、癸、水，西方庚、辛、金，十二道阵门，我寻找我那刚直的盟弟。一探飞蛇阵的三太、银龙救出来啦，三探飞蛇阵的我胜某也救出来啦，惟有二探飞蛇阵我那盟弟还未见面，我要设法救我那二探飞蛇阵的盟弟华清泉。”聋哑师仙说道：“胜施主，这十数余人拚命舍死亡生，全都是为你盗珍珠灯，你要进阵找华四弟，大众也得随你进阵。再说他要盗不了灯，他就许回家去了，要受了害，一天一夜工夫，已经早受了

害啦。”胜爷眼望飞蛇阵叫道：“华四弟，你要有了差错，愚兄若不给你报仇非人也！”贾明喊道：“三大爷，您就华四爷一个朋友吗？大众就不是您的朋友吗？”胜爷被大众所劝。正在此时，阴云密布，日被云朦，大众向东去奔山坡。三十来丈，刚到山坡，只见树林中有一道黑影一晃，胜三爷说道：“树林中有人，大概是山中的寨主前来暗探。众位大家止住步，我进树林观看。”眼看黑影进了树林，一看踪迹皆无。胜爷恐怕贼人暗算，伸手登出一只金镖，就听大树后喊道：“唔呀，胜三哥，不要用冰钻穿我！”大树后欧阳大义士转过身躯，毛毛烘烘，皮袄马褂，叫道：“胜三哥，珍珠灯怎样？”胜爷说道：“好难盗的珍珠灯啊！弯弓弩箭，转轮消息，一言难尽了。大义士请到山坡吧，俱都是咱们人。”欧阳大义士问道：“胜三哥，谁拿着灯呢？”胜爷答道：“道兄拿着珍珠灯呢。”欧阳大义士说道：“在哪里盗的？”胜爷将楼上盗灯情形，又说了一遍。大义士说道：“唔呀，我得要看看。”胜三爷说道：“你回镖局子再看吧。”大义士说道：“我就要看。”胜爷这才打开包裹，解开绒绳，露出盛珍珠灯的龙盒。蛮子说道：“不对啦，这灯许是假的。”胜爷掀开盒盖，提着花篮把儿与大义士观看。大义士骂道：“杂毛，你是有眼无珠，贼矧子假高明，李刚是全都不懂，这个宝珠要有一颗真的，挖了我的眼睛。白子玉的藕芽，翡翠的荷花叶，那都是琉璃的；那真金丝都是铜的镀的金。大小宝石有一块真的，我不姓欧阳。”胜爷闻听大义士之言，仔细观看，果然都是假的，胜三爷一抖手，将假灯摔了个粉碎。胜爷说道：“费尽九牛二虎之力，忘生舍死，落一个假灯。众位仁兄贤弟三太等，咱们亮兵器杀奔聚义厅，不给珍珠灯，与他拚命争持！”聋哑仙师说道：“你我受了一夜的辛苦，他既然悬挂假灯，你以武力对待，那是枉然。一个月

限这才两天，再想良策。”欧阳天佐大义士相劝道：“我等俱都劳乏。”萧银龙说道：“我与黄三太二人，两天一夜水米未曾沾唇。”贾七爷说道：“他既挂假灯，他必有预备。咱暂且回镖局子再谋上策。”胜爷被大家相劝，遂下了东山坡，够奔二道山口。

走出三二里地，就听正北山岭上锣声响亮，鼓声如雷，锣鼓不响，人声静寂，锣鼓一响，喊杀连天，只见高阜闵士琼乘跨艾叶青鬃豹，本山有千余人，各执兵刃，弓上弦，刀出鞘；正南方锣鼓大作，灯笼火把，亮子油松，号灯上写着“黑水湖曹”，坐下马，掌中枪，真是千人不挡，万人不敌，喽卒寨主，也是弓上弦，刀出鞘；正西方锣声响亮，灯笼火把，号灯上写着“莲花湖韩”，韩忠、韩孝、韩勇、韩猛，宝刀将韩殿魁、韩秀压住阵角，喽卒寨主五六百人；正东方喊杀连天，震八方林士佩率众把住东方。东北角萧玉台的袁龙、袁虎，率领喽卒，把住东北角；西北方萧凤台的夏金辉、夏金彪，把住西北；东南角彭湖的王忠，把住东南；西南角巢湖的李豹，手执祖传的护手紫金钩，把住西南。八大名山的群雄，喽卒寨主有三千余人，喊杀连天，围得水泄不通。聋哑仙师说道：“果然他们有预备。”胜爷说道：“你们众位随我来。四面八方都是长箭手，咱们就撞他东南的山口，山口不是本山的大山寨主，咱就撞得出去，帮拳的不能卖命。”语毕，胜爷握鱼鳞紫金刀在先，走出有五里之遥，到了二道山口。刚打山口里出来，二里之遥，迎头来了一群人马，三四十人，头匹马乃是红沙兽撞将前来，正是本山大山寨主挟山太保闵德润。胜爷说道：“太巧啦，单单碰上他了。”马到十三位切近，马打盘旋，在胜爷十三位眼前，左手扣丝缰，右手合着金鼎龙头棚，一声喊叫：“你们要识时务，束手被擒！如其不然，大太爷马走棚飞，将你等碰成

肉泥！”此时胜爷背后欧阳德、杨香五他们用话激金头虎。杨香五说道：“这要是大小子在，必有一场鏖战。有本事在这时露面。”欧阳德说道：“就是跟你我有本事，在这晃旻他还敢露头吗？指名骂他，他也不敢言语。”傻小子一晃冲天杵小辫，大声说道：“你们两个小子成心跟我过不去！我若不敢露面是匹夫！”胜三爷正在问镖之时，傻小子喊道：“胜三大爷！杀鸡焉用宰牛刀？有事小侄男服其劳！”胜三爷说道：“这是大敌。”贾明说道：“咱爷们有造化。”傻小子哈巴着罗圈腿，越众当先，翻开母狗眼一看，大山寨主人高马大，人似猛虎，马如蛟龙，这小子跳下马来有八尺高。金头虎看罢，哈吧着腿，心中暗道：“我遛到近前，照定马腿上一杵，将马弄倒了，他必摔下来，照他脑袋上三杵。”你道，大寨主身后还有三十多人，傻英雄到了切近，内中有人喊道：“大寨主爷留神！这小子没羞没臊。”皆因为内有林士佩手下两名寨主，知道金头虎坏。大山寨主闻听，跳下马来。金头虎心中说道：“完了完了，打不着马啦。”大山寨主一看，贾明三尺多高，大草包肚子，罗圈腿，大山寨主说道：“搠下不死无名之鬼，报上名来。”贾明说道：“你不认识我？你站稳，别吓躺下。”大山寨主闵德润面向西北，单手执定龙头搠，金头虎说道：“鞋要破了底儿偏，大海栽花根底深，高山点灯明而亮。祖居贾柳村黑驴寨，姓贾名明，人称恨地无环铁霸王，金头老虎。我有一个兄弟叫贾亮。提咱爸爸，姓贾排行在七，子不言父名，叫钻云太保贾七爷。咱在莲花湖打死豹子，力劈梅花鹿，莲花湖内叫过好，大闹台湾省银安殿。咱们师傅在千佛山真武顶，红莲罗汉弼昆长老。”用手一指老道：“你看那赤红脸的便是咱们师傅。”说着话，冷不防跳起来，照定大山寨主顶门上就是一杵，大山寨主裹手一抬，将杵给绷出两丈多远，贾明撒腿向回就跑。大

少寨主随后就追，说道：“你算什么英雄？”傻小子腿短跑得慢，看看追上，用手拍着大肚子道：“招法宝！”大少寨主一怔神，金头虎又跑。大少寨主道：“真无廉耻，给你爸爸现世。”

贾七爷面上有点挂不住，一晃透风巾，握宝刃，要临敌会斗挟山太保。聋哑仙师道：“贾施主要临敌吗？”贾七爷道：“你看你侄子，叫人家骂的不堪入耳。”聋哑仙师道：“贾施主，你的剑是无价之宝，贼的兵刃太笨重，他要损坏了你的宝刃，岂不可惜？你在镖局子内告诉我们带应手的家伙，邱成、欧阳德他们二人背着虎尾三节棍呢。”欧阳德道：“我这有三节棍。”欧阳德由背后撤下蓝布卷儿打开，现出虎尾三节棍，那三节棍有四十余斤重，非有四五百斤力量，耍不出花儿来。道爷说道：“贾七爷在家十数年，恐怕使不动。如果使不动，贫道动手战猛汉。”贾七爷接过虎尾三节棍，使了一个开山势，一裹手顺风扫败叶，三节棍当啷啷一响，聋哑仙师一看，就知道贾七爷的工夫没搁下。贾七爷一伏腰，够奔山贼，山贼仰面看胜爷与和尚老道，贾七爷已到大少寨主跟前。大少寨主低头一看，方要说小孩你干什么来啦，贾七爷那一只手拿着三节棍，一只手捋胡须呢。大少寨主说道：“你这个矬老头，何必送死？”贾七爷哈哈冷笑两声，然后又报了姓名。大少寨主一笑说道：“你也是明清八义呀，矬地丁！你有什么本领？”贾七爷一纵身形，离地六尺多高，棍打悠身势。贼人一裹手当啷啷一擗，把三节棍梢子还回来了。虎尾三节棍泼风八打，上下翻飞，金鼎龙头擗一百单八招，将贾七爷连棍带人，全都被龙头围住。天气炎热，贾七爷热汗直流，鼻洼鬓角全都见汗，皆因为贾七爷腹内空空，累得业已疲乏，故此出汗了。胜爷看得真而切真，恐怕贾七爷失手被害。聋哑仙师看得明白，叫道：“胜施主你要替贾七爷吗？”胜爷说道：“然也。”聋哑仙师说道：

“你的刀要叫贼人兵刃碰上就飞啦，贫道上阵吧。邱成你将钢枪解下来。”邱成急忙撤去皮带，解下钢枪，此枪九节，每节八寸有余，一节螺丝，一节卡口，共合是九节，第九节一尺来长的鸭子嘴，衬素袍，有鸡卵粗细，像螺丝的口稍微有点空隙。老道将九节钢枪上好，这条枪是十三省总镖局子头一条家伙，保镖的护院的多有用不了此枪的，拿起颤不圆，大铁板能扎进几分去，专破金钟罩，碰上骨断筋折，金钟罩蔽不住。

胜爷见老道将枪上好，伸手由老道手中拿过来，拧了三拧，钢枪颤得犹如车轮。胜爷道：“还是我临敌，我还能使这条枪。”胜爷紧了紧英雄带，绷了绷十字绊，胜爷绷十字带时候，枪插在地下，伸胳膊递腿，没有绷掉的地方，将枪拿起，胜爷叫道：“贾贤弟！你与闵大少寨主战得不输不赢，请暂退下，愚兄领教领教闵大少爷！”贾七爷翻眼珠心中暗道：“我实不能赢此山贼，道兄的点穴法也不准行，人家金鼎龙头棚蔽住身躯啦。你的甩头与镖倒许能赢。”贾七爷思索至此，纵出圈子外，虚晃一棍。胜爷说道：“大少寨主，你要藐视镖行的英雄，胜英来也。”山贼一笑道：“我正要会斗你呢。”胜爷不答言，握前把长后把，运动平生之力，照定胸前就是一枪，大少寨主向外一绷，犹如地动山摇一般，胜爷的枪前把松了手啦。胜爷心中暗说：“好大力量！”胜爷可就不敢跟他碰家伙啦，胜爷用纯熟的招数，一点眉攒二撩阴，三扎盘肘四分心，吞吐撒放，撒步抽身，两个人战到四五十个回合，胜老者鼻洼鬓角见汗。一来是胜爷盗灯劳乏，二来茶饭少用，这些老少宾朋全都累乏了，山贼故此占了上风。八大名山群雄，严加防范，各守汛地，不准乱动，四面八方俱都围住。挟山太保心中有底，他早探明啦，盗灯的只十数人，他告奋勇捉拿盗灯之人，胜爷要东去有林士佩，向南去有曹荣，向西去有莲花湖韩秀，向北去有本山

老寨主，犹如铁壁铜墙一样，严肃异常，并无乱动者。胜爷热汗直流，忽听头道山口一阵大乱，二道山口外也跟着乱啦，叫苦哀哉，兄不能顾弟，弟不能顾兄，只恨爹娘没生出翅膀儿来。一人打九层围子手，撞到二道山口，高阜处一看，此人心中暗道：“我胜三大爷怎么使枪呢？”一声呐喊，如同巨雷：“胜三大爷，我来啦！”大众一看，一个血人，满身点桃花，降魔宝杵上鲜血淋漓。聋哑仙师念了一声无量佛：“天不绝胜英。”遂说道：“胜施主且退，金龙来了。”大英雄跑到切近，胜三爷虚晃一枪，纵出圈子外，将枪插在山坡，手扶枪杆，老英雄直喘。山贼一看，金龙一身血迹。

列位，众老者探阵盗灯，大英雄见众人走后，在镖局内呐喊：“头一拨探阵的黄三哥、萧银龙没回来，二次探阵的赤红脸也没回来，三探阵的我三大爷打窗户走的，四探阵的小矧老头也没回来，五探飞蛇阵的去了八个人也没回来，叫贼人全给得着啦？我去吧！”众人说道：“你不会消息埋伏。”金龙说道：“我不会消息，我给他砸了。谁要不叫我去，我把他摔死！”众位老者全都走啦，谁也不敢拦他。但是傻英雄不认识道儿，央求人送去，谁也不敢答话，高俊龙也是好奇心盛，说道：“我跟你去。”傻英雄说道：“好好，咱俩我是大龙，你是小龙。”俩人遂出了镖局子，高恒玩耍傻大个，知道大个不会夜行术，高恒一伏腰，向北走出三里之遥，将大个落在后头一里多地，高恒回头一看，孟金龙在后面紧跑。高恒等了一会，大个好容易追上，大英雄赶上高恒说道：“我是大马，你是小驴，你怎么快，我也追的上。你就跑吧，不用等着我。”高恒一听，心中暗说道：“你我二人都是畜类。”二人说说笑笑，来到萧金台山口外，一看山口内灯笼火把，照如白昼。高俊龙说道：“我是不能临大敌，兄长快去吧，里边打上啦，我隐在树林子

内。”大英雄说道：“好好，我进山口。”孟金龙晃晃悠悠进了头道山口。把守山口的喽卒一看，好大个儿，遂互相说道：“这许是寨主爷请来的。”遂问道：“是老合吗？外人不许进山。”孟金龙不懂黑话，不能答言，喽卒们可就有明白的了，大概是镖局子的大个吧，遂对大英雄说道：“不是老合，别向前走啦。”大英雄说：“什么叫老合呀？”仍然奔山口而来。山口梆子一响，乱箭齐发，大英雄降魔宝杵蔽住脸面，前身大腿上中了三只箭，抹头向回就跑，跑在树林中，叫道：“小龙，不好办，麻杆咬人！”将降魔宝杵向腋下一挟，拔下箭来，咔嚓就折了。高俊龙说道：“长箭手管远不管近，你只管向前进，别管他。”英雄说道：“射在身上不要紧，也就是扎在衣服上；要射在眼上，不就成了独眼龙了？”高俊龙说道：“用手将眼盖住，就留着一个眼，用降魔宝杵再挡着。你一到喽卒跟前，他们就都跑啦。”大英雄遂左手盖着眼睛，右手用降魔宝杵打雕翎，长箭手管远不管近，撞到跟前，一杵砸倒下五六个，打倒了两个，碰倒了三个，大英雄打得长箭手东奔西逃。削刀手上乱剁，剁到大英雄身上一道道白印，后面挠钩手搭到大英雄身上也是一道道白印，大英雄杵到处，一倒下就是两三个，骨断筋折。长箭手先打散了，后边的削刀手也跑了，撞飞了挠钩手，大英雄降魔宝杵上下翻飞，真好似雪花流水一般，喽卒们死的死亡。头道山口内，二道山口外，又来了接应的喽卒，大英雄照旧的砸打，只打得喽卒们叫苦哀哉，喊杀连天，九层围子手，共合二百六十人，死伤了多一半，逃走了少一半。撞进二道山口，找高处一看，山贼挟山太保大少寨主与胜三爷杀得正在难分难解之处。孟金龙看着新鲜，心中说道：“我胜三大爷怎么使枪啊？”一声呐喊，赶奔前来。

被困的十三位英雄一看，大英雄犹如血人一般，聋哑仙师

叫胜爷退下，胜爷虚点一枪，纵出圈子外。金龙说道：“小子，你又逞威风哪？”大山寨主说道：“来者是孟金龙吗？”金龙答道：“对啦。咱是君子打，还是小人打？”大山寨主说道：“此话怎讲？”孟金龙说道：“北面是你们的老贼？”闵德润说道：“不许胡说，那是老寨主。”傻英雄又用杵向西一指：“那不是韩家八大锤？东边那个我们俩滚过，那小子叫林士佩。南边那个好些骑马使枪的，都是什么东西？你们有能耐的贼有多少吧？”大山寨主说道：“连本山带外请的有三百余人。”大英雄大声说道：“我们保镖的下请帖请来的七百多位！要是君子打，咱们单打独斗；要是小人打，我将那七百多位都叫进来，咱是猛牛阵群殴！”大山寨主本是浑小子，认以为真，心中说道：“许是有七百多人，胜三爷一下请单，保镖的护院的都得来。”闵德润思索至此，遂说道：“大山寨主跟你单打独斗。”孟金龙说道：“好朋友，咱是文打，咱是武打？”傻英雄此时愚弄了大山寨主啦。闵德润问道：“怎样文打，怎样武打？”孟金龙说道：“文打有文打的招数，武打有武打的招数。你使的那是什么家伙？”大山寨主说道：“我使的叫金鼎龙头棚。”金龙问道：“你有多少招？”大山寨主说道：“一百二十八招。”金龙说道：“我们老头是侠客，子不言父名，二侠。我师傅是剑侠客大脑袋。你不信，你打听打听，我师傅教给我一千八百六十四招。”山贼一听，信以为真，遂说道：“文打怎样？”金龙说道：“若是文打，咱俩一对三下的，看看咱俩谁气力大。你不是叫挟山太保吗？看看挟山太保有劲，还是混海金鳖有劲。”众贼人都看得着，可听不见孟金龙与挟山太保说话。闵德润说道：“咱还是文打吧。”金龙说道：“好朋友，别看我们是外来的，行侠作义有容人之量，你先打我三下吧。”闵德润说道：“还是你先打我为对，外来的是朋友。”金龙说

道：“好吧，那么就我先打你三下。”大山寨主将金鼎龙头擗一横，说道：“你打吧，小子。”金龙运动十三太保横练，对准擗杆就是一杵，就见半空中冒起多高的火星子，闵德润晃了两晃。孟金龙向后退了两退，口中喊道：“山贼这小子好大劲儿呀！”列位，孟金龙十三太保的横练，闵德润有金钟罩。正在此时，就听弼昆长老背后喊道：“大小子，少才无智！你打他擗杆当中，他是俩手的劲头，一定搪得住；你打他左手那头，他左手没劲，必向下一塌，就打在脑袋上啦！打死他，还不知道怎么死的呢。”金龙第二杵果然奔左胳膊那头砸去的，大山寨主一看杵来不正，向后一退，就“当啷”一声。闵德润胳膊可就麻啦，问道：“你这是怎么打的？”金龙说道：“歪啦，再砸砸正了。”金头虎又喊：“大小子浑蛋！你砸完了人家，不叫人家砸你，你多现世呀？拿杵一领他眼神，给他一羊头，将他撞死就完啦。”金龙第三杵一晃悠，闵德润说道：“你倒砸呀。”金龙说道：“运劲呢。”金龙一晃悠杵，德润一抬头的工夫，当啷一头奔胸口撞去。这一头足有一千五六百斤的力量，闵德润一退两退，闹了一个仰面朝天。金龙将闵德润撞倒，将杵向背后一插，拿起金鼎龙头擗，就要奔那闵德润头上砸去。此时闵德润可昏过去了。胜爷说道：“不可。”李四爷说道：“为什么不打死他？”此时金龙一回头，人家将大山寨主抢走。胜爷叫道：“金龙，奔山口杀去吧！”金龙左手金鼎龙头擗，右手降魔宝杵，胜爷左手鱼鳞紫金刀，右手九节钢枪；贾七爷右手秋风落叶扫，左手三节虎尾棍；其余大众都亮出家伙。孟金龙在前无人敢当，从此提起金龙之名，星斗无光彩，三江水倒流，八大名山群贼闻名丧胆，后山的虎豹提起金龙魄散魂飞。撞出二道山口，头道山口无人阻拦，到树林中，撞见高恒，老少十五人够奔十三省总镖局，乘兴而来，败兴而返。

到了镖局子，大众更换衣巾，净面漱口喝茶吃饭等事，不能细表。胜爷饱餐一顿，饭毕，胜爷说道：“咱们是明日上萧金台，还是今日上萧金台？”道爷说道：“欧阳二义士作了若干的假名帖聘请宾朋，胜爷且稍安勿躁，稍待两日必有宾朋到来。”大众也都以此言相劝，等到第四天，忽然趟子手报告：“镇九江屠大爷到来，并带领十二位弟子。”胜爷闻听，不胜之喜，胜爷率领大众迎接出来，一看屠大爷这匹马，通身红的，脑门上有一块白点，此马名为枣骝红，又叫千里独行一盏灯。胜爷见面躬身施礼，屠大爷叫徒弟见胜三爷，过来三个徒弟，一个叫张锤，一个叫张丰，一个叫张镇。屠大爷说道：“这三位虽然是我的弟子，另有点口技，他们会学鸡鸣犬吠，如有用着之处，必定效劳。”胜爷说道：“如有用处，必定奉烦。”说着话，胜爷与屠大爷携手进了大客厅。屠大爷上座，胜爷说道：“屠大爷怎么来得这样快？”屠大爷说道：“别提啦，二蛮子王八羔子立逼我前来，如不前来，他就放火上吊。”胜爷派人预备了酒席。第二天，趟子手报告：“门外来了三老，一位少年的英雄。”胜爷率众迎接，乃是孟铠孟二侠、镇三江萧杰萧三侠、踏雪于丰恒，少年乃是于化龙。陆续又有侠义庄头邱璉，带领年青的徒弟六七位。第四拨又有飞龙镇的丁绅董，带着二子丁龙、丁虎。一连来了十余拨，都是蛮子请来的，共合二百来位。胜爷叫道：“道兄，咱上萧金台去，人够用的了。”聋哑仙师说道：“请人的还没来呢，再等一两天不迟。”正在此时，忽然有趟子手报告：“门外现有萧金台姓赵的，奉闵老寨主之命前来。有名帖，还有一封信，必须面递。”众英雄闻听一愕，齐声说道：“好大胆的贼人，给原办案的下帖。”只见名帖上书“闵士琼”。胜爷叫三太、香五、茂龙、李煜等出去迎请。工夫不大，只见三太、香五等在前，茂龙、李煜后面

相陪，进来一位寨主，此人身穿黑青色大氅，蓝缎短靠，黄中透煞的脸面，二十以上的岁数。三太用手点指胜爷说道：“赵寨主，这是我的老师。”胜爷站起身形，此人向胜英一抱拳，说道：“胜老明公，萧金台闵老寨主派我前来，现有书信。”语毕，由兜囊中取出。三太接信到手，转递与胜爷。胜爷拆开书皮一看，内写道：

“字奉十三省总镖头胜老明公台览，弟不才闵士琼顿首百拜：前因珍珠灯一事，致与明公击掌。飞蛇楼上悬挂万寿灯，弟士琼确实挂的是宝灯，吾之道友许道成自逞奇才，做假灯悬挂，掉换真灯，弟实在不知，事后经小弟调查明白，始悉楼上乃是假灯。士琼言而无信，有负胜老明公，今特遣小徒赵仁，奉帖聘请明公与众位镖行的老师，二十六日驾至小山敝寨，弟预备水酒恭候，珍珠灯之事面谈。来者君子，不来者小人。年月日时。弟闵士琼手启。”

胜爷看毕，说道：“赵寨主，多承你们师徒美意，后日二十六日必到，如有失信，胜英非为人也。”胜爷叫三太下边预备酒席，与赵寨主畅饮一番。此人叫道：“胜老明公，多承美意，我家老寨主与八大名山群雄，在小山内甚为盼望回音。”胜爷说道：“如此请赵寨主即速回山，二十六日胜某必到。”又说道：“三太、香五，你们送赵寨主。”赵仁刚一转身，孟金龙一手揪住赵仁胸前，将赵仁提到三四尺高，赵仁唬的颜色更变。金龙说道：“我打算抛他墙外去，还叫他走吗？”胜爷说道：“快放下，如不听我话，双腿砸折。”金龙说道：“若不是三大爷拦阻，我非摔死你不可。”胜爷说道：“三太，好好将赵寨主送出镖局子，不许造次。”此人出了镖局子，抱头鼠窜而去。镖行大众，有的说将赵仁刹了的，有的说送往官家的。胜爷说道：“两国交兵，不斩来使。二十六日，咱还要赴

会呢，要将他斩了，怎见闵老寨主呢？”聋哑仙师说道：“现在屠大爷在场，你也不与大众商议商议，就应允他了。你曾看见八大名山群贼之势吗？酒无好酒，宴无好宴，分明是杀人的战场。老弟兄十几位，你都不相商。”胜爷说道：“他不请我，还要破他的山呢，他既请我，这岂不是天假之便吗？”老道点了点头，叫道：“胜施主，你附耳过来，平常的本事不必赴会。”聋哑仙师遂低声说道：“所去之人，依我之意，屠大爷与贫道，及你们三侠、李刚、贾七爷、邱链、丁桂芳、于丰恒、欧阳天佐、三大门的门人，共合八十四位。惟有孟金龙可得嘱咐，别愈打愈成仇。”孟二侠叫道：“金龙，你若不听话时，我将你活埋啦。”金龙说道：“我明白啦，你们叫我摔死谁，我就摔死谁。”二侠嘱咐完了金龙，胜爷遂催下边摆酒席。四更多天，大众吃喝已毕，由镖局子起身，够奔萧金台赴会。八老在前，列位，哪八老？第一位胜三爷、第二位镇九江屠黎、第三位诸葛道爷、第四位李四爷李刚、第五位弼昆长老、第六位孟二侠孟铠、第七位萧三侠萧杰、第八位汉奸蛮子欧阳天佐。后面三大门徒弟，最后邱链、于丰恒等诸老者，八十四位浩浩荡荡出了镖局子，真是高高矮矮，丑俊不齐。走出二十多里地，大众热汗直流，惟有蛮子大声喊道：“冷得很哪！冷得很哪！”

众英雄走到辰时已过，看见峻岭高峰，山口外东首，高搭一座彩棚，红、绿、蓝、黄五色彩绸，八个红绸子彩灯，不亚如办喜事的一般。贾明喊道：“香五你看，这别是谁娶媳妇吧？”香五说道：“这哪是娶媳妇？傻小子，这是闹丧呢。”贾明说道：“你小子是怕打仗？要害怕，别来呀，本来就是闹丧。”只见由彩棚之中出来一位少年寨主，领着三十余个老喽卒，全都衣帽齐楚，这位寨主正是下帖的赵仁。迎到八老面前，控背躬身，叫道：“胜老明公！前日多蒙招待，我回到敝山，与我

恩师学说明公的大仁大义，众家寨主无不赞成，各位寨主欢悦非常。大众问我镖行的人众有多少位，我对他们报告，不差二百来位。可不知老师傅来了多少人呢？我们小山请来的高亲贵友三百余位，明公与明公镖行的师傅引见，当时没有工夫喝茶用饭，你们各位暂在彩棚内稍微吃点点心喝点茶，打完茶尖，再请明公等进山不迟。众位达官幸勿推却。”胜爷道：“多承美意，难得你们师徒，这样抬爱我等。”胜爷八十余人遂进了彩棚。到里边一看，金漆八仙桌子三十余张，预备二百来人的座位，胜爷等来了八十四位，连一半座儿也占不了。正北的首座，胜爷、萧三侠、孟二侠、屠粲、李刚等六老一张桌，东边第二张桌聋哑仙师、弼昆和尚、欧阳义士天佐、贾七爷、胡景春、萧银龙等，其余众英雄坐在东南的一排桌。当时那位寨主派人擦抹桌面。列位要知道，康熙年间，细瓷非常的讲究，每桌上一个官窑瓷茶壶，六个茶碗。按桌满了茶，大碗的酹茶，虽然不是扬子江心水，真是蒙山顶上茶，真是清香扑鼻。众位起五更来的，走了一清早晨，正在思水之际，茶是最洁净之物，众英雄俱都喝茶，金龙要了三个大杯。工夫不大，喝了有三壶，大家心中甚为畅快。由彩棚东北角，后面有厨房，就听煎炒烹炸，刀勺乱响。喽卒将壶碗撤去，擦抹桌面，摆上杯筷，先上了干鲜果品苹果梨，全都去皮打成片，盘底铺壶冰，鲜果上洒上白糖。每桌上一个广锡酒壶，六个大酒杯，喽卒们俱都给斟满酒。众英雄观看，酒杯雪霜白，热酒非常清亮，热气一冒，闻着是正气味，这酒内若有药，色必发浑，或者热气发腥，令人呕心。大家全都留神观看，就是有一桌不喝酒的，都是谁呢？和尚老道与回回大爸胡景春。贾七爷与欧阳天佐二位虽然好喝，今天也不喝，其余都爱喝酒的。惟有金头虎一见干鲜果品、热酒香气袭人，馋的直流哈拉子，金头虎说道：“我先喝

两杯吧，这小子真孝顺。”黄三太说道：“贾贤弟，哪有这样忙的？你看前边六位老前辈喝时，咱们再喝不迟。”说着话，只见六老者，左手捻髯，右手擎杯，杯方沾唇，萧银龙忽然站起身形喊道：“众位叔叔大爷，千万别喝酒。”六老闻听，全都放下酒杯。银龙说道：“俗云，主不饮，客不食。这位寨主既抬爱我们，必须陪着我们痛饮。赵寨主乃是老寨主的高徒，此席足可代表主人，赵寨主你替我喝了这一杯吧。”赵仁答道：“少镖头，我方才吃完饭，不胜酒力了。”银龙又说道：“三十余位不论哪位，请替我饮这一杯。”大众说道：“我们都不会喝酒。”小侠客一笑，说道：“怎么三十多人都不会喝酒呢？既为绿林道，都不是奉公守法的良民；再说赵寨主二十多岁，吃完饭也可以喝一杯。这里边无私也有弊，你若不喝此酒，便是酒中有毛病，我胜三大爷本不是真要喝，不过试试你们让酒的喝不喝。别以为我们爷们当愚痴之辈，如若酒里没有意外之物，你是非喝这一杯不可。”银龙杏子眼乱转，上下打量赵仁，只见赵仁颜色更变，说道：“我们山里有的会喝的，我给少侠客请几位陪饮。”贼人遂转身形出彩棚，向西走进山口，在山坡东又转身向北去了。萧银龙一转身，紧靠欧阳德那张桌，遂低言说道：“如此如此。”欧阳德喊道：“我肚子疼，我要在旮旯里大便！”老和尚说道：“去去去，外面去。”北面桌是胡景春，银龙又低言道：“如此如此。”胡景春也出了彩棚。银龙又对孟金龙说道：“如此如此。”金龙喊道：“谁伺候我这张桌？”一个长髯的老卒遂答道：“我伺候你这张桌。”金龙问道：“你姓什么？”喽卒答道：“我姓阴。”金龙又问道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？小子。”老喽卒说道：“我叫阴不搭。”金龙说道：“你给我取一个大碗来，我是大块吃肉，大碗喝酒。”喽卒遂答道：“我给你拿大碗盛酒去。”这位老喽卒也是一个

头目，暗中他恨孟金龙，金龙撞山口之时，打死他一个侄子，叫阴显，被金龙一杵砸得万朵桃花开，暗中他要替他侄子报仇，热腾腾的斟一大碗酒，给金龙端了来。孟金龙左手接酒，说道：“还是好酒哇？”老喽卒说道：“这是我们老寨主用大车由烧锅拉来的，在地窑子大缸中藏了二年，暴气味都没有啦。”金龙说道：“好哇，好酒你替我喝吧，小子。”语毕，一把将阴不搭下颔掐住，说道：“小子，你要不喝，我掐死你。”列位，金龙是多大的膂力？阴不搭如何禁得住这一把抓呢？阴不搭此时身不由己，仰着脖儿，咧着嘴，金龙端着碗向嘴里一灌，阴不搭本来不愿意喝，没有法子，连喝带洒，喝下有半碗去。喝完了之后，金龙抓着胸前的衣服说道：“小子，你哪儿也别去，我看着你狗娘养的。这叫害人如害己，杀人不用刀。”说着话，只见阴不搭浑身立抖，颜色更变，叫道：“胜三爷！你叫你的镖头将我放开吧，叫我躺着死吧。”胜爷叫道：“你放开他吧。”金龙说道：“叫你小子倒下死，这是我胜三大爷恩典你。”语毕，将阴不搭松开，阴不搭倒在就地，七窍流血，工夫不大，气绝身亡。

胜爷说道：“银龙，你看出破绽来，为何叫赵仁走了呢？”银龙说道：“赵仁走不了，我欧阳德哥哥假装解手儿追出去啦，胡景春大哥也追出去啦。”胜爷说道：“你小小的岁数，怎么看出酒中有毛病呢？”银龙说道：“非是小侄男的细心，乃是诸葛道爷叫我办的。”胜爷控背躬身说道：“道兄真是见事多明，这酒怎么这样大的力量呢？请道兄明言赐教，叫三太他们也好长些见识。”老道说道：“有一宗恶鸟，有一宗孝鸟，乌鸦反哺，乃是孝鸟。恶鸟就是枭鸟，小枭鸟能飞，大的就不能啦，小鸟虽能飞，它可不去打食吃，它吮大鸟之血，吮完了血，它便吃肉与肺腑，两个小鸟将大鸟的毛皮架出窝去，挂在树枝

上。有一宗鸟名仙鹤，专吃五毒长虫、蝎子等，蝎子、长虫苦钻在窝里，它能用嘴刨出来食之，毒气都归在冠子上，若用针刺冠子一下，人要一舐，当时即死。有一宗鸩鸟，还有一宗鸩鸟，公鸟名运目，它专吃乌头蛇，黑头的长虫，乌头蛇被鸩吃下去，鸩鸟也不能活，他落在树上，双爪抓住树枝，头朝下流哈啦子，哈啦子沾在树皮上，那树就腐烂了，变成一种黑炭，人要得着那宗炭，价比黄金，向宝刀上一擦，就是毒药刀，向镖上一擦，就是毒药镖。那宗鸩鸟，他专吃五毒，他那翅膀管里有毒，若是用他的翅膀翎毛向酒缸内一扫，这一缸就是毒酒了，人要吃下去立刻七窍流血而死。”老道正在谈论药酒之事，就看欧阳德由外面进来，扛着赵仁，胡景春在后面跟随着。欧阳德问道：“三大爷，老喽卒怎么死的？”胜爷说道：“用酒灌的。”欧阳德说道：“唔呀，我要喝了酒，我也干啦。”胜爷问道：“怎么拿住的赵仁？”欧阳德说道：“他出彩棚向东去，走的慌慌张张，他又看我在后面追赶，他遂紧跑，我大师兄绕到前面树林子之中，将他截住，大师兄跟他要买路钱，他亮刀，被我大师兄拿住。”胜爷叫道：“三太！将赵寨主足下绑绳解开搀起来。”贼人面向胜爷一站。胜三爷叫道：“赵寨主！你于前日二十四，在镖局子下帖，依我镖行的朋友，有要将你碎尸万段的，有要将你送到官面的。我姓胜的派人远送，又与你预备酒席，你不扰，我姓胜的可对得起你。你下帖要我二十六日赴会，在下应约而至，未进山寨，先在彩棚中用毒药酒之计，酒内藏毒药杀人不用刀，我们若一大意，吃下酒去，立刻死于非命，老少八十余人。你们居心太狠啦！”赵仁说道：“我家老寨主派我预备茶饭，我自知好茶好酒，我不知里面有毒药没有，现在将我们头目灌死，当然酒中有毛病。你等既然看出破绽，杀刚随便，何必多问。”胜爷道：“足下年轻的，真

是胆子大，面不更色。我若将你放了，你能学好吗？”赵仁说道：“你如不杀我，我仍回萧金台。我跟老寨主师生之谊，不忍背之，生死绝无二心。”胜爷说道：“不杀你者，恐怕负了你少年英材。”恶贼是耗子舐猫鼻，寻死。列位，他要是说两句软话，胜爷也就不杀他啦，他日后不是还能回萧金台吗？年轻的英雄全都亮出兵刃，将彩棚围住，又有二十多位将赵仁围住，就等胜爷发言，将赵仁乱刃分尸。胜爷捋银髯不语。萧银龙在赵仁背后，对胜爷一摆手，跟三太等又一摆手，说道：“赵寨主不愧硬汉。”当时将贼人二背解开，大汉孟金龙说道：“你要放他，我摔死你！”银龙说道：“赵寨主，你真乃英雄，可佩可敬。我三大爷最爱硬汉，朋友，你请吧。”胜爷心中暗道：“我没说放赵仁，银龙敢放他，这孩子必有良谋。”银龙语毕，向贼人背后一纵身，照定赵仁左肋梢，噗的一声，扎进有七寸多深，贼人大喊一声，少爷双手托刀柄，两条胳膊伸直，挑着向外走。金头虎看了，说道：“我看看扎进多深去？”贾明爬在跟前观看，少侠客一抽刀，向东南一纵七八尺远，这股血，溅了傻小子一脸一身。傻英雄说道：“我真倒运，溅我一身血，好血腥味。”小少爷抬腿擦刀，身上血点不溅。胜爷叫道：“银龙！这是何道理？为何暗算他呢？”少侠客笑道：“三大爷，你看贼人多横啊，你要一说杀他，他必然破口大骂。你老人家是什么资格，岂能叫他破口大骂？他药酒没用上，我的短刀可用上啦，这就是短刀对药酒么。”贾明喊道：“短命鬼！你可活长寿的？你没溅一个血点，我可闹了一身血一脸血。”萧银龙说道：“众位弟兄，还不杀他？好解一解心头之恨。”黄三太等大家上前，将贼人杀得骨肉翻飞，一霎时杀成肉泥一般。此时众人将西南的八仙桌都移开了，大众说道：“将这伙老喽卒也杀了吧。”三十多老喽卒跪倒地下磕头，如同鸡啄碎

米似的。胜爷动了恻隐之心，叫道：“大众不许伤老喽卒，叫他们逃命去吧。”三十多老喽卒抱头鼠窜，如同丧家之犬。胜爷说道：“咱们大众杀进山口，跟闵士琼要珍珠国宝万寿灯。”聋哑仙师阻拦道：“未进山寨先有药酒一计，山内必更有奸谋。咱们大众暂且回镖局子，与他下书改日再会，我们也可以看看他的动作。”贾七爷、屠大爷等俱道：“此计为上。”胜爷被众英雄所劝，乘兴而来，败兴而返，众英雄八十四位遂回镖局子。

此时太阳平西，众人漱口喝茶摆酒吃饭，酒至三杯，大家商议，明天下帖，哪位可去，聋哑仙师说道：“贫道不敢派人，恐出差错，胜施主可以问何人愿去。”胜爷酒至五杯，抱腕当胸对大众说道：“哪一位明日萧金台下帖，另定日期赴会？哪位辛苦一趟？”当时不下二百余位，俱各默默无言，连问两次，无人答言。胜爷面带难色，说道：“下名帖传书，我本人实不能自去。”话言未了，闪出一位刚直的男儿三太道：“老师不必为难，弟子三太愿往下书。”聋哑仙师站起身形说道：“三太，你去不得，你不称其职。”三太闻听，脸上一阵红潮，叫道：“师伯！我怎么去不得？莫非说小侄男畏刀避剑，怕死贪生么？”聋哑仙师说道：“此事秉性刚愎者不成。你乃世代簪缨，少爷脾气，此事非性烈者所能。”三太说道：“山大王难道见人就杀吗？”聋哑仙师道：“作此事，得有勇有谋，能柔能刚。你性如烈火，焉能称职？三太你不要多言。”聋哑仙师道：“胜施主，你再向下问。”胜爷又向下问道：“哪位去萧金台下书，替我胜英为力？”话言未了，闪出一位少侠客萧银龙来，叫道：“三大爷，愚小侄愿往！”胜爷问诸葛道爷：“萧银龙可去吗？”老道用袍袖一遮脸面，用手暗指萧三侠。胜爷会意，问道：“萧三弟，令郎愿往可乎？”萧三爷一笑说道：

“老夫只此一子，犹如掌上明珠，千顷地一棵苗，要说我舍不的，桌面上我说不出来。他既愿去，就叫他去吧。”银龙一笑说道：“我去有三可，黄三太有三不可。黄三太性暴一不可也；不能言二不可也，能为武技不成三不可也。我若去，第一为的是万寿灯；二则为胜三大爷；三则我见了闵老寨主，我不能强横，我还不能软弱，给众位老英雄丢脸。话是开心的钥匙，再者说死生有命，富贵在天，我在莲花湖三天三夜，尚能未死，何况这一点小事呢？作事要是恐惧畏缩，怎能称为侠客义士？我意已决，明天早晨，我够奔萧金台下书。胜三大爷你就写信吧，将珍珠灯之事交代清楚，信后面留点地方，写上我的名姓，塞北观音萧银龙，书呈闵老寨主，好叫他们知道我的姓名。今天用毒药酒灌死老喽卒，拿赵仁是我将他扎死的，我叫众兄长将赵仁乱刃分尸，放走的喽卒，必与闵士琼学说，老匹夫必然怀恨于我，他若见了我必然分外眼红。到了那时，小侄男见机行事，绝不能坠入他的圈套中，我能安然回归镖局子。未思进，先思退，我若在萧金台受了害，为皇上的宝灯，为三大爷的官司，也算千古留芳，死重于泰山。”当时差役取来文房四宝，胜爷与聋哑仙师相商，书目以上写闵老寨主台览，封好了之后，次日萧金台下帖。吃完晚饭，少侠客早早安歇。

次日早晨，六月廿七，少爷梳洗喝茶吃点心，打开包裹，取出一身新衣服穿好，桃花脸满面红光。胜爷与大众正在大厅吃茶，少爷来到大厅，与胜爷要名帖与书信，少爷由兜囊中取出绿皮子护书，将书信夹好，带在腰间，叫道：“众位叔父伯父！”又叫道：“父亲，孩儿下帖去了！”胜英、孟铠、萧杰等，俱都以袍袖遮面，不忍视看，惟有胜爷叫道：“贤侄，你可保重些！”银龙说道：“三大爷，明天我若不回来，与三大爷就难以相见了。”语毕，笑嘻嘻出了镖局子大门而去。黄三

太叫道：“兄弟，我本愿去下书信，怎奈长者不叫去，奈何奈何！兄弟你才一十四岁，愚兄放心不下。”语至此，三太眼泪围眼圈直转。银龙说道：“哥哥不必放心不下，小弟此去，安如泰山。人过留名，雁过留声，你我兄弟乃是侠客的子弟。兄长岂不闻宋朝有一位岳元帅，忠君爱民，领兵征讨，与金兀术两阵对圆，金兀术带精兵二百余万，兵强势大。外有强敌，内有奸臣，宋朝中的秦丞相，悬秤鬻官，非亲不取，非财不用，当时有一位新科状元张九成，无有金银打点秦丞相，秦桧奏明圣天子，说徽、钦二帝被掳于金邦黄龙府，风传在金邦坐井观天，非有胆识过人之辈，不能到金邦请安问候，新科状元张九成可称其职。秦桧因为新科状元不肯打点金银以肥己，故说新状元可称其职，为的是送了新科状元之命。秦桧将本奏上，宋天子不明真相，遂遣张九成够奔黄龙府问安，张九成先过岳营，岳元帅接待钦差张九成，岳元帅问道：‘钦差大人有何公干？’钦差说道：‘我奉旨到番邦黄龙府请问徽、钦二帝之安。’岳元帅说道：“这必是秦丞相之谋，皆因钦差无钱打点秦丞相。”钦差说道：‘大帅不知，我乃一介寒儒，焉有余资孝敬秦丞相？’岳爷问道：‘钦差带了多少随从来？’钦差张九成答道：‘二百余人。我打算将随从寄在元帅营中，我单人独马自闯番营。’岳爷说道：‘钦差大人此去凶多吉少。’钦差说道：‘君叫臣死，臣不死，则为不忠。’岳元帅叹道：‘真忠臣也。’岳爷又言道：‘帐前众位将军，哪一位保护钦差大人穿番营而过？’帐下一人厉声曰：‘末将愿往！’岳爷举目观看，乃是勇将汤怀。岳元帅问道：‘将军带多少人马？’汤怀答道：‘末将一人一骑，随定钦差，我要闯番营。’二位来到金营，有八大路酋长、都督、太保，报与四殿下金兀术。金兀术问明来历，亲自出营观看，果然是一文一武，问明情由，兀术暗说道：‘一

文一武要穿营而过，真是好样的。’兀术遂传令：放二位一文一武穿营而过，如有放冷箭暗算者，必要军法从事。二百万大队列于两边，一文一武穿营而过，汤怀将钦差送过了金营，有番兵番将接待钦差，汤怀拨马而归，金兀术暗传号令，二百万大队要捉活汤怀，不要死汤怀，谁要将汤怀捉住，封他大大一个官爵。汤怀单人独马杀了一天一夜。列位，兵到十万，无边无沿，兵到二十万，扯地连天。二百来万大兵，如何杀得出去？汤怀只杀得力尽声嘶，在马上谢过了宋天子之恩，岳元帅保举之德，遂亮佩剑自刎在二百万大队之中，宋元明五七百年后仍留美名。众位兄长，小弟不能比先烈，咱也是侠义之后，岂能自暴自弃？我若死在萧金台，美名亦可传千载；小弟若命不当绝，再与众位兄长聚会一处。众位兄长请回吧。”语毕，小豪杰转身形够奔萧金台去了，萧银龙头也不回，黄三太唉声叹气。

少侠客由巳分时到了萧金山口，一进山口，呼啸一响，三五十名喽卒，每人一口双手带一横，挡住去路：“你这学生好大胆子，敢向山内乱闯？”美英雄一抱拳，说道：“哪位是报事的头目？”把山口的喽卒一听，心中暗想：“这个孩子，长得真好看哪。”遂有一个喽卒叫道：“头目，外面有人找！”只见由削刀手后面过来一名报事的喽卒，问道：“什么事？”喽卒说道：“有一幼童来找您。”老头目说道：“大家不要取笑。”遂问道：“这位小少爷进山何事？”小少爷掏出护书说道：“现有一名帖，请您转呈老寨主，并有书信一封，必须当面呈递。”老喽卒接帖一看，原来是胜三爷的名帖，上书“胜英字子川。”老喽卒问道：“小少爷贵姓？”银龙答道：“在下姓萧。”老喽卒遂叫：“众位兄弟们陪着少爷，我到里面递名帖去。”老喽卒拿着名帖，来到聚义厅，单腿打千，口中说道：“报老寨主爷，外面来了一位下帖的，是一个小孩，先递

名帖，要紧书信面呈本人。”老寨主接帖一看，说道：“众位寨主，咱下帖请他，他又下帖不知何事？”语至此，遂叫德俊带领头目迎请下书之人。这一迎请真是神仙接神仙，玉面小如来，迎接塞北观音。报事的喽卒带路，来到山口，报事的喽卒用手点指银龙说道：“这就是下帖之人。”闵德俊一看，心中暗想：“胜英，你这不是藐视我们山中无人吧？十三省镖局子什么人没有，为何单派一个小孩来呢？”闵少爷又一转念：“他既然敢来下书，必有点来历。”银龙抬头一看，不问可知，曾听黄三哥提过，此人必是在北京摔死五城都察院管家的闵二少爷，越狱救秦尤就是此人，此人艺业甚高，年龄较比我大三四岁。银龙正在思索，老喽卒给二位介绍，问道：“少爷台甫？”银龙说道：“在下姓萧名银龙。”老喽卒又指德俊说道：“二位见见吧。”银龙问道：“寨主贵姓？”闵德俊答道：“在下姓闵名叫德俊。在下年轻，礼貌不周，少镖头多要原谅。”银龙答道：“岂敢岂敢。在下不明贵寨的规矩，还祈多加指导。”德俊一听，银龙虽然年幼，言谈不俗，遂答道：“哪里话来？贵步踏贱地，多蒙抬爱我们父子。镖头这一来，萧金台枯草生辉，增光不少。少镖头请。”萧银龙答道：“寨主请。”二位并肩慢慢向前行走，他二人说着话，真是对答如流，如宾如友，各自暗中敬重。萧银龙走着道儿，杏子眼乱转，只见头道山口是削刀手，二道山口长箭手，一排排一行行，全都站立两边。三道寨门挠钩手，有四五十人，抱定挠钩，俱都核桃粗的杆子，带钢钩，赤袍血点红。进了寨门，来到聚义厅的东跨院角门外，萧银龙止住脚步。二少寨主暗中佩服，口中说道：“喽卒们，你们大家陪着镖头，请少镖头略待片刻，我到里面回禀。”萧银龙连声答应，杏子眼向里偷看，聚义厅高搭天棚一座，天棚过房一尺有余，铜铁网罩着四周，铜铁丝都有黄豆粒粗细，窟

窿有鸭卵大小，东敞厅外，墙上俱钉的是茶碗大曲钢环子，网在钢环子上挂着，想要出入，非从东西角门不可，聚义厅好似天罗地网一般。二寨主到聚义厅内，回禀老寨主道：“孩儿已将十三省总镖局的少镖头接到。”若是喽卒们报事，可得单腿打千，因为他是少寨主，故此鞠躬报事。只听上面说道：“来者必是一位说客。”吩咐一声：“有请下帖之人。”少寨主遂翻身出来对银龙说道：“少镖头，我家老寨主有请。”少爷抖了抖英雄髻，大摇大摆，走到聚义厅，银龙眼珠一转，一看正北居中，五间大厅，明五暗七，老寨主闵士琼当中正座；西廊下萧金台、萧玉台，萧凤台，三台的寨主；后边是三山五岳，黑白两道，水旱两面，有一百五六十位，俱各威风凛凛；东廊下莲花湖、黑水湖、澎湖、巢湖，绿林道群雄百十余位。东廊外有三五张桌，银龙一看，不由得一怔，这一拨人是台湾省的，皆因银龙是台湾省生人，故此认识。有二千岁石朗，有三千岁金锤无敌将曹士彪，带领着有招贤馆、会贤庭的一干英雄，俱都是武学出众，惟有这一拨人物，不屑大清国管辖的，就是胜爷见着，也得以礼相待，俱都是闻名的朋友。又看老寨主桌前有两张金交椅，左有镇八方林士佩，右有大少寨主挟山太保闵德润，二人更是威风，里面兵刃架子上，戳着六十二斤半重的狼牙钻。聚义厅下站立二十八队削刀手，各抱朴刀，雄赳赳气昂昂。聚义厅的地方，足有大戏园子的大小，内中台湾省的二千岁石朗，乃是奉张奇善之命前来，石朗上知天文，下达地理，中晓人和，真有观天下在掌中之才，文能安邦，武能定国，乃是台湾省第一的人物。虽然前来赴会，石朗暗暗嘱咐台湾之人：“咱台湾的人是坐山看虎斗的宗旨，可别逞能帮拳，咱看一看大清国的龙虎风云会。”闲话不提，且说削刀手喊道：“来者跪下！跪下！上边是老寨主爷，老寨主一怒，将你乱刃分尸！”

削刀手喊着，银龙佯作未闻，削刀手说道：“傻啦？怎么不知道跪下呢？”此时老寨主站起身形观看，细打量塞北观音萧银龙，头上五色绒线网子绷头，里边黑漆漆的发髻，梳着两个小抓髻，荷花色绒绳，打着蝴蝶牌子，下面五色丝线垂短灯笼穗，两道细弯眉，一双杏子眼，含着两汪水，黑眼珠多，白眼珠少，皂白分明，鼻如悬胆，口似涂朱，瓜子脸元宝耳，长得是女相，年纪也就在十三四岁，身披粉莲色大氅，内衬荷花色短靠，十字绊英雄带，下边荷花色底衣，福字履镶缎的鞋，白綾子袜子，面上满绣花活，半遮蜂金丝绕银丝的活翅膀，一走活翅膀一颤，俨然袜面上落着一个花蝴蝶，要说是陈塘关的哪吒没登风火轮。老寨主看毕，心中忖度：胜英为何单打发一个小孩前来下书呢？遂问道：“你这下帖的有书信转达么？”银龙略一抱拳道：“老寨主，下书人拜见。”遂一伸手取出绿皮子护书，打开护书取出书信，递与二少寨主，二少寨主转递与闵士琼。只见书皮上写面呈闵士琼老寨主启，后面年、月、日，老寨主打开书皮，取出信笺，上写：“字呈于萧金台老寨主台览，小弟不才胜英顿首百拜：皆因二十六日，多承美意，下帖来请，胜英六月二十六日应约而至，未进宝山，山口外彩棚之中，有药酒一计，被吾等识破，寨主虽有毒计千条，我命由天，岂能奈我何？我们大家乘兴而来，败兴而回，非是我等言而无信。故今遣人送信与老寨主，另改日期赴会。今日二十七日，明天二十八日，我等到宝山，当面议珍珠灯之事。如二十八日我等不到宝山，胜英则为言而无信之小人。别无他叙，一言为定。年月日时。”后写了“遣下书人塞北观音萧银龙，呈阅老寨主台览。”

老寨主特念两遍，念毕，不由得心中大怒，便将书信向桌上一拍，大声说道：“昨天识破药酒一计，你们用药酒灌死阴头目，然后又将我的徒弟赵仁拿住，用匕首刀扎死，三十多名

喽卒逃回山中，言说是萧银龙办的此事。昨日坏我大事，今日还敢来下帖！”老寨主向萧银龙问道：“你就是萧银龙吗？”萧银龙答道：“然也。”老寨主又问道：“你们十三省总镖局有几个萧银龙？”小侠客杏眼一转，说道：“大清国南七北六十三省，就是一个十三省总镖局，镖行之中只有一个萧银龙，并无二个。”老寨主大怒：“昨日彩棚之事，都是小娃娃你所做的吗？”银龙微然笑道：“不错，正是。”老寨主说道：“你莫非吃了熊心豹胆？昨天我恨不得将你当时拿获，给我们被害之人报仇雪恨！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工夫，今日你来下帖，不畏死乎？”萧银龙微然一笑道：“老寨主，人讲礼义为先，树讲根本为源，你们下帖是聘请我们赴会，在山口外先有药酒一计，酒内藏毒药，杀人不用刀，我们若中了诡计，喝了药酒，岂不八十余人全都丧命？幸被我们识破计策。不错，是我将赵仁用刀扎死的。我们要是吃了药酒，就是八十多条人命，虽然没被害，犹如被害一样，你们的毒心，绝对是想不到我们识破的。一命抵一命，还得八十四条命呢，我们只灌死一个老喽卒，刹了一个赵仁，没将众喽卒俱都杀害，那是我们有好生之德，杀了赵仁是分所当然。”闻老寨主闻听大怒，说道：“小娃娃敢当着天下英雄饶舌，我一句话将你剁成肉泥！你认母投胎！”小豪杰闻听哈哈一笑，说道：“我前来下书，不是胜三大爷叫我来的，是我讨着来的。来者不惧，惧者不来，现在来到你们山里，浑身上下属你们管，千刀万剐随你们便，要有半点惧怕，不是侠客的后人。”老寨主一声吩咐：“大众亮家伙，将小娃娃乱刃分尸！”兵随将令草随风，众寨主一听吩咐，百十余位，齐甩大擎亮家伙，要将银龙乱刃分尸。银龙冷笑两声，遂说道：“老寨主你看，我变颜色没有？怕死我不来。但是老寨主你白活七十多岁，可惜老寨主这大年岁，不晓得兵

书战策，古圣轶事。”此时石朗哈哈一笑。石朗这一笑，老寨主面上有点挂不住，口中叫道：“娃娃，我怎不晓得兵书战策，古圣轶事？你且道来。”银龙答道：“你的寨主下书，我们镖局款待来使，恭恭敬敬。两国交兵，不斩来使，没有将送殡的埋坟里的，龙争虎斗，没有斩来使的，你没看过兵书战策吗？在天下名帖，递回书，你要将我乱刃分尸。老寨主你聘请天下英雄，就为的是萧银龙吗？明天我三大爷来了，你跟他较量啊，跟我一个萧银龙何苦来呢？一刀一刀的就宰萧银龙，萧银龙若哼一声，不是侠义的后代。”老寨主心中说道：“此子好伶俐的口才！”闵士琼遂一声冷笑，计上眉梢，口中说道：“老夫焉能杀你？不过试试你胆子如何耳。”银龙心中说道：“我身在萧金台，性命在你掌握之中，咱们是谁也别愚弄谁。”此时老寨主问道：“明日赴会你来否？”银龙答道：“若不赴会，不是萧门之后。”银龙话虽如此对答，心中思索：明天我若来了，护庇我的有八十多位，他再想害我，是办不到的，三位侠客与我诸葛伯父、欧阳伯父及孟金龙大哥、黄三哥等，全都能为高强，我来了你们不过看看我。老寨主说道：“德俊带几个人，将银龙送出山去。”萧银龙说道：“老寨主别派人相送，我不走。”老寨主问道：“你为何不走呢？”银龙说道：“你要杀我，必须系在明处。当着天下英雄，我虽被害，我亦瞑目于地下；你若暗中加害，我死得不明不白，我还不如正大光明死在天下英雄之面前，也可以给众英雄留作茶余酒后的美谈。况且为皇家的珍珠万寿百宝灯，为我三大爷的官司，总算正大光明，我愿死明处，不死暗处。”老寨主说道：“你藐视老夫了，我派人将你送出山寨，若有动你一点油皮的，我当时将他号令斩首。”银龙闻听，控背躬身说道：“如此，谢谢老寨主。老寨主是人物，不能失信。”那石朗心中说道：“这孩子他是

怕外面山环里有人暗算于他，他用话挤兑老寨主一下子。此子太精明了。”

正在此时，银龙忽听背后钢风的声音，搂头盖顶而来，银龙急忙用双手一扶桌面，横着向西一纵，就听“咯噔”一刀，剁入桌面内三四寸去。你道，为何剁进去三四寸深呢？皆因此贼是跃起身形向下剁的。少爷一笑，口中叫道：“老寨主，真是令出如山！”闵士琼一看大怒，说道：“冤家赵义好生大胆！老夫刚吩咐，谁要暗算银龙，号令斩首。你敢当着老夫面前无礼。来呀，将赵义推出去，人头拿来见我！”过来一对刀斧手，手忙脚乱，将赵义绳缚二背，就要向聚义厅下推去。有莲花湖的老寨主韩殿魁，澎湖、巢湖的寨主等，上前劝道：“老寨主息怒，虽然令徒违背号令，乃是要给兄长报仇。父兄之仇不共戴天，老寨主看在我等面上，念师生之情，恕过赵寨主吧。”列位，萧银龙是纸糊的灯笼心里亮：他们大家给赵义划的计策剁我，老寨主要怪下来，他们大家再求情，人情面子重，一定杀不了赵义。少侠客思索至此，遂抱拳说道：“这位是赵仁的弟兄？”老寨主说道：“他与赵仁是同胞兄弟，他叫赵义。”银龙笑道：“那就奇怪了，与兄报仇，有何不可？看在我的面上，老寨主恕过赵义吧。”众寨主求情，此时还未将赵义推下聚义厅呢，老寨主闻听银龙之言，遂说道：“将赵义推回来，撤去绑绳。”恶贼赵义遂谢过寨主不杀之恩。闵士琼说道：“非是老夫不杀你，众位寨主与你求情，萧银龙不究，他若究问，老夫非杀你不可。”恶贼赵义站在一旁，咬牙切齿，看着小侠客直喘大气。萧银龙又抱腕说道：“老寨主，你令徒赵义有不服之色。当着天下英雄，我与赵义比赛比赛，他要将我一刀剁死，我死而无怨。在下也带着兵刃呢，倘若伤了令徒呢？”语至此，复又说道：“我想起来啦，不比赛啦。”老寨主说道：

“你这是怎么说话呢？为何又不比赛啦？”银龙说道：“并不是我反复，我有点不上算，你的徒弟若将我剁了，那算完事；我若伤了你的徒弟，你若是一怒，就许将我剁了，给赵义抵命。”闵士琼闻听此言，不由得怒道：“你这就多说了，老夫绝不能无情无理，谁要杀了谁都认命。”银龙又说道：“我还有话要对老寨主说明，我的艺业不精，倘若令徒将我结果了性命，我拜求老寨主，我用的兵刃是判官双笔、亮银叉，老寨主存一分阴德，派人将我双笔、亮银叉送到镖局子。吾之家严与胜三伯父，看见兵刃暗器，如见人一般，我死后也感老寨主之恩德非浅。”闵士琼听罢，遂说道：“你如果受伤，老夫必将你的兵刃暗器，一定给你送回，绝不失信。”石朗闻听，暗暗一笑：老头儿上了小孩的当啦，送兵刃的人还能活得了？”银龙遂将大衣脱下，背后的小包裹打开，亮出双笔，绣花囊带好了三只毒药叉、六只亮银镖，又将小包裹包好，背后一背。此时三个喽卒按住桌子，赵义将刀用力拔出来，二人在聚义厅向前一块儿一凑，赵义的鬼头刀用十足的力量奔银龙剁去，少爷双笔一晃躲开，赵义拦腰又是一刀，少爷向旁一闪，又躲过去了，第三刀又向胸前刺去，银龙只是招架，闪展腾挪，笑笑嘻嘻并不用力。天下英雄观看，内中有人道：“小孩胆小不敢动手。”你道，少爷会大闹莲花湖，韩秀是知道的，韩秀遂对那人说道：“这孩子的胆子比人都大。他哪是胆小？他为的是将赵寨主累乏了，他好上招。我若让小冤家逃出萧金台去，他必说萧金台没有高人，藐视绿林道。要出聚义厅，非东西角门走不可，别处走插翅难飞，我绝不叫小冤家逃出萧金台聚义厅。一会儿他看赵义累了，他该紧上招啦。他在我莲花湖大闹好几天，我是知道的。”韩秀遂暗暗吩咐水八寨、旱八寨的寨主，水八寨寨主把住东角门，旱八寨寨主把住西角门。十六家寨主遂将东、

西角门把住。果然不出韩秀所料，萧银龙等到赵义剁了二十多刀，赵义的热汗可就流下来啦，判官双笔摘解撕掳，一招跟着一招，可就不放松了。众人一看，好笔法，好身法，恶贼赵义衣襟湿透。此时少爷又且战且退，老寨主心中纳闷：“这孩子怎么又且战且退？”银龙此时可是向东南退，杏子眼乱转，一看东角门有人把守，小侠客认识，都是莲花湖的人，心中说道：“韩秀你太恶啦，东西角门乃是出入的道路，被你全都把住啦。可惜你叫韩小帅，走马观碑，目视群羊，你绝人的道路啦。累代相传，打仗没有不给人家留走路的，若是兵临城下，围城的时候都闪出一门来，好叫守城的战将与兵卒百姓逃命，如将四门俱都围住，守城的战将与兵卒等，必然拚命。”银龙心中暗道：“韩秀，就因你，我非将姓赵的扎死不可，我逃不了还落个够本，得便我还许走。”此时贼人赵义力尽声嘶，挟肩带背给了少爷一刀，少爷用左手的判官笔倒须钩，将鬼头刀拿住，向外一推，右手的笔向赵义肚脐下一挑，赵义肠肚皆出。

少爷又向外一纵，抬腿擦笔，冷笑道：“这就是令徒哇，这不是现世吗？还要与我胜三大爷比赛。”闵士琼大怒，眼看赵义肠肚皆冒，老寨主说道：“你扎死我徒弟，我并未说别的，你为何夸口，藐视我手下无人？来呀，大众亮兵器拿他！”银龙笑道：“下海必有擒龙力，我必有走法。”遂用八步赶着童子功，一拧身上了东敞厅。天棚离着敞厅五六尺高，天棚是竹杆子搭的，少爷两只手捋住两根竹杆，两只脚登住两根竹杆子，天棚上的网都是黄豆粗的铜铁丝。少爷一声呐喊：“我打铜铁网内钻出去了！”六月间天气暑热，天棚的席可拉开啦，只露着铜铁网。群贼听少爷喊要钻出去，莫不心中纳闷，东角门的贼人遂舍了东角门，奔东敞厅天棚上观看。小英雄一看，八个贼人离了东角门，小英雄两条腿一蹬杆子，两手一松，使了一

个燕子掠水式，离地四五尺高，一叠腰站起身形。群雄一怔，小少爷已出了东角门，回头说道：“众位，明天再见！”韩秀嗔道：“你们八位是干什么的？”众人说道：“他说他能打网窟窿钻出去，我们在东角门看不见，所以绕到西面观看。”韩秀说道：“此子若不剪除，绿林道无类矣。”韩秀语毕，遂亮刀追赶。为什么韩秀要追赶呢？皆因为银龙大闹莲花湖，记恨在心。韩秀这一追，飞天鼠秦尤、柳玉春等，随后也就赶下来了。但是银龙明知道由山口走不了，银龙出了东角门，不向南去奔山口，转向东方蹿房越脊而逃，纵过大墙，乃是陡壁山崖，树木丛杂，少爷腿虽然快，无奈四寇后面紧紧追赶。韩秀叫道：“秦大哥，小冤家路逢绝地，萧金台山口里向东去是死路。”韩秀又追出二里余地，美英雄抬头向东一看，吃惊非小。山道坡有一山涧，有一二百丈深，宽有八九丈，掉在山涧里，必得摔成肉泥。纵远谁也远不过两三丈，就是剑客也就是纵一丈七八远，小英雄无奈何，顺着山坡又往南去，南面横山阻路，直上直下，学业高的也就是上去三五丈，少爷无可如何，又顺南山坡向西去。韩秀心中说道：“向西去就是二道山口，有弓箭手，到在那里乱箭齐发，向南去有横山阻路，东去有深涧一条，北面有我韩秀追赶，看他向哪里逃走？”张德寿大喊道：“抓住小冤家不杀他，先挖他眼睛，后剁他十指，看他含糊不含糊！”少爷闻听，心中说道：“群贼真狠哪，父母的遗体，为什么叫群贼玩笑？”思索至此，一提腰围子，亮出匕首刀，自己说道：“路逢绝地，不得自由，不如自刎一死。”少爷匕首刀方横于项上，就见陡壁山崖五六丈高处，一声骂道：“王八羔子不要自刎，有吾在此！真不愧侠客儿子。”韩秀一看，心中暗想：“我若被欧阳氏戏耍，我栽不起筋斗。”韩秀回头就跑，秦尤抱头鼠窜，柳玉春雅赛丧家之犬，恶贼张德寿吓得尿流满裤。

欧阳大义士吓退群贼，搭救塞北观音萧银龙。银龙说道：“你早干什么来着？”欧阳大义士道：“我看热闹来着。”银龙又问道：“你打哪过来的？此处山涧三四丈宽。”欧阳大义士说道：“我就打这岔儿里过来的，我会飞。皆因你下帖来的时候，胜三爷愁眉不展，因此吾随下你来，探探吉凶祸福。”说着话，遂向南走了有三五丈远，西山坡上有几棵龙爪树，东山坡上也有龙爪树，有一细绳，上拴一物，比镖长点，山涧东面龙爪树上，拴着绒绳，西面用铁镖钉在树上。大义士说道：“你揪着绒绳，一把一把拉着就过去了。”银龙说道：“不行，那铁镖似要从树上落下来，就将我摔死啦。”欧阳爷说道：“我给你钉在树里，就落不下来啦。”萧银龙遂双手拉绒绳而过，来到东坡，撒手绒绳，欧阳大义士一笑，说道：“小王八羔子，你还得学二十年。你看我。”踩绒绳而过，离东涧坡有五尺远，脚一着劲，纵下绒绳，说道：“银龙，你明白我怎么能踩绳吗？”银龙说道：“你皮马褂兜风，故此能行。”欧阳爷说道：“对啦，要没有皮马褂可不行，手里得拿着杆子，或者是伞。”又叫道：“银龙，你打这岔儿里往东去，是南北大路，可以奔镖局子而去。”小侠客说道：“谢你活命之恩，叔父受我一拜。”欧阳大义士说道：“王八羔子，不拜倒也罢了。”小侠客问道：“你绒绳上那宗物件叫作何物？”欧阳大义士说道：“这是古人所传，叫博浪锥，昔日张良曾用过这种兵刃。”银龙说道：“咱回镖局子吧。”欧阳大义士说道：“我还得过去，将博浪锥钉浅点，然后我再踩过来，抖绒绳取回博浪锥。吾有个外号，人称瓷公鸡。你欧阳二叔，外号叫翡翠猫。我二人一毛不拔，不能丢东西。我过山涧还要办点事，你回去你三大爷要问你，就提我掌灯时必回镖局子。你回去吧，恐怕你胜三大爷放心不下。”萧银龙下了山坡，回镖局子去了，欧阳爷踩绳过山涧而

去，暂且不表。

单言萧银龙，真是人逢喜事精神爽，想起此事，又惊又喜，喜的是大闹群英会，判官笔扎死赵义；惊的是四寇追赶，几乎身逢绝地，欧阳叔父吓退群贼，使我长了不少见识，才知道博浪锥。又思想道：“我怎么没听说过博浪锥呢？我欧阳叔父真是高明之人。”心中思思想想，已经来到镖局子切近。镖局子外那片松林中，走出三五少年，原来是黄三太、张茂龙、李煜等。三太说道：“兄弟你可回来了，我这一天就喝了点闷酒。”银龙将萧金台之事，对大众说了一遍。三太道：“你刚走工夫不大，欧阳叔父就出了镖局子啦，也不知上哪去了。”小英雄众人一同进了镖局子，方走到大门道，杨香五、金头虎二人在大门道正谈论银龙下书之事呢，金头虎一看银龙，遂喊道：“打鬼！打鬼！冤魂不散，死去的银龙回来啦。”银龙说道：“你才是鬼呢。”银龙又将萧金台之事，又对杨香五与贾明细说一回。金头虎说道：“你别吹牛腿啦，我方打萧金台回来，我拿杵杵死六个，闵士琼直哀求我，我才回来。”银龙说道：“你别是作梦吧？”傻英雄说道：“你真猜着啦。”银龙说道：“你别挨骂啦。”银龙到了大客厅，一见大众，俱都一怔，胜爷说道：“银龙你可回来了。”萧银龙将群英会之事，对众老者说了一遍，并将怎样打东角门逃出，韩秀怎样追赶，未敢走山口，路逢绝地，小侄男方要自刎，幸有欧阳叔父前去搭救，吓退群贼，用博浪锥扎在树内，我攀绒绳而过。英雄将栽筋斗露脸之事，一句不留，全都说将出来。胜爷问道：“你欧阳叔父呢？”银龙说道：“我欧阳叔父掌灯就回来。”聋哑仙师打了一个稽首，说道：“善哉，善哉，我给银龙袖占一卦，银龙逢凶化吉，必有人解救。银龙走后，欧阳爷出镖局子，我就知道是暗中保护银龙去了。”掌灯之后，欧阳爷果然回来。

吃完晚饭，大家早早安歇，已然分派大众，四更天叫起。第二日叫起之后，酒席摆好，四更半天吃完了早饭，仍然八十四位，大众起身。八老并肩头前引路，傻小子贾明带着两包点心，并带着水口袋，皆因为傻小子出门饿怕啦。天至巳分时，走近萧金台山口一片树林，就听大树林中有人喊道：“唔呀，久候多时！”众人抬头观看，就见欧阳二义士出了树林，说道：“胜三爷暂停贵步，我点一点人数够不够。唔呀，小弟我第一拨请的华四爸这老王八羔怎么没有来呢？”胜爷说道：“我当面谢过，兄弟多有受累，聘请南七省宾朋。华清泉头一拨就到了，五探飞蛇阵盗了一个假灯，华清泉进阵，始终没露面，在他临探阵时，大家拦阻他，他不听，道兄所料，他盗不出灯来，无脸见众朋友，他许回家去啦。”二义士又问道：“贾矧子怎么不见？”胜爷说道：“贾七爷在后边呢。”蛮子点数目说道：“屠粲老王八羔子来啦。”后面贾明骂街：“汉奸老小子，给他个大嘴巴子！”金头虎正在骂得高兴，由后面一个大嘴巴子打来，贾明一看是欧阳德。说道：“咱是亲师兄弟，你怎么打我？”欧阳德说道：“你骂我父亲，为什么不打你呢？”贾明说道：“老少豆腐皮聚会，谁还惹得起呢？”欧阳德说道：“你再要骂，必要管教你。”二义士又说道：“咱弟兄东面四位，西面四位，这样才威武，别都站在一处。”二义士一到，共合九老八十五位，奔山口走去。

离山口不远，就听山口内锣鼓齐鸣，只见山口里面喽卒寨主，一字长蛇的阵式，出了山口，来到山外，分为二龙出水的阵地，一排排，一行行，站立东西，每人一口双手带，精神百倍。胜爷大众停住脚步观看，忽听山口内马踏銮铃响，三匹座骥撞出：头一匹艾叶青鬃豹，马上老寨主闵士琼，后面两匹座骥，左边红沙兽闵德润，右边白龙驹玉面小如来闵德俊。马后

四十余名，高高矮矮，胖胖瘦瘦。但并没有外人，都是闵老寨主的高徒。师徒父子五十来位，要拚命没有退后的。闵士琼的马离胜爷九老切近，在马上欠身拱手，闵老寨主师徒父子一看东西两边这二位汉奸，一怔：“夏天穿皮袄拿雕翎扇。”闵老寨主一扶马鞍下了座骥，二位少爷见他父亲下马，他二人也赶紧下了座骥。就见闵士琼对胜爷说道：“在下对老明公惭愧之甚，五方飞蛇楼挂的确是真灯，吾之道友妙手真人许道成，自逞奇才，掉换假灯，我实在不知，故此道友死于楼上，滚于楼下，自取灭亡，我细心访察，才将真珠灯找回。又二十六日清明公赴会，在下预备好酒好菜，我小徒赵仁酒内藏毒药，杀人不用刀，伤你我二人之和气。今朝见明公实在惭愧，但愿老达官恕过。”胜爷说道：“老寨主，先前的事莫要重提，人非圣贤，谁能无过？但愿老寨主莫与胜英结仇。”闵士琼说道：“哪里话来，但求老明公勿要记恨在心。”胜爷与闵士琼说说笑笑，够奔山里而来，胜爷背后八十余人，鱼贯而行。进了头道山口，二百名削刀手站立两旁，一点响声没有，真是肃静之甚。大众这一进头道山口，胜爷八十五位老少英雄，好比大鹏金翅鸟打落在天罗网，内有毒计千条，不知胜三爷大众生死存亡？列位，闵士琼与胜三爷完全是假好假厚。大家来到二道山口，二百名弓箭手纫扣搭弦，排立两边，三道栅栏门，挠钩手每人提着一根钩镰枪。进了三道栅栏门，闵士琼叫道：“胜老明公！你镖行的朋友来齐否？”胜爷回头一看，遂说道：“业已来齐了。”闵士琼回头向徒弟说道：“查点胜老达官来了多少人？”一家寨主答道：“共来八十五位。”闵士琼叫道：“胜老明公，进萧金台易，出萧金台难。”胜爷哈哈一笑，说道：“既来之则安之。”进了聚义厅，胜爷一看，果然与萧银龙说的一点不差，天棚杆子上铜铁网罩住，除去东西角门，插翅也难飞腾。聚义

厅正北面，廊下当中摆着佛龕，这个佛龕就是五方飞蛇阵的佛龕，前文表过样式，兹不再赘，里边有古佛，茶青绸子帘罩着。佛龕前摆着香池子，长六尺余，宽三尺余，是青石作的，重有千余斤。西廊下俱都是绿林道八大名山的英雄，有一百六七十位，萧金台的英雄俱在西北。向南再有莲花湖的万丈翻波浪韩秀并那韩家四猛，宝刀将韩殿魁，及水八寨旱八寨的群雄。再向南一看，黑水湖的曹荣、曹子山，澎湖的寨主汪忠，巢湖的寨主李豹，林士佩在黑水湖、莲花湖的人当中。再向南，萧凤台的袁龙、袁虎，再向南，萧玉台的夏金辉、夏金标，再向后看，俱都是三山五岳之绿林道。闵士琼背后尚有四十余人。再看东北角西敞厅外，有五六张桌，是台湾省的大帅石朗，三千岁曹士彪，台湾省的英雄俱都是武艺超群，内有差官数名，共合三四十位。闵士琼道：“胜老明公的人，请在东廊下休息。”胜爷唯唯称是。胜爷一看台湾省这众英雄，心中实为感念捉秦尤之德，胜爷紧行几步，够奔西敞厅外，来到大帅石朗面前，控背躬身，方要行礼，石朗一看暗道：“胜老达官这一行礼，叫我难以为情。我本是闵士琼寨主约来的，闵士琼与王子张奇善最厚，我又奉张奇善王驾千岁之命前来的，但是我也并不帮打，我不过看看大清国的龙虎风云会耳。”石朗思索至此，遂用大擎一遮脸，对着胜爷一摇头，胜爷心中明白，遂躬着腰走到南廊下，抱腕当胸说道：“众位多辛苦了。”大众俱都还礼，齐声说道：“老明公辛苦了。”闵士琼遂又催促道：“胜老明公请东廊下落座吧。”东廊下靠北面有一张大桌子，预备的是首座，三面绣花围桌；西敞厅内西北角也是一张大桌子，也是三面围桌，上绣龙出水，凤离窝，团花朵朵。胜爷等方才落座，闵士琼站起身来，遂叫道：“胜老明公！你镖行的人物，可以给我介绍介绍？”胜爷左右坐的是八老，再向东南是黄三太大

众等，胜爷遂答道：“多承抬爱，朋友没多了的，我给你介绍几位。”胜爷叫道：“孟二侠。”胜爷用手指着闵老寨主说道：“这是南七省的总瓢把子，姓闵名士琼。”又指着孟铠对闵士琼说道：“此人姓孟名铠，人称九头狮子孟铠孟二侠。”又指萧杰对闵士琼也介绍了，闵士琼说道：“久仰二位侠客大名，今日得会，实为三生之幸。”萧杰、孟铠也客气了几句，遂归了座位。然后与诸葛道爷及弼昆长老又介绍了，闵士琼说道：“二位当家的可称得起世外高人。”彼此各施一礼。道爷说道：“出家人按理说不能出山问世，兹因胜施主所邀，实出于不得已耳。”语毕，僧、道二人归了座位。胜爷又叫道：“屠大哥、李四弟请过来！”又与闵士琼也引见一回，屠粲与李四爷也有几句谦恭话。又与欧阳氏弟兄引见，闵士琼一看，真透着新鲜，夏天穿皮袄。胜爷与欧阳弟兄介绍完毕，陆续给众人俱都介绍了。闵士琼说道：“小山真是有幸，得蒙众位义士下顾。”欧阳二爷说道：“不敢不敢，鄙人号叫贼魔。”胜爷一听不像话，对着欧阳二爷哼了一声道：“二弟请一旁落座。”胜爷又对闵老寨主说道：“请老寨主落座吧。”二位又谦恭了一回，遂都落了座。有几十名喽卒在左右两廊下伺候茶水，东西两廊下俱有茶桶，如同水缸相似，早将酳茶沏好，喽卒挨位都给满了茶。茶罢搁盏，端上千鲜果品，俱都是上品佳果，每桌上一把广锡酒壶。此时镖行八十五位英雄前，俱都满上一杯，欧阳天佐、天佑站起身形，说道：“老寨主，我胜三哥分派吾二人招待亲友。”说着话，一提皮袄底襟，取出象牙小勺，随上的酒菜，蛮子必要用象牙勺搅合搅合，试试有毒物没有，欧阳二位义士皆因为先有药酒一计，故此小心留神。胜爷在东廊下打量闵士琼，年过古稀，言谈话语不俗，闵士琼在西面观看胜爷，虽然是武夫，文雅之甚，二位彼此俱都羡慕。二位喝着酒阔谈一番，

净谈的是历朝古圣先贤，哪朝代龙虎相争；哪朝代奸臣悬秤卖官，非亲不用，非财不取。二位老者俱都是口似悬河。又谈论些三坟五典、五帝三皇以及五霸七雄、楚汉相争之事，由盘古氏直谈到唐宋元明，直谈到大清国更年改月一统华夷。闵士琼问，胜爷答；胜爷问，闵士琼答，二位一问一答，对答如流。闵士琼赞胜爷博古通今，胜爷赞闵老寨主广览多读。

时候谈的甚大，杯盘早已狼藉，胜爷说道：“替古人饶舌，好比纸上谈兵；酒过千杯，不过一醉。请问寨主珍珠灯之事，怎样办理？老寨主可能成全胜英，献了珍珠灯，救小弟一条性命，再生不忘大德。”闵士琼叫道：“胜老达官！珍珠灯是皇上家的，在下实不敢损坏。珍珠灯之事好办，我与明公且盘桓几时。”胜爷又问道：“老寨主果能将珍珠灯献出吗？”闵士琼道：“好办好办。我再请问明公一言，五霸之时，哪位艺业精奇？”胜爷即答道：“古圣先贤，各有奇才异能。”二人谈话的工夫甚大，天已黑暗，喽卒掌起几对纱灯，两廊下照如白日一般。胜爷又说道：“老寨主，在其位，谋其政；干何事，思何理。也不必替古人饶舌，珍珠灯之事，老寨主怎样办理？”闵士琼道：“头次盗灯，吾之道友掉换假灯，教我言而无信；二十六日明公赴会，在下预备的是上等酒席，皆因赵仁误事，品行不端，酒内暗藏毒药，大背天理良心，我闵士琼惭愧之甚。今日十数省高亲贵友在场，咱都是好武的朋友，我闵士琼欲与明公十阵赌输赢，短打长拳，水旱两面，或用兵刃，较量十阵。如果输赢皆五阵，那算不输不赢，再续十阵；若胜老达官赢六阵，则算你赢啦；若胜老达官赢四阵，那算你输啦。你要赢了，我们将珍珠灯双手奉献，将正犯帮犯全都献出，我父子自背其缚，打窝主的官司。胜老达官若是输了呢，老明公怎样的办理？请当面见教。”胜爷道：“闵老寨主，我要输了，我自

已到北京。自认我一人盗灯，我就说我是疯魔，将灯盗出，已经摔毁，此时我明白啦，恐怕累及好人，故此我来投案。” 闵老寨主道：“第一次我失信，第二次我之徒弟误事，此次你我当面言讲，量双方决不能失了信用。现有佛龕在此，内供古佛，咱俩各发洪誓，对佛烧香，如要失了信用，天诛地灭，必遭雷击之报，双方对古佛起誓。” 胜爷说道：“老寨主真英雄也。好好好，就此起誓。” 这一烧香起誓不要紧，八十余位老少英雄，要中五路薰香计。闵士琼叫喽卒取一封黄封香，打开黄封将香捻开，用火燃着，香火一尺余高，递给老寨主，闵士琼接香炷在手，口中说道：“胜老明公，我要烧香起誓。” 说着话够奔香池而来，双手捧香，向东廊下观看，心中暗道：“胜英你八十五人，就是铁打铜铸的英雄，大概也难逃五路薰香之计。我必将你等刀刀斩尽，刃刃诛绝，有会金钟罩的，搪不住宝刀。” 诸公，这个薰香要是燃着了，难道他们八大名山的人就薰不倒吗？列位，八大名山之人早闻上解药了，台湾省的人，茶中白水中已经给下好解药了。何为五路薰香计呢？乃是下五门的五路薰香，将薰香埋在香池底上，单等插黄封香时，故意将香火碰倒，以燃薰香。单提闵士琼来至香池切近，方要向香炉内插香，就听天棚上铜铁网一响，一声呐喊：“胜三弟留神五路薰香计！” 胜三爷闻听，赶紧取出宝马平安散，大众有带着宝马平安散的，也都向外掏瓶子，闻宝马平安散。金头虎喊道：“闻不着药的可堵鼻子！” 一句话说破了五路薰香计，闵士琼气哼哼将黄封香插于就地。大众仰面向天棚上观看，就见天棚当中一道闪光，立刻铜铁网掉下一块，人也跟着破网落于就地。众英雄观看：大脑袋犹如麦斗，短头发二寸多长，长头发挽着髻，身穿蓝布棉袍，又肥又大，本色是蓝的，上头补着各色的补丁，油腻多厚，腰间系定一条腰带，是破布条草绳拧

在一块的，足下是麻草鞋，没穿袜子，脚面与地皮一般，麻梗线串绷着草鞋，皮挺带系腿腕，背后草绳绷着一个紫鲨鱼皮刀鞘，真金饰件，真金吞口，手中执定宝刀。台湾省的石朗站起身形问道：“三千岁，此人所带的宝刀，不是王爷的金背劈水电光宝刀吗？”台湾大众观看宝刀，剑客道：“众位莫疑，这是我暂借一用。皆因为赴会我没有家伙，完了事我还回宝刀，如众位不嫌麻烦，完了事众位给带回去，我借刀时可没有言语，我偷着摘下来的。”又说道：“姓闵的，光天化日之下，不必烧香，要以烧香做暗昧之事，报应得更快。我胜三弟挨肩的九老，是我九个小兄弟，你们说十阵赌输赢，那倒很好。”列位，剑客是怎么来的呢？乃是跟台湾的人一块儿来的，已经来到萧金台两天啦。剑客在萧金台夜间窃听，这是第二条绝户计，如果胜英来时，先叫寨主与他谈古论今，延到掌灯的时候，点五路薰香，将镖行之人一网打尽，一个不留。剑客听了个真而且真，故此隐在铜铁网上，将铜铁网的窟窿用手一分，又将天棚撕破一个四寸大的窟窿，附耳而听。听完了闵士琼与胜三爷谈古论今，方要向香池中插香，剑客大喊一声：“留神五路薰香计！”将铜铁网用宝刀削断一块，跃下天棚。

剑客与台湾省的人方说完话，对闵士琼道：“十阵比输赢，我先领教第一阵。咱就拿着这个伤天害理的香池先来一来，我将它举起来，我舞一个花，别人能举起来舞一个花，我舞两个花，谁舞的花多，算谁赢。”闵士琼说道：“夏侯老义士，咱一言为定，请老义士不要多想。”闵士琼遂问道：“西廊下哪位举香池？”就听西廊下有人答应一声：“有！”随着声音纵出西廊子。韩秀刚要说兄长不可，韩忠早纵出来啦，拦也来不及啦。只见韩忠甩了大擎，来到石香池切近，那石香池四五尺高，下边的石腿三尺来高，囫囵石头凿的，韩忠下腰一向下蹲，

伸出两只手，要举石香池。东廊下萧三侠、孟二侠、神刀将李刚向聋哑仙师问道：“此人举得起来吗？”道爷摇头道：“他举不起来。这宗东西有千余斤，他身体高，总得蹲下，使不上劲。他伸出手去是端劲，那更端不起来，他是浑人。”韩忠此时托定香池底，用十足的力量较三次劲，石香池一歪，外面两条腿抬起二尺多高，举之不起。韩忠道：“我不得使劲，举之不起。”两廊下英雄哄堂大笑。闵士琼又问道：“哪位还能举石香池？”大少寨主闵德润答道：“孩儿愿往。”勒了勒皮挺带，赶奔石香池前。大少寨主身高八尺，身比韩忠还高一尺，那香池四条腿三尺多高，他是更不得用力，一下腰手心朝上，奔香池底托去。李刚说道：“道兄，他可举起来吧？”道爷说道：“他也外行，不会使劲，也举不起来。”只见他用了两三次力量，四条腿方然离地，他可站不起来，一退步将手撤出说道：“不得用力。”两廊下群雄一阵大笑，大少寨主羞惭惭归于西廊下。这二位没举起来，西廊下的群雄可就都不敢出头了，精明的人，虽然有力也不敢出头。剑客说道：“胜老三，你问问东廊下的人谁举香池？”没等胜爷问，就听有人答道：“三大爷我举。”剑客一看，乃是孟金龙，剑客狠狠瞪了金龙两眼，心中说道：“师傅摆道，徒弟走，真浑蛋。”孟金龙将杵递与金头虎，金鼎龙头搦递与香五，走到石香池前，孟金龙到了此时就不傻啦，心中说道：“我师傅这是玩花招，他小个得力，我们大个不得力。”遂说道：“师傅，咱们挎起来行不行？”剑客说道：“你别跟着搅，你要不举退回去。”金龙说道：“我身高八尺半，不得用力，我退下去吧。”口中叨叨念念：“有劲使不上。”遂退归东廊下。此时两廊下三百多位英雄，无人敢举，剑客说道：“没人举啦，看我的。”由背后撤去刀鞘，宝刀还匣，叫道：“金龙，与我拿着宝刀！”金龙说道：“师

傅将宝刀送给我吧。我抢大山贼一个金鼎龙头棚，我自己的降魔宝杵，肋下衬宝刀，我将贼们都宰了。”剑客说道：“胡说！宝刀是人家的。”剑客解开腰带，脱去棉袍，两廊下众人一看，腰间挎着一个破皮兜囊，下边的裤子破得一条一条的，肋骨条单摆浮搁，肉皮搭拉下多长来，骨瘦如柴，皮包着骨头，要叫大风一吹，就许倒下起不来。走在石香池前，剑客身高三尺有余，一下腰钻在石香池底下去了。聋哑仙师说道：“你们看看人家怎样伸手。”众人一看，剑客是扬胳膊托掌朝天去托底，正托香池当中。大脑袋三晃，石香池过于顶梁，举起石香池，先向西敞厅走去，走到西敞厅前，将石香池向上一扔，扔起一尺多高；复又托住向北走去，走到北面众英雄前，又将石香池扔起一尺来高；再托住翻身奔南走来，走了一个十字花，又绕一个圈，后又来到佛龕前，将石香池向地上横着一摔，将香灰摔出，香池底下露出青黄赤白黑五色薰香。剑客道：“山大王没有好良心，香灰都变五色。”语毕，向闵士琼身前来道：“闵士琼，你七十多岁啦，下此毒手，要将镖行一网打尽，你看看镖行十三四岁的小孩有多少？你真忍心哪？老猴崽子。我将你劈了！”说着话，伸手要用鹰爪力抓闵士琼，眼看着就是一场群殴，血溅厅台。聋哑仙师说道：“胜施主赶紧拦阻。”胜爷一看剑客的手奔闵士琼去啦，胜爷赶紧将剑客的手捋住，说道：“大师兄且慢，还是十阵赌输赢。”道爷也过来相劝，将剑客劝回东廊下。

胜爷遂与闵士琼商议比赛二阵，第二阵有莲花湖的韩忠、韩勇、韩猛、韩孝，由西廊下出来，叫道：“总辖寨主，咱们跟他镖行摔跤赌输赢如何？”韩秀点头，遂向闵士琼问道：“我四位兄长要与镖行摔跤赌输赢，老寨主以为如何？”闵老寨主说道：“好好好。”遂向胜爷道：“第二阵摔跤赌输赢如

何？”胜爷闻听，双眉紧皱，镖行里哪有摔跤之人？这一干老英雄俱都没摔过跤，这便如何是好？虽然没有会摔跤的，也不好说出不算来，问道：“你们众位哪位能摔跤？”话言未了，就见后面答道：“我会摔跤，在台湾没人跟我摔，我净跟柏树摔。”语毕，金龙由众人中走出来，将兵刃仍交与金头虎贾明与杨香五，来到韩家弟兄四位面前。韩忠道：“咱是走着摔，还是摔递招呢？”金龙将双腿一叉，站在韩忠面前说道：“你摔吧，随便。”韩忠一看傻英雄摔跤是外行，叉着腿不能护裆，摔跤第一讲究护裆。韩猛向前一进身，将孟金龙皮挺带捋住，孟金龙并不动劲，韩忠捋着这皮带向怀中一拉，纹丝不动，韩忠将右腿伸入金龙裆中，缠住金龙左腿，用肩头一扛，这一招叫倒灌口袋，又叫老牛挺背，扛了三扛，背了三背，还是纹丝不动。大英雄当胸一掌，将韩忠一把抓住，用大腿一夹韩忠的腿，用平生的力气向外一扔，说道：“小子，你出去吧！”这一扔不要紧，底下夹着的腿并没松开，就听咔嚓一声，韩忠右腿带伤。西廊下众英雄俱都一怔。道爷说道：“胜三弟，你拦着金龙别动手，韩忠的腿响的声音，不是折啦，是摘了环啦。”此时金龙方要动手，胜爷喊道：“金龙不许动手！”胜爷过来说道：“西廊下的宾朋过来两位，将大寨主搀起，在下给他将骨环挂上。”过来两人将韩忠扶起，胜爷伸手给韩忠将骨环捏好挂上。列位，这宗伤虽然不要紧，用手术捏的时候，比什么都疼。韩忠热汗直流，二人搀着韩忠向西跨院去活动去了。金龙喊道：“谁还摔跤，快过来！”列位，谁还敢摔？金龙喊了几声没人过来，金龙说道：“告诉你们，有其师，必有其徒。那大脑袋就是我师傅，谁不服，过来摔摔。”胜爷道：“金龙不要夸口。”又对闵老寨主道：“二阵也承让了。”

闵老寨主心中难过，说不出话来，此时林士佩过来，对闵

士琼说道：“老寨主不要为难，有林士佩在此。我若赢不了镖行之人，不算英雄。举石香池那不叫比武，比武还有讲笨力的吗？”语毕，甩大擎，勒英雄带，撤去背后镖枪，掏出点穴镢，叫道：“伯父，咱与胜老达官比武讲拳脚，第三阵跟他递拳脚，我奉陪。”闵士琼向胜爷道：“你镖行哪位可与林寨主递拳脚比赛输赢？”胜爷点头，向东廊下问道：“镖行宾朋，哪位可以与林寨主比赛拳脚？”众人无有答言者，都知道林士佩横推八匹马，倒拽九头牛，其勇无比，胜爷连问两次，无人答言。林士佩微微冷笑道：“不论侠客剑客、回汉两教，有能抬爱我林士佩的，我就能奉陪。”胜爷已经问了两次无人答话，胜爷不得已，自己甩大擎，胜爷方将大衣脱去，只听欧阳二爷喊道：“唔呀，三哥，杀鸡不用宰牛的刀！我与林士佩闹着玩吧。唔呀，吾儿何在？”欧阳德叫道：“父亲，孩儿在此。”欧阳二爷脱了马褂皮袄，交给了欧阳德，又摘了头上的帽子。棉鞋可没脱，露出里边的衣服，鹿皮袄，鹿皮裤，紧了紧英雄带，跃众当先道：“林寨主，咱俩闹着玩。”林士佩问道：“来者可是大义士吗？”二爷答道：“我不是义士，我是鸡屎。人家待我有救命之恩，我不知报之以德，我还要坏心害人家，哪有这样的义士？我的名字叫天佑，我行二。”林士佩说道：“二义士不要取笑。”此时金头虎问道：“杨香五，二爷有本事吗？别净会玩笑吧。”杨香五说道：“有点本事不大，小子你开开眼吧。”此时二爷天佑已与林士佩插拳动手，二人远长拳，近短打，挨帮挤靠，闪展腾挪，蹿高纵远，腰似弯弓，走似蛇行，俨然电光一般，高处一纵一丈多高，矮处一坐，好似落叶，二位的武学平平，二人俱都是大花拳。动着手，欧阳二义士改了八卦行门拳，林士佩心中明白，立刻就换了招数，又按行门八卦拳敌挡；十余回合，二义士又改为少林拳；然后又改弹腿门

的拳，二人又战了十余合，不分胜败；欧阳爷又改为猴拳，小架式。共合战了一百余合，二义士改了十二门拳脚。动着手喊道：“我不行啦！栽了筋斗，现了眼！我不行啦！”列位，武学的规矩，动手时应当提着气，一语不发，欧阳二爷则不然，动着手直喊。喽卒们已将香池搭走，二爷败到古佛东边，有一棵明柱，二爷靠住明柱，挤的欧阳二爷脚底下都踩柱脚石啦。林士佩暗中皱眉说道：“这是胜英的左右臂，我若将他踢死，也可灭胜英之势力。”就听澎的一声，一脚奔二爷下部踢去。欧阳二爷使的是旱地拔葱功夫，纵起六尺余高，明柱是圆的，铮光明亮，欧阳二爷不但纵起六七尺高来，还将身形贴在明柱上啦，说了一句：“这昏晃里凉爽。”两廊下众英雄俱各咋舌。金头虎说道：“这是背后有胶吧？”道爷说道：“这是欧阳门的绝艺，不传外姓。全凭两胳膊的力量，这叫靠山招。”金头虎说道：“能贴一天吗？”道爷说道：“这就是一口气的时间。”闲言少叙，此时林士佩这一脚正踢在明柱上，要是细柱子，这一下子就可以踢倒啦。林士佩靴子也绽啦，袜子也破了，林士佩右脚疼痛，当时右脚不能着地，左腿向后倒退。欧阳二爷向前一探身，双手一拍明柱跃下，跃下明柱够上林士佩说道：“唔呀，我抽你两个大嘴巴子。”林士佩野马分鬃式，双手一分二爷的胳膊。你道，打嘴巴子是假的，林士佩这一分二爷的手，胸脯子可就交给二爷啦，纵起一脚，正踢在林士佩胸上，林士佩一条腿使劲，焉能站立得住？一退两退，闹了一个仰面朝天。林士佩手一按地，站起身形说道：“你这叫什么招？武学里还有抽嘴巴子吗？”欧阳二爷说道：“这是外国招，倒下了没有？”林士佩长叹了一口气，回归西廊下，叫道：“韩贤弟，你看我输的多冤哪！玩玩笑笑，就输给蛮子啦。唉，天要绝绿林道吗？”韩秀说道：“兄长不必愁烦。”遂附耳低言，说了

几句话，林士佩闻听，立刻精神百倍，变愁容，换笑脸。

你道，韩秀说的也是一条绝户计，萧金台后山，有一个毒水寒泉，非童子不能下泉。韩秀低声告诉林士佩说的是：“后山寒泉其水甚寒，刺人肌骨，人要下去，若毒气入了毛孔必死，我与胜英较量，激他下泉，胜英必不含糊，他若中了此计，其死必矣。”林士佩故此精神百倍说道：“贤弟快用此计。若将胜英置之死地，那真是拔了我眼中的钉，目中之棘。我曾跟贤弟说过，大清国有胜英没有林士佩，贤弟速用此计吧。”等到欧阳二爷归东廊下，韩秀遂跃众当先叫道：“闵老伯父，十阵咱们连败三阵，吾请比赛第四阵。不用马上步下，胜老达官曾头探莲花湖，二打莲花湖，水性甚高，萧金台后山有凉亭，亭子下面有寒泉，我与胜老明公，也不动手，也不打仗，我陪胜老明公探探寒泉，这也算一阵，胜老达官可能赏脸同在下探寒泉吗？”你道，胜爷一世是能折不弯，连忙说道：“韩寨主别说是寒泉，就是那龙潭虎穴，只要有敢下去的，胜某就要奉陪。”这叫刚强志气，是惹祸招灾的根苗，这要是贾明，一句话就完啦：“我不去。”韩秀以言语又激胜爷，对西廊众人说道：“胜老达官真叫人佩服，咱西廊下的宾朋，请二位到那里观看。”林士佩明知是计，站起身形说道：“愚兄愿往。”本山的二少寨主闵德俊长叹一口气，心中暗道：“胜老者休矣。可惜风烛残年，丧于寒泉之下。”闵德俊思索至此，叫道：“韩兄长，小弟愿往一观。”林士佩、韩秀、玉面小如来，绿林道三位美英雄，要够奔寒泉。胜爷在东廊下说道：“那位与老夫观敌？”话言未毕，站起二人：聋哑仙师诸葛山真、红莲罗汉弼昆长老。老二位站起身形，一个说：“贫道愿往。”一个说：“贫僧愿往。”闵士琼明知胜爷必死，赶紧叫两名喽卒提灯引路，六位后面跟随。胜爷在东廊下抱腕当胸，说道：“夏侯兄长、孟二

侠贤弟、萧三侠贤弟、屠大哥、李四弟、七爷贾贤弟、众位仁兄贤弟，千万压住了，别叫他们年轻的出首比赛，有什么事，等我回来。”闵士琼此时捻髯窃笑，心中暗道：“今生今世，胜英你回不来了。你探寒泉好比长江水，一去不回头。”二人打灯笼引路，六位后面跟随，出离聚义厅，向西北而去。来到后寨门，开开寨子门，只见有些弓箭手，二少寨主报明喽卒头目，大众出了寨子门，向正北而去。上了北山坡，踏陡壁山崖，走了些羊肠鸟道，出去里许，前面有一山峰，山峰下当中有一凉亭，三面敞着，北面有石头作成的隔扇，东西两面有汉白玉的栏杆，亭子是座北向南，进亭子有汉白玉的阶脚石，两旁有两棵汉白玉石柱子，俱都犹如麦斗粗细。两个打灯笼的喽卒将灯笼挂在汉白玉石柱子上，韩秀叫道：“胜老明公，换水靠吧！”韩秀打开包裹，将大衣裳脱去，打开水靠。道爷一看，就是一怔：别位的水靠都是鱼皮挂里，油绸子为面，惟独韩秀的水靠则不然，油绸子挂里，鱼皮在外，上身下身相连，就好像连腿裤一般。道爷遂叫道：“胜三爷请亭后换水靠去。”二位到了亭子后，胜爷将包裹放在就地，撤去鸭尾巾，脱去大氅，里面靠身的衣服不脱，穿上三叉口的水靠，上身油绸子绢帕绷头，头戴月牙分水莲子箍，卡好了脖领、袖口，勒上分水套，系上分水裙，水珠不能入内。水靠水衣穿戴齐整，道爷提蓝布道服，由囊中掏出一物，好似一条腰带子，一身的鱼鳞，一丈余长。老道拿着中间一抖，“扑楞”一声，递给胜爷，遂叫道：“三爷，你将此物系在腰间。”胜爷问道：“此物何名？”道爷答道：“这是我自己造的，并不是古人所传，贫道杜撰的名字，叫‘双龙斗杆棒’。一头有子午钉，专扛金钟罩，能破铁布衫；一头龙口咬着一颗避水珠，成色虽不十分高，也能避得了水，将此珠放在水内，水不能浸入。”胜爷系在腰间，分水

裙一盖，并不显露，聋哑仙师将胜爷的衣服包好，二人够奔凉亭前。此时韩秀早已换好水衣水靠，韩秀说道：“明公，你先下泉，我先下泉？探一探深浅，绝不动手较量短长。”胜爷说道：“刀山油锅在前，我也不能落他人之后。”胜爷由柱子上摘下一个灯笼，登台阶石。借灯光观看，汉白玉石头铺地，寒泉如同今日乡间的大水井一样，用汉白玉石镶着口，胜爷在东面上向下看，冷气袭人，如同三九天的寒风相似，水距井口一丈三四尺深，水色红混，直向上冒水花。列位，活鱼往里一放，一个时辰，就漂上来而死。胜爷看毕，仍将灯挂在汉白玉柱子上，胜爷此时觉着两腿发木，抬头一看亭子里外，全都油漆彩画，顶上有一根架海，是大红油漆的，此亭子有三间房子大小，那架海上挂一尺多厚的冰霜，乃是寒泉冷气凝结。胜爷心中暗想：此水必然凉能入骨。胜爷平生真没见过这样的泉水，诸公如其不信，上大西洋国去有道河，其水红而混，多大水性的人，下去不能上来。闲言少叙，胜爷看罢，倒吸了口凉气，呆呆发怔。韩秀在亭子外用言语激胜爷，说道：“胜老明公，如惧此水，可另换别位前来探寒泉。”胜爷说道：“我惧怕此水，难道镖行别位就不害怕吗？虎穴龙潭，我胜某自己闯，还能叫别位冒险吗？”老英雄说罢此话，下腰就要下泉，林士佩心中说道：“老匹夫可要完啦。”韩秀心中思索：可惜胜英一世威名，丧于寒泉之内。本山的二少寨主心中难过：胜英可惜，替天行道之人，落得这样下场。道爷口念无量佛。

正在此时，就听山峰西北面一声呐喊，童子声音：“胜三哥别下泉，小弟来也！”胜爷抬头一看，山峰上一人，一下腰跳下。胜爷看此人，一身蓝布衣服，来至胜爷切近，遂叫道：“三哥，快下亭子！”大众观看此人，一身小衣服，蓝布裤褂，白袜青鞋，手中提着蓝布包裹，年方十五六岁，眉清目秀，白

脸面，有句俗语：眉清目秀，性儿柔，柔而不刚。胜三爷与道爷俱都纳闷，此人十五六岁，为何口称胜三哥？胜爷问道：“壮士何如人也？”少年人笑答道：“这道长必是二师兄诸葛兄长，这位和尚必是弼昆师兄。”胜爷闻听，心中更不明白，少年又说道：“三位师兄大概不认识小弟，我有一信，三位兄长一看便知。”说着话遂由贴身衣服内，取出一个白纸包，打开白纸包儿，里面又有一层油纸包儿，打开了油纸包，取出书信，双手捧着，口中说道：“胜三哥观看。”此时已有三更天，纱灯不甚亮，胜爷看不甚真，胜爷遂走至东边柱子底下，借灯光观看，只见上书“胜英贤契收拆”。在一旁有行小字：“寄书之人系汝之师弟叶伯纭。”胜爷看毕，叫道：“道兄！你看看。”道爷一手拿着书信，一手打稽首，说道：“无量佛，老师的亲笔。弼昆贤弟你看看。”和尚一看，念了一声阿弥陀佛：“老师的亲笔。”道爷心中暗想：“三太他们都要收徒弟啦，您还给他们收小师叔呢。老师你当闭门啦。”叶六爷遂说道：“我五哥早来了半月，我五哥叫飞天玉虎蒋伯芳，惯使一条亮银盘龙棍，乃是万人不敌之勇。”胜爷说道：“为何未见呢？”叶伯纭又说道：“老师兄您先别着急，您给我介绍介绍绿林道的朋友。”胜爷说道：“我倒疏忽了。”遂对韩秀说道：“这是我师傅的道童，跟我恩师学了二年技艺，也算是我的师弟。二位见见，要多多亲近。”又给林士佩与本山的少寨主介绍，胜爷说道：“此位是本山的二少寨主，玉面小如来闵德俊。”二人彼此一见，各施一礼，暗中都有相爱之心。叶六爷说道：“韩寨主，探泉乃是小孩的事，我老哥这大年纪，焉有工夫儿戏呢？我替我老哥探泉，有大事再叫我老哥出首。”林士佩心中说道：“这是胜英的替死鬼。”叶伯纭又说道：“三位老哥哥聪明一世，糊涂一时，您下去怎么上来？这不像乡间的井，两足可以

踏井砖而上，这寒泉四外都是泥土，方圆一丈有余；不挂上挽手，怎么上来？我先挂上挽手，然后换水衣水靠。”语毕，由兜囊中取出五钩如意抓，三尺六寸钢链子，有大拇指粗，一丈二的棉花线绳，水深够不着，又接上一根麻绳，五钩如意抓一抖，先将架海上冰霜抓落，然后又一抖抓，五钩深入架海内，将绳往下一放，离水皮一尺有余。韩秀一看，此人太精明啦，还没下去，先打算上来。叶六爷将绳放下去，叫道：“三位兄长，此绳是我之命，若给割断，我命休矣！”嘱咐已毕，又说道：“胜三哥，你探泉先别向井口里看，一向井口低头，寒气先将你的脏腑侵了。”语毕，一纵身来到井口，就要到寒泉。

列位，叶伯纭与蒋伯芳是个什么来历呢？大明末帝，有一位范老大人，官居文华殿大学士，至明朝十三帝崇祯时，有功不赏，有过不罚，只闹得天下汹汹，刀兵四起，范老大人屡次上本，崇祯爷不纳，范大人告疾还乡，回到原籍江夏县。老大人乐守田园，施舍济众，冬舍棉衣，夏舍暑汤，买鸟放生，修桥补路，穷不能娶者助资，贫不能葬者助衣裳棺柩，舍义地三顷六十亩。范老大人一日正在书斋看书，忽听铙钹的声音，遂问下人道：“是何处来的声音？”下人答道：“有一位老道，现在外面化缘，不吃不喝，坐了三昼夜啦。”范老员外命家人送钱送食，俱都不要，只求见老员外一面。下人将此话一说，范老员外说道：“欲见一面，有何不可？”老员外遂出离府门，一看老道在门前打坐，蓝布道服，杨木道冠，杨木簪子别顶，鹤发童颜，道骨仙风，真有逸世离尘之仪容；半尺长的黑髯，娃娃脸，范老员外未看明白，他乃是返老还童。老道遂对员外说道：“唔呀，贵人已至。”范老员外问道：“你要化什么物件？”道者答道：“我要化老员外四口寿木。”员外问道：“出家人化寿木何用？”老道答道：“江夏县南门外有一座庙宇，

内寓难民二十余家，一家男的死了，一家女的死了，活着的还全都染病，贫道给他们诊脉，已经病入膏肓，不能挽救了，故此化您四口寿木。”范老员外答道：“果然是真，我必舍四口寿木。”遂叫老院公同道人前去察看，真是有两家，不但死了一男一女，活着的还病在稻草之中，一家有一个小孩，一个四五岁的，一个五六岁的。老管家遂问那有病的贵姓，那病了的妇人答道：“姓叶，小孩已经四岁了。”又问那家男的病人贵姓，那男人答道：“姓蒋，小孩已经六岁了。”再问家乡住处，可就说不出来话了，两眼一闭，咽了气啦。老管家悲伤之甚，回到府中，多加了些美言，范老员外遂叫老管家买了四口棺材，四身寿衣，给他两对夫妻俱全合了葬，并立了石碑，一叶氏之墓，一蒋氏之墓，两坟相隔一丈余远。安葬之后，就剩下蒋家的孩童六岁，叶家孩童四岁。江夏县有一家中等的财主，是绝户，就有人给财主家送去，那财主家听说，小孩的大人是瘟症死的，恐怕传染，俱都不要。老道将两个小孩携至松竹观万笏山，老道给两个小孩一诊脉，并没有瘟病。道者就是老剑客艾莲迟，平生传了四个徒弟：大徒弟镇三山夏侯商元，二徒弟铁牌道人诸葛山真，三徒弟带艺投师，就是胜三爷，四徒弟红莲罗汉弼昆长老。且说道人将小孩带到庙中，不到两个月，两个小孩身体已经强壮了，闲暇无事，教授武术，给四岁的小孩起名叶伯纭，六岁的起名蒋伯芳。伯芳爱棍，伯纭爱水，两个小孩这一练功夫，又肥又胖，老剑客一欢喜，给叶伯纭起号承龙，伯芳起号飞天玉虎。

光阴如箭，日月如梭，蒋伯芳已十五岁，梳着两个小抓髻，六七岁时使木棍，及至十四五岁换了铁棍，在十五岁时，有一日五更天天降大雪，伯芳用竹扫帚打扫山门外的大雪，风刮得雪堆积有七八尺高，伯芳打扫那堆雪，见雪中埋着一个死人，

伯芳遂报告了老道，老道来到跟前，一摸此人尚有气息，艾道爷说道：“此人有病，与你两人前世有缘，你可以救他，将他搭在空室内，给他灌点姜汤。”伯芳说道：“不用搭，我一个人就将他提到屋中去了。”提到屋中，姜糖水一灌，又用棉被一盖，工夫不大，此人苏醒过来，遂说道：“我是杭州府人氏，在东门外开杂货铺，我由三四岁时得了心口疼之病，都说是心疼。”列位，没有真心疼的，那全都是胃气疼。三国时有一位心疼的，他乃是真心疼，一句话未说完，就心疼而死。真心疼没有法治。闲言少叙，此人姓董，双名世兴。艾道爷诊脉，给开了方子，打发人照方抓了三付药，董世兴虽然苏醒过来，仍然卧床不起，蒋五爷遂给他煎药，侍奉两月有余，病体痊愈，董世兴遂说道：“我的姐夫做外官，给我打来信，叫我到任上另谋生意，我这是前去投亲，杭州的买卖已经关闭。我到了任上，我姐夫又荣升到云南贵州去了，我起早多赶路程，正适天降大雪，来到庙前，天气寒凉，我打算叫开庙门暂避风雪，当时犯了老病，我将小包裹一抛，倒于尘埃。我已经人事不知道，道爷救了我的命，我再生不忘。”艾道爷说道：“不是我救的你，乃是我的小徒蒋伯芳救的你。”此人遂说道：“如此我与令徒结为异姓兄弟，请道爷给主盟。”道爷也甚愿意，遂给二人主盟，结为生死之交，董世兴十六岁，长伯芳一岁为兄。世兴遂欲仍返杭州，重整买卖，临别之时说道：“兄弟救我一命，我若有寸进时，必报贤弟之恩。”又说道：“并且我回杭州，川资尚且短少。”伯芳说道：“我有三年的体己钱，现在未花，是我每天十二支点心钱。盟兄你用此钱作盘费吧。”世兴也不客气，将钱接过去，说道：“愚兄将住址给兄弟留下，乃是杭州东门外，座南同义合杂货铺。倘若愚兄发达之日，定不忘贤弟。”董世兴拜参了神像，又谢过道爷，二人才洒泪而别。此

段文字并非闲谈，后来必有用场。

光阴似箭，转瞬三年，伯芳力气已足，艾道爷给打了一条亮银盘龙棍，叫道：“伯芳，你已长大成人，可去江苏十三省总镖局找你胜三哥，你师兄弟六人，就是你胜三哥忠实，现为侠客，你在那里跟他学行侠作义。”蒋伯芳闻听，不忍下山。老道说道：“人过留名，雁过留声。”伯芳无法，遂叫老师开了住址，够奔江苏而来。叶伯纭见师兄走去，在庙内无精打采，艾道爷遂说道：“你也该出世啦，你也去十三省总镖局吧，你胜三哥他们都受了戒啦，下山不准回庙，每年我游方，与他们见面。你下山后仍许回庙，为你无家无业。我给你写一封书信，到在那里，你师兄如见我面一般。”伯纭含泪拜别恩师下山，沿路上听说胜三爷萧金台盗万寿灯，英雄心中暗想：我何不到萧金台盗出万寿灯？我这一出世，岂不是压倒群雄？英雄遂够奔萧金台，不走山口，到萧金台的客厅，闻听闵老寨主与四湖之人（莲花湖、黑水湖、澎湖、巢湖）韩秀、曹荣等密议：“药酒、薰香若失败，叫韩秀请胜英探毒水寒泉，乃是第三条绝户计。胜英若死，鸟无头不行，他的手下人就乱了。”叶六爷闻听，打了一个冷战，遂先来到后山，自己暗中探明寒泉，单等胜三爷来探寒泉时，我再露面。是夜三更来天，胜爷方要下泉，要紧关节之时，叶六爷出首，替胜爷探泉，镇住万丈翻波浪韩秀。

且说叶六爷一纵身来到泉口，向下一跃，丹田一较劲，下泉用手一托水，一丈有余；三托水到水底，四丈余深，来到水底，开目视物，看一丈四五远。叶六爷在泉一打转，在西北角有斗大一穴，里边有一水蟒，粗一尺有余，红颜色，吐出信子有尺余长，穴口外，透亮白，叶六爷用手一把抓下一块，掀开分水裙，装入油布口袋。列位，叶六爷抓的乃是冰片。抓下之

后，叶六爷用手一按水，向上而起，水蟒昂首奔叶六爷而来，叶六爷已经出水，倒绳而上，乃至上面，回头向下一看，恶蟒脑袋出水二尺余，蟒方打水里出来，气力不足，若是缓过气来，恶蟒就可以将人吸回去。叶六爷上了泉口，一纵身形，上了亭子。三老一看叶六爷，美玉脸像似紫茄子，胜爷问道：“六弟，觉着怎么样？”美英雄摇头不语。胜爷挽着六爷转了两个大弯，六爷缓过这口气来，说道：“好凉的水呀！”韩秀木雕泥塑，暗中大吃一惊。叶六爷叫道：“韩寨主，此水四丈余深，水底雪花白。”说着话，由口袋内取出冰片说道：“此物为凭。”递给韩秀，韩秀接过来，就觉着胳膊上冒凉气，韩秀又递与叶六爷，叶六爷带在兜囊中。韩秀问道：“叶镖头，里边有何物件呢？”叶六爷说道：“任何皆无。”韩秀问道：“那块白的从何而来呢？”叶六爷答道：“大概此泉出宝。”原来，韩秀最怕蛇，韩秀若看见尺余长的蛇，就惊惶失措。列位，人生在世，天然的性情，各有所长，叶六爷若告诉韩秀水底有水蟒，韩秀绝不敢下泉。韩秀问叶六爷水底有何物，叶六爷说水底并无他物。韩秀将水衣水靠紧好，叫道：“胜老明公，我就借令师弟这条挽手吧，他若拿下来，我还得再挂挽手。”胜爷说道：“很好很好，何必问呢？”韩秀叫道：“林大哥、闵二弟，这个挽手一断，我命休矣。”胜爷说道：“韩寨主你放心下泉，绝没有动这条绳的。”韩秀来到泉口，丹田闭着气，跃下寒泉。韩秀跳下寒泉，用手一托水，坠下一丈多去，那水蟒正在水中寻人呢，韩秀向下走的时候，就见大蟒昂首吐信子。韩秀一看，真魂皆冒，赶紧向上起，大蟒随着也跟上来了，韩秀方出泉水，一捋挽手，大蟒也出水了，一张口，将韩秀左脚腿子咬住，韩秀顾不得别的，仍然向上攀绳，将水蟒带出水五尺余，韩秀左脚一蹬，复又一抖，水蟒落于水内，韩秀的水靠及贴身的裤子

俱都被蟒咬断。韩秀上了亭子，桃花脸变成青色，不能动转。林士佩上亭搀韩秀，搀到亭子外，林士佩搀着韩秀转了十几个大弯，韩秀缓过这口气来，长叹一声：“吓死人也。”韩秀遂向胜爷说道：“明公令师弟可不对，水内有一尺余粗的一条水蟒，长有数丈。”没等胜爷答话，叶六爷说道：“水蟒怎么不伤我呢？”韩秀说道：“你能避五毒。”胜爷叫道：“韩秀寨主！有什么事大厅里面谈吧。”此时，胜爷的水衣水靠也脱了，叶六爷的水衣水靠也脱下去了，惟有韩秀穿着水衣水靠而走，连打灯笼的喽卒，又加上叶六爷，共合九位，奔大厅而来。韩秀跛着一条腿，跟随众人，进了后寨门，来到聚义厅，闵士琼老寨主捻着花白胡须，得意洋洋，净等喽卒前来报老胜英死于寒泉呢，然后再看东廊下八十余人怎么办。老寨主正然暗中思索，就见两个喽卒打灯笼回来，老寨主察颜观色，不问可知，镖行人未受害，只见胜爷面带喜色，又见胜爷身背后有一个小孩，一身蓝布的衣服，俊美异常，再看后面韩秀，通身水靠未脱，跛着一条腿，剑眉直皱，不问可知，三条绝户计，第四阵又输。

胜爷说道：“老寨主，我给你介绍一个朋友，此人随我恩师学了几天技艺，也算是我师弟。”遂指叶六爷对闵士琼道：“此人姓叶名伯纭，号叫承龙，人称海底捞月。”叶六爷向前打躬，闵士琼抱腕当胸，胜爷又说道：“方才我师弟代我探了寒泉。”叶六爷遂对闵士琼说道：“探泉乃是小事，我替我师兄办了。”语毕，从衣袋中取出冰片，递给老寨主道：“此物为证。”闵士琼接过冰片，就觉着半身发冷。老寨主又问道：“韩寨主探泉如何？”韩秀气得说话都打了哆嗦啦，说道：“老寨主请看。”将腿一伸，就见脚腿子被蛇咬得都脱了皮啦。老寨主问道：“这是怎么的？”韩秀就将探泉的情形报告一回，

西廊下群雄闻听，俱都愕然。胜爷说道：“第四阵探泉，可承让了？”闵老寨主说道：“那是当然镖行赢。”语毕，将冰片递给叶六爷。闵老寨主又说道：“天已不早，请诸位用过酒饭，有什么再说。”胜爷并不客气，归座吃茶。闵老寨主遂暗与八大名山的群雄商议：“如今输了四阵，若十阵赌输赢，必然俱都输与镖行无疑。”闵士琼又说道：“咱们想法子愚弄胜英，不与他十阵赌输赢才好。”此时，众人俱用过了饭，休息的休息，出恭的出恭，东西两廊外面就是厕所，可不能出萧金台。次日天明二十九日，漱口、净面、吃茶，不必细表。

及至摆好酒席，大众入座，酒过三杯，闵士琼问道：“镖行众英雄因何至此？”胜英答道：“为万寿灯而来，如不得回万寿灯，胜英不出萧金台。”闵士琼说道：“明公约的高人甚多，我们打皇宫内院窃来万寿灯，胜老明公，你能在敝山也盗万寿灯吗？定一个日期。”胜爷平生不会窃取偷盗之事，胜爷未答一言。大义士天佐答道：“但不知放灯之处，有消息埋伏没有？”闵士琼说道：“并无消息。但是放灯之处非常坚固，不好出入。”大义士说道：“没有消息，我就能偷。你我大家吃完饭，同去看放灯处所。”吃完了饭，胜爷率领镖行三十余位，闵士琼也率领八大名山的出色人物三十余位，胜爷与闵士琼并肩出离了西角门，向西走过三道寨子，再向北有两层院落，再向北去，有翠竹林一道，竹林中有甬路，穿过翠竹林有北房三间，东西南北围着房有八棵天棚竿子，上边有横竖竿，天棚架子相似，天棚竿上挂铜铁网，铜铁丝有绿豆粗细，能工巧匠拧成核桃大的窟窿，四周围刨下坑去，铜铁网入地二尺多深，方砖铺地。闵寨主用手一推天棚竿子，就听四外铃铛响，网之四周有个响铃，网一颤铃铛便响。这八个铃铛在网里面，有鸭卵大小，二少寨主手拿一细白蜡竿。此时已分时候，大众观看

真切之甚，这三间北屋门窗户壁都是铁的，窗棂上不糊纸，乃是青石护窗板，都是妙手石匠所造，那青石板四周都有卡口，空气都不通。老寨主叫德俊用白蜡竿子敲护窗板，护窗板一响，里面有人将护窗板打开。屋中人乃是闵士琼的徒弟，闻听白蜡竿敲开板的声音，遂将青石板向上一托，用钢钩一挂，打开了四五块石窗板。正当中设立一座柏木台，南东西三面红油漆栏杆，打东北角上台，台上有一个八仙桌大的铁箱子，箱子口向外，箱子上有铜饰件，锁头锁着，黏着三寸宽一尺长的封条。闵士琼叫道：“王强将锁开了，与众位观看珍珠灯！”这守灯的是老寨主第三十七名徒弟，名叫双锤将王强。那王强闻听老寨主吩咐，不敢怠慢，急忙由兜囊中取出钥匙，铁箱旁边有一个水瓶儿，是早预备浸封条的，将封条用水浸湿了，揭下封条，用钥匙将锁开了，一手掀开箱子盖，一手提珍珠灯的金链，大众隔着网向内观看，王强将珍珠灯四面俱都朝外，给大家观看，真是霞光万道，瑞气千条。大义士叫道：“三哥，这回珍珠灯不假。”白子玉的藕芽，璧玺的荷叶，宝珠用真金线穿着，花篮底下，一根金线穿着一颗珍珠的灯笼穗。老寨主对镖行人问道：“众位可曾将灯看明？”大众说道：“已经看明。”闵士琼叫道：“王强，将灯收起来！”王强将灯放在箱内，锁好铁锁，复又黏上封条，然后王强向箱子上一坐。闵士琼对胜爷道：“盗灯时不许用薰香蒙汗药，不准叫网上铃铛响，不准叫屋内的人知道，不许挖窟窿，胜老达官能盗灯吗？”胜爷不谙偷盗之事，未敢答言。大义士说道：“三哥，我能偷，我叫贼魔，专讲究偷盗。但不知多少日期？可得限长才能行呢。”闵士琼说道：“一个月两个月均可。”大义士说道：“日期太长啦，我等不了，我怕受了急。”闵士琼说道：“十天八天。”大义士说道：“十天八天我也怕受了急。”闵士琼说道：“一个时辰。”

大义士说道：“一个时辰，你看我进去偷去行啦？”闵士琼说道：“大义士自便吧。”大义士说道：“今天是二十七日，七月初一日为限，鸡鸣时偷出来。我若至期盗出，你当如何？”闵士琼答道：“你如盗出，我父子自备其缚，打正犯帮犯的官司，绝不食言。如果你要至时不能盗灯呢？”大义士答道：“至期盗不出灯来，官司我胜三哥打，就说我三哥自己盗的灯，已经损坏啦。到那时我在聚义厅自刎一死；如若不死，你叫我闵天佐，我就不姓欧阳啦。”闵士琼说道：“咱二人击掌吧。”大义士说道：“击掌吧。”闵士琼背后林士佩说道：“老寨主别跟欧阳天佐击掌，跟胜英击掌。”大义士举着手，闵士琼又不击掌啦，惹得众人大笑。闵士琼对胜爷道：“我与胜老达官击掌。”胜爷过来击完掌，大义士说道：“你们可得管我吃喝。”闵士琼说道：“萧金台厨房，随便吃喝。”闵士琼叫道：“德俊，今日传知东北角更夫，定更锣响，人不准下更楼。西北角两点打更，西南角三点打更，东北角四点打更。梆锣一响，俱都不准下更楼，五更止住。蛮子若是装神闹鬼，不必惊恐，从今天夜间起，打到七月初一五更为止。”两造的英雄俱归聚义厅，只留下蛮子，这一来胜爷又被贼人愚弄了，白赢了四阵，作为无效。贾七爷叫道：“三哥！十阵赌输赢，白赢四阵。”胜三爷说道：“我但得容人且容人。”

两方英雄三百来位，等到掌灯之后，欧阳爷没露面，夜间两廊下英雄换拨打盹。及至三十日，闵士琼又出了计策，谋害金龙。是日吃完早饭，孟金龙在东廊下举着金鼎龙头棚，大声对闵德润喊道：“看这个是什么？”闵德润在老寨主身后，唉声叹气，老寨主问闵德润道：“孺子为何唉声叹气？”大少寨主说道：“父亲，孩儿二十八岁，没打过败仗，前次五方飞蛇楼盗灯，孩儿与金龙动手，孟金龙将孩儿愚弄，几乎将孩儿撞

得吐血。您当着天下英雄与胜爷说明，叫金龙将兵刃还回，孩儿与他战上几百个回合。”闵士琼遂站起身躯说道：“胜老明公，可能叫少镖头把兵刃还回吗？叫他二人当着天下英雄再分胜负。”胜爷答道：“老寨主，这有何不可呢？当着天下英雄，我绝不驳朋友面子。”胜爷遂叫道：“金龙，将兵刃还给人家！”傻英雄一听要拗，将拗向地下一横，答道：“没拿来呀，在镖局子呢。”胜爷说道：“方才你还拿着呢，赶快还人家。”九头狮子孟二侠道：“小冤家，你三大爷说话，你都不听啦？给人家。”孟金龙说道：“管我的太多，没法子，给人家吧。这几天我在镖局子睡觉都抱着拗，九尺多长，真好使。”金龙万不得已，将拗向当中一扔道：“再抢过来可就不给啦。”这一扔拗，将铺地的方砖砸碎好几块。大山寨主勒了勒皮挺带，赶奔近前，拾起龙头拗，说道：“金龙敢与大山寨主比赛二百回合吗？”金龙说道：“只要你们山贼管吃，战五百回合，小子。”闵士琼叫道：“孺子且慢。”又叫道：“胜老达官，他们家伙都重，倘若兵刃走了手，就许伤了众宾朋。让他们二人到山坡空旷之地比赛去。”胜爷捻髯思索：“作贼的没好心，会用毒计。金龙本是愚人，怕他们山坡下有埋伏。”胜爷捻银髯不语。胜爷未及答言，银龙走到胜爷跟前说道：“您怎么不叫我孟大哥与大山寨主去山坡比赛呢？”胜爷仍不敢放金龙出去，怕被人家谋害。银龙又转到东廊下叫道：“孟二爷，如此如此，万无一失。你老人家发一句话吧。”孟二侠遂站起身躯说道：“我的孩子，跟您的孩子不是一样吗？你老人家叫他去吧。”胜爷仍然不语，孟二侠说道：“闵老寨主，金龙是我的犬子，就叫他们去西山坡下比赛吧。”闵士琼说道：“可有一件您得担保，二人比赛，兵刃出手，躺下算输，不准伤害性命。”孟二侠说道：“这有何难？”遂叫道：“金龙，你与大山寨主比赛，兵

刃出手，躺下，就算输啦，不准伤害性命；如若伤害性命，我将你架火烧死！”金龙说道：“我明白，他要将我打倒下，也不许伤我性命。许我扒他衣服不许？”孟二侠说道：“那不在话下。”孟二侠不知金龙爱山贼的衣服。二人遂站起身形，大山贼说道：“走！”金龙说道：“不用横，有你的乐子。”

二猛出离了西角门，够奔后寨门，一开后寨门，喽卒们俱都弓上弦，刀出鞘，大山寨主报告把门的头目说道：“奉老寨主之命，我二人在山坡下比赛输赢。”二人来到西山坡下，茂林深处，大山寨主道：“今天要立见输赢。”孟金龙说道：“不用卖狂，君子打，小人打？”大山寨主说道：“没听说过。”跳起来就是一撸，大英雄接架相还。二人都是力大绝伦，兵刃碰在一处，叮当乱响，大山寨主力量小点，兵刃应手，孟金龙兵刃短点，是一寸小一寸巧；二人一位是金钟罩、铁布衫，一位是十三太保横练。二人真是棋逢对手，降魔宝杵起处风云吼，金鼎龙头撸砸上神鬼惊。二人正在打得难解难分，就听密林深处一声喊叫：“孟金龙死期至矣，尚且不知！”此人身体七尺余高，掌中虎尾镔铁棍，说道：“金龙你记得莲花湖，你踹了寨主一脚？一脚成仇恨，昼夜记心头。”列位，此人是谁？乃是莲花湖的水八寨主铁棍无敌将朱甘棠。由山坡上撞下来，亮虎尾三节棍搂头就打。大英雄降魔宝杵向上一迎，哗啦啦一声响，大英雄又听背后金鼎龙头撸砸来，金龙转身相迎，只打得地动山摇。二人打一个，工夫不大，金龙热汗直流。这三个人的兵刃，金钟罩都搪不住，打上就得破了，金钟罩、铁布衫，犹如不管事一样。大英雄心中思索：“短命鬼小龙，你害了我啦。老山贼叫我山坡比武，三大爷不言语，你叫我三大爷说话，三大爷不说话，你叫我父亲说话。”正在此时，就见大树上一人，脑袋朝下，离地三尺来高，一叠腰站起，说道：“黑心贼，

你们又用诡计，俩打一个。”朱甘棠一看，认识是剑客，抹头向南就跑。列位，剑客见金龙与闵德润要往西山坡比赛，剑客就由天棚上走了，早到西山坡等着去啦，银龙早看得明白，故此怂恿孟二侠，叫金龙应战。且说朱甘棠向南就跑，剑客道：“猴崽子，我要叫你跑三里地，那算你本事大，我也不撒鹰放犬。”追出五七丈远，剑客纵起来一脚，正踹在朱甘棠腰脊骨上，贼人身不由己，抛了虎尾三节棍，趴伏在地。剑客上前将朱甘棠按住，一掏腰，朱甘棠有飞抓，剑客将他捆上，左手提着虎尾三节棍，右手提着朱甘棠，转身回来，将朱甘棠向地下一扔。金龙喊叫：“师傅，咱也爷俩毁他！”剑客说道：“我这大年纪，焉能俩打一个呢？”金龙说道：“咱爷们有理，我就说他们俩打一个，将我打急啦，我将我师傅喊来啦。”剑客一生一世就这么一个徒弟，年老惜子女，人之恒情。您道，剑客为何不早下树呢？皆因为叫金龙长长见识。剑客被金龙说得活动了心啦，一抖虎尾三节棍就是一棍，大山贼金鼎龙头棚赶紧相迎，金龙后面叫道：“山贼，杆到后脑勺子啦！”金龙说道：“师傅，你身体矮，专打他腿，我个儿高，专打脑袋。”师徒双双戏耍大山贼，真是害人如害己，山贼气力不敌，转身奔后山而逃。剑客道：“山贼跑了，完啦。”金龙道：“不行，我爱他的衣服。”剑客也是溺爱不明，跟随金龙就追，追到后山又遇奇事，二猛要捉拿大山寨主闵德润。

单表金龙在前，剑客在后，追过两道山口，树木交杂，现出两条道路，西北去一条道，西南去一条道，金龙说道：“师傅你上西南追，我向西北追。”剑客说道：“傻小子，你追上他，你也拿不了他；我追上他，也不好拿。”金龙说道：“我要追上他，我就喊你；你要追上他，你就喊我。”语毕，爷儿俩分途追赶。金龙向西北去追，追到后山，听见山里咯吱咯吱

乱响，闻着有一股子血腥味儿。忽然又听得猛虎发威的声音，大英雄留神观看，见一只斑斓猛虎吃一个老太太，已将腿吃得剩下一半啦。这个老太太穿着一身蓝布衣服，大英雄心慈，大声喊道：“老虎别吃人哪！”老虎见有人来，恶虎捕食，奔大英雄而来，大英雄一伸胳膊，一口咬在胳膊上，金钟罩咬不动，一扬右手的杵，抡起来就是一杵，这一杵正砸在虎头上，老虎脑浆崩裂，大英雄一连又是三杵，将虎砸得纹丝不动。大英雄叫道：“老太太！老太太！”岂知老婆早已死去，呼之不应。大英雄一看，老婆六十来岁啦，大英雄心中酸痛，说道：“跟我的老娘差不了多大岁数。”孟金龙不觉泪如雨下，转身形奔南去了，可就把追贼忘啦。大英雄忽听有人呐喊：“再来一号！威威，再来一号！”大英雄只闻声音不见人，急奔声音而去，见一道旱山涧，一丈多深，看见一位未遇时的樵夫，身高七尺半，短头发一寸多长，长头发挽髻，一脸的油腻，青布大氅，破烂不堪，青皂布的靴子，腰间掖着一把大斧子，一条大绳子捆着中腰，站山涧上面向外拉那树枝子：“威，再来一号呀！喊，再来一号呀！”金龙喊道：“穷小子，拾柴禾呢！”打柴的樵夫一抬头，见是大汉，方要招呼大少寨主，一看不是。金龙说道：“你这儿来，你这儿来。”打柴的樵夫绕到金龙这边，大个爱大个，谁也不怪谁，金龙说道：“咱俩比比谁高？”那樵夫走到金龙跟前，金龙说道：“你还矮着一头呢。你拾柴禾干什么？”樵夫答道：“卖了柴禾养活老娘。”金龙说道：“你老娘是老婆婆吗？”那樵夫答道：“是老太太。”金龙问道：“你老娘在哪住呀？”樵夫答道：“在北边山环里有一个石洞子。”金龙说道：“你老娘死啦。”那樵夫说道：“你胡说。”金龙说道：“不是胡说，你老娘叫老虎给吃啦，我救的时候，已经腿都剩了半节啦。”樵夫问道：“当真吗？”金龙说道：

“你看看去呀。”樵夫闻听，仰面大号了三声：“娘啊！娘啊！老娘啊！”当时真是欲哭无泪。人要到了真伤心的时候，没有眼泪。樵夫大号了三声，向东就跑，金龙在后面跟随。

列位，战国时有吴起者，杀妻求将，那吴起幼时读书，曾与他老娘说过：“孩儿日后出山，若不得高官，不能回家见老娘之面。”后来吴起游学三年，未得功名，吴起回家，仍是白人，他的老娘遂说道：“你布衣还家，忘却昔日之言乎？你再游学时，不得功名富贵，休见为娘之面。”吴起又游学在外，拜孟子为师。忽然有吴起之家人，报告吴起老娘已死，吴起闻听，仰面大号了三声：“娘啊！娘啊！娘啊！”然后进书斋读书如故。孟子问道：“起何不奔丧？”吴起遂将与母所说的话，对孟子说了一道。孟子不悦，遂不以吴起为徒，因吴起不孝。后来吴起杀妻求将，可见其忍也。

闲言少叙，樵夫前面走，大英雄后边跟着，来到老婆婆近前，那樵夫一见母亲，双手一抱，大哭：“老娘！你老人家怎么这样了？你老人家打山东逃到此处，为何遭此惨死？”那樵夫一旁哭着，一旁念叨，孟金龙也跟着啼哭。金龙心中暗想：“此人老母已死，必然身无着落，我何不将他收在镖局子之中，作我一个膀臂？”孟金龙思索至此，遂说道：“傻小子，你哭干什么？为什么不与老娘报仇呢？”此人答道：“我母已死，老虎已经被你打死啦，还报什么仇呢？”金龙说道：“你是浑人。虎打何处来呀？你在此山打柴多少日子啦？”樵夫答道：“一年有余啦。”金龙问道：“你知道本山有一个大个吗？”樵夫答道：“知道。”金龙说道：“他叫什么？”樵夫说道：“他叫天门白玉虎闵德润。”金龙说道：“你知道他因为什么叫天门白玉虎吗？”樵夫说道：“我不知道。你知道吗？”金龙说道：“那是自然知道呀，他爱养老虎，才叫的那个名字。”

他方才在山上放虎，我说：‘你别放虎，怕虎吃人。’闵德润说道：‘我们的山，我们要放虎，吃了人你管不着。’他就将虎放出来了，那虎出来就将你老娘吃啦。我去打虎救你老娘，已经晚了，将你老娘的腿都吃了一半了。”樵夫真是一个浑人，闻听金龙这么一说，遂问道：“你怎么不将闵德润捉住？”金龙说道：“他将虎放出来，他就跑啦。”樵夫说道：“好闵德润猴崽子，我将我娘送到山洞里去，我非找他给我老娘报仇不可！”金龙说道：“你找不着他。”樵夫说道：“此山我无一处不知道的，他跑到哪里去，我都找得着他。”樵夫语毕，将他的老娘尸身一托，向北走去，又向东一拐，来到一个石头洞，此洞四尺宽，六尺高，在洞外有一块石板，四尺多宽，六尺多高。樵夫对金龙说道：“我每天打柴去，都将石板堵住洞口，今天我老娘嫌热，不叫堵洞口，这山贼就今天放虎，吃了我的老娘。”说着话，将死尸托入洞内，出来时掌中拿着一对青铜独角娃娃，长有二尺八寸，一条腿伸着，一条腿弯着。出了洞口，将娃娃扔在就地，一手提石板就盖好洞口，拾起青铜娃娃说道：“我找山贼与我母亲报仇。”金龙说道：“那是当然，总得报此仇。父母之仇若是不报，那还算人吗？穷哥哥，我帮你报仇。”二人遂往西南而去。

打柴樵夫腿底下还是真快，踩陡壁山崖，穿过树林，来到一个山峰之下，清风凉爽，樵夫叫道：“大哥你看，此处是山贼歇凉之处，谁都不知道，就是我知道。我去找他去。”原来，这个大山贼歇凉之所，有一块卧牛青石，石匠给凿的，可以容下一个人去，躺在上面正好乘凉。真巧，挟山太保闵德润，被剑客与金龙战得热汗直流，果然逃到此处，冤家路窄，就碰见了樵夫。这樵夫由山上下来，进了树林中，来到闵德润面前。闵德润一看，认识是本山打柴的樵夫，那知道樵夫一见山贼，

分外眼红，用青铜娃娃点指，一声怪叫：“好山贼呀！”大少寨主说道：“你别喊。”樵夫说道：“我不喊，我来问你，你玩什么不好，单玩小老虎？”大少寨主问道：“什么小老虎？”樵夫说道：“你还不知道吗？”青铜娃娃举起来就打，大少寨主一看来得太猛，翻身坐起，站起来拿起金鼎龙头棚，二人就打起来了。樵夫是有病才好了不多的日子，与山贼战了几十个回合，热汗直流。金龙在旁喊道：“山贼不通情理，放虎吃人，还跟人家动手。穷哥哥不要发慌，我帮你捉拿山贼。”二猛战一猛，大山贼就要被获遭擒。金龙降魔宝杵凤凰单展翅，照山贼面门打去，樵夫用渔翁搬罽式，奔山贼砸去，一对娃娃上下翻飞。闷德润虎口发酸，金鼎龙头棚虚晃一招，奔西而逃。樵夫后面追赶，金龙喊道：“穷哥哥，可别叫他跑了！我帮你追，我必要全始全终。”追出有二里之遥，迎面有一个山头，四周围高，当中洼，山贼站在山头之上，将棚一横，滚下山头，“噗咚”一声，落水而去。

樵夫痛哭道：“杀母之仇不能报了。”金龙问道：“穷哥哥为什么哭呀？”樵夫说道：“我不会水。”金龙问道：“此水通到何处？”樵夫说道：“这是一个死湖，下大雨时高处的水流下来，都存在这里。周围一里余地，雨水大的时候，总有二三十丈深，雨水小的时候，也有五六丈深。我时常打这路过，在此洗手洗脸。”金龙问道：“穷哥哥，你念过书吗？”樵夫说道：“我没念过书。”金龙说道：“他好比入釜之鱼。穷哥哥你看，我下水捉他。”樵夫说道：“你会水吗？”金龙说道：“到水里那算到咱家啦。”金龙坐在山坡之上，将头巾绢帕摘去，脱了靴子，裤子袜子也都脱去，将皮挺带一卷，腰带子解下，大皮兜子一抖，哗啦啦一声；将龟背驼龙抓抖出来。樵夫说道：“你会打龟背驼龙抓吗？”金龙说道：“那是咱拿手的

戏。”樵夫长叹道：“此乃我家传的武艺。我母子病在招商店，欠下饭钱，店主人将我母子赶出来，我搀扶着我的老娘，出店两天没吃饭，将龟背驼龙抓卖两吊多钱，我娘吃了一顿饱饭，我吃了半顿饭，只落得寻茶讨饭，哭了两场，这一对铜娃娃没舍得卖。你将这抓送给我吧。”金龙说道：“穷人见东西就爱，你会打吗？”樵夫说道：“没告诉你是咱家传吗。”樵夫遂将绒绳抖开，一抖抓环子奔树枝抓去，将抓带回，手捋钢环子。大英雄一看，说道：“抓的真有门，等拿住山贼咱再商量。你母已死，你也没挂念啦，我将你带到一个地方，每天酒肉管饱。”金龙说着话，又将皮挺带也解开啦，说道：“我高了兴啦，爽得都脱了吧。”脱了个赤条条，滚下水去，石头锋扎在身上的一个白印，大英雄下水奔山贼而去。人在水底下得缓气，水皮上必冒泡。金龙明白水性，奔水泡而去。大英雄一托水一丈余，四托水到了湖底，开目视物，大英雄看一丈四五。大山贼也就是皂一二里地远，在水底直向上漂，用手一托水，再向下落，闭着眼睛面朝南，金鼎龙头棚在左腋夹着。大英雄看得明白，心中说道：“我将他的龙头棚先盗走再说。”正在此时，大山贼夹着棚太重，可巧放在旁边了，大英雄可得手啦，将棚拿起，先放到水边，又皂到离山贼六七尺远，大声一喊，山贼伸手拿棚，棚已不翼而飞，山贼托水向上就起。大英雄容山贼方才露出头来，在水底下将山贼腿腕子捋住，向下就拉，大山贼鼻子一辣喝了两口水，如此三四次，大山寨主喝了五六口水。分明金龙是成心灌大山寨主，山贼也明白，喝了几口水，遂向东面上皂，冒上来一回，向东面皂点。穷樵夫在坡上看得明白，心中说道：“你凑到边上，我就拿抓抓你。”金龙在水底向下拉山贼一回，山贼向东岸皂一丈来远，又拉了六七次，山贼已经快皂到边上啦，龟背驼龙抓也能够上啦，樵夫一抖抓，照大山

贼象牙冠抓去，抓住了象牙冠，就向岸上拉，拉了好几次，拉不上来，樵夫纳闷：“怎么山贼在水里我反拉不上来呢？”此时金龙在水底下，拉大山贼也拉不下啦，二人正在纳闷，金龙心中暗说：“我放他出水看看。”金龙这一松手，樵夫可就将山贼用抓拉上来啦。拉到了岸上，那大山贼虽然没死过去，也有点发晕啦。二人遂将大山贼用飞抓绳子捆好。这是大山贼腰间的飞抓。捆完了山贼，穷樵夫就拾起兵刃，奔山贼就要砸。金龙说道：“别忙，等一等。”樵夫说道：“为什么别忙？杀母之仇，哪有不报之理？”金龙说道：“方才我说的不明白，你听的糊涂。山贼养的是蓝眼的老虎，吃你娘的是红眼虎，不是大山贼养的那只虎。”樵夫说道：“你怎么说话绕弯呢？”金龙说道：“穷哥哥你贵姓啊？”樵夫说道：“我娘活着的时候，不叫我说真名实姓，因为受了穷啦。我叫独霸山东李永泰。”金龙说道：“你是独霸山东啊？你为什么来到此地呢？”那樵夫说道：“一言难尽了。我来到此地找人未遇，与我母亲就要了饭啦。”金龙说道：“你找的是哪一位呢？”樵夫说道：“我找的是神刀将李刚。”金龙说道：“李刚是我叔叔，明清八义李四爷，谁人不知，哪个不晓？你还真是我的哥哥，从此我就管你招呼穷哥哥了。你跟着我找你叔叔去吧，从此你挨不着饿啦。”樵夫说道：“我衣裳褴褛，如何见人？”金龙说道：“你穿我的衣裳。”樵夫说道：“你穿什么？”金龙说道：“我穿山贼这身。”樵夫遂脱下自己的衣裳，穿上金龙的衣裳。金龙遂与樵夫二人，又扒山贼的衣裳，将山贼的衣服扒下来，金龙完全穿戴齐整，然后将樵夫破衣服给山贼穿上。山贼寒鸭鳧水捆着，也缓过来了，遂破口大骂。金龙撕了一块破衣服，将山贼嘴给堵住。金龙将杵插于背后，提起金鼎龙头棚，哈哈大笑，对樵夫说道：“你将山贼扛到聚义厅，就说你将他拿住的，作

了你的见面礼。”金龙这叫巧支使大个。樵夫将山贼扛起，二人的零碎俱都收拾好了，遂奔聚义厅而来。金龙说道：“快走。”

他二人正在向前走，来到一片树林前，只见一道黑影，金龙说道：“穷哥哥，前面有贼人来啦，你将山贼放山沟里。”此时黑影已经来到近前，大英雄先闻着一股脂粉味薰人，身临切近，只听燕语莺声说道：“哥哥你跟镖行大个战得怎样？是你赢了还是输啦？”金龙一听直叫哥哥，金龙并不言语。姑娘说道：“我是你妹妹闵秀英，你怎么不言语呢？”金龙仍不答言，姑娘遂着急道：“哥哥怎么不言语？你不是天门白玉虎闵德润吗？”金龙一声怪叫道：“我是猛老虎！”姑娘说道：“哟，你将我哥哥害啦，穿上我哥哥的衣服。你快献出我哥哥，你如不献出我哥哥，姑娘要你的命。”说着话，一伸手摘下柳叶尖刀，说道：“你献出我哥哥没有事。”金龙说道：“金鼎龙头棚太重，你搪不住，这个降魔宝杵短一点，你怕降魔宝杵不怕？”姑娘一听，不像人话，姑娘回头就跑。金龙说道：“还是怕宝杵，金鼎龙头棚，他看惯啦，故此直向前走。”

你道，姑娘从何而至呢？皆因闵士琼是一家富绅出身，被闯王逼得占山为王，带着家眷占山。前者二少寨主救秦尤时，回到萧金台，秦尤并带着珍珠灯进山，闵士琼告诉二少寨主：“不准告诉你娘去北京之事。”二少寨主由北京回来，到后寨见了老娘，刘氏夫人遂问道：“你这些日未到后山，你上哪里去啦？”二少寨主遂答道：“孩儿与朋友行围打猎去啦。”老夫人闻听问道：“你父说你有人请去了，你说你打猎去了，你们爷俩说的怎么两样呢？你必须对为娘说了实话，你若不说实话，活活气死为娘了。”二少寨主乃是孝子，不敢隐瞒，遂将救秦尤之事，并秦尤将万寿灯献与萧金台说了。刘氏夫人闻听，遂说道：“这不是你的过处，这都是你父不明大义，纵子行凶。”

遂打发人到前寨，将闵老寨主请到后山，夫妻二人对坐吃茶。刘氏夫人问道：“养不教父之过，教子不严，老师之过。你不该纵子行凶，越狱带盗狱，救出秦尤；秦尤不该夜入皇宫内院，盗出康熙老佛爷万寿灯，罪上加罪。大清国的王法，可不饶人。”闵士琼说道：“你一个妇人家不懂事，秦家叔侄有话，这场官司，秦家叔侄打，绝不叫咱们受牵连。”刘氏夫人说道：“倘若秦家叔侄打了官司，上刑拷问，焉能不将我儿招出？”闵士琼说道：“你妇人家知道什么？老夫一呼千诺，官兵来了我和他们打仗。老夫聘请八大名山的群雄，何惧之有？”刘氏夫人说道：“难道他就不怕王法吗？你赶紧将灯献于当官，赎咱一家之罪。”闵士琼说道：“你胡说，我们绿林道玩票，就讲究把脑袋不要了，绿林道不坐十年大狱，不算好汉，脑袋掉了碗大的疤痕。现如今我请了八大名山的朋友，现下太忙，没有事时你还别往外寨叫我。”语毕，站起身形向外就走。刘氏夫人遂骂道：“老该杀的，老不守王法的，这就要家破山亡。”闵士琼回头唾了刘氏夫人一口道：“胡说！”刘氏夫人又说道：“不要骂我啦，眼见就要家败人亡，骨肉分离。”闵士琼向外走着，骂着刘氏夫人，刘氏夫人啼哭道：“老天杀的，可要到了山破家亡的时候啦。”此时姑娘已经来到屋中，劝道：“老娘不要生气，气坏了身体反为不美。”刘氏夫人说道：“姑娘啊，我并不是哭的我自己，我也不是哭的你父亲与你大哥；我所哭者，是放心不下你与你兄弟德俊。你父亲与你大哥德润是挨刀的行为，必然要受国家王法，是邪不能侵正，眼看着这座山保不住。你娘舅来了爷儿五个，我已经嘱咐了，事急时求他们将你与你兄弟救走，从今后不许管你父亲与兄长的事情。你姐弟若能逃出火坑，也好接续闵氏后代香烟。”嘱咐了姑娘，遂打发老家人，日日到前厅探听消息，回后山报告。这日老喽

卒在前寨聚义厅打探一切，知道德润与金龙比赛输赢，遂告诉安人。姑娘一听，放心不下，心中暗道：“前次上了镖行大个之当，几乎要了我兄长之命，怎么又叫我兄长去与镖行大个去打呢？”姑娘放心不下，到自己屋中收拾好了兵刃暗器，越过后寨子墙向西去，够奔树林丛中寻找，找了半天没有人，遂又来到山口，意欲询问喽卒，正赶上前面一个大个，头戴象牙冠，手拿龙头棚，金花花的衣裳。姑娘一看，认为是自己兄长，赶紧叫道：“兄长回来啦。你跟镖行大汉输了赢了？”金龙一听，心中明白，这姑娘是以我当了他的兄长啦。金龙遂捂着嘴不言语。闵秀英见金龙不语，遂说道：“哥哥怎么不言语呢？”金龙这才说话，姑娘一听不像人话，回头就跑，正向前跑，又遇见一匹艾叶青鬃豹，马上端坐老寨主闵士琼。闵士琼一看是自己姑娘，将马勒住，问道：“姑娘来此何为？”姑娘就将误认兄长之事，与老寨主说了一遍。老寨主点头道：“无妨，你回后寨吧。”姑娘脸面一红而去，闵士琼遂迎了金龙而去。

来到近前，闵士琼一看，果然是孟金龙穿着大少寨主的衣服，遂向金龙说道：“我与胜老明公说得明白，你与我儿比试，谁也不准伤谁性命。如今你将我儿衣服穿在身上，我儿哪里去了？为何你将我儿衣服兵刃得来？”金龙答道：“你家少寨主与我比试，我们二人都比累啦，遂坐在山坡上耍钱。没有牌，没有宝盒，作的是良心宝，我作，他押。头一宝我作一个三，他押了一个么孤丁，他输啦；二宝我作了一个四，他押了一个三，他又输啦。就这样一宝一宝的，他将衣服兵刃，就都输给我啦。”闵士琼说道：“胡说！你快将我儿献出，如其不然，你要敢说三声不献出人来，老夫要你的狗命。”金龙说道：“老贼，我将你打马上揪下来，摔你个肉泥烂酱。不献人！不献人！你便如何？”闵士琼叫道：“韩忠，韩孝，韩勇，韩猛，四位

贤侄何在？”此时韩家四猛在老寨主左右，齐声答应。韩忠先够奔金龙，二人战了二十来个回合，不是金龙敌手，韩勇见韩忠不是金龙敌手，也跃出来加入战金龙，韩忠、韩勇仍不是金龙的敌手，韩孝又出来，方要加入战金龙，金龙喊道：“穷哥哥快出来吧！俩打一个正合适，要三打一个，我可受不了。”穷樵夫喊道：“两打一个，我还不愿意呢，三打一个，我更不干啦！”穷樵夫遂亮出一对青铜独角娃娃，协助金龙。韩孝与穷樵夫战不到十余回合，韩猛遂也加入战樵夫，两打一个，战得难解难分。闵士琼在马上心中暗想：“孟金龙之勇猛，提起来没有不惧怕三分的，今又加上这个打柴的樵夫，简直如虎生翼了。”老寨主思索至此，叫道：“韩家贤侄闪开！”韩孝心中明白，叫道：“韩忠、韩勇闪开金龙！”韩家二猛遂向左右一分，俱各闪开。闵士琼问金龙道：“你若不献出我的儿子，叫你死无葬身之地！”金龙说道：“你胡说！我将你抓下马来，按地里去！”老寨主专打三十六尸毒药弩，专破金钟罩、铁布衫，金龙不知，仍然玩皮。此时老寨主方要打弩，心中思索：“可惜金龙这样好汉，乃是万人之敌，我若将他一弩废命，真是可惜。唉，大将难免阵前亡。”一飘银髯，就要打弩。金龙说道：“你打冰钻，我要躲是匹夫，你打吧？”老寨主一皱眉，弩方要出手，见西山坡上痰嗽一声道：“闵老寨主不要下毒手，金龙不要玩皮无知，俺胜英来也。”

列位，胜爷是怎么来的呢？皆因金龙与大少寨主比武的工夫甚大，未回聚义厅，闵士琼打发二少寨主，胜爷打发大弟子胡景春，前去打探，来到山坡一看，见朱甘棠在那里捆着。二少寨主解开绑绳，问道：“朱寨主这是怎么的啦？”朱甘棠说道：“大脑袋将我捆上，他师徒双战大少寨主去了。”胡景春乃是久经事故的人，心中明白，叫道：“朱寨主！不要在此多

说，有话请至聚义厅去说吧。”三人来到聚义厅，朱甘棠报告闵士琼，剑客加入助战。胜爷说道：“不问可知，朱寨主必然是在山坡助大寨主，战吾之盟侄。”朱甘棠也知隐瞒不住，遂说了实话。闵士琼与胜爷俱放心不下，胜爷带着胡景春，闵士琼带着韩家四猛，喽卒打灯笼引路。闵士琼方要打弩，胜爷正然赶到，叫道：“闵老寨主勿下毒手，俺胜英来也！”

闵士琼抬头一看，胜爷白发苍苍，银髯乱飘，走下山坡，叫道：“金龙后退！”金龙喊叫：“穷哥哥，别打啦！三大爷来啦。”无奈韩孝、韩猛二人，仍然围着穷汉痛打。胜爷叫道：“闵老寨主！还不将他们拦住。”闵士琼说道：“韩孝、韩猛还不住手？”韩孝、韩猛这才罢战。穷汉一见胜三爷，跪倒身形，痛哭道：“三大爷，苦死小侄男了。”胜爷心中一怔，说道：“壮士何人也？”穷汉答道：“我乃山东历城李家岗人氏，姓李名永泰的便是。”胜爷说道：“原来是贤侄。你怎么流落到此？”永泰就将老母被虎伤身而死，自己遭遇，说了一遍。语毕，大哭不止。胜爷道：“贤侄不要悲伤，愚伯父自有办法，叫你尽人子之道。”闵士琼向胜爷道：“方才说得明白，我儿不准伤金龙，金龙不准伤害我儿。现在吾儿闵德润哪里去了？”胜爷答道：“待我问来。”胜爷遂叫道：“金龙！你与闵大少寨主比试，闵大少寨主哪里去了？”金龙说道：“要了饭啦。”胜爷说道：“不要取笑，在哪里呢？快说。”金龙说道：“在那边山沟里呢。”喽卒打着灯笼，跟随金龙来到山沟，胜爷一看闵德润一身破衣服，真跟要饭的一样。喽卒们也不敢乐出来，全都捂着嘴，将大少寨主绑绳解开，掏出口内的东西，闵德润羞愧难当，一句话没说，站起身躯，向后山逃跑去了。胜爷说道：“老寨主，他三人兵刃的份量，砸山山崩，砸地地裂，幸而俱都无恙，真是万幸。这身衣服求老寨主勿要追求啦，金龙

的衣服已经给我穷侄子穿上啦。”闵士琼满面通红，无言答对。胜爷又叫道：“闵老寨主！有什么话咱们聚义厅再说吧。”喽卒拉着马，闵士琼背后四猛，胜爷背后金龙与李永泰，来到聚义厅，李永泰叔侄见面，李四爷细问底里，李永泰细说后山之事，说话之间，叔侄不觉泪如雨下，众人俱都劝解。胜三爷做绵长德性之事，如春日之草，虽不见长，日有所增；贼人闵士琼霸道强梁，虽不即死，日有所损。五路薰香计，费尽心思，被剑客一语道破；摔跤韩猛受伤；探寒泉胜爷不但不被害，还收了左膀右臂的叶承龙，韩秀反被蟒所伤；山坡下比武，暗中埋伏，本欲害人，反弄得画虎不成，山贼父子人前受辱。

闲言抛开，单说两造吃茶吃饭，酒饭已毕，大众各自休息。剑客与胡景春黑夜才回来，吃喝已毕，也休息了。第二日早晨，六月三十日，大众净等盗灯之事，就听蹬蹬脚步响，大山寨主由角门进来，站在老寨主身旁，大发雷霆。众英雄观看，大山寨主头戴宝蓝色六楞袖口壮帽，身披墨灰大氅，绛紫短靠，皮挺带扎腰，足登薄底青缎子靴子。老寨主问道：“孺子，何以怒气不息？”金龙在东廊下将龙头棚一晃，向山贼说道：“看看兵刃，又到在咱手里啦，象牙冠我也戴着呢。”大山寨主对闵士琼说道：“孩儿衣服不要啦，叫他将棚还回，孩儿要斗斗镖行众人。”老寨主也是不知耻，对胜爷道：“衣服我们不要啦，仍请将棚还回。”胜爷抱腕当胸道：“谢过老寨主。”又叫道：“金龙，将棚给人家！”金龙舍不得给人家，也不答应。孟二侠说道：“金龙，快将兵刃给人家。衣服送给你啦，这就是面子。”大英雄说道：“再一再二，不能再三，这回我给了，再抢过来，要再托人跟我要，就是我的孙子！”金龙是剑客的子弟，身大，命大，造化大；闵德润是贼的儿子，命小，注定餐刃之命，早晚此兵刃，仍然落到金龙之手。金龙万不得已，

将擗扔在就地。大少寨主甩大擎，勒英雄带，一声呐喊道：“两打一个，不算英雄。当着十四省英雄之面，讲究单打独斗，不论哪位。”李永泰、金龙二人并肩而立，贾明说道：“两个大个，别装听不见，人家那叫阵呢。”金龙说道：“小小子，你别损，他那龙头擗尺寸长，我的杵短，一人不准赢得了他。”金头虎说道：“李永泰呢？”李永泰说道：“他比我力大，不准赢了他。”此时闵德润又说道：“不论侠剑客，单打独斗，我必领教。”胜爷回头问镖行之人：“哪位会斗大少寨主？”连问两次无人答话，胜爷忙将大衣脱下，握鱼鳞紫金刀，要斗大少寨主。

此时就听胜爷肩下第三位，一声无量佛：“胜施主乃是镖行之首，不可轻动。贫道给大少寨主接招数。”语毕，甩道服，摘宝剑，递给邱成，跃众当先说道：“贫道奉陪。”又说道：“邱成，他的擗分量太重，贫道倘有不测，将此剑归汝佩带。此剑五十余年，并未沾过血迹，不要给我错用了。”邱成说道：“谨遵师傅之命。”聋哑仙师遂来到当中，打稽首道：“大少寨主擗下留情，贫道已到晚年，筋骨不堪用了，但愿大少寨主网开一面。”闵德润答道：“老道，你亮家伙吧！”诸葛道爷一提腰围子，取出一物，蓝汪汪一身鱼鳞，两头龙头，手抓着当中一抖，噗隆一声。闵德润问道：“这叫什么兵刃？”老道答道：“在观中闲暇无事，造了一种玩艺，我自己起的名字，叫双龙头杆棒。”大少寨主冷笑道：“你家大少寨主刀枪不入，玩艺如何应敌？”老道说道：“明知不行，不过给你施主垫垫擗。”大山贼遂举兵刃够奔老道打来，直打道冠。聋哑仙师仙风道骨，飘洒自然，双手合着杆棒，见山贼擗临切近，左手的杆棒一缠龙头擗，右手的杆棒龙头奔山贼打去。大山贼擗法精奇，诸葛道爷天赋奇才，缠就三十六棒。后文书传授邱

成，在彭公案上，邱成七棒打通天下。聋哑仙师三十六棒，上十二，下十二，中十二。上十二棒裹脑缠头，将大山贼脖颈缠住，向外一抖杆棒，山贼有五六百斤力量，龙头掬向地下一扎，两腿一叫劲，恰好似三条腿，道爷抖了两抖，杆棒由颈上捋下来啦；中十二棒玉带围腰，将山贼缠住，向里手一抖杆棒，山贼一叫劲，杆棒又捋了；下十二棒将腿缠住，山贼掬杆二扎地，犹如泰山一样，一抖杆棒，仍然捋了。山贼舞起掬来将身子蔽住，点穴法不能近身，聋哑仙师仍然是三十六棒，上下翻飞，山贼的掬抡起来风声震耳，将道爷及杆棒俱都围住。道爷心中暗道：“是非只为多开口，烦恼皆因强出头。我打算将山贼用杆棒扔一个筋斗，并不伤他的性命，出家人以慈善为本，哪知道杆棒不行，贫道一生一世没伤过生灵性命。”老道思索至此，双龙头一缠掬头，纵出圈子外，一声无量佛：“贫道甘拜下风，施主让了罢。”山贼说道：“衣服皮肉未受一点伤，那怎叫败了呢？”道爷笑说道：“我气力不敌。”山贼说道：“为何不出汗？”老道说道：“我不爱出汗。”山贼说道：“不爱出汗，将命拿来！”随后就追。道爷心中暗想：“贫道平生不伤性命，你是非要贫道性命不可。”此时道爷走得稍慢，山贼后面一掬压山盖顶打来，老道闻听金风到脑后，一闪身躯，金鼎龙头掬掬空，老道左手一抖杆棒，说声：“着！”山贼见龙头奔头上打来，竖着掬杆向外一搪，老道左手的杆棒一抖，奔山贼面门眉心点去，山贼此时掬杆再想回来，可就来不及啦，杆棒龙头上的子午钉，正打在眉缦之上。金钟罩练不到眉缦上，只见一股子血喷出，山贼头昏眼花，一晃两晃，老道跟着一抖杆棒，一缠山贼双腿，向怀里一带，噗的一声，山贼栽倒。闵士琼此时颜色更变，心中暗想：“悔不听老乞丐之言，只想我父子天下无敌，想不到德润要丧于老道之手，金钟罩见血就回，再挨

一杆棒，必然丧命。”此时只见道爷打稽首说道：“闵老寨主不要惊慌，令郎决无性命之忧。贫道不开杀戒，实出于迫不得已，但能有容让余地，决不肯伤令郎，请老寨主派人搀扶着令郎，赶紧活动活动。”当时过去四名喽卒，搀扶着大山贼往西跨院去活动去了。闵士琼老寨主说道：“也不必再互相较量啦，这就是多此一举。”胜爷说道：“胜英实不愿杀人流血，令郎自取耳。咱静候盗灯之人吧，今日已然六月三十日了。”

大众俱都谈古论今，时至掌灯之后，金头虎贾明在胜爷背后念叨：“蛮子别跑了吧？怎么盗灯啊？”弼昆长老嗔道：“你别惑乱人心，还有两夜一天的工夫呢。”金头虎低头不敢再言，两造英雄换拨休息，一夜晚景无话。是日七月初一日，大家梳洗漱口喝茶吃饭，不必细表，天过了午时以后，大义士仍未露面，等到太阳平西，胜爷心中发慌，暗道：“大蛮子，你可以说了不算，哥哥焉能失信于天下十四省英雄之前呢？”老英雄坐立不安，如坐针毡一般，“看看三天两夜了，你盗不出来不要紧，你倒见我一面呀。”胜爷一旁思索，面带愁容。林士佩察颜观色，林士佩南首是曹荣，北首是韩秀，林士佩叫道：“曹、韩二位贤弟，胜英沉不住气了，我给胜英来一个越渴越吃盐，越冷越打战。我此时会斗他三阵，叫天下英雄看看我林士佩的学业。大少寨主输给老道太冤啦，皆因大少寨主太欠聪明，老道那兵刃是软的，他打来的时候，若先闪开，然后再用家伙去搪，他就是十根杆棒又何济事哉？我会斗他们镖行第一著名的人物，就是输了也不冤。”说着话站起身形，问了问背后的镖枪，摸了摸绣花囊中点穴镞，十字绊英雄带紧了三扣，登了登新换的燕云快靴，抬胳膊踢腿，没有绷吊地方，挽袖面，整壮帽，提起狼牙钻，实有三国吕布之勇。面向东廊下，叫道：“胜老达官！您看看好几百位英雄俱都闷坐无聊，此时才太阳

平西，还有一天多呢。武学的宾朋都讲究短打长拿，马上步下，在下要会一会镖行朋友，单打独斗，多者我会三位。头一位我先会一会道爷的杆棒，会斗道爷完毕，我再战两阵。”原来，林士佩怕战的工夫大了气力不敌，故此只言会斗三阵。且说胜爷叫道：“道兄！林寨主要会一会您的杆棒。”诸葛道爷可说不上不算来，遂答道：“我就奉陪吧。”乃将宝剑、道袍交与邱成，蓝布裤褂，白袜云履，念了一声无量佛：“贫道实无惊人的学业，寨主钻下要多多留情。”林士佩答道：“道爷文韬武略，软硬工夫，日行千里，真可称第一的人物。又是世外高人，出家人不诳言，您怎么说您无本事呢？”道爷答道：“林寨主岂不闻天不厌高，地不厌厚，贫道焉敢自逞其能呢？”遂一提蓝布褂，由腰中拉出双龙头杆棒，诸葛道爷要会斗林士佩。林士佩一举手中狼牙钻，照定道爷就砸。道爷闪身形抖起杆棒，上十二裹脑缠头，来缠住林士佩；中十二玉带围腰，将林士佩缠住，道爷用力一抖，林士佩钻纂一扎就地，双足叫劲，腰一挺，杆棒捋下来了；下十二棒扫堂棒，又将林士佩缠住，林士佩又把钻向地上一扎，犹如三条腿一样，道爷一抖杆棒，仍然捋将下来。三十六棒过去，再翻回来，仍是三十六棒，林士佩倒将杆棒的招数完全明白了，闪展腾挪，狼牙一钻紧似一钻，倒将道爷的杆棒跟人俱都围住，钢风呼呼直响。胜爷看着惊惧，恐怕道爷有失，遂上前叫道：“道兄退后！小弟会战林寨主。”诸葛爷道杆棒一晃，纵出圈子外，说道：“林寨主，贫道无能，甘拜下风。”林士佩说道：“衣服皮肉并无伤损，何言落败？”道爷答道：“贫道年迈之人，久而久之，气力不敌。”林士佩说道：“太谦逊了。那么我陪胜老达官。”遂对胜爷说道：“我可就战二阵。”说着话，那狼牙钻对胜爷砸去，胜爷鱼鳞紫金刀剪林士佩的腕子带拦腰斩，林士佩的钻向上立着一绷胜爷的

刀，胜爷的刀不敢碰林士佩的钻，赶紧撒刀一矮身，奔林士佩下身扫去。林士佩一退身，狼牙钻向下一砸，胜爷一抽刀，照林士佩右肋稍砍去，林士佩的钻向右挑去，胜爷右边的刀没敢向里递，转身形向肋左一刀砍去。林士佩学的武事真得说高，要是别人躲过一招，躲不过去二招。眼看着左肋这一刀看看砍到，狼牙钻一道钢风，向左绷来。胜爷的刀不敢碰钻，撒步抽身，闪展腾挪；林士佩的钻上绷下砸，左挑右滑，六十二斤半重的钻，使得犹如藤杆一般。二人一合了招，林士佩的钻按枪的招数，一点眉攒，两撩阴，三扎盘肘，四分心，吞吐撒放，撒步抽身；胜爷的刀，闪、砍、劈、剁，上下翻飞，两廊下众英雄看得呆呆发怔。胜爷赢不了林士佩，林士佩也赢不了胜爷，但是胜爷心悬两地，工夫一大，鼻洼鬓角见汗。林士佩一看胜爷见汗，又换了棍的招数，抖擞精神，泼风八打，庄家十六棍，胜爷鱼鳞紫金刀，神刀出入，无论如何林士佩的钻砸不上胜爷的刀。林士佩庄家十六棍打完，又使大枪的招，滑、拿、绷、扒、压，劈、砸、盖、挑、扎，胜三爷衣襟湿透，只有招架之功，并无还手之力。此时旁观者看得明白，东廊下神刀将李刚叫道：“道兄！胜三哥气力看看不敌，我将三哥替下来如何？”道爷说道：“四弟，你我师兄弟，我是知道的，你的刀法不如你胜三哥。吉人自有天相，四弟不要临敌。”金头虎在弼昆长老背后叨叨念念：“我三大爷也不知是怎么把老道得罪啦，过去三五个，把林士佩围住群殴。”和尚回头道：“你这孩子胡言乱语！人家多少人？咱们才八十余人，孺子不许多言，后退！”傻小子叨叨念念：“三大爷人缘真不好，和尚、老道都给得罪啦。”不表傻英雄自言自语，此时闵士琼捻定花白胡须，得意洋洋，心中暗道：“林士佩与胜英有不解之仇，必然下毒手。一钻扎上胜英，由前心透后心，由左肋稍扎透右肋稍，一裹手

腰断两节，向外一推，头尸两分。胜英若死在当场，东廊下八十余人，他们就无有主张了。想要出离山口，头道山口三层喽卒，二道山口三层喽卒，三道山口三层喽卒，三道山口共合三百六十人。要想出山，势比登天还难！向东去，有横涧一道；向西去，水内埋伏层层；向北去，后寨犹如天罗地网。我将镖行八十多人，一网打尽！”胜爷与林士佩战的工夫一大，天已昏黑，喽卒掌上灯笼火把，十四省英雄，莫不赞美林士佩与胜爷的武学，真是鸦雀无声，一语全无，静落落只闻钢风响。

忽然间就听得远远人声鼎沸：“了不得啦！挡不住哇！”声音隐隐传来。忽然又听喧哗声音距离较近：“快跑哇！别找死呀！”紧跟着再听，更近啦，声音更大，大喊：“了不得啦！快跑哇！”闵士琼闻听，暗吃一惊，正在心中得意洋洋之际，忽听得这种声音，暗暗心中纳闷道：“就是有人撞山口，自有报事的喽卒来报。怎么只闻喊声，不见来报呢？”列位，闵士琼错怪了报事头目啦，撞山口的这位是跑着打，报事的喽卒向里跑时，这位腿底下快，追上一棍，脑浆崩裂。二道山口报事的也给打死啦，三道山口报事的腰上挨一棍，虽然没死也起不来啦，哪还有报事的喽卒呢？老寨主遂叫道：“德俊看看，外面是什么人喧哗喊叫？”二少寨主方要出东角门，撞山之人一个箭步，已经纵进东角门，又一个箭步，进了聚义厅，手擎一条棍，青纱缠着，进了聚义厅，打开了棍上的布，并没有多少血迹，皆因为是跑着用棍乱扫，喽卒们一看来得凶，就乱了次序啦。大众观看此人，头上戴米色六楞袖口壮帽，身上米色短靠，蓝绒绳打十字绊，胸前衬蝴蝶扣，一巴掌宽的绣花的英雄带，上绣蝴蝶闹海，暗藏八宝，因为短衣服，前有轮罗伞盖，后有花冠鱼肠，银灰绸子腰围子，下穿燕云快靴，虽然漂亮，扮妆的不匪，细腰窄背，双肩抱拢，蚂蚁腰，白素素一张脸面，

五官俊美。灯光下看不甚真切，白昼若是细看，上有一道赤红线，打左眉下直穿左眉上，年纪就在十七八岁。古时赤线穿眉的人，有一个黄巢，他是三道赤红线，两眉两道，鼻中一道。此人虽不比黄巢，也是该当大开杀戒，专收天下亡命徒。这一出世，一条棍纵横十四省。大众观看，此人将棍上青纱搯开，露出一条亮银盘龙棍，向方砖地上一立，棍齐人的眉际，两头银箍，银箍里面两条银龙，故名亮银盘龙棍。此时胜爷纵出圈子外，站东北角观看，并不认识此人。此人不认识胜爷，但是此人在松竹观时，常听老师叨念几位师兄的长相并且胜爷用的是鱼鳞紫金刀，此人一打量胜爷，就知道必是胜三哥了，遂对胜爷躬身，说道：“胜三哥，我先拿住小儿林士佩，然后再拜见老师兄。”您道，镖行众人俱都不认识此人，惟有叶伯纭知道，叶伯纭遂与众人报告了来由。单说林士佩观看蒋五爷大为不悦，如何蒋五爷认识林士佩呢？皆因蒋五爷在路上闻听有一个林士佩，与胜三爷是劲敌，蒋伯芳记在心里，不然见了胜三爷也是先找林士佩。此时林士佩观看蒋五爷十七八岁的一个学生，心中说道：“那棍必是竹子的，包着铁皮，绝不是浑铁的。”林士佩右手将钻立于尘埃，对蒋五爷道：“你乃一无名的娃娃，你也拿耳朵摸摸，林士佩何如人也？告诉你明白明白，南七省的绿林道……”语至此，用手指黑水湖的曹荣说道：“那是黑水湖的英雄曹荣。”又指着韩秀说道：“这位是莲花湖的韩秀。”又指澎湖汪忠、巢湖李豹以及闵士琼，都表白了，最后手指萧玉台的袁龙、袁虎，也道了字号。复又说道：“镖行之中胜三爷、九头狮子孟二爷、神刀将李刚、屠镖头、萧三侠等，都是出色的人物，没听说过你这个蒋伯芳。”蒋五爷一听，只气得美玉脸一红，七窍生烟。正是小马乍行嫌路窄，大鹏展翅恨天低。蒋五爷双手合着亮银盘龙棍，先打林士佩，后战十

四省的众群寇。

列位，蒋五爷何以来迟呢？皆因他下山的时候，对艾爷说道：“恩师，弟子不识路程。”艾道爷道：“为师这里有路程单。”蒋五爷又道：“弟子见了师兄不认识，奈何？”艾道爷道：“唉，贫道知汝必开杀戒，汝赤线穿眉，杀人无数，贫道也无法阻止。兹有宝剑一口，此剑乃是雌雄二剑，今赐汝一口佩带，见了你胜三哥，以宝剑为凭。贫道尚有嘱咐，汝必须牢牢切记，如犯戒时，贫道必取汝首级。一不许你大街卖艺，二不准你偷盗窃取，三不准你贪恋美色，四不许你妄杀好人。此剑贫道佩带七十余载，未尝妄用，今汝佩带此剑犹如师在左右，切勿妄为，切嘱切嘱。”伯芳含泪受命，诺诺连声答应。参罢佛像，拜别了老师，伯芳洒泪下山，临别时艾道爷只给了两吊钱盘费。晓行夜宿，这日伯芳来到杭州，两吊钱早已用完，腹中饥饿难挨，无精打采，躺在庙台阶上睡了一天。已经饿了一天啦，看看不支，又饿了一天，到了夜间，再想睡也睡不着了，翻覆辗转，长夜不眠。列位，多大的英雄也搪不住饿。礼义出于富户，良心丧于困贫，人要是真三天不吃饭，无论是多大英雄也就不英雄了。但是还有一层说法，是君子，无论怎么挨饿，他也不能为非作歹，不怎么当初圣人说，君子固穷，小人穷斯滥矣呢？至于那人贫志短，马瘦毛长，又说，饥寒起盗心，那本是下流之辈哟，蒋五爷是什么样的英雄？饿了三天，走道儿就弯着腰了，躺在庙台上，心中思索：“临下山的时候，恩师嘱咐我，不叫我当街卖艺，要是许我卖艺，就凭我这一身本事，棍也有，剑也有，扔在地上，一天我也能弄几两银子。若以偷盗论，像我蒋伯芳能有日行千里之技，盗取杭州的银子易如反掌。”读者问道，蒋五爷日行千里，杭州距万笏山有多远呢？列位，蒋五爷走的是水路，雇用船只，腰里头没有什么盘费钱，

车船店脚，这宗生意在昔日时最难做不过，不是故意的欺凌旅客，就是绕弯愚弄行旅，蒋五爷又没出过门，长到十八岁，方才下山，犹如白面书生一般，在路途之上应当花十个的，蒋五爷就得花十五个，所以到了杭州地界，盘费就没有啦。在庙台之上夜无眠，不知所以，又不敢卖艺，又不敢偷盗，不啻釜中之鱼。也是人到难处想宾朋，蒋五爷忽然想起当初，在万笏山时曾有一朋友，此人姓董名世兴，在东门外高台阶开设同义合杂货店，我何不前去访问？果有此人，或可暂济燃眉，借些路费，好够奔江苏十三省总镖局。

蒋五爷一夜无眠，心中乱自打算，忽听金鸡报晓，东方发亮，晃晃悠悠打庙台阶上走下来。走了不远，见有一个摆摊的山东人，蒋五爷来到摊前，一看那摆摊的山东人，手中拿一个铁片尖刀，在石头上磨呢，见蒋五爷到了摊前，那山东人问道：“你买俺磨的这把刀吗？”蒋五爷说道：“我不买你的刀，我卖给你一条棍。”蒋五爷手擎亮银盘龙棍，说道：“卖给你这条棍。”山东人一接棍，没接住，当的一声，掉在尘埃。山东人将眼一瞪，说道：“是铁棍啊？不要。”蒋五爷说道：“少卖俩钱。”山东人说道：“白给俺也不要，我没钱雇人搭棍。我赚二百钱，还留着一家大小吃饭呢。”蒋五爷打了一个唉声，弯着腰又向前走去。工夫不大，来到东门外一带，一打听董世兴，有人说：“开了大银楼缎店啦，已不在此开杂货店了。”蒋五爷无法，又向前走去，走到闹市街前，见有一家大古玩铺，蒋五爷走到台阶之上，进了柜门。那站柜的是一位山西人，看他外表，长得挺漂亮，叩其中空空如也。此人问蒋五爷道：“壮士找人吗？”蒋五爷说道：“我不是找人，我卖给你一口家伙。”蒋五爷美玉脸通红，将宝剑递给山西人。山西人接在手中，拔不出来，山西人遂说道：“此剑都锈住啦。”蒋五爷答道：“你

岂不闻：匣中宝剑不用磨，劝君休娶二姣娥。园中有井防坠落，后户谨记别通河。僧道尼姑休来往，堂前莫走卖花婆。诸公切记世间事，积善人家福寿多。掌柜你不知此剑来历。”说着话将剑接到手中，左手一按绷簧，右手一拉剑把，一道闪电，霞光夺人二目。老西说道：“啊，你真有耐心烦，磨得真亮。”蒋五爷说道：“我路过此地，没有盘费啦，我故此卖心爱的宝剑。”老西问道：“你要多少钱？”蒋五爷答道：“我要五十两银子。”老西说道：“五十两银子，打口银剑，包口金剑。你抢古玩铺就完啦，何必卖剑呢？”此时就见柜房内茶青单帘一起，出来一位老者，青透地纱马褂，茶青两节大褂，手拿团扇，口中叫道：“李掌柜你又跟谁吵嘴？一天净是你和买主打吵子。”李老西说道：“老掌柜的，你看看这口剑，他要五十两银子，穷疯啦。”老掌柜接过宝剑，用手指一弹剑柄，就听当啷啷一声响亮。老掌柜的打量蒋五爷，四楞抽口青布壮帽，青布裤褂，白袜云鞋，脸上看，眉如弯月，目若朗星，两耳垂轮，一位美貌的少年，好似方出门的大学生。老掌柜的问道：“少壮士，此剑是一口是两口？”蒋五爷答道：“就是一口。”掌柜的说道：“惜哉惜哉。此剑乃是一对，雌雄阴阳分两口，此剑剩了一口，阴阳不合，雌雄两分，若是两口，二百银子可卖。少壮士，我给你三十两银子。我也不按钢的买，若是按钢的买，可就不值那些钱啦。少壮士如其不卖，你拿到别家再卖，若有三十两价钱的，回头我给你五十两银子。”蒋五爷闻听老头将剑的来历说得明明白白，有心不卖，肚子里饿，大英雄长叹一口气道：“掌柜的，你将剑放在一旁，迟十天半月我再来取剑。”掌柜的摆手说道：“少壮士不懂买卖规矩，我们收下货物，号上条子，放在架子上，明天就许有主顾出重价买去，三十两买的，我们就许号八十两、一百两。若买了货不上架子，

被同业的知道了，一倍罚百倍，还得请同业吃酒赔不是。我们这里比不了当铺，系上号头，你可以凭票赎回。”五爷闻听，不由得心中难过：此剑再无回归之理。心中说道：“恩师，我要饿死，此剑也得落于别人之手，弟子实出于无法了。”英雄思索至此，长叹一声，一跺脚，地下方砖踏碎。李老西叫道：“我的亲娘祖奶奶，你要拆我们的古玩铺呀？”掌柜的说道：“李掌柜不要大呼小叫，这位壮士是好武之人，碎了一块砖不要紧的。”就听有人说道：“喝，真有力气，一跺脚方砖碎了。”掌柜的说道：“壮士如不欲卖，请到别家走走。”说着话，掌柜的回头上柜房里面去了。蒋五爷此时站在柜台外面发怔，掌柜的又打屋里出来说道：“少壮士真走时气，我们这里有一位串门子的绸缎银楼的东家，听说少壮士困住，周济你三十两银子盘费，可没有我们万聚号之事。”蒋五爷说道：“你将大德的君子请出来，我当面致谢。”掌柜的说道：“人家不在谢与不谢。”蒋五爷说道：“大礼不能越过。”掌柜的一看蒋五爷是个志诚君子，遂叫道：“董大爷，你出来吧！这位少年要当面致谢。”就见茶青色单帘一起，一股异味清香。列位，男子哪有脂粉味？原来是沉香十八子的气味儿。五爷一看，是一位十八九岁的少年，遂控背躬身说道：“仁德君子周济我落难之人，敢问君子贵姓高名？请道其详，我尚有寸进，必当答报大恩大德。”董世兴道：“壮士，须些小事，何足挂齿？我当初也打难处经过。”蒋五爷道：“仁君子，如不说出名姓，我宁可穷困死，我不能要你银子。”掌柜的说道：“董爷，壮士乃是志诚君子，我告诉这位壮士吧。姓董名世兴，这位董爷是绸缎店银楼的东家。”蒋五爷一听，上下打量道：“原来是兄长。还认识小弟吗？”董世兴说道：“我看看眼熟，不敢相认。”蒋五爷道：“你可发财啦。小弟乃武昌府江夏县，万笏山松竹

观的蒋伯芳。”董爷说道：“五弟，算我不是。掌柜的别秤银子啦！我弟兄当年曾闲谈过，肩膀齐了为弟兄，要有穷的便不是朋友了。今日五弟故意打扮的穷样，前来和我取笑。这是我的东家，五弟快去家走吧。”

董爷在先，蒋五爷在后，出了古玩铺，蒋五爷饿得弯着腰，慢慢而行。董爷叫道：“贤弟，我也给你娶了嫂子啦，三处生意，上下二百来位同事的。五弟之恩，哥哥岂敢忘记？皆因我打算秋后买卖稍闲，我再去武昌府接你。咱哥俩虽是没打一个娘肠子爬出来，犹如亲弟兄一样，我敝亲给我银子作的买卖，我的敝亲无儿无女，这个生意就如同咱兄弟二人的一样，比如说买卖要值五十万整，咱哥俩每人二十五万。”蒋五爷问道：“家中离此多远？”董世兴说道：“在兰竹巷。”走了有三四里地，来到一个巷口，清水脊的房子，门外栽种几棵小门槐。北京的俗语，树小新房画不古。您要看清水脊的新房，门前小树不高，屋中必是挂新画。老财主则不然，门前树大荫凉大，房子也是旧的，书房画也是旧的。闲言少叙，董爷用团扇打门环，叫道：“刘妈妈开门来！”就听里面有人说话：“大爷回来啦？”董爷答道：“回来啦。”双门开放，刘妈问道：“这位是谁呀？”董爷说道：“这是我的盟弟。”弟兄二人进了门，蒋五爷一看，四合房子，上房五间，高垂细竹帘，天棚下养鱼缸，奇花异草，很是雅观。董爷喊道：“娘子出来，与盟弟会见！”就听上房屋中答道：“哪位盟弟？”董爷说道：“我常跟你提念的盟弟蒋伯芳。”蒋五爷一看，出来一位十七八岁的少妇，姿容秀美。怎见得？有赞为证：红粉佳人真可瞧，粉面桃腮杨柳腰。身穿衣裳是锦绣，窄窄金莲裙下飘。董爷叫道：“娘子，这是五弟。”又叫道：“五弟，这是你嫂嫂。”娘子道了个万福，遂问道：“你好。”蒋五爷控背躬身叫道：“嫂

嫂，可好？”弟兄遂向堂屋走进，婆子掀起帘子，弟兄前边走，娘子后面跟随。蒋五爷一看屋中陈设雅致，花梨紫檀的家具，非常讲究。董世兴与蒋五爷分宾主落座。娘子在东面几凳落座，董爷说道：“娘子不要谦逊，这如同我亲兄弟一样，不必拘束。”董爷的岳父家姓王，王氏娘子遂叫道：“刘妈，给五爷沏一壶好茶来！”工夫不大，将茶献上，蒋五爷喝着茶，直皱剑眉，肚子里三天没吃东西了，茶倒好喝，肚子难受，酹茶冲得蒋五爷肚子里咕噜咕噜的直响。王氏杏子眼一转，叫道：“五叔，大概没吃饭吧？”这一句话问得五爷美玉脸通红。按说到了高亲贵友家，没吃饭也得说吃啦，蒋五爷饿了三天啦，大丈夫饥饿难挨，遂答道：“还没有吃呢。”王氏娘子遂叫道：“刘妈！五叔不是外人，若是外人就到外面饭庄子吃去啦。既不是外人，就在家中随使用点酒也就行啦。你给溜个腰花，炒个肚丝，配俩凉碟，烫两壶干酒。”刘妈手是真快，工夫不大，将桌子摆好，菜也端上来了。王氏娘子遂手提酒壶说道：“我敬五弟兄一杯酒。”五爷说道：“嫂嫂，我不会吃酒。”王氏娘子说道：“不要客气，你还拿嫂子当外人吗？你弟兄如亲手足一般。”蒋五爷说道：“实不相瞒，庙中不叫喝酒。”董世兴也想起庙中不叫饮酒了，遂说道：“五弟是不喝酒，你我二人喝酒，五兄弟吃吧。”刘妈遂端来四碟蒸食，五爷一看，四碟蒸食，还不够半顿呢。王氏娘子杏子眼一转，看得明白，蒋五爷不是买主，是吃主。遂又叫道：“刘妈，将那四碟蒸食也端来！”刘妈又将四碟蒸食摆在桌上。蒋五爷狼吞虎咽，吃了八碟蒸食。王氏娘子又要叫刘妈端蒸食，蒋五爷说道：“小弟饱了。”刘妈端上漱口水，都吃完了饭，说会子闲话，董世兴遂说道：“五弟好清静，后院收拾干净，就叫五弟在后院休息吧。”弟兄二人遂够奔后院，有东房两间，屋中洁净雅致，床帐鲜明，董爷

说道：“贤弟，咱弟兄身材不差多少，我看看你的鞋多大尺码？”刘妈给沏过茶来，蒋爷喝着茶，董世兴说道：“五弟风尘劳苦已极，就自己喝茶休息吧，刘妈没事别到后院。”董世兴到铺内，带领着学生意的到了新衣庄，买那粉莲色吉祥白的几件大氅。在那个年月，好武的甚多，董爷知道好武之人穿衣服的样式，董世兴又将小衣服买了几身，十字绊英雄带，丝线带子，到帽铺中又买几顶壮帽，大鞋铺买了几双蒸云快靴、福字履、缎镶缎的鞋、白綾子袜子。一切置备齐整，打发学徒的先给送至家中，叫蒋五爷沐浴洁身，更换衣巾已毕，又同董世兴来到缎店，后领了掌柜的及同事的，都叫到了蒋五爷面前。董爷对大众说道：“咱的财东就是这位蒋五爷，所有血本都是他老人家的，我们哥俩是拜兄弟。”董世兴将柜上同人等，都给蒋五爷介绍完了，又打发年轻学徒的叫了裁缝，连夜给五爷先做两箱子大小衣服。两个缎店一个银楼，五爷用什么都随便，又叫同事的到万聚号取几样成色好的刀枪。不到五七天，又给蒋五爷收拾两间书房，文武书斋。董世兴对待蒋五爷无微不至，每日共桌而食。

这日二人正在吃饭之时，董爷叫道：“五弟，要有大户人家的姑娘，品貌俊美的，叫你嫂嫂相看，给你定下亲事，办完事之后，爰与哥哥同居，就在此院内；不欲住在一个院内，就在花园内另盖房屋，样式由兄弟你自己出。”五爷闻听暗道：“哥哥虽然好心，你哪里知道，我正练金钟罩童子功，焉能够娶媳妇呢？”五爷思索至此，叫道：“兄长，我们练武的人，非过廿岁不能娶妻。并且我还不能在兄长家内久住，我本是寻找师兄，路过此处。”董爷问道：“五弟，但不知令师兄何人？”五爷答道：“现在江苏开设十三省总镖局，姓胜名英字子川，号称神镖将。”董爷道：“此人不是一位老者吗？怎么是你师

兄呢？庙中那位黑髯的不是你师傅吗？怎么徒弟倒比老师还大呢？”五爷道：“胜三爷还是我的三师兄呢，我大师兄都八十多岁啦，二师兄七十多岁，乃是道者，四师兄弼昆长老与我胜三哥岁数不差上下。我老师艾道爷乃是返老还童，胡须头发由白而变黑，现在成了剑客，一百多岁之人了。我老师派我出庙找我胜三哥，做些替天行道、剪恶安良、行侠仗义之事。”董爷道：“贤弟，我盼你如天神似的，将你兄弟盼来，好容易见了面，你又要走，是万不能的。现在有一宗绸子，非我亲身去办不可，我现在就要起身，还得贤弟你给我照看生意呢。候愚兄办货回来，也不能就叫你走，我跟贤弟提过，这三号买卖就是咱们两人的，虽不能同生，但愿久住一处。明天我拨兑银子，后天我就要起身，咱哥俩如同亲弟兄，该喝茶叫你嫂嫂或叫婆子沏茶，该吃饭叫她们给预备饭。”董爷又叫道：“娘子！我与五弟虽非一母所生，如同亲手足一样，我走后千万不许慢待了。”嘱咐再三，是日董世兴遂办货去了。

一早起身，王氏娘子见丈夫走后，叫道：“五爷！今天早饭得喝点酒吧？”五爷道：“小弟一滴也不能喝。嫂嫂我今天也不能在家中吃饭，三号买卖，俱都吃喝随便。”王氏娘子含笑说道：“五兄弟，你哥哥在家你就在家吃饭，你哥哥不在家，五兄弟你就往外面去吃饭。你哥哥回来，必要问我，你看他文质彬彬的，他脾气很大。你还看不出来？你要一到外面吃饭，嫂嫂我就担了不是啦。”蒋五爷怕辜负嫂嫂美意，遂在家中用饭，王氏娘子告诉婆子预备了两份杯箸，放在一张桌上。蒋五爷叫道：“嫂嫂！你在炕桌上吃，我在八仙桌上吃。”王氏娘子笑嘻嘻地答道：“家无常礼，何必两桌吃饭呢？”王氏让之再再，蒋五爷年轻，心中甚为不安。酒菜摆齐，王氏娘子指使刘妈向外边买东西，刘妈走后，王氏娘子说道：“五弟，今天

嫂嫂给你满一杯。”美英雄站起身躯说道：“小弟滴酒不能下咽，请嫂嫂自饮吧。”王氏娘子说道：“五弟，一人不喝酒，二人不耍钱。”蒋五爷说道：“小弟实在不能饮酒。”蒋五爷说了几句闲话，王氏自己饮酒。你道，蒋五爷头一次与王氏见面时，王氏就有爱惜之心，后来蒋五爷又换了一身簇新的衣服，王氏看着更俊美啦，腹内早怀邪念，恨不得其便，今乘董爷办货出外，婆子又是王氏的心腹，早已不言而喻。王氏借着酒兴，眉目传情，蒋五爷正颜厉色，佯作未知。王氏又叫道：“五弟今年多大岁数了？”蒋五爷站起身形说道：“小弟今年十八岁了。”王氏闻听，笑道：“咱俩同庚啊，你哥哥比咱们大一岁，他十九岁了。”蒋五爷说道：“我二人结拜时他十六岁，我十五岁。”王氏又叫道：“五弟，人过青春没有少年，大兄弟你办了喜事没有？”蒋五爷控背躬身说道：“嫂嫂，我是庙里的道童，身入玄门，不许娶妻。”王氏说道：“怎么诸葛亮还招亲呢？”蒋五爷说道：“我不懂得。”王氏又说道：“和尚老道还有外家呢。”蒋五爷答道：“我更不懂。”王氏又说道：“我许配银楼掌柜的为妻，他不明白世故，你看看我押帖的这副镯子，都老的掉了牙啦，五弟你看看。”说着话，一挽桃红袖口，露出赤金镯子，叫道：“五弟！你看呀。”玉腕雪白粉嫩，好似打了皮的藕棒儿一般。蒋五爷摇头道：“我更不明白这个。”王氏一下腰又将玫瑰紫的裙，掀起来道：“五弟，你看看嫂嫂的鞋，是我自己做的，巧不巧？”五爷道：“这我更不晓得。”王氏说道：“五弟，你都不晓得，你给我打一副镯子行不行？”美英雄答道：“等我哥哥办货回来，你点出样来，叫我哥哥给你打去。”王氏说道：“这宗事别叫你哥哥知道，咱二人暗含着就办啦。”五爷说道：“我手中没有钱。”列位，妇人不可嗜酒，都说赌博为淫盗之媒，美酒更为诲淫之物。董

世兴十九岁，文质彬彬，怎么妇人还能有邪念呢？列位，人要是走正道，对于色上就差啦，董世兴是三号的买卖东家掌柜的，本来没有这些闲心。若是才子，必用心文章诗赋，对于爱情不大亲近；若是贪赌之人，昼夜豪赌，对于色上也是很轻的。妇人好贪风流，因此看见蒋五爷太阳穴凸着，胸脯翻着，细腰窄背，她可不知道蒋五爷是一位人中豪杰，不但坚壮，并且能横推八匹马，倒拽九牛回。妇人百般调笑蒋五爷，蒋五爷佯作不知，王氏遂上前奔五爷而来。蒋五爷一看神气不好，站起身形，一拍桌面，桌上的陈设几乎都碎了，蒋五爷并没用力，要是用力桌子就碎了。蒋五爷一转身形，说道：“嫂嫂喝醉了，从今后不与嫂嫂共桌吃饭。”蒋五爷走后，王氏坐在太师椅上，双手捋定膝盖，心中暗道：“蒋五莫非是傻子？凭我这样的姿色，就打不动他的心肠？”不表王氏胡思乱想，单说美英雄走出去，来到书房，稍微坐了一会，心中异常烦闷，遂出离了董宅，够奔西湖。路过断桥亭，五爷懒观西湖之景，心中思索：“董兄是大仁大义，知恩报德。像我兄长文质彬彬一个书生，娶了这样不贤之妇，恐怕被妇人所算。唉，我是帮腔的上不了台，管他那些呢。此时我也不能走啦，我游完西湖，或去缎店吃饭，或到小馆吃饭，单等兄长归来，我早离他家，是为上策。”五爷一边走着，一边思索避免嫌疑之计，游完了西湖，到柜上吃饭，叫学生意的给买了一个锁。五爷从此每日掌灯之后回归董宅，每日清晨起来，王氏还未起床时，五爷遂起来，将后宅门一锁，归绸店吃饭，日日如此，才引出来一段奸夫淫妇的笑话，五爷代兄化嫂出了人命，闹得杭州天翻地覆。

这日晚间，天交二更之后，五爷在书斋观看圣经贤传，美英雄心惊肉颤，放下书本，扎绑停当，佩带宝刀，来到院中舞了一回八仙剑。骤然间看盟嫂房中灯光异常明亮，美英雄收住

了招数，忽然又听房中有人痰嗽，五爷心中思索：“莫非兄长回家了？怎么不来见我呢？”想罢，将宝刀还匣，来到后窗户外。五爷思索：“若湿破窗纸，就失了自己的身份，暑热天气，盟嫂就许未穿上身的衣服。”于是蒋五爷侧耳细听，一层窗纸之隔，就听妇人说道：“少爷，你怎么不言不语？你要愿意与我作长久夫妻，可以从我之计；你要不愿作长久夫妻，打这儿一刀两断，从今后你就不必来啦。”就听男子答道：“娘子，你我自从见面之日，如胶似漆，我一时见不着你，就茶饭难咽，为何说这断情绝义之话呢？”又听妇人说道：“我们那口子现在出外办绸缎，一二日就要回来啦，他要是回来时，你在哪里摆呀？你要愿意作长久夫妻，明天早晨我给你几十两银子，你多买点砒霜毒药，我丈夫现在又招来一个无知的朋友，不知道饿了几天啦，饿得弯着腰来的，此人姓蒋名伯芳，在我们家吃了饱饭啦，饱暖生淫欲，前者他还调戏我，我抽了他两个嘴巴子，天天也不敢见我，掌灯回来归后院书房睡觉，早晨起来就走。多买点毒药，我给他沏茶送去，我给他一个好看，给他将茶满上，他必然不疑，喝下去一死，花几两银子雇几个穷汉，弄一口薄皮棺材装好，搭到城西空地一埋。我那丈夫是外来的，此处也没有近门当户，他回来时，我先将他灌醉，然后酒里也给他下上毒药，他要死了，我就假装披麻带孝痛哭，有人问时，我就说他办货回来，他中了阴寒啦。将他发送了，这三个买卖连住宅，都归大少爷你。”那男子说道：“人命关天啊。”妇人说道：“你要怕人命关天，咱们就一刀两断。”男子又说道：“我岂能辜负娘子的美意呢？明天多拿俩钱，砒霜是很贵的东西。”蒋五爷闻听，不由得怒从心头起，气向胆边生，就要拔剑。蒋五爷又一想：奸夫淫妇谋害本夫，于我何干？方然思索到这儿，自己又暗暗叫道：“蒋伯芳！你若这样想就错了。董

世兴待我蒋伯芳是何等的恩高义重，岂能视同旁人？”小豪杰二次按剑把，宝剑离匣半尺有余，要蹿过房去，进屋杀那奸夫淫妇。美英雄方要下手，又想起了老师之戒，凡事必要三思而后行，如果我盟兄回来时，家中出了人命，官面要检验，我兄长乃是体面之人，必然羞臊难当，难以生活，如此岂不是害了吾之盟兄？我必须想个万全之策，叫我兄长不能现丑，给我盟嫂打断了奸夫。英雄遂压下心头之火，转身形够奔书房，自己坐在书房之中，思想多时，主意拿定。打一盹睡，天交四更时分，出了书斋，纵上盟嫂卧房，单等奸夫走时，跟下去办事。就听盟嫂房中隔扇一响，看见男女二人，拉拉扯扯，一阵凉风将妇人披着的斗篷吹开，内现银灰色的衣服。行侠作义之人最忌看妇人的小打扮，蒋五爷遂扭项不看。奸夫淫妇走到大门道，有不忍割舍的景况，妇人说道：“大少爷留神怀中的银子，我怎么心惊肉跳？这七八天的工夫，许是累的。”男子说道：“我也觉着坐卧不安呢，是何缘故？银子倒不要紧。”说着话，男子出了大门，王氏将门上好，回归自己屋中休息去。

小豪杰在房上看得明白，奸夫不走大街，直奔小巷，蒋五爷蹿房越脊跟下来了。原来，此奸夫乃是杭州落魄的财主，他将家当花尽，学了这么一宗能为，他要看见水性杨花的妇人，他必然有手段达到目的。单说穆大少爷走着道儿，心中暗想：每夜妇人必给我几两银子，他箱子里的衣服随我使穿，我这才叫艳福不浅呢。心中胡思乱想，已经走到西北城角墙根底下，就见树林中纵出一人，手拿宝刀，霞光闪闪，冷气森森，一声喝喊：“站住！”穆大少爷正在心满意足，一见此人，不啻半空打了一个雷似的，遂说道：“城内你敢断道劫人吗？”蒋五爷闻听，唾了穆大少爷一口道：“天气尚早，你来此何为？”穆大少爷说道：“我跟我亲戚一块喝了几杯酒，故此这般早便

回家了，因为是酒兴，要不然我就住在亲戚家了。”蒋五爷说道：“你与董世兴之妻有染，要谋害本夫及外来的朋友，我都听见了。告诉你吧，他那朋友就是我。”穆大少爷闻听，吓得急忙跪在就地连连叩头，如同小鸡儿啄米一般。蒋五爷说道：“你与王氏是谁给介绍的？由何日有染？你要说了实话，万事皆休，饶你狗命。”穆大少爷说道：“大太爷，皆因为那一日我游玩街市，见一妇人在门前买花，妇人与卖花之人取笑，我在旁边观看，妇人看了我几眼，含笑而去。婆子出来送钱，我一看那婆子原来认识，我遂问刘妈，此家是干什么的？刘妈告诉我是绸缎银楼东家娘子。我遂托刘妈给我成全，并给刘妈一锭银子，刘妈应许给我成全好事。也是事逢恰巧，因妇人的丈夫出外办货，晚间我跟刘妈入了那院子，我藏在一间空屋子内，刘妈用语一勾引妇人，刘妈又将我暗暗带到娘子屋中，因此我二人有染，今天才七八夜。”蒋五爷闻听，哈哈一笑，遂说道：“奸淫人家妇人，又要谋害本夫，还要谋害人家的朋友，你是可杀不可留！”蒋五爷一个杀字未曾出口，宝剑一裹手，穆大少爷头尸两分，蒋五爷向外一纵，抬腿擦剑，然后将宝刀还匣。穆大少爷死后，蒋五爷走到死尸跟前，用手指沾血，写在穆大少爷衣服之上，写得是：“此小辈奸淫良家妇女，侠客愤怒，仗剑而诛之。”蒋五爷写罢，转身形要走，又想起奸夫囊中尚有银两，五爷将银子取出，从原道回归董宅后院。

进了书房，蒋五爷写了一封书信，封好了，又将自己衣箱打开，连做的衣服带买的衣服，将心爱的粉莲色、银灰吉祥白的挑选了四身，英雄带十字绊鞋袜等物取了两套，打成卷，用油绸子一包，盘龙棍用青纱缠好，书信带在囊中，又取了三二十两散碎银子，不开后门，越墙而出。天光已然微亮，来到缎店门口一看，还未开门，蒋五爷来回的走了几个弯，缎店这才

开门。蒋五爷进了屋中，大众一看问道：“五爷今天怎这般的早？”五爷说道：“心中烦闷。”说着话走到柜房。掌柜的问道：“五爷有什么急事吗？”蒋五爷说道：“兹因十三省镖局子现在给我带来一信，因有要事赶奔十三省镖局，东家回来时，就说伯芳临行仓卒，不及面辞，我这里有书一封，请交东家。”掌柜的说道：“你要多少盘费钱呢？”蒋五爷说道：“三二十两散碎银子足矣。”掌柜的说道：“你必须多带点盘费钱，东家回来，也好放心。”蒋五爷说道：“太多了份量重，我也嫌累赘。”

蒋五爷走后，董世兴回到柜上，掌柜的将信交与董世兴，董世兴拆书一看，上写道：“世兴盟兄大人台览：小弟有要事去江苏，临行仓卒，不及面辞，殊为歉意。嗣后兄不可远离家乡，刘妈万不可用。客言不叙，后会有期，此请大安。”董世兴看完书信，痛哭不止。

单说穆大少爷被杀之次日，地方早报告了官面，官面验尸，本城人都认识，乃是穆大少爷被人杀死。穆大少爷的老娘听得凶耗，跑到尸场，抚尸痛哭，死过去三次。众人并且传说，穆大少爷衣服上有字，上写：“此小辈奸淫良家妇女，侠客愤怒，仗剑而诛之。”王氏娘子在家闻听，暗中痛恨叫道：“老五你可太狠啦，但是这件事，我还不能声张。”王氏又一转想道：“蒋老五你还算有点情面，不然，你将我杀了也是白杀。”王氏想至此处，自己叫自己：“王氏，王氏，你娘家也是书香门第，丈夫是买卖之家，董世兴仪表不俗，有何辱没于你？你偏作此下贱之举。”由此王氏痛改前非，与董世兴安心度日。且说董世兴看完书信，回到家中先将刘婆辞去，大闹王氏一场，王氏自己知事情做错，俯首不敢辩论，痛哭哀求丈夫。三年后王氏娘子产生一个男孩。蒋伯芳一出世便将淫乱的盟嫂感化成

了正人，暂且不表。

再说蒋五爷怀中盘费充足，自己在路上恍然大悟，心中暗道：“拙哉蒋伯芳，州城府县，都有镖局子，前者之挨饿，我为何不投镖局子呢？我真乃愚人也。”蒋五爷走到天色将晚，来至热闹城市，见有镖局子，蒋五爷遂道了辛苦，口中说道：“众位镖头，在下因赶路甚晚，我要在贵镖局借住一夜。”镖头问道：“你是那一门之人呢？”蒋五爷说道：“别提门户，十三省总镖局的镖头胜英是我三哥。”这位镖头闻听，上下直打量蒋伯芳，遂说道：“你别找我的便宜吧，胜三爷是我师爷。”蒋伯芳说道：“一点不假。”镖头说道：“咱俩递递手吧。”蒋五爷说道：“好好。”二人一递手，这位镖头就闹了一个仰面朝天，蒋五爷赶紧搀起道：“镖头滑倒下了。”这位镖头闻听，臊得面红过耳，就将蒋五爷让到里面。蒋五爷问道：“此镖局哪位是总镖头？”这位镖头答道：“你怎么明知故问啊？有名的人物都被胜三爷请了赴会去了。”蒋五爷问道：“何事赴会？”这个镖头答道：“只为萧金台的贼人盗皇家的万寿灯，将胜三爷告啦，贼人在萧金台邀胜三爷赴会。”蒋五爷闻听道：“好一个大胆的贼人，欺压镖行，藐视王法。贼人之中哪一个是我胜三哥的硬敌呢？”这个镖头答道：“有一个莲花峪的林士佩，专与胜三爷为仇作对。自莲花峪被胜三爷扫平之后，此人打了一个六十二斤半重的狼牙钻，专克这群老英雄的兵刃，三只点穴镞，十二颗镖枪，可称百发百中。”蒋五爷听完了，俱都记在心头。住了一夜，第二日起身，天晚时遇镖局住镖局，无镖局住店，在路途之上，所听说的俱是林士佩与胜爷为仇作对之事。沿途之上，非止一日，蒋五爷心中暗道：“我若见我诸师兄时，我非找林士佩小儿不可。”

蒋五爷这日来到十三省总镖局，问道：“辛苦众位，这是

十三省总镖局吗？”趟子手说道：“是十三省总镖局。你找哪一位？”蒋五爷说道：“我找胜三爷、诸葛道爷、弼昆長老。”趟子手道：“镖行主要之人，俱往萧金台赴会去了。”说着话，把五爷让到里面，预备了饭。蒋五爷喝茶吃饭完毕，遂问了问萧金台的去路，趟子手指明白路径，蒋五爷把小包裹一提，奔萧金台而来。工夫不大，来到萧金台头道山口，双手合着盘龙棍，一下腰进了山口，一条棍抡起，打得三道山口的喽卒们纷纷逃命，越过前寨，奔聚义厅，要棍扫群雄。

且说林士佩目中无人，藐视蒋五爷。蒋五爷的三尸神暴跳，五灵豪气腾空，抡起亮银盘龙棍，照定林士佩就砸。林士佩见棍来至切近，将身形一闪，闪过了棍，用狼牙钻向上一绷，就听当啷啷一声，火星冒起多高，林士佩倒退了两步。列位，林士佩是文武奇才，他一见蒋伯芳时，他以为那条棍是竹子的包银皮呢，及至动上了手，他先将身形闪开，然后向上绷棍，这就是学问的地方，若不将身形闪开，绷不出棍去，必有性命之忧。五爷裹手又是一棍，林士佩立着钻向外一挑，又横行了两步。蒋五爷凤凰单展翅又奔林士佩打去，林士佩仍然用钻挡棍，三棍过去，林士佩膀臂发麻，心中暗暗吃惊：“十七八岁小儿，有这么大力气，可称神童也。真是天外有天，人外有人！”列位，林士佩因为战了道爷百余回合，又战胜爷百十余合，故此三棍膀臂发麻，若是头一阵与蒋五爷战，三棍绝不至于发麻。蒋五爷施展八八六十四棍，你道哪六十四棍？亮银神棍达摩传八棍、出手棍火烧天八棍、前八棍风雷震动、后八棍斗转星移、盘龙棍珍珠占地八棍、抱月棍老君坐禅八棍、护身八棍随身乱转、得胜八棍妙法无边。八八六十四棍没赢了林士佩，蒋五爷一怒，一纵身撒手抛棍，一丈有余，绕体彪躯一纵，将棍抄回，改为行者棒。三百八十四棍进手招，银蛇乱蹿，玉蟒翻身，金

龙出水，摆尾摇头。剑客站在桌上站着观看，叫道：“诸葛二弟，弼昆四弟，你看老人都偏着年幼的，我的行者棒没有学全，你看五弟将行者棍学得精妙绝伦。”诸葛道爷叫道：“大师兄，你偌大的年纪还咬牙咬嘴，五弟这是棍使一招熟，老哥哥的绝艺，谁人能比？”剑客不语。此时胜三爷看得真而且真，叫道：“五弟！但得容人且容人。林寨主是南七省出众的人物，棍是点到而已，不可下毒手。”蒋五爷行者棒打了六十余棍，林士佩衣巾湿透，热汗直流。林士佩向南，蒋五爷向北，二人一错身，蒋五爷用一招叶里藏花甩手棍，蒋五爷有心照定林士佩后心打去，因为胜爷说点到而已，蒋五爷遂照膀背下打去。林士佩要用苏秦背剑挡棍，林士佩也是累乏啦，钻没背过去，耳轮中就听叭的一声，一棍打在肩头下，一道紫岗子一寸多高，林士佩向前一栽，狼牙钻出手，趴伏在地。人要是砸豆粒大一个包，就得疼的乱转，还得用针挑开放出血来。林士佩背后起一寸高一个大肉岗子，直疼得咬牙，汗如雨下。蒋五爷赶奔近前，要兜后脑海一棍，手起棍落，将林士佩砸个脑髓崩流。胜爷一看蒋五爷棍要落下，胜三爷一纵身躯，伸左手托蒋五爷的腕子，右手托棍叫道：“五弟不可！林士佩是当世的英雄，五弟后退！”蒋五爷不敢违背，遂退将下去。胜三爷将林士佩搀起来道：“我五弟年轻，误伤贵体。”林士佩只疼得浑身立抖，不能答言。早有人搀到西廊下，万丈翻波浪韩秀用匕首刀将林士佩英雄带挑开，又挑破了衣服，又用匕首刀挑开紫肉岗子，老道七星真人端过一个茶杯，接了多半杯黑血汤子。

神镖将胜三爷回到东廊下，蒋伯芳这才拜见众师兄。叶伯纭遂挨着次序，给五爷引见众侠客义士，黄三太大众又拜见五师叔，金头虎捧臭脚说道：“这是我的五师叔，不是你们的五师叔，棍打林小子，可给我报了仇啦。”胜爷问道：“五弟何

以来迟呢？老兄弟都到了好几日了，你怎么今天才来到呢？”五爷闻听，就将路过杭州与盟兄相遇，蒙董世兴款留，情不可却，故此在杭州游览几日，故此来迟。并不提及盟嫂下贱之事，背地不言友。“我到镖局时，知道你赴萧金台之会，但不知珍珠灯盗出来没有？”胜爷叫道：“五弟，先是十阵赌输赢，咱们赢了四阵，又作为罢论了，又要三天三夜盗灯。我有一个盟弟，叫欧阳天佐，应允代兄盗灯，三天三夜之期看看已到，现如今三天两夜，这又到了二更天啦，等到东方发晓时，就算过了期啦。愚兄就得投案打官司，你欧阳兄这时还不照面。”蒋五爷说道：“西廊下是绿林道的人，东廊下是镖行之人。但不知西廊下有多少位绿林中的魁首？”胜三爷答道：“不过三百余人。”五爷说道：“小弟凭一条亮银盘龙棍，要将群寇一网打尽，何愁万寿灯不能到手？”五爷将此言说出不大要紧，西廊下众群雄中，先恼怒了台湾省的三千岁曹士彪。那曹士彪不亚如猛张飞，大声说道：“请来的也要拿住？”叫王官递过擂鼓点金锥，莲花湖有八大锤四猛，黑水湖大英雄曹荣曹子山，澎湖的王忠抄起一对紫金鞭，巢湖李豹亮出护手紫金钩，萧玉台的袁龙、袁虎亮出四只青铜锤。东廊下孟金龙叫道：“穷哥哥！贼东西要群殴。”诸葛道爷说道：“胜三爷，非你压不住，你还不说话？”胜爷越众当先，来在聚义厅当中一站，叫道：“蒋伯芳，金龙，永泰，不许造次，全都后退！真正不知自爱。”语毕，又对西廊下抱拳说道：“众位高亲贵友，我五弟不知始末根由，冒言一句，无心中得罪高亲贵友。他说的是盗灯之人，将话说连啦。众位高亲贵友，看在胜英的面上，我给众位高亲贵友赔礼。”胜爷一赔不是，台湾省的二千岁石朗说道：“三弟你可听见？人家师弟将话说错，师兄给赔不是，也就行了。咱本是被人请来的，原是客情，为什么咱们这方面肇

事呢？绿林道做的事，不是俱都合乎情理。三弟请息怒吧。”曹士彪诺诺连声落座。绿林道大众一看台湾的人不较量短长，大众也就都落座了。

胜爷又回头叫道：“五弟！你才十七八岁，刚才出世，就这样目中无人。你岂不知宁在人前说不会，不在人前显奇能？满招损，谦受益。逞能的人哪有真学问的？强中自有强中手，敬人者，人恒敬之。久后不许藐视一切。”蒋五爷答道：“小弟知过必改，再不敢如此。”列位，五爷怎么这样尊敬胜三爷呢？皆因在松竹观中，艾道爷告诉过蒋伯芳，嗣后见了你胜三哥，他若教训你，如同师傅教训你一样，汝必遵命。西廊下一看胜爷教训师弟，莫不从中敬服，众英雄所以俱各无言。惟有莲花湖的韩秀说道：“林大哥，你怎么输的，你知道吗？”林士佩说道：“愚兄不知。”韩秀说道：“你太轻敌啦，你连气战了两位武艺出众之人，你又与蒋战，一个人能有多大气力？”林士佩打了一个唉声说道：“天丧我也！兄弟你尚有何策可雪此耻呢？”韩秀说道：“趁他萌芽出土，刈之尚易，若待长成，绿林道无类矣。你在莲花湖看见过，孟金龙之勇，被我四位兄长车轮战得热汗直流，今天咱们还学莲花湖的故事，叫我四位兄长也车轮战蒋伯芳。”林士佩点头称善。韩秀遂与胜爷说道：“我四位兄长要会会令师弟的盘龙棍。”胜爷闻听，心中思索：东廊下的群雄都不怎样啦，惟韩秀必要报复。胜三爷无法，遂叫道：“五弟！莲花湖的四猛，要会会贤弟的亮银盘龙棍。”列位，真是山河容易改，秉性最难移。蒋五爷说道：“他们四个人一齐上来，小弟又何惧战？”胜爷嗔道：“又来了。”蒋五爷低头不语。胜爷又说道：“韩家弟兄谁又不知，那个不晓？岂能四个打一个？你这样卑视人家，正是卑视自己。以后你遇事必是四个打一个。”列位，谁是人物？还是胜三爷是人物，

这明明是怕韩氏弟兄一拥齐上，故此用话抬举韩家弟兄。蒋五爷双手合着盘龙棍由东向西，金锤无敌将韩忠由西向东，二人够上步位，锤打悠身式，蒋五爷一横盘龙棍，铁门网的架式。韩忠向后倒退两步，蒋五爷就势向前进身，仍用行者棒，接着打林士佩的招数向下使，打到八十余棍，韩忠气力不敌，喘吁吁，汗涔涔。胜三爷叫道：“五弟！韩家弟兄也是英雄。以武会友，点到而已。”蒋五爷与韩忠动着手，二人一错身，亮银盘龙棍先点韩忠的小腹，韩忠双锤向外一绷，蒋五爷裹手一棍，正打在臂膀之上，韩忠双锤点地，蒋五爷将棍向韩忠后脑海一横，说道：“毛贼逃命去吧！”韩忠满面通红，败归西廊下。

二爷韩孝亮八楞亮银锤越众当先，说道：“蒋五义士，在下是莲花湖银锤无敌将韩孝，奉陪五义士走几个回合。”蒋五爷举目观看，此人身高六尺半，细腰窄背，头戴银灰色壮帽，正当中衬白莲花一朵，面似银瓶，方面大耳，银灰色短靠，白绒绳打十字绊，横打蝴蝶扣，白云缎的英雄带，银灰的裤子，燕云快靴，掌中合着八楞亮银锤，二尺六寸长的亮银柄，白丝线灯笼穗。二寨主韩孝如若是顶盔贯甲，罩袍束带，不亚如锤震四平山的裴元庆。韩孝向上一进步，双锤一并，直奔蒋五爷面门。蒋五爷一横盘龙棍，向外一推，韩孝倒退两步。蒋五爷向前一进身，蒋五爷行者棒的棍法，接续八十余招向下使，二英雄战够四十余合，行者棒用到一百二十余招，蒋五爷用棍一点韩孝右并肩穴，二人一错身，右手一棍，正打在韩孝的太阳穴，二寨主缩项藏头法未曾躲开，蒋五爷暗中留情，一抬棍将白云缎壮帽扫落，韩孝发髻蓬松。五爷说道：“二寨主承让了。”韩孝脸一发红，说道：“蒋五义士棍下留情，我韩孝甘拜下风。”

此时又听西廊下一声怪叫：“蒋伯芳连败我两位兄长，三

寨主韩勇前来拿你！”五爷观看韩勇，古铜色的壮帽，正当顶古铜色莲花压顶，青虚虚的脸面，古铜色一巴掌宽的英雄带，古铜色底衣，青缎子靴子，身高七尺，膀阔三停。韩勇够上步位，双锤悠起，奔蒋五爷左肩头挟肩带背砸来。蒋五爷将棍一立，丹凤朝阳向外一推，当唧唧一声响，韩勇连晃了两晃。蒋五爷棍重，手活招巧，又接续一百二十余招往下使，打到一百六十余棍，韩勇热汗直流，上气不接下气，喘得犹如牛吼一般，双锤上绷下砸，里挑外滑。蒋五爷暗中发笑，说道：“蠢贼，我比你力量大，我还怕你绷砸吗？”蒋五爷一低手腕，棍点韩勇的肾囊，韩勇用双锤来拿蒋五爷的盘龙棍，八楞锤将棍拿住，韩勇心中说道：“将棍拿住，向外一推，再一进身，必然得占上风。”哪知道韩勇推了三次，亮银盘龙棍纹丝儿不动。蒋五爷一较劲，向韩勇左腿腋下点去，韩勇一退两退，噗咚一声，闹了一个仰面朝天。蒋五爷将亮银盘龙棍，向韩勇头上一横说道：“无名的小辈，也在众人跟前逞能。蒋五爷这是棍下留情，小辈逃命去吧！”韩勇臊得满面通红，连头都没抬，奔西廊下去了。

此时就听西廊下又有人怪叫：“小儿蒋伯芳！你敢将我的三位哥哥战败，四寨主将你砸成肉泥！小毛孩能有多大的本领？”原来是四寨主韩猛，一边喊着，自己将双锤先磕了三磕。当当当，火星子冒起多高。万丈翻波浪韩秀叫道：“四哥！你有气力跟敌人使，先跟自己过不去这是干什么？你自己这三锤就如同与敌人战二三十个回合之力。”韩猛手掌八楞镔铁锤越众当先，蒋五爷一看，此贼头戴六楞抽口青缎色壮帽，正当顶一朵墨色莲花，黑中透亮、亮中透黑的脸面，顶梁上有一个白圈，练油锤贯顶砸的，身高七尺，膀阔三停，弟兄四人，惟他有横练工夫，刀剃斧砍不惧，身量高大魁梧，半截黑塔相似，

不亚如三国时猛张飞，恰似唐朝的尉迟公敬德，犹如梁山泊的李逵。来到蒋五爷跟前，奔右肩头挟肩带背打去。五爷合着盘龙棍，用朝天一炷香的架式，向外一绷，当唧唧一声响，火星子冒了三四尺高。五爷一晃身形，韩猛也一晃身形，二人力量不差往来。皆因蒋五爷棍打林士佩，又战韩忠、韩孝、韩勇三人，再战韩猛，有点气力不逮。贼人拦腰又是两锤。蒋五爷闪身形，用棍一砸双锤，韩猛纵身形，双插花照定蒋五爷顶上又是两锤，蒋五爷用铁门网的架式，将锤推出去。韩猛是浑人，十二锤换高三棍，未曾跟人家动手时，自己先碰了三锤，见了面右肩挟肩带背两锤、拦腰两锤、双插花两锤、自己碰了三锤，共合十二锤。蒋五爷共挡了三棍。毛贼此时震得两手发麻，心中思索：“小白脸怎么这么大的力量呢？”蒋五爷思索：“黑贼真是力大绝伦。”合着盘龙棍，虎口发酸，则可用纯熟的招数，不与他碰了。二英雄麻杆打狼，两头害怕，就应了锤棍之间不可以力敌啦，彼此都用纯熟的招儿。韩猛愈杀愈猛，蒋五爷抖擞精神。蒋五爷是脸白衣服白，兵器更白；韩猛是脸黑衣服黑，八楞镔铁锤更黑。蒋五爷白如雪霜，韩猛黑得犹如乌铁。二英雄这一场大战，不亚如玉虎帅巧遇黑煞神。盘龙棍裹住镔铁锤，镔铁锤裹住盘龙棍，正在棋逢对手之时，蒋五爷一咬金牙，剑眉一竖，心中暗道：“胜三哥直说，但得容人且容人。以武会友，并无仇恨，他弟兄四人，惟有此人口出不逊，我不要他的命，我将他废了，此人力大绝伦，我给镖行除去一害。”思索至此，蒋五爷遂用上中下绝命进手招三棍，头一棍子午指南针，正点心口窝，韩猛双锤向外一推，蒋五爷是真假虚实，玄中妙的招儿，棍略抽慢一点，叫锤碰上棍，随后丹田气一提，向上一纵身，棍奔顶梁向下一打。贼人双锤一并向上用海底捞明月的招，蒋五爷将棍向回一抽，猛贼捞空啦，身形向上一一起，

蒋五爷向后一仰身，巧打卧牛式，裹手一棍，打踝骨。这一棒要打上，横练也蔽不住，准后踝骨断折。贼人身高，双锤再下来，可就来不及啦。猛贼真是武学纯熟，别看他会打人，挨打也真会挨，使了一个倒拧萝卜，一转身躯，这一棍打在腿肚子之上。要是打硬骨头上就折啦，大黑腿肚子有半尺余粗，一棍打上，虽然腿没折，双腿肚子凸起了一寸高的肉岗子。贼人疼痛难挨，向前一栽，跌倒在地，用双锤一点方砖地。五爷将棍在韩猛头上一横道：“小儿韩猛，你快逃命去罢！若不是胜三爷慈悲，再再嘱咐我棍下留情，不然叫你脑髓崩流！”韩猛站起身躯，哇呀呀的怪叫道：“败了！”这就是蒋五爷棍扫八大锤。

阅书诸君，著书的一枝笔，难说两家话，古今未曾见过这样战场，八大名山及镖行的人看着，犹如木雕泥塑一般。此时已经天交五更，五爷战林士佩时就是二更余天，又战韩忠就三更天了，战韩孝、韩勇时就到了四更，战韩猛工夫甚大，五更天已过。闵士琼叫道：“胜老达官，不要战啦！天已五更，珍珠灯未曾盗出。胜老达官听见五更打过去没有？眼见耳闻，当有天下英雄，五更天一过，胜老者打盗灯的官司，姓欧阳的自刎在聚义厅前。”胜爷叫道：“老寨主自许别位失信，胜英不能言而无信。言定鸡鸣东方发晓时为期，现在东方还未发晓呢。”正在谈着话，就听西北、正西、西南、东南，一片鸡叫犬吠的声音，有老鸡叫唤，有小鸡叫唤，有大犬吠，有小犬吠的声音。闵老寨主道：“胜老达官，金鸡已然报晓。”胜爷道：“东方发晓时，在下去北京打官司，珍珠灯盗出来都不要啦。”鸡叫后工夫不大，闵士琼道：“胜老达官，还等出太阳走吗？您还不将众宾朋遣散了？你还叫众朋友跟你上北京打官司吗？”胜老者闻听，心似刀搅，暗暗叫道：“欧阳贤弟！你这壶酒晒的

真热。”胜爷正在为难之际，闵士琼正在得意洋洋，就听天棚上铜铁网一响，说道：“唔呀，老贼不要得理不让人，三哥不要着急，珍珠灯盗出来啦。”天下群雄仰面向上观看，就见皮袄马褂踢啦踏啦。列位，铜铁网上有一圆孔，欧阳爷脑袋朝下，手提珍珠灯的龙盒包裹，离地五六尺，来个云里翻身，头向上，脚踏地道：“珍珠灯来也！”闵士琼说道：“不用打盒，过了期啦，金鸡叫两次啦。”欧阳爷说道：“哎呀，你们是贼使巧计，我叫贼魔，比你们得高一招。你们作贼的有时用调虎离山计，抛砖上吊，我比你们强，不然怎么叫贼魔呢？咱们先看灯，后听鸡叫。”欧阳爷叫：“胜三哥、和尚、老道、孟二侠等，你们过来围着万寿灯，别叫贼给砸了。”将珍珠灯放在当中，四位把守，欧阳爷打开盒子，将珍珠灯放在龙盒之上。黄云缎、红云缎朦着珍珠灯，欧阳爷将朦灯的缎子掀开，十四省之人观看，只见霞光万道，瑞彩千条。蛮子用手指点说道：“看看这个灯，要有一颗假珠子，挖我的眼。起宝光，放异彩，世间罕有。”大众看完，将珍珠灯放在盒内，仍然是蛮子等看守宝灯。蛮子说道：“唔呀，看看时候，庄家老没有钟表，还会看七星呢，你们有高明人看看时光？倒是到了什么时候？”列位，石朗乃是上知天文，下达地理，文武奇才，观天下在掌握之中，这回可就用着啦。石朗出离西敞厅，来到西跨院，仰面观天，望五斗，看三参，观七星，视北斗，紫微星明亮。石朗看罢，叹曰：“紫微星明亮，主于国家祥瑞。我与张奇善治台湾，张奇善言过其实，必被大清国所吞无疑。”石朗看罢七星北斗，进了聚义厅道：“老寨主你输啦，现在三更半已过，不到四更天，要差了时候，石某愿以人头为赌。”一句话提醒了众英雄，韩秀、林士佩、曹荣、闵德俊等出西敞厅仰面观天，大众由西跨院回来叫道：“老寨主！是不到四更天，三更半天已过。”

老寨主闻听，打了一个冷战，叫道：“德俊！你同他们几位看看王强，怎么看的灯？他若失去万寿灯，他输给老父人头！”

玉面小如来率领十几位精明强干之人，手提细白蜡杆，来到翠竹院。一看铜铁网四面并无损坏，拿细白蜡杆由网窟窿伸进去一点护窗板，青石板一响，里边无人答言。闵德俊叫道：“师兄醒来！”里边之人答道：“刚打一盹睡，没睡着。”玉面小如来说道：“你没睡着，珍珠灯没啦。”王强说道：“一点动静无有，焉能失了东西？”说着话，打开三块护窗板，一看封条、锁头、窗门、户壁，俱都未动。玉面小如来说道：“师兄，你说你没睡觉，为什么半尺来长的蜡花儿？”王强说道：“我没打蜡花，实在没睡，丢不了东西，就完啦。”复又说道：“蛮子闹鬼呢？我没动地方，他怎么盗去灯呢？钥匙还在我腰中呢。”韩秀叫打开箱子观看，王强将封皮揭下，开开钥匙，掀开铜饰件，打开箱盖，伸手一摸龙盒，珍珠灯踪影皆无。王强神色改变，浑身立抖，王强说道：“老寨主叫我看珍珠灯，我与老寨主说了大话，如三日夜之内丢了珍珠灯，我的人头见老寨主。”王强又叫道：“韩寨主，闵二弟，你们是高明之人，你们替我看看网的四周，一点没有损坏，箱子封条没动，锁头未开，他怎么会盗出去了？你们众位总得替我分辩。都说南蛮子会别宝，他们这是别去的，不算。”韩秀说道：“王寨主，你先将护窗板放下，咱们先到聚义厅。”韩秀一推铜铁网，八个金铃铛不响了，韩秀心中就有点明白是盗去的，但是韩秀可没言语。他们来至聚义厅，韩秀对闵士琼说道：“铜铁网未动，门窗户壁俱都如故，他们不是盗去的灯，南方蛮子会别宝，他是将灯别去的。”没等闵士琼答言，蛮子在东廊下站起身说道：“臭豆腐王八羔子！我会别宝，我还成了神仙呢！我要有那么大本领，我将这群奸盗邪淫的人头都给别下来。我是油彩漆画

糊、泥水瓦更夫、五行八做，我是无一不会。我打天棚上面，由房顶天鹅下蛋进的屋子，你们没听铜铁网的四外铃铛还响吗？你们没用手摸，难道你们还没推一推铜铁网吗？你们这群臭豆腐王八羔子，专会反复无常，以小人度君子，我与闵士琼当面讲盗灯的时候，闵士琼要与姓欧阳的击掌，然后又不与我击掌啦，怕我说了不算。你们打听打听，大义士说了不算过吗？臭豆腐。”

列位，究竟欧阳爷是怎么将灯盗出来的呢？皆因为老寨主当时答应他，许他各厨房吃饭，由二十九日欧阳大义士在厨房吃完了饭，自己找了一个僻静的地方休息一会，然后来到放珍珠灯的三间房子前边，围着三间房子打转，口中说道：“唔呀，珍珠灯盗出来了！”看珍珠灯的王强在房中一怔。又待了会见，欧阳爷又喊道：“何必用三天三夜，珍珠灯盗出来了！”王强在屋中就看封条锁头。如此两日两夜，王强在屋中方要打盹，外面欧阳爷就喊，反正王强不用打算睡一会，方一打盹，外面就喊珍珠灯盗出来啦，直喊到三十日晚晌。本来，西廊下群雄都在东西跨院出恭，萧银龙在西跨院围着房子转，找欧阳大义士，只见大义士点首叫银龙：“小王八羔子，倒是个有心之人，快上这边来。”萧银龙问道：“伯父，珍珠灯怎样了？”大义士说道：“我熬大鹰呢。今天明天都不能动手，将鹰熬乏了，七月初一晚上，我才能动手呢。小王八羔子，你可能帮忙吗？”萧银龙答道：“叔父，小侄男万死不辞。”欧阳爷说道：“明天是七月初一日，你暗将贾矧子秋风落叶扫给我借来。”萧银龙说道：“这有何难？决不有誤。”欧阳爷说道：“还有一件难事，四角的更楼是八个更夫，老贼有言，不叫他们下更楼，由东北角定更，更锣一响，无论谁都不准到那三间房子近前，定更以后，西南打二更，也是如此，不许下楼。二更过去，东

南打三更，如此换班。初一定更时候，你将杨香五唤来，他有鸡鸣五鼓返魂香，把四个更楼的更夫薰倒，薰倒之后，你们二人接着打定更，一更、二更、三更，由二更天时提前打三更、打四更，打至五更天，你二人回东廊下，把张氏三杰给我请来，叫他三人在此一带学鸡鸣犬吠，大鸡叫唤、小鸡叫唤、巴狗吠、大犬吠、老犬吠，叫至金鸡三唱，叫他们也回廊下，我的活就作完了。你们二人的更千万可别打漏了，如果打漏了，时候匀不开，大事可就坏了。”

列位，看守珍珠灯的王强，在屋中自己坐了三天两夜，屋中又黑又热，自己无精打采，他在屋中本来显着黑的早，天还没黑，他那屋中就黑了，他在屋中这二天三夜，不出屋子，简直觉不出黑夜白昼了。到了七月初一日，他就觉着呕心，有人给他用竹筒送的凉茶，他拿起凉茶来，照定房顶一喷，自己仰面接着凉茶，上眼皮直沾下眼皮。贼人在铁箱子上躺，忽听外面打了五更啦，贼人就如同吃了一服凉药似的，躺在铁箱上就睡着啦，睡得犹如死人一般。欧阳爷此时在房后头脱了大衣服，将秋风落叶扫背在背后，零碎东西带好，遂上铜铁网。列位，大义士上铜铁网就得二十年的苦工夫。你道，大义士怎样上网呢？他是顺着杆子用二手指抠网窟窿，身体不能沾网，若是一沾网铃铛就响。到在上面一看，铃铛在网里头，自己坐在网的上面，提着一口气，伸手由背后撒秋风落叶扫，秋风落时扫是萧银龙送来的，欧阳爷用秋风落叶扫，将铜铁网刺了一个窟窿，是月牙样式。铃铛向下，大义士用手慢慢的将铃铛提起来，用手抓住铃档，口朝上，由腰中百宝囊内掏出三黄焊药。三黄焊药乃是黄蜡、松香、黄油这三宗东西配成，见火就软，见风就硬，以火烤也成，用热手烫也成，都能够流油，一见风就脆了。大义士遂将铃铛松手，由东北角用蝎子倒爬的功夫，

顺着天棚杆子爬到西北角上。四面的铃铛俱都是用此法，将铃铛焊住，工夫不大，将活做完。列位，大凡手巧的人，干什么都是快的，还干净，女子作活刺绣，越快越干净，刺出来的东西越漂亮；要是做成拆开了，三个来回，不用穿，不用挂，自然就旧了。

闲文少叙，书接上文。列位，欧阳爷看珍珠灯时，放灯的那三间屋，没有借山板，没有借山墙，放灯的铁箱靠后房檐，放铁箱子的柏木台占一间半屋子的量。欧阳爷在网上头，来在放灯的三间房的东面，拿秋风落叶扫，在东、西、北三面刺了二尺多长一个窟窿，留着一面不刺。欧阳爷一看房上的瓦是灌浆活，异常坚固，心中甚为欢悦。你道，灌浆的房顶异常坚固，欧阳爷怎么倒欢悦呢？皆因为着不是灌浆活，若用摇山动向下刨，一回只可刨下一块，灌浆活若是用摇山动刨，一回就可以刨下一大块，况且欧阳爷百宝囊中小家伙俱全。摇山动取出来，由瓦垄递进去，一晃摇山动取下五块瓦来，由百宝囊中取出白粉子画上記号，将瓦放在网上，再摇下五块瓦来，仍然画上記号，放在网上。欧阳爷遂由百宝囊中取出吸土伞，这种东西能将土吸在伞内，用土的时候，还可倒出来。将土吸在伞内，轻轻放在网上，土下露出来藤子皮席，用秋风落叶扫刺下一块藤子席，下面又露柏木板，又用秋风落叶扫扎进去，先试探柏木板多厚，一看柏木板六分厚，大义士只将宝剑扎进去六分，将柏木板慢慢割下，又将木头碴用宝刀扫了扫。再向里看，露出大红漆的椽子，椽子有三寸见方，大义士由百宝囊中取出钢丝锯，斜插柳将椽子锯断，为的是临出来好将椽子仍然放好，不能叫椽子向下掉，用钢丝锯将椽子先锯一头，不能锯断了，留一点碴儿，然后再锯那头，将那一头完全锯断，这一头留的那一点碴，恐怕锯那头时倘若失了手，椽子落下去，将山贼惊醒

了，故此留一点碴儿，然后将留的碴儿，又找补锯下来，把椽子轻轻放在房顶上面。要按大义士的工夫，乃是缩小绵软巧，无一不能，椽子四寸宽的当子，锯下一根来，大义士足可下去，因为恐怕珍珠灯灯匣拿不出来，锯完了这一根椽子，又照样放在房顶之上。此时已经露天啦，无有一点障碍了，大义士将宝剑插在背后，将钢丝锯仍然放在腰间百宝囊中，就势取出飞抓，抖开绒绳，系在椽子头上，倒双绒绳而下，一看大山贼在箱子上，呼声震耳。你道，作山贼的人没有打呼声的，怎么王强会打了呼声呢？皆因为王强二天两夜熬夜熬得上了火啦，实在乏啦，所以打了呼声了，睡得犹如死人一般，真要是打箱子上将他搬下来，他都不准醒得了。

大义士蹑足潜踪，走到箱子近前，一看封条仍是原样封着，蜡花儿好几寸长。大义士遂由腰间百囊中取出药水来，将封条浸湿，然后用大拇指肚儿，照定锁头门一按，印下锁头门的印来一看，由百宝囊中取出钢丝钢钳子，照样儿拧了一个钥匙，向锁头里一递，如同原钥匙一般不二。欧阳爷将锁开开，慢慢的放在一旁，此时药水的力量，已经行发开了，将封条揭起一个犄角来，向下一捣，就将封条揭下，用吐沫贴在东南板墙之上。此时王强正睡得甜蜜之时，大义士一看贼人此时翻了一个身，向箱子边上滚点，大义士心中暗道：你多滚点，滚到柏木台上可省我的事啦。这也是我胜三哥的福气，这小子偏偏此时就向这边上滚点儿。山贼翻过来这个身，直吧嗒嘴，就好似吃什么东西一般。山贼是实在累乏啦，将胳膊当枕头一枕，睡的真香甜。大义士看了看山贼睡熟，遂由腰间百宝囊中取出一个小纸包儿来，打开了纸包，原来里面是硬猪鬃。大义士检了五七根有劲的，用手指捏着猪鬃的梢，用猪鬃的根向山贼嘴巴子就扎，大山贼正在睡梦中，以为是蚊子咬他呢。原来萧金台树

木丛杂，山上多牲畜，又距离莲花湖很近，每到夏天，蚊子最多，大蚊子都有五六分长，可以将人咬得冒血迹，人被蚊子咬惯了，睡着了蚊子咬，用手就拍，拍完了还照样睡，习以为常。大义士这棵猪鬃一扎山贼，真如同蚊子咬的一样，别说是累乏了，就不是累乏了，也觉不出是人的把戏，扎他一下子，他向外面滚点，大义士连扎了山贼四五次，山贼向外滚了四五次，“噗咚”一声，滚在柏木台下。大柏木台平坦光滑，山贼也伸得开腿啦，睡得更舒服了。大义士从心中欢悦，暗说道：“好小子，你三天两夜没有睡啦，这可该着你舒服舒服啦，我可要办我的事啦。”读者问道，那么大一个活人，怎么睡得会怎么死呢？人家拿猪鬃扎他，他还不醒，又打铁箱子上掉在柏木台上面，还接续着睡，岂不太悬虚点吗？列位，无论多大精神的人，要三天三夜不睡，除非别叫他睡着了，若是叫他睡着了，你就是将他扛起来就走，他都不能醒。俗语说睡觉如小死，困急了的人就如同死人一样。才子念文章，读书不倦，也有学习赌钱的，坐上三天两夜，那是赌的魔力。若是一个人，在一间黑屋子之中，一点事情也没有，直着脖熬三天三夜，较比赌钱读书尤其难，所以山贼睡得比死人过多一口气儿。

大义士慢慢的将铜饰件开开，左手掀铁箱子盖，一点一点的上掀，恐怕箱子盖中间有什么毛病，或者有响动。将箱盖慢慢托起来之后，向箱子中留神观看，黄包裹里，绣五色围龙，包着珍珠灯的盒子。大义士伸右手微微一提黄包裹，里面无有消息埋伏，一掂分量，不大的一个盒子，较比平常的东西加十倍的重量，大义士暗道：“这回可得着真的啦。”提出铁箱子将灯盒放在一旁，将箱子盖仍然悄悄放下，铜饰件扣在箱子鼻上，取过来锁头，将钢丝的钥匙拔将下来，装在百宝囊中，又将丝线的绢帕叠了四层，将锁头身子缠好，慢慢一按，就听绷

簧咯吧一声。由板墙揭下来封皮，用蜡火烤开了三黄焊药，向原封条印上一擦，用火折又一烤铁箱子，三黄焊熔化，仍将封条照旧粘上。将一切零碎物件都装在腰间百宝囊之中，用绢帕将锯椽子落下的锯末，都打扫在一堆，由腰间百宝囊中，伸手取出一块硬纸，将锯末打扫在硬纸之上，包好了装在百宝囊中，看了看没有什么形迹，连一个脚印儿都没有，遂提起了黄龙包裹，对大山贼低声说道：“小王八羔子，你睡吧，我要走啦。”

大义士遂用手一提黄包裹，仍然倒绳而上，到在房顶上面，一手援绳，一手将龙盒由窟窿送出去，放在房顶上面，一叠腿，腿朝上，先出了窟窿，将飞抓取下，取过来一棵椽子，对好了用锯锯的斜碴，将椽子稳好，取出三黄焊药，打开了火折子，照定一分厚的锯口上一烤三黄焊药，焊药流在锯口上，将椽子焊住，又将那一棵椽子取将过来，也是照样焊好，由百宝囊中取出红颜色药瓶，将锯口涂上红色，与本来的颜色相差不多，不留神细看，真看不出来锯口。又将柏木板由铜铁网上取下来，放在椽子上，由腰中百宝囊中，取出二寸宽的一围纸条儿，用三黄焊药当浆糊使，将纸粘在刺的剑口上，藤子席取过放在柏木板上，然后又取过吸土伞，一按机关，三合土由伞中完全喷出，一点也不少，填满了窟窿，仍然取过五块瓦来，对好了画的粉笔记，一块块的将十五块瓦稳上，由百宝囊中取出石灰浆糊，将缝儿一涂，也如灌浆一样。人先打铜铁网的窟窿钻出来，然后将龙盒提出。网的四外铃铛已经失了效力啦，此时大义士在网上走，可就没有禁忌啦，如走平地一样。来到后檐，仍然打上来的那儿，用飞抓抓住铜铁网，用手提着黄包裹，仍然援绳而下。穿好了皮袄马褂，穿上破毡鞋，此时天气也就在四更来天的时候。但此时，萧银龙与杨香五二人早打过去五更啦。欧阳爷真是人得喜事精神爽，别看熬了三天三夜，用尽了精神，

使碎了心机，此时不但不倦怠，反觉着精神百倍，浑身爽快，如同忘了熬夜一般。取下飞抓缠好了，装在百宝囊之中，提定万寿灯，蹿房越脊，够奔聚义厅而来。

上了铜铁网，俯首向聚义厅当中观看。此时，杨香五与萧银龙、张氏三杰等办完了事，各归本位，早就看见胜三爷愁眉不展，坐立不安，但是三人虽然照欧阳爷计划办完，可不知道欧阳爷究竟盗出万寿灯没有，可不敢将所作之事告诉胜三爷，恐怕被贼人看出破绽，因为盗灯讲的是蛮子一个人，不许有别人帮助，萧银龙跟贾七爷借宝剑都是暗暗的藏在衣服里，假装出恭带到外面，暗暗交给欧阳大义士的。然后又将杨香五使眼神叫到外面，用鸡鸣五鼓返魂香将四更楼更夫薰倒，窃取梆子，由定更之后，打二更、三更、四更、五更，五更之后，将梆子放在原处，暗将屠大爷的令徒张氏三杰招呼出来，先围绕聚义厅，有学公鸡叫的，有学犬吠的，有小巴狗叫的。列位，人要是真会学鸡鸣犬吠，学得与真的一般无二，都可以将真鸡真狗引得鸣叫。张氏三杰这一学鸡鸣犬吠，就将萧金台的鸡引得也一齐鸣叫。张氏三杰这也是天生的偏材，前文书已表过，屠大爷与胜三爷一见面时，就对胜爷说过，这三人是能学鸡鸣犬吠的奇材。闲文少叙，您道，镖行及八大名山、台湾、萧金台的人，不下五六百位，难道说就都被张氏三杰朦混下去吗？虽然是张氏三杰学犬吠鸡鸣，究竟蒋五爷的功劳实在不小，皆因为蒋五爷战韩氏四猛时，一条亮银盘龙棍当行者棒使用，打得韩家四猛热汗直流。那韩家四猛在南七省乃是出色的人物，八大名山提起来真得首屈一指，今与蒋五爷车轮战，八大锤对棍，谁看着不精神百倍？所以大家看他四个人陆续战蒋五爷，只看得如醉如痴，又兼着这三天两夜的工夫，就是有睡觉的，不过打一个盹睡而已，镖行这边吃喝眠睡，除去金头虎贾明、孟金

龙、李永泰之辈，全是提心吊胆，坐卧不安。宴无好宴，会无好会，不知道何时就是一场群殴。定的三昼夜盗灯，就是许进去取去，都不容易取出来。胜三爷真是提心吊胆，唉声叹气，暗中叫道：“蛮子你凡事诙谐，这宗事也是闹着玩的吗？”正在愁思百结之际，忽听鸡鸣犬吠，五更已过，胜三爷心中不啻刀搅一般，叫道：“蛮子三天三夜盗不出灯来，你也见哥哥一面啊！你怎么连面都不与哥哥见呢？”杨香五、萧银龙、张氏三杰看得明白，可就是不敢言语。鸡鸣犬吠时，慢说是萧金台及镖行人都不知是假，就是上晓天文，下达地理，观天下在掌握之中的台湾大帅石朗，因为看热闹看的都被瞞过去啦。

正在此时，闵士琼见韩家四猛俱都落败，听见五更已过，鸡鸣三唱，遂叫道：“胜老达官！也不必较量武术啦，较量武术是无济于事，五更已过，看看天明，请胜老达官就此立给萧金台字据，起身投案打官司吧！您镖行的亲朋也该遣散啦，难道您还将送殡的埋在坟里吗？欧阳义士盗不出来万寿灯，他也就不到聚义厅见众宾朋啦，难道他还真到聚义厅自刎吗？最大的问题是打万寿灯的官司，欧阳自刎与不自刎倒不成问题。”胜三爷闻闵士琼这一席话，真好似凉水浇头，五内如焚，无精打采。仰面观看天色，胜爷观罢天色，对闵士琼道：“我胜英当着天下英雄，绝不能食言。死或轻于鸿毛，死或重于泰山，我胜英虽打盗万寿灯的官司，身首异处，不知情者固不足论；知情者谈起我胜某时，虽然舍生，不能当着天下英雄失了信义。茶余酒后谈论起来，胜英虽死犹荣。闵老寨主不必怀疑，胜某必践前言。但是天气尚早，若至东方闪烁时，我必然给老寨主立下字据，就此住北京投案，打这场盗灯的官司。我欧阳兄弟就是盗不出灯来，也必得见我一面，绝不能匿而不见。”胜三爷语至此，就听金头虎说道：“十阵赌输赢，我们赢了四阵，

贼们打退堂鼓，这回贼可得着理啦。大蛮子盗不出灯来，从此他还见镖行的人？他非背地跑了不可。玩笑有他，办真事他还办的了？胜三大爷不定跟他有多大的仇呢？他这是借刀杀人，报仇呢。什么叫三天三夜盗灯赌输赢，盗不出来打官司？没那么打过官司的。干脆咱们血肉纷纷乱一阵吧。”道爷说道：“贾明不要胡说，你三大爷为人言而有信，别说是打官司，就是此时刀放在脖子上，也不能食言。孺子无知，胡言乱道，再要饶舌，必受重责。”贾明一翻母狗眼，低声说道：“胜三大爷跟老道也不知有什么深仇哇？不教咱言语，等到天亮时看看，有话你们说，反正我不打算出萧金台。真教我三大爷立字，得先将我宰了再说别的。”不表金头虎嘴里嘟囔，此时黄三太趴伏在桌子上，泪如雨下，心中暗说：“欧阳叔父，你怎么这样荒唐？没有金钢钻，你别揽瓷活。你真就将我恩师送在北京，打盗灯的官司？我之恩师向来事无大小，言出如山，没有失过信。你盗不出灯来，你倒是见上大众一面啊。”其余镖行之人，个个愁眉不展，唉声叹气，东廊下好似愁云漠漠，凄凉景况充满了庭院。台湾的大帅石朗都暗中替胜三爷为难：这大年岁，行侠作义，落得这样下场。西廊下群贼是喜形于色，除了十三省总镖头胜英，绿林道中拔去眼中之钉，肉中之刺，从此绿林道中少了一个劲敌。人心向背，忧喜出于自然。

不表两造众英雄悲悲喜喜，再说闵士琼第三次站起身形，又教胜三爷立字据打官司。胜三爷未及答言，忽听天棚铜铁网上有人叫道：“胜三哥，小弟来也！唔呀，闵老寨主不要得理不容人，三哥不要着急，珍珠灯盗出来啦！”两方的群雄仰面向上观看，就见皮袄马褂，踢啦踢蹋。闵士琼说道：“现在已经天明了，盗出来没有用啦。”欧阳大义士一句话，提醒了台湾的石朗，观看星斗，果然尚且不到四更天。韩秀等又都来到

外面观看，闵德俊对老寨主闵士琼说道：“父亲，孩儿与韩秀大哥观看星斗，果然是四更不到，三更半天将过。”闵士琼闻听，不啻扬子江心翻船，万丈高楼失脚，目瞪口呆，不能作一语，天下众英雄莫不觉着毛骨悚然，暗中称奇，欧阳大义士这一盗出万寿灯来，镇住天下群雄。闵士琼在座上如木雕泥塑的一般。胜三爷道：“闵老寨主，这一次量不能失信了？没有别的，请你打窝主的官司吧。”列位，大凡人要是真正理短情屈了，被人家若是问住，真正的张口结舌，无言以对。闵士琼这样的反复，到了此时也是水尽山穷，实在没有反复之余地了，讲的是五鼓鸡鸣，犬吠为止，人家三更半天将灯盗出，当着十四省英雄，要是再说出不算来，那还够人格吗？

闵士琼正在无言以对之时，胜三爷逼闵士琼打窝主的官司，就听后院有脚步声，蹬蹬，脚往前院跑，大声喊道：“就这样的打官司，我家老寨主倒愿意去，我有点不愿意。咱们得见个输赢胜负！”众人举目观看，正是恬不知耻的贼子闵德润，手持金鼎龙头棚，耀武扬威，自己不知自己有多大本领。胜爷一看，是无耻不知自爱的闵德润，遂说道：“孺子看看项上加刀，尚且不知，灭门九族之罪，你父子岂能打得了这样罪大弥天之官司？反复无常的贼子，你有几个脑袋？屡次饶你不死，你不知胜某以恩德待人，真是无耻之徒。”闵德润说道：“胜英你不要大言欺人，今天胜得了我闵大寨主的金鼎龙头棚，大少寨主便替父替友打这一场盗灯的官司，杀刚存留，不能连累好朋友。大少寨主并非反复无常，我们父子也是为朋友，你无故与绿林道作对，开镖局子是买卖，你破二郎山，火焚莲花峪，绿林道与你誓不两立。萧金台就算打这儿冰消瓦解，只要绿林道不绝迹，就与你姓胜的对付。哪一个不服，过来，与大少寨主较量较量。”胜爷回头向东廊下叫道：“哪一位辛苦辛苦，

将窝主捉住？”胜三爷话言未了，早有一人越众当先，大声答道：“胜三哥，小弟尚无寸功，我愿拿此贼，权当见面之礼。但不知要死的要活的？”胜爷一看，原来是蒋伯芳。胜爷微然含笑道：“此贼乃是要犯，藏匿匪人，窝存赃物，较比盗灯的正犯还要紧呢，抓住活的还得解往京都，千万不可伤了他的性命。拿住之后，经官厅讯出口供，那才算咱交了差，完了咱们的责任呢。五弟多要小心。”蒋伯芳道：“小弟明白了，捉拿此无名小辈，犹如探囊取物耳，何劳嘱咐？”语毕，双手合着亮银盘龙棍，龙行虎步，来到聚义厅当中，真是威风凛凛，精神百倍，八大名山之人闻名丧胆，萧金台神鬼皆惊。蒋五爷叫道：“闵德润小辈，休要猖狂，还不过来受死！”闵德润一见蒋五爷，分外眼红，叫道：“小儿蒋伯芳不必夸口，看棚！”人到棚到，直奔五爷顶梁上，压山盖顶砸来。蒋五爷不慌不忙，闪开大山贼的龙头棚，仍按行者棒，接续着打韩家四猛的招数向下使。大山贼力大绝伦，金鼎龙头棚上中下、前后左右，围着蒋五爷身形。蒋五爷因为方才战了四猛，不肯与大山贼碰家伙，专使纯熟的招数，一条亮银盘龙棍，舞得如同银蛇乱蹿，只见棍不见人，风雨不透，大山贼的龙头棚，无论如何也递不进去。大山贼以为蒋五爷不敢碰他家伙，越打越向蒋五爷棍上找。蒋五爷心中暗道：“小冤家，我这一棍要砸上你的棚，我叫你一辈子忘不了姓蒋的。”二人战得正在兴高采烈之际，龙头棚一砸亮银盘龙棍，蒋五爷用尽平生之力向外一棍，棍与棚绷在一处，恰似半空中打了一个霹雷相似，山谷应声，火星子冒起五七尺高。天下群雄，不约而同俱都打了一个冷战，只见大山贼连晃了三晃身躯，脚步站立不稳，虽然没将棚出手，几乎虎口震裂，蒋五爷后退了两步，棍法仍然不乱，大山贼此时可就有点勉强招架了。胜三爷在旁叫道：“五弟，要活的，棍

下留情！”蒋五爷抖擞精神，棍法变招，奔山贼胸前一点，山贼咬着牙，用搠向外一碰棍，蒋五爷未等大山贼找上棍，急忙将棍抽回，大山贼的搠没绷上棍，身形就有点不稳，蒋五爷趁势裹手一棍，奔贼腰间打去，山贼欲待躲闪，可就来不及啦，这一棍正打在腰下臀骨之上。五爷使了三成劲，要使十分劲，就没有山贼的命啦。山贼金钟罩的工夫已然破啦，气力受了硬伤，究竟没有以前膂力大了，要不然与蒋五爷对棍的时候，就是蒋五爷力大，山贼也不至如此不中用。

闲文少叙，一棍将大山贼打倒，兵刃出手，闵德润趴伏就地，并将龙头搠抛出去五七尺远。金头虎贾明卖精神，一声喊叫：“杨香五小子，你还不过去捆！”杨香五一晃马尾透风巾，赶奔近前，金头虎一拢大山贼的胳膊，被大山贼一拨拉，金头虎几乎闹了一个筋斗。杨香五向前一按，大山贼双手扶地，向上一挺，杨香五闹了一个趔趄。金头虎喊叫：“我的姥姥！人家躺下啦，我都办不了。大小子，快过来吧！”孟金龙、李永泰二人过去，这才将山贼四马倒攒蹄捆住，提到东廊下，真是油皮都没有伤损。此时闵士琼在聚义厅金交椅上看得真而且真，花白胡须乱抖，心中犹如刀搅的一般。闵士琼心内暗想：“只想我父子天下无敌，德润力大绝伦，不想今竟被获遭擒！悔不听刘氏夫人之言，前几日他说我父子十天之内，必然山破人亡，到了此时，果然应了夫人之言。”闵士琼思索至此，打下牙来往肚子里咽，后悔不及。天下群雄一语全无，聚义厅上静悄悄，愁云惨惨。少许工夫，只见东西两廊下交头接耳，纷纷议论。不关心的，道短论长，关心的人替闵家父子担惊害怕，灯被镖行盗出，大山寨主被获遭擒，眼睁睁一座百年事业的萧金台，就要冰消瓦解。此时胜三爷面对闵士琼说道：“闵老寨主，在下胜英几次进忠告，老寨主你不知嘉纳，按说在下与老寨主谈

不到进忠告二字，老寨主身为绿林，在下做保镖的生意，本来冰炭不能相同。但是胜英因素知老寨主出身清白，为乱世所迫，栖身绿林，虽然异路殊途，久有互相仰慕之诚，是以不忍坐视老寨主你的成败，故尔累次饶舌。今者胜英尚有不得已于言者，不敢言忠告，也不敢望老寨主必听余言，惟有望老寨主你莫悔不听余言而已。盗灯之贼，并不是有气节的男儿，这宗贼专恃血气之勇，不懂大义，以胜某之忠诚待人，尚且不能化此顽梗，他与阁下不过闻名之交，并非通家之好，他今见令郎被擒，珍珠灯已失，他的初志，所为设计陷害人，计不得逞，必然遁去，倘他逃走，没有盗灯的正犯，你一家老少万死不足以偿。”闵士琼理短情屈，不能答一语。胜三爷这一提盗灯之人，天下群雄莫不以秦尤为目标，老寨主闵士琼举目向西廊下三层人后观看秦尤，手捻花白胡须，面沉似水，大丈夫说不出后悔的话，人亡山破，多半世英名丧于秦尤之手，真是有口难诉。

此时西廊下忽有一人越众当先，大声叫道：“老儿胜英！不必动唇齿之才，自言仁义，以买人心，老虎带念珠，假充善人。想当初吾兄与汝歃血为盟，明清八义，誓成义举，你中途反目，镖打拜弟，谁人不知？今尚敢在众人面前大言欺人，口是心非！你要想见盗灯之人，势比登天还难！”胜三爷举目观看，此人紫缎色壮帽，长脸膛，燕尾胡须，背后背十二颗镖枪，衬烈火苗，身穿品蓝色短靠，青绸子底衣，青缎子薄底快靴，背后斜插柳背定一口朴刀，握刀够奔聚义厅当中而来，精神百倍，有不可一世之概，年在半百以外。胜爷观罢，心中明白，叫道：“秦老二！你是有始无终，贤愚不分，有眼无珠的小人！你聘请本山二少寨主，去北京盗狱救秦尤，成全他寡母孤儿，你是他叔父，分所当然。但是你的用意，未必是只救秦尤，你乃奸乱成性，助秦尤为非，暗害好人。你救出秦尤，你就当同

他回家，叫他寡母孤儿可以安善度日，教训秦尤改邪归正，成为明理的好人，你才够长辈的资格。你计不出此，救出秦尤之后，你怂恿秦尤小儿，二次夜入皇宫内院，盗康熙圣上、太后老佛爷的万寿灯，你与二少寨主题诗巡风，你助纣为虐，使秦尤罪上加罪。秦老二！你是救秦尤，你是害秦尤呢？可惜你身为长辈，不能教化子侄，反陷汝侄于大逆。太后老佛爷的懿旨，康熙圣上的圣旨，十三省一体严拿，务获解究。秦老二，你凭血气之勇，做下大罪弥天之事，你难道不晓得大清国的律例吗？秦老二，你与我秦八弟是当族弟兄，你又有救秦尤一点热心，不然，我胜某绝不能对牛操琴。这场官司，你有三颗首级都不够打的：第一件越狱，第二件盗灯，第三件聚众行凶。你要识时务，你别在人前逞能，你还不快快逃命去么？”秦义龙听罢，默然良久，心中暗道：“此祸由我一人所起，现在大少寨主被擒，万寿灯也被镖行之人盗走，眼见萧金台大势将去，我秦义龙若此时一走，我叫什么朋友？人家闵家父子为朋友，还能牺牲一切呢，我若真个一走，岂不被天下群雄笑骂我有始无终？老胜英明着是用良言劝我，暗含着是要我拚命，他言说我是有始无终之辈。”秦义龙思索至此，大声叫道：“胜英！你是胡言乱道，你是人中败类，真称得言行相反。你镖打盟弟，中途变心，你还敢在众人丛中摇唇鼓舌？你就是能将死人说得复生，我也知道你的来历。我秦氏门中与老儿有不共戴天之仇，今日正是我秦某报仇雪恨之日！若不将老儿碎尸万段，不足以消吾恨。”胜三爷哈哈大笑，说道：“秦老二，你是活腻啦！”秦义龙手擎朴刀，够奔胜三爷，够上步位，将刀一横，拦腰便剁。胜三爷并不握刀，见刀来至切近，脚尖滑地，横着纵出五七尺远。秦义龙第二刀扎胸前挂二肋，胜爷一闪身形躲开。一连三刀，俱被胜三爷躲过，胜三爷又厉声说道：“老贼你逃命去吧！”

倘若动起手来，收招不住，你难免认母投胎，你不是胜某的敌手。”飞贼秦义龙三刀没剁着胜爷，气得七窍生烟，恨不能刀刀见血，片片透肉，哪里能听胜爷良语相劝？并不答话，一刀紧跟着一刀。西廊下绿林道中有没见过胜爷的，一看胜爷真有容人之量，个个心中起敬，有那宗无知小辈，他还说胜爷怯阵，不是秦义龙的敌手呢。闲文少叙，胜爷一看老贼秦义龙真是不知进退，就是一夜不与他还手，他也不能知止而罢，胜三爷遂亮出鱼鳞紫金刀，接架相还。胜爷向来是，愈当着有名的人物动手，愈长精神，这就是好货不贱卖，货卖识家。按老贼秦义龙，也是三十年的苦功，这一跟胜爷对上刀，可就显出不行啦，真是好货就怕样子比。胜三爷手眼身法步，腕膀肘膝间，一招一式，刀递出去七面见清，刀尖、刀背、刀刃、刀柄、灯笼穗，看着清清楚楚，蓝汪汪的蓝鱼，紫微微的鱼鳞，尖长背厚刃飞薄，真可以上画谱。天下群雄莫不暗赞老英雄的刀法绝伦，无怪乎一把鱼鳞紫金刀，纵横南七北六十三省。胜三爷愈杀愈勇，老贼秦义龙是愈杀愈松懈，战不到五六十个回合，老贼的刀只有招架之功，并无还手之力。胜三爷抖擞精神，当着天下群雄，为的是戏耍老贼，老贼欲落败，都跳不出圈去，只累得老贼热汗直流，喘得犹如牛吼，两廊未有不匿笑者。胜三爷故意的刀法一懈劲，老贼趁势劈头探脑一刀砍来，使了个十足劲，胜三爷并不躲闪，反向里进步，看看与秦义龙挨身，一反腕子，连刀柄带老贼的腕子一并捋住，叫道：“老儿，这边来！”胜三爷一叫劲，秦老二随着手过去。胜三爷左手持着老贼的刀柄与腕子，右手的刀，此时是爱扎就扎，爱剁就剁。胜爷的刀临到老贼的面门，未肯下绝情，偏着刀向老贼面门上一按，口中说道：“我本当将你杀了，看在我那故去的秦八弟之面，秦老二你逃命去吧！”刀在老贼面门又一晃，老贼一闭眼，胜爷底下

一脚，正踢在老贼胸下，上边的手一松，秦义龙闹了一个仰面朝天。金头虎跑将过去，抖开了飞抓就要捆人，胜爷摆手说道：“明儿，不许造次！他是你秦八叔之弟，不许无礼。他有救秦尤一点热心。”贾明不敢违背，诺诺而退。

老贼秦义龙由就地爬起来，满面通红，又羞又恼，厉声说道：“胜英！在下不是你敌手，你的刀法绝伦，人所共晓。我虽然不是你的敌手，我输给你啦，我心中尚不甘服。你有个外号叫神镖将，当着天下英雄，咱俩过过镖，你先打我也成，我先打你也成，你要是用镖再赢了我，从今以后，我不再与你为仇作对。你要是一镖将我打死，那算你成全我秦义龙啦，皆因为闵家父子为我叔侄之事，家破山崩，在所不惜，我姓秦的若是临阵而逃，叫天下英雄笑我畏刀避剑。你的镖只管照我致命处打，你一镖打死我，我死而无怨；你要说给我留情不伤我，那是你艺业不高，自诩其能。”胜爷闻听，微然点头笑道：“秦义龙，你不必咬言咋字，你要明白大义，你还不至于教秦尤作下大逆不赦之事呢。今者你既不含糊，我也别埋没你的技艺，我也知道，你镖枪打的好，三十年的苦功，今当天下英雄，叫你献一献绝艺。可是有话说在头里，恐怕没有你的便宜。”秦义龙道：“胜英，你要赢得了姓秦的镖枪，我便心服口服。”胜爷说道：“如此还是你先打我，你的镖枪要将姓胜的衣服皮肉伤损一点，我将珍珠灯双手奉献，我替你叔侄与闵家父子，打盗灯及窝主的官司。胜英言而有信，你就献绝艺吧。”秦义龙方要取背后的镖枪，胜爷说道：“且慢，你的镖枪能打多远见准？”秦义龙说道：“我的镖枪能在三丈之外见准。”胜爷道：“咱俩人站好了，你在北面我在南面，北面上有人，南面上没有人，防备打不着我，打着看热闹的。咱俩相距三丈远，你的镖枪自然达得到，你不要慌，沉住了气，露脸成名就在此

一举了。”语毕，胜爷绕到南边，秦义龙转到北面，相距三丈来远，胜爷道：“你打吧。”秦义龙伸右手背后取镖枪。镖枪较比镖长，在背后筒内插着，用的时候伸手撕镖枪的旗子，抽出来就打出去啦，较比用镖还便利，用镖总得打兜囊里向外登，这宗东西一摸旗子就算打出去啦。老贼右手摸镖枪旗，一只镖枪奔胜爷胸前而去，胜爷见镖枪来到胸前，约有半尺远，胜爷一闪身躯，镖枪落地；第二只左手的镖枪，又奔胜爷当中而来，镖枪切近，胜爷向上一纵，纵起五七尺高，镖枪落空；第三只右手的镖枪又照左井肩穴打来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秦义龙左右手撕镖枪，“嗖嗖”，直奔胜爷打去，好似雪花儿一般，鸭尾巾上的镖枪方过去，胸中的又打来。只见胜爷银髯乱飘，方闪开又纵起来，方低头又撤步，在镖枪如狂风骤雨时，胜爷用双脚踢镖枪。一霎时十二只镖枪打完。胜爷身形站稳，哈哈大笑，口中说道：“秦老二多受累了！”说着话，双手一抱：“我接了你两只镖枪！”列位，天下群雄在秦义龙打镖枪时，俱都微声喝彩，只听东西两廊下，只喝：“打的好哇！躲的好哇！”谁也没看着胜三爷在什么时间接住老贼的镖枪，就连秦义龙自己都不知道胜三爷在什么时候接住他的镖枪。天下群雄无不纳闷，有说胜三爷真神艺也，无怪乎人称神镖将呢。

秦义龙看着发愣。胜爷说道：“秦老二，我曾打镖，众人抬爱我，称我为神镖将，我接你的镖枪，还不算什么奇事，我再打你，不能使我自己的金镖，仍然使你的镖枪，还是就用接住你的这两只，要用三只镖打着你，那算我经师不到，学艺不高。如果这两只镖枪，俱都打不着你，我将珍珠灯送给你，还是我打盗灯的官司。”列位，胜爷这一句话说出来不要紧，东廊下镖行之人，第一位诸葛道爷先大吃一惊，心中暗道：“胜三弟，这不是自找其祸吗？人家十二只镖枪打不着你，你用两

只镖枪就要打着人家？倘若打不着人家，也不要紧，你为何还用珍珠灯赌赛呢？”不表大众全担惊骇怕，单说秦义龙闻听胜爷用两只镖枪要将自己打着，心中暗道：“我三十年工夫，不但我会打镖，我还会躲镖，别说你两只镖枪，就是三只金镖，也不能让你打着我。你要打不着我，再要反悔，我可就有了理啦。莫非说大话人栽筋斗，都栽在绝艺之下？我还以为我用不了三镖枪，就要将他打倒呢，谁想十二只都无济于事。”老贼思索至此，面带悦色，说道：“一言出口。”胜爷说道：“驷马难追！你也站在南面，我上北面打你。”秦义龙到了南面，胜爷站在北面，伸出左手的镖枪，说道：“胜某打暗器向来不暗算，打的时候必有一个着字，敌人只要有本事就躲得开。我左手这只镖可打不着你，咱先说头里，第一只右手的镖要打你上中下、中上下、下中上，反正这三个部位不定哪儿，可没有准。打上是点到而已，不过取个笑儿，也许衣服扎破，也许伤点肉皮，要是见了血，那就是走了手啦。”秦义龙说道：“不必费唇舌啦，你就打吧。”胜爷左手的镖枪对准老贼说道：“着！”老贼一看，镖枪出来，特别另样，真是货卖识家，老贼心中暗含着佩服，外行可看不出来，外行看着很不出奇，就好像不会打镖一样。皆因为胜爷说的明白，这只镖可不能打着，所以这只出去的非常之慢，枪尖子四平，镖旗笔直。内行人看着可就得了工夫啦，秦义龙的镖枪出去，枪尖子虽然不摆，不能头尾四平，多远出去，都一条直线一般，要不然绝不能指哪打哪。这只镖来到老贼胸前半尺来远，老贼一闪身出去三四尺远。秦义龙本来是能打镖能躲镖，要外行躲镖，离着老远的他就躲闪，未等闪开这一只，那一只又到啦，准得打上。秦义龙倒是行家，镖至胸前才躲闪，闪过去一看，这只镖枪，不偏不倚，正插在方砖地的十字花上，笔杆条直。就这一手工夫，就

可以压倒群雄，慢说是打出去插在方砖地上，就用手直插去，都不准插的那样准，要不然老英雄就敢开口说下大话，打不上奉还珍珠灯，真得说是神镖。读者问道，你说的太悬虚啦，打的准固然可以，怎么平着打出去，还能扎在地上呢？

列位，古人有一位养由基，人称养一箭，载于《史记》。养由基在楚共王驾下为臣，又有一个大将潘党，也在楚共王驾前为臣。有一天楚晋交兵，两国俱都出兵，安营下寨已毕，还没有交战时候，将士们闲暇无事，叫大将潘党射鹄，潘党于百步外，一箭正中红光，潘党面有得色，大小将士俱各夸赞潘党，不绝于口。适养由基亦到，身背弓，腰挎箭袋。大众说道：“养叔来啦，也叫他射一回看看。”养由基遂走到大众眼前，说道：“射红鹄不足为奇，我能连发三矢，俱中一处，由红光上一个窟窿射过。”拾箭的小校将箭拾回说道：“三矢俱由一个窟窿穿过。”潘党说道：“巧劲耳。”养由基说道：“射鹄是巧劲，我能于百步之外，箭射杨树叶。”潘党说道：“满树树叶，谁不能之？”养由基说道：“命人将杨树叶画上記号，我到树下看完了，然后我百步之外射之。”潘党遂打发人到树上，将树叶用笔画好黑记，养由基到树下看准，退到百步之外，一箭射去，不见箭落，潘党说道：“箭被树枝架住，不能下落，谎言穿杨树叶呢？”养由基说道：“此箭穿过杨树叶，两头被树枝搭着，可叫小卒上树去取。”打发兵士上树取箭，果然如言。潘党仍然说是巧啦。养由基说道：“可命小卒记三个树叶，画上一二三，我拿出三支雕翎，也都画上一二三，我这三支箭，不许射错了。”于是打发兵卒上树，如法记好，三支箭发出去，果然都中上，与头一次那箭无异。潘党无言，大众俱都喝彩。潘党又说道：“我能射透七层甲。”命军士将七层锁甲放在鹄前，潘党也在百步外，弯弓搭箭，嗖的一声射去，果透七层甲，

箭簇看看扎在红鹄之上，大众喝彩，潘党面有得色。大众说道：“看养叔的射法吧。”命小卒取箭，箭透七层甲，小卒取之不下，养由基说道：“我有送箭之法，不用射铠甲，我能一箭射去，将潘将军之箭顶出去。”大家说道：“好。”养由基遂一箭射去，果然不偏不倚，正将潘党之箭送出去，那箭簇也扎在红鹄之上。大众俱都说道：“养由基是神箭手。”事为楚王得知，潘党、养由基二人俱都被楚王唤至面前，楚王将养由基申斥一顿，并将养由基雕翎收回。第二日楚晋交兵，楚王亲督士卒，两军对圆，晋军有一个绿袍虬髯的大将，一箭射中楚王左目，军心一乱，大军败了下去。楚王遂将养叔召至面前说道：“晋军中绿袍虬髯者射了寡人左目，贤卿与寡人报仇。”养叔道：“大王将臣之箭收回，臣如何射之！”楚王遂由宫中取两只雕翎，授与养叔。养叔到了阵前，正遇绿袍虬髯者追赶楚王，养叔道：“匹夫敢射吾主？看箭！”绿袍虬髯人一仰首，一箭恰中咽喉，堕车而死。大军仍然追赶楚将。养由基把弓弦拽圆喊道：“看箭！”弓弦一响，吓退晋军。养由基对楚王说道：“仗大王之威，一箭射死大王仇人，空拽弓弦吓退晋军。”楚王大悦，乃授雕翎百枝，称养由基为“养一箭”。楚王有一次围猎，树上有一通臂猴猿，楚王命军士射之，乱箭齐发，猿猴伸手接箭，并不逃走。有人喊道：“养由基来也！”猿猴泣下，被养由基一箭射死。此事载于《史记》，可见艺业要是高了，真是神出鬼没。胜三爷的镖，夜间能打香火，能打蜡花，第一只镖将蜡花打歪，第二只镖将蜡花打落，第三只镖将蜡打起来，炮打三盏灯。水旁地下刨一个坑，胜爷藏在里边，大雁飞过来，到水边上就飞得矮了，能用金镖打雁。种种的惊人镖法，一时难以说尽。

闲文少叙，胜三爷右手的镖枪照定秦义龙一晃，说道：

“着！”秦义龙方要闪躲，并没有打出来，胜爷又说道：“着！”秦义龙认为还是假的，并未躲闪，哧的一声，正中左腿肚子，鲜血淋漓。天下群雄同声喝彩。飞贼秦义龙面上一红，对大众说道：“回头再见！”后来直隶莫州庙，飞贼秦义龙行刺，胜奎完婚大闹洞房，胜三爷二次出世，这是后文书的一大关节，暂且不表。

胜三爷见秦义龙逃走，遂对闵士琼复又说道：“闵老寨主，盗灯的正犯怎么还不露面？”闵士琼未及答覆，只见西廊下三层人后，出来一人，大声喊道：“大太爷来也！”众人举目观看，正是二入皇宫内院，盗万寿灯的正犯飞老鼠秦尤，越众当先，握匕首刀。柳玉春见秦尤出头，明知必败，以结拜关系，不好袖手旁观，也随在秦尤背后，握刀而立。崔通不忍坐视，也纵出西敞厅。胜爷一见秦尤，悲从中来，老英雄想起秦八爷只此一个后人，八弟妇苦守冰霜二十余载，故此见了秦尤不忍动手。秦尤耀武扬威，自称大太爷，满不含糊，他哪知道老英雄的苦心？胜爷不得已，遂回头叫道：“东廊下众宾朋，哪位辛苦一回，捉拿盗灯的正犯？”语言未了，一人越众当先道：“小弟愿效微劳。”胜爷一看，仍是蒋五爷。胜爷说道：“五弟要慎重。”五爷道：“这三个小辈，乃是猫狗一流，但不知要死的要活的？”胜爷道：“这是盗灯的正犯秦尤，务必活捉，不可损伤。”蒋五爷答应一声，一只手拿着盘龙棍，直奔聚义厅当中而来。够上步位，飞老鼠秦尤大声喊道：“小儿蒋伯芳，看刀吧！”向上一跟步，照定蒋五爷面门剁来，柳玉春亮截把鬼头刀，同时照定蒋五爷右肩头劈去；崔通同时一刀奔蒋五爷左肩头剁去。三把刀同时剁去，蒋五爷是双手拿着棍，见刀至切近，将棍向上一迎，棍当中正迎秦尤的刀，两头迎崔通、柳玉春的刀，这就是蒋伯芳一棍邀三刀。三鼠一见蒋五爷的亮银

盘龙棍迎将上来，三个小辈赶紧向回撒刀，若是被棍迎到刀上，刀准得飞了。三人将刀撤回，三吊角围住蒋五爷，三把刀上下翻飞，蒋五爷仍用行者棒的招数，亮银盘龙棍，银蛇乱蹿，玉蟒翻身，先是三鼠围蒋五爷，后是蒋五爷一条棍将三鼠围住。秦尤是心黑手急，恨不得一刀将蒋五爷剁死，贪功心胜，偶不留神，被棍将刀磕出去五七丈远，正打金头虎顶门上飞过去，金头虎说道：“我的姥姥，小耗子使飞刀呢？单打我脑门上过去。再矮点戳我的眼上，我就得闹个独眼龙。”秦尤刀被磕飞，翻身要跑，哪得能够？蒋五爷向上一进步，用棍一按他的左肋，将秦尤按倒，贾明、杨香五二人过去，掏出秦尤腰间的飞抓，将秦尤捆好，提到东廊下。崔通、柳玉春的刀，也都被五爷磕飞，被获遭擒，仍然是贾明、香五过来捆绑，提到东廊下。三鼠俱都被获遭擒，贾明晃悠冲天杵小辫道：“大小子，李永泰，你们俩人可看好了，这可是窝主与盗灯的正犯，你们两个小子可别打盹，老鼠会啮，他若将绳子啮断了，盗灯的官司可得你们俩替小子打去。”又问道：“天门白玉虎，三个小老鼠，你们就在一块作伴吧？”闵德润闭目不语，秦尤破口大骂，贾明不敢再诙谐，怕胜爷嗔怪，哈吧着罗圈腿走向一旁去了。此时胜爷对闵士琼说道：“闵老寨主，三鼠与令郎俱都被获遭擒，老寨主你还不自备其缚？难道说还等着动手吗？”

闵士琼未及答言，就听由后面踢啦踢啦，过来一人，口中不住“唔呀！王八羔子！”来到胜三爷跟前说道：“他们作贼的真有点义气，三哥你看看这个东西。”手中托着一本册子，递给胜三爷。胜三爷伸手接过，揭开书皮，定睛观看，原来是八大名山的盟单。第一位盟主闵士琼，第二位宝刀将韩殿魁，第三位莲花湖总辖寨主韩秀，第四位黑水湖的曹荣曹子山，第五位澎湖的王忠，第六位巢湖的李豹，第七位萧金台的袁龙，

第八位萧凤台的夏金辉。各个盟主共带几家寨主、喽卒若干，注得详详细细。胜爷正在观看之际，欧阳天佐说道：“将这本盟单交到官府，就没有咱们的事啦，叫他们按着名字拿去。”八大名山之人一听，俱大吃一惊！那盟单上将八大名山之寨主喽卒，全都注得明明白白，倘若被官家得去，八大名山纵然不能即破，也无宁日矣。胜爷看了一个大概，对八大名山之人大声说道：“这是八大名山的盟单，今被我欧阳兄弟得来。我胜英交朋友还怕交不到呢，焉能再得罪朋友？诸公不必惊慌，现在因为珍珠灯，就单提珍珠灯，别的事情决谈不到，镖行也不能干预的。盗灯的正犯、帮犯、窝主，俱都被获，与别位毫无关系。”语毕，由腰间百宝囊掏出火折，迎风一晃，摇着火折，将盟单当着群雄之面焚为飞灰。八大名山之人一看胜爷此举，莫不暗暗叹服胜爷大仁大义。列位，胜爷这宗地方，又是大仁大义，又是无形中收罗人心。倘若真按二蛮子的计划，将盟单送到当官，八大名山之人岂能容呢？当时就许一场群殴，不知道出多少条人命。这一来，不但不出祸，而且暗中还交了不少的朋友，不然怎么胜爷到处逢凶化吉，山穷水尽时，必有救应？这就是胜爷不做绝事，所以自己遭不上绝事。胜爷焚完了盟单，叫道：“欧阳二弟，你多辛苦了！”欧阳天佐道：“便宜这群王八羔子了。”胜爷又对闵士琼说道：“英雄做了英雄当。你是打仗，还是自缚打官司？”闵士琼仍然无言以对。此时东廊下贾七爷贾斌久、萧三侠萧杰、孟铠、李刚、屠粲、欧阳大义士等，各亮兵刃说道：“胜三哥闪开，拿他吧，哪有那些良言跟他说？累次害人，黑心贼！”众人一亮兵刃，惊动了玉面小如来，英雄甩大擎，握劈水刀。胜三爷对群雄摆手说道：“大家且慢，我自有办法。”

正在此时，就听西跨院有脚步声，噔噔噔，向前跑来。

此人进了聚义厅，群雄举目观看，此人头戴青布随风倒，身穿青布大氅，青布底衣，足下青皂布靴子，面上皱纹堆累，苍白胡须，年在六七十岁。进了聚义厅，直奔二少寨主玉面小如来而去，一把捋住二少寨主的十字绊，声音凄惨，眼含痛泪道：“我奉夫人之命前来，叫二少爷到内寨见上主母一面，有要言相告。老太太现在哭得死去活来，二少爷不论如何，请至后寨，见上主母一面。老奴我这里跪下。”说着话，将二少寨主之刀还入刀鞘之内，死也不放，泪如雨下。玉面小如来此时心如刀搅，一奶同胞的兄长，被人拿住捆绑在东廊下，天伦被人逼迫非打官司不可，人生最难过的事，最伤心的是生离死别，小英雄眼里含着泪，可没哭出来，对老管家道：“闵福，你看大少寨主被获遭擒，老寨主尚不知吉凶祸福，我岂能独自偷生，被群雄笑骂，怕死贪生？约来的朋友还不能抖手就走呢，闵福你不必拦阻，叫我落一个不孝之名。”闵福说道：“主母之命，少爷不听，也是不孝。你到后面见上主母一面，然后你再拚命，与老奴无干。此时若非动手不可，除非先将老奴结果性命。”家人闵福又对老寨主哀求道：“老寨主您还不发一言，叫我家二少爷见上主母一面？”闵士琼叹道：“此时我若发言叫德俊走，恐怕镖行不容，我若一发言，镖行的人必然拦阻，岂不是白栽筋斗吗？”闵士琼并不作一语，老家人闵福哭得异常凄惨，胜三爷看着也觉难过，老英雄不由的动了恻隐之心，想道：闵德俊对于胜爷与萧银龙向来情情理理，胜爷头次探萧金台时，闵德俊背地里说话，就很仰慕胜三爷之为人，他又有去北京越狱盗狱救秦尤的好处，胜三爷心中思索：此子我见过两次，对于人情上没有不周到的，莫若我放了此子，给他闵氏门中留下一条后代根苗。胜三爷思索至此，遂对闵士琼说道：“老寨主何不发言，叫令郎见上尊夫人一面？”闵士琼本来心中愿意德

俊逃走，不敢发言，一听胜爷许可，闵士琼叫道：“德俊！胜老明公许可，你何不到后寨见你母亲一面？”说话时用袍袖遮着手，对闵德俊摆手：“快去快来。”闵士琼以为胜爷是愚人呢？用袍袖遮手，叫德俊别回来，口中可说快来，其实胜爷心中明白，胜爷是从心中愿放他走。

玉面小如来对他父亲一点头，随着闵福向外便走，走到西角门时回头，向东廊看了看胞兄德润，又看看天伦，英雄眼含痛泪，方一出西角门，放声大哭。眼睁睁一家骨肉分离，铜墙铁壁的萧金台，一旦化为乌有，如何不伤心？只哭得眼中流血。闵福仍然抓着英雄带，二人向后寨走去，穿过五七道寨子，来到后寨，玉面小如来问闵福道：“怎么后寨这样的冷冷清清？丫环婆子一个不见，都哪里去了？”老家人闵福说道：“二少爷，你还不知呢，主母将丫环婆子下人等，招集在一室，命众人各奔他乡去了。”原来，后寨刘氏夫人将下人们招在一块儿，所有长支短欠一概不要，每人另外赠五十两银子，首饰衣物叫大众随便取。共合三十七名下人，一霎时走了三十四人，只有闵福与刘夫人及小姐的两个婆子不走，愿共患难。夫人将众人打发走了之后，才遣闵福去叫二少爷。玉面小如来闻听老家人之言，哭得更惨。说着话走到刘夫人住房，少寨主说道：“闵福你撒开我吧，已经来到我母亲的房啦，还用你抓着我吗？”闵福松了二少寨主，玉面小如来伸手一推外屋门，双门紧闭，二少寨主用刀将外屋门撬开，一推里屋门，也是关闭。小英雄湿破隔扇纸，向屋中一看，不看则可，这一看，只吓得小英雄魂飞千里！急忙叫道：“闵……闵……闵福，可了不得啦，我那亲爱的母亲悬梁自尽了！”小英雄踢开屋门，进了屋中，可怜一位贤德的刘氏夫人，已经自缢多时，吊在中梁之上。刘氏夫人悬吊在中梁之上，脚底下有一张八仙桌，八仙桌上又放着

一个凳子。小英雄纵上八仙桌，一抱老娘大腿，喊道：“姐姐哪里去了！”老太太未上吊之时，先将伊兄刘士曲及刘士英四位少爷，全都叫到跟前，嘱咐刘家父子：“若大势已去，此山不保，你千万将你二外甥救走。”又叫三侄、四侄在后山套车，等候接姑娘秀英与德俊，又叫道：“秀英！你将你心爱之物，速速收拾好了，等候汝表兄接汝逃难。”又将家人、丫环、婆子，俱都招至跟前，加以安慰，给资打发走了。老家人闵福与姑娘的丫环、老太太的婆子等不愿逃走，愿与主人一共祸福，老太太叫闵福去到前寨叫少爷。刘氏太太开发走了众人，这才上好了门，贤德的夫人悬梁自尽。你道，刘氏夫人临上吊时，还题了一首骨肉分离之诗。等到玉面小如来踹开门喊叫姐姐，闵秀英与丫环这才跑到上房，姑娘亮柳叶刀，由八仙桌向上一纵，割断绳子，玉面小如来在底下紧抱老太太的腿，将刘氏夫人卸下。二少寨主十七岁，姑娘秀英十九岁，年轻之人哪见过这样事？只知叫唤，还不放倒。闵福说道：“姑娘与少爷，不必叫唤老太太啦，老太太眼角已见血迹，不能复生了。”姑娘说道：“闵福，我娘不能活啦？”闵福说道：“主母的舌头都伸出来啦。若是刚吊上，手脚乱动时，还可挽救。快将老太太放下吧，别叫老太太受罪啦。”姑娘两眼发直，当时倒没有眼泪啦，玉面小如来一看姐姐两眼发直，遂叫道：“姐姐，你可别过脸去！”说着话，向东墙上一看那首诗，写的是：“汝父太无义，为娘命运乖。良言难相劝，骨肉两分开。”闵德俊看罢诗文，不由一阵伤心，两眼一发黑，昏厥过去。闵秀英见此光景，这才大哭道：“父亲无故惹下大祸，逼死母亲，抛下你我无依无靠的姐弟，哪里是我们的亲人哪？”下腰将二少爷搀起。姑娘心中一发迷，香躯栽倒。正在此时，婆子丫环来啦，口中叫道：“老太太，东西收拾好了吗？”这句话尚未说完，

婆子低头一看：“哟，这是怎么的啦？”闵福道：“主母已不能救了，快救姑娘、少爷。”老家人将少爷扶起，撇胳膊弯腿，婆子、丫环将姑娘搀起，在屋中一遛，方才把姑娘缓醒来，老家人闵福一人扶住二少寨主，甚不得力，遂叫道：“妈妈还不帮助拯救二少寨主？”婆子说道：“主母在时，内寨男女不准共一语，此时扶抱少爷，如何使得？”老义仆泪如雨下，说道：“妈妈年过半百之人，少爷只十七岁，有什么猜忌呢？好心救主，自有天知。”婆子妈妈无法，这才帮着闵福将少爷扶好，捶胸砸背。少许工夫，二少爷苏醒过来，吐了一口稠痰，大声哭道：“苦命的妈妈，你狠心抛下我兄弟二人，就不管我们了？我父亲无故惹祸，真是一家骨肉分离。”姑娘的嗓子变了声音，少爷哭得死去活来，丫环婆子俱都落泪，老家人闵福也哭得好似泪人一般。老义仆说道：“你们哭三天三夜，无济于事，赶紧出后山逃命去吧。”姐弟齐声哭道：“老管家，我娘死尸在地，我们岂有一走之理？不如同我母亲死在一处。”老义仆说道：“此言错了，老夫人尽节，为的是救走了你们兄弟二人。那一来，岂不叫老夫人枉费了心机吗？你俩快走，咱们将老太太放在床上，自有人成殓。”姑娘仍是不肯走。老义仆说道：“若再不快走，可就负了老太太的心了。”正在此时，刘福祥、刘禄祥二人也跑来啦，一看姑母已死，方要放声大哭，老主管说道：“你们二人不必哭啦，遵遗言将我家少东与姑娘救走，那才是真疼你的姑母呢。”福祥、禄祥二人这才推推扯扯将少爷姑娘推出屋来，奔后山而去。

后寨母子离别，且放下不言，单表聚义厅之事。胜爷叫道：“闵老寨主，你还等候二令即回来吗？我是明放令郎，他不回来啦。在下胜英不做绝事，给你留下一条根接续香烟，你还不开发邀来的众宾朋吗？你这大年纪，不明白世故吗？”闵士琼

向西廊下对众英雄说道：“众位宾友，请散吧。”胜爷也向西廊下抱拳说道：“众位各回本山，珍珠灯之事完毕，我必当登山拜谢。”闵士琼又再三催促众人散席，二老者将话说完，台湾省的石朗对三千岁曹士彪道：“咱回台湾吧，他们自有他们的事在。”台湾省的起身，莲花湖的人也起了身啦，八大名山的英雄，三山五岳寨主，哄然一声，鱼贯而行，俱都走了。闵士琼一看，西廊下只有六人未走，都是大少寨主的朋友。闵士琼说道：“你们六位不走，还等待挨捆吗？不必义气，这不是那个事。”这六个人闻听，遂也散了。

此时西廊下连闵士琼就剩一个人。胜爷叫道：“老寨主，你是自缚，还是武力对待？单打独斗，绝不双上。”闵士琼低头不语，蒋五爷亮盘龙棍，贾七爷一握秋风落叶扫，萧、孟二侠亮刀叫道：“三哥闪开，还不捉他？”胜爷道：“何必逼迫这样紧呢？后退！”正在此时，又听西角门外放声痛哭，老义仆裸体赤足，进聚义厅哭道：“老寨主爷，夫人已死，少爷、小姐投井，老奴找不着踪迹，前来报告。”闵士琼闻听，犹如刀刺肺腑，滚油煎心，万种凄凉，万种痛恨。列位，人生在上，万不可无事生非，闵士琼这不是无事生非吗？一家俱尽。闵士琼说道：“闵福，念主仆之情，快成殓你主母死尸去吧。”闵士琼面向东廊下观看，心中暗暗说道：“胜英，我家尽绝，我岂肯叫你安生？”心中思索，并未说出唇外，“豁出我长子德润，将你镖行八十余人打成肉泥！”闵士琼此时浑身立抖，颜色更变，暗道：“一计不成又一计，计计不成，我还有一计。”闵士琼思索至此，自己的眼泪向肚子里咽。闵士琼一下腰钻在桌子底下。前文书表过，桌子五尺见方，三面围桌帘。胜爷一看，又可惨，又可笑，遂说道：“老朋友，你钻桌子底下何用？”过去要掀桌帘向外拉闵士琼。贾七爷叫道：“三哥且慢！”

他是要拚命，你伸手一拉他，他给你一暗器。”贾七爷向蒋五爷作手语，叫蒋五爷打翻桌子，五爷点头，一棍打翻桌子，一看闵士琼踪影皆无。大众一看桌下的方砖，并无痕迹。聋哑仙师叫道：“贾七爷！你看看他打哪儿走的？桌底下俱都是方砖。”贾七爷用剑一撬方砖地，原来是四块假方砖，倒下十三层阶脚石。闵士琼最后的计划，孤注一掷，下地道点地雷，八十余位保镖的，都得成了肉泥。蒋五爷顺地道要追，聋哑仙师道：“五弟别追，他方才向东廊下看，神色不正，察言观色，他不是毒计，便是要跑。我暗派了二位在前山口，欧阳天佐乃日行千里，柔软工夫，黑夜白天均看一般远，已经把住山口要路，他又有闭穴法。后寨有我大师兄夏侯兄长，把住后寨，伸手不见掌他还能写楷字，还能跑得了闵士琼吗？”道爷叫道：“贾七施主，闵士琼走时，直向燃灯古佛看了几眼，不知是何意思？”贾七爷赞成道：“道兄果有先见之明，叫三太、香五将佛龕抬开。”前文书表过，这就是五方飞蛇楼的佛龕，楠木雕刻，油漆彩画，堆花过梗，东西两面俱有立柱。三太、香五、茂龙、李煜四人搭之不动。黄三太等正在壮年，各都有三百来斤的力量，无论如何用力，佛龕纹丝儿不动。贾七爷叫金龙、李永泰动手，这才搭起。向东面搭出有两丈远，香五向龕底一看：下有十字花石头两块，在龕底上绷着呢。贾七爷用秋风落叶扫剑把一点方砖地，四块方砖当当直响，木头声音。贾七爷用剑向木砖内一刺，四块木砖相连，贾七爷遂叫小弟兄过来，用力撬方砖缝儿。将假砖撬起，用刀将三合土扫开，露白碴砖木板；四外的方砖又撬开，撤开净土，现露出一个白碴箱子，此箱有现在八仙桌大小，盖儿用钉子管着。撬开箱子盖，北面上有一个圆孔，通着一铁筒，有饭碗粗细，铁筒口露着五七根鸡卵粗的药线，药线挨着硫磺焰硝。箱内南面，有好似小锅两口，一仰一合扣着。

贾七爷说道：“这是地雷。”老年地雷最笨，用火点不着，非用焰硝燃点不可，地雷一响，聚义厅炸为齏粉。贾七爷叫众人将箱子搬出来，人多好做活，不大工夫，刨出铁筒子，直达聚义厅内，贾七爷亮剑斩断铁筒三尺有余，捣出五七根药线，用方砖立着，由斩断的铁筒当中，众英雄一看，全都惊魂失色。有人说道：“老贼逃走奈何？”道爷说道：“他走不了。绝不能发生效力，也不必惊惧。”

就在此时，忽听地道内有人喊道：“胜三弟！我将老贼捉来啦。”大众向地道口观看，就听噗咚一声，由地道里扔出阎士琼。众英雄一看，寒鸭凫水捆着，苍白头发蓬松，狼狈之极。剑客随后由地道纵出。胜三爷问道：“大师兄怎样擒拿此贼？”剑客说道：“我在后花园子里溜达，见后花园内有一座凉亭，凉亭之中有一人，鬼头鬼脑，在亭子里面一会蹲下，一会站起来，我遂将那人擒住，问他为何站起蹲下，先前他不说话，后来我在他脑门子上磨刀，他遂说了实话，我才知那亭子乃是地道之户。我将他捆绑起来。”剑客一见那人时，先用闭穴法将那人闭住，然后捆上他，又解了闭穴法，遂问那人：“在此处何为？”那人答道：“我师傅最后的一计，顺着聚义厅八仙桌地道下来。铃铛响一声，是我师傅下地道；响两声，我们便预备火种；三声响点着地雷，将镖行之人一网打尽，我师徒父子等，由此逃走。”剑客遂问道：“他由哪道儿下去？”那人说道：“亭子角上有一个钢环子，一提钢环子，掀起假方砖，便可下去。”剑客遂掀假方砖一看，倒下十三层阶脚石，剑客看明白，复又上来说道：“我有心杀你，我实在不忍。你叫什么名字？你说实话，我就放你。”那人遂答道：“我叫飞云燕子李树林。”剑客说道：“先屈尊点吧，你张开口，我将你嘴堵上。”此贼闻听，不敢不张口，遂张开嘴，剑客撕他一块衣裳，

将嘴给他堵好，捆在亭子明柱之上。剑客遂进了地道，一看地道三尺宽，夏侯老剑客遂由北向南走去，走了有半里之遥，忽听钟音，一连响了两声，原来地道中有五尺来高一个大钟，闵士琼拿起大木槌头，当当敲了两声。剑客赶奔近前，叫道：“闵士琼，老猴崽子！你又闹鬼呢？”闵士琼一看，乃是剑客，随手把大槌头向剑客抛来。六尺高的地道，横限三尺宽，闵士琼的毒药弩百发百中，要是在宽阔的地方，不用说是六只毒药弩，就是有六十只毒药弩，也打不着老剑客，皆因地道太窄，六只毒药弩一连气嗖嗖奔剑客打来。闵士琼乃是久经大敌之人，知道剑客有金钟罩、十三太保横练的功夫，这毒药弩完全奔致命处打的，双睛、肚脐、裆中、心口窝。老剑客无法，只好躲那致命处的弩，六只毒药弩打完了，老剑客身上中了三只，可是皮粗肉厚之处。闵士琼毒药弩也打完啦，老剑客也纵到他跟前，捋住苍白胡须，将闵士琼按倒，用闵士琼的飞抓捆好，顺地道奔聚义厅而来。上至八九层台阶，一看上面地道口有亮，遂将闵士琼抛将出来。剑客说道：“众位快跑！恐怕还有毒计。”道爷说道：“已经破啦，您看地雷在那里放着呢。”剑客闻听，直奔佛龕前面而去，一看这个地雷，好似两口小铁锅阴阳合着，令人看着真是不寒而栗！

老剑客看罢，对闵士琼唾了一口道：“老猴崽子，你好狠的心肠啊！东廊下现有你的儿子并三鼠，你都毫不顾惜，这个地雷若是一响，镖行八十余位一网打尽，连老朽也逃不了，你们作贼的真是黑心！”老剑客愈说愈有气，聋哑仙师察言观色，见事不妙，叫道：“胜施主！你看大师兄面带煞气，必要闵士琼老猴崽子的命。你赶紧上前去劝，闵士琼是窝主正犯，与其这时要他的命，何如与他打官司好呢？”胜爷唯唯，直奔剑客身旁而来。此时就见剑客向闵士琼身前迈大步，要用鹰爪力，

一把将闵士琼抓死。剑客方一下腰，胜三爷一伸手将剑客拉住，叫道：“大师兄！暂息雷霆之怒，小弟有一言，他是正犯窝主，咱将他交到官面，自有他的罪名。不知大师兄你老人家以为如何？”和尚老道齐声叫道：“大师兄，不可！他是要犯，交胜施主办理好。”胜爷说道：“贾明何在？”金头虎说道：“来啦。”胜爷说道：“你将他也放在东廊下吧。”贾明伸手将老闵提起，也放在三鼠一块，金头虎说道：“跟你儿子挨着，父子情长。”此时聚义厅上，除去五个要犯，俱都是镖行之人。金头虎财迷，遂叫道：“杨香五！咱俩发点财吧，到后寨收拾收拾去。这座萧金台这样的阔，后寨必然有的是金银，咱们饱载而归，你愿意不愿意？”杨香五说道：“我早就这个心思，等他们后寨的贼都走净了。你别大声小叫，要被恩师听见，不但发不了财，准得挨处分。”二人待了许久的工夫，贾明对杨香五一挤母狗眼，冲天杵晃了两晃，迈步往外就走，杨香五后跟着也走下去啦。他们二人这一走，就有人出来的啦，张茂龙、红旗李煜跟着也往外走，一时间站起来有三四十个年轻的，都向外跑。胜爷一看大伙向外一走，心中可就明白啦，胜爷问道：“你们大伙这是干什么去？贾明回来！”贾明方走出西角门，被胜爷一招呼，贾明对杨香五说道：“干啦，三大爷看出来啦，要问咱俩干什么去，你低低的声音跟三大爷说，就说出恭去，看李煜他们小子说什么？”胜爷一问贾明，傻小子说道：“三大爷，我是出恭去。你问他们吧。”胜爷说道：“人家人犯王法，物件可不犯法，你们谁也不许动人家一草一木，你们谁要动萧金台的东西，盗灯的官司谁跟着打。”贾明说道：“我要解手去，他们都跟着我，您问他们都干什么去吧。”胜爷知道金头虎贾明满嘴不说实话，胜爷也不答理他，众人也都回来啦，胜爷就不追问了。胜爷又叫道：“三太，你将地雷的箱子盖好

了，仍将佛龕搭回原处。”三太与香五、茂龙、李煜等，即将佛龕搭过来，放在原处。胜爷又说道：“此时也只是五更天，哪一位将珍珠灯挂在燃灯古佛龕之上？”此时，剑客捉回闵士琼，道爷早打发人将欧阳义士请回来了。欧阳大义士闻听胜爷之言，遂答道：“我愿办理。”大义士遂顺着佛龕的柱子先爬上去，在佛龕横梁上拴好了绳子，然后将万寿灯用绳子拴好，走到上面，将万寿灯挂在佛龕之上，大众观看，霞光瑞彩，炫人二目。

正在此时，忽听山口外人声鼎沸，听着好似有几千人马的声音。道爷说道：“大概是群贼去而复返，要前来抢差犯，咱们赶紧先将五个犯人藏在一边。”胜三爷点头称善。大众一看，东廊北面有一间屋子，窗户在东敞厅后檐墙上，胜爷说道：“就将五个盗犯放在那间屋中，众位以为如何？”道爷说道：“很好很好，快快办理。”孟金龙、李永泰二人，每人提起两个贼人，金头虎贾明扛着一个，来到屋门口，一推门，并未关闭，屋中放着许多零碎东西，将屋中的东西搬运到外面，五个贼人俱都放在屋中，口中塞着东西，孟金龙、李永泰二人把守门口。金头虎说道：“你们俩人千万小心，如要丢了差事，官司可你们打。”孟金龙说道：“小小子，你放心吧，谁要到我跟前，来，我就给他一杵。”大义士将灯取下来，看守万寿灯的是聋哑仙师、弼昆长老、欧阳氏弟兄，他们四个人，负看灯之责，萧、孟二侠和贾七爷、屠大爷、胜三爷等准备厮杀，无论出多少条人命，不许自乱。正在打算抵敌之策，外面李四爷笑嘻嘻的进了聚义厅。胜爷问道：“四弟打探得山口外，可是群寇复回吗？”李四爷答道：“山口外乃是官兵来到，在头道山口二道山口中间，与八大名山之贼走了一个碰头，您快看热闹去吧。”聋哑仙师说道：“李施主说话太不知深浅，还有工夫看热闹？”

双方若是交上手，乱杀乱剁，得多少条人命啊？胜三爷，此事非你不可，你赶紧到二道山口去给了解此事，可别闹扩大了。官兵与群寇若是打仗，咱们就不能看着，必得帮着官家打仗，那么一来，镖局子可就关了门啦，这一干小弟兄们都是学而未成，武技十分勉强，必有性命之忧。你到前面先稳住了群寇，别叫他们妄动，然后见带兵的官长，要是熟人那就更好啦，若不是熟人，还得多费唇舌。三弟你唇齿也能行，不用贫道多嘱。”胜爷诺诺连声，带领着一干小弟兄们，出离了聚义厅，赶过前寨，胜爷来到二道山口外，站在高阜处，举目观看。此时业已天光大亮，就见一道山口外，旌旆满目，号带飘扬，弓上弦，刀出鞘，众官军一个个俱准备着厮杀的样儿。官军的人数千余名，再看二道山口内，八大名山的群贼，俱都在山口内扎住队伍，虽然不撞山口，也是与官军两方对峙的意思，官军若是再向前进，可就得动手。官军也不向里开啦，群贼也不向外撞，众贼谈笑自若，可并不把官军放在心上，八大名山的寨主喽卒合计在一处，约有三四千名，要是打仗，官军绝不能取胜，别说还有那些喽卒，就是莲花湖的四猛八大锤要是撞山口，官兵就拦挡不住。曹荣那条皂盖枪，更不用说啦，十个守备、千总一齐上，也不是对手。那么为何群贼就不向山外撞呢？皆因为莲花湖的韩秀在前面阻拦着，是邪不侵正，韩秀是文武全才，虽然占山为王，他胸中有大清的律例，知道要是伤了官军，事情就闹大啦。且说胜爷观看明白，原来带兵的二位武官与胜爷彼此都见过面，这二位带兵官，一位是院衙差官王福盛，一位守备李廷仁。胜爷对群寇说道：“众位宾朋稍安勿躁，在下胜英恳求官兵，给众朋让出一条道路。”胜爷在高阜处看时，群贼中有那胆小的喽卒早就看见胜爷啦，同声哀求道：“胜老达官爷快救命吧，官兵把山围啦。”所以胜爷先安慰喽卒，然后

下了山坡，众小弟兄在后跟随，胜爷紧行几步，直奔王千总、李守备而来。走到马前，胜爷先给二位差官请安道辛苦。二位差官一看，原来是胜三爷，急忙将兵刃挂在得胜钩上，甩镫离鞍下了座骥，齐声说道：“原来是胜老达官，不敢不敢。”胜爷遂问道：“官家怎晓得镖行之人现在萧金台？”李守备说道：“我们并不知道老达官萧金台赴会，皆因为老达官由镖局子起身之后，第二日镖行就打发人给院衙门送信去啦，言说老达官二十八日赴萧金台之会，寻找珍珠灯，来了一日一夜啦，并无有一人回镖局子。卑职不敢隐瞒，遂将此事回禀了钦差大人，钦差大人念老达官为国家效劳，赴汤投火，无所顾及，很赞成老达官的忠诚，恐怕老达官在萧金台有了危险。但是各衙门的兵额不多，头一天镖行去人送信，钦差不便下谕招集军队，各衙门凑集了两天，人齐马不齐，这才凑了千余名兵士听用。第二日镖行又去人送信，言说仍然无有消息，钦差大人遂遣卑职与王大人，带队前来协助胜老达官。胜明公附耳过来，现在城守营与各衙门集合在一处，率领八九百名兵卒，前来接应老达官来啦。”胜爷施礼说道：“我有几位朋友，舍死忘生，协力相助，拿住盗灯的正凶帮凶，珍珠灯盗回。并不是我胜英一人之力，求二位大老爷网开一面，放他们一条生路，二位大老爷一辈居官，辈辈居官，恩威并行，叫他们有自新之路。”李守备道：“他们聚众成群，不法已极，我们奉堂谕，要各个拿获，以正典刑。看在胜老达官之面……。”语至此，叫官兵退出一条道路，说道：“再要不法，必要严拿惩办！”语毕，官兵闪开一条道路，八大名山人，犹如风卷残云一般，逃出头道山口。胜爷控背躬身叫道：“二位大老爷，您派几名官人，请到里面将拿住的正犯提出来。”守备、千总挑选了三十名健壮兵卒，够奔萧金台聚义厅，进二道山口，又到第三道栅栏门，进

了聚义厅。二位差官举目观看，燃灯古佛前面挂着万寿灯，守备、千总向珍珠灯行了大礼，马步队将座位搬来，二位差官坐在东西，当中正位让胜爷落座。胜爷说道：“小民不敢。”胜爷又说道：“您派兵封山内看看有牲口，套几辆大车，将犯人拉走。”兵士到西跨院一看，马棚里俱是瘦弱之马，套了三辆敞车，够奔聚义厅回禀，套好车辆，将珍珠灯取下，装在龙盒之中。胜爷说道：“将五个犯人提出来吧。”金头虎卖乖喊道：“我提差事。”金龙在门口横着棚，见二位差官到来，说道：“谁要前进，我将他砸死！”贾明说道：“这是差官老爷前来提差，你装什么精明？”金龙说道：“没有我的事啦，我要走啦。”黄三太在先，进了屋中，黄三太一进门，就听“唉呀”一声，嗓音都转啦，随后胜爷、蒋五爷、老道等也进了屋中，一看五个犯人踪迹不见。胜三爷浑身立抖，叫道：“贾七爷！你看犯人打哪里走的？”贾七爷摘了一个灯笼一照，见墙犄角有假砖盖着地道口，贾七爷掀假砖一看，倒下阶脚石十三层，五个差事由地道逃走。道爷说道：“胜施主不要着急，五个差事逃的工夫不大，贾七爷与蒋五爷下地道追赶，他们跑不了多远。就是跑了也好拿，官面拿贼，海捕公文，并不认识贼人，还能拿着呢；这几个贼人，咱们镖行都认识。”说着话，蒋五爷、贾七爷二人下了地道，追赶贼人。工夫不大，蒋五爷、贾七爷回来说道：“追出有五七里远，外面有一座敞厅，出了敞厅，奔东去，有一山涧，搭的跳板是活的，贼人过了山涧，撤去跳板，大概已经远遁了。”聋哑仙师说道：“先将珍珠灯交给二位大老爷带回院衙，咱们安慰安慰忠良爷的心。咱们大家分途追贼，不难将贼拿住。”胜爷叫道：“道兄、李四弟，你们二位辛苦一趟，将灯送到院衙。”聋哑仙师说道：“他二人不敢见官。”胜爷说道：“有二位大老爷，什么都能办，不用

我们的人见官。”王千总、李守备无可奈何，押着珍珠灯够奔院衙，聋哑仙师、李刚押着车，胜爷说道：“二位大老爷，见了忠良大人，替小民恳求，就说小民胜英追赶贼人去了。若拿不着贼人，交不了差事，小民胜英誓不回去见忠良。”官人走后，胜爷对大众说道：“你们众位赴群英会来的，都不是外人，没有别的，请你们大家成全到底，帮我胜英捉拿贼人，若拿不着贼人，胜英今生今世不回镖局子。”大家齐声答道：“愿与老达官同甘共苦，誓死不二。”胜爷对大众控背躬身说道：“好好好，就此分手吧。”大众遂三三五五，七个八个一伙，分途捉拿漏网之贼，夏侯商元与胜爷是独行追赶。

胜爷出了萧金台，无精打采，走到一座树林中，休息了一会，打了一个盹。正在朦胧之际，听树林北面有人互语，就听说道：“头，您回家呀，还是别投门路呢？”那人答道：“别叫头啦，咱们不干这个啦。胜爷真是大仁大义，除去五个要犯之外，俱都不追。”又听这个说道：“您还不知道呢，五个要犯都潜逃啦。”那人说道：“岂有此理？镖行八十余位，岂能跑了差事？”这个说道：“教大山寨主娘舅给救走的。”那人惊讶问道：“是杭州的寨主吗？”这人答道：“不错不错。人家这个山寨不抢不夺，水旱田种地。那位寨主每年到萧金台一次，可不知在杭州何处？就听说是杭州，要知道地方，咱们就可投奔。”胜爷听得明白，站起身躯，够奔声音而来，来到这几个人跟前，胜爷控背躬身说道：“方才你们说的话，我都听见啦，你们可知道此山在杭州何处吗？”众人答道：“我们实在不知道，您没听我们方才说吗？就听说是在杭州地界，实在不知他那山的名字及什么所在。胜老达官，你老人家以德待人，我们要是知道实确，决不能不告诉你老人家。”胜爷又问道：“他那内弟本人，你们众位可曾见过？怎样的长相？众位知道

吗？”众人齐说道：“听说每年到萧金台看一回姐姐，萧金台内寨的人都见过，我们前寨的人没有见过。你老人家要到杭州打听去，大概容易。”胜爷一听这几个人俱都不知，也不便再向下问，胜爷遂又对这几个人说道：“众位都是二十多岁的人，正在年力富强的时候，从此改邪归正，回归故里，骨肉团聚，家庭幸福甚多，万不可再入歧途，遗父母以盼子之忧。当山大王的从古来到如今，哪有得其善终的？愚下胜英言直性憨，诸位幸纳余言，万不可为非作歹。我这里尚有几十两散碎银子，奉送大家做为回家之路费。些须小意思，众位幸勿见却。他年相见，后会有期。”说罢此话，由兜囊中掏出银子。众人齐声说道：“胜老达官之言，我等必当遵命，这是教我等成为好人。盘费一层，我们大家俱都富余，请老达官不必费心了。”胜爷一看，众人说话很挚诚，胜爷也不客气，仍然将银子收起，遂与众人抱拳而别，够奔杭州大路而来。

胜三爷晓行夜宿，沿路之上，每逢津关渡口，必要仔细访察，俱都无有闵家父子及太仓三鼠的踪迹。七月初十左右来到了杭州钱塘门，胜爷心中打算：先找一个店住下，休息休息，然后再打探贼人的下落。一边走着，一边思索，抬头一看，正是一座老店，有心进去住，天气尚早，遂又够奔西湖而来。过了断桥亭，胜三爷无心观看西湖的景致，仍回钱塘门住店，在路上一阵困倦，四肢无力，眼前一片树林，清风习习，倒觉怡情悦目，胜爷心中打算歇会儿再走，遂走进了树林，坐在小包裹之上。老英雄真困乏急啦，方才坐下即昏昏睡去。正在睡梦之间，耳旁忽听得有马踏銮铃响的声音，倾耳细听，声音愈近。胜爷遂向外观看，见一匹白龙驹其快如飞而来，马上端坐一位少年，头上戴马连坡草帽，身穿粉莲色大氅，足下燕云快靴，扣住亮银镫，腰系英雄带，面如白玉，五官像貌不俗，精神凛

凛，气宇轩昂，马鞍鞦得胜钩上挂着一把壳式的钢刀，正在其行如飞之时，忽然将马绷住，只见这少年在马上忽然双眉紧皱，自己与自己生气的样子。胜爷观看此人，有不可一世之概，胜三爷心中暗道：“走好好的道，这是跟谁呢？怎么自己和自己过不去呢？”胜爷正在心中纳闷，工夫不见甚大，就听后面有小串铃的声音，来在切近，原是驴驮十余个，驮着白碴箱子，后边有一辆大车，车上坐着乃是客人，胜爷心中这才明白，此少年原来是一位保镖的达官，可车上没插着镖旗子。胜爷心中暗说：“这本是黑镖，不用说是绿林道看见不叫走，就是洗手的绿林，多年不做买卖的，若是看见也不能放他走呀。”不表胜爷心中纳闷，单说趟子手走到少年的跟前，叫道：“王师傅，你怎么自己跟自己赌气呢？每次到钱塘门外都不喊镖，就平安过去，这一回也不用喊镖，你不必自己跟自己过不去。”就听那少年答道：“为什么不喊镖呢？到钱塘门外，你只管喊镖，有什么事都有我姓王的呢，没有你的事，我为什么拿着官盐当私盐卖呢？”胜爷在树林中看那少年的神气，似乎对于钱塘门这个地方有什么过节似的，就见那小孩说完话，告诉趟子手一句：“我前边等候你去。”说罢此话，扬鞭打马而去。胜爷心中暗道：“反正我也是往钱塘关去，我为何不在后头跟随着他？到底看看究竟如何。要是跟着他的马我也跟得上，早到了也是没用，我就在车后头跟着。”胜爷思索至此，遂站起身形，提起小包裹，让后头的车过去，胜爷走出了树林子，跟着遛达下来啦。

走了工夫不大，来到了钱塘门外，胜爷远远的就望见那个小孩在那里将马绷住，赶到驴驮子到了小孩马前，就听小孩嗔道：“你们怎么还不喊镖呢？”就听那趟子手道：“得啦，王师傅，咱们的镖，一年不知道打这儿过多少次，无论何时也没

有喊过镖，这回你要一喊镖，恐怕倒惹出许多麻烦啦。你何必跟自己过不去呢？多一事不如少一事。” 马上的少年说：“你只管喊镖，不用絮叨。我今天是非喊不可，出多大的事，姓王的也不能含糊，不用你小心谨慎。” 趟子手无法，只得喊镖，喊出一听，原来是南路的镖。此时太阳已落，正是住店的时候，喊完了镖也没有什么问题，赶着驴驮子向前走。进了钱塘门，胜爷一看大小商店林立，招商客店栉比皆是，但是这伙镖赶着驮子向前走，那些个招商店并没有一家招呼住店的。胜爷心中暗想：“怎么招商店不留旅客呢？买卖以和气生财，店小二在门口站着，看见这伙计，连问都不问。出去几十里地接客人还怕接不来呢。路过多少大小客店，没有一个留住的。” 正走中间，胜三爷抬头观看，面前有一家客店，门前有一块横匾，上写“英雄客店”。马上的少年绷住了马，叫一声：“伙计们，咱们就住这座英雄店吧！你们看这座店里，倒很干净。” 伙计答应一声，将驴驮子奔英雄店大门赶去。此时英雄店门口站立着四个伙计，年纪俱都在二十上下，精神百倍，小打扮，蜷着腰，仰着脸，简直的那宗情形，不是打算作买卖的样子。趟子手方将驴驮子赶到店门口，就见店伙计怒目横眉的向趟子手问道：“干什么的？” 趟子手闻听也怔啦，心中暗道：“开店的问客人是干什么的，真是新鲜。” 趟子手只好答道：“住店的。” 那几个伙计说道：“我们店里今天不留客人啦，别处住去吧。” 列位，一样的话，好几样的说法，店里这几个伙计说话，简直不像生意买卖人的话，横眉立目，异常野蛮。趟子手无法，遂走到了马前，说道：“王师傅，你看见没有？我看今天要有是非，咱们住店都没有留咱们的。这座大店，就不叫咱们住，这不是成心呕气吗？王师傅你小心点，可不是我胆小，咱们别找麻烦。” 马上少年说道：“开店的揽客人还揽不着呢，莫非他

这座店都住满了客人了吗？”趟子手说道：“四十多间房子都空着呢。”那少年又说道：“你们不留客人，你们将门关上啊。”就听店伙计说道：“都留住，就是不留你这只镖。你出来保镖，你们家大人也没教训教训你吗？”胜爷一听，这是个硝儿。保镖的说道：“该着什么花什么钱，为什么不叫住？”伙计说道：“不但不叫你住店，你的镖还走不开啦，出不了杭州地界。”保镖人大怒：“你们这是贼店！不用到杭州野外，你们要将王老爷一脚踢个筋头，十二驮子归你们啦，不用劫。”店伙计大怒：“捣下了！众人。”保镖的闻听纵下马来，胜爷要息事宁人，惹下杀身大祸。他由人群外向里一挤，店里伙计已经跟少年动上手啦，头一个伙计照着少年掏心一拳，被少年一捋腕子，底下一伸腿，伙计闹了一个趴虎；第二个伙计上来就是一个双锋贯耳，那少年使了一招野马分鬃，底下一脚又踢倒下一个；第三、第四两个一齐上来，俱被少年打倒。胜三爷心中暗想：“这个小孩真快，四个伙计全都被他打了。”那被打的伙计向里就跑，工夫不大，由里面出来一老者，黑面钢髯，胜爷一看，心中明白，原来此人与胜爷是结拜的弟兄，姓铁名叫天胜。

铁天胜直奔小孩跟前，说道：“是摔一个趔趄就将十二驴驮子留下吗？”小孩说道：“那是自然。”语毕，铁天胜忙把大衣脱下，与保镖的少年挥拳动手，二位短打长拳，挨帮挤靠，蹿高纵矮，二人战了三十余个回合，不见胜败。忽然铁天胜更门改路。胜爷心中道：“小孩要栽筋斗。”就见铁天胜二指奔少年面门而来，底下一个钩接连环腿，铁天胜的脚面钩住少年的脚后跟，向前一带，那少年闹了一个仰面朝天。看热闹的一喊好，保镖脸上一红，奔白龙驹伸手摘下壳式钢刀。铁天胜说道：“你还要亮家伙吗？”回头叫道：“孩子们给我将兵刃抬来！”伙计们将虎尾三节棍抬来，店主人伸手一接虎尾三节棍，

合着中节，一抖三节棍，店主人由北向南，保镖的少年由南向北，胜爷一看，钢刀起处血溅红，虎尾棍砸上骨肉纷飞，这两造要出人命。胜三爷思索至此，遂赶向前去，大喊一声：“铁天胜！真不知自爱。”铁天胜道：“什么人？”胜爷答道：“你看看吧。”铁天胜一看，喏喏连声而退。列位，铁天胜天不怕地不怕，怎么他见胜爷这样规矩听命呢？皆因叫胜爷给感化得言听计从。铁天胜退下去，胜爷对那少年说道：“少达官，住店，合适便住，不合适便不住。要是有劫镖的，当然拚命，为住店何必呢？”少年也要瞪眼睛，一看胜爷的长相，没敢瞪眼，口中说道：“您别管，他们这是贼店。”胜爷说道：“岂有此理？他若是贼店，在人烟稠密的地方，能容他吗？”胜爷又说道：“看热闹的人很多，也不必细谈。我且问你，令师是哪一位？”少年说道：“我师傅镇九江屠。”胜爷说道：“是屠粲屠大爷吗？你是三十六门人中第几位？”保镖的答道：“不错，是屠大爷。我是三十一名。”胜爷又道：“有一位胜英，你可认识？”保镖的答道：“那是我胜三叔。我自从拜了师傅，我净在家中练功夫。”胜爷又问道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保镖的答道：“我叫神拳无敌小太保王九龄。我由七八岁上念书学艺。”胜爷说道：“我乃神镖将胜英是也。”少年闻听，爬在地下就行大礼道：“咱们爷们栽了筋斗啦，你给我找找面子吧。”胜爷闻听一乐，说道：“找什么面子？那是你铁叔父。”胜爷又叫道：“铁贤弟过来，这是屠大爷的高徒。”铁爷说道：“为什么不早说呢？早说将店烧了也不要紧哪。”胜爷又对看热闹的众人说道：“众位乡亲请散了吧，我们这一家人闹着玩哪。”

大众一乐散去，伙计们将驴驮子往里让，镖车归了西跨院，胜爷、王九龄、铁天胜三人，归了上房。这一住店，胜三爷惹下杀身之祸！

## 第四回

### 英雄店刘士英行窃 碧霞山胜三爷遭殃

话说胜爷与铁天胜分宾主落座，保镖的是晚辈，打横一坐，伙计给打洗脸水沏茶。擦完了脸，喝着茶，胜爷向保镖的说道：“你的镖旗哪里去了？”保镖的答道：“在前站下船，我师兄告诉我，到杭州不要喊镖，喊镖恐怕出差错，我将镖旗藏在车里啦。”胜爷说道：“你太傲性啦，你师傅的镖旗镇九江屠，谁人不知？也不是净以武力对待，每年你知道有多大的应酬？谁也不好意思劫镖。”胜爷又问道：“你家里大概是富户吧？”王九龄答道：“小侄男家里有十几顷水田，一二十余顷旱田。”胜爷闻听，微微一笑，又说道：“不在其位，不谋其政。以后你要多加小心。你没有镖旗，谁看见也不容你过去。你不闻年年防歉，夜夜防贼？每逢镖人店的时候，夜间必须亲身察看驮子，为的是防备小贼。你要是一傲性，就许将镖多少丢点。比如绸缎镖，夜间有人给你偷出两疋去，到当地交货的时候，客人一看少了两疋绸缎，人家若将此事传扬出去，多不好听啊。”王九龄闻听此言，连声答道：“是是是，从今后当以小心。”爷儿三个又说了一会闲话，胜爷又叫道：“王贤侄，你与客人一同用饭去吧，我与你铁师叔还有事呢。”王九龄与胜爷、铁天胜行礼告辞。

胜爷叫道：“铁贤弟！你在家中纳福了，天下英雄会，给你下请帖，你都未能一去。”铁天胜闻听，打了一个唉声，叫道：“三哥，提起此事，小弟实在灰心。皆因当时二弟病重，看看要死，兄弟情肠，我如何便抛下他而去？那知道几天的工夫，他就逝世去了。”胜爷闻听，心中暗道：“我错怪铁贤弟啦。”胜爷遂问道：“发引了没有？”铁天胜道：“现在后花园停灵，拟定明年出殡。”胜爷说道：“今日天气已晚，明天叫伙计领着我，我买一份冥礼，灵前吊祭。”哥俩喝着酒谈话，胜爷说道：“铁贤弟，你我挨肩擦背，已有二十余年，我深知道你的性情骄傲，对于守节的弟妇跟前，你可多要尽心。”铁天胜答道：“胜三哥不用您嘱咐，我绝不能待错了。自从您二弟弃世，我就将家务俱都交给弟妇管理，不叫您的弟妹当家。我那弟妇娘家乃是书香门第，我也曾对他说过：弟妇你愿意在家住，愿意住娘家，来往随便。绝不敢待错。”胜爷问道：“二弟妇娘家何如人也？”铁天胜道：“江苏省罗家岭，姓罗，乃是唐时罗成的后人。二弟妇的胞弟名叫罗文，人称铁掌赛昆仑，表字兴龙，此人上山擒猛虎，下海捉蛟龙，横推八匹马，拽倒九只牛，两膀一晃有千斤膂力，日行千里，文能安邦，武能定国，要求取功名，武状元犹如探囊取物。此人久读律例，有一日他观闲书，看到他先祖的故事，他知道自古忠臣难免丧身疆场，因此不求功名富贵，隐居不仕，常自比徐达，习学渔樵耕读，看破尘世，故此人称为隐士，那是咱弟妇的胞弟。”胜爷说道：“我耳闻有这位，未曾见过，倘日后有机缘的时候，你给我介绍介绍。”弟兄二人正在谈话之际，有一老者打着白纸灯笼，掀帘笼而入，叫道：“老当家的，二太太娘家来人吊祭。”铁天胜叫道：“老管家，你来见见，这是我胜三哥。”老家人拜见了胜爷，铁天胜道：“你告诉内宅待客，就提我与胜三哥说话

呢。”胜爷说道：“你陪着我说什么话？你先招待客去，明天我叫店伙计领着我，我再去吊祭。”铁天胜不敢违背，站起身躯，跟着老管家奔内宅而去，叫道：“伙计！这是我胜三哥，好好照应。”

店主人主仆走后，胜爷自己独坐，胜爷正在喝着茶，听柜房有人喊道：“将他推出去，若不看你少眼无目，非打你不可。”胜爷闻听，由上房里出来，心中暗道：“这是吵店子，净打架。”胜爷来到柜房一看，三四个伙计向外推一位无目先生，身穿旧蓝布大褂，二目之中一点黑眼珠也没有，窄板鞋麻梗线串绑着，手中持着明杖。胜爷说道：“你们快放手，你们要将他推倒摔着怎么办？”伙计不敢违背，放开瞎子。胜爷过去，扶住无目先生的明杖，就听无目人问道：“你是这店掌柜的？”胜爷答道：“非也，我也是住店的。”瞎者说道：“他们这个店太恶哪，打死人白打吗？他们要将我打死，得给我买一口棺材。”胜爷说道：“老先生，我虽然是住店的，我与店主人有个认识，回头我必叫您顺气。”胜爷拉着瞎子的明杖，进了东跨院上房。胜爷问道：“老先生贵姓啊？”瞎子说道：“我姓刘啊。”胜爷将瞎子拉到茶几旁边，让瞎子落下座，胜爷给瞎子满了一杯茶。瞎子问道：“您贵姓啊？”胜爷说道：“我姓胜啊。”瞎子说道：“人要是倒了运，喝凉水都塞牙。三天没开张啦，今天晚半天走到钱塘下关，有一个老太太叫我算卦，我们有公价，二十四文一卦，算完了卦给了二十三文，借了两家都没借着那一文。老太太说道：‘短一文吧，下回算卦再找补吧。’我也没法子，短一文就短一文吧。三天没吃饭啦，赚了这么一分卦礼，还不够。我打算吃点什么，好容易打听到店里，我方才进了店，他们这群伙计不答理我。我说掌柜的给我来一个热汤面吧，他们是成心，半天的工夫，将面端来道：‘面得啦。’我

拿筷子一挑，一碗面只有十来根。没法子，垫垫饿吧，吃完了饭，我问掌柜的：‘你这碗面多少钱哪？’他们说：‘二十四文。’我腰里只有二十文，我说：‘欠你们一文，明天再还，今天我还要住店，也等明天作买卖回来给钱。’他们不说买卖话，他们说：‘等盖好了房子你再住吧。’我跟他们一分辩，他们一堆打我一个人，叫他打死我，我倒有了棺材钱啦。”胜爷说道：“老先生还没吃饭呢？”瞎子说道：“三天没吃饭啦。”胜爷说道：“老先生，四海之内，皆为兄弟。我今天交你一个朋友，咱哥俩在一块吃一块住。明天您走的时候，我再给您十两八两的，您换一换衣服，理一理发，再做买卖就该开张啦。老先生你看看我，胡子都白啦，你是兄弟，我老哥哥说的这话对不对？”瞎子一翻白眼珠，似要哭的样子，遂说道：“胜大爷子，你管我一顿饭，我至死不忘大德。”胜爷说道：“先生言之太重了。”胜爷遂叫伙计，问道：“你们是什么饭现成？”伙计答道：“大饼大面清炖牛肉，都是现成的。”胜爷说道：“给我来两碗清炖牛肉，二斤大饼，再配一碗汤。先生喝酒不喝？”瞎子说道：“不会喝酒，一闻酒味，脑袋就痛。”店小说道：“这回瞎子可蒙着啦。”胜爷说道：“不许胡说，快去预备。”瞎子说道：“若不是胜老爷子给我吃，设是我买，这些伙计还许不卖呢。”跑堂的到灶上叫大师傅给盛了两碗牛肉：“要精致点，别叫胜三爷挑眼。”

工夫不大，俱都端到上房，摆上小菜。胜爷心中思索：这位先生也有五十多岁啦，只为无钱，这样狼狈。胜爷不由得可怜瞎子，将瞎子让在正座，瞎子说道：“胜老爷子你也吃呀。”胜爷说道：“四海之内皆为兄弟，咱是弟兄，你不要客气，我才吃完了饭，你请吃吧。”瞎子拿起饼来，打了一个卷，一个月牙，香甜美味，吃了一个不亦乐乎。胜爷看着，心中暗

道：“这个先生吃得太多了。”胜爷见瞎子吃完了，又问他：“吃饱了没有？”瞎子说道：“吃多啦，你别让啦。”跑堂的打过漱口水，瞎子说道：“不漱口，一漱口，香味就没有啦。”胜爷与跑堂的俱都暗笑。胜爷将瞎子让到茶几旁，又给满了一碗茶。瞎子说道：“胜老爷子，这个人要老了也就不值钱啦，我年轻的时候，算一天卦，到店里还要消遣消遣。现在不行了，吃饱了就不爱动弹了，我坐不住啦。”胜爷说道：“西暗间有一张大板床，咱们哥俩足够睡的。”瞎子说道：“你不嫌我脏啊？”胜爷说道：“这是哪里话来，何脏到之有？”胜爷拉着明杖，将瞎子领到西暗间。列位，胜爷是何等身份？居然能服侍要饭的，可见胜爷爱老怜贫。

瞎子到了西暗间，贴西板墙向床上一坐，直打哈欠。胜爷说道：“老先生你困啦，就歇着吧。”瞎子一翻白眼，说道：“胜老爷子，年年防荒，夜夜防贼，你将门关上点，我这钱褡里有一个破托肩的大褂别丢了。”胜爷心中暗笑，遂插上门。瞎子又说道：“你用凳子顶上点。”胜爷说道：“好好。”又拿起凳子将门顶上。瞎子脱了破鞋躺下，工夫不大，打呼噜，说睡语咬牙。胜爷此时也觉劳乏，摘下鸭尾巾，脱了衣服，一切物件俱都包好，胜爷是体面人，每逢住店，夜间出恭，必要出去，青缎靴子未脱。胜爷方才躺下，就听瞎子打着呼噜说睡语，口中说道：“大奶奶，你这个少爷是火命，少奶奶是水命，卦书上有云，水火不相当，夫妻难久长，不独儿女少，纵然不死也离乡。老太太你老人家给我五百钱卦礼，我到店里面，夜静更深，我请七十盏红灯花，我给少爷少奶奶祭星。”胜爷噗哧一乐，心中暗道：“真是瞎子口，无量斗。他到店里面买大面吃，给谁祭星啊？”胜爷也觉一时困倦，可就睡着啦。

正在睡梦中，听窗户叭叭叭三声响，将胜爷惊醒。坐起来

一看窗户，就是三道立闪。胜爷心中暗道：“大概阴天啦，打闪呢。”胜爷又从破窗窟窿向外一看，满天星斗，并未阴天。又一看屋中蜡灯已灭，也听不见算卦先生呼声。胜爷叫道：“先生。”叫之不答，呼之不应。胜爷以为是瞎子出去解手去啦，将灯扑灭了，然后又用手一摸，果然不见瞎子。胜三爷来到外间屋一看，外间屋灯也灭啦，伸手一摸门闩，并未挪动。再摸东暗间屋门，倒扣着呢。胜爷一想，忘了与店中要火种了，遂取小包袱取火折，到西暗间一摸小包袱，踪迹不见。胜爷心中说道：“我进店之时，看见外屋茶桌底下有火纸。”胜爷伸手摸着火纸、火石、火镰，打着了火，将里外间蜡烛俱都点着，里外间一照，仍不见瞎子。胜爷心中明白，所有一切东西，俱被瞎子盗去了。慢说是我住我盟弟之店，就是住别人的店，我也不能声张，十三省总镖头，被瞎子给将东西偷走啦。胜爷思索之下，三飘银髯，自言自语说道：“我这条老命必要伤在杭州。”胜爷用蜡烛又仔细一照，一看外屋门横楣之上，窗户有一扇半掩着，胜爷又低头一看顶门的小几凳，有脚踩的印子。列位，这是诚心叫胜爷知道，要不然一点痕迹也不会留。胜三爷将几凳搬开，开门出去，来到院中四外观看，并无有影儿。又纵上房去观看，就是东厢房上有一条黑影，胜爷心中欢喜说道：“只要我看见你的影儿，你就跑不了。我若不将刀镖等物追回，我怎见镖行众位？”胜爷遂追赶贼人，胜爷后边追，那人前面跑。出离钱塘关六十余里，那人只相隔胜爷一箭之远。胜爷紧迫，那人紧跑；胜爷慢追，那人慢跑；胜爷不追，那人在前面等着。又追出三十余里，眼前一座峻岭高峰，眼看着此人上了山坡，胜爷随后也追上山坡，上了山坡向北去。一望俱是平坦之地，有几个平台，又向正北半里之遥，山坡下白水滔滔。老英雄追到水边上，胜爷说道：“你还上哪里跑？”此时

天色大亮，那人一回头，胜爷观看此人，眼珠黑白分明，精神异常，背后背着胜爷的小包裹，并未拿明杖。那人道：“胜老达官，你摸摸你项上的六阳魁首还有吗？”胜爷问道：“足下何等人也？”那人道：“行不更名，我在店里不是跟你说过吗？我姓刘名叫士英，人称别号闭眼神佛。胜老达官，你追的五个人犯，俱在此山，这座山叫双松岭碧霞山，我父子占据此山。我救的是闵老寨主与少寨主，老寨主是我之姐夫，少寨主是我之外甥，我并不是救三鼠，皆因那时屋中黑暗沉沉，无有灯光，我一慌忙，将三鼠的绑绳先解开啦，这才将他三人救走，然后又将众人接到碧霞山。我们大家在一块儿吃酒谈心，我对他们说了一句大话：“若我将胜英置之死地，易如反掌。”他们大家苦苦哀求，非教我给他们报仇不可，逼得我没有法子啦，所以我才够奔店里刺杀你。皆因你有行侠作义之风，并桌上床下伺候我，你真是仁人君子，我将刀亮出了三次，我没肯杀你。胜老达官，你将珍珠灯已经盗回，差事交官，面子已足，我给你几十两银子盘费，请回贵镖局吧。”胜爷说道：“刘寨主，你将我东西原物交回，我还要那五个差事。”刘士英说道：“胜老达官，我摆一个阵，你要破了此阵，我就将刀镖原物归还。”胜爷说道：“你摆阵我看吧。”刘士英转身奔西南而去，胜三爷后面跟随，眼前一道大寨子墙，刘士英一吹呼哨，出来几名喽卒，齐声说道：“寨主回来了。”刘士英说道：“胜老达官在外稍候片刻。”胜爷说道：“好好好，请你快出来。”胜爷观看，由打里面出来六十名喽卒长箭手，又出来六十名喽卒削刀手，又出来六十名挠钩手，共合三六一百八十名，俱是精明强干，相貌堂堂，东西排班而立。又有四名少年的英雄，胜爷一看这四位，都是手擎鸡爪镰，耀眼发光，这四位少寨主乃是刘士英四位少爷。大少寨主刘金祥，年在二十五六岁；二少寨

主刘银祥，二十三岁；三少寨主刘福祥二十一岁；四少寨主刘禄祥十八岁，俱是方面大耳，五官端正。后面又有二人并肩，林士佩在左，闵德润在右。大少寨主闵德润穿一身青，给他娘穿孝，手中拿着一条金鼎秋龙鞭，这条鞭比他本身那条鞭轻一点。林士佩手执狼牙钻。再向后看，左有闵士琼，怀抱提鹿双枪；右有闭眼神佛刘士英，蓝云缎壮帽，蓝绸子短靠，十字辘上横插十三节点穴枪，插在皮囊里耀眼明光。刘士英说道：“胜老者，你独自一人，焉能打得出去碧霞山呢？”刘士英又道：“你是孤掌难鸣。林寨主能战你百十个回合不能？闵大少寨主也能战百十个回合吧？您能出得去此山吗？看我与姐夫二人能战您百十回合不能？我那四个犬子也能战您百十回合。胜达官你再向后看看。胜爷一看，后面老道七星真人、张德寿、柳玉春、崔通，俱都抱着应手的兵器，有不可一世之概，本山的三十多位寨主，也都仪表不俗。刘士英又说道：“胜老者，你还没有兵器呢，我赢了你也不高明。”刘士英回头叫喽卒：“将各路的兵刃架子抬来！”工夫不见甚大，众喽卒抬来了十八样长兵器，十八样短兵器，二十四路外武兵器，十八样大兵器，刀枪剑戟斧钺钩叉，十八样暗兵器。又有许多镗练棍棒，蜡杆子，都是加重的分量。二十四路外武兵器，带钩的，带尖的，带刃的，带锁的，带环的，带套的，带翅的，带绒绳的。六十样兵刃摆在西南。刘士英说道：“您自己挑一样用吧，您的刀、镖、甩头没有啦。”胜爷一伏腰，刘士英说道：“长箭手，挠钩手，可不许暗算胜老达官。如有暗算者，不论是谁，以军法从事。”胜爷走到大兵器架子前，拿起一把朴刀。胜爷提刀在手，此刀利刃锋利，虽不如自己的鱼鳞紫金刀，杀人如同削瓜切菜一般。老英雄提着刀转身归还正北。他们山上的人围着三面东、西、南，胜爷故此在正北方。胜爷将刀放在山坡之上，

将白发挽好，勒十字绊，绷英雄带，登了登青缎子靴子，抬胳膊递腿，没有绷吊地方。将大朴刀拿起，向靴底擦了一擦，叫道：“刘寨主！单打独斗我奉陪，要群殴就一拥齐上。”刘士英说道：“焉有群殴之理？”刘士英摘皮条带，一抖十三节练子枪，哗啦一声响，二英雄要比赛输赢。

列位，说‘书’的一张口，难说两句话。且说群贼何以都到碧霞山呢？皆因群英会，林士佩被蒋五爷打伤，无脸面回莲花湖，他与老道七星真人，够奔杭州，投奔双松岭碧霞山而来。林士佩本是南七省有名的人物，刘士英故此收留他，打算劝他别跟胜爷结仇。刘家父子是闵老寨主所请，专为在外面打探官兵的消息，因在江苏看见官兵齐队，遂跑回萧金台，在萧金台待了半夜，没有救闵家父子之策。正在此时，就听山外面一乱，镖行将差事放在空室内。刘士英对二子说道：“合该闵家父子不死，可有救他们的机会了。”爷儿三个遂打山外地道下去，一直进了空房，将闵家父子救走。三鼠是借光啦，不然刘家父子焉能救三鼠？若不是三鼠，还惹不下大祸呢。三鼠要逃回碧霞山，刘士英不允，三鼠遂由旱路也奔双松岭而来。闵家父子上了船，此时父子相见，不觉潸然泪下。只因秦尤一人，将一座万年事业的萧金台，一旦冰消瓦解。刘士英道：“事已至此，姐夫你就不必伤心啦，凡事都是天数，决非人力所定。咱们就此快走吧。”说罢此话，急忙开船直奔杭州而去。刘士英说道：“外甥外甥女进了山时，千万别提群英会之事。若是与你二舅一学说此事，他必然找胜英去。没有事时，他总想着与胜英比赛。”船到了杭州碧霞山，姑娘归了内寨，大众寒暄已毕，二老寨主问道：“怎么外甥穿了孝啦？”德俊答道：“我母得暴病而亡，我们父子不愿占山啦，打算回归故里。”当日姑娘在内寨，将舅父、父亲、表兄等请到后寨说道：“我娘临死时遗

言，我与德俊回归舅父原籍，耕田种地为生。”刘士英闻听，非常之喜，说道：“这有何难？”你们愿意几时走就几时走。”姑娘说道：“就请舅父给我们雇船吧，可雇民船。”刘家父子给将船雇好，闵秀英姐弟二人及婆子家人丫环，登船奔江苏而去，暂且不提。单说聚义厅上摆上酒席，大伙用饭时，刘士英说道：“镖行必到杭州，我能将胜英刺死。”林士佩说道：“寨主为何不给大家除害呢？”三鼠也怂恿刘士英。刘士英一句话出口，不好收回，只可照办。派喽卒买了一身破衣服，一条明杖。当日出来到杭州，第二日就听有人传说，保镖的跟英雄店打起来啦，非出人命不可。又听有人说道：“有胜三爷给了解此事，已经完啦。”刘士英记在心中，遂奔英雄店，故意与伙计打架。胜爷将他让到屋时，刘士英就要刺杀胜爷。他一看胜爷这样谦恭，不忍动手，并且胜爷又管他饭，给他银子，所以夜间刘士英用竹子枕头，将胜爷小包袱替下来。列位，胜爷怎么睡得这样死呢？皆因为好几天没有睡觉啦，劳乏已极。又觉着住盟弟之店还有什么事呢？这就是刘士英盗胜爷东西一段倒插笔，书表前文。

且说二英雄方要动手，七星真人低言叫道：“刘老寨主，你老人家这一给他刀，就坏了事啦，他人老刀不老。依贫道之见，你老人家将他引到鹰愁涧，跟他单打独斗。老胜英能折不弯，你老人家跟他比赛什么，他也不能含糊。你老人家跟他水战，将他引在水里，不费吹灰之力，要他一死。”刘士英闻听七星真人之言，点头称善，遂对胜爷又说道：“群殴我们人多，您只一个人，那如何行呢？我这旁有道涧，我与老达官水战，如若带一名喽卒，那就算我输啦。”胜爷一看，刘士英已换好水靠，胜爷心中暗道：“刘士英将我水衣盗去，我若跟他要水靠，他绝不能给我。”老英雄思索至此，长叹一声。此时刘士

英已出了寨子，刘士英在前，胜爷在后，二人直奔山坡西方而去。走至二里之遥，工夫不大，来到涧旁，纵身下水，胜爷金蝉脱壳，也入了水中。胜爷见刘士英水没过膝，二英一前一后，乘风踏浪，向西南游去。又有二里之遥，再往南去，水面有一座横山，四面八方都是水。南北长有一里之遥。来到北山根，由北山根往西去，到了西北角，又往南去，刘士英绕到山凹里，探出半节身躯点首叫道：“胜老达官，此处水深，你我二人就在这儿水战。”胜爷此时在东南角，刘士英在东北角，顺着山根过去的，东北角上是一个山凹，他一点首叫胜爷，胜爷遂奔东北而来。刘士英在山凹里早有预备，水底下早下了七八百斤重的大铁锚，刘士英抓住铁锚，一个猛子扎在水中。胜爷不知道，直奔东北角而来，不见刘士英，胜爷心中也以为他扎猛子啦，胜爷遂向水深处游去。方到水深处，就觉着水流力大，从来没遇过这样水流，被波浪一打，胜爷不能抵抗，被浪将胜爷打人鹰愁涧，胜爷暗道：“不好！”此时已经将胜爷打在极深之处。胜爷向山坡游回二尺远，又被波浪打回去一丈多远，如此者四次，胜爷力尽，被水流冲到了滩口。胜爷身下觉着水底有物，踩着很软，就觉小腹上有一条冰凉的铁锁链挡住，胜爷撒手插刀，双手紧紧抓住拦江锁链，死也不放。此时胜三爷长叹一口气道：“胜英，胜英，你就这样的下场？想我胜英自幼读书，孝顺父母，并没有做过伤天害理之事。”胜爷又想起老师艾道爷，叫道：“恩师呀，弟子身逢绝地，再不能与师傅见面了！可惜我剪恶安良，替天行道。”又想起镖行之人，自言自语说道：“从今后，再不能患难相共了。”胜爷正在万绪萦怀之际，抬头往山上观看，就见这座山足有三十余丈高，半空中有一泉眼，犹如碾盘大小，黑水往外冒。又见泉上有一块匾，石头刻的，上写：“鹰愁涧。”胜爷看罢，心中说道：“我名

胜英，去到鹰愁涧，绝不能再有生望了。”此时胜爷两手扶住拦江锁，怎奈水流太猛，竟将胜爷打了一个筋斗，由拦江锁上过去了。刘士英探头一看，说道：“胜英老命休矣。可惜这样的好人，临死落一个尸骨无存。”在胜爷没被波浪打过去的时候，刘士英纳闷：“胜英怎么这大的水性呢？十丈八丈的大船，不能存留一会。”刘士英正在纳闷的时候，见胜爷一翻身，扎入水底。

刘士英又由原路而归，转到西山角，由西山根向北，到西北角，破风踏浪，往东北而去。正踩水往前去，东北角上来了一只船，船上有四个人站立，还有四个水手，直奔刘士英而来。相距不远，刘士英一看，正是四位少寨主。刘士英直奔船头，刚一扶船头，大少寨主、二少寨主向船上一拉，将刘士英拉到船上。四位少爷齐声问道：“天伦与胜英比武如何？”刘士英说道：“并未比武，道爷划策，是叫我将胜英引到鹰愁涧。”大少寨主问道：“引到急流之处没有？”刘士英说道：“老胜英水性真高，在滩口那儿还挣扎了半天，才冲人大流而去。”大少寨主打了一个唉声说道：“可惜，可惜，老胜英一生一世替天行道，落个临死尸骨无存。”说着话将船拢了岸。刘士英对众人说道：“眼见胜英打人万丈深处，尸骨无存。”林士佩仰面大笑道：“胜英，胜英，你也有今日之下场！”七星真人念了一声无量佛：“拔了我肉中之刺，目中之钉，从今后我高枕无忧矣。”太仓三鼠全都大笑，闵家父子喜笑颜开。列位，这就叫好死，小人随了愿啦。老道又道：“我要借花献佛。您的酒菜，我们给您满酒。”当时大厅前摆下酒席，大众开怀畅饮，刘士英、闵士琼、林士佩等，尤其欢乐。刘士英此时向东面桌上一看，有四位闷闷不乐，若有所思，刘士英一看，不是外人，正是四位少寨主。刘士英道：“你弟兄为何愁眉不展呢？”

一家有事父子商量，国中有事君臣商量，有什么心事可对我说来。”当时大少爷说道：“君有过臣当谏，父有过子亦不可不言。天伦平日很羡慕胜英，此时害他尸骨无存。现在当着姑父，我说出来可别怪我，姑父不该叫二表弟去北京盗狱，都是姑父之过，若不将秦尤救出来，何至有二人皇宫内院盗灯之事呢？父亲救我姑父表兄，理所当然，又误救了三鼠。胜老者追到这里，父亲将他较量输了，比什么都强，何至于将胜老者置于死地呢？再说人家胜老达官舍命交友，是一个仁人君子。要得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，此事若走漏了风声，要被胜老者镖行中剑侠客等知道消息，他们必然来报仇。咱们这小小的碧霞山，乃是庄家山，喽卒寨主不过五百名。我姑父的萧金台，比咱们山寨大有二十倍，聘请十四省英雄，尚且瓦解冰消，何况咱这一个小小碧霞山？”刘士英闻听大少寨主这一席话，不由得一愣，自己说道：“我未加思索，无故害他一死。你有这话何不早说呢？”大少爷道：“我弟兄在前，父亲在后，大家秘密商议，孩儿如何知晓呢？”七星真人赵昆福站起身来道：“老寨主，无妨无妨。您打店中引出胜英来，店里有人知道吗？”刘士英道：“店中并无一人知道。”老道又道：“店主人与伙计都不知是您将胜英引出来的，在胜英那方面，是神不知鬼不觉，他们也找不到碧霞山这里。”刘士英听罢七星真人之言，遂鸣锣聚众，对七星真人赵昆福道：“我传话喽卒，谁要声张将胜英引在鹰愁涧之事，必要以山令实行。”老道点头称善。刘士英这一集众鸣锣不大要紧，倒惹出祸来啦。工夫不大，合山之人俱到，刘士英对大伙说道：“今日集齐，不为别事，只因我在杭州假装无目先生，夜间我将胜英衣服刀镖、暗器零碎等物，俱都盗来。老胜英追到咱们山内，我与胜英佯言比武，将他引到鹰愁涧万丈深渊，百年尸骨不见。大众对于此事，必要严守

秘密，自今日起三道山口加班，不可疏忽。”刘士英又叫过一名木匠，说道：“你赶快造六十个腰牌，无论何人出入，必须以腰牌为证。”

此时有碧霞山的一名喽卒头目，姓王名兴德，全山喽卒都归他辖管，已经年到六十。年轻的时候，他在蓬虎山给明清八义充当喽卒，人是非常的可靠，但是就有一样，每日必醉几次。他在蓬虎山也是一个头目。一日王兴德吃酒带醉，他在山口外巡山，忽然间见前面来了一个孤行人，扛着一个大褥套，看那样子褥套很沉重，王兴德酒后无德，他可就急忙走上前去，大声喊道：“行路客官到此留下买路的金银，饶尔不死。”说着话亮出刀来，那行路之人只得放下褥套就跑。列位，王兴德心中明白蓬虎山的山令。他遂打发喽卒，扛起褥套，由后寨门走到了自己屋中，将褥套向铺板上一放，用手一摸，里面有银子，非常的欢喜，买酒买菜。这日正是秦八爷查山，见有少年在树林中要上吊，秦八爷赶奔近前，将绳解下来，问道：“你因何在此上吊？”那少年答道：“我打此山路过，这山中出来一个人，将我行李劫去，我也回不了家啦。”秦八爷闻听大怒，遂将少年叫至山口外，令喽卒看守。此时有喽卒们暗中告诉这位少年道：“你就是苦苦哀求秦八爷，就能给你找得回来。这位少年果然对秦八爷苦苦哀求。秦八爷本想将他放在山口外，到寨中问问谁劫少年的行李啦。有就更好，若是没有，不过给上他三十两二十两的。哪知道他这一央求，秦八爷动了恻隐之心，说道：“你跟着我进山吧，你只要认识那人，我便将你东西要回来。”少年闻听，爬在地下就磕了一个头，说着话一同秦爷进了山寨。秦八爷邀出七位盟兄议事，大爷屠粲、二爷火德真君孔华阳、三爷神镖将胜英、四爷神刀将李刚、五爷华谦字子阮、六爷登山豹子杨义臣、七爷贾斌久钻云太保，弟兄八位，

归了座位。秦八爷说道：“蓬虎山山口外，现在劫人家褥套，旗子上还写的是替天行道，不如改为强抢强夺。”大爷说道：“劫褥套的这人怎样长像，你可知晓？”那被劫的少年说道：“此人黄白脸面，长腿，酒味扑鼻。”秦八爷与屠大爷俱都心中明白。秦八爷说道：“派四个有力量的喽卒，拿着绳子，我去捆他去。”屠大爷说道：“很好很好。”秦八爷与喽卒来到王兴德的屋中，王兴德又正喝酒呢，一见秦八爷来了，他站起身形说道：“八爷您喝杯。”秦八爷说道：“我不喝。我问你，板床上的褥套是谁的？”王兴德闻听此言，也答不上话来。秦八爷忙叫四名喽卒，将王兴德的二臂捆上，又叫喽卒将褥套扛起，直奔聚义厅而来。工夫不大，来到了聚义厅内，秦八爷道：“三哥最心慈面善，忠实道德，将此褥套交与胜三哥打开观看。”胜爷遂问道：“这少年贵姓啊？”那被劫之人答道：“我姓李，我会厨子手艺。”胜爷说道：“你的行李中都是什么？你要实说，说对了，东西仍归你。”李厨子道：“我褥套中有蓝布衣料，有一双新鞋，有散碎银两，整银子一百五十两。”胜爷在聚义厅查看，被劫之人所报的物件，一点也不差，整数的银子尚且原封未动。胜爷道：“将李厨师的行李东西交还，叫他再从新点看，查看缺东西不缺。”少年点查一遍，一物不缺，给大家磕了一个头，打发喽卒送出蓬虎山，欢喜而去。秦八爷说道：“将王兴德推到后山，人头献上。”胜爷道：“王兴德喝多啦，乱了性啦，从此我给他戒酒。”秦八爷岂敢违背胜爷？遂将王兴德释放，王兴德从此戒酒。列位，王兴德戒了没有半个月，故态复作。这日在山口外又来了一个大敞车，上坐着一个年少的妇人，王兴德赶奔近前，亮出刀来，喝走把式，对妇人说道：“我并不害你，你要愿意活着，跟我到后山，做一个压寨的夫人，你看如何？”妇人闻听，可就哭起来了。此时正赶上秦八

爷查山，又被秦八爷看见，如此数次，都是胜爷将他放了的。最后他又做出不法之事，秦八爷非杀他不可，并且说道：“谁要给他求情，我将蓬虎山一把火烧了！”胜爷一看，秦八爷正在胜怒之下，也不好意思求情。胜爷将秦八爷用酒灌醉，胜爷亲自到了后山，将看着王兴德的喽卒俱都支出去，胜爷亲自给王兴德解开绑绳，叫道：“王兴德，你赶紧逃命吧！一会儿秦八爷醒了酒，你就走不了啦。”胜爷又给了几十两银子。他从蓬虎山出来，在外面游手好闲，不到半月之久，将钱花尽，遂投奔了碧霞山，充当喽卒总头目。

刘士英这一告诉大家不许声张，众喽卒之中惊动了王兴德，当时几乎昏倒于地。散队之后，来到自己屋中哭哭啼啼，心中暗想：“胜老恩公待我三次活命之恩，我年轻好杯中物，累次惹下杀身之祸，蒙胜老明公三次活命之恩。今日胜老明公死在鹰愁涧万丈深渊，我若不与老恩公报仇雪恨，何以为人？”思索至此，徒步出来，够奔山口，来到山口，把门的喽卒问道：“王头干什么去？”王兴德道：“因老寨主有机密大事，派我星夜前去办事。”喽卒说道：“你有腰牌吗？”王兴德答道：“来得慌忙，忘了领牌啦。”喽卒说道：“没有腰牌过不去，连老寨主没有腰牌也不许过去。”这个喽卒方才说出不叫王兴德出山，旁边那一名喽卒过去就给这个喽卒一个嘴巴子道：“你刚来三天半，就忘了挨饿啦？若不是咱头给你补名字，你早就要了饭啦。”这个喽卒说道：“叫头儿出去就完啦，何必打俺嘴巴子呢？头目你过去吧。”二道山口，也是如此，来到三道山口外，一望无边，俱是松柏树，老头子十几年不出山，骤然间出山，连东南西北都辨不过方向，在树林内绕了半宵，也没绕出碧霞山去。老头子心中暗想：“我若是夜间出不去碧霞山，等至转天清晨点名时，头一名就是我，一点我没在，必然派人

追我，我现在身体也不健壮啦，绝跑不出去。再说老寨主要问我，我以何言对答？就是老寨主念我在此山中十余载辛劳，还可以饶恕于我，惟独小儿林士佩与太仓三鼠、闵家父子决不饶我，我必难逃性命哪。”思索至此，顿足说道：“我何必惜此残年？今年我已经活六十有余啦，我还能活六十多岁吗？威镇南七北六十三省的胜三爷，都死在鹰愁涧。知恩不报非君子，若非胜老恩公，我早死了，实在出不去碧霞山，我便一死以酬胜三爷三次救命之恩。”又绕了有一个时辰，仍然不能出山，遂由腰间解带子，找了一个歪脖树，将套拴好，挂在树枝之上，口中说道：“胜老恩公，且慢走一步，魂如有灵，将我王兴德带着一走，我在阴曹地府，伺候老恩公几年，也报答报答你老人家三次救命之恩。”语毕，爬在地下磕了三个头：“胜老恩公，你生而有灵，死而有神，一世聪明睿智，必能有显应也。”说着话眼流痛泪，伸手摸绳就要上吊，哪知道摸了半天，也没有摸着绳子。王兴德说道：“真是有鬼，还没有上吊呢就来啦。这是搅我来啦，我不上吊啦，生有处，死有地，我一头撞死树上，闹鬼你也拔不起树来。”向后倒退了有一丈多远，忠心耿耿的王兴德，用衣襟将头一蒙，奔树上撞去，就碰着毛毛哄哄，软如棉花一般，就听有人说道：“噯呀，王八羔子，你将我撞醒啦！我好不容易睡着，你给我一羊头，这是为何？并且你背地里咒骂胜三爷，是何缘故？”王兴德说道：“你是人还是鬼呢？”“呸！臭豆腐王八羔子！我为什么是鬼呢？你睁开眼看看。”王兴德说道：“您为什么三更半夜在树林之内？我上吊与你什么相干？你将我带子给弄下来干什么？”欧阳大义士说道：“唔呀，我搭救了你，难道说还救出不是来了？臭豆腐，真不说理。你倒是为什么要行短见？你要告诉我，我能替你出气。你在背地里叨念胜三爷，所为何事？你要说实话，咱们万事皆休；你

要有半句虚言，我就打你这个忘八羔子！”王兴德说道：“我跟你老人家说实话也行，请问你老人家贵姓高名？来此何干？你老人家也得告诉我实话。你老人家要是不说实话，你就是将我打死，我也不能告诉你老人家真情实话。”欧阳大义士说道：“我姓欧阳，我叫欧阳天佐，外号人称贼魔。你方才咒骂的那个胜英，他乃是我的胜三哥。你说胜老恩公慢慢走，等你一步，所为何事？”王兴德闻听，说道：“啊，原来是大义士！小老儿上了几岁年纪，眼目昏花，耳音有点不中用了。小老儿姓王名兴德，少年时曾在蓬虎山充当喽卒头目，伺候明清八义。皆因为我年轻之时，好贪杯中之物，酒后无德，累次犯山规，秦八爷要将我斩首，多蒙胜老恩公暗地里周济盘费，将我放走，我遂投在这碧霞山又充当喽卒。我立改前非，终身戒酒，做事小心殷勤。此山的寨主姓刘名叫士英，外号人称闭眼神佛，他见我做事老成，叫我充当喽卒总头目。这座山本是庄家山，并不抢夺，我带领喽卒耕田种地，老寨主很器重我，我在此山已有二十多年。昨日刘士英鸣锣聚众，将大家招集在一处，传山令，原来是萧金台被胜爷扫平，擒住盗灯的贼人及闵家父子，放在空屋之内，五股差事被刘寨主所救，逃到我们这座碧霞山。胜三爷追贼，住在杭州钱塘关外英雄店，刘士英假扮无目先生，夜间将胜三爷刀镖甩头衣物俱都盗到手中，临出店时将胜爷故意惊醒，胜老恩公在后面追下来了，刘士英将胜爷引到碧霞山。先说摆阵，叫胜三爷破阵，将喽卒齐集，并不摆阵。又要与胜三爷比武，胜三爷赤手空拳，他将兵刃架子搬出来，叫胜三爷自己挑择家伙，胜三爷挑出一把大朴刀。刘士英要与胜爷交手，老道七星真人拦阻，暗暗告诉刘士英，胜爷武艺超群，人老刀不老，这一给他家伙，岂不是自找亏吃？刘士英闻听老道之言，自知失计，遂问计于老道，老道划策，此山北面一道山

涧，名叫鹰愁涧，万丈不见底，老道令刘士英将胜三爷引到鹰愁涧，要害胜爷尸骨无存，给绿林道除去大害。”王兴德语至此，呜咽涕泣，遂说道：“可惜我那仁慈祥善的恩公，误坠奸计，他老人家身归幽冥去了。”欧阳大义士问道：“此话当真？”王兴德答道：“并无半句虚言。”欧阳大义士说道：“你为何行拙志呢？”王兴德说道：“小老儿欲出山给镖行送信，与我恩公报仇雪恨。皆因为小老儿心绪错乱，不辨路径，出不去碧霞山，绕了半天，绕不出树林。我想天亮，刘士英必然点名，倘若知道我出山，必然派人追赶，将我捉回去，焉有我的命在？我一想，倒不如随我那恩公一死，也算我报了三次救命之恩。”大义士听毕，泪如雨下，眼前一发黑，几乎栽倒尘埃，叫道：“三哥呀！你在阴曹地府助小弟一臂之力！小弟就此进山，将群贼一网打尽！若不能与恩兄报仇雪恨，小弟宁死不出此山！”大义士说罢此话，踢啦蹋啦，向山里就跑。王兴德急忙一把将大义士揪住，叫道：“欧阳爷，你一人孤掌难鸣，焉能是群贼的敌手？万不可孤身涉险，自取其祸，不但不能给胜三爷报仇，你老人家死在山中，镖行人得不着信啦，永无报仇之日了。”大义士说道：“就凭我报不了此仇，我跟他们拼了命才对得起胜三哥。你不要拉着我，我非进山报仇不可！”怎奈王兴德拉住大义士死也不放，哭哭啼啼，跪在尘埃。大义士说道：“依你之见怎样办理呢？”王兴德说道：“若依小人之见，大义士你老人家日行千里，你老人家就此出山，先给镖行送信，然后你老人家再聘请胜老达官生前的好友，他这座碧霞山就算是铜墙铁壁也不难打破。此为万全之策。”大义士说道：“这个主意真倒也不错。我给镖行送信去，你怎样呢？”王兴德说道：“只要你老人家给胜老达官报了仇，我就是一死，也瞑目甘心。你老人家赶快先办大事，不要挂念小老儿了。”大义士说道：“焉

有此理？我能日行千里，我先将你背出几十里地，你藏在一个庄家人的家中，或者住在店里，等候报完了此仇，镖行也就散啦。我说一句话，给你打出来一笔钱，你自己做一个生意，足够你晚年之用。你这样的好心，必然有好报应。”语毕，大义士将身子一伏，说道：“老哥哥你就趴伏在我背上吧！”王兴德趴伏在大义士肩头上，大义士说道：“你看见过人飞没有？你就闭眼吧。”踢啦踢啦，奔山外走去，到了东方发晓，果然跑出去五六十里地。来到一个镇店，欧阳大义士说道：“老哥哥你下来吧，大白天背着人跑，不像样子。前边有店，你在店中等候我。”王兴德由大义士背后下来，进了店中，大义士说道：“掌柜的！这位老头是我哥哥，在路上受了风，头疼啦，先在你这店住两天，我上家去套车去。”说着话拿出五两银子，交给柜上，店掌柜的连声答应，说道：“你放心吧，决不能慢待这位大爷。”

欧阳爷将王兴德安置在店内，欧阳爷向正北而去。在路上哭哭啼啼，说道：“可惜我胜三哥，尸骨无存。”一边说着，一边流泪。自己又说道：“哎呀，我那老哥哥会水，不要紧，死不了。”复又自语道：“不行，不行，那儿的水太深，有多大的本领，多大的水性，也鳧不过去的。唉！可惜我老哥哥仁慈友爱。”列位，大义士平常日子走道儿，到了村庄镇店都是慢走，必须到了开洼野地他才快走，这回大义士因为报仇心盛，举凡村集镇店，俱都走得其快如飞。天到平西时候，走到十三省镖局子大树林外，就听有人叫说：“欧阳叔父，这边凉爽凉爽吧！”大义士抬头一看，原来是三太、香五等人在树林外乘凉呢。欧阳爷哭着说道：“可了不得啦，胜三哥身归阴曹去了。”众人闻听一声，三太说道：“群英会一散，我恩师追下犯人去了，何以身死？”大义士说道：“我胜三哥追贼，追到杭州碧

霞山，被闭眼神佛刘士英将我三哥引在鹰愁涧，尸骨无存。”黄三太闻听，唉呀一声，栽倒尘埃，杨香五顿足捶胸，红旗李煜磨拳擦掌，张茂龙咬牙痛骂。大义士将三太扶起，杨香五叫道：“三哥快醒，三哥快醒！”小英雄一口浊痰吐在平地，站起身来叫道：“香五、茂龙！给师傅报仇不给？”茂龙、香五说道：“若不给师傅报仇，非为人也！”语毕，四人撒腿就跑，大义士一拉三太，也没拉住，心中暗道：“这四个王八羔子，如何能行？”大义士顾不得三太等，仍就奔镖局子而来。大义士一进镖局子门就哭，大声喊道：“哎呀，我胜三哥死了！我胜三哥死了！”众英雄俱各大吃一惊！有人问道：“怎样死的？”大义士说道：“三哥被杭州碧霞山的刘士英，引到鹰愁涧万丈深渊，尸骨无存。”老道问道：“大义士，你怎样知晓呢？”欧阳爷遂将王兴德上吊之事说了一遍。大家闻听俱各泪如雨下。聋哑仙师说道：“各位施主不要惊慌。”遂叫道：“邱成！取过来我的朱砂笔砚。”又由兜囊中取出青铜盒，给胜爷布成一卦，叫道：“欧阳施主，千万不要儿戏，胜三爷身遇大难，在网罗之内，并未曾死。”大义士说道：“杂毛，你别胡说乱道，我怎么不说你死啦？你要再惑乱人心，我要抽你大嘴巴子！”此时，他们老少众英雄，追那五个犯人，追之不及，内中就有回镖局子的。此时道爷，神刀将李刚、叶伯云、蒋五爷等，大家俱都回镖局子了。蒋五爷说道：“道爷别算卦啦，给我胜三哥报仇就是啦。”拿起盘龙棍向外就跑，保镖的过来几位相拦，俱被蒋五爷推倒在地。道爷说道：“众位施主不要拦他，一勇之夫，将来必栽大筋斗，此次叫他先走，去打头阵。”道爷又叫道：“弼昆、李四弟、伯云老弟，咱四位随后够奔杭州，给蒋五爷打接应。欧阳施主也不必伤心，你眼泡都肿啦，你先喝点茶，吃点东西，我们哥儿四个先在头前走着。”列位，这些

保镖的多有没回来的，就是三太、香五、茂龙、李煜、蒋五爷、道爷、弼昆长老等，他们大家先来的，要是剑客镇三山在场，一听胜三爷尸骨无存，就得急的将房顶撞一个大窟窿。

不言镖行人前去报仇，单说碧霞山刘士英第二日清晨鸣金聚众点名，打开花名册，头一个道：“王兴德！”叫了三遍，无人答应。刘士英说道：“王头目还没起来呢？去到下房找他去。”早有人到下房一找，并不见王兴德，此时把守山口的喽卒头目说道：“夜间他出山去了。”这是头道山口的喽卒头目报告。紧接着二道山口的头目、三道山口的头目，异口同音，也是如此的报告。刘士英捻墨髯思索：他不能说瞎话呀，他是个老诚人啊。又一个喽卒头目叫道：“老寨主，王头儿平日劝我们戒酒、戒淫、莫赌钱，酒后误事。他年轻之时，在蓬虎山吃酒犯过，那胜英救过他三次，莫非他去给镖行之人报信去了？”老寨主闻听，打了一个冷战。七星真人对刘士英献计说道：“老寨主不要过虑，那王兴德面带奸险，他一定是要卖一山人的性命。但是他年纪已老，筋经骨衰败，他走不快，此时不过走出一二十里之遥。老寨主赶紧派三拨人，俱各带着兵器追他，追到哪儿，就在哪儿杀他。老寨主千万可别犹豫，他要害合山人的性命。”刘士英点头称善，遂派三拨绿林道，往下追赶王兴德。大家前去分途追赶，追到太阳平西，沿途打探，并没有王兴德踪迹，掌灯之时，俱各回来，报告沿途之上并不见王兴德的踪迹。七星真人赵老道说道：“刘老寨主，王兴德不足虑也，他一定夜间摔死在山涧里啦。”刘士英道：“他既摔死，也得有死尸呀。”七星真人道：“也许是落水淹死啦。”刘士英说道：“为何不见河漂子？”七星真人道：“也许被水冲到鹰愁涧，跟胜英一同赴汪洋大海去了。”虽然老道给刘士英宽心丸吃，刘士英总是放心不下。

自王兴德走后，第一天没事，第二天也没有事，第三日早晨，饭尚未曾吃完，忽听山口夕卜一阵大乱，三道山口把山的喽卒蜂拥似的跑进山来。刘士英一看，众喽卒均皆焦头烂额，叫道：“老寨主，大事不好！现在山口外有四个人，见人就打，不问青红皂白，他四人这就要来到大厅啦！”喽卒报告未毕，就见由外面进来四个人，蓬头垢面，高声喊道：“哪一个人叫刘士英？赶紧给我师傅抵偿，今天我等来取你的命！”刘士英问道：“来者何如人也？”头一位使刀的厉声喊道：“浙江绍兴府的黄三太、杨五爷等，前来给恩师报仇雪恨！”刘士英站起身形，手捻黑髯，冷笑道：“原来是三太。你且勿躁，听吾一言。胜英住在钱塘关外英雄店，我假扮无目的先生，与胜英住在一店，他见我贫寒，在店内管我一顿饭，并将我留在他屋中同眠，夜晚我本要刺杀于他，念他一饭之恩，我未肯下手。我将他刀镖甩头衣物俱都盗来，盗完了东西，我将他惊醒，然后将他引到我这双松岭碧霞山。我给他一把大朴刀，本打算与他比较短长，七星真人当时划策，叫我将他引到鹰愁涧万丈深处，叫他尸骨不存。事后我已追悔，但是无可奈何了。你们四位代师报仇，其志可嘉，然而你们四个青年无能，不是我的敌手，白白送命，我要在这儿将你四人伤了性命，我居心不忍。依我良言相劝，你们四位赶紧回镖局子，去请侠剑客前来报仇，不必自找其祸。”七星真人说道：“为何不将他四人拿下？”刘士英说道：“此四子志向可嘉，我害其师已悔之不及，焉忍再害其徒？但愿我之徒弟与此四子可以并立，我就知足了。”三太此时眼都红啦，哪能听那一套？举起朴刀，照定刘士英而来。就见刘士英背后纵出一人，手使鸡爪双镰，绕到三太跟前说道：“你且不要动手，我父亲岂能与你这小辈一般见识？”三太闻听道：“你是刘士英之子？刘士英害了我的恩师，我刹

你正合适。”说着话，半个裹花，大朴刀奔大山寨主顶梁砍来。大山寨主不慌不忙，先闪开身形，左手鸡爪镰向上一迎，用翅将三太朴刀拿住，向外一推，右手鸡爪镰向三太头上剁来。眼看贼人的兵器到了三太头上，复又撤回，摘了左手的鸡爪镰说道：“三太，我天伦有言在先，不叫我伤害你们，你们快去另请高明吧。”三太气得将朴刀往地下一抛，甘拜下风。杨香五一提马尾透风巾纵过来，大山寨主战胜了三太，二山寨主遂挺身跃到战场，香五匕首刀直奔二山寨主剁去，二山寨主闪身形，鸡爪镰一捋匕首刀，香五赶紧撒刀。香五身体轻巧，与二山寨主战五六个回合，二山寨主右手的鸡爪镰捋住匕首，左手的鸡爪镰，将马尾透风巾砍落，香五甘拜下风。张茂龙一抖练子锤，直奔刘士英，三山寨主纵身形挡住张茂龙，战了四五个回合，鸡爪镰捋住练子锤，二人一叫劲，张七不能收回练子锤，赶紧摘了皮套抛练子锤。李煜一抖链子枪，被四山寨主拦住，战不到三四个回合也甘拜下风。师兄弟四人全都被人战败，黄三太破口大骂道：“刘士英你助纣为虐！闵士琼大罪弥天，纵子行凶。派他二子北京盗狱，救了秦尤，秦尤二次又夜入皇宫内院，盗出万寿灯，留诗告我恩师，闵家父子自找其祸，死有余辜。林士佩丧尽天良，我恩师饶过他几次性命，他不思将恩报，反生忌心，要暗害我之恩师。秦尤罪上加罪，千刀万剐，不能偿其罪。你结交老道七星真人，你为有眼无珠。七星真人赵昆福，发卖薰香蒙汗药，盗取童子紫河车。张德寿非女子则妇人，处处采花杀命，你还要结交张德寿，你可留神你的女眷！你可晓得万恶淫为首？”刘士英被三太骂得脸面发赤。到后来果应三太之言，刘家父子前寨拚命，张德寿后寨采花。闲言抛开，刘士英被三太骂得面上不堪，吩咐：“众寨主，将四个小辈与我乱刃分尸！”列位，他这是一座庄家山，本山的寨主俱都是

良善之辈，闻听刘士英吩咐，俱各不忍下手。恶道七星真人道：“列位寨主，留这四个小冤家何用？我杀小儿三太，林寨主杀香五，太仓三鼠你们杀茂龙、李煜。”恶道赵昆福越众当先，套挽手，合双剑叫道：“三太！你师傅在莲花湖杀我爱徒，出家人今日杀你小冤家，是冤冤相报。小儿三太哪里走！”三爷回头叫道：“三位师弟！咱们不动手，死何足惜？”又叫道：“赵昆福！我若是一冒血，我是什么厉害骂你什么，此时我骂你或带出脏字来，有失侠义的身份。”老道得意洋洋说道：“无量佛！要解心头恨，亮剑杀仇人。”摇头晃脑奔三爷而来。林士佩抖擞神威，摘钻头立钻簪，够奔杨五爷而来。柳玉春、秦尤、张德寿狐假虎威，够奔茂龙、李煜而来。

正在此时，就听西敞厅房上的瓦咯咯咯乱响。碧霞山喽卒俱都是良善之人，不该死于非命，原来蒋五爷打东山坡绕来了。只听抖丹田一声呐喊，声若洪钟：“群贼不要逞能，三太、香五四位贤侄不要惊恐，飞天玉虎蒋伯芳来也！”老道一听，“无量佛！”宝剑几乎撒手，林士佩十成高兴打去七成，三鼠吓得犹如耗子见猫尿流满裤。五爷要单棍扫群贼。三太等四人下腰拾起兵器，蒋五爷打厅上纵下，对群贼说道：“哪个是刘士英？给我三哥偿命来！”刘士英道：“蒋伯芳不要骄傲，胜英是我所害。此处打仗地势窄小，咱们到西山坡外，地方宽阔，你的棍也使的开。你如不信，叫我四个犬子陪着你。”蒋五爷说道：“我可不会水。”刘士英说道：“你会水也不能水战，只有一个鹰愁涧。”说着话，刘家父子来到一个大栅栏门，出了栅栏门，一马平川。蒋五爷叫道：“三太贤侄，咱们占北面！”蒋五爷上了北山坡合棍而立，刘家四少站在南面，就听寨中锣鼓喧天，六十名削刀手，三十名站西面，三十名站东面；第二棒锣鼓一响，又出来六十名弓箭手，三十名面向东，三寸名面

向西；第三棒锣鼓一响，又出来六十名挠钩手，三十名面向东，三十名面向西。左有林士佩，右有闵德润，由打左边的寨门出来两位老者，左有闵老寨主，右有刘士英，后面太仓三鼠。五爷喊道：“刘士英！这就叫阵啊？简直是儿戏。你还不过来送死？”刘士英方要摘十三节点穴枪，后面老道叫道：“刘爷，且慢！蒋伯芳一勇之夫，比不了死去的胜英。他听说胜英惨死，他打镖局子连夜赶来，镖局至此不下七百余里，沿途上他必然无暇饮食。老寨主可先请林寨主战他，倘林寨王战他不下，再叫闵德润战他，然后再叫你的四位少寨主战他，车轮战法，这六位就可以战他多半天，将他累得筋力疲乏，你再过去战他，十三节点穴枪，千万别留情。”刘士英说道：“车轮战赢了人家，我也不露脸。”老道说道：“蒋伯芳艺精心狠，他可比不了胜英，那胜英还有点假仁假义，你若不下毒手，将来此人就是绿林中的大害。”刘士英不得已，只好照老道的计而行，低言告诉林士佩先战蒋伯芳。林士佩心怀恐惧，也没有法子，一声呐喊，便纵到蒋五爷跟前，将狼牙钻用阴阳把一扣，按三尖两刃枪，照定五爷胸前便扎，五爷用棍一磕，当啷一声，火光乱冒。林士佩紧跟着搂头盖顶又是一钻，蒋五爷将棍一横，挡出钻去，林士佩觉着混身不适。蒋五爷先使开门棍六十四棍，林士佩的狼牙钻的招数精奇，六十四棍不能赢林士佩。蒋五爷又改为行者棒，与林士佩战到百十回合，林士佩热汗直流，皆因为棍伤未愈。此时就听闵德润喊道：“蒋伯芳害我山破人亡，林士佩退下，待我捉他！”手执秋龙棚，来到蒋五爷切近。闵大少寨主原使的兵刃，分量加重，这条秋龙棚，是他舅舅山中的家伙，四块板是枣木的，枣核钉也短，分量轻得太多，与蒋五爷一交手，被棍磕起来有三尺高。二人战到八九十个回合，看看气力不敌，老道叫道：“大少寨主！赶紧把闵大少寨主换

下来。”刘金祥心中暗想：我父子倒被小人驱使。怎奈父亲有命，没有法子，赶奔近前，亮鸡爪双镰与五爷动手，战到五六十个回合，也是热汗直流。二少寨主大叫一声：“哥哥退下，待小弟拿他！”声到人到，二少寨主虽然武学超群，怎奈这条盘龙棍恰好似活龙一般，递不进去鸡爪镰。工夫不大，三少寨主又将二少寨主替下，与五爷动手。三太看的明白，叫道：“香五，学到方休处，才知艺不高。咱们武艺不行，人家是车轮战，咱们若是替蒋五叔，上去就落败。”三太说话之间，焦灼万状，香五直晃马尾透风巾，茂龙不住的喘大气，李煜是束手无策。不表四位小弟兄担心害怕，再表蒋五爷与三少寨主战到六七十个回合，二人俱都热汗直流。老道喜形于色，低声道：“贫道之计成矣，蒋伯芳小儿出汗了。四少寨主赶紧替下三少寨主，然后老寨主再上去，蒋小儿必然被获遭擒。”四少寨主叫道：“三哥退下，小弟拿蒋伯芳！”语毕，亮双镰，够上步位动手，蒋五爷接架相还，双镰摘戳撕掳，精神百倍，蒋五爷衣襟湿透。战到七八十个回合，刘士英一声呐喊：“四个小孩子无能之辈，拿他不下。退下来，老父捉拿于他！”刘士英一抖十三节点穴枪，四少寨主纵出圈子外。蒋五爷一手执棍，一手抹汗，刘士英以言语讥讽蒋五爷，说道：“蒋伯芳，你不是棍扫十四省的英雄吗？怎么出汗呢？”蒋五爷闻听，竖剑眉，睁二目，厉声喊道：“刘士英，蒋某一条盘龙棍，要扫尽天下的毛贼！”五爷原是在镖局子半饱出来的，在路上茶饭懒用，心神不安，又走了两日的路程。来到碧霞山时，天光大亮，救了三太等，此时天气平西，肚内也饿啦，又战了四五百回合，实在是累得不能再战啦，但是心火助着还可以支持。正在此时，就听北面山坡上有人喊道：“蒋五弟，不要惊慌，贫道来也！”弼昆长老一声呐喊：“贫僧来也！”李四爷大叫一声：“神刀

将李刚在此！”五爷回头一看，长喘了一口气，只觉得浑身发麻，力尽筋疲。

原来，聋哑仙师弼昆长老、神刀将李刚、海底捞月叶承龙等，他们四位由镖局子起身，便星夜赶奔杭州碧霞山。来到山坡，叶六爷见山坡下有一身衣服，白袜子，青布靴子，并不见人在那里，正在纳闷，忽然见水里钻出一个人来，举目观看，正是傻小子金头虎贾明。叶六爷叫道：“明儿在此何干？”贾明答道：“我与高恒追赶五股差事，我们俩个昨天夜间住了店啦。今天清早起，高恒叫不醒我，他给了饭店钱，他就走啦。我一问店家，他也没给我留下钱，我肚子饥饿啦，分文没有，人家店里也不赊给我饭吃。我想起头探莲花湖，高恒摸鱼之事，我也打算找有水的地方，摸几条鱼卖了好吃饭。摸了半天，摸上一条小鲫鱼来，连一文钱都不值。你上这里干什么来啦？”叶承龙用手向北面一指，遂说道：“明儿你看，那都是谁？”贾明一看，和尚、老道、神刀将李四爷，都在那儿席地而坐。贾明跑到三老面前说道：“这回可饿不着了。”和尚对贾明说道：“明儿，你还耍笑呢，你胜三大爷过去了。”金头虎说道：“我胜三大爷上哪儿去啦？我怎么没看见呢。”和尚说道：“你三大爷被此山的寨主引到鹰愁涧万丈深渊，身向那世去了。”金头虎闻听，放声大哭，叫道：“三大爷！你老人家疼爱我，犹如嫡亲子侄一般，侄儿若不与你报仇雪恨，誓不为人！”叶六爷说道：“明儿，你报不了仇，林士佩与刘家父子俱在山内。”金头虎一翻母狗眼道：“干啦，我办不了。”正在说话之际，见上流来了一只小船，两个水手。原来是本山看稻田的船。老道念了一声无量佛：“正愁没船呢，那方来了一只小船。明儿与叶六弟将那只船追来，咱们好过去！”贾明说道：“六叔你叫海底捞月，咱爷俩看看谁的水性大？咱去抓船去。”叶六爷换

好水衣水靠，金头虎仍是大光溜，一个猛子奔船而去，叶六爷由船头上去，金头虎由船尾上去。水手不知何故，说道：“我们这是看稻田地的船，什么也没有，就有点吃食。”叶六爷说道：“你们若怕死，就听我的指挥；若不怕死，一剑一个，要你二人之命。”水手说道：“你叫我们干么便于么。”叶六爷说道：“你们看那南岸上有三个老者，是要奔北山坡去。你二人赶快将船驶到那里。”水手答道：“俺以为有什么大事呢？原来这点小事。那有何难？”语毕，二人摇橹，直奔南岸而来。工夫不大，来到南岸，道爷等纵身形上船，道爷对两个水手说道：“出家人不开杀戒。我问你们一事，你们可不许有半句虚言；若有半句虚言，我必要结果你等性命。”两名水手问道：“你老人家问的是什么事？只要俺知道的，没有不告诉你老人家的。”道爷说道：“有一个神镖将胜英可曾来到这碧霞山？”两名水手齐声说道：“你老人家问的是胜爷？他老人家被我们本山的寨主由打钱塘关外英雄店引到本山，我家寨主与胜爷水战。告诉你老人家说吧，并非是水战，为的是将胜爷引到鹰愁涧，害三爷尸骨无存。”遂叫道：“道爷，你老人家看！那方江水滔滔，就是鹰愁涧。”道爷闻听说道：“啊？贫道的卦不灵了，果然胜三爷不在人世。”李四爷闻听，拔刀就要结果两个水手性命。道爷急忙拦阻说道：“四弟，你这是何苦？他们这山乃是庄家山，喽卒们就会种地，不抢不夺，你杀他们俩何用？冤有头，债有主，咱们找刘士英拼命去。”道爷又叫道：“水手！你们俩不要害怕，赶紧向北岸开船。我再问你们，镖行有人前来没有？”两个水手答道：“镖行先来了四位，全都武术平常，被我家四位少寨主战败，有一个姓黄的破口大骂，刘寨主要将他们四人乱刃分尸。此时又来了一个姓蒋的，救了黄爷四位，现在正与林士佩等动手，此时已经战了多半天啦。”

道爷闻听，念了一声无量佛：“就此开船，够奔战场！”金头虎喊道：“快开！快开！若是慢了，我将你一杵杵死。”两个水手不敢怠慢，赶紧摇动双橹，够奔北山坡战场而来。工夫不大，由打芦苇中穿过，来到北岸，金头虎催促两个水手，催的太紧啦，到岸时未能拢住，正正撞在山坡上，竟将船当时撞翻。列位，三老与叶六爷都是武艺超群，要不然这一翻船，全都得扣在底下。三老在前，见船要翻，说时迟，那时快，早已纵到山坡上。叶六爷在后面紧跟着也纵到岸上。惟有金头虎贾明，大肚子罗圈腿，他又是在船后头，只顾催促两个水手快开船，他可就顾不了翻船了，连贾明带两个水手俱都翻在船底下。水手由船底下已经逃命去了，不必细表。金头虎贾明刚穿上的衣服，这一压在船底下，灌了两裤桶子水。本来身体就笨，又添上了水的份量，傻小子可就更中了。聋哑仙师、红莲罗汉与海底捞月叶承龙、神刀将李刚四人纵到山坡，顺着山坡向山上爬去。此山坡非常的高，直上直下，临到傻小子打水里爬出来，再爬山坡，可就费劲啦，两裤腿是水，方爬上一两丈高，噗咚一声，又掉在水里。一连气爬了三次，是怎么爬上去，怎么摔下来。贾明一看上面的三老与叶六爷都站在高阜处观望，也不管他，贾明可就急啦，在山坡下大声喊道：“我贾明可真倒了运啦！净顾催船，把船催翻了的时候，我也没顾的向上跳，扣在水里，弄了一裤桶子水，也爬不上山去啦。”和尚闻听，说道：“明儿到处砸锅，大声小叫的，岂不误事？”语毕，由腰间掏出飞抓顺着山坡扔下去，叫道：“明儿！你将飞抓系在你的腰间，我将你拉上来，不要大呼小叫。”贾明这才将飞抓系在腰间，和尚将贾明提到山头。爷儿五个站在山头上张望，并不见战场在哪里。忽听得一声怪叫，声如洪钟：“五爷这一条棍要扫尽天下群贼！小小的双松岭碧霞山，何足道哉！”道爷

念了一声无量佛：“李四弟，你听见没有？这是蒋五弟的声音。必然在那里与贼人交手呢。”本来在船上道爷就问两个水手，战场所在地，水手已经告诉明白了众人啦，因为有树林挡着，故此没看见。爷儿五个顺着声音而去，穿过一个小树林，正看见蒋五爷在那里，一手扶着亮银盘龙棍，一手擦抹热汗。道爷念了声无量佛，叫道：“蒋五弟不要惊惶，贫道等来了！”蒋五爷回头一看，深出了一口气，只觉得周身无力，两膀发麻，不能再战了。你道，聋哑仙师等若是不来，蒋五爷便怎样呢？列位，蒋伯芳乃是一勇之夫，心火助着，由出镖局子起身够奔杭州，在路上未曾应时饮食，报仇心胜，只想他这一条棍就能扫灭了碧霞山。因为心气壮的关系，道爷等不来，再与刘士英动手也未尝不可。这一见自己来了帮手，不由得一泄气，所以不堪再战了。

闲文抛开，李四爷握刀，就要够奔刘士英动手。道爷拦阻道：“四弟，贫道平生未开过杀戒，今因给胜三弟报仇，贫道我要大开杀戒！”遂叫道：“四弟后退！”李四爷说道：“我们是明清八义，此时小弟若不先与敌人拼命，有何面目对那明清八义之人？”红莲罗汉弼昆长老在旁念了一声阿弥陀佛，遂叫道：“二师兄，李四弟，你二位不要争执，明清八义也不为近，师兄弟也不为远，你二人全都后退，贫僧为报仇之事，早拟定大开杀戒之心了，让给贫僧吧！”此时蒋五爷已经退下，刘士英呆呆观看三老与叶六爷、贾明，并未言语。列位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刘士英之害胜爷，实非出于本意，且早羡慕胜爷之为人，今见镖行之人，一僧一道，真是道骨仙风，有逸世独立之概，不觉追悔害胜爷一死，无言以对答那镖行之人。三老在说话之际，谁也没防备叶六爷，叶六爷一声未语，一个箭步纵到战场的中心，亮出宝剑就要拼命，大声叫道：“哪个是刘

士英？还不前来受死！”刘士英一看，叶六爷蓝布裤褂，皂布鞋，白袜，五官清秀，居然未出学校门的白面书生。刘士英这一打量六爷，不由的暗暗打了一个唉声道：“我绝不该害了胜老者。人言胜老者舍命交友，言不诬也，十六七岁的小童，居然前来卖命，给胜老者报仇。若不是胜老者待人忠厚和蔼，这一班报仇之人，焉能够这样的心盛？看起来好人是害不得呀。”刘士英思索至此，说道：“这位书童，胜英是你何人？你前来给胜英卖命。若依我良言相劝，快快退下去，叫别位上来动手，难道说你就怕死吗？”刘士英正用言语讥讽叶六爷之时，就听得身后有人大声怪叫：“啊，好热闹的战场。我来了！”刘士英闻听，心中一怔，前后俱是敌人，如何是好？怎么敌人打后面又来了呢？回头观看，此人已到切近，不是别位，正是本山的二寨王，人称紫面天王刘士雄。身体魁梧，声音洪亮，满面的连鬓络腮黄胡须，手执一对青铜锤，自幼练就的一身金钟罩、铁布衫、十三道横练的工夫，浑浊猛愣，真称得起绿林中的人物。就听叫了一声：“兄长！为何将胜英害死了？留着小弟好与他战二百回合。这样的战场，为何不叫小弟知晓呢？兄长快快退下，让与小弟战上几百回合。”说罢此言，双锤三碰，来到叶六爷跟前。低头一看，不觉惊讶，说道：“啊？原来是一个小娃娃。未出学校的学生，也不躲开，不怕叫双锤碰死？”刘士雄这一句话不大要紧，激怒了叶六爷剑劈刘士雄。

列位，刘士雄为什么此时才来到战场呢？皆因为他在后寨跨院中正练完了工夫，坐在那里喝水呢，有一个伺候他的喽卒，由打前面慌慌张张跑到了后面，来到二寨主刘士雄面前叫道：“二寨主！你怎么还在这里这样的沉得住气呢？”刘士雄问道：“何事大惊小怪的？”喽卒说道：“前边好大的一个战场啦，杀得天翻地覆，你怎么不去看看去呢？”刘士雄问道：“跟什么

人杀起来了？”喽卒说道：“原来你都不知道哇，老寨主将胜英由打杭州引到咱们这碧霞山，七星真人给出的主意，叫老寨主将胜英引到鹰愁涧万丈深处，害老胜英一死。镖行人都知道了，来了好些的人，前来报仇。有一个什么虎蒋伯芳，手使一条棍，将我家四位少寨主与林士佩、闵德润都战败了，这就要与老寨主打在一处啦。我来的时候，老寨主跟他讲话呢。”刘士雄闻听喽卒之言，遂大声说道：“宋明！前寨中有这等事，怎么你还不早报告我呢？”站起身形，由打兵刃架子上摘下双锤，直奔前山跑来。昔日刘士雄与他哥哥占山的时候，据刘士雄心中所想，本要抢夺行人，无奈他哥哥不以为然，非种地不可，他别不过刘士英去，只好在本地面不抢不夺。久在北口外作买卖，他在北口外八路贼匪之中，一对骷髅点金锤，打服了北口外群贼。平月谁要与他说话，言语不合，他是举锤就砸，人人都畏惧他三分。其中就有阴险的人，对刘士雄说道：“北口外的人物就属你老人家，南七北六十三省可属不着你老人家了。”刘士雄说道：“南七北六就得属我哥哥。”那阴险的人遂说道：“我要说出来，你老人家可别恼怒。”刘士雄说道：“不属我哥哥属谁？你说吧，我不恼怒。”那人说道：“属神镖将胜英。”刘士雄闻听，心中不乐，说道：“我现在就回家，一来看望我哥哥，二来会斗胜英，看看我们弟兄武艺高，还是胜英的武艺高？”那人说道：“你老人家要将胜英战败，南七北六十三省就得属贤昆仲了。”刘士雄说完此话，收拾收拾行李，他就由打北口外起身，由正月起的身，在半路上名山胜景之处又留连一回，打了一回猎，三月间到杭州碧霞山。老少寨主迎接出来，迎进聚义厅摆酒接风。吃完了饭，到内寨与嫂嫂、侄媳妇相见。刘士英道：“贤弟七八年未回家，北六省的名誉你很不好，听说你心不顾时使用锤砸人，杀人可怨，情理难容。你不必出门

啦，你大侄与二侄都娶了妻啦，你愿意要大侄归你就叫大侄归你，你要不愿要大侄，就将你二侄归你，伺候你起居饮食。”刘士雄说道：“哥哥，我并非是为回家享福，怎么天下英雄均属不着你我弟兄，为何都说属胜英呢？”刘士英问道：“谁告诉你的？”刘士雄说道：“北六省的人都那样说吗。”刘爷一听，这就是小人蛊惑傻小子，这叫借刀杀人。刘爷遂说道：“兄弟，胜英是好人，替天行道之君子，不可与人家寻仇。”接着又说道：“胜英现在回家啦，因为上年岁了。”刘士雄说道：“我到他家找他去。”刘士英又说道：“人家因为年老，不干买卖啦。你这是何必呢？”说此话时，胜爷正打莲花峪呢，刘爷都知道，故意用话将他瞒住。刘士雄虽然猛愣，对于他兄长还不敢如何，他就后跨院练工夫。光阴似箭，转瞬到了五月十几日，萧金台的请帖一到，刘士英告诉喽卒们，千万别跟二寨主提此事。刘士英假托去杭州帮朋友办喜事：“请我爷儿五个去帮忙，咱们交结天下朋友，不能不应酬的。我走之后，你千万可别下山，山中不可一日无主，都交给你啦。”刘士雄说道：“那行，我绝不会下山，兄长结交天下英雄，乃是正事。”刘士英父子暗暗赴会，七月初三散会，救了闵家父子，回山的时候，都没敢跟他提萧金台之事。前文表过，话不重叙，胜爷之事，他是一概不知。这日他在后跨院喝茶，有一个伺候他的老喽率，将前寨打仗之事，报告了他，他遂提起双锤跑来，正遇上叶六爷亮剑就劈，刘士雄用锤就绷，叶六爷撒剑裹脑缠头，紧跟着砍去，双锤上绷下砸，无奈碰不上宝剑，二人真是棋逢对手。战够多时，叶六爷剑法更门改路。聋哑仙师低声说道：“刘士雄性命休矣。”金头虎问道：“你怎么晓得？”道爷说道：“这是你祖师的颠倒八仙神剑。”怎见得？有赞为证：拐李先生剑法高，阁老骑驴削凤毛。仙人摆下绝命阵，湘子归还

命难逃。只见叶六爷的宝剑向贼人脐下一划，贼人双锤立着，锤头朝下，向外一推，叶六爷裹手一剑，挟肩带背劈来，贼人欲要撤锤，那得能够？只听噗的一声，就见红光崩现，鲜血淋漓，刘士雄命丧战场，筋骨皮肉迎刃而过。抬腿用鞋底擦宝剑，然后用手点指刘士英，叫道：“刘士英，你过来！”刘士英一看兄弟丧命，小弟兄四位惊魂失色！刘士英叫道：“众位寨主！还不一拥齐上，与你家二寨主报仇雪恨！”镖行之人闻听，大家也都亮兵刃，南面的向北来，北面的向南去。方要接触，就听山头上一声咳嗽，大声喊道：“道兄！千万将镖行之人拦住。刘寨主不要以多为胜，俺胜英来也！”

只见胜三爷头戴鸭尾巾，身披英雄氅，手握鱼鳞紫金刀，肋下衬镖囊，来到双方当中一站。金头虎喊道：“胜三大爷前来显圣，必要杀尽群贼！”道爷说道：“金头虎不要胡说，你胜三大爷无恙。”此时两方之人一见胜爷，俱各大吃一惊！只听胜三爷说道：“刘士英，你给你兄弟报仇理所当然。但是你应反复思索，杀人流血，我胜某向来恶之。你在钱塘关外，与我共宿一店，将我稳住，盗我的兵刃衣物，那算我不高明，我不恼你。你不该将我引到鹰愁涧，害我尸骨无存，此事你太做的过分了。刘士英，你要三思而后行。因为你素常名誉很正，我对于办贼之事，一字不来提你，你将五个要犯献出来，我交官面完案，没有你的事。要不然我回江苏报明官面，然后我回来拿贼，这场官司，你寻思寻思，你打得起打不起？后悔可就晚了。”刘士英听毕微然一笑，厉声说道：“你看看剑劈的那个死尸，是我亲胞弟，萧金台逼死我姐姐，你杀我姐弟二人，我焉能善罢干休？我父母只生我姐弟三人，叫你害了两个，剩我一人，我绝不能独生。现在你还要将我姐丈外甥要去，那是万万不能。你要拿三鼠我不管；你要拿我姐丈、外甥，势比登

天还难！你要胜得了我手中十三节点穴枪，我也被你拿获，情愿与我姐夫、外甥同去出了红差，那时节我刘士英死得也算不屈，为朋友还能牺牲一切呢，何况为亲丁骨肉呢？”正在此时就听西面上一声呐喊：“三大爷我来啦！”手执降魔宝杵，来到切近一看，说道：“喝，这群贼都到这儿来啦。三大爷，我拿杵将他们都杵了吧。”胜三爷说道：“胡说！还不后退！”金龙向后一退，镖行此时正是六老六少。刘士英叫道：“喽卒！将二寨主之尸身与我抬将下去。”过来四个喽卒，两个人抬上截，两个人抬下截，将死尸抬至东南角。

读者问道，胜爷何以未死呢？列位，且听慢慢表来。刘士英眼看胜爷被水流打得头朝下而殁，回山报告众贼，胜爷已死。哪知道胜爷被水冲下去之时，就觉肚脐有一物，冰凉异常，胜爷双手捋住，死也不放。怎奈水流甚大，将胜爷打了一个翻筋斗，但是胜爷仍然未放松锁链，就觉水底下有物，脚踩着软和。胜爷正在水中觉着水凉透骨的时候，捋着拦江绳，向上用力一起，露出头来。就见南面上此时也露出一个脑袋来，喊道：“是胜三大爷吗？你老人家千万别撒手拦江绳，要是一撒手，可就没有命啦。你老人家顺着那江绳一把一把的捣，向我这来。过来七八丈远，水流就不急了。”胜爷心中这才明白，水底下的拦江绳必是金龙所为，一把一把的挣扎着向南而来，捣出去七八丈远，就觉水流已慢，水也不那么凉啦，胜爷这才稍微缓过点气。在方才胜爷问金龙时，业已上嘴唇敲下嘴唇，说话都不真切了，若不是水底下有网，双手几乎捋不住拦江绳。胜爷此时捣着拦江绳到水浅之处，觉着不那么冰凉了，自己才喘上气来。若是在正流头工夫大了，无论穿多少紧衬的衣服，都能被水流将衣服冲得破碎而去，就是捋住拦江绳，都不能活的。好在胜爷是有工夫的人，年轻时人称胜昆仑，力大绝伦，要不然

被凉水这一激，就得激糊涂了。胜爷问金龙道：“这位老道姓什么？”金龙说道：“也不是姓真，也不是姓霍。”胜爷说道：“是火德真君孔华阳不是？”金龙说道：“对啦。”胜爷问道：“你怎么到在那里？”金龙说道：“我与小龙追五个要犯，天黑啦，我们两人住店。第二天小龙暗自走啦，我打店里出来，找小龙萧银龙，找了半天也没找着。我肚子饿了，走到一个饭馆子吃饭。吃完饭我没有钱，饭馆子掌柜的不教我走，我教他们打我，他们也不敢打我。正在那时，来了一个老道，问我姓什么，我说我叫孟金龙。老道说道：‘正找你呢，你跟着我走吧。’他将饭钱给了人家，我就跟他走到一个山上，他将我领到屋中，又给我饭吃，白米咸菜拌豆腐。我吃完了，他又领到一间空屋子里，屋中放着晃绳大锁链子，他叫我扯着铁链子，他们拉着晃绳，弄到一个小船上，就奔这儿来啦。先将大铁钉子钉在石头缝子里，一头把晃绳系在钉子之上，一头将我腰系上，又将大铁链子也挂在钉子上，又将铁链子头上接上晃绳，打浅水之地绕到南岸。然后再捣晃绳，将铁链捣来，也用大钉子钉在石头缝里，将铁锁链挂在铁川钉上。末了到水中下铜铁网。老道叫我下水，我说我不下去，下去上不来。老道说咱俩人下去，都用绳子系在腰间。捣铁链子下水底，网上早安好了环子钩子，锁链上也早安好了钩儿环子，我们两人将网下好，老道打上流下水，果然冲到这儿被拦江锁挡住。打渔船常有不知道的，冲到这里淹没，老道对我说，为是救打渔的。”胜爷说道：“善哉出家人，我不如也。你还认识那山吗？”金龙答道：“认识，天天回去吃饭去，你跟着我走吧。”爷儿俩绕过了滩口，金龙说道：“三大爷，你揪住我的皮挺带，我下水里带着你走。”胜爷遂下水揪住金龙皮挺带，金龙破风踏浪，够奔宝灵如意观而来。工夫不大，来到万华山前，胜爷举目一看，

奇花异草，满目皆是。又走出一二里之遥，看见翠柏苍松，野草鲜花，天然的清幽古雅。山后边獐狍野鹿往来乱蹿，飞狐走兔打盘旋，百鸟声音，在树上喧。向北去，穿过千年柏，万年松，有翠竹林，碧阴阴绿森森。又走到紫竹林，座北向南现出一座观宇，石头匾，泥金字，上书“宝灵如意观”。胜老英雄心中暗想：“七数年未见，二哥隐在此处，真是仙人洞府，西方极乐之境，可称世外散人也。朝臣待漏五更寒，铁甲将军夜入关，日上三竿僧未起，算来名利不如闲。我之二哥，闲来坐山看虎斗，困来树下听鸟喧，饿了吃的是松柏子，渴了山下饮清泉，虽然不能成佛作祖，耳不听干戈心不烦。较我胜英高之多矣。”胜三爷心中思索，不觉走到观前，口中叫道：“金龙！你到里面通报一声。”金龙说道：“一个杂毛，还用通报？”胜爷说道：“胡说！那是你二大爷。”正在此时，见由观内出来一位小道童，胜三爷控背躬身说道：“少道爷，观内可有一位孔道爷，火德真君孔华阳吗？”小道童说道：“不错，正是。”胜爷说道：“劳驾你进去回禀一声，你就提现有故人胜英来访。”小道童闻听，急忙控背躬身说道：“原来是胜三大爷。”胜爷说道：“岂敢，岂敢，你们是出家人，愚下担不起。”小道童回去，工夫不大，出来说道：“我之恩师有请胜三大爷。”胜爷遂同小道童进去，来到鹤轩门外，听里面一声无量佛：“昨晚灯花报喜，今朝果有高人到来。”胜爷抬头一看，心似刀搅，孔二爷赤红的面，黑发髻黑胡子，蓝布道服，青鞋白袜，面上连一点皱纹都没有，精神百倍，气宇不凡。胜爷赶奔近前，双膝跪倒，叫道：“二哥！小弟胜英与兄久违了。一向可好？”孔道爷伸手相搀道：“三弟老得这样，才十数年不见，竟白发苍苍，皱纹堆累了。”胜爷叫道：“二哥！小弟为愁烦所迫。小弟不敢比古人，兄长岂不闻伍子胥过昭关，宿于东皋公家，七

日夜愁得鬓发皆白。小弟怎比哥哥逍遥自在呢？”老哥俩遂携手进鹤轩，来到鹤轩之内，胜爷落座。孔二爷一看，胜爷衣服尚湿，赤着足，头发蓬松，狼狈之极。孔二爷几乎泪下，忙叫：“道童过来，见过你三叔。”四个道童赶紧跪倒行礼，胜爷伸手相搀，孔二爷说道：“你们赶紧陪着你三叔沐浴房更衣沐浴。”一个道童遂掀起帘拢，又一个道童在先引路，来到东跨院，有两间东房，室内清雅洁静，有藤床竹椅，有澡盆、镜架、衣架。胜三爷更衣沐浴，小道童提着一个小白包袱，放在竹椅之上。沐浴已毕，打开小白包袱一看，胜爷发愣，青布大褂，青布裤褂，白袜青靴。胜爷有心不换，自己的衣服已团作一团，抛在地下，万般无奈，只得将青布衣服穿上。胜爷长叹一声，自言自语道：“我初不如归山修行也，从今后不闻世事矣。”自己语毕，咳嗽一声。小道童推门进来，又给胜爷打净面水，胜爷理发洗面，小道童又陪胜爷到鹤轩之内。胜爷飘髯哈哈一乐：“我胜英一旦间变作乡老矣。”胜爷又叫道：“二哥请上，受小弟一拜，谢兄救命之恩。”孔二爷笑道：“咱们明清八义，舐血为盟，何言出救命之恩？我下拦江锁，并不是救的你，因为那儿常常出险，贫道才募化十方，下此拦江锁，以救生灵。胜三弟你作道德的感应，才有今日。”孔二爷问道：“但不知胜三弟因何至此呢？”胜爷见问，不由得长叹一声道：“一言难尽了。”将萧金台群英赴会之事，从头至尾对孔二爷表白一遍。胜爷又叫道：“二哥！小弟有一句不尽情之言，大丈夫榻下，岂容小人酣睡？二哥距此碧霞山咫尺耳，何容此类存在？小弟不解。”孔二爷叫道：“三弟，你有所不知，刘士英之山，乃是庄家山，山寨主娶妻，俱都乡下大财主之女，并不抢夺。人家占山二十余年，咱们万华山才十数年耳。那闵士琼乃是刘士英姊丈，骨肉至亲，人家焉有不救之理？”胜爷长叹，叫道：“二哥！我

不能出头露面啦，刀镖甩头，鸭尾巾大氅，俱被人家盗去，我从此修行隐逸，再不闻世事了。”孔二爷道：“我们出家人是断子绝孙之命，你是行侠仗义者，岂能出家？你的东西，我给你想法子寻找，找不着，咱们再作计较。”二位老人正在谈话喝茶之际，小道童已经摆上杯箸，工夫不大，将饭开好。孔二爷叫道：“胜三弟屈尊一饭，明日小道童打鱼回来，沽酒买肉。”胜三爷说道：“白米饭就足矣。”孟金龙喊道：“三大爷，又是这个！”胜爷叫道：“金龙！休要闹笑。”用饭已毕，再谈鹰愁涧之事，胜爷遂问拦江锁之事，孔二爷道：“贫道为此事募化三年，才将应用东西备齐，怎奈下拦江锁不得其人。也是事逢恰巧，遇见孟金龙，才助我成全此举。”

孔二爷说罢拦江锁之事，又谈了几句闲话，天色已晚，弟兄二人抵足而眠。次日打发小道童在碧霞山打鱼，并暗中窃听消息。天至晌午，两个小道童回来，又换了两个小道童打鱼探听消息，两个道童又到天已平西方回。孔道爷问道：“为何回来甚早？”两个小道童答道：“皆因为我二人正打鱼之际，忽听河干有人啼哭，声音凄惨，我二人遂将船拢岸，寻觅那人，将那人请到船上，问其所以。他言说寻找朋友十载未遇，哭得眼泪都有十缸啦，找不着朋友，誓不欲生，要投江一死。我二人问他，找的是哪位？他一说，正是你老人家，我二人遂将他带到山内。走过了翠竹林，他变卦啦，他说你老人家短他七八万银子，连本带利十年未能归还，前来要账。”道爷闻听，面沉似水道：“出家人焉能借人家那些钱呢？”胜爷问小道童道：“此人怎样长像？”小道童说道：“穿皮袄马褂，踢啦踢啦。”胜爷闻听叫道：“二哥！这不是别人，不是大义士，就是二义士。”孔道爷笑道：“还顽皮呢！”胜爷答道：“上了几岁年纪，益发的甚了。”说着话，哥俩出离鹤轩迎接，来到翠竹林

角门外，就听有蛮子说话口音：“杂毛欠我的钱不还，跑这犄角里藏躲来了？”孔二爷一看，果然是欧阳氏。欧阳二爷一指孔华阳叫道：“杂毛！明家将没之时，咱们两人偷赃官二十余颗珍珠，细软物件，不计其数，咱二人应当均分，你少分给我三粒，你该还我啦！”老道说道：“二弟你别玩笑，现有生朋友在此，我给你介绍介绍。”语毕，用手向自己身后指道：“你看看此人是谁？”蛮子说道：“我要的是钱，不管是谁。”胜三爷哈哈一笑，叫道：“欧阳二弟从何至此？”欧阳天佑一听，乃是胜三爷的语音，不觉愕然问道：“唔呀，三哥何以如此模样？”孔二爷说道：“此处不是讲话之地，到鹤轩你问问你三哥是怎么回事？”哥三个走进了鹤轩落座，胜三爷遂将丢东西之事，从头至尾对二义士详细表示一番。谈到身逢绝地，被拦江锁挡住，要不然早身归那世去了。“这是被救到山上沐浴更衣，故此这般景况也，愚兄再不能出世矣。今者贤弟前来，愚兄之幸也。”孔二爷说道：“蛮子，你还叫贼魔？趁早你勾了账吧。胜子川是你三哥，叫人家给偷啦，你叫的是哪一门子贼魔？”欧阳爷闻听脸红了，叫道：“杂毛！刘士英偷去我三哥的东西，那如同是我三哥当差的一般，那给我三哥存着呢。我这就起身，我将东西盗回，我给他放二百把火，烧他个王八羔子。”列位，孔二爷这是激将之法，要不然蛮子不能走得那样快。胜爷一看二义士脸都红啦，站起身躯就往外走，胜爷伸手相拦道：“二弟不要如此，你与孔二爷原是玩笑，何必芥蒂呢？”孔二爷又叫道：“三弟，还得你拦他，可别叫他放火，刘家父子是君子。”胜三爷叫道：“二弟！你可听见孔二爷之话吗？水火无情，千万别放火。”弟兄们吃完饭，欧阳爷休息一会，起来时太阳还未落，蛮子道：“我就要起身。慢慢的走，到碧霞山时天也就黑啦。”孔二爷说道：“我给你将小船预备好啦。”

胜爷叫道：“二弟！你到那里千万小心谨慎，今天盗不出来还有明天。这一干贼人俱都是本领高强，二弟保重些，就是成全愚兄了。”二义士点头道：“三哥不要挂心，小弟自知。”欧阳二爷上了船，孔二爷、胜三爷二位以目送之，小道童摇起花橹，奔碧霞山而来。

在船上二义士与小童玩笑，说道：“你们二位脸都很白，娶了妻没有？”小道童道：“二叔真好玩笑，老道还有娶妻的吗？”在船上二义士与两个小道童玩笑，倒觉着不寂寞。工夫不大，将船靠岸，欧阳二义士纵下船去，叫道：“二位道爷，你们就在此处等候，我若被贼人追下来时，我就喊天灵灵，地灵灵，神人救我。”小道童说道：“我们怎样呢？”二义士道：“你们就啊一声，我跳上船，咱们就跑。”两个小道童一路上，被欧阳二爷戏耍得笑断肠子。靠岸之后，就看二义士踢啦塌啦，如飞相似，奔碧霞山里去了。欧阳义士专怕水，因他不会水，恐皮袄马褂一沾水就坏啦。蛮子到山里，转了几个弯子，听不见有人言说刀镖之事，若是有一人提此事，他就能闻风而去，怎奈就是无人提论此事，前后寨找到二更天，仍不闻有人提刀镖之事。欧阳爷万般无奈，要使击石问路之法。何为击石问路呢？在没人的地方，用白条写上：“碧霞山的寨主喽卒知悉，刀镖甩头俱都盗走。明人不作暗事，在下走也。”写完了奔人多之处，包上石头子抛去，必有人出来看是何物，那人一看刀镖甩头俱都被人盗走，必然惊怪去报信，或到收藏物件之处去看。欧阳二义士找了一个清静所在，一看后院有两间东厢房，屋中灯烛辉煌，欧阳爷本打算写字条击石问路，一看此屋灯光明亮，欧阳爷遂蹑足潜踪，来到窗外，用唾沫湿破窗纸，向屋中观看，屋内有两个年青的，俱在十八九岁。欧阳爷心中暗想：这两个王八羔子在这里干什么？此时就听屋中有人说道：“咱

们打开看看，金镖是金的还是钢的？鱼鳞紫金刀什么样儿？”就听那年轻的说道：“别提这个，老寨主有话，不教提一个字儿，一会咱们该换拨啦。”二人在屋喝着茶，直向西面上被架子里看，欧阳爷举目一看，是一个蓝绸子包袱，欧阳爷心中明白，那是我胜三哥的包袱，原来在这犄角哪。欧阳爷遂取出一个小瓶子来，瓶中是白面，此药名为“神仙夺命香”，放在竹筒里面，用火燃着，向屋中一吹烟，将两个年轻之人薰过去，伏几而睡。欧阳爷到屋中一看包袱的样儿，转身出来，又走到西厢房，一看是厨房，就听厨师傅道：“真走运，无故的碧霞山又作夜看山的啦，黑夜里还得伺候饭。”欧阳爷取出夺命香筒，又向屋中一吹，将两个厨师傅薰倒，进到屋中，将厨师傅的破衣服拿了两件，又拿了一把破朴刀，取了再吊钱，走出来仍回到上房屋中，将蓝绸包袱打开，将胜爷的东西取出，将厨师傅的衣服包在蓝绸子包内，破朴刀换下鱼鳞紫金刀，那两吊钱装在胜爷镖囊之中，将原旧的蓝绸包裹包好，如前一般。欧阳二爷是人得喜事精神爽，叫道：“两个王八羔子，看着破烂吧，我要走啦。”语毕，蹿房越脊，回归山环。上了小船，道童问道：“欧阳爷盗的东西如何？”欧阳爷说道：“里面地方太大，不行，找不着，明天再说。”小道童说道：“您那包袱是什么东西？”欧阳二爷道：“贼不走空，偷了他们点破烂。”小道童摇橹返回宝灵如意观，工夫不大，来到山下，欧阳二义士弃舟登山，来至养鱼缸前，将东西放在缸底下，欧阳二爷进了鹤轩。孔二爷与胜三爷正在对弈，孔道爷与胜爷一看，蛮子赤手而还，孔道爷问道：“二义士怎样？”欧阳二爷说道：“山内地方太大，找不着。”胜爷闻听，长叹一声说道：“失者容易，寻者难。”欧阳二爷叫道：“胜三哥不要发愁，东西完全找回！”语毕，出离鹤轩，由养鱼缸底下取来，进了鹤轩。胜

爷一看是一个破蓝布包袱，胜爷摇头道：“不对。”欧阳二爷说道：“我这是换皮不换骨，这个蓝布包袱皮是碧霞山厨子的。”胜爷打开一看，一物不少，一摸镖囊中多了两吊钱，胜爷问道：“二义士，哪里来的两吊钱？”蛮子笑道：“蓝绸包皮没拿回来，我拿了他两吊钱，作为包皮之价。”孔二爷与胜爷俱都大笑。胜爷又到沐浴室内，换好了自己的衣服，全都换完，自己看脚底下，双脸青布皂鞋，胜爷打了一个唉声，说道：“靴子掉在鹰愁涧去，人还在世。”小道童说道：“胜三大爷，我们厨师傅由打杭州买来一双青布靴子，他穿着小点，您穿上试试。”胜爷点头，小道童将靴子取来，胜爷一穿正合适。衣服鞋袜穿戴齐整，走进鹤轩，胜爷叫道：“孔二哥！现有金龙在此，又有二义士，我的刀镖衣物俱都找回，咱们就此杀奔碧霞山去了。”孔道爷道：“三弟你且养养精神，先叫小童每日去碧霞山左右打鱼，暗中打探究竟。”胜爷颇以为然，次日又打发小道童探听山中消息。小道童晚晌回来，就将蒋伯芳报仇之事探听明白，报告了胜爷。胜爷叫道：“孔二哥，我该出世了。”孔二爷道：“你与金龙在先，我与欧阳弟在后。”商议停妥，登船够奔碧霞山。来到碧霞山北山坡，胜爷弃舟登岸，正赶上两方面要群殴拼命，胜爷咳嗽一声：“刘家父子不要以多为能，道兄拦阻镖行人切莫群殴。”刘家父子心中纳闷：胜爷不死尚有可说，为何又是原样的衣服兵刃呢？

不表刘家父子纳闷，胜爷对刘士英说道：“你将我东西偷去，我又得回，咱们双方面谁也不栽筋斗。我的东西已经得回，你赶快将五个犯人交还，不然你打不了这场挂误官司。”刘士英叫了一声：“胜英！你早来一会，尚有可能余地，你看看地下躺着的死尸，那是我之胞弟！叫喽卒将二寨主搭开，非战不可。”胜爷闻听，将刀向地下一插，忙将大衣脱下，遂叫道：“三

太接衣服！”正在此时，正西上一声呐喊，好似巨雷一般，叫道：“三大爷您会飞，我来晚啦！”胜爷道：“胡说。”北面上站着的金龙也无法站在北面，此时两方面的人，俱都一阵大乱。刘士英叫道：“胜老者！你以仁义待人，我刘士英与众不同。咱俩比赛输赢，你要赢了我，我自备其缚，交还五个犯人，我愿打出红差的官司，我不能后悔。”胜三爷就地拔刀，刘士英抖十三节点穴枪，二人凑到战场，方要交锋，刘士英背后一条白线，蹿到胜爷面前，叫道：“刘寨主且向后退！我林士佩与胜英有山破人亡之仇，请与林某交锋！六十二斤半的狼牙钻，就专为姓胜的打的。”胜爷一看，说：“算不上你。”就要动手。正在此时，胜爷背后一道白影，纵到林士佩面前，叫道：“胜三哥后退！杀鸡焉用宰牛刀？有事弟子服其劳。愚弟愿再斗林士佩。”林士佩一看，正是蒋伯芳，不由得将精神打消了一半，皆因在萧金台被蒋五爷打了一棍，伤还未落。林士佩此时也说不出，只得摘钻头，据钻纂，按三尖两刃向蒋五爷刺去。蒋五爷用棍往外一绷，就听得当啷一声响，火星子冒起五六尺高，这一见面又是三碰。蒋五爷仍用六十四棍，林士佩使用纯熟的招数，二人战了五六十个回合，林士佩就觉伤痕疼痛。蒋五爷六十四棍使完，又换了行者棒，林士佩恶虎掏心一钻，照定蒋五爷刺来，蒋五爷用棍往外一绷，林士佩两膀发麻，招数不由迟慢，被蒋五爷裹手一棍，连肩带背打来。林士佩欲待躲闪，哪得能够？这一棍照样儿打在原伤之上，林士佩身体一晃，栽倒尘埃。五爷钢牙一错，举棍照林士佩头上打去，林士佩倒在尘埃，只可闭目等死。胜三爷两纵身躯，来至蒋五爷背后，欲要伸手，已来不及了，胜三爷一抬腿奔蒋五爷背后蹿去，蒋五爷一伏腰，由林士佩头上纵过去，蒋五爷回头一看，乃是胜三爷，白脸面气得通红，问道：“三哥，这是何意？”胜爷道：

“林士佩是当世的英雄，切莫下此毒手。”五爷敢怒而不敢言。林士佩趴身起来叫道：“胜英！南七省有你们弟兄，没有我姓林的！”喽卒给拾起狼牙钻，交于林士佩，林士佩从此气定，暂且不提。

且言闵德润见林士佩气定，一声呐喊，口中叫道：“胜英！你害我家败人亡，又害我二舅一死，今天大山寨主与你誓不两立！手擎秋龙棚，来到战场。胜爷方要握刀，就听北面上一人喊道：“三大爷！您后退，让给我吧！我们两人是对儿。”金龙举杵够奔战场，大山寨主是急战，跃起来一棚奔金龙砸去，金龙举杵一挡，就听当的一声，将大山寨主的秋龙棚铁箍震落，四块枣木板、枣核钉俱都纷纷落地，金龙要活捉闵大山寨主。列位，闵德润是急斗，二人战了六七个回合，贾明在胜爷、弼昆长老背后，团着舌头说话，别人可听不明白，遂叫道：“大小子！有勇无谋！一人拼命，百人难敌。你不会用爪抓他？”金龙闻听，恍然大悟道：“早就将那玩艺忘啦。”金龙遂虚晃一杵，向外一纵，背后一伸手，大皮兜之中取出龟背驼龙爪，纯熟的学业，一伸手将钻练就套在手腕上了，绒绳一抖说道：“抓大白玉虎！”够奔头上而来，大山寨主往旁一闪，金龙将爪赶紧带回，用浪子踢球、仙人踢毽、黑狗钻裆、左穿花、右穿花，一百单八爪，都抓不上人家。外还有二十爪，大山寨主金钟罩才破了几天，力量不敌，不敢用棚杆拦挡，只可闪转腾挪，将大山寨主抓得热汗直流。贾明在胜爷背后又嚷道：“大小子！不懂真假虚实？三国的诸葛亮，列国的范期，添兵减灶，减灶添兵，真是虚实玄中妙。指上抓下，指东抓西！”孟金龙心中暗道：“还是小小子有主意，这回可就将大山贼抓住了。”大英雄一扬手说道：“看脑袋！”一抖钢环子，哗啦一响，闵大山寨主闻听抓脑袋，遂向西纵来，右脚方一点地，龟背驼龙

抓奔右脚抓去，正抓在脚面之上，闵大少寨主向后一退，噗哧一声，正当中的钩抓入脚内，由脚面透入脚心，大少寨主一疼，噗通躺在就地。金龙用力一拉，脸往北一转，将绒绳背在肩头，向北就拉。金头虎叫道：“五叔帮着我捆他吧！”蒋五爷帮助贾明，将闵大少寨主捆好，只见闵大少寨主脚部血流如注。

老寨主闵士琼一看，心如刀搅，如狼似虎的儿子身带重伤，心中暗想：“我打死一个够本，打死两个赚一个。”勒十字绊，紧英雄带，摸了摸袖口中的毒药弩，叫道：“胜英！你我两人今天决一死战！”语毕，抖双枪，一只奔胜爷咽喉，一只奔肚脐而来。胜爷握刀，一飘身向东纵去三尺有余，胜爷一横刀，从双枪当中拦腰斩去！老寨主双枪一并，要夹住胜爷的刀，胜爷抽刀反手一刀，又奔闵士琼左太阳穴砍去，闵士琼左手的枪一立，右手的枪向胜爷头上便打，胜爷抽刀躲闪，二人这一合招，闵士琼是一力降十会，胜老者刀花步眼清亮。闵士琼的心中思索：“人言胜爷的刀法绝伦，果不虚传。若非闵某，早输于鱼鳞紫金刀下。”胜爷心中也是暗夸闵士琼的枪法，二老者互相佩服。胜爷心中暗想：“闵士琼毒药弩百发百中，神鬼难逃。”闵士琼心中暗想：“若容胜英打镖，自己必得输。”二老者俱有用暗器之心，无奈腾不下手来。只见胜爷一递刀，奔闵士琼华盖穴去，闵士琼双枪一并，一拿胜爷刀，将鱼鳞紫金刀刀尖拿住二寸来长。胜爷一较劲，“当啷”一声，抽出刀来，往西北一纵，纵出一丈二尺远去，闵士琼往东南一纵，也纵出一丈二尺远去。胜爷刀交在左手，右手拿镖，转身子扬手腕，闵士琼转身形双枪插在就地，扬手要打三十六只毒药弩。

正在此时，就听台上一声呐喊：“胜老三！你可吓死我也。我到镖局子，听说你死在鹰愁涧了，我听得此信，我一着急，往上一纵，大脑袋几乎将房椽撞坏。”说着话够奔前来，叫道：

“胜三弟后退，我拿老猴崽子！”闵士琼一看，心中说道：“天不绝胜英，此时偏偏来了夏侯商元。”闵士琼遂提起双枪，双枪两颤，一只奔面门，一只奔胸前，剑客向上一纵，纵起一丈五六尺高。闵士琼一看，心中说道：“夏侯商元老糊涂啦，你纵五六尺高还不行吗？你纵一丈多高，空中站不住，你还得下来，我用双枪接着你。”果然剑客向下一落，闵士琼双枪照定剑客后腰，用了十分臂力打去，哪知剑客骨软如线，仰面躺在枪上了，双手一按地，脚跟一踢地，又纵起一丈多高。闵士琼双枪吞吐撒放，叭叭直打；老剑客耍弄身法，猫蹿狗闪，兔滚鹰翻，鹿伏鹤行。聋哑仙师叫道：“三太！你看，这是小六招，就得三十年的工夫。”剑客此时又用大六招，龙探爪，蟒翻身，风展翅，蛇吐信，虎扑食，豹搅尾，非六十年的工夫，不能如此。闵士琼连点了四十余枪，剑客说道：“闵老大，你将枪抛了吧，你这枪只可打死人，稍微有点气的人，你打不着。”剑客又道：“我站稳了身子不动，叫你打我两枪，我要是一闪躲，我那就算输啦。”语毕，双手往上一扬，露出肋骨条，一根一根的。闵士琼心中暗想：“我这一枪砸上你，将你砸得骨折筋断！”心中如此思想，双枪左右开弓式，奔剑客砸去。就听“噗咚”一声，剑客的左右手将闵士琼双枪抓住，叫道：“闵老猴崽子，你将双枪借给我一用吧，也该我打你几下啦。”闵士琼说道：“没听那么说过。”二人遂较劲夺那提炉双枪，闵士琼力气还是不强，剑客也不放松，二人相持不下。剑客是双手过膝，胳膊比闵士琼长点，剑客夺不出双枪，将两臂膀向两下一分，闵士琼也随着两臂膀分开，二人面对面，剑客说了一声：“着！”双枪松手，一个羊头撞去，正撞在闵士琼胸部，闵士琼双枪松手，仰面朝天，五脏六腑俱都挪位。剑客过去，伸手一提闵士琼的右腿，向外一抛，抛出去有七八尺远，遂说道：“胜

老三，给你！”此时杨香五、金虎头全跑来，四马倒攒蹄，将闵士琼捆好。金头虎与杨香五搭着闵士琼，来到北面，叫道：“闵士琼，你与你儿子在一处歇会吧！父子亲，夫妇顺。”胜爷叫道：“明儿！不要说无关痛痒之话。”

不表闵士琼被获遭擒，再表刘士英一见姊丈外甥俱都被获遭擒，不由得心中一急，一抖十三节点穴枪，口中叫道：“胜老达官！我姓刘的与众不同，我偏要会斗你神镖将胜英。我若是输在你的手下，我亲自束缚，我打盗灯窝主的官司。你若是叫别位替你，我死也不瞑目，输了也不算！姓胜的，你要是人物，咱俩比赛输赢，你别叫他人帮忙。”胜爷闻听，叫道：“刘寨主！夜下一口鱼鳞紫金刀，三只金镖，甩头一子，走遍南七北六十三省，向来没用过别位帮助。花好不用绿叶扶，我镖行之人，我大师兄、三师兄与我四师弟、五师弟、六师弟、金龙、三太等，若是有一位前来帮忙者，那算我胜某输给你，盗灯的官司胜英去打，三鼠也不拿了。”语毕，回头叫道：“众位师兄师弟，三太等，大家俱都后站，向北退去，我与刘寨主较量，谁也不准上前！只见镖行之人俱都向北退去，退至北面靠水。刘士英一看，心中说道：“胜英倒是人物，言必信。”刘士英回头叫道：“金祥、银祥、福祥、禄祥，众家寨主，俱都与我后退！我与胜老明公交手，谁要上前一帮助，我使用枪将他挑了，然后我放火焚山，咱们去打官司！”语毕，只见四位少寨主，与众位寨主喽卒“呼噜”一声，退到寨子墙切近，战场中只留灯球火把。刘士英抖十三节点穴枪，行龙过步，够上步位，左手练子枪点胜爷右肩井穴，右手的点穴枪点胜爷的左腿腋，胜爷向左闪身，鱼鳞紫金刀一提，刘士英的双枪一缠胜爷的刀，胜爷赶快撤刀，一双十三节点穴枪，裹脑缠头，吞吐撒放，双枪犹如怪蟒一般，胜爷的刀上下翻飞，双枪一刀，真是

棋逢对手。战了有四五十个回合，点穴枪净点三百六十骨节，七十二穴道，虽然胜爷刀法绝伦，年过七旬之人，因先战闵士琼，又战刘士英，胜爷在宝灵如意观避难三日，每日吃素，气力有些不敌，胜爷鼻洼鬓角见汗，刘士英十三节点穴枪一招紧似一招，胜爷此时已经喘息有声，汗珠下落了。蒋伯芳等一看胜爷力尽声嘶，叫了一声：“道兄！我前去替换胜三哥如何？”

诸葛道爷说道：“你胜三哥向来打仗不用人替换，兄弟替换，划地绝交；徒弟上前替换，驱逐门外。你看着吧，吉人自有天相。”金头虎在老道背后说道：“三大爷又把老道得罪啦，咱们大家跟刘士英群殴，把他收拾了就完了。”老道嗔目说道：“贾明！休要胡言，你胜三大爷与人家说的明白，如要有人帮忙助阵，自去打盗灯的官司。孺子口出此言，好不知道理！”贾明与五爷俱各默默不语。此时胜爷打算败走，无奈一对十三节点穴枪，吞吐撒放，裹脑缠头，把胜爷围住，竟败走不了。好容易抽了一个冷子，胜爷虚晃了一刀，奔刘士英面门，刘士英双枪一缠，将刀缠住，咯啷一声，胜爷撒刀向西败走，一纵身躯，出去一丈余远。胜爷对刘士英说道：“俺胜某气力不敌，情愿甘拜下风。”刘士英说道：“胜老者，不见胜负，不能罢战。你我二人有言在先，我若战胜了老达官，你放我姊丈父子；我若败了，我甘愿自被其缚。”刘士英口中说着话，心内思索：“打仗你气力不敌，跑你也不行。”刘士英遂在后追赶，二眸子乱转，留神胜爷打镖、打甩头。胜爷败走时，鱼鳞紫金刀刀把插在胸前，刘士英距胜爷一丈一二尺远，脚尖一点地，向前一纵，离胜爷背后三四尺远，二眸子看胜爷刀由右手交在左手，仍然刀把插在胸前，刀尖向外。刘爷思索：“胜老者真忠厚，刀交左手，仍然刀尖朝外，明明示人，要打暗器。我的点穴枪，点他肉厚之处，不能伤他性命，为救我姊丈外甥，不然我不能

赢他。”思索至此，左手点穴枪奔面部，右手点穴枪奔肩头下，一齐点去。胜爷此时，已暗将甩头皮套套在手腕，一提锁链，抖出了甩头，听背后刘士英的链子枪“咯哪”一响，胜三爷往右一转身躯，仍是刀尖朝外，刘士英双枪点空。胜爷这么一转身撤步，又让出三四尺远，距刘士英尚有七八尺远，刘士英双枪点空，向回一抽链子枪的工夫，就听胜三爷说了一声：“打！”刘士英一看，甩头一子奔太阳穴打来，点穴枪正向回撤之时，见甩头到来，随着就势一抖点穴枪，要缠甩头。刘士英的用意，要用点穴枪缠住甩头，不输不赢，哪知道胜爷是虚招，他就是不用点穴枪缠胜爷的甩头，胜爷也不能下毒手伤他。他的链子枪方然抖直，胜爷的甩头早已撤回，又喊了一声：“打！”甩头奔眉心打去，刘士英欲待躲闪，焉得能够？甩头正打在眉心之上。甩头的犄角正划在眉心当中。刘士英向后一退，靴底一滑，一退两退，“噗咚”一声，仰面朝天倒在尘埃。刘士英翻身站起，胜爷已将甩头缠好，放于兜囊之中，刀交右手，口中说道：“刘寨主，多有得罪。俺胜某久而久之，眼目昏花，一时收招不住，误伤贵体，承让了。”刘士英此时双手一捋皮套，哗啦啦一声响，将双枪抛在就地，遂说道：“胜老者以仁德待人，我父子有眼无珠，不识贤愚，我刘士英甘拜下风。”语毕，点手叫道：“金祥、银祥、福祥、禄祥，你们四人还不过来，等待何时？”刘家四位少寨主，各抱鸡爪镰，气势汹汹，过来就要动手。刘士英怒道：“犬子！还要无礼吗？赶快给我将兵刃抛了，自受其缚，打这场挂误官司！”四位少寨主敢怒不敢言，将鸡爪镰俱抛于尘埃。刘士英双手一背，叫道：“胜英！我父子自受其缚，前去打官司，有言在先。我为的是我亲戚朋友，为朋友而生，为朋友而死，请你带我等到案，我刘家满门，死而无怨。”金头虎叫道：“杨香五小子！还怔着干什

么？还不过去捆吗？要不自己背过手去，咱两人捆不了，一脚就把咱们兜一溜筋斗。”杨香五一晃马尾透风巾，就要前去捆绑刘家父子。胜三爷一声咳嗽，厉声叫道：“香五！不要无礼！刘家父子是朋友。还不后站？”金头虎、杨香五向后倒退，不敢作一语。胜三爷叫道：“刘寨主！你为的是亲戚朋友，份所当然。这场官司你跟着打不了，沾上点嫌疑，就是杀头之罪。夜入皇宫内院偷盗圣上的万寿珍珠灯，并且又黑夜入院衙刺杀钦差大人，这宗官司了不得。刘寨主没有你的事，我绝不肯将你父子株连重案。私了吧，官不究。回去交差之时，我就报告在杭州捉住的要犯，绝不提碧霞山之事。”刘士英闻听此言，长叹一声道：“我与明公恨相见晚了，我若早与明公相识，绝不至于占山为王。胜老明公既开天地之恩，放我父子，我必将三鼠交出。”语至此，一仰头向南叫道：“三鼠！”刚说出一个三字，鼠字尚未说出，刘士英打了一个冷战，碧霞山之人一个不少，单单少了老道七星真人师徒与太仓三鼠。胜三爷一晃鸭尾巾，黄菊花乱颤，说了一声：“三鼠哪里去了？没有正犯，何以交差？”刘士英道：“胜老明公不要为难，走了三鼠，我刘士英就是三鼠，绝不叫胜老明公为难。”道爷说道：“不要耽误时候，三鼠方才尚在眼前，决不能远走，赶紧四外追赶，尚可拿获。”刘士英遂叫四子拾起兵刃，赶紧追拿三鼠。刘士英对胜爷道：“胜老明公，此山三面是水，决走不了三鼠。”四位少寨主先奔山口追去，工夫不大，回来报告：“把守山口的喽卒并未见三鼠出山。”二英正在为难之间，忽听得西南有人说话：“唔呀，胜三哥，不要着急，正凶已经拿来啦。”众人一看，前面是欧阳天佐，后面是天佑，天佑扛着一个人，二人都是皮袄马褂，扛到刘士英与胜爷面前，向地下一扔，二英一看，正是秦尤。秦尤闭目合睛。胜爷问道：“二位贤弟在哪里

捉住的孺子秦尤？”蛮子说道：“唔呀，胜三哥不要提啦，小冤家给明清八义栽了筋斗，现了眼啦。老哥哥你想想，此事都打他一人身上所起，刘家父子间接着也算为他，他不知以恩报德，反到后寨采花去了。”胜爷闻听一怔，秦尤并未有采花的毛病，今天是怎么啦？胜爷怕刘家父子面上不好看，遂说道：“刘寨主，我给你介绍这两位朋友。”遂指欧阳氏说道：“这位是大义士欧阳天佐，这位二义士欧阳天佑。”又指刘士英说道：“这就是碧霞山寨主，人称闭眼神佛刘士英。大家要多亲多近，幸勿寻仇。”刘士英控背躬身说道：“二位义士，在下刘士英得与二位义士相见，真是三生有幸。”欧阳大义士说道：“我们二人不识义士，我兄弟有眼无珠！结交秦尤，秦尤不知以恩报德，他倒上后寨，调戏刘家的儿妇。”刘士英闻听，气得浑身立抖，上牙直砸下牙，颜色更变。欧阳大义士一挑大拇指道：“你儿妇是个好的，百般调戏，宁死不从，我在后窗户外听得明白，你大儿妇用物打秦尤，秦尤羞恼变成怒，刀劈你大儿妇，鲜血淋漓。他又调戏你二儿妇，你二儿妇吓得骨软筋麻，瘫在床上。秦尤方要伸手，我在后窗户外咳嗽一声，吓得小王八羔子踹开前窗户就跑，我弟兄在院内拿住秦尤王八羔子的。不信你去到后寨看去，秦尤用匕首刀剁了你大儿妇一刀。”胜爷此时呆呆发愣，暗道：“秦尤并没干过这宗下贱之事呀，这必是被下贱朋友传染。”

原来，碧霞山正在吃早饭时，三太等前来报仇，打了败仗，正要乱刃分尸之时，蒋五爷赶到。蒋五爷又单棍斗群雄，秦尤喝了好些闷心酒，又有叶六爷剑劈刘士雄之事，秦尤心中更不好过，又多喝了几杯。后来孟金龙又赶到，胜爷未死，老道师徒暗中逃走，张德寿叫道：“秦尤，你看道爷逃走了，镖行之人这么一来，此山怕不能保守，要不然你我弟兄也逃走吧。”秦

尤闻听点头称善，崔通说道：“咱们决不能走。人家闵家父子邀请天下朋友，设摆群英会，只闹得家破山亡，此时又在碧霞山被获遭擒，前者能逃，这次可怕逃不了啦。人家为朋友牺牲一切，真称得起为朋友而生，为朋友而死，咱们若是一走，那还叫男子汉吗？死何足惜？大丈夫生在天地之间，人过留名，雁过留声，若依我说，咱们不能偷生。刘士英也不是胜英的敌手，一会必得落败；倘若他落败，你还看不出来刘寨主的人格吗？人家决不能出乎尔反乎尔，扎挣着争持，必然自首打官司，那时节咱们别叫人家费事，也自首打官司。大丈夫敢做敢当，秦大哥夜刺钦差，盗宝灯，虽然死了也不白来一世。我与张德寿、柳玉春，我三人虽然不是正凶，能同秦大哥一死，也算义气，后来有人提起三鼠来，真能同生同死，也可留名于后世。”张德寿说道：“你这是妇人孺子之见。无故的白白送命，死而不能复生。你们要送死你们去，我不能飞蛾投火，自焚其身。玉春贤弟更不能作这愚事。为甚么叫胜英那么痛快呢？你要任意孤行，咱们各奔前程。”秦尤、柳玉春也在一旁道：“张贤弟之言甚合乎情理，为甚么自送其死？惹下这样大祸，所为害胜英一死，以报杀父之仇，今不能报仇雪恨，反送了自己的性命，这真叫妇人孺子之见。”崔通一人拗不过三人去，只得随同逃走。张德寿说道：“碧霞山的道路我最知底，先者我曾问过一名老喽卒，东面是寨门，西、北、南三面是水。山内有的是小船，咱们四人都会弄船，由水路逃走，先奔西湖，然后找一个穷乡一躲，叫他们这一辈子完不了案。”秦尤、柳玉春齐声说道：“好好好。”四人遂起身逃走，逃到后寨小树林之内，张德寿说道：“我有一事，要哥哥兄弟们当面相商。咱们此去，再不能出世了，我听说刘士英有二位儿妇，长得最标致不过，咱们将他两个儿媳带走，再作一号大买卖，从此一躲，就算完

事。水路又不大沉重，你们三位以为如何？”没容秦尤、柳玉春说话，盗粮鼠崔通说道：“张大哥，你一说此话，不用实行，你就损十年之阳寿。刘士英父子为咱们拼命，死生不惜，咱们这一来，就不是好朋友了，就叫交朋友的伤心了；然后再乘人家急难之间，将人家儿媳抢走，杀人可恕，情理难容。你们快去办理，我姓崔的从此远走高飞。青山不改，绿水常流，他年相见，后会有期。但是秦大哥你可知道？你是秦八爷之后，秦八爷是明清八义之一，你可要对得住先人于地下。报杀父之仇，虽然千刀万剐，那算人物；办这宗下贱之事，畜类不如。你要再思再想。”语毕，一道黑影，登山越岭，奔旱路逃走去了。秦尤伸手一把未曾拉住盗粮鼠，就要去追，张德寿将秦尤拉住，说道：“他走他的，咱们办咱们的。你还听他那套老生常谈吗？弄两个媳妇一走，我一个，柳玉春一个，你也得有洗洗缝缝之用。”秦尤一时酒醉，被张德寿、柳玉春所惑，遂应允此事。三人商议已毕，站起身形，张德寿是早有此心，已将后山道路踩好。张德寿在前，秦尤、柳玉春在后，遂奔翠柏树林走去。方进树林之内，就听树林中有人说道：“哥哥办了这些事，我不及哥哥多矣。你还给张茂龙订下亲事，真是好事。”又有一人说道：“咱们先放火烧他个王八崽子吧。”又听一人说道：“哥哥，不要放火，三哥谆谆嘱咐，不教放火烧山，水火无情。”柳玉春、张德寿二人闻听，吓得尿流满裤，望影而逃。书中代言，秦尤是打东边进的内寨。

又听蛮子说道：“散了英雄会，蒋伯芳、黄三太、杨香五、张茂龙、李煜、萧银龙、贾明等，他们爷儿七个在路上走得慢点，我一个人先够奔萧玉台啦。离萧玉台六七里地，有一个镇店，名靳家堡。在那镇店饭馆子里喝酒吃饭，听茶铺酒馆里吃饭的说，有一家办喜事的，埋路灯埋到村口外一里多地，只闹

得老员外要上吊，小姐太太要投河。我一听见这个事情，心中实在忿恨，我就吃不下饭去了，伏在桌子上，我就假装睡觉。又听有一个吃饭的人说道：‘那老员外怎么不去告状呢？’又一个说：‘谁敢告山大王？’这个又说道：‘要不然聚齐联庄会，跟他打。’那个说道：‘联庄会是笨家子，哪能打得了山大王呢？’这一个又说道：‘姑娘怎么叫山大王看见了呢？’那一个答道：‘唉，别提啦，姑娘因为上姨娘家去，坐着轿车，因为天气炎热，把车帘子敞开时，就被这群贼看见啦。山大王打发四个喽卒就跟下去，打探明白了，是靳百万靳老员外之女，第二日拿了四匹绸子，两锭银子，就来定亲。这是七月初二日晚间之事，初三就要娶亲，如把姑娘躲藏，就要烧了宅院，杀死一家老少。如老员外不放行，就在靳家合房，初四早晨夫妇再回山。靳家闻听此信，小姐就要投后花园的井，有亲戚朋友解劝，叫小姐舍身救父母之命。’那人又回道：‘萧玉台的什么人这样万恶呢？’这个人答道：‘萧玉台三寨主。别的贼敢吗？这就是行善之家，无故祸从天来。今天晚晌掌灯之后，就来娶亲，谁不担惊害怕呢？’我听到这里，我就气得喘不上气来啦。又听那边低言巧语的说道：‘咱们这个地方离山很近，向来没出过这样之事，’就见那人一伸大拇指道：‘这个现在没在山内，抢亲的就是他。’我听到这里，我想这样大善之家，人称靳善人，兄弟你想想，凭我这身本领，我还救不了靳善人吗？我的饭也没吃，顺着埋截灯的路就找了去啦，我将跑堂的招呼过来，给了几个酒钱，我就走啦。大伙看着我都暗笑。来到大街上，我一打探行路的：‘哪一家是靳员外？’那行路的就指着路灯道：‘你顺着路灯走去就是。’我打听明白，我就一直奔靳宅去了。那人曾问我怎么认识靳老员外，我说我与靳老员外前十余年曾共宿一店，因为言语相投，结为朋友，今天

我打这个地方经过，到他府上看看去。”

大义士来到靳百万门前，一看门前悬灯结采，可是冷冷清清，欧阳爷有心进去，暗想：“我不认识人家，跟人家说什么呢？我不进去啦，我在门外等候着他，抢亲来了，打这王八羔子。”欧阳爷继续说道：“但是天气尚早，我在人家门外站着不方便，我又遇到东村口外。见村口外有一座真武庙，庙后有一片苇塘，我在庙后歇息歇息，娶亲的要来个百八十的，我就打跑王八羔子。我在庙外听见庙内有人说话的声音，我就走到庙里，原来是老和尚正念经呢。老和尚六十多岁，耳音有点不灵啦，他也没看见我，东面有两间禅堂，悬挂旧竹帘，我掀竹帘进到屋中，屋中有一张八仙桌子，桌子上有两部经卷，放着一份法器，八仙桌前放着蒲团，墙上挂着一个棉僧帽，上面好些尘土。我一想，我何不将这些东西偷走，进庄子假装化缘的和尚呢？我就将这些东西都偷出来啦，走到后面大苇塘子里，将我的马褂脱去，摘去我的春秋帽，戴上僧帽，将马褂帽子包好，将我的皮袄大襟向里一折，再进西村口。”

来到靳善人的门口，把蒲团向地下一放，取出经卷，一敲木鱼，念道：“混账王八羔子，臭豆腐！混账王八羔子，臭豆腐！”念了几句，门房里出来一个老家人，叫道：“大师父你改门去化吧！往日我们施茶舍饭，今天因有事，不能照管这个啦。”蛮子说道：“唔呀？你以为我是化小缘的了？”老家人道：“你不是化小缘的，是干什么的？”蛮子说道：“我是越南国的，我在禅堂打坐，心惊肉跳，我掐指一算，江苏省靳善人有难，小姐是红鸾星。我不打救谁来打救？我脚驾祥云来到这个地方。你们要不信，我这里有凭据，你们这个地方热，我在空中驾云甚冷，我穿的是皮衣服。”大家一看，果然是鹿皮套裤，鹿皮小皮袄，老羊皮大皮袄。蛮子又说道：“我是大发

慈悲，不要三百三，六百六。”老义仆闻听说道：“待我回禀我们老当家的，必然前来迎请你老人家。”老义仆一旁走着道儿，心中暗想：此僧人娃娃脸，黄胡须，穿着皮衣服，一个汗珠都没有。老义仆来到书房，就听书房中老员外说道：“我是书香门第，做官为宦，并没做伤天害地之事，怎么得这样的报应呢？”老员外正在啼啼哭哭，老管家进了书房，叫道：“老员外别着急啦，现在门外来了一个和尚，他说咱家一门良善，身逢大难，他有言说他有解救之法，要救一门良善。”老员外闻听此言，说道：“岂有此理？”老管家说道：“你老人家别不信，人家说啦，也不要三百三，六百六。有病乱投医，你老人家看看去，这也许是你老人家感动了天神。”老员外道：“胡说，我有何德，能感动天神。”老员外遂拄着拐杖出离书房，够奔二道院。来到大门道，老员外在大门道口向外一看，暗道：“唉！哪里来的神仙？”蛮子一看老员外摇头，蛮子说道：“老员外你来了，你心中说我不是神仙？”老员外一听，打了一个冷战，心中暗道：“他怎么知道我心中之话呢？”蛮子又说道：“老员外，我说我是神仙。你要不信，我施展佛法，给你看看，你门前这块上马石有四百来斤重，我能叫他飞起来。”说着话，欧阳爷过去，双手一摆上马石，磕膝盖一拱，运动平生力气，说了一声“起！”只见上马石咕噜咕噜滚出多远去。蛮子急忙又喊道：“别动啦，若再动，恐怕砸着他们。”看热闹之人说道：“这真是活神仙，倘若掐指念咒，这块上马石就飞到天上去了。”老员外半信半疑，遂说道：“仙人能救我一家老少吗？”欧阳爷道：“那是自然哪，我乃是为这个而来的，怎么不能呢？”老员外一听，这才将大义士让到书房，落了座，家人献上茶来。老员外问道：“仙人何以知我家遇难呢？”大义士见问，遂将在饭馆所窃听的话说了一遍，老员外一听，点头

说道：“不错。”遂信以为实。又问道：“你老人家怎样救我满门呢？”蛮子说道：“我会念普渡群迷经，不管什么样的恶人，我一念此经，就能将他规劝得回心转意。”老员外一听，并没有什么凶险，复又问道：“当家的，你是吃素吃荤？”大义士说道：“我一点荤也不吃，连葱都不吃，净吃肉。”老员外一听，和尚是天生的好诙谐，遂打发老管家给要了一桌上等的酒席，大义士吃了个不亦乐乎。吃到半饱时，就听外面老管家进了书房，口中说道：“外面有一老道，前来找和尚，言道庙里丢了九节玲珑宝塔。”大义士问道：“那道人是怎样的长相？”老管家说道：“那道人雷公嘴，狗蝇眼，罗圈腿。”大义士闻听说道：“叫他进来吧，不错，是我们庙里的。皆因为我好赌钱，我师傅的玲珑塔放在桌子上，我就偷出来啦。”老员外闻听一乐，遂说道：“神仙还赌钱吗？”大义士说道：“你老人家不知道，赵匡胤输华山，神仙也有好耍钱的。”老员外一听，叫道：“管家的，将那位道爷请进来吧！”

列位，说书一张口，难说两家的话。贾明是打哪里来的呢？由打萧金台五个要犯逃走后，镖行之人四外追赶要犯，贾明与蒋五爷、萧银龙、黄三太、张茂龙、李煜、杨香五等爷儿七位，追赶要犯，原来金头虎走得慢，众人心急，萧银龙与杨香五出的主意，将金头虎扔在后面，省得坠腿。萧银龙走着道，口中叫道：“贾五哥！欧阳大叔盗灯，我帮着打更送剑，我一夜无眠，我心中有点火，你给我买点白糖，我们在树林内等候你。我水壶里有开水，回头咱沏糖水喝。”金头虎一看，萧银龙手中托着二百多钱，贾明心中暗想：白糖几十个钱就买一斤，二百多钱，真有剩头。伸手接过钱来说道：“我给你买去。”傻小子哈吧着罗圈腿，就奔村庄去了，到了村子之中，买了五十钱的白糖，跑回树林子一看，众人踪影皆无。金头虎无法，只

得自己单走，来到靳家峪，进了饭馆，跑堂说道：“你喝茶呀？”傻英雄说道：“咱不爱喝茶，我有白糖，你给我沏点白糖水吧。”跑堂答应一声，将白糖接过来，遂给沏了一壶白糖水。贾明喝着糖水，就听众人议论靳老员外之事，贾明一听，不是大义士，就是二义士。我正没有钱呢，我何不前去找我欧阳叔父去呢？金头虎喝完了白糖水，哈吧着罗圈腿出了饭馆子。一打听靳宅，有人指示道路，遂来到靳宅门前。傻英雄一想，我别说找人，我就说和尚偷了庙里的东西啦。遂问道：“你们这儿有和尚吗？”管家的说道：“我们这儿没有和尚，刚才来了一位当家的。”傻小子说道：“我就找的是他。”管家的问道：“你是干什么的？”金头虎说道：“我是伙居道，找他要玲珑宝塔来啦。”管家的遂回到书房报告。大义士一听，必是贾明，遂叫管家的将贾明叫进来。贾明来到书房一看，大义士正在那里吃呢！贾明饿得直流哈啦子，大义士说道：“伙居道你吃饭没有？”贾明说道：“我哪里吃饭啦？摆上饭老师傅就叫我追你来啦。”大义士说道：“你也吃吧。”贾明说道：“吃点就吃点吧。”爷儿俩都吃了一个酒足饭饱，就见管家慌忙而来，说道：“外面来了十个喽兵。”贾明闻听，这就脱衣服要出去打仗。欧阳爷说道：“道爷不要无礼，他们这是探路呢，晚晌他才来抢亲呢。”正在此时，又来了一个家人报告说道：“外面的喽兵已经走啦，来的时候探头探脑的。”欧阳爷说道：“我说的对不对？”贾明说道：“你佛法无边，我听你的指挥。”蛮子说道：“抢亲的来了，你在二道门把守，只管放他们进来。老员外别害怕，只管接他们进来，无有错。我上新人的喜房去，你们外院里院的灯火熄灭，他要问怎么不掌灯火，老员外你就说今天干不好，不宜灯火，等到明天寨主爷将小女抬到山内，不是随便看吗？今天暂且屈尊一夜。”欧阳爷安置已毕，老员外将大义士

领到后院新人的屋中。欧阳爷一进喜房，只闻兰麝薰人，将蒲团放在地下一坐，静等山大王来抢亲。老员外派精细的家人在前院书房等候。探事的家人回报，有百十余人奔庄村而来，抬着一乘小轿。老员外无可奈何，带着两名家人前去接待。山贼衣帽整齐，跨下甘草黄的马，鞍辔鲜明，来到下马石前。老员外战战兢兢的说道：“小老儿请来若干的人，他们都害怕，不敢前来招待。”山大王说道：“岳父大人，我本是山大王，娶过小姐之后，常来常往，他们也就不害怕了。”老员外又说道：“小女现在吉房恭候。”山贼一看，大门前悬灯结彩，前院皆点灯烛，进了二道门，漆黑连灯亮儿都没有。山寨主说道：“岳父大人，多点几枝烛能费几何？”老员外说道：“您没看日干吗？七月初三日大有妨害，据星命家说必须不点灯，方能脱过。”山贼一听，哈哈笑道：“好先生，一辈子大事，为何叫有妨害呢？”老员外说道：“小女现在西间屋呢。”山贼答道：“岳父大人且请前边休息，明天再受双礼吧。您只管放心，我已告诉喽卒们，不许在村中骚扰。”老员外唯唯而退。山贼摸着瞎，将外屋门上好，进了西暗间，一摸床上没有人，听有呼声，山贼一摸椅子上也没有人，又顺呼声一摸，说道：“小姐在哪里？”欧阳爷这才惊醒。大义士举目观看山贼，品蓝壮帽，雪青大氅，手持折扇，叫道：“小姐！天气甚热！”摘下头巾向床上一坐，又叫道：“姑娘你在哪里？”欧阳爷遂将木鱼打了两下，山贼说道：“何必顿足？”一伸手奔欧阳爷而来。欧阳大义士一伸手将山贼发髻揪住，举拳便打。山贼说道：“小姐好大的力气。”原来山贼被色欲所迷，还以为是小姐呢，并不还手。打到三更多天，老员外在院中说道：“大师傅，你老人家不是念善缘经吗？”大义士说道：“我忘了念经啦，拳头来的快。”山贼一听大师傅，原来是和尚，这才用手抓欧阳大义士的脚腕子。大

义士说道：“你咬了我的脚指头啦，好小子，我必打你到天亮。”列位，欧阳爷是童子功，昼夜看一般远，又有金钟罩的工夫，山贼如何咬得动呢？大义士只打得山贼叫苦哀哉。大义士说道：“你要起了誓，从此不闹靳家堡，我就不打你了。”山贼说道：“我若再来抢亲，必棍打天灵盖而死。”欧阳爷说道：“你可起了誓啦，离头三尺有神明，你要再来，我便要你的命。”欧阳爷遂放开山贼，山贼光着头，狼狈之甚，拔开门闩，哈着腰出来，低声叫道：“岳父大人，这个和尚是哪里来的？”老员外说道：“他是自己来的，他说会念善缘经，谁想到他打开您啦，这可不是小老儿之过。二道门还有一个小老道呢。”此时已来到二道门切近，山贼说道：“我一会儿连那个老道都打死。”贾明在二道门蹲着呢，正听见，站起来往上一纵，抓住山贼发髻说道：“伙居道先打你一顿再说吧！”揪住便打，比大义士还狠十分。欧阳爷一听贾明暴打山贼，急走出新房来，将金头虎劝开。山贼狼狈出门，上马回山去了，暂且不提。

且说欧阳爷叫道：“老员外，我与伙居道要告辞啦。”老员外闻听道：“当家的，你老人家这一打他，他一会必然带领喽卒前来复仇。你老人家要一走，小老儿合家性命必难保全。”欧阳爷说道：“那我就管不着啦，我还老管闲事吗？”老员外说道：“你老人家要成全我就成全到底，千万您别走。”欧阳爷连连摇头。老员外一看和尚非走不可，遂央告伙居道。金头虎低声向员外说道：“这个和尚的脾气古怪，你别央求他，你骂他，叫他走，他就不走啦，他外号叫贱骨头。”老员外一听，心中暗说：“我真倒了运啦，什么事都碰上啦。俗所谓，是福不是祸，是祸脱不过。”老员外一顿足说道：“和尚！这是应该我满门俱灭，你老人家就请吧！”欧阳大义士说道：“我不走啦。你说话很在情理，然而你可得听我指挥，我叫你预备什

么，你便要预备什么。”老员外答道：“小老儿惟命是从，家败人亡，在所不惜。”欧阳爷说道：“花好总得绿叶衬着，你将联庄会齐妥，山贼来时，并不用他们打仗，就叫他们敲锣助威，每人腰间装些沙土，够的上山贼时，用土扬他们就行。”老员外点头，打发家人鸣锣聚众。乡勇一听说老员外要齐队打仗，莫不乐意，一时间将人齐集了二三百号，准备打仗。欧阳爷问道：“老员外，你有铡刀吗？”老员外说道：“有好几口呢。”欧阳爷说道：“你将大的、快的取过来几口，我挑选两口，伙居道一口，我一口，好与贼人打仗。”

再说三寨主逃回山内，见了三鼠，三鼠问道：“三寨主娶亲如何？”原来，刘士英误救了三鼠，不许三鼠归碧霞山，三鼠归了萧玉台。头天到萧玉台，第二天便是萧玉台的三寨主抢亲之日，三寨主由山里走后，三鼠还在山内静听佳音呢。等到三更多天，三寨主就回来啦。张德寿等迎接出来，一看三寨主袁豹在马上哈着腰，张德寿上前道：“三哥大喜。”袁豹说道：“丧气。”三鼠一愣，众人来到山上聚义厅，袁豹将被打之事，说了一遍。张德寿说：“此事应当如何呢？”袁豹道：“萧金台散会，你们赶到啦，大概我兄长也要来啦。我兄长有令，在本地不许抢夺，这顿打算白挨啦。”张德寿说道：“怎么着？山大王叫庄家老打啦，就算完事吗？我约我二位兄长帮你的忙，咱们此前去报仇雪恨！”读者问道，刘士英救的是闵家父子与三鼠，何以张德寿与三鼠同到萧玉台呢？列位，这段书的节目最热闹不过，说书的一张口，难说两家的话，不但此是疑问，飞蛇阵中的华清泉，六月十五日探阵殒命，尚且未暇表白呢，只表了一句华清泉此去犹如江水，一去不回头。且说张德寿见萧金台山破，先行逃出萧金台，够奔萧玉台。自己一人在路行走，非常寂寞，来到一个小树林中，他打算休息片刻再走，正

遇上三鼠。张德寿打树林中出来，口中叫说：“三位兄长，被获遭擒，何以至此？”三鼠见了张德寿，遂将被救后要与闵家父子同赴碧霞山，刘士英不能相容，我三人这才信步而行，来到此地，不想与兄长相遇，真是三生有幸，你我兄弟活该会聚。张德寿说道：“三位兄长言之差矣，何愁无有投奔？萧玉台离此不远，本山的三寨主与我是金兰之交，过命的交情，咱四人投奔那里，必然以礼相待。”三鼠这才偕同张德寿来到萧玉台。张德寿与三鼠到在萧玉台，交代清楚，仍表前文。

且说三寨主本来不打算复仇啦，恐怕兄长回来责罚。不怕当乡没好事，就怕当乡没有好人。张德寿在旁怂恿叫三寨主报仇，并约三鼠前去，崔通说道：“这种事我可不去，要是正大光明之事，为朋友赴汤投火，姓崔的不能落后，这种事情，临到大寨主回来，不但以咱们当坏人看待，就许不能容咱们。”张德寿道：“崔通你就是这样，拗别人心。你不去，我们去。”三寨主从新换好了衣服，扎绑停妥，叫喽卒取过泥金盘龙棍。萧玉台的大寨主素行仁义，二寨主浑浊猛愣，三寨主无所不为，这回大寨主、二寨主俱赴萧金台之会未回，可就无人管辖三寨主了。将喽卒齐集，下山奔靳家堡而来。张德寿对众喽卒说道：“到靳家焚烧任便，离靳家相隔半里地时，你们就高声喊叫，以张声势。”靳家堡的联庄会闻听山贼呐喊，便敲锣助威，红旗飘扬。袁豹一看，对张德寿说道：“靳老儿真要打仗，齐了队啦。”张德寿说道：“这是假的。”柳玉春握把鬼头刀，向前一闯。蛮子叫道：“伙居道迎敌！”金头虎说道：“不能含糊。”柳玉春见面前来了一个矧子，举刀便剁，贾明扔了铡刀，用镗铁杵急架相还，二人杀在一处。秦尤在一旁助威。欧阳大义士一手抱着铡刀，一手拉着老员外，恐怕老员外一跑，乡勇也跟着跑。欧阳爷遂信口开河说道：“天灵灵，地灵灵，韦驮

何在？”就听苇塘中一声呐喊：“吾神来也！”话到人到，蛮子打了一个冷战，说道：“要干。”书中代言，要真是韦驮来到，这蛮子先跑。

来者是谁呢？正是黄三太。您道黄三太何以至此呢？且听在下慢慢的讲来。塞北观音萧银龙因为贾明走道太慢，不是睡不醒就走不动，追拿五个犯人，有他是五人，没有他是四人，遂出了一个主意，给贾明二三百钱，叫贾明去买白糖，贾明正好贪小便宜，见萧银龙拿出二三百钱买白糖，至少也得赚他二百钱，买几十钱的白糖，就够大家喝的，别说是萧银龙一个人喝。傻小子托着二百钱走后，萧银龙叫道：“蒋五叔！您老嫌金头虎走得慢，您看看我这个法子好不好？这回咱们追贼，走道就没有坠腿的啦。”蒋五爷道：“恐他离开咱，惹祸吃苦啦，可怎么办呢？”萧银龙说道：“五叔，您老不必忧虑别的，他跟着咱一块走，他故意的装傻充愣，他是假装傻。他们大闹台湾的时候，他大清早晨在我们门口拉屎，我出来一问他，他跟我浑横不说理，我们就动了手啦。正在打得难解难分之时，我父亲打里面出来啦，一问他因为什么，他当时就不浑横啦，他说我在门前出恭，他拦我，因这个打起来的。当时我父亲申斥我一顿。您不用多想，他绝不叫他自己吃苦啦。”大家怂恿蒋五爷快走，不叫等候金头虎。蒋五爷无法，遂带领黄三太等向前行走，为的是访察五个犯人之事。原来蒋五爷等人倒走到贾明后头啦，贾明走的是小路。众人来到靳家堡，天色尚早，有心再向前走，一打听再向前走赶不上站头啦，大家在萧金台累得很乏，也不愿意走啦，遂在靳家堡打尖。大众吃着饭，就听店小二说道：“你们快点吃，要吃慢了，这顿饭就许吃不痛快。”蒋五爷问道：“怎么一回事呢？”店小二说道：“我们靳家堡有一家大财主，人称靳善人，冬舍棉衣，夏施单衣，六

月炎热的天舍暑汤，可称得起为善之家。靳员外有一位千金小姐，长得姿容秀美，前天去姨家串亲，天气炎热，轿子打起车帘来啦，被此地萧玉台的山大王看见啦，留下定礼，今天晚晌，在靳员外家合卺，靳员外一家都要自尽。忽然来了一个和尚，是个蛮子，说是会念善缘经，小姐是红鸾星照命，要搭救靳家满门。靳员外是有病乱投医，就将和尚让到书房，给和尚开了一桌上等宴菜席。和尚吃半截饭，又去了一个伙居道，找和尚要玲珑塔，说和尚由打庙里出来，将宝塔偷出来耍钱卖了，和尚遂将伙居道叫至里边书房，二人坐在一块大吃一回。你想想那有会念善缘经，渡化山大王事的道理？一会山大王们来了，必然一场恶战。这个和尚可真有点来历，将靳员外门前的上马石，双手一拢，扔出多远去。靳员外也齐集乡勇给和尚助威。你想想，你要吃半截儿饭，山大王带领着喽卒由大街一走，街面还会不乱了吗？”五爷与三太等听到此处，俱都心中明白，不是欧阳大义士，便是欧阳二义士。伙居道是傻小子，因为也来到靳家堡，腰里没有钱，与欧阳叔父爷儿俩蒙吃蒙喝去了。不表大众心中思索，蒋五爷对三太道：“三太贤侄，咱们吃完了饭，落太阳的时候，咱到庄子外边找一个僻静之所，将身形一藏，山贼先来迎娶，必不能多带人，准得被欧阳爷与贾明打跑，再返回来准是一场恶战。咱们看欧阳爷与贾明要打得了山贼更好啦；如果要打不了的时候，咱们再出来帮忙。”大家闻听俱各称善。吃完饭天也就黑啦，遂出离饭馆，够奔村庄以外，恰巧迎面正是苇塘子，一打听上萧玉台的道路正是此处，爷儿六个藏在苇塘子内。工夫不大，果然山贼抬着小轿过去，至二更来天，只见山贼骑着马，轿也没抬回来，大众就知道必然被欧阳爷与贾明二位打回来啦，一会必然齐队前来报仇。工夫不大，果然听村中一棒锣鸣，聚齐乡勇，来到村子北门外，净候

山贼交锋。只见大义士抱着铡刀，贾明一手提着铡刀，一手提着镗铁杵。柳玉春与贾明战到三十余合，秦尤握刀助战，大义士乃是信口开河，果然树林子中出来一位韦驮。

欧阳爷一看，并不是韦驮，原来是黄三太。大义士暗想：“黄三太向来不单走，苇塘中必然还有别位。”大义士遂叫道：“天灵灵，地灵灵，谁恶谁来，飞天白玉虎何在？”只听苇塘中一声呐喊：“飞天玉虎来也！”手擎亮银盘龙棍，哗啦一声由苇塘里纵出来。袁豹见秦尤与柳玉春都为自己拼命，苇塘中又出来一个少年，手擎亮银盘龙棍，气势汹汹，自己倘若不动手，那还对得住朋友吗？三寨主思索至此，跳下马来，与蒋五爷正打照面。他一看蒋五爷这条棍，比他那条棍粗一半儿，他以为蒋五爷那条棍是假的呢。要不然就凭蒋五爷的长相，犹如白面书生一般，焉能使得动那样的棍？他这一认为蒋五爷是假棍不要紧，他可就中誓了。蒋五爷举棍照定三寨主袁豹头上就是一棍。三寨主并不介意，双手托棍向上一挡，你道三寨主哪里挡得住呢？被蒋五爷一棍砸得胳膊向下一塌，亮银盘龙棍的头，正打在天灵盖之上，砸得脑浆迸裂。金头虎与柳玉春动手，黄三太与秦尤动手，张德寿暗中指挥喽卒，分三路进村，放火焚烧民宅，以乱乡勇之心。欧阳大义士指挥张茂龙等分头去赶杀喽卒。蒋五爷由苇丛中纵出来之后，萧银龙、张茂龙、李煜等也都出来啦，前去抵敌喽卒。欧阳大义士提着大铡刀喊道：“大元帅压住阵角！你们爷儿几个要奋勇去杀！”柳玉春见三寨主一死，他在萧金台知道蒋五爷的猛勇，心中一害怕，招法一乱，几乎叫金头虎贾明的杵将刀磕飞，虚砍一刀，败下去了。秦尤也被黄三太战败。张德寿趁乱早由苇塘东面，绕奔庄中去了。列位，张德寿乃是色中饿鬼，他打算到靳宅先奸淫小姐，然后杀他的全家。也是事逢恰巧，张德寿正向村中走着，迎头

来了一辆敞车，正是小姐与婆子。张德寿一看姑娘的容颜，与贼人所说相符，遂上前将车劫住，赶车的抛了鞭子就跑，婆子打车后边下来也跑啦。姑娘一见事情不妙，下车奔北面跑去，在沙土地中逃跑。姑娘跑三步，倒摔两个跤，张德寿看着又好看又好笑，心中暗道：“我看你跑到哪里去？你无论如何也逃不出我张德寿之手去。”姑娘跑到一个沙土坡，累得气喘吁吁，趴伏就地，不能站起。淫贼张德寿哈哈一笑，说道：“姑娘你怎么不跑啦？”走向姑娘近前，右手托姑娘粉颈，左手托姑娘腰部，打算将姑娘托到前面小树林中，行其兽欲。正在此时，就听有人喊道：“淫贼休要无礼，你的报应到了！”淫贼张德寿闻听，心中暗道：“不好。”就觉着脖子后头有金风声音。淫贼赶紧一伏腰，一只镖嗖的一声，打淫贼头顶上过去，打在沙土地内。恶贼回头问道：“什么人？”萧银龙答道：“塞北观音萧银龙。”恶贼吓得颜色更变，回头就跑。姑娘说道：“好汉爷救命吧。”萧银龙说道：“姑娘不要害怕，婆子现在跑出不远，待我将他唤回，姑娘赶紧回家吧。我们是保镖的，有我们在此，决没有差错。”语毕，萧银龙将婆子唤回，赶车的早看见淫贼吓跑啦，已经将车赶到小姐面前，婆子搀扶小姐上了车，仍然回奔庄中。萧银龙在车后保护，由打东村口进了村庄，不走大道，由胡同穿过去，来到靳宅门前，姑娘下了车，走入上房。老安人问道：“姑娘为何去而复返？”原来，姑娘是打算去姨母家避难，恐怕和尚不是群贼敌手，陷了村庄，故此坐车逃走。若不是萧银龙早来到靳家，暗中保护，姑娘不但脱不了祸，反倒自找其祸了。萧银龙见大众与贼人交手，就暗问乡勇说：“这就是靳宅吗？”也是萧银龙聪明，暗中保护，不然大义士都算栽了筋斗了。姑娘回家将被救之事告诉了老安人，老安人打发人将萧银龙请到上房，向萧银龙道谢。萧银龙答道：

“老太太不要道谢，我们是保镖的，专打抱不平之事。有我们在此，决无差错。”再说众贼人被五爷等追杀得东奔西逃，大义士喊道：“喽卒们听真！你们要不跑，我们就不追你们啦；你们若是跑，跑到山里，也是要你们的命。”又叫道：“伯芳！不要追他们，叫他们都站住，我有话说。”喽卒们在前头跑，后边五爷亮银盘龙棍一扫就倒下三四个，眼看着都跑不动了，这时一听欧阳爷说叫站住，就不追啦，喽卒们俱各站住身形，爬在地下磕头。欧阳大义士说道：“你们是认打认罚呢？不要给我磕头啦。”喽卒们说道：“愿凭大师傅吩咐。”欧阳爷说道：“也没有什么难问题，你们将萧玉台的死尸就此埋了，受伤的抬回山去，就算完事。”喽卒们俱各愿意。欧阳大义士叫道：“靳老员外！你叫庄兵将喽卒们的家伙俱收拾起来，以后庄兵就有兵刃了。”喽卒们将死尸埋了，受伤的抬回山去。靳员外将镖行之人让到靳宅外书房内落座，欧阳爷与萧银龙一见面，欧阳爷眼珠一转，骂道：“小王八羔子，你卖我一招儿，我打幌子你卖酒，你早就来保护宅院来啦，对不对？小王八羔子。”银龙闻听，笑道：“大叔您想，众人都在村内外与贼交手，倘若贼人进了靳宅，靳老员外合家岂不是甘受其苦吗？”萧银龙并将搭救姑娘之事，说了一遍。靳老员外千恩万谢。欧阳大义士说道：“虽然暂时将贼人打跑啦，倘若我们走后，他们再来，靳家堡仍然是受其涂炭。”老员外说道：“这便如何是好呢？求你老人家救人救到底，小老儿没齿难忘。”语毕，就要磕头行礼。欧阳大义士说道：“老员外不要如此，我们镖行向来扶危济困。萧玉台距此甚近，别等他们来，我们去将山平了，从此给靳家堡除去永久之害。”欧阳大义士遂又对蒋五爷等问道：“今夜咱们先去人探山，谁愿意去？”大伙俱各无语。萧银龙说道：“咱们听天由命，写几张阄儿，咱们大家抓阄，一

个探山，五个白纸条，谁抓着探山的条儿，谁就前往探山去，不许推诿。欧阳大叔，蒋五叔，众位兄长以为如何？”欧阳大勇士与蒋五爷、黄三太等俱各赞成。萧银龙遂作成了阉儿，金头虎一伸手先抢一个，张茂龙抢了一个，其余众人陆续全都抓去，各人打开一看，全都是探山。列位俱都明白，萧银龙闹鬼，全都说：“我这个是白条。”金头虎一翻母狗眼说道：“我探山去，我这个阉儿有字。”张茂龙也先说出来啦：“我这个阉是探山二字。好吧。”遂叫道：“贾明咱俩探山吧！”靳老员外打发家人给众人打了净面水，沏了茶，预备酒席，吃喝完毕，金头虎与张茂龙二人探山去了。

列位，萧玉台的大寨主赴萧金台之会完毕，已经回山，喽卒们将此事告诉了大寨主，大寨主坐在聚义厅金交椅上，将众寨主及三鼠，俱都请到聚义厅。大寨主说道：“方才我一进山，便听喽卒们报告，三寨主不知自爱，破坏山规，带领喽卒去靳家堡抢靳老员外之女，遇见镖行之人，三寨主被蒋伯芳亮银盘龙棍打死，喽卒死伤尚不知若干。这都是我不能教弟，致使我三弟遭此惨死。但是我也有个耳闻，因为有无知朋友怂恿，叫三寨主前去抢亲，若不是被无知的朋友所助，大概也不至于有此凶事。但是我不能报仇。”大家正在商议此事，张德寿一拉秦尤的衣服，秦尤会意，二人到西寨子门，张德寿一敲门，出来一位穿白的妇人，启扉说道：“张大哥你来啦。”秦尤一看这位女子说话气派不正，回头就走。妇人问道：“这是谁呀？”张德寿说道：“这就是两次入皇宫内院的秦尤。”语毕，张德寿也转身形，跟在秦尤之后，出离内寨。张德寿本意叫秦尤到后寨坐一会，与此妇人谈谈。秦尤向来不贪女色，张德寿没有法子，只得随着秦尤到前寨聚义厅。这时，张茂龙与金头虎二人探完了前寨，二人也来到了后寨，蹿上房去，张茂龙用珍珠

倒卷帘的工夫，探下身形，向屋中观看。金头虎肚子大，珍珠倒卷帘他挂不住，由打房上纵到院中，往屋中观看，就见妇人自己躺在屋中说道：“姓袁的，你一妻三妾，还不知足，你还要抢人家儿女。你可死啦，我年轻的可不能守着。”金头虎在窗户外面说道：“守不了就嫁人啊。”女子闻听，吃了一惊，遂问道：“外面什么人？”金头虎答道：“是我，你出来罢。”女子遂将屋内灯火熄灭，由打墙上摘下柳叶尖刀，遂向门外一纵，来到金头虎近前，问道：“你是干什么的？”贾明说道：“我是拿贼的。”女子举刀就剁，金头虎并不躲闪，用头迎刀，咯当一声，脑皮上一道白印。女子又用刀扎贾明面部，贾明说道：“女贼你得理不让人，我也有家伙。”说着话由背后撒出一字镗铁杵，接架相还。金头虎喊道：“留神你的刀，磕上就得飞。”女贼一看傻小子杵法精奇，用刀是赢不了他啦，女贼思索至此，遂由袄袖中掏出一物，形同手帕，照定贾明脸上一晃，贾明打了一个嚏喷，两眼发直。张茂龙看的真切，女贼将金头虎熏倒，就要用刀对准金头虎眼睛上扎，张茂龙遂大喊一声，纵下房来。女贼一看，这位长得真好，亚赛潘安、宋玉之美，女贼不由己的一动心，遂问道：“你是什么人？”张茂龙答道：“大丈夫行不更名，坐不改姓，我姓张名叫茂龙，号称凤凰张七的便是。”女贼道：“这位张义士，既然深夜偷进内寨，必然有原故。”张茂龙说道：“实不相瞒，我乃是镖行人，由此路过，来到此处看看。”妇人说道：“你要有情有义，你就别走啦，就在我这里住着罢。”张茂龙说道：“你胡说！”一抖十三节链子锤，口中叫道：“淫妇看锤罢！”女贼接架相迎，二人战二十余个回合，未分胜败。女贼向外一纵，撒出身形，由腰间掏出迷魂帕，说道：“你不应也不行。”女贼手中拿着一条绢帕，张茂龙一看，心中暗道：“此事要坏。”方要用手

按鼻子，哪知道手帕已到面前啦，女贼一抖迷魂帕，将张茂龙薰过去了。女贼叫过老妈子，说道：“你们把那个半死不活的，给我捆上。”婆子将贾明捆好，女贼将张茂龙也捆好啦，提到屋中，将张七爷放在床上，用解药与张七爷鼻子上一吹。工夫不大，张七爷长叹一口气，这才缓醒过来，抬头一看，自己说声：“不好！我怎么来到人家屋中？”妇人转身进了套间。这时婆子多事，也给贾明把绑绳解开啦，用解药给贾明一闻，贾明也缓醒过来。张茂龙一看妇人进了套间，张茂龙一看后墙有一个窗户，张七爷将后窗户踢开逃走，贾明也随在背后纵出，张茂龙就觉着头晕。正在此时，就听有脚步的声音。张茂龙躲闪不及，进了一间空屋子，一看屋中无人，一张藤子床，张七爷遂钻在藤床底下隐藏。贾明一看有人前来，将身形一伏，爬在墙角底下。就见此人手擎双锤，奔女贼屋中而来，用锤一敲门，厉声喊道：“淫妇！还不出来受死。”女贼迎将出来，口中说道：“哟，您是大伯子，您兄弟已死，我不能守寡，您管不着弟妇之事。”原来来者非是别人，乃是萧玉台的大寨主袁龙，袁豹的胞兄。有一个老喽卒报告袁龙，袁龙一听，心中大怒，提着双锤来到后院，要将女贼结果性命，不想被淫妇用迷魂帕迷住。妇人将袁龙迷住之后，奔后花园仍追张茂龙而去。

列位，张茂龙进去的这间屋子，乃是萧玉台的女眷沐浴房。张茂龙方才进了沐浴房，正赶上婆子、丫环同袁龙的妹子进了沐浴房。婆子、丫环将水打好，退到外面去了，张茂龙在床底下，心中暗道：“这可怎么办？怎么这样巧呢？”此时张茂龙趴伏在床底下，纹丝儿也不敢动，大气也不敢喘，静等着姑娘洗完了澡再出去。哪知道女贼眼快，张茂龙奔沐浴房之时，女贼早已看见，故此将袁龙用迷魂帕迷过去之后，直奔沐浴房而来。来到浴房一看，房门紧闭，女贼用刀柄一敲门，口中叫道：

“凤凰你快出来，咱们是一点事也没有；你若是不痛快的出来，再要被我捉住，休想活命！”女贼说至此处，屋中的姑娘叫了一声：“嫂子！您这是干什么？您不知道您妹子在屋中沐浴吗？什么凤凰孔雀的。”女淫贼在外边一听，乃是自己小姑子的口音，心中明知道张茂龙进了沐浴房，此时但听小姑子的声音，未听张茂龙答言，女贼怒道：“妹子！你别跟我装傻啦，快快把张茂龙与我放出来，咱们万事皆休；如其不然，我把门砸开，你们可就丑啦！”姑娘一听，更莫明其妙了，叫道：“嫂子，您别是疯了吧！”女贼说道：“你们这宗人，平常专讲究九烈三贞，满嘴的忠孝节义，我煮熟了的鸭子，还能够给你吃吗？”姑娘在屋中闻听，愈糊涂了，气得浑身直打战。张茂龙在藤床底下，暗暗替姑娘难过，心中说道：“这位姑娘够多冤哪。我张茂龙要是看见姑娘一眼，叫我不得善终。本来男女授受不亲，古有明训。这个下贱的妇人，如果要是将门砸开进来，将我堵住，这位姑娘决不能活。简直是有口难分辩，明明的打床底下拉出一个男子来，这可怎么办呢？”张茂龙心想至此，不由得暗恨贾明：“这都是贾明一个人惹的祸，那下贱淫妇在屋中自己捣鬼，可有你的什么事？这一来不要紧，活活的要了这位姑娘的命啦。”此时淫妇在外面叫门更急，姑娘将衣服已经穿好底衣，披上褂子，方要缠足，外面大寨主与贾明又来啦。大寨主袁龙叫道：“下贱的淫妇！还不过来受死，在此何为？”女贼回头笑道：“姓袁的，你别不要脸啦，奶奶是有死的有嫁的，准名正言顺。你们家未出阁的大姑娘，将张茂龙关在屋中，我招呼他们，还在屋中装好人呢。你先把把你妹子教训好了，之后再管别人吧。别装傻啦，十七八岁的大姑娘偷汉子，给姓袁的把脸都露足啦。奶奶的事你干预不着，先教训教训你那九烈三贞的妹子吧。”女贼又用手向屋中指道：“凤凰在屋中半天啦，

你要教你妹子给你将门开开，那算你是人物字号。别不要脸啦。”语毕，向袁龙冷笑两声，说道：“奶奶走了！”纵身形上房，一道白影，忽然而灭，女淫贼出离萧玉台去了。

且说大寨主一听女淫贼之言，只气得三尸神暴跳，五陵豪气腾空，双锤连砸几下，叭叭叭山响，向屋中唾了一口，说道：“妹妹，母亲临危的时候，叫为兄我好好看待你，嗣后有了相当的人家，给你匹配。我哥哥待你那一点不好？你今不顾廉耻，败坏我的门风。你还不将门开放，等待何时？”姑娘在屋中一听，袁龙在外面说出屋中有人之话，这位姑娘下了藤床说道：“我进来的时候，是婆子与丫环同我来的，屋中若是有人，婆子丫环必然知晓。我将门开放，屋中若是有人，那就是小妹败坏门风；屋中若是没有人，那下贱的嫂嫂与兄长应当如何？”语毕，走到门前，双手一提门闩。此时张茂龙正在床底下，心中暗说：“若将我搜出来，姑娘闹一个有口难分辩。”未等姑娘把门闩拔下来，张茂龙由打床底下钻出来，踹开后窗户而逃。袁龙在外面已经听见，姑娘此时将门也开开啦，姑娘站在就地，犹如木雕泥塑一般。袁龙喝道：“妹妹你还有何言？你说屋中没有人，谁将那个后窗户踹开的？你败坏我的家风，尚有何颜活在人世？还不与我自想主意？如其不然，我必然用双锤将你砸死！”姑娘闻听此言，遂说道：“事已至此，兄长不要着急，小妹自有主意，也不用兄长动手。”姑娘说着话，泪如雨下。婆子丫环过来俱都劝解，遂说道：“我小姐请回上房。”婆子丫环将姑娘搀到内寨上屋房中，姑娘对婆子说道：“自从我父母去世，我与那下贱的三嫂子一语全无，恐怕那下贱妇人心怀歹意，我可也并不管他的事。因为他，我与我三哥都少说了好些个话。他一人败坏了我们袁家的门风，如今他还用计害我，污辱我的名节。我一死算什么，我的名声谁能给我洗清了？进

那沐浴房之时，婆子妈妈给我打的水，然后我将婆子打发出去，屋中连一点动静都没有，谁想到床底下有人呢？这必是那下贱的妇人，预先在沐浴房藏下男子，净等我沐浴之时，他好堵门喊叫。他明知道我大哥脾气不好，决不能容其分辩，好害我一死。我死之后，我必化为厉鬼，活活将那下贱淫妇捉去！想不到我的大哥，竟不想想我平常的行为如何，那贱妇平常行为如何，竟听那淫妇一面之词，非逼我一死不可。我死之后，哥哥你可对的起泉下的双亲？父母临死的时候，怎样托附于你？教你照看我苦命的妹子，想不到你这苦命的妹子，死得冤屈还不算，还得落一个不洁之名！”姑娘说至此处，站起身形，由墙上摘下柳叶尖刀，照定自己颈就要一抹。列位，方才姑娘在屋中述说的那些话，袁龙在外面俱都听见，袁龙一看姑娘要行短见，赶紧跑到屋中，一把刀柄抓住，叫道：“妹妹且慢！兄长自有道理。现在咱们后寨有一位守备，原是一位明如镜的清官，咱们请他判断此案，他要说妹妹是冤屈，自然就是那贱妇的过处了。妹妹千万不要行了拙志，为兄怎对得起父母于地下？”袁龙说罢，遂对那婆子们说道：“你们千万好好看护你家姑娘，不要叫你家姑娘寻死。”袁龙说着话，由打上房屋中出来，工夫不大，来到西跨院中，贾明正在那里大声喊呢：“为这一个凤凰，闹出多大的事来？人家姑娘在屋中洗澡，你为什么往屋子里跑？姑娘才冤哪！袁寨主少才无志，不问青红皂白，就要逼姑娘死。可惜这个哥哥，叫他怎么当来着？凤凰也不是跑那去啦？你倒回来，说明白，不就完了。”

原来，淫妇将袁龙薰过去后，被金头虎所救。女贼放张茂龙，然后又进那套间去了，那乃是藏张茂龙的链子锤。女淫贼是被色所迷，进套间的时候，将解药与迷魂药俱都搁在外间屋啦，被金头虎偷到手中。金头虎将大寨主解救过来，大寨主问

他是何人，金头虎说道：“我是官人。”袁龙问道：“你是什么官人？”金头虎说道：“我是手心。对不对。”又一翻手说道：“我是手背。”袁龙本来是猛汉，哪懂得手心手背？遂信以为真，故此时想起西寨中有手背大老爷，叫手背大老爷给断案。列位，贾明向来是坏事包，惟独这次贾明做了一件好事，金头虎顺水行舟，将袁姑娘与张茂龙成全了一段姻缘。贾明在西寨这一喊张茂龙，张茂龙本来没敢跑，恐怕出人命，张茂龙遂返回西寨。金头虎叫道：“袁寨主，你看看张茂龙面盘怎样？”袁龙点头，金头虎叫道：“张茂龙，咱俩咬咬耳朵，张茂龙你附耳遇来。”张茂龙说道：“有话你就说吧。”傻英雄低声说道：“张茂龙你是认打认罚？”张茂龙问道：“认打怎样？认罚怎样？”金头虎说道：“认打姑娘跟你打官司，认罚将姑娘许配于你。你无故的进女沐浴房，应当何罪？”张茂龙说道：“适逢其会。我爬在床底下，连头都没敢抬。”金头说道：“人家知道你连头都没抬吗？”张茂龙说道：“自有神知。”贾明又说道：“你不要推诿，你没听胜三大爷说过？萧金台八大名山，就是萧凤台名誉不好，其余都是好朋友。你看姑娘有多么好啊，你要不从，这就有人命；你要从了，袁寨主与姑娘还能帮忙捉拿三鼠。若将三鼠拿住，咱们多露脸呀？”张茂龙欲待不从，又怕真出人命，万般无奈说道：“此事我师傅不在场，谁敢作主？”贾明说道：“都有我呢。”袁龙说道：“大老爷为媒，咱们是名正言顺，必须拿过点定礼来。”贾明说道：“那是自然，张茂龙左胳膊上有一只翠镯子。”说着话，金头虎一伸手，打张茂龙胳膊上摘下来，递给了袁龙。袁寨主接过镯子，递给姑娘，姑娘未接，婆子伸手接过，放在桌上。金头虎说道：“你们得谢谢媒人，我好喝你们的冬瓜汤呀。”袁龙说道：“谢谢大老爷。”张茂龙说道：“什么大老爷？”袁龙说道：“守

备老爷。”张茂龙说道：“别糟改啦，有他这样作官的？”贾明说道：“我说得明白，我是手背，袁寨主拿我当官啦。你看看作官的有我这样的脑袋吗？”袁龙问道：“你们果是什么人？”贾明说道：“你眼真拙，萧金台赴会，您不认得我吗？我叫金头虎贾明，我们是镖行之人，前来捉拿太仓三鼠来了。”袁龙说道：“原来是镖行之人，我倒愿意了。若是官人，我实在高攀不起。”贾明又说道：“张茂龙是我表兄，咱这就是藕断丝连的亲戚。我做这个媒，我三大爷将来要责备我，为何与山大王结亲？叫我无言可对。您简直也弃暗投明吧，在镖行做一分事情，当山大王哪有好下场呢？”袁龙说道：“我不得其门呀。”贾明说道：“现在就有好机会。三寨主之死，都因为三鼠给出主意抢亲，现在三鼠在聚义厅，你们哥俩帮着咱们捉拿三鼠，张茂龙也可以得个前程，您就作为与镖行见面之礼。”袁寨主闻听点头答应，由打淫妇套间将张茂龙、贾明的家伙取来，袁龙在前，姑娘在后，贾明第三，张茂龙第四，男女四位够奔聚义厅。一进聚义厅，大众一乱，袁龙说道：“众位别乱，太仓三鼠何在？”大伙一看，本山的寨主一位不少，惟独没有太仓三鼠。喽卒报道：“三鼠已走多时，言说一会就回来。”贾明说道：“三鼠远遁了，追也来不及啦，袁寨主就办理本山之事吧。”袁龙遂对大众将弃暗投明之话，说了一遍，要将本山的金银均分，大家一散，放火焚山，大伙俱各愿意。贾明说道：“我们还没吃饭呢？”袁龙说道：“咱们就在聚义厅摆酒。”工夫不大，将酒摆好，大家吃酒谈心。袁龙对贾明、张茂龙说道：“三日之内，我将散山事办完，然后我投镖行。胜爷若收留则收留；若不收留，我也回归故里。”贾明说道：“我三大爷礼贤下士，屈己从人，没有不收留之礼。”将饭吃完，贾明、张茂龙下山，袁龙大众送出萧玉台。贾明、张茂龙回归靳家堡，

方一进村口，正遇黄三太等在村口迎接。此时天光已然大亮，金头虎将萧玉台散山、张茂龙说亲之事，对黄三太说了一遍，黄三太半信半疑。天到晌午，见萧玉台大火冲天，蒋五爷、欧阳爷众人这才认为事实。欧阳爷等大众就此告辞起身，回归镖局子。靳员外给八位老少英雄预备上等酒席，八位老少英雄吃喝完毕，告辞起身，靳员外用茶盘由打内宅端出不少金银作为谢礼，欧阳辞之不受。靳家堡合村之人俱都送行。爷儿几位回归镖局子，见了聋哑仙师，聋哑仙师说道：“你们大伙休息一二日，仍分头去访贼人的下落，便中再访胜爷现在何处。”众人俱各应允，分头出发不在话下。

且说三鼠自萧玉台逃走，崔通说道：“碧霞山刘寨主与我父是联盟，咱们莫若逃奔碧霞山，必能收留。如不能收留，咱再远走高飞。”三鼠遂与张德寿逃奔碧霞山，刘士英本来不愿收留，老道七星真人劝刘士英，叫刘士英收留，刘士英无法，这才将三鼠与张德寿收留。林士佩等怂恿刘爷假扮无目先生，将胜爷引在鹰愁涧，欧阳大义士镖行送信，蒋五爷、黄三太等到碧霞山报仇，大义士、二义士邂逅于碧霞山内寨，捉拿秦尤，放在刘士英面前，刘士英与胜爷言归于好。

大众一听欧氏弟兄言说秦尤行为，两造英雄俱都忿怒，要亮家伙乱刃分尸。金头虎大声骂道：“谁要不刹秦尤，谁不是人！”胜爷嗔道：“谁要刹秦尤一刀，谁打盗灯的官司。”大众一见胜爷拦阻，俱都诺诺而退。胜爷这一拦阻大众，恼怒了年过古稀的老剑客，老剑客对胜爷说道：“我隐姓埋名三十余载，为你的事，我出头露面，给你解围多少次？你是慈心生祸患，这样下贱之辈，留他何用，从此我不管你的事了！”镇三山夏侯商元一搂大脑袋，向东走下去了。胜三爷一把没揪住，老剑客踪迹不见。欧阳二位弟兄说道：“咱拿贼，胜三哥作好

人，咱们作恶人，咱们从今后也不管胜三哥之事了。”二人语毕，也奔东方而去。胜三爷一飘银鬃，泪如雨下。遂叫道：“秦尤小冤家，我为你得罪万金不换的朋友。”胜爷又对众人说道：“我并不是要放秦尤，如果要将他剁了，谁去打二人皇宫内院盗灯的官司？我之本意，叫秦尤打盗灯的正犯，令亲去一位打帮犯，名正言顺，有何不可？”大众这才明白胜爷之意，俱都心平气和。胜爷说道：“将闵家父子足下绑绳打开，两人扶着一个回聚义厅。”金头虎扛着秦尤，大众这才够奔聚义厅。胜爷的人都归东廊下，将秦尤也放在东廊下，闵家父子倒捆二背，在聚义厅当中而站。胜爷叫刘士英落座，刘士英说道：“既蒙释放，焉敢与明公同座？”让之再再，刘家父子与众寨主俱都站在西面。胜爷道：“秦尤打正犯。闵家父子打帮犯，去一位。放哪一个？刘寨主作主。”闵士琼是绿林人物，要说叫爷俩都去打官司，刷了他他也不能含糊。胜爷这一说放一个，闵士琼心中暗道：“胜爷真是以德待人，我父子不识人，致有今日。”闵士琼思索至此，跪在聚义厅当中，口中叫道：“胜老明公，从前之事，一笔勾销。我闵某有眼无珠，致有今日。如此请老恩公放了犬子。我年迈之人，还能活上几年？”大山寨主见他父亲跪下，他才跪在他父亲背后说道：“胜老达官，您真是好人，我这才知道。您将我父亲放了吧，我出了红差，也不忘您的大恩大德。”到此时父不忍舍子，子不忍舍父，爷儿俩全愿意去打官司，父子之情由衷所发，谁也不忍舍谁。胜爷此时心如刀搅，叫道：“刘寨主，经由佛口出，您问问他父子，倒是哪位去打官司？”刘士英叫道：“姐夫！别叫三爷为难，你父子谁去打官司？”闵士琼道：“你外甥才二十八岁，我已残年之人，岂能叫儿子去呢？”闵德润说道：“舅父，我兄弟在萧金台被放，我再从碧霞山一走，哥俩偷生畏死，叫白发苍苍的

老父行刑，这样岂不叫人笑骂？您恳求胜老达官，还是我去打官司，这并不是口是心非，我是非去打官司不可。”胜爷一看他父子的情形，真是伤心落泪。胜爷心中暗道：“无故的我给官家拿贼，贼人也是一家老少，谁肯骨肉分离呢？”胜爷思索至此，口中叫道：“三太、香五！你二人将闵家父子绑绳打开，俱都释放。如其交不了差，秦尤的正犯，我的窝犯。”刘士英说道：“岂有此理？没有办案的替犯人打官司哪。你们父子不要这样，如其不然，我父子五人，替你父子去一个打官司。”正在此时，把守山口的喽卒前来报道：“外面来了一个年轻之人，将把山的喽卒打得头破血出。”这个报事的喽卒话未说完，小英雄手执判官双笔，已经来到聚义厅，众人一看，正是塞北观音萧银龙，判官双笔一分说道：“那一个害了我的胜三伯父？我前来索命。”胜爷叫道：“银龙！不要如此，赶紧收起家伙。我给你介绍一位朋友。”胜爷遂手指刘士英说道：“这位是闭眼神佛刘士英，乃是碧霞山总瓢把子。”又用手指萧银龙，对刘士英说道：“这位是我盟侄，名叫赛北观音萧银龙。”二人各施一礼。银龙叫道：“胜三大爷！您可吓死小侄男了。我听说你老人家命丧鹰愁涧，小侄男星夜前来报仇。”胜爷说道：“现在犯人俱拿住，打算叫一位去打官司，父不舍子，子不舍父，如何是好呢？”银龙说道：“这有何难？”遂叫道：“刘寨主！您山中可有清静所在？此事不难解决。”刘士英说道：“西跨院有书房，请小侠客西跨院谈话吧。”刘士英在前，胜爷在后，银龙在胜爷之后，进了西跨院书房，刘士英叫喽卒给小英雄打了净面水，小英雄拂尘净面已毕，落座吃茶。银龙叫道：“刘老寨主！此事他父子俱都在场，焉能解决？禽兽尚有情义，何况人乎？故此他父子互相争去打官司。此事经打佛口出，就在您一句话。因为在萧金台，是您救的他父子，要没有

您救他父子，也就没有这场是非了。按理说闵老寨主是年迈之人，决不能叫老寨主去打这样有去无还的官司。先将老寨主释放，将老寨主请在无人之处，您与老寨主相商，叫德润打这场官司。您是高明人，不知您以为如何？”刘士英点头，打发老喽卒叫四子过来，与萧银龙介绍完毕，刘士英叫道：“金祥、银祥、福祥、禄祥，咱七个人同到聚义厅，你四人将你姑夫绑绳解开，就说姑父您要愿打官司也不难，先将您请到后寨，与我父子相商，如您非去不可，就套车送您去。”说着话，将老寨主解开绑绳。老寨主闵士琼不走，对刘士英说道：“这分明是要将我调开，叫你大外甥去打官司，那焉得能够？我是七十多岁之人了，你大外甥才二十八岁，焉能叫你大外甥前去挨刀呢？”刘士英说道：“您要非去打官司不可，咱们到后寨商议，这也不算解决。”遂叫道：“金祥、银祥、福祥、禄祥，你四人赶紧搀起你姑父去到后寨。”这哥四个一搀闵士琼，不容分说，搀起就走，闵士琼用平生的膂力使千斤坠，无奈四位年轻人正在血气方刚之时，闵士琼那能争得过四个人呢？搀起来就走。闵士琼说道：“不要如此，我走就是啦，容我与你表兄说上几句话。”刘士英叫道：“金祥，叫你姑父与你表兄将话说完，再走不迟。”刘家四子向左右一分，闵士琼叫道：“德润，为父与你永别了。你在路上可不许闹出别的情形来，到北京也不许私自逃走。胜老达官与咱们并没有仇隙，全是咱们自找其祸。”德润答道：“父亲，你老人家不用多嘱，孩儿视死如归，早就将死生置之度外了。你老人家不要哭哭啼啼，叫别位看着咱们爷们死不起。孩儿谨遵你老人家之命。”语毕，刘家四子将闵老寨主搀起就走，闵士琼一出聚义厅，放声大哭。列位，世上最难的事，就是生离死别，闵士琼焉能不哭呢？不言闵士琼上后寨去了，且说萧银龙在闵德润背后，一拍闵德润

肩头说道：“少寨主，将你父亲放了，你前去打官司，冤不冤？”

闵德润说道：“我去打官司，我是心服口服。胜老明公恩放我二弟，又放了我父亲，我死在九泉之下，也感胜老达官之大恩大德。胜老达官请上，受我闵德润一拜。”语毕，以头触地，磕了三个头。前文书表的明白，闵家父子俱都在聚义厅前跪着呢，要不然萧银龙拍不着闵德润的肩头。闵德润说道：“你老人家不但饶恕我们父子，并且还放了我舅父全家，我此去安心打官司，天下绿林道都与我父子是朋友，在路上要有劫差的我都不走，我是安心打这场官司，好叫胜老达官早日交差。解在北京问案的时候，叫我打正犯，我就打正犯；叫我打窝主，我就打窝主。临到出红差那一天，要有抢红差的，我不能逃走。你老人家待我闵家恩高义重，我是以死相报。”胜爷闻听，肝胆皆裂，五内如焚。胜爷心中思索：“我从此若不回家为农，我就算无志之辈。”胜爷心中思索着，不由得泪如雨下，叫道：“香五，快将闵大少寨主搀起！”香五、贾明将闵大少寨主搀起，脚面上敷了金疮药。寨子外早预备了车辆，萧银龙遂与众人说道：“此时闵大少寨主是一时的高兴，因为放了他父亲。在路上千万可要多多留神，他要一傲性，将胳膊上的绳子一绷就开。”大家闻听，俱都会意，这才将闵大少寨主搀扶到寨外，上了车辆。老道与和尚在车前，蒋五爷、叶伯云在车后，孟金龙与李四爷跨辕，保护着差事走下去了。

萧银龙回归大厅，将保护差事之事，报告胜三爷，胜爷问道：“谁保护秦龙呢？”萧银龙说道：“黄三哥、贾明，再有您跟随，那还有失吗？”胜爷说道：“我不回镖局子啦，我这几天精神不好。我看刘士英是个朋友，我打算在碧霞山养几天病。”萧银龙说道：“你老人家不去交差，那能行吗？”贾明说道：“银龙你好胆小，小老鼠的本领跟咱们相仿，咱们六个

人还跑得了他？我有巧妙的招儿，神鬼莫测，就把他弄到江苏交差即完啦。胜三大爷，你养养精神吧，秦尤若是跑了，我打盗灯的官司。”贾明又叫道：“刘寨主！我三大爷待人如何？”刘士英说道：“情高义重。”贾明说道：“我们还没吃饭呢，怎办？”刘士英说道：“只顾别的啦，倒将此事忘了。”遂叫道：“喽卒们！告诉大厨房，聚义厅上预备酒席。”调开桌案，工夫不大，酒席摆好，大家入座。傻英雄抢吃抢喝，傻英雄冒坏，叫道：“萧银龙，你看着，解秦尤走的时候，准能叫神鬼莫测，平安解到江苏按院衙门。”吃喝已毕，傻英雄叫道：“刘寨主，请您打发喽卒领着我，到山内找点东西。”刘士英遂打发喽卒，带领贾明到山内，用什么物件随便取。喽卒遂带领贾明到山内，问贾明要用什么物件？贾明道：“要一个麻袋，一把镰刀，藤子筐一个，一条棉被，毛蓝裤褂一身，破鞋破袜子各一双。”喽卒俱都备齐，同贾明到聚义厅，放在就地。贾明叫道：“香五！你帮个忙吧。”香五走到贾明近前，金头虎打腰间取出两个小瓶，一瓶红药面，一瓶白药面，先倒在手掌上一点白药面，叫道：“香五你闻点。”杨香五不闻，金头虎说道：“我先闻点你看看，我还能给你当上吗？”杨香五闻了点白药面，金头虎又倒了点红药面，在掌心上托着，来到秦尤跟前，向秦尤面门上一吹，秦尤打了一个冷战，昏迷不醒。胜爷问道：“明儿，那是何物？”贾明说道：“这是迷魂药。”胜爷问道：“这是由何处得来的？”贾明遂将萧玉台张茂龙定亲，袁龙改邪归正，得着女贼两瓶药的来历说了一遍。胜爷捻银髯微笑说道：“明儿，日后可不许用此物。”金头虎说道：“由这儿到江苏我就将这两瓶药用完啦，咱爷们还能做伤天害理之事吗？”杨香五帮着贾明将破竹筐给秦尤套在头上，杨香五提着口袋，贾明将秦尤装在口袋之内，头朝下，将口袋嘴一系，用小蓝被又将口

袋一卷，将口袋底用刀扎了几个窟窿，用绳子打成行李卷的样子，破镰刀别在铺盖卷上，傻小子将破蓝布服一穿，换好了破鞋破袜子，用破手巾一包冲天杵。大家一看，金头虎打扮得真像作工的模样，大伙一阵大笑。贾明说道：“银龙、香五在前，三太、茂龙、李煜等在后，我在当中，咱们走吧。”胜爷说道：“你们要多加小心。”金头虎说道：“跑了小老鼠，我打官司。”此时差事车已经走出三四十里地去了，金头虎扛起秦尤，胜爷送出山口，小弟兄们遂走下去了，出离山口十余里地，细雨纷纷，傻英雄扛着秦尤，自以为乐呢。

不表小弟兄们路上之事，再表胜爷与刘士英二人在碧霞山聚义厅上，重整酒席，吃酒谈心，二人话到投机处，恨相见之晚。胜爷问刘士英后事怎样办理，刘士英对胜爷答道：“小弟将山一散，回归原籍为民去了。”胜爷说道：“在下也是这样主意。刘贤弟回家纳享清福，承欢有人；愚兄已万事灰心，誓不出世了。”刘士英又说道：“胜老明公，我有一言，不知老恩公肯应否？”胜爷答道：“有事请讲，愚兄所能之事，无不允许。”刘士英说道：“我有心与老明公结为金兰之好，不知老明公以为如何？”胜爷笑道：“正合愚兄之意。”二人在聚义厅上结为金兰之好，又将胜爷请到内寨，见了刘家两个儿妇及刘氏，刘家四少又与盟伯见过了礼。胜爷仍回到聚义厅，叫道：“贤弟！你将文房四宝取来，我写一封信，遣人送到镖局子。”胜爷信中言说在路上遇见家中人，有要事回家去了。镖局之事，大家伙着儿作买卖。书信打发刘金祥送往江苏镖局去了，胜爷也起身回家，刘士英赠路费，兄弟二人洒泪而别。

不表胜爷回奔莫州原籍，刘士英从此携眷回归江苏省陆台县大刘村去了。闵士琼父子相逢骨肉团圆，大山寨主解到江苏院衙，由钦差大人讯毕，带上刑具，人囚车解往北京去了。北

京之事，暂且不表。

且说钦差堂谕下，派人到萧金台拆五方飞蛇楼，没收萧金台山内赃物。镖行人早报告钦差大人，华清泉入阵未回之事，拆阵之时，将毕清泉尸体拆出。官人与华家镇送信，智龙、智虎弟兄二人将伊父尸骨殓回，得回折铁宝刀，后来由钦差保奏华清泉为公丧命，蒙皇上封为毅勇公，并赏恤银千两。

单言金头虎扛着秦尤在路上行走，这日细雨纷纷，点点入地，道路泥泞。萧银龙问道：“夜晚怎办？”金头虎说道：“夜晚住店，也不用吹药，给他点饭吃，他要喊，我就打他。”萧银龙说道：“你可扛着吧，你出的主意。”金头虎说道：“那是自然。谁不知道恨地无环铁霸王？”金头虎到一个时辰，闻一回解药，打口袋底下吹一回迷魂药。走到一个小镇店，打尖吃茶，休息一会，再起程赶路。走到天黑，前面一片树林，细雨下得较前更大啦，望前没有镇店，众人遂走人树林避雨。金头虎将秦尤向地下一扔。萧金龙说道：“该吹药啦。”金头虎说道：“我想别吹啦，咱们打开铺盖卷，将小老鼠放了吧。净叫我一人扛着。”萧银龙说道：“你当着三大爷承认来的，别人谁扛得了呢？你不要着急，咱们慢点走。”说道话，打了一个闪，萧金龙见前面似乎有一片小树林，大众以为是村庄，萧银龙说道：“咱们先奔前面那个庄村，如果没有店，咱们先借庄家人的房子暂住一夜歇息。”金头虎说道：“那好办，全凭我三寸不烂之舌。”贾明遂扛起秦尤，奔小树林而来。来到近前借闪光一看，原来是一座古庙，贾明叫开庙门，众人进庙。这一人庙，众人身罹大难，秦尤遇救。

且说众人来到古庙门前，金头虎打门，叫道：“小子，开门来！”张茂龙说道：“你不是装老赶吗？”金头虎说道：“我忘啦。”就听里面说道：“深更半夜，何人叫门？”金头虎说

道：“怎么水月庵是女庙？”里面答道：“我们水月庵不留男子住夜。”三太说道：“师傅，您行个方便吧，我们赶路被雨淋啦。”里面的女僧将角门开放，黄三太等进了角门。一看那女僧是带发修行，那女僧说道：“我们庙内俱是女僧，你们男子住在庙内，多不方便。”黄三太答道：“我们在佛殿借宿一夜，明日多给香资，求师傅多多方便吧。”萧银龙留神观看道姑，蓝布袍大领，微露紫色的兜肚嘴，萧银龙心中暗道：“大概不是好庙。”萧银龙虽然猜对啦，他这们一大意，也上了当啦。黄三太又对道姑说道：“求大师傅行个方便吧，您看外面细雨纷纷，我们如何赶路？”那女道姑说道：“我也不敢作主，待我报告我们老师傅。”语毕，翻身直奔西厢房，黄三太等已进佛殿。工夫不大，来了两个十七八岁的小道姑，打着灯笼来到佛殿，对众人道：“我们老师傅说啦，大殿中是佛堂净地，东面有两间客堂，你们就在客堂内休息一夜吧。”黄三太说道：“明日我们多给香资。”小道姑将众人领到客堂之内，这两间客堂是通连着，并没糊顶棚，当中有一条通山的大柁，顶棚是柳条耙子。众人到屋中一看，当中放着一个破八仙桌子，有一盏半灭不灭的残烛，靠北面有一张大木床，足睡七八个人。小道姑将众人领到屋中，翻身出去，够奔角门，将门闩好，门旁有块青石，约有一百多斤，就见那小道姑，一哈腰将石头顶在门上。萧银龙心中暗道：“一个十七八岁的道姑，好大的手把劲。”此时就听外面一声阿弥陀佛，竹帘起处，进来一位年过半百的老尼姑，手执拂尘，说道：“众位施主冒雨前来，但不知由何处至此？”三太随应道：“我们由打武昌府而来。”老尼姑问道：“这位施主贵姓？”黄三太答道：“在下姓黄。”老尼姑念了一声：“阿弥陀佛。原来是黄施主。”又指张茂龙问道：“这位施主贵姓？”张茂龙说道：“在下姓张，排行在七。”

老尼姑又念了一声：“阿弥陀佛。”老尼姑将众人俱都问完，金头虎说道：“老师傅，我们渴了怎么办？”老尼姑答道：“已经给列位施主烧茶呢，一会儿就来。”工夫不大，由外面进来一位道婆，端着一个铜茶盘，提着一个蓝桶子瓷壶，茶盘中放着七个大茶杯，放在八仙桌上。老尼姑说道：“列位施主，大概没吃饭呢？”黄爷答道：“不错，还求老师傅慈悲。”尼姑说道：“我这庙中可没有吃的，给列位施主烙饼咸菜，不知列位施主能用吗？”黄三太说道：“白米白面焉有不能用之理？望求老师傅慈悲吧。”尼姑念了一声：“阿弥陀佛。”叫道：“徒儿，给众位烙饼去！”说着话，老尼姑满了二盏茶，让众人喝茶。金头虎说道：“主不食，客不饮。”老尼姑笑道：“这位施主还客气呢？”老尼姑遂端起碗来喝了几口，又提起壶来向碗内斟茶。金头虎抢吃抢喝，一连气喝了三大碗；黄三太等，有喝了一碗的，有喝了两碗的，惟独银龙不喝。老尼姑让之再三，萧银龙一想：“老尼姑先喝了一碗啦，大概也没有妨害。”思想至此，端起茶碗喝了半碗。此时金头虎喊道：“不好！怎么天翻地转？我要归位。”这个位字还没说出口来，就栽倒尘埃。黄三太等也俱都趴伏桌上，萧银龙喝了半碗茶，药力还没行开，一看不好，一扬手，茶碗奔道姑砍去，老道姑一闪身躯，哈哈一笑。萧银龙纵到板床前打小包袱，要取宝马平安散，老尼姑说道：“小冤家哪里走？”伸手掷出一物，照定银龙头上抛去，萧银龙就觉一阵清香，头昏眼花，翻身栽倒。老尼姑将迷魂帕拾起，叫道：“姑娘进来吧，活儿做成啦。看看仇人是不是？若不是仇人，也不必害他们。”外面答应一声，进来两个人，一个是袁豹之妻，一个是台湾省装圣母娘娘的尹风霞。进到屋中一看，遂说道：“可不是这群东西是谁的？这个梳冲天杵的小子，害得我好苦，我在台湾费了多少心血，造盖的桃

杏林，俱被这些东西们给焚烧了。”袁王氏说道：“我之丈夫袁豹，也是被这一群东西所害。这一群东西们就得千刀万剐，才解我心头之恨。”老道姑说道：“这个梳冲天杵的必有金钟罩，先把他捆上，将他用药解过来，用石灰把他的眼揉了，然后放他的血。”小道姑过来用绳子将贾明四马倒攒蹄捆住，解药向脸上一吹，金头虎打了一个喷嚏缓醒过来。抬头一看，黄三太等俱都趴伏桌子，也有倒在地下的，昏迷不醒，自己被捆，不能动转。傻小子道：“这回可干啦。”向袁王氏问道：“你不是萧玉台的袁寡妇吗？你要嫁人，咱俩商量商量。”袁王氏唾了贾明一口，说道：“你是什么东西？道姑去取石灰去，揉他的眼睛。”此时老道姑就见板床麻袋蠕动，老道姑用手一摸，里面很是软和，解开袋口嘴向外一倒，原来是一个人，头上罩着破藤子筐。将绳子解开，摘下藤筐，袁王氏一看，原来是秦尤。袁王氏“呦”了一声，说道：“这不是秦寨主吗？”秦尤说道：“娘子何以认识我？”袁王氏笑道：“您不认识我啦？张寨主在萧玉台将您领到后寨，您没有进去就走啦。我就是袁豹之妻。”秦尤说道：“原来是嫂夫人，小弟眼拙，望祈海涵。”袁王氏说道：“一家人不必客气。”袁王氏叫道：“老师傅，我给您介绍介绍，这就是盗万寿灯的秦寨主。”老尼姑念了一声：“阿弥陀佛，秦寨主为什么落得这般光景？”秦尤打了一个唉声，遂将碧霞山之事说了一遍。小道姑已将石灰取来，秦尤一揪贾明的冲天杵小辫，女贼袁王氏拿起石灰，奔贾明而来。贾明一看不好，大声喊道：“救人哪！女和尚要害人！”女贼笑道：“你喊也白喊，我们这庙，上不靠村，下不靠店。”

正在此时，就见打房梁上噗咚降落下一物，犹如棉花团儿一般，大声叫道：“女贼休要害我长子，贾斌久来也！”秦尤吓得撒手就跑，女贼方要动手，被贾七爷一脚踢倒。秦尤蹿至

外面，叫道：“师傅快跑，贾矧子来了！咱们众人不是他的敌手。”女淫贼遂蹿到外面。贾明一看自己天伦赶到，大声喊道：“你们这群东西，也不知道我们爷们的厉害，一会叫你们死无葬身之地。”

列位，贾七爷怎么来到此处呢？自萧金台散后，贾七爷追拿五个要犯，各处访察并无下落，贾七爷独自一人，无精打采，遂回到镖局子。来到镖局子一看，众人都未归局，贾七爷遂问镗子手，拿贼之人何以俱都未回来？镗于手遂将碧霞山胜爷遇难之事，告诉了贾七爷。贾七爷痛哭一场，赶奔杭州碧霞山，要给胜爷报仇雪恨。贾七爷到了杭州碧霞山山口，就见喽卒们三三五五，扛着行李下山。贾七爷上前问道：“你们这是何往？”喽卒们答道：“我们回家为民去了。”贾七爷说道：“何以俱都回家？”喽卒答道：“我们老寨主散了山啦。”贾七爷问道：“何以散山？”喽卒就将二英结拜之事说了一遍。贾七爷问道：“胜三爷在鹰愁涧丧命，怎么又与刘士英结拜呢？”喽卒又将胜英遇救之事，根本源流说了一遍，贾七爷半信半疑。又见喽卒们有离山的，贾七爷又上前再问，喽卒们异口同音，俱都是这样说话，贾七爷这才放心。贾七爷心中暗想：“如此我就不必进山，我何必雨后送伞呢？我与胜三哥不是那样交情。”贾七爷遂又回奔镖局。贾七爷也走到那片大树林子，进树林避雨，贾七爷见天气细雨纷纷，大一阵小一阵的下，可巧眼前有一棵枯树，贾七爷奔枯树前一看，这棵枯树当中有一个大窟窿，贾七爷遂钻入树窟窿。正在避雨之际，就听傻小子喊：“累死我啦，咱把小老鼠放了吧，我扛不了啦。”众人俱都说：“贾爷力劈梅花鹿，打死土豹，名满天下的英雄，还扛不了一个耗子吗？”众人俱都捧小傻子，惟有黄三太不语。贾七爷心中暗道：“除去黄三太不捧小傻子，大家都捧我们傻孩子，给我们傻孩

子亏吃。”此时雨是愈下愈大，借闪光看见前面有一片小树林，大伙欲奔小树林，贾七爷闻听，说道：“我先给这几个孩子打头路去。”贾七爷遂打树窟窿里钻出来，先够奔小树林，来到近前一看，原来是一座古庙。贾七爷奔有灯光的屋子一看，那里有几个尼姑，说说笑笑，言语秽亵，不堪人耳。贾七爷暗道：“这七个孩子必得上当。”正在此时，就听外面已经叫门啦。袁王氏一声说道：“仇人来啦。”打发小尼姑开门，回来一问，果然是镖行的人。贾七爷先隐在大殿佛龕后头，又听见他们要在客屋休息，贾七爷遂先到客屋，一看梁上足可容人，贾七爷遂纵上大梁。就见老尼姑给众人沏茶，七爷以为迷魂药必下在酒饭中，因为老尼姑先端起碗来喝了半碗，哪知老尼姑嘴内含着解药呢。将众人迷过去之时，七爷仍然看其究竟，后来打麻袋之时，贾七爷本欲动手，贾七爷又动了恻隐之心，想起秦八爷只此一子，秦八嫂年青守寡，倘若秦尤打了官司，秦氏香烟断绝，故此七爷未忍下来动手。彼时要揉金头虎之眼，七爷这才纵下大梁，一脚将袁王氏踹倒，救了金头虎。秦尤跑到外面，老尼姑露了亮银方便铲，袁王氏、尹凤霞亮宝剑，两个小道姑亮柳叶刀。秦尤趁乱找了一把单刀，翻箱倒筐，偷了点散碎银子。秦尤此时心中并无欲念，打算无论报得了仇报不了仇，回奔太沧州，侍奉老娘。闲文少叙，且说秦尤提着单刀，来到佛殿前说道：“贾娃子当门而立，咱们不是他的对手。八大名山都被他破了，您这一个水月庵，还能抗的了吗？莫若咱们逃走吧。”尹凤霞说道：“就这么走？没有那个便宜。便叫他们大家搬柴禾围了客堂，贾娃子不出来，咱们烧这群东西吧。”列位，贾七爷此时要出来动手，屋中六个少年的英雄必然烧死。贾明说道：“爸爸，您将我放开，咱爷们就行啦。”贾七爷闻听，伸手解贾明的绑绳，贾七爷方一伸手，老尼姑一扬手，噗

窿一声，一物直奔贾七爷而来。贾七爷向旁一纵，纵出五七尺远，此物正落在贾明头上，又将贾明薰过去了。贾七爷仍然纵到门前，当门掌剑而立，净看着小道姑与秦尤等搬运柴禾。贾七爷正在焦灼万状之时，就听客堂后窗户有人喊道：“贾矧子，不要着急，我来啦，你先出去拿贼，我保护着这六个小王八羔子。”语毕，踹开客堂的后窗户，端着一大盆凉水，进了客堂道：“我先浇浇这群小王八羔子。萧银龙小鬼子，这回这么输了眼啦？先浇黄三太吧。”双手捧凉水向黄三太头上拍了几下，黄三太苏醒过来。大义士陆续将六个人俱都救过来，六个人擦了擦脸上的水，打包袱亮兵刃，出庵门帮助贾七拿贼。

再说，碧霞山胜三爷气走三义友，大义士与二义士并未同行，大义士打算奔苏州，出离了碧霞山先找了一片树林子，在树林内休息，方躺下便昏昏睡去，因为这几日劳乏，困倦之极。睡的正甜之际，小雨纷纷下降，将大义士惊醒，大义士打开小包袱，拿出雨衣，将皮袄马褂罩上，奔大道走下来了。事逢恰巧，上不靠村，下不靠店，来到这座水月庵，大义士遂跃墙而过，进了佛殿，在偏殿的泥像后头睡了。贾七爷进佛殿的时候，是在正座的佛像后头，等候这一干小英雄，故此与大义士没遇见，等到院中人声嘈杂，将大义士惊醒，大义士出来一看，小道姑与秦尤正在搬运柴草，要焚烧客堂，贾七爷正在狼狈之际。大义士遂端了一盆凉水，绕到客堂后面，踹开后窗户救了六位小英雄。贾七爷与小弟兄这一拿贼，秦尤听蛮子一喊，他就纵过西大墙逃走，老尼姑、尹凤霞、袁王氏等一见蛮子将众人救醒，也俱都逃走。黄三太埋怨贾明说道：“这都是你出的主意，若用车送多好？你偏要扛着他。咱们怎样回镖局子？”贾明说道：“三哥别着急，我拿不住秦尤，一辈子我也不回镖局子，混黑了算一天。你们都不担罪名，我担着罪名呢。”大义士说

道：“要拿秦尤非萧银龙与香五不可。其余众人，到太仓时，就是见着秦尤，秦八奶奶一央求，谁也下不去手捉他。咱们用涸水拿鱼之法，三面追赶这小王八羔子。叫他们六个人奔西北太仓州，我与贾矧子从偏面追。”大家商议已毕，就要起身，萧银龙说道：“且慢，这座水月庵要它何用？道姑等再回来，仍旧是他们栖止之所，还不给他烧了。”萧银龙遂取了火种，将一座水月庵霎时化为灰烬，众人这才追下秦尤去了。

这日弟兄六人追到苏州府，有一座镇店，名叫榆林镇。金头虎说道：“黄三哥，我饿了，咱们进店打尖吧。”黄三太说道：“咱们就镇店打尖。”方一进镇店之时，有一座酒馆，屋中冷冷清清。金头虎说道：“这是倒霉的买卖，咱们不进去吃去。”众人遂又向前走，抬头观看，有一座福云居，屋中高朋满座，众人遂进了福云居。金头虎问跑堂的道：“你们这个店怎么这样热闹呢？”跑堂答道：“我们这个店吃食贱，别人家大饼，每斤五十六文，我们这座店五十四文一斤。”杨香五低声对金头虎说道：“这是黑店。”金头虎说道：“你怎么知道？”杨香五说道：“你不信，今天咱们要住在这里就知道啦。”金头虎也不便再向下问了，遂叫道：“跑堂的，你们这座店有雅座没有？”跑堂的答道：“有雅座。”金头虎说道：“我们在雅座吃去。”跑堂的将金头虎等领到一座凉亭，众人进亭子一看，有一块黑地金字的匾，上书“碧月亭”三字，亭子四周奇花异草，松林茂密，清风习习，百鸟声喧，悦目娱情，好一个清静所在。跑堂的将茶沏来，金头虎不喝，要了六壶梅汤，不大的工夫，就将梅汤喝完啦。金头虎问道：“上等酒席多少钱一桌？”跑堂的答道：“上等的宴菜十二两，中等八两，下等的六两。”金头虎说道：“你给我们来一桌上等宴菜。多加宴菜，以外多给酒钱。”原来，水月庵贼人的银子，小弟兄们

俱都不要，惟有金头虎装了一兜囊，故此傻小子仗义疏财，请大众吃宴菜席。工夫不大，酒席摆好，大家一吃，还是做的真好，贾明正在抢吃抢喝之际，就听翠竹林中唰啦一声响，纵出一人，口中说道：“这群东西，他们上这儿过年来啦？他们吃过好东西吗？我听说要把南七省的绿林道，一体肃清，害完了人家老子了，又要害人家儿子。这群东西们良心何在？穷保镖的，臭保镖的，张嘴就敢说大话。昔孔仲尼与柳下惠相善，柳下惠之弟名盗跖，坐地分赃，有一日孔仲尼劝盗跖，不叫盗跖坐地分赃，盗跖说：‘我坐地分赃，偷富济贫；您周游列国，净吃人家，’盗跖将孔仲尼问的闭口无言。就凭臭保镖的也要说平了绿林道？绿林道有的是好朋友。我听说什么赛北观音萧银龙，浙江绍兴府黄三太，别不要脸啦，小太爷说的就是这群东西。小二哥，小太爷在这儿骂街，他们掩耳盗铃装听不见。”金头虎站起身躯，奔这个说闲话的少年背后而去，来到跟前，左手一捋人家的壮帽，右手奔人家左手捋去。这位少年左手带着一个搬指，是翡翠的，金头虎是犯财迷，要捋人家的搬指。太阳平西的时候，日光的影儿正照金头虎，人家向头上一按贾明的腕子，就着贾明的力量，向前一拉，由头上将贾明捋过来，“噗咚”一声，仰倒就地。贾明爬起来，就踢人家，人家一按贾明的腕子捋住，向后一带，贾明闹了一个仰面朝天。杨香五一看贾明吃亏，过去动手，三五个回合，被人家摔了一个筋斗。杨香五跑到亭子当中解小包袱亮匕首刀，金头虎亮一字杵，黄三太等也俱都亮出兵器。惟有萧银龙不亮兵器，遂说道：“大伙且慢，待我问他几句，再动手不迟。”萧银龙叫道：“朋友！我就是赛北观音萧银龙。阁下受了谁的主使？我们害了谁的大人？又要害谁的后人？你姓什名谁？你也说出来。在下姓萧叫萧银龙，大闹莲花湖，萧金台下过帖，准有名有姓。你说说你

的名姓。”只见这少年脸上一红说道：“你不用口出大言，这时小太爷也不告诉你所以然。今晚小太爷在福盛店等候你们，福盛店有一个大院，我在那里等候你们。你们要赢了小太爷十三节亮银鞭，我就将你们找的那个人交给你们；如果你们不是小太爷的敌手，小太爷必然将你们的首级捎走几个。”语毕，即进竹林，踪迹不见。

三太等吃完了饭，给了饭钱，奔福盛店而来。来到福盛店，直入里面住店，店小二将众人让到北跨院上房，三太拿出镖旗，叫店小二插在门前，店小二看是胜爷的镖旗，异常恭敬，说道：“众位达官，用什么酒饭？”三太说道：“我们在上站遇见朋友，已经吃过饭啦，我们不吃饭，多给酒钱，我们还不定住几日呢。还有一件，北跨院这七间房我们包啦，夜间我们哥几个要练武术，声音要大点，你们不要惊恐。”各人喝了点水，天光已黑，掌上灯光，静候小英雄。等到二更来天，将灯熄灭，工夫不大，就听房上的瓦咔嚓一声，碎了一块，这叫踏瓦问路。萧银龙说道：“我们先去答话。”萧银龙出了上房屋，向西房上一看，问道：“小儿来了吗？”房上答道：“小太爷来啦。”此时黄三太等也俱都来，惟不见金头虎。小英雄在房上问道：“那个梳冲天杵的小子呢？”就听屋中答道：“那小子走啦。”原来贾明钻床底下去啦。这位少年打房上下来，叫道：“萧银龙！你是单打独斗，还是你们五个人一齐上？”萧银龙说道：“与你一个无名氏，还用齐上？少侠客与你单打独斗。”语毕，二人插拳动手，打在一处，犹如两个蝴蝶打在一堆，一个是一身蓝，一个是一身白。二人打了四十余个回合，少年说道：“萧银龙，你真受过萧三侠传授，咱俩过过兵刃吧。”少年一抖十三节亮银鞭，银龙撒背后判官双笔，二人过兵刃战了二十余回合，仍然不分胜负。少年虚点一鞭道：“好笔法。咱们再过过

暗器如何？”银龙说道：“过暗器有何不可？”银龙将判官笔插于背后，由兜囊中取出毒药叉，皮套带在手腕之上，扬手打叉，打了三十余叉，少年俱都躲闪开了。那少年说道：“萧银龙，你打了三十余叉啦，还不收回，难道说打一夜的叉吗？你站稳了，也该少爷打你啦。”萧银龙取回毒药叉，说道：“好好，你就发暗器吧。”此时风吹浮云散，皓月当空，就见少年由兜囊中掏物件。可是有一样儿，少年的手是雪白，这一掏暗器，手的颜色变成红的啦，就是三太等俱都没看出来。二人相隔一丈余远，就听少年说道：“萧银龙留神！”叭叭两声，打出两物，如弹丸大小，直放光，萧银龙两闪，俱都落在就地。少年一反手腕，又打出两只暗器打来。先打的是两井穴，后打的是两肩两腿，萧银龙向上一纵，躲过去了。萧银龙双足方一沾地，说道：“你也没有打着我呀。”一句话尚未说完，少年说道：“还有一个。”奔脚迎面骨打去。银龙脚一沾地，焉能躲闪得开？噗哧一声，银龙中了暗器，就觉着右腿火热。再看穿蓝的英雄，拧身形上房。黄三太大伙就要跟踪追赶，萧银龙叫道：“三哥且慢！小弟身带重伤。”黄三太等这才搀起银龙奔上房屋中。此时就听房上有人说话：“小辈们不来追赶是便宜，今晚小太爷本当结果萧银龙的性命，皆因为此时他心中明白，我不忍动手，明天夜晚小太爷来取萧银龙的首级。”黄三太等此时一看银龙面目改色，就知银龙受伤甚重，也无暇答话。少年语毕，蹿房越脊走去。

金头虎将店小二叫来，说道：“我们受了伤啦，你给打点白开水来，好给受伤人吃药。”店小二将白开水提来，黄三太与银龙将靴子脱去，就见迎面骨上有五个针眼滴出紫血，黄三太用捏子将针尖拔出，取出胜家五福化毒散，用白开水化开，与银龙吃了。工夫不大，银龙将药吐出，用药如石投水，黄三

太等束手无策，萧银龙昏迷不醒。贾明到院中，将那少年打出之物，用镊子挟到茶碗之中，端到房中。少年打出来五个，金头虎只寻着三个，丢了两枚。大伙观看，俱都不识此物。店中伙计担惊害怕。三太说道：“店家你们不必害怕，我们住店给店钱，没有你们的事。”三太将店家打发出去，问银龙道：“贤弟你有什么话，就此口尚能言，与为兄说说，日后见了我萧三叔，好与兄弟代达。”银龙说道：“黄三哥，咱弟兄不想中途相别。相见恨晚，何永诀之早也！弟之伤万无痊愈之理，就请兄买一口上等寿木，多买潮脑，将弟尸体培上，回家之时，也好叫我父见我一面。”语毕，泪如雨下，黄三太呜咽而泣。此时金头虎叫店小二把文房四宝取来，用镊子挟着暗器，沾上墨向纸上一印，一看好似梅花，又似蒺藜，金头虎说道：“黄三哥，你没听胜三爷说过吗？四大镖头，东路镖头石俊山，西路镖头钱士忠，北路镖头胜三大爷，南路镖头南侠老王灵。西路镖头钱士忠，祖居江苏钱家堡，有一宗暗器，钱家门上独传，名为药喂毒蒺藜。你们看此物，形象与蒺藜相仿，这必是钱家门上的人，受了秦尤的蛊惑，前来与咱镖行为仇作对。红旗李煜，你看守银龙，我们前去请钱老头去。”

黄三太闻听贾明之言，颇近情理。问了店家钱家堡去的路径，四人起身奔钱家堡。东方发晓时起身，天到晌午，到了钱家堡。进村口一打听钱宅，没有不知道。到了钱宅大门口，将来意报告守门的家人，家人回禀进去，钱士忠迎接出来，黄三太、杨香五、张茂龙等三人都以叔父呼之，贾明以伯父呼之。钱爷将众人让到书房，金头虎问道：“钱大爷，你跟前有几位令郎公子？”钱士忠答道：“有两个犬子，大的叫钱大成，蠢笨不堪，二的叫刘云。”贾明问道：“怎么您的儿子叫刘云呢？”钱爷说道：“乃是螟蛉义子。”贾明说道：“是豹子眼、蓝布

衣服、俊品人物不是？”钱士忠答道：“不错，不错。你们哥儿四个莫非来找他吗？”贾明说道：“倒不是找他，找管他的那个人来啦。现在太沧州的飞天鼠秦尤，夜入皇宫内院盗取当今万岁珍珠灯，你老人家知道吗？”钱爷答道：“我倒有个耳闻，胜三爷的原办。现在拿住贼人没有呢？”贾明说道：“将帮凶已经拿着啦，正凶也拿着啦，但在半路之中被贼人劫去。此贼逃走后，不知怎样与令郎相识，我们哥儿六个追贼，追到苏州府榆林镇，在福云居打尖，也不知何故，令郎出面来骂街，我一跟他动手，他将我摔了两个筋斗。当时定的约会，夜晚在福盛店北跨院比武，我萧三大爷的儿子小龙先跟他动手，先过拳，后过兵器，俱都未分胜负。最后过暗器，刘云打出五个暗器来，最后一个中在小龙脚面骨之上，现在小龙昏迷不醒，有性命之忧。我们一看那宗暗器，好像药喂毒蒺藜，皆因为常听我胜三大爷讲说过，西路镖头是老一辈，有一种家传暗器，名叫药喂毒蒺藜，我想刘云既是您的干儿子，那药喂毒蒺藜必然是你老人家传授的。我萧三大爷，只有萧银龙一块骨肉，眼看着就有性命之忧，你老人家怎么办吧？还有一节，秦尤大罪弥天，他现在与秦尤集会在一处，久后秦尤若是犯了官司，刘云就是刷罪，赶巧了官家要一追问刘云的家乡住处，连你老人家都得受连累。”老头子闻听气得面目改色，大声叫道：“好一个刘云小冤家！我将你放在跟前，待如亲生孩子一样，老夫将家传绝艺俱都传授于汝，实指望你将来认祖归宗，光大门楣，老夫也不枉费一片苦心。如今你惹下了塌天大祸，又用药喂毒蒺藜打了你萧三大爷之子。那萧三爷年过花甲，只此一子，倘若有差错，老夫何以见萧三侠？”语时咬牙切齿，恨不食刘云之肉。贾明道：“您老别生气，您赶紧给小龙将伤治好了是正事；若一到了晚晌，小龙必有性命之忧。刘云临走之时，口出

大言，他说夜晚去取小龙的首级呢。”老头子说道：“好冤家，他今晚不去便罢，他若是去了，老夫必然将他狗腿砸折，养他残废之人。”金头虎说道：“你老人家不是治完了伤，还要拿他吗？你老人家不带家伙，用什么拿他？他既与贼人结交，他还讲天地君亲师五伦吗？他要与你反目，他要用药喂毒蒺藜伤你老人家呢？”老头子说道：“我是老糊涂了，若不是老侄你想着，我倒忘记了。”遂由墙上摘下朴刀，带好暗器，由钱家堡起身，够奔榆林镇。五十多里地，在路上紧行，赶到榆林镇福盛店。

众人跨进了北院房屋中，一看银龙躺在床上昏迷不醒，李煜哭的眼泡都肿啦。钱士忠顾不的拂尘净面，先将五福化毒散取出来，用镊子将蒺藜刺儿挟出来，五福化毒散敷在伤口之上，又将解毒丸用黄酒化开，将萧银龙的牙用筷子撬开，灌下化毒丸。约有一个时辰，药力行开，就听萧银龙腹内雷鸣，工夫不大，下泻了几次，通身出了一身臭汗，萧银龙心中这才明白，口也能言语啦。黄三太给萧银龙与钱士忠介绍完毕，银龙要起来给老头子磕头，钱爷拦阻，恐怕银龙伤口震动，贾明这才叫店小二打净面水沏茶。众人净面吃茶已毕，店小二擦抹桌案，摆上酒席。众人用饭已毕，天到定更时分，贾明说道：“钱大爷，刘云昨天临走的时候说的明白，今晚二更天来取萧银龙的首级。他若来的时候，你老人家可先别露面，你老要是一露面，他就跑啦。必得我先出去将他稳住了，然后你老人家再出去，冷不防就将他捉住了。您看此计如何？”钱大爷说道：“只要别叫他跑了就行。”金头虎贾明说道：“你老人家看着吧，准不能放他跑了。”大众商议已毕，也就到二更来天时，又待了一会儿，金头虎将屋中灯烛熄灭，说道：“刘云快来啦，他要若是来了的时候，我跟他答话，你们全都别言语。钱大爷您听

见我一喊：‘老义士请出来捉贼啦！’你老人家就蹿出去。他一看见您，他必然跑，您可别放了他。”钱士忠说道：“他要叫我看见他的影儿，他便跑不了。”正在说话的时候，就听西房上有脚踏瓦破的声音，紧跟着说道：“黄三太听真，小太爷言而有信，前来取萧银龙的首级来啦。昨天萧银龙明白之时，小太爷不忍下毒手，你们要打算动手，就全出来跟小太爷较量较量。”金头虎大声喊道：“现有黑驴寨贾柳村恨地无环铁霸王在此，还能一齐动手？小子，你要是朋友，你可别跑。”刘云在外面一听，金头虎口出大言，刘云不由得火儿更大，遂说道：“小太爷踢你两个筋斗，你还敢口出大言？你是败兵之将，你要敢出来，小太爷叫你死无葬身之地。”傻小子贾明由屋里出来，撒出一字杵，向西房上点手叫道：“小子，你下来受死吧！”刘云一抖十三节亮银鞭，飘身下了西厢房，直奔贾明跟前。贾明说道：“小子，你先别忙，我有几句话跟你说完了，咱们再动手。”刘云说道：“好好好，你有话快说，别耍顽嘴啦，你要再耍顽嘴，小太爷这就摔你。你昨天连着挨了两下子摔，怎么一点精神都没有；今天你是真魂来了，怎么精神这么大呢？”贾明说道：“昨天我是喝多啦，今天我没喝酒。咱俩是君子战，是小人战？”刘云问道：“君子战怎样，小人战怎样？”贾明说道：“若是君子战，咱俩人一刀一枪；若是小人战，我们就以人多为胜。”刘云说道：“随你之便，要怎样便怎样。”金头虎说道：“既然如此，若是以多为胜，将你拿着也不算露脸，还是咱们两个人君子战，我在地下画一个圈，咱俩人谁要一出圈，谁就是孙子，那就算输啦。”刘云答道：“任你自择。”金头虎说道：“好小子，就是这么办。”语毕，用一字杵在地上画了有一间屋子大一个圈儿，贾明说：“咱俩在圈里比赛，谁要一出圈，谁就不是好朋友。”刘云答道：“小

太爷要出了圈，不但算输啦，萧银龙的伤，小太爷是包治管好，并且将你们要的那个人交给你们。你要是出了圈，小太爷必然捎着你们几颗脑袋走。”贾明说道：“君子一言，好吧，咱就是这么办。你在北面，我在南面，因为你是宾，我是主，必将上首让给你。”刘云不知是计，就站在了北面，背对着北上房的外屋门。方要动手，贾明又说道：“先别忙，咱们得找一个公证人看着，就咱俩人，谁要出了圈不认账，那有什么凭据？”刘云说道：“叫谁来作公证人呢？”贾明说道：“我有一个老家人，也不会武术，他是年高有德，叫他出来看看。我的老家人名字可有点不好听，名字叫老鸡屎。我将老鸡屎喊出来，叫他给咱们两个人作公证人。”刘云说道：“你别耍口烦啦，你上招吧。”贾明一举一字镗铁杵，照定刘云头上便打，刘云向旁边一闪，贾明说道：“老义士请出来观阵吧，我们动上手啦！”钱爷并不答言，由上房屋中燕子抄水式纵身形，纵到刘云背后，刘云回头一看，正是自己义父钱士忠到啦。贾明说道：“小子，你要出圈，你就不是英雄啦，你便是狗熊！”

小侠客刘云，自幼与钱士忠练武术，钱士忠爱如掌上明珠，与亲生之子一样看待，将家传绝艺，俱都传授小侠客刘云。刘云由打五岁时整整跟钱士忠学练九年的工夫，昼夜不息，这九年的工夫，就是十八年艺业。今年刘云一十四岁，忽于五六月间，与匪人交往，劫船劫客，胆大包天，无所不为。事被钱爷侦知，夜间将刘云吊在马棚之内，用打马的藤条，浑身上下抽得身无完肤，奄奄一息。钱爷对刘云说道：“刘云，你是我螟蛉义子；你若是亲生之子，我非将你废了不可。你今年方十四岁，便这样大胆，结交匪人，要是再待几年，你还不去皇宫内院里去偷吗？我实指望你长大成人，认祖归宗，光大你刘氏门楣，也不枉老夫一片苦心，不想你乃宦门之后，不但不知自重，

甘人下流，叫老夫枉费心机。今天老夫打你，是管教你往正道去走，你若从此改过，你还是我义子；你若是置若罔闻，仍然为非作歹，以后你遭官司，千万别提我是你的义父，也别提是跟老夫学的本领。”刘云说道：“义父，你老人家将孩儿释放了，从此我永远不敢为非了。我若再为非作歹，你老人家将孩儿打死，孩儿也不怨你老人家。”但是钱爷怒犹不息，仍然击打，老太太出来解劝，不但不成，钱爷打了老太太好几下子。正在此时，就听大门外有人叫门的声音，家人将门开开一看，正是钱爷莫逆的朋友，秦家峪的人氏，姓秦双名格良。此人也是镖行出身，与钱爷是过命的交情，与胜爷也是联盟弟兄，秦家独门的传授，手使一对十三节亮银鞭。秦爷走进大门，问家人道：“钱大爷在家吗？”家人说道：“在家呢。您半夜来此，有什么要紧事吗？”秦爷说道：“倒没有什么事。皆因为我今天给朋友家贺喜去啦，本意住在那里，我一看客人住的很多，不便休息，所以上这里来啦。也不必告诉钱大爷啦，我就住在书房，明天天一亮我就走，我家中还有事呢。”家人说道：“你老人家来得巧啦，现在有一件事情，非你老人家了不了此事。小少爷刘云现在在外面结交巨匪，偷盗抢夺无所不为，被老头子知道了。今天少爷家来啦，老头子问他上那里去了好几天，他还跟老头子装好人呢，他说了些支吾搪塞的话，老头问他，他是满不认账，将老头子气火啦，将少爷吊在马棚里，打了有两个时辰，老太太上前解劝，不但没允许，还将老太太打了好几藤条，现在还打呢。”秦爷闻听，遂说道：“好好好，我劝去，再紧着打，岂不就打死了吗？”管家的说道：“你老人家先别直接着进去，我先进去回禀，就说您来啦，大爷必然迎接你老人家，就此就问怎么怒气不息的样儿呢？大爷必发作，你老人家就此就给解围。”秦格良说道：“就是这么办，你快去吧。”

家人不敢怠慢，跑到马棚，对钱大爷说道：“现在有秦家峪的秦格良秦二爷来啦，言说找你老人家有要紧的事。”钱大爷一听，乃是知己的老友，急忙就跑出去啦，将秦二爷让到书房，老哥儿俩个一谈话，秦二爷就问：“大哥怎么面带怒容？”钱大爷见问，长叹了一口气说道：“唉，别提啦。我当初由水中救了刘云，我将他收为义子，兄弟你是皆知。我将钱家的武艺，俱都传授于他，实指望此子长大成人，谁知道这孩子今年才十四岁，便结交匪徒，无法无天，抢船夺客。昨天小冤家由打外面回来，我一问他出去好几天，所作何事？他如同没事人儿一样，说了好些的瞎话。二弟你想想，得管教不得管教？倘若闹出事来，岂不家败人亡？我方才将小冤家吊在马棚之内，抽了小冤家有一个时辰啦。”秦二爷笑说道：“大哥，您先压压气。这年头儿不算新鲜，管固然是得管，可有一样，不是您亲生自养的，要是太管甚了，必招乡亲邻居物议，一打二吓唬也就是了。谁叫我赶上啦，我可不能不管，我方才听管家说，都要打死啦。没有别的，您消消气，我到后边将他卸下来，我问问他在外都作的是什么事？他要说了实话，那就叫过则勿惮改。人非圣贤，孰能无过？咱们年青时不也是忽东忽西吗？”钱大爷犹怒气不息地说道：“你要是将他放了，日后若闹出大祸来，你可得担保，无论什么，你可得去办。我可不但责任。”秦二爷说道：“就是那么办，简直您就把他交给我吧。”说着，秦二爷来到马棚一看，刘云在那里吊着，只打得浑身上下连一点好肉都没有啦，见了秦二爷哭叫道：“二叔，你老人家快救小侄男吧。我义父今天非将我治死不可，你老人家若不来，小侄性命休矣。”秦二爷说道：“谁教你在外面妄作非为呢？我将你解下来，咱们到书房，可有一样，外面的事，我问一句你可得答一句，句句都得是实话。日后还得改过向善；如果老是这

个样，我可不敢担保。刘云说道：“二叔，只要我义父不生气，也不打我啦，我外面的事，俱都告诉二位老人家，小侄男决不敢隐藏一点。”秦二爷这才将小侠客解下来。爷儿俩来到外面书房，小侠客一进门，便给钱大爷跪下啦，叫道：“父亲你别生气啦，孩儿从此改过向善，若要再为非作歹，那就不是你老人家的儿子啦，叫孩儿不得其善终。”钱老英雄一看刘云这宗景况跪在下面，遍体鳞伤，老头子不由的一阵心酸，泪如雨下，叫道：“刘云我儿，为父责打于你，实非得已，打在你的身上，如同揪为父的心肝儿一般。你从此若悔过向善，也不枉为父教育你一番。将来你光宗耀祖，为父也是有荣；倘若你身入下流，犯了王法，身首异处，那时节为父就有教子不严之过，后悔何及？今天打你，正是你一生一世的成人关键。为父将你由五岁，教育到一十四岁，刘云儿呀，你若不听为父之言，你居心何忍？”老英雄语至此放声大哭，二爷亦为之泪下，刘云已经哭得上气不接下气。还是老英雄说道：“刘云你起来吧，快谢你叔父讲情之恩。”刘云才站起身来，叫道：“秦二叔，小侄男谢二叔求情之恩。”爬在地下，磕了一个头。秦二爷用手相搀道：“只要贤侄从此改过，就是愚叔之愿了。”老哥俩问了一回刘云所作所为，刘云并不隐瞒，将在外面劫船抢客人之事，俱都说了一遍。

原来，刘云与张德寿之兄张德福，在苏州府东门外饭馆子吃饭，谁也不认识谁，因为闲话儿，愈说愈是亲近，小侠客遂与张德福结为朋友。这张德福在连云山上，先前充当寨主，后来老寨主看他精明强干，遂将山中之事，俱交付于他掌管，那位老寨主隐居于后寨，是事不问。张德福起初还循规蹈矩，日子一长了，便饱暖生淫欲，时常背着老寨主下山采花。这日也是活该刘云倒霉，张德福下山闲游，进饭馆子吃饭，便与刘云相

遇，二人这一说话，性情相投，便结为朋友。张德福抢船劫客，刘云帮助他动手，张德福一看，刘云的本领，真比自己胜强十倍，用了一片笼络的手段，将所抢的金银，便在榆林镇开了一座大饭庄，名叫福云居，福就是张德福，云就是刘云。二人二一添作五的买卖，买卖还真旺盛。刘云初时不敢在外面过夜，当天出去，夜晚回来，后来越闹胆愈大，便在外面住一夜回来，钱爷问他，他就胡诌，钱爷也不知他在外面结交匪类。后来钱爷茶馆吃茶，听见众人纷纷议论：有一个小孩抢船，穿一身蓝，豹子眼，年纪在十五六岁。刘云身量长得高，好像十六七岁的样子。钱爷一听，打了一个冷战，心中暗道：“这必是小冤家刘云。”所以今天刘云回来，老英雄一问他，刘云言语支吾，老英雄这才责打他。等到秦二爷求情，来到书房里问他，他都说啦，惟有合作福云居之事，他可没敢说。刘云将话说完啦，二位老头儿又说了会子闲话，便安歇了。第二日清晨一起来，老家人便报告秦二爷，刘云跑了。秦二爷将钱大爷请到外书房，老哥儿俩又谈了会子刘云之事。秦二爷说：“他也许是怕我走后，你还打他，跑到我家里去啦，也未可知。”第二日秦二爷走后，钱大爷闷闷不乐，深恐怕这孩子在外面招惹是非。秦尤由水月庵跑到榆林镇，就住在福云居啦，要了一桌宴菜席，另外又要许多的佳肴美酒，吃完饭一算账，账柜上开了一个条儿，合银五十七两。秦尤接条在手一看，说道：“五十七两不多，共合连酒钱给六十两吧。”跑堂的說道：“谢谢大爷。”秦尤说道：“不用谢，俱都写在账上吧。”伙计说道：“没有账。”秦尤笑说道：“到纸局子买一本账去，回头再写。”跑堂的說道：“你是打算不给钱？你简单痛快说话。”秦尤说道：“秦大爷吃饭，向来没给过钱。你打听打听，太仓州的飞天鼠秦尤，夜人皇宫内院，盗过万寿灯，谁人不知，哪个不晓？大太爷吃

一顿饭五十多两银子，你们敢讹大太爷？一个钱都没有。”跑堂的说道：“你是大太爷，你要走了，可就害了我啦。你先候一候，待小的回明了东家掌柜的，然后他爱要钱他就要；他不要钱，就算跟你交了朋友啦。”秦尤说道：“我不但不走，我还要在这儿住几天呢。”跑堂的翻身出来，到柜房跟账上先生说道：“东跨院住的这位，他言说太仓州的飞天鼠秦尤，夜入皇宫内院盗过圣上的万寿珍珠灯。吃饭住店的钱，叫写在账上。我跟他说明我们没有账，他说没账不会买一本账簿去吗？我说你要是不给钱，你可别走，容我报告柜上。他说不但不走，还要在这里住几天呢。”先生闻听说道：“这个事我主意不了，你到北上房看刘少爷在屋没有？最好报告东家，没有咱们的事，东家爱怎么办就怎么办。东家若是不在家，你可将他稳住了，别叫他走了；他若是一走，连你与我都担了不是啦。”跑堂的连声答应，退出账房，来到北上房。原来刘云自己住在北上房三间，白天读书习字，夜晚在后头院练武学。跑堂的来到上房屋中，刘云正在那里看书呢。跑堂的遂将东跨院住的客人，如此如此说了一遍。刘云闻听，剑眉倒竖，豹子眼圆睁，说道：“好一个无名的小辈！他也不打听打听，吃到咱们这儿来啦。”伸手由墙上摘下十三节亮银鞭，带上兜囊，同着伙计出离了北上房，直奔东跨院西厢房。秦尤一看说道：“什么人？不言语一声进来啦。”由打床底下抽出破单刀，刘云一看，冷笑了两声说道：“你姓什名谁？为什么吃饭住店不给钱？”秦尤遂道了字号。小英雄说道：“你就是皇上的二大爷，吃饭不给银，小太爷也不叫你进北京。”语毕，由腰间取出十三节亮银鞭说道：“你要胜得小太爷这只鞭，吃饭住店算白吃白住啦；你要胜不了这只十三节亮银鞭，今天就是你犯官司的日子。屋中狭小，咱们当院较量。”秦尤说道：“哪儿秦大爷也不惧你。你

打听打听，姓秦的走到哪儿，吃饭住店花过钱？”语毕，二人俱都够奔院中。秦尤并没把刘云看在眼里，以为十五六岁的一个小孩儿，还有什么本领？打算用刀背将小英雄的腿磕折了，他就走啦。秦尤向下哈腰，用刀背照定小英雄迎面骨上便砸。小英雄并不还招，向上一纵，容秦尤刀过去，十三节亮银鞭，照定秦尤的并肩穴点去，秦尤向旁边一闪，哪知道小英雄是真假虚实玄中妙的招，这一鞭是虚的，早将鞭抽回，顺风扫败叶，单鞭向秦尤腿部扫去，复又将鞭一带，秦尤这个苦子就吃上啦，噗通一声，闹了一个仰面朝天。小英雄并不下毒手，叫道：“大太爷您起来！”秦尤翻身站起，满面通红，笑说道：“是老合吗？”刘云说道：“老合不老合的，要是说好的，怎么着都行，不说好的，休想出福云居。”秦尤说道：“少爷不要动怒，我是避难之人，还要求少爷照应呢。”刘云闻听秦尤说话顺情顺理，遂说道：“在下虽然做买卖，最爱讲究交朋友，专交的是忠臣孝子，救的是烈女节妇。你倒是什么人？如果真是正人君子，穷途末路，少爷的钱不要啦，那是小意思。”秦尤说道：“少爷，此处不是讲话之所，在下秦尤尚有苦衷相告，请少爷到东跨院上房屋中讲话。”刘云一看秦尤并不像下贱之辈，将十三节亮银鞭缠在腰间，说道：“请你到我北上房屋中谈话，有什么过不去的事，在下必然拔刀相助。”说着话，刘云在前，秦尤提着那把破朴刀在后，进了北上房屋中，跑堂的给沏了一壶龙井茶，刘云与秦尤分宾主落座，刘云问道：“阁下倒是因为什么来到这里？还是路上盘费用尽？还是别有主使之入呢？”秦尤答道：“提起在下的事情，话儿可就长啦。我看刘少爷你是爱交朋友的人，不妨将我的冤枉对您说说。我本是太仓州人氏，姓秦名尤，人称飞天鼠。我父秦天豹，明清八义，与老胜英喝血为盟，替天行道，老胜英妒贤害能，用迎门三不过的招

术，将我父打死。那时节兄弟我只三岁，多亏我的叔父照应我寡母孤儿，抚养长大成人。现在老胜英知我秦氏门中尚有后代，他恐怕不利于他，欲将我置之死地。萧金台的闵大少寨主与胜英有仇隙，闵大少寨主夜入皇宫内院，盗了圣上的万寿灯，留下诗句，状告胜英。钦差大人贪了贿赂，递折保老胜英为原办，老胜英欲假公济私，他言说盗灯之人，不是闵大少寨主一人所为，其中还有飞天鼠秦尤，钦差大人不问真伪，就允其所请，胜英派镖行之人，四出侦察兄弟的行踪。少爷请想，这样罪大弥天的官司，老胜英加于兄弟之身，若将兄弟捉住，焉有兄弟的命在？老胜英既害了我的天伦，还要将我置之死地，只逼得兄弟到处不能存身。前天晚间，兄弟走道儿，路遇一个庙宇，名叫水月庵，兄弟遂进了水月庵。到了里面一看，正遇见兄弟的盟嫂袁王氏在那里避难。”秦尤说到此处，又将镖行追他、破萧玉台的话说了一遍，然后又接续着仍提水月庵之事，便将黄三太等如何焚了水月庵，抢了水月庵的金银，赶走尼姑，说了一片虚伪的话。刘云听到此处，便气得面目改色，遂说道：“有这样之事？他们若是遇见我刘少爷的手下，叫他们死无葬身之地！”秦尤说道：“实不相瞒，他们现在就跟踪追下兄弟来了，大概明天就许到榆林镇，住哪一个店可就知道了。少爷若能将黄三太等结果了性命，救了避难之人，我生生世世不忘少爷的大恩大德。”刘云说道：“见义勇为，是男儿的天职。”秦尤又说道：“不但在下不忘少爷的大恩大德，南七省的绿林道，俱都得日诵生佛。镖行不独欲将兄弟置之死地，南七省的绿林道，老胜英都要一网打尽。现在已经破了二郎山、莲花峪，新近平了萧金台、萧玉台、碧霞山，擒住闵家大少寨主，送往院衙门。你要是真能将镖行这些个小辈结果了性命，也可以寒镖行人之胆，绿林道中你可算首屈一指了。”刘云道：“就凭

臭保镖的，也敢口出大言，要灭尽绿林道？别说是臭保镖的，就是官家也不敢说除尽了绿林道。秦大哥你不要为难，小弟实不相瞒，此店是小弟与张德福所开。”秦尤赶紧问道：“张德福是否张德寿之兄？”刘云说道：“正是张德寿之兄。秦大哥何以知晓呢？”秦尤说道：“张氏弟兄三人，大的叫张德福，二的叫张德禄，三的叫张德寿。张德寿与兄弟联盟弟兄。”刘爷道：“如此说来，一家人不认一家人了，张德福与小弟是知己之交，现在这个店就是我们两个人所设，所以名字叫福云居。现在张德福大哥在连云山管理全山之事，山内有一个老寨主，现在后寨养福，不问前寨之事。连云山势。力很大，名誉很好。”秦尤听在心里，甚为欢喜，遂对刘云说道：“如此我就要高攀了，兄弟你比我小几岁。”刘云说道：“那是自然之理，何云高攀？因亲结亲，因友结友，你还是老大哥呢。你就住在这里，镖行不来便罢，如若来了，决不能叫他们出了榆林镇。”秦尤千恩万谢，遂仍归东跨院上房。天到午后，黄三太等果然赶到，冤家路窄，正在福云居打尖，被秦尤在暗中看见，报告了刘云，所以刘云出来骂街，金头虎动手挨摔，杨香五栽筋斗，约会晚间在福盛店比武，这就是刘云与秦尤相识的始末。

书接上文，钱大爷由上房屋出来，刘云回头一看，见一个白发苍苍的老者，手提单刀，奔自己而来。金头虎说道：“谁要出了圈子，就不是英雄，就是狗熊。”小英雄不知是计，一抖十三节亮银鞭就要动手，老头子说道：“好小子！”抡刀就剁。刘云一听乃是自己义父的语音，这才知道傻小子是愚弄了自己，拧身上房便跑，老头子岂肯纵放，随后便追。金头虎贾明大声喊道：“屋中的人快出来追贼！留一个看着小龙便成了。”三太、香五、茂龙等由屋中出来，便帮助老头子追拿刘云，金头虎早跑到店外迎头追去啦，李煜在屋中看守着萧银龙。刘云

出了福盛店，奔正北便跑，老头子在前，三太、香五、茂龙、贾明随在后头紧紧跟随，追出去有十余里地，迎面上来了一位老者，金头虎大声喝道：“行路的君子，千万截住，前面是采花贼，可别放他过去，一进树林子可就坏啦。”只见眼前站立一人。迎面这位并不是外人，正是秦家峪的秦二爷秦格良。因为秦二奶奶黑夜里得了时令病啦，老头子去榆林镇请大夫去，榆林镇距秦家峪二十来里地，秦二爷用夜行术的工夫，方然走出四五里地，便碰见这一伙人追拿刘云。金头虎一喊前面是采花贼，秦二爷闻听，可就火儿啦，他老人家平生最恨的这种人，秦二爷并不言语，哈着腰假装走道的，伸手一提鸡爪链子锤，不慌不忙，奔刘云迎头走来。刘云一看这位行路的并不答理这个碴儿，可就不十分留神啦，仍然向前跑，恨不一步跑进树林子。哪知道他可就上了当啦，及至刘云距离老头子不远，老头子一抖鸡爪节链子锤，照定刘云拦腰就缠，出其不意，刘云哪里躲闪得开呢？这一下子就将刘云兜了一个筋斗。此时后面的钱大爷、金头虎等早已赶到，钱大爷举刀便剁，金头虎是好坏人，一伸手将钱大爷拉住，说道：“钱大爷你先别忙，有什么事咱先回店慢慢地商量。”秦二爷仔细一看，被获遭擒的这位正是千里追风小侠客刘云。秦二爷急忙过去将钱士忠拉住，问道：“钱大哥，这是什么事？这几位少年是谁？你先给我介绍介绍，有什么事咱先回去再说。”钱大爷遂对小弟兄四位，给秦格良秦二爷一指引，秦二爷闻听说道：“原来俱都是一家人。现在你弟妹得了时令病啦，还是很重，我这是到榆林镇请先生去，咱们大家一同回榆林镇吧。”此时黄三太、杨香五早将小侠客刘云绳缚二背，刘云是一语全无，身上的兵刃也叫黄三太给搜出去啦，心中这个窝心，要多么难受有多么难受，只好跟随众人回归店房。众人翻回榆林镇福盛店，进了屋中，钱大爷、

秦二爷先落了座，然后这一伙小英雄也俱都落座。秦二爷对钱大爷道：“我可不是托故，我在路上就说啦，你弟媳妇得了时令病啦，我来榆林镇请先生来啦，可千万不许责打刘云，有么事等我回来，咱们大家商议，此时简直是把我糊涂死啦。提起这位先生是咱们至亲，也不是外人，我先到他家里，将先生请了，好在不是外人，叫他自己到秦家峪给你弟妇看病，我急去快来。可有一宗，我走后你要打刘云一下，咱们哥俩三四十年交情就算完啦。”秦二爷又对黄三太说道：“黄贤侄千万解劝你钱大爷，别责打刘云。你钱大爷脾气不好，前几天将刘云几乎打死，若不是我赶到，刘云现在也出不来，皆因为我赶到啦，将刘云释放，要不然还出不了这场事呢。”黄三太说道：“你就赶紧请先生去吧，这儿的事情，全都交给我啦，并没有什么大事。你看看炕上躺着的那位萧银龙，是萧三侠的少爷，皆因为刘贤弟误听小人之言，用药喂毒将银龙打伤，我们将钱大爷请到，已经治好啦。拿刘贤弟也不是为别的事，为的是明白了过去的事情，不叫刘贤弟听信小人之言，身入匪徒，绝没有别的事。你请放宽心，如果要打刘云贤弟一下，惟我是问。”秦二爷闻听黄三太之言，这才放心，说道：“贤侄们都是少年的豪杰，前途不可限量，千万不可为仇作对，要互相倚重。我不能再耽误工夫啦，我要走了。”钱大爷说道：“你不要絮叨啦，一会就天亮，病人也耽误啦，我绝不打他就是了。”秦二爷这才站起身形，钱大爷与一干小英雄出来相送。金头虎可没送出去，他看着刘云呢。

众人将秦二爷送出门外，众星捧月的样子，将老英雄陪到屋中，老英雄落座，口中叫道：“刘云！你为何用药喂毒蒺藜伤了萧三叔之子？你快从实说来！你要说半句虚言，我便将你双腿砸折，养你残废。”刘云到了此时，也知道不能隐瞒啦，

遂叫道：“父亲，你老人家先将我放开，有话我慢慢的跟你老人家回禀，我决不能跑。”贾明说道：“不能放你，你要是跑了，小老鼠也不能拿啦。你多受点委屈，先捆二会吧。”刘云同着他的义父是干生气，不能发作，要是一发作，是自给自己苦子吃。黄三太说道：“贾明贤弟不要如此，昨天是仇敌，今天便是一家人，刘云贤弟既是钱大爷的义子，既与你我弟兄是一样的交情，钱大爷与我之恩师情同骨肉，联盟弟兄，四大镖头的交情，无有一人不知道的。刘贤弟昨天听的是片面之词，今天咱们大家将话都说明白了，是非曲直，自然明了。”语毕，黄三太过去亲解其缚，叫道：“刘贤弟，并不是愚兄本意捆绑贤弟，恐怕贤弟再要走了，与贼为友，助纣为虐，一旦犯了官司，身败名裂，误了前途。望贤弟当着钱大爷，将福云居构隙之事，及药喂毒蒺藜伤银龙之举，究系何人指使，一一的说明。贤弟若能勇于改过，这正是贤弟出头露面的好机会。”钱大爷接言说道：“刘云，你若听你三哥之话，后来必能得好结果，否则必至身入匪窟，难免项上餐刀。与君子交如入芝兰之室，久而不闻其香；与小人交，如入鲍鱼之肆，久而必闻其臭。你黄三哥是年少的英雄，身入正途，与你胜三大爷习学行侠作义，保镖为生，虽然佩着血布衫的买卖，只要心地好，逢凶化吉，遇难呈祥。从古来忠臣孝子，气节之士，没有一位不寿终正寝的，或有直谏招祸、杀身成仁、舍生取义之士，亦必流芳千古，名垂千秋。死或轻于鸿毛，死或重于泰山，做臭贼的死了，叫人家骂贼父贼母贼子贼妻。我将你教的文武全才，你一点好都没学，老夫一片心愿，真白白的牺牲了，刘云你何以对老夫？”钱大爷语毕，泪如雨下。刘云亦大哭，遂说道：“孩儿罪该万死，对不起父亲养育之恩。孩儿用药喂毒蒺藜误伤银龙，幸亏天伦给银龙治好，若不然孩儿万死不足以偿。误杀好人之罪，

此事并非是出于孩儿本心，皆因为有一个秦尤，他住在孩儿之店。”钱大爷说道：“你也有了买卖了？”萧银龙说道：“叔父不要问他别的，教他快说秦尤之事要紧。”钱大爷说道：“秦尤怎样？”刘云说道：“秦尤住在孩儿店内，吃饭住店不给钱，孩儿跟他动手，将他兜了一个筋头，他爬起来，便与孩儿说了些场面的话。后来论起来都是联盟弟兄，孩儿便问他因何至此，他说想当初胜三大爷镖伤他父，现在要陷害他，并要将南七省绿林道一网打尽。孩儿一时愤火中烧，对秦尤说了几句大话：镖行不来便罢，如果来了，必要与绿林道报仇雪恨。偏巧黄三哥等到福云居打尖，秦尤暗中看见，孩儿遂骂镖行之人，与贾明动手。”刘云将与秦尤相遇，并将秦尤所说的瞎话俱都说完，跪在就地，叫道：“父亲饶恕孩儿这一次，孩儿从此弃暗投明，帮助黄三哥捉拿秦尤，然后在镖行混碗饭吃，与胜三大爷学行侠作义之事。”老英雄一听刘云说出此话，喜笑颜开，说道：“我儿若能如此，将来必有长进，为父心愿已足。皆因汝年纪尚幼，若不然为父早将你荐到镖行。今日与你黄三哥等邂逅之遇，也是天假其便。你若能帮助你黄三哥众人将秦尤捉住，打银龙之事，既往不咎；如将秦尤放跑，必不能轻饶。”刘云说道：“孩儿谨遵父命。”萧银龙说道：“钱叔父，若救小侄男等，请你帮助划策。”萧银龙话未说完，老英雄摆手说道：“贤侄是明白人，愚叔有几句肺腑之话。贤侄请想，秦八爷与胜三哥情同手足，当初镖打秦八爷，是拜兄无意打拜弟。秦八爷一死，蓬虎山星散，胜三爷只哭得目中流血，将秦八爷灵送于太仓，月供柴，日供米，供给秦尤。我那苦命的八弟妇，苦守冰霜，二十年来，才将秦尤抚养长大成人。此子不知好歹。”钱大爷说至此处，唉了一声，复又说道：“父兄之仇，不共戴天，我亦不能罪秦尤也。此事最好你们小弟兄去办，我不能相助。”语

毕，老英雄又嘱咐了刘云几句话，告辞回归。

秦家峪秦二爷请先生回家不再细表，单提福盛店这一干小英雄话到投机处，恨相见之晚，七人遂结为金兰之好。三太居长，其次香五、茂龙、李煜、贾明，银龙与千里追风小侠客刘云同庚，银龙三月生人，小侠客五月生人，故此小侠客最幼。结拜完毕，商议捉拿秦尤之策。小侠客刘云说道：“此时不过四更来天，小弟单人独自进到屋中，捉拿秦尤犹如探囊取物。”银龙说道：“贤弟不要口出大言，那秦尤乃是久经大敌之辈，二人皇宫内院，刺杀钦差大人，北京城越狱脱逃，这几次大敌，他都亲临其境。他是贼人心多，倘若你一进屋，他不见我的人头，他就许先动手伤你。别看他本事不及贤弟，他的经验可比贤弟大得多。”刘云说道：“我将六哥打伤了，他都知道，他绝不能疑惑小弟，小弟必能捉他。倘若众人一去，他必然逃走，他住的那间屋子有后窗户。”萧银龙说道：“可以四面埋伏，帮助贤弟。后窗户用两人把守，秦尤插翅安翎也难逃走。”刘云说道：“那样办不但费事，还许弄僵了。他要不在屋中呢？你们大家他认识，他还许在房上等候我呢，你不是说他心多？若大家去必然费事。六哥你不要拦我的高兴，他的武学要跟我比，他可差的多呢，我这只十三节亮银鞭，就是俩秦尤也逃不出去。”萧银龙说道：“贤弟千万多加仔细，此贼关系重大。”金头虎贾明说道：“刘云你将他放跑了，我可就活不了，那真要了五哥的命了。”刘云说道：“如果拿不着他，小弟替五哥打官司去。”小英雄遂收拾紧衬，黄三太早将兵刃暗器交还，带好兵刃暗器，独自出了福盛店。

此时天到四更来天，小英雄是轻车熟路，来到福云居，直奔东跨院，拧身形纵上房去，用珍珠倒挂的工夫，向屋中窥视，无奈屋中黑暗，什么也看不见。小英雄心中暗想：“此贼合该

遭官司，他将我陷于忤逆不孝，他坦然睡了觉啦。我给他来个出其不意，我进屋先将他用刀扎伤，然后再捆他。若不是他案情重大，我先要了他的命。刘云思索至此，悄悄来到上房门外，用手一推外屋门，双扉虚掩，并未上闩；刘云慢慢的将门推开一点儿，扁着身躯进去，又一推内屋门，也是如此。小英雄照样进了里屋，够奔帐子，侧耳细听，不闻声息，刘云不由得惊骇，心中暗道：“果然不出我六哥萧银龙所料，此贼已逃走啦。”此时刘云手擎短刀，挑开幔帐帘儿，探头观看，贼人蒙头而睡，刘云不由得心中欢喜：这回看你哪里逃走？若非我义父教训我，救了银龙，你就生生将我送了性命。好贼，你也有失招的时候。想到这里，短刀照定秦尤腿部扎去，就听哧啦一声，小英雄犹如木雕泥塑一般，原来是一个被服卷儿，用紫缎夹被盖着，秦尤迹踪不见。小英雄由兜囊中取出火种，点上灯烛，只见桌子上面有一张字笺，墨渾未干，刘云取过一观，上书：“刘云贤弟台览：愚兄身犯重案，镖行跟踪急至，恐不利于老弟，故暂告别，权归连云山隐避。大恩未报，愿俟诸异日，诸惟心照不宣，此颂大安。愚兄秦尤顿首。”刘云看罢，自己暗道：“无怪乎我六哥萧银龙言说我捉不着秦尤，果然应了人家的话啦。我在众人跟前说了大话，空手回去，有何面目？”思索至此，抬头观看，后窗户有踹动的痕迹，小侠客用手一推，将后窗户推落，刘云遂由后窗户蹿出去，直奔西大墙，就见墙底下蹲着一人，手执明晃晃匕首刀，刀尖向上指着。小英雄不由得打了一个冷战，自己心中暗道：“贼子秦尤真叫人面兽心，他将我陷于大逆不义，巧支使我给他报仇，然后他不知以恩报德，他还暗中在此处等着我。这就叫‘天堂有路你不走，地狱无门自找寻’。我若叫你逃出榆林镇去，我从此就不是千里追风小侠客刘云啦。”小英雄遂用胳膊一按墙头，上了大墙顶上，自己

悄悄绕到北边，翻身下了大墙，由腰间取出十三节亮银鞭，够奔此人背后而来。只见那人蹲在就地，仰着头向上观看，举着匕首刀纹丝儿不动。刘云本有心将他结果了性命，皆因为他案情重大，三太、银龙等谆谆嘱咐，不叫伤损他，小英雄来到此人切近，故意用手一捋鞭穗，亮银鞭咯啷一响，那人向上一带，小英雄使了十足的力量，照腰间一兜，向怀中一带，噗咚一声缠倒在地。方要用手去按，就听那人喊道：“唔呀！短命鬼，你可打顺了手啦。”刘云一听是傻小子贾明的声音，遂说道：“是五哥吗？”贾明说道：“不是五哥，还是六哥吗？六哥还起不来呢。”刘云笑说道：“您上这儿干什么来啦？”贾明说道：“小龙说你准拿不着秦尤，你由福盛店出来的时候，我在后头跟下来啦，我在四外一看，你要拿秦尤，秦尤要跑准得打这段大墙走，我上着这儿拾漏来啦。你也不睁开眼看看，抡鞭就打，我要没有金钟罩，腰就折啦。”刘云说道：“五哥你为什么又用匕首刀呢？你不是用一字杵吗？”贾明说道：“我将杨香五的匕首刀偷来啦。”刘云又说道：“五哥，秦尤跑啦，您给我想一个法子。他临走的时候，可留下字柬啦，我追出来的时候，笔迹还未干呢，他言说奔连云山去了。”贾明问道：“连云山离此多远？”刘云说道：“连云山离此处五十余里。五哥，咱们弟兄结拜一场，您帮助我将秦尤贼子捉住，回福盛店也好见大家兄长。秦尤笔迹未干，跑出去至多不过十里八里，我若在后头看见他一点影儿，就不能叫他走了。五哥您能够成全小弟吗？”贾明说道：“方才你出店的时候，三太、香五问小龙，言说这回秦尤必然被获遭擒，小龙说你绝拿不着他，大家问因为什么拿不着呢？小龙说秦尤不能在屋中等候你，他不定在哪儿窥探你的动作，他在暗处，你在明处，他看得见你，你看不见他。要论能为，他不济你十分之一；若论心眼儿，你十个刘

云，也没有秦尤一个人心眼儿多。黄三太他们要在你背后暗中协助你来拿秦尤，小龙说不用去，白费事，看不见他的影儿，上哪里去拿他呢？要不是小龙拦阻，大众就都来啦。我告诉你小刘云，你别不服高人指教，上年纪的就得属老道，料事如神，胜三大爷倚为长城；年轻的就属小龙，虽然说比不了老道料事如神，倘要用短命鬼的主意，一点后德都不留。咱是磕头的弟兄，就如同亲兄弟一样，露脸现眼，大家伙是一样，也不能说你拿着秦尤便算露脸，拿不着秦尤就算现眼，咱们俩一块回去，与大家商议，怎样拿秦尤，小龙自有主意。”刘云说道：“咱们白活这么大啦，人家在屋中躺着，就不叫大伙来，准知道秦尤跑啦。我在众位兄长面前说了许多的大话，回去有何脸面？你要帮助我更好，你要不帮助我，我拼了我这条命。我就此够奔连云山捉拿秦尤，如要拿不着秦尤贼子，誓不见众家兄长之面。”金头虎贾明说道：“你要将秦尤再打连云山惊跑了，就要了我的命啦。这回要交不了差事，我永远不能回镖局子。在碧霞山将小鼠拿住的时候，本来要用车送案，我逞能，偏要用口袋装起他来，吃上迷魂药。谁知道走到水月庵，被圣母娘娘与袁王氏看破，放了秦尤，现在既知道他准在那里，就容易拿他。你千万别去，咱俩赶紧回福盛店吧。”正在此时，就见由西北墙犄角绕过来两个人，直奔贾明、刘云而来。你道来者是谁？头一位乃是黄三太，第二位是杨香五。皆因为众人在店中守候刘云，工夫甚大不见回来，又不见了金头虎贾明，萧银龙遂叫道：“黄三哥，杨五哥！你们二位赶紧到福云居内外，探听探听刘云贤弟与贾明的消息。他们两个人谁也拿不着秦尤，刘云若拿不着秦尤，他必然不回来，贾明一个人叫他回来，他也没有脸面回来。二位兄长辛苦一趟，将他二人叫来，然后有什么主意，再作计议不迟。”三太与香五遂带好兵刃，由福盛

店出来寻找刘云，方才绕过大犄角，正遇见傻小子贾明与刘云。三太问：“捉拿秦尤怎样？”刘云脸面上一发红道：“果不出银龙六哥所料，小弟进屋之时，此贼已经逃走，并在桌子上留下字柬，言说奔连云山避难。”三太说道：“既然未能拿住，你二人何不早早回店？”刘云遂将要独自够奔连云山的话，对三太、香五说了一遍。三太说道：“连云山乃是一座山寨，贤弟一人进山，就是看见秦尤，也无济于事。贤弟不要固执，赶紧回福盛店，咱们大家想个万全之策，捉拿秦尤就在此一举。”刘云无法，只得随同三太等回店。来到福盛店，进了屋中，刘云一见萧银龙，只臊得面红过耳，遂将秦尤逃走之事，对银龙学说一遍。萧银龙说道：“此贼既奔连云山，他必在连云山久住，现在他是山穷水尽的时候，只要有收留他的所在，他就不走。刘贤弟与他未曾见面，太好啦，将来进山探听消息，仍然是刘贤弟一人之事。咱们大家且在此店休息一二日，我也养养伤痕，贼人的心也就稳住啦，咱们大家再够奔连云山。众位兄长以为如何？”三太、刘云等俱各点头称善。此时天光已亮，店小二进来，给小弟兄们摆上酒席，用饭已毕，俱各休息。

第三日雇了一辆敞车，大家恐怕银龙伤痕震动，算完店钱，黄三太多给二两银子的酒钱，众人这才由榆林镇起身。路过虹桥镇，座北有一座悦来店，大车赶进店门，黄三太问道：“有西跨院没有？”店主人答道：“现在西跨院才腾出来，上房三间。”三太等进了西跨院上房屋中。店主人问黄爷那行发财，黄三太说道：“我们是保镖为业，来到贵宝地逛太湖来啦，不定住多少日子呢。”店主人退出，店小二沏茶打净面水，众人喝茶净面，打发了车力钱，摆上酒席，众人商议明天探山之事。将饭吃完，大家说会子闲话，这才安歇。杨五爷睡不惯整夜的觉，天刚一发亮，叫起众人，将伙计也唤入，沏了茶，打了净

面水，梳洗完毕。黄三太交给伙计十两银子，说道：“我们住几天，临走时一块儿算账。”弟兄们遂各提小包袱，出了悦来店，奔西镇店口。出西镇店口不远，眼前有一道旱桥，刘云叫道：“众位兄长，此桥便叫虹桥。”众人过了虹桥，向西走出一里多地，看见汪洋大水，由江沿向西三里来地，山高直达霄汉。弟兄七位又顺江沿向北去，真是山连水水连天，山水天三样相连。又向北走出数里地，此时天已大亮，日出东升，江沿旁有一片杨柳树林子，就见由树林子内闯出两个人，俱是青布衣服，一个手擎单刀，一个手执铁尺，由北向南而来。这弟兄七位是由南往北，走了一个碰头，杨香五眼睛快，叫道：“傻小子！你看看这俩小子是干什么的？”贾明一看说道：“连云山的小贼。”杨香五说道：“对啦。咱们俩劫他们俩，你看好不好？”傻小子说道：“好好。”遂解小包袱亮一字杵，奔这二人跟前而来，迎头挡住去路。那二人说道：“快躲开，不要误了我们的公事。”金头虎问道：“你是办什么公事的？”那二人说道：“我们是苏州府的，现在跟随我们大都头捉拿采花淫贼。”杨香五问道：“采花贼现在哪里？”这二名捕快说道：“现在树林里面水边上，我们都头与贼人交手呢。我们上不前去，这是回衙门叫人去，帮助都头捉拿贼人。”萧银龙说道：“你们回去叫人，岂不误了事啦？我们是保镖的，情愿帮助你家都头拿贼。”那二名捕快说道：“如要将贼人拿住，皆众位少达官之力也。”那二人在前，众小英雄在后，过了树林子，见一人身穿青深灰色衣服，用黑烟子抹脸，手使翘尖式钢刀；一位官人淡红色一张脸面，手使一条白银色的枪，枪子旁有两个倒须勾，那条枪好似面条相似。刘云看罢，回头就跑，黄三太问道：“贤弟何以回头便跑？”刘云说道：“我不能露面，那位抹烟子的，就是我们掌柜的。我不能露面了，我要一露面，

就不好办事啦。”黄三太说道：“你先在一旁隐藏，我们给班头助威。”大家亮家伙，观看贼人与班头动手。贼人见来了五六个人，俱都亮家伙，在一旁汹汹站立，贼人一疏神，班头的枪照脸部打去，贼人用刀一挡，哪知道班头的枪是软的，刀搪上枪，枪杆向下一弯，将贼人的左腮划了两道血槽。贼人见势不佳，向西便跑。班头在后面紧紧的跟随，追出去有半里来地，就是一道江汉子，此时班头的枪也够上贼人啦，将枪一抖，照定贼人大胯扎去。贼人败走的时候，将刀交于左手，班头在后面追的甚紧，众人见贼人被伤，班头得胜，可没上去动手，跟在后面观看。班头追至贼人背后，枪已够上部位，奔贼人后胯左边一枪扎去，贼人趁势一翻身躯，先躲过班头的枪，一翻背镖奔班头咽喉打去。班头是以为这一枪必扎上，一大意，贼人一翻身，这一镖奔咽喉，班头躲之不及，说时迟，那时快，班头一扭项，金镖正中左肩井穴之上。班头就觉周身麻木，因地势相近，打得很重，立时翻身栽倒，贼人刀还右手，举刀便剁。此时众人瞧着三丈来远，欲待上前去救，可就来不及了。贾明大声喊道：“看法宝吧！”一字杵奔贼人头上打去，贼人的刀还未剁下去，一躲一字杵，噗的一声，将贼人的壮帽打落。众人此时已经赶到，救起班头。贼人掉头便跑，金头虎在背后便追，贼人翻身跳入江汉。金头虎脱衣服就要下水，刘云由树林内跑出来摆手叫道：“五哥，不要下水，下水您也捉不住他，连云山他的水路最熟，他的外号叫分水兽张德福。”刘云将贾明拦住，萧银龙上前，对班头问道：“足下尊姓大名？是哪一门的传授？你使的这条枪，是何物所造？”班头答道：“惭愧，提起我之恩师，大概众位达官也许知晓，我的恩师名叫华谦，外号人称美髯华子阮。此枪乃银丝鹿筋所作，名叫双钩银丝鹿筋枪，不用之时可以缠在腰间。方才众位达官助威，贼人失神，

被我用枪一打他，他以为蜡杆枪破法，用刀向上一挡，将他面部被双钩挂伤，所以他落败。提起此贼，在苏州府城里关厢采花，刀杀四命。昨天晚晌，在下家中作寿，此贼跑在我家，用薰香盒子向女眷屋中打薰香，我们老家人明白，大声喊叫，此贼情急，用刀将我的老家人扎死，扎的肚破肠出。我在前面招待亲友，闻讯跑到后面与贼动手，我用话一激他，他承认在城里关厢刀杀四命。他不是我的对手，由我家中跑到此处，天光已然大亮，贼人恐怕认识他，他用黑烟子倒在手心，向脸上一擦，擦了一个黑脸。我现在带着批票正拿此贼，也是我贪功心盛，方才中了贼人之计。他这镖还是毒药镖，此贼必是下五门贼人。”萧银龙问道：“阁下尊姓大名？”班头说道：“在下梁家庄居住，人称忠义太岁梁芳的便是。兄弟家中并不是没有饭吃，皆因为苏州府慕兄弟之名，累次下请帖，将兄弟请出来，也是不得已而为之。”金头虎说道：“原来大水冲了王八庙啦，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啦。华大爷与我胜三大爷都是联盟的弟兄。赶快将梁爷抬到店里治伤吧。”过去两个捕快就要给梁芳起镖，萧银龙说道：“且慢。此镖若起下来，梁兄便没有命啦。这是毒药镖。你们二位多辛苦，谁叫他是你们头儿呢？后背对后背背着，一个人扶着下身，赶紧背到虹桥镇店内，自有道理。”二位捕快遂照样将梁芳背起，一气儿背到虹桥镇悦来店。方要进门，店主人迎出来说道：“别向里背，我们店不住……”银龙说道：“你看看是谁？”店主人留神一看，哟了一声道：“梁大爷，这是怎么啦？怎么中了暗器啦？”原来，梁芳是苏州府大班头，又是当地人，所以店主人认识。在古年时要是当一名班头，也是赫赫有名，无人不知。闲文少叙，且说将梁芳背到上房，银龙给上药，刘云给起镖，敷上止毒散，服下定心散，内服外敷，梁芳已就止住了疼痛麻木，这才打发两个捕快给梁

芳家中先去送信。天到巳分时，来了不少亲友到店中看视梁芳。就见有一位英雄过来给梁芳请安，梁爷问道：“秦大哥，你几时打北京来的？”姓秦的答道：“我前天由北京回来。”刘云一看不是外人，正是秦家峪秦二爷的大公子，人称万丈分水小白猿秦浩远，在北京王府护院办事，一对鸡链子锤，压倒北京护院的老师傅。刘云语毕，叫道：“秦大哥，我给你介绍几位朋友吧。”遂将镖行的人都一一介绍完毕。萧银龙眼球一转，心中暗道：“此人既叫万丈分水小白猿，水性必好，现在拿秦尤、破山寨，正在用人之际。”思索至此，遂叫道：“刘贤弟，你可以请秦大哥出来帮忙吗？既跟你是世交，又与梁爷是亲戚，大概你若求帮忙，必然应允吧？”刘云遂对秦爷将张德福刀杀五命，秦尤盗万寿灼之事，并张德福镖伤梁爷，说了一遍。“现在镖行的朋友，打算请兄长帮助，共破连云山，捉拿贼人。”秦浩远闻听一笑道：“有用兄弟之处，万死不辞。小小连云山，何足道哉！”这就叫艺高人胆大，秦浩远到连云山被获遭擒。

且说众人商议，明日叫刘云探连云山，明着是找张德福，暗中是探秦尤落在连云山没有。萧银龙对刘云说道：“贤弟，明日进连云山见张德福时，就说秦尤住在福云居，被官面知道啦，官面每天派人去福云店捉拿秦尤，因此小弟不能作主，应当怎样办理，特来请示兄长。但是贤弟你到连云山，千万不可听过耳之言，我在福盛店受过你毒藜蒺的害，故此嘱咐你这一句话，恐怕贤弟你意志薄弱，易为小人动摇。”刘云说道：“兄长此乃过虑也，小弟纵然不肖，也不至于那样翻覆。”弟兄们商议已毕，一夜晚景无话。第二日清晨早起，刘云梳洗完毕，将亮银鞭缠在腰间，叫道：“六哥！小弟的毒藜蒺不够用的啦，在福盛店打丢了两个，你将亮银镖借给小弟三只如何？”萧银龙说道：“小兄有六只亮银镖，贤弟尽管使用。”刘云取了三

只亮银镖，带在兜囊之中。黄三太说道：“贤弟到山中千万沉住了气，别叫贼人看出破绽。”刘云答声：“晓得。”收拾完毕，够奔连云山。来到连云山山口，见有五七位把守水路的喽卒，乘坐小船，都在山口稻地外打鱼消遣。刘云走到切近，对喽卒头目控背躬身说道：“在下姓刘名云，来见张寨主的，请你给回禀一声。”喽卒头目一看，遂说道：“你还用回禀吗？你不是千里追风小侠客刘云刘少爷吗？你上船吧。”刘云遂登船，喽卒摇着花桨橹，工夫不大，来到二道岛口，二道岛口将刘云送到山里，回报进去，张德福出来迎接。刘云一见张德福脸面敷着药，遂问道：“大哥，脸上这是怎么的啦？”张德福说道：“贤弟，别提了，昨天多贪了几杯水酒，在山内闲来无事，在树林内乘凉，被干树枝子划了两道血槽。”刘云说道：“兄长，以后要少贪杯中之物。”张德福说道：“贤弟之言，愚兄必当谨记。”张德福又接着说道：“贤弟你不来，我正要派人请你去呢。”刘云说道：“我今天进山，还是有要紧之事。”张德福说道：“有什么要紧之事？”刘云遂将在店中遇秦尤始末情由说了一遍，又说：“官人与镖行之人，每日在店中骚扰，吃饭住店不给钱，以捉拿秦尤为名。但不知秦尤落在此处没有？请兄长拿个注意，小弟年轻，实在没有主意了，咱们应当怎样对待镖行与官人呢？”张德福闻听，遂说道：“若提起秦尤小辈，气死愚兄了。贤弟你到连云山也不是一次啦，你看见过老寨主吗？那老东西是人不见，惟有秦尤前几天来到连云山求见，那老东西便将秦尤让进内寨，三四天未叫秦尤出来。皆因为这里有个缘故，老东西有一个义女，今年十六七岁啦，老东西将干姑娘霸占在后寨，无论何人来，不叫进后寨。他将秦尤留在后寨，贤弟请想，还能有好事吗？他一定是让给秦尤啦。要不然我怎么说你不来，我还要遣人请你去呢？皆因为你的药喂毒

蒺藜神鬼难逃，我给你作封假书信，就说老三张德寿将你打发来的，求老寨主赏碗饭吃。那老东西最爱才，他好谈古论今，你见他之时，若能谈上话，抽冷子你便用毒蒺藜将他打伤。若将老东西打伤了，驱去秦尤，将那姑娘与为兄作压寨夫人，过个三五年，再给贤弟娶一个媳妇。此山乃万年事业，出产丰富，我是大寨主，你是二寨主，一辈子吃喝不尽，享不尽的荣华富贵。”刘云闻听，心中暗道：“你们这群东西，一个好的也没有。我何不答应了，将老东西伤了，也算天理昭彰，报应循环。”张德福遂命喽卒取过文房四宝，写了一封假信，交给刘云。刘云接书在手，二人遂奔后寨。来到后寨，先报告了喽卒，老喽卒接书在手，到里面就听有云板的声音。原来，后山所有一切之事，老喽卒来到中间，以敲云板为令，有老妈子出来接洽，男子不准过中门。这名喽卒一敲云板，出来一位婆子，将书接到手中，来至上房，见了老寨主，呈上书信。此时老寨主正与义女弈棋呢，接书在手，见书皮上有“张德寿”的字样，老婆子递书的时候，并且报告老寨主说道：“现在前山大寨主之弟，打发一位姓刘名云的前来，求赏饭吃。”老寨主所以并未拆开书皮，便对老婆子说道：“告诉张德福，就说此山穷困异常，给他十两银子路费，叫他下山去吧。”语毕，原书扔在一旁，仍与义女对弈。婆子方要出去，姑娘叫道：“妈妈且慢，义父为何不拆书观看，便将人打发走了？”老寨主说道：“姑娘你有所不知，那张德寿乃是下五门的浑人，无恶不作。物以类聚，同气相连，他打发来的人还有好人吗？”姑娘说道：“你看信皮上有下书人刘云字样。前几年我不是跟你说过吗？我有一个兄弟叫刘云，此人的名姓为何与我弟弟同名呢？”老寨主闻听，打了一个唉声，遂说道：“姑娘不要妄想了，当时老夫由江上救上你来的时节，第二日便打发若干人出去访寻，汝弟

刘云已经尸骨无存，一家尽绝，焉有你弟存在之理？”姑娘说道：“老爷子你要那么说，为什么女儿未死呢？万一老天不灭忠良之后，我兄弟就许尚在人世。你老人家就打开书信，看看这刘云多大岁数啦？要是十四岁，你老人家就将他唤到书房。我兄弟最好认识，豹子眼，玄眼珠，圆脸膛。”说着话，姑娘的二目之中落下泪来。老寨主被逼不过，遂打开书皮一看，果然这个刘云现年一十四岁。信中并云，武术高强。老寨主遂打发老婆子敲动云板，告诉老喽卒，将来人唤人。刘云将书投进去时候，他二人俱在外面听候，忽然间耳闻云板重响，张德福说道：“这也是哥哥婚姻打动，里面这一敲云板，必是要会见贤弟。”正说着，果然传出话来，叫下书人外书房会话。张德福遂与刘云进外书房等候。工夫不大，老寨主由里出来，走到外书房门口，咳嗽一声，刘云与张德福俱都站起身形。老寨主到屋中一看刘云，果然仪表非俗，与姑娘所言无异。老寨主心中一喜欢，叫道：“德福，聚义厅谈话。”张德福答应一声，由外书房走出，一鸣聚众钟，来了二十余家寨主，聚义厅两旁站立。老寨主陪着刘云走人聚义厅，老寨主坐在当中金交椅之上，刘云坐在上首，张德福在老寨主身侧站立。老寨主背后背着跨虎篮，这一升座聚义厅，真是威风百倍，一团正气，令人望而生畏。刘云此时将杀老寨主的心打消了一半。就听老寨主问道：“刘云你今年多大岁数？”刘云答道：“晚生今年十四岁了。”刘云说着话，豹子眼一转，见老寨主银髯散满前胸，说笑的声音犹如洪钟，虽然八十余岁的人，精神不减壮年。二位老少侠客这一见面，俱都有暗羨之意。老寨主又问道：“刘云你把你的家世可否对老夫表明？”刘云闻听，心中暗道：“你跟我不用续家谱，你们这一群下贱之辈，与少爷坐不在一处。”小英雄思索至此，遂信口说了谎言。老头子一听，完全不对碴

儿，又问道：“刘云，你是哪一门的人呢？跟何人学的武术？”刘云答道：“我师傅又是我的义父，他老人家姓钱名士忠，乃是保镖出身，自幼时将我收在膝下为螟蛉义子，传授武艺。”老英雄闻听，微微冷笑，叫道：“刘云！你不是投山入伙，别有用意，怎能瞒得过老夫？”刘云闻听不由的打了一个寒战，说道：“晚生实是投山入伙，求老寨主赏碗饭吃，决无他意，老寨主幸勿多疑。”老英雄笑道：“西路镖头钱士忠，保镖为业，买卖发达，现在虽然歇了业啦，可称得起富家翁，纵然欲谋生计，自有镖行可入，四大镖头俱都是至友。你为何弃美玉，而就顽石，前来充当山大王？所以老夫不敢相信也。”刘云说道：“老寨主有所不知，我义父自幼疼爱晚生，忽然变了心肠，近日无故的抓邪碴儿痛打晚生。”语毕，伸出胳膊与老英雄观看，说道：“你看看，我的伤痕尚未痊愈呢。”老英雄一看，果然鞭子打的伤痕尚在，心中暗道：“钱士忠啊，你为何这样行为？对待自己亲生自养的也这样吗？有日我若见了你的面，我必然责备于你。”老英雄正观看刘云的伤痕，心中思索之际，就听屏风后有人叫道：“老爷子！后寨请你呢，有要紧之事。”老英雄闻听，遂对张德福说道：“你先陪刘云在此等候，老夫后寨去一趟，就回来谈话。”张德福答应一声：“是是。”刘云站起身形，欲要相随老寨主，老寨主摆手说道：“咱们就算一家人了，老夫去去就来。”语毕，老英雄站起身形，出离聚义厅，回归后寨而去。此时张德福对刘云附耳说道：“贤弟你看看，那个姑娘也特破了脸啦，一会儿也离不开啦，这么会的工夫，就得向后寨招呼。”不表聚义厅上张德福以小人之心度君子，且说老寨主来到后面，姑娘问道：“前面那投山的可是刘云吗？”老英雄说道：“不错，他倒是姓刘名云，今年一十四岁，俱都相符。”姑娘闻听，心中非常喜悦，复又问道：“他

可是宜化府镇台之后人吗？此人也是扬州人氏吧？”老英雄摆手说道：“家乡住处我已问过，俱都不相符。人家是福建人，庄稼人出身。”原来这都是刘云信口所答老寨主的话。刘云为何在聚义厅上不说实话呢？皆因为刘云看不起虎头大王方冲老寨主，因为老寨主通奸义女，不是好人，故此不告诉真实出身。闲言少叙，书归正文，姑娘一听刘云家世不符，遂转喜为悲道：“老爷子，此人必有来历，绝不是投山入伙，他所说的必不是真话。若不是女儿之弟，为何他姓名年貌俱都与女儿之弟无异？老爷子你再细细一一诘问他，便知究竟了。”老英雄说道：“女儿别痴想了，人家说的明明白白，不是扬州总兵大人的后人，岂有再追问之理呢？”姑娘说道：“如其不然，待女儿到前边窥探一回，老爷子你想怎样？”老寨主说道：“女儿岂可出头露面？老夫暂且将他收留，慢慢窥探。过些日子我将他陪到八松岭，叫他看你父母的坟茔，他若是刘门之后，必然吐露真情。”姑娘说道：“全仗老爷子筹划，女儿听信便了。”于是老头子站起身形，仍回到聚义厅。姑娘谆谆嘱托：“你千万可别叫他走了。”老寨主唯唯答应。

且说张德福在聚义厅正与刘云商议：“单等老贼进来的时候，贤弟在他跟前献艺，抽冷子用毒蒺藜伤他。”正在低言耳语之际，就听老头子在外面咳嗽一声，张、刘二人急忙迎接出来。老英雄仍归原位，又对刘云问道：“你与钱士忠练了多少年艺业？”刘云答道：“晚生与我义父学了十数年，鞭法一百零八招，药喂毒蒺藜十二棵。”老英雄点头道：“不错不错，钱家门上的鞭一百零八招，十二棵毒蒺藜。”张德福说道：“老爷子，可以叫刘云在聚义厅上练一回，大家赏鉴赏鉴。若有不到之处，老爷子给他改正改正。”老英雄说道：“初次相见，哪有令人献艺之理？”张德福说道：“才子讲究文章，练武家讲

究武术。你乃是老前辈，还可以改正改正呢。”刘云说道：“老寨主，晚生不才，愿在老大人跟前现丑。”语毕，将大衣脱下，由腰中拉出十三节亮银鞭。一抖十三节亮银鞭，真似笔管直，拉开架式，吞吐撒放，玉蟒翻身，将鞭舞的犹如一条银蛇相似。老头子看得出神，站起身形，由北方绕到东北，相隔刘云有七尺来远，双手捋银髯，喊道：“好！好！倒是钱氏门中的武艺。”刘云此时要将亮银鞭交于左手，伸手掏鹿皮手套，刘云又一想：“带鹿皮手套麻烦，若被老贼看出破绽，反为不美。临上山时，曾与银龙借了三只毒药亮银镖，何不发镖打他？出其不意，必能命中。”刘云思索至此，正舞的热闹之际，将十三节亮银鞭交于左手，伸右手由兜囊中登出亮银镖。老头子此时左右手捋银髯，露着哽嗓咽喉，正在喝彩之际，刘云一仰手，照定老英雄哽嗓咽喉打去，就听噗的一声，翻身栽倒。列位，老英雄见银镖打来，一翻身躯，左手抄镖，一个箭步，纵到刘云切近，右手照定刘云劈去，刘云用手向上一封老英雄的右手，老英雄这一掌并不是真打他，上头的手还没落下去，底下的左腿早抬起来啦，照定刘云右肋踢去，噗的一声，将刘云踢了一溜滚儿。刘云方要爬起来，两边寨主们早过去，按倒就地，绳缚二背，请示：“老寨主，怎样发落？”老寨主道：“推出去杀了，拿人头来见我！”两个寨主架定刘云，向外就推，刘云大声喊道：“老寨主留命，刘云实在冤枉！”老寨主闻听，说道：“众位寨主，且将他推回，问他有什么冤枉？”二位寨主将刘云推回，老英雄哈哈一笑，问道：“刘云你有什么冤枉？从实说来。”刘云说道：“张德福言说老寨主的武艺高强，压倒一切，并说老寨主会接各样暗器，我一时高兴，掏出镖来，为的试试老寨主会接暗器不会。”老英雄笑道：“刘云啊，你来到山里，我以茶饭款待，并且收留于汝，无故的你要献艺，用镖打我的咽

喉。还有这样试暗器的吗？我明白啦，分明你是前来谋夺连云山。是也不是？”刘云说道：“晚生实在不敢有那种思想，实在是出于一时愚昧，望求老寨主恕晚生年轻，留我这条小命吧。”老寨主说道：“如此，寨主们且将他绑绳打开。”两个寨主解开刘云绑绳，刘云在地下磕头，谢老寨主不杀之恩。老寨主说道：“刘云，你不用谋我这座连云山，老夫今年七十八岁了，我还能过八十吗？只要你有本事，老夫愿将连云山双手奉送，你可得守得住。此山自开辟以来，全凭水旱田为生，不抢不夺。但恐怕你年轻之人不能守分，作案抢夺，一旦被官家知晓，此山便难以存在。”语毕，叫道：“喽卒们！取过文房四宝。”喽卒答应一声，由书房中取来文房四宝，老英雄拿着笔，取了一张纸写道：“兹派刘云为连云山查山寨主，统理全山事务，众寨主喽卒俱各听其调遣。此令。”写完，贴在聚义厅前，又对刘云说道：“你要守得住这座山，老夫便将义女领走，从此连云山与老夫毫不相干。”刘云谢过了老寨主，老寨主拂袖退厅，众家寨主俱各散去。刘云还真实心任事，与张德福说道：“老贼派我职务，我今天就得在山里查看一回，然后他要问我，也好回答。”张德福说道：“那是自然。但是今天你为何不用蒺藜打他？”刘云说道：“我心思以为带鹿皮手套费事，亮银镖不是快点儿吗。”张德福说道：“以后再有机会，可用蒺藜打他。你别看他派你为查山寨主，他心中还不定是怎个主意呢。”刘云说道：“那是自然。”二人谈着话，到了前寨，进了张德福的卧室，有喽卒摆上酒饭，二人用饭已毕，刘云休息休息，太阳平西的时候，便叫了两名喽卒带路，查看水旱田地。刘云一看，好一座庄家山！稻田地一望无边，稻穗都四寸多长。走来走去，走到一个所在，见有八棵大松树，每棵树上用松枝做的字，是“福如东海，寿比南山”八个字。刘云心中暗道：“松

树上为何作字呢？”再向前走，见有一座竹棚，用大漆漆的，刘云来到棚外，举目向里观看，见当中有一坟，前有石碣，天已向晚，石碣上的字未看真切。方要进竹棚，刘云就觉毛骨悚然，不知何故，潸然泪下。刘云心中暗道：“这是闹鬼，我别进去啦。这必是老贼的父母。他为何不下土安葬呢？”思索至此，叫道：“喽卒！咱们回去吧。”喽卒带路，原路而归。第二日吃完早饭。老寨主差老喽卒传刘云后寨外书房会见。刘云不敢怠慢，跟随老喽卒来到后寨外书房。老寨主早已候等。刘云进屋，躬身施礼已毕，老寨主赐了刘云座位，遂问道：“查山寨主，你可曾查看本山水旱田地吗？”刘云说道：“晚生昨晚曾查视一番。本山土地，肥沃饶厚，足够本山的费用。老寨主不知费了几许心机，才制造有这样成绩。”老寨主微笑道：“别说是半日工夫，你就是查十天，你也查不周到。我这里有山图一本，南北多长，东西多宽，何处高，何处洼，房舍若干，俱都画得详细，一望此图，了如指掌。明日二更天，你听我呼唤，我将此图带着，同你各处查视。本山东北隅，并有一座八松岭，你到那里观看一回，并且还有一桩故事，我给你讲演。刘云，你的年纪太轻，挨金似金，挨玉似玉，张德福面带奸诈，终非大器，久后必非此山之主，现在因惧我三分，不敢妄为。你若能志意洁白，将来此山老夫完全让归于你，若按老夫的规矩去行，将来吃喝不尽。”刘云唯唯连声答应，口中说道：“谨遵老寨主之命。”语毕，老寨主回归后寨，刘云回寨歇息。

此时已经三更多天，刘云休息片时，叫喽卒给预备一只轻快的小船，遂说道：“我到山外，前去探视几位朋友，以便将来我整理山寨，还要作买卖，不能似老寨主那样顽固不化。”众喽卒们说道：“你可多怜恤我们。”刘云说道：“那是自然。”说着话船已到岸。刘云说道：“此船不准擅动，我到虹桥镇请

朋友去，还许同我进山呢。”喽卒水手一齐答应。刘云并由腰中掏出二两碎银子，赏给水手与喽卒，下船向虹桥镇悦来店走来。工夫不大，来在了店房，银龙见刘云回来，不胜之喜，遂叫道：“贤弟探山之事如何？秦尤可曾落于连云山否？”刘云答道：“秦尤落在连云山了。”刘云便将在山内所作所为，从头至尾细细说了一遍，直说道：“老贼明天晚晌二更天时，要偕同小弟按图查看山寨，并要将图送与小弟。查到八松岭时，并且还要与我讲演一段故事。”刘云说到此处，萧银龙问道：“八松岭是什么所在？贤弟可曾知晓？”刘云说道：“那八松岭乃是老贼立的坟地。棺材可丘着呢，并未入土。”萧银龙复又问道：“贤弟你可知道那老寨主姓字吗？”刘云说道：“知道，叫虎头大王方冲。”萧银龙复又问道：“山中就属谁武艺高强？”刘云说道：“就是虎头大王方冲，其余都在张德福之下。但是这个老东西，你我弟兄恐怕俱都不是人家的敌手。”萧银龙复又问道：“贤弟可能将我们带进连云山吗？”刘云说道：“岂有不行之理？我是全山的查山寨主，喽卒们哪一个敢不从命？况且我跟他们说啦，我到外面邀请朋友去，老寨主若将山让给我之时，我不能似老寨主那样不振作，必然得作买卖，喽卒们还是很欢迎我。”萧银龙听到此处，计上心头，叫道：“刘贤弟，捉拿秦尤与老寨主易如反掌。今夜你将我与秦浩远大哥、贾明五哥，带到连云山的八松岭埋伏，单等老贼与贤弟到八松岭之时，出其不意，谋而杀之，犹如探囊取物耳。”连云山三面是水，一面通旱路，不会水的人，不敢进山，因为萧银龙与贾明、秦浩远三人俱都善于水性。三人商议已毕，收拾利便，俱都贴身暗带水靠，兵刃暗器等带好，够奔连云山。水手喽卒等候多时，见刘云偕同三位上了小船。这几人问道：“刘寨主，这是您的朋友吗？”刘云说道：“这都是我的莫逆朋友，将来

俱都荐在山中，大家同吃一碗饭呢。”水手喽卒闻听，也不疑惑，摇动桨橹向前行船，工夫不大，来到山里，众人弃舟登路，刘云领着三位，由小路绕至八松岭埋伏去了，暂且不表。且说刘云回到外寨下房，歇息片刻，吃饭喝茶等事，不必细表。天至二更时候，刘云进内寨外书房，老寨主早已等候多时，见刘云进得外书房，老寨主含笑说道：“刘寨主请坐。”刘云说道：“在老寨主面前，哪有晚生座位？”老寨主说道：“你且坐下，尔我喝一杯茶，咱们便起身查山。”二人喝茶已毕，老寨主与刘云遂起身够奔八松岭而来。来到八松岭，借着月光，老寨主遂由袖中取出地图一张，指示刘云：水田若干，旱田若干，并哪有竹林，哪有江苇，详细指示。比及看到八松岭，老英雄道：“因此处有八棵大松树，老夫将此地命名为八松岭。皆因为昔年老夫游江，在江面之上，看见一桅杆从上游漂来，老夫遂叫喽卒打捞船桅。众人将船桅打捞出水，见船桅上有一姑娘，年方八九岁，老夫遂打发人请了一位婆子，将那姑娘救醒。”方说到此处，就听有人喊道：“此树是我栽，此山是我开，要得从此过，必须留下买路财。牙绷半个说不字，一刀一个不管埋！”老英雄闻听，大声喝道：“什么人大胆？老寨主在此！”金头虎说道：“我在这儿等你好大半天啦。”说着话，一字杵搂头盖顶便打。老英雄是艺高人胆大，并未带着家伙，空着手与三人动手，将三个累的汗如雨下，近不了老英雄的身。刘云一看，工夫战大了，三个必然得落败，刘云遂在旁高声叫道：“老寨主且请后退！杀鸡焉用牛刀？这群东西们不是鹰爪，便是绿林道，前来抢夺我们这座连云山。”老英雄闻听，遂说道：“刘寨主可曾带兵刃吗？”刘云说道：“全都预备好啦，你请后退吧。”老英雄遂向西北一纵身躯，纵出去五七尺远。萧银龙等向东南纵去。刘云一个箭步，蹿到战场当中，面向东南叫道：

“小小毛贼！也不仔细打听打听，敢来到连云山无礼！”说着话，对着银龙一仰手，一翻身两扬手，四个毒蒺藜奔老寨主左右并肩穴及左右腿腋打去。老寨主左右两闪，脚未站稳，又一个毒蒺藜直奔裆中打来，老头子一纵身躯，稍为迟慢一点，这一个毒蒺藜正中在大腿偏面。老英雄骂道：“好一个贼子刘云！我施恩相待于你，你反勾结贼匪前来谋杀老夫！头上尚有青天，恐人容天不容，自有你的报应。”刘云说：“你是无耻的贼，人面兽心！我打你为是给黎民百姓除害，今天是你报应到啦！”老英雄哈哈一笑，回头便跑，刘云等在后面追赶，老英雄跑的甚快，小弟兄四人追之不及。萧银龙说道：“怎么明明中上毒蒺藜，他怎么犹如没事人儿一样呢？”刘云说道：“他是练家子，今年七十八岁，尚且狎褻少女呢，他有吸取真阳之法。”这都是张德福与刘云说的话，言说老寨主狎少女，吸取真阳。“他的气血足壮，药力行的慢。他纵有托天的本事，也跑不出去十里地去。”四个人说着话，仍然紧紧追赶，无奈老英雄愈跑愈快，将四位小弟兄落在了后面足有一里来地。跑出去有二里多地，老英雄向东一拐，就见前面来一对纱灯，甚为明亮，就听娇声细语说道：“老爷子，怎么啦？”老英雄一看原来是自己义女，说道：“老夫受了药喂毒蒺藜的伤啦。刘云勾结外人，前来夺山。”姑娘说道：“伤势轻重？”老英雄说道：“不要紧。”姑娘说道：“你回后寨治伤，然后你便打发人抓这四个小辈来。”语毕，让过老寨主，后边四人已经赶到。姑娘摘跨虎篮，劫住四位少年英雄，秦浩远被获遭擒，引出悦来店姐弟相认。

话说刘云用药喂毒蒺藜伤了老寨主，以为老寨主必然被获遭擒，不想老寨主是愈跑愈快，刘云手提十三节亮银鞭在前，秦浩远、萧银龙、金头虎、贾明等四小英雄随在背后，紧紧追赶。正在向前追赶之际，忽见前面来了一对红纱灯，闪出一位

如花似玉的姑娘，拦住要路，放过老寨主，亮出兵刃。刘云一抖十三节亮银鞭，说道：“什么丫头？这样大胆！竟敢拦住我们的去路。”直奔姑娘面前而来。两对白纱灯红字，上书“连云山内寨”。灯烛辉煌，异常明亮。姑娘是心中有事，在刘云向前走的时候，就注目在刘云身上，比及刘云来至切近，姑娘一看，果然刘云是豹子眼，大眼睛，圆脸膛，正是兄弟刘云。但不知何以至此。又想起船中遇难事，姑娘一阵心酸，几乎落下泪来。方要开口叫道：“这不是兄弟刘云吗？”未及开口，刘云的十三节亮银鞭哗啦一声响，直奔姑娘点去。姑娘双手擎着跨虎篮，并不还招，急忙闪躲。刘云是得着理啦，十三节亮银鞭上下翻飞，银蛇乱蹿，一招紧似一招，恨不得将姑娘一鞭结果性命，方解心头之恨。姑娘由始至终并不还手，只是向后倒退。再向后退就是江汉子了，姑娘站的是下坡，刘云站在上坡，赶来赶去，将姑娘赶的离水边切近。姑娘说了一句：“刘云，你是我兄弟。”刘云呸的一口，向姑娘唾去，说道：“谁是你兄弟？别不要脸，着鞭吧！”姑娘一看，再往后退，就该落水啦，遂向前一递跨虎篮，将刘云的鞭穗子捋住，这才往下一带手，刘云跟随跨虎篮向就地爬去，姑娘恐怕山石伤了刘云的脸，未等刘云爬下，向上一提跨虎篮，刘云翻身，闹了一个仰面朝天。姑娘一手向上提着鞭穗，一手擎着跨虎篮，有心要下毒手，愈看愈是自己一乳同胞的兄弟，姑娘此时真是犹如刀搅心肠一般，一抬腿照定刘云肋下一脚踢去，口中叫道：“冤家你去吧！”一脚将刘云踢了一溜滚，坠入江汉子中去了。列位，刘云仰面躺在山坡之时，秦浩远已经赶到，要不然姑娘便将刘云捉住了，因为不得下手，又不肯伤了他，所以暗将刘云释放。秦浩远来到姑娘切近，叫道：“好丫头，你胆敢战败我弟！”话到人也到啦。姑娘一看，原来此人空手，并没有家伙，

姑娘方在纳闷之时，就听哗啦一声响，鸡爪链子双锤由腰间拉出，照定姑娘胸前打来。姑娘向前一递右手跨虎篮，只一个照面，便将秦浩远的鸡爪链子锤捋住一只，秦浩远那只链子锤方要变招，姑娘左手的跨虎篮便向秦浩远腕子剪去，秦浩远方要撒手抛锤，焉得能够？皆因为秦浩远方才说了一句“丫头战败我弟”，姑娘暗想，必与兄弟有关系，所以未剪秦爷的腕子，向下一带，秦浩远趴伏在地，照定秦爷腰间，便踢了一脚。当时秦浩远欲想翻身，只觉腰间有如千钧压覆一般。姑娘叫道：“婆子过来捆！”萧银龙见秦浩远被擒，亮出判官双笔过来动手，双笔摘解撕捋，与姑娘战了不到五七个回合，左手的笔被姑娘的跨虎篮捋住，萧银龙方才看得明白，刘云的鞭被人家捋住，较劲没有人家力量大，秦爷的家伙被人家捋住也没有人家力量大，夺不过来家伙，自己必然不是人家的敌手，所以赶紧撒手抛笔，一个箭步蹿入水中去了。贾明看罢，一晃悠冲天杵小辫，大声说道：“这哪里是姑娘？这是从天上降下来的夜叉！我留着我这条杵吧，别抛在连云山。”语毕，噗咚一声，跳入水去。姑娘一看，四个人跑了三个，只捉住一个，遂叫道：“婆子们！派喽卒将此人抬回聚义厅，听候老爷子发落。老爷子若问，就说我追下贼人去了，不准多说。”婆子不敢不从，叫来喽卒，抬着秦爷回归了聚义厅，暂且不提。

列位，说书的一张口，难说两家的话，姑娘是怎么来的呢？也必须略事交代。皆因为老寨主与刘云看图查山之事，俱都是跟姑娘商议的，老英雄去后，姑娘自己心中思索：前日刘云一到连云山，使用暗器暗算老寨主，今日老寨主与此人查山，倘有意外，如何是好？姑娘思索至此，遂叫道：“婆子们！掌上后寨纱灯，赶紧够奔八松岭，迎接老寨主去。为什么老寨主这般时候，还不见回来？”说着话，姑娘收拾紧衬，带上跨虎篮，

婆子打着灯笼在前，姑娘在后，直奔八松岭而来。行至距离八松岭二里之遥，正撞见老寨主在前面跑，刘云等后面追赶，姑娘问道：“老爷子这是怎么啦？”老头子说道：“中了毒蒺藜啦。”姑娘问道：“何以尚能逃脱贼人之手？毒蒺藜打上，岂能转侧？”老英雄道：“不要紧，我有破法。”为甚么萧银龙中毒蒺藜会翻身栽倒，老寨主中了毒蒺藜，为何愈跑愈快呢？原来四大镖头是联盟弟兄，这位老寨主并不叫虎头大王方冲，在连云山占山，乃是不得已而为之，皆因为有姑娘坠累，若不是有姑娘坠累，老英雄早就削发出家啦，故此领着义女占据连云山，但是不夺不抢，全凭水旱田生活。后寨就是姑娘与老寨主。后寨是三道院子，姑娘住在最后头的院子，有婆子丫环伺候作伴。老寨主住在第二道院子，有老喽卒伺候。另有书房，姑娘与老寨主弈棋练武读书习字，有文武书房，男子不准入中门，有事以敲云板为令，外面一道院有老喽卒把门，男女有别，严肃异常。由九岁时老寨主游江，在江中上游飘下来一棵船桅，老寨主派人打捞船桅，见桅杆的篷绳上系着一个小女孩，气息奄奄，老寨主遂打发喽卒到山里请了寨主的女眷，将姑娘救上船，回归山寨灌了点姜汤，工夫不大，姑娘苏醒过来。老寨主一问姑娘何以落水，以及家乡住处，姑娘遂将身世与老寨主说了一遍。老寨主问姑娘：“你是愿意回家认祖归宗，还是愿意在山中呢？”姑娘说道：“我父在世的时候，凡亲戚家族等去投奔俱皆不收，只给十两银子路费打发回家，所以族人们没有认识我的。再者说我又是一个姑娘，你老人家是山大王，你老人家将我送到杭州，我们本族也不能收留我。你老人家要修好便修到底，你老人家还是将我收留在山中。”老寨主心中暗想：此事也是无有他法。暂将姑娘收在寨中，并打发人在大江之中打捞死尸。打捞两昼夜才将总兵老俩口子的尸身得着，惟不见

刘云尸体。原来刘云被钱士忠由江沿上救去。刘云抱着一块船板子，飘到钱家堡，正赶上钱爷在江沿上闲眺，打发人捞上岸来回家救醒，遂认为义子，传授武术。刘云本是宣化总兵公的后人，三年任满回家，在江中遇匪，总兵乃两榜进士出身，两箭射死两个贼人，贼人在山头上用巨石打船，将船打翻，可怜全家及仆妇人等俱都淹毙。也是苍天不绝忠臣之后，留下刘云与姑娘刘凤兰，刘云被钱爷救去，姑娘被南侠老王灵救去。这位南侠老王灵隐姓埋名，改名叫虎头大王方冲，合山寨主喽卒及张德福等，全都不知道老英雄是南侠老王灵，只姑娘一人知道自己义父隐姓埋名。四路镖头是联盟弟兄，南侠老王灵居长，南路镖头就是这位南侠老王灵，北路镖头是胜三爷，东路镖头石俊山，西路镖头钱士忠。若不隐姓埋名，胜爷当不了南七北六十三省总镖头，必须让给南侠，胜爷不敢设立南七北六十三省总镖局。皆因为南侠老王灵不知下落，无处访察，胜爷才办的南七北六十三省总镖局。有一日老哥儿四个在一块作买卖的时候，聚会在一处，南侠老王灵是老大哥，劝三位兄弟：“不许用毒药暗器，有伤阴德。”胜爷原先是三只金镖，三只毒药镖，就因为大哥劝说，胜爷弃毒药镖，永远不用，不传后人。石爷是药喂的毒龙槐，被大哥一劝，也取消毒药了。临到钱爷跟前，老英雄一劝，钱爷笑着对老英雄道：“我的毒蒺藜，最厉害不过，最好破，若是打在肉厚之处，用二指捏住，取小刀将受伤之处削去毒，就走不了肉里去啦。”这也是报应循环，丝毫不爽，一念之善，天必赐之以福，老头子当初若不是无意中劝三位兄弟取消毒药暗器，钱爷于无意之中告诉老头子破法，今日刘云用毒蒺藜伤了老英雄，若不是当年听钱爷告诉破法，焉有老英雄的命在？所以老英雄用刀一削，愈跑愈快，连刘云都不知道破法，钱爷授刘云打法，并未授刘云破法，这就是老

头子愈跑愈快的缘故。

闲文表过，书接正文。刘云与萧银龙、贾明三人顺着江汉子逃走，凫到对岸，就是一片芦苇，傻小子喊道：“老六！前边是芦苇，先藏在里头，脱了衣服过风吧。”萧银龙一听，心说真是砸锅匠，人家要追下来，他这是告诉人家呢。刘云先凫到苇塘子里，萧银龙与贾明也来到啦，此时天气已然东方灼亮，萧银龙对刘云说道：“这回的事情可闹大啦，别人被擒还不要紧，秦浩远这一被人家拿住，这可就费了事啦。他在北京王府当差，倘若至期不归，被王爷知道，一纸公文下到苏州府，事情就可大啦。要不然兵刃落下来，焉有我的命在？我在水中，见秦大哥只一个照面，就被获遭擒，可惜咱们堂堂男子汉。”金头虎在一旁胡说一气，工夫不大，衣服被江风吹干，三人这才够奔虹桥镇悦来店。

姑娘将老婆子打发走了，自己遂够奔江沿，叫老喽卒预备船只。连云山另有姑娘的花船，两个老喽卒充当水手，他人不许动用。但是姑娘长这么大，可没有出过连云山，有时候同着老寨主在本山中散逛，看看荷花，今日姑娘叫老喽卒预备船出山，老喽卒说道：“天气尚且未亮，姑娘出山何事？倘若被老寨主知道，我们这大年纪，不知拦阻姑娘，岂不受老寨主责备？要是别人跟随姑娘，尚有可说，连一个人都没跟着姑娘，姑娘独自一人，焉能出山？”列位，这两名水手全都是六十多岁的人，老寨主都知道品行端正，老诚可靠，所以才叫给姑娘当水手。老水手这一拦阻姑娘，姑娘杏眼圆睁，双眉倒竖，遂大声叫道：“老水手！我有要紧之事，若是禀明老寨主，可就来不及啦。你们赶快开船，万事皆休；如其不然，要误了我的大事，留神你们两条老命！”语毕，伸手撒跨虎篮。老喽卒一看姑娘急啦，明知道不开船是决办不到的，二人遂齐声说道：“姑娘，

倘若被老寨主明日知晓，怪罪下来，可求姑娘给我二人求情，留我们这条老命。”姑娘说道：“你二人请放宽心，我是避难之人，我还能害人吗？我不能这一辈子落的永无家业，避难深山，我要安排后来的结果，你们二人快开船吧。”老喽卒不敢怠慢，摇动花浆橹奔山口而来。工夫不大，将船靠岸，姑娘背定跨虎篮，由船上纵至岸上，叫道：“老喽卒！无论何人前来，也不许动用我的船。在此等候，不许擅离。”老喽卒连声答应。姑娘下了船，直奔虹桥镇而来。其时，金头虎刘云、萧银龙三人在苇塘中晒衣服，姑娘早就看见啦，三人所说的话，俱被姑娘听去，故此姑娘下船，够奔虹桥镇而来。

不表姑娘够奔虹桥镇，再表刘云、贾明、萧银龙三人，在苇塘中将衣服脱下，拧了拧水，放在苇梢上，江风一吹，半干的衣服穿在身上，三个人遂奔虹桥镇而来，一路无书。来到店中，黄三太问道：“怎么不见秦浩远大哥回来？”银龙与刘云遂将山中之事，从头至尾说了一遍。及至说到姑娘与刘云动手的时候，傻小子贾明接着说道：“刘云在连云山住了好几天啦，跟姑娘一定认识。一见面的时候，刘云脸儿红啦，拿鞭就打，姑娘并不还手，一个劲的向后退，刘云一个劲挤兑人家，人家要再向后退，可就退到水里啦，这才用家伙跟老七还招。那位姑娘大嫂子，使的那个家伙，也不知叫什么名字，看着好似两个护手钩合一块一样，两面是钩，当中有一个宝剑尖子。刘云的鞭穗子，被钩就给钩住啦，趁势要向下一带，可就擦了刘云的脸啦，姑娘大嫂子恐怕伤了刘云的脸儿，先向下坡一带，刘云的脸看看落地，姑娘又向上猛劲一提，刘云就来个仰面朝天，一抬腿，一脚踢在水里去啦。俩人要不是有交情，有多少刘云都完啦。秦浩远大哥，可就吃亏了，也不管碰着脸没有，照定腰上踹了一脚，叫婆子就给捆了啦。”刘云闻听脸儿一发红，

叫道：“贾五哥！咱们是磕头弟兄，你不可血口喷人。我在山里住了两天，我并未见那丫头，所有的情节，都是张德福与我所说，今天话是挤出的，要不然我可不能说。提起我刘云身价来，不比列位低，我是宜化府总兵公的后人，三年任满回家，在大江之中遇见水贼，我父是两榜出身，两箭射死两个贼人，贼人在山上用巨石砸船，砸得船底现天，我全家尽丧。也是我命不当绝，我抱着一块船板子，漂流到江沿，我义父在江船上望景，将我打捞上岸，带到家中，教授我武术。”刘云因为傻小子耍笑自己，正在发牢骚之际，就听后窗户外一声叫道：“刘云兄弟！你可忆想苦命的姐姐了？”刘云一听，仍是山中姑娘的口音，对着后窗户唾了一口，骂道：“贼丫头！别没羞啦，谁是你兄弟？还不过来受死！”此时姑娘已经由房上过来，站在院中叫道：“刘云！你当真不认识姐姐了？”刘云此时在气头上，又听张德福言说姑娘与老寨主有染，分明就真知道是自己姐姐，当着大伙也不能认啦。刘云此时一看炕上放着一把单刀，伸手抄起单刀，纵到院中，口中叫道：“贼丫头休走，着刀！”姑娘闪身躯，并不还招，口中仍然呼喊“刘云，你是我兄弟。”刘云一刀紧似一刀，姑娘闪展腾挪，复又叫道：“兄弟！且慢动手，容姐姐将话对你说明，你再动手也不为迟啊。”刘云焉能容让，仍不住手。萧银龙与黄三太二人看着事出有因，黄三太叫道，“银龙贤弟，你看姑娘口口声声呼刘云为弟，手擎着家伙并不还招，其中必有缘故。刘贤弟落江被救，想必姐姐也彼人救去。贤弟你由打刘云身后，暗中将他的腰抱住，我夺他的刀。无论有什么事，容人家姑娘将话说完了，再动手尚还不迟。再者你看姑娘并不是打仗来的，姑娘泣容满面。”萧银龙听黄三太之言，说道：“兄长此言正合我意。”于是萧银龙遂绕到刘云身后，将刘云抱住，黄三太捋住刀盘子，叫道：

“刘云贤弟且慢动手！容姑娘将话说完，再动手不迟。”姑娘遂叫道：“刘云兄弟！方才你在屋中所言，船底现天，你被人所救。你想想当时母亲左手拉着你，右手拉着我，祷告苍天：‘倘若事急时，船要翻了，苍天有眼，可千万留一奴儿女，莫绝后代香烟。’母亲哭的如痴如呆，忽然船翻，合船之人俱都落水，然后就不知所以了。”刘云说道：“你满嘴胡说，我没有姐姐。你在山中与老寨主明为义父义女，暗为夫妇，我都知道。总兵之女，焉有你这样下贱的东西？”姑娘闻听，只气得几乎栽倒尘埃，唾了刘石一口，说道：“耳听为虚，眼见为真。这是你眼见还是耳听？”刘云说道：“我耳听与眼见一样，你们本山大寨主张德福告诉我的，那还能假吗？”姑娘闻听笑道：“刘云，你枉为男子汉了，交朋友你都分不出好坏人来。那张德福，他乃是下贱之辈，人事不做。我与老寨主一宅分三院，有时昼间弈棋，或者谈今论古，必有婆子在跟前伺候，内院连一个生人都不进去。有一日夜间，张德福无故的进后宅，被姐姐捉住，我要将他杀了，婆子劝我，必须禀明老爷子，叫老爷子发落他，倘若经我手杀他，恐招人物议。那时节姐姐本打算装作不知是谁，杀完他再禀告老寨主，经婆子妈妈这一劝解，我才饶他活命，报告老寨主。老寨主叫将贼人抬到外书房，及至抬到外书房，老寨主一看，原来是张德福下贱东西。老寨主问他到后寨何事？他言说他吃醉了，误入内寨。老寨主有心杀他，又念他在连云山有开山辟土之功，老寨主为了半天难，才打了一百鞭子，放他归前山，倘若再私进内寨必当杀之。那小辈从此以后便在外面造谣，破坏我与老寨主的名誉。你枉为男子汉，枉读诗书，连君子与小人都分辨不出来。你知道老寨主是谁吗？”刘云听到这里，已经暗自泣下，又听他姐姐一问老寨主是谁？他的气儿不觉又撞上来了，遂大声答道：“我为什

么不知道？老贼名叫虎头大王方冲！”姑娘微笑说道：“刘云哪，你还在梦中呢。我一告诉你，你心中的疑心，就没有了。大概人的名儿树的影儿，君子小人都有个耳风，老寨主并不是虎头大王方冲，他老人家乃是四大镖头之一，姓王名灵，人称南侠老王灵，提起来谁人不知，哪个不晓？若不是有我坠累人家，人家早落发入山了。皆因为有我累坠人家啦，他老人家才隐姓埋名，占山为王。要是出了家，庙里怎能收留姑娘呢？”三太与银龙、贾明等。一听姑娘说虎头大王方冲，并不是方冲，原来为南侠老王灵，只听得大伙胆裂魂飞！因为什么呢？胜三爷常常言说：“我胜英都低人一头，人家不干才显胜三爷呢。一辈子行侠作义，四大镖头之中属其第一，并且还是老大哥。”如今私自进山，并且用药喂毒蒺藜伤了人家啦。刘云也常听义父钱爷谈论，知道老侠客行侠作义，是南七省最著名的人物，并且还是盟大爷。谁都知是正人君子，张德福所说的话，俱都是妄造黑白，污辱好人。刘云遂过去拉住自己姐姐的衣襟，大声痛哭起来。姑娘刘凤兰也哭的如同泪人一般。萧银龙说道：“刘云你也别哭啦，姐弟相逢乃是喜事，有什么话到屋中再说。”大伙俱都相劝，姑娘与刘云这才同进上房屋止住了悲泣。萧银龙说道：“刘云与我们都是磕头弟兄，并不是外人，请你落座休息休息，喝一杯茶，然后尚有要紧之事，当面言讲。”姑娘一听，全都与刘云是磕头兄，万般无奈，只得落座，叫道：“刘云！南侠老王灵不但是姐姐救命的恩人，而且惠及枯骨。当时救了姐姐，由江中又将父母的尸体打捞上来，置办寿衣寿木，将二老双亲成殓起来，居于八松岭。并搭竹棚一座，遮风蔽雨，在八棵松树上作的‘福如东海，寿比南山。’逢年遇节祭祀，烧钱化纸。由打姐姐九岁收为义女，老寨主亲自请合山女眷寨主，在众人面前焚香起誓，老寨主言说：‘义父如不以义女当

亲生女看待，必然尸骨无存，白骨见天。’那时节姐姐见义父起誓，姐姐也焚香起誓：‘义女如不以义父当生身父母孝敬，不得善终。’自九岁到如今，姐姐一十八岁，受义父教训九岁，昼习文，夜习武，成全姐姐被难之人。昨日你到连云港，老头子本来连信都没拆，就打发婆子告诉老喽卒，给你十两银子盘费，本山穷困不能收录闲人。那时节姐姐正与义父弈棋，因见信封上有下书人刘云字样，姐姐遂问老寨主为何不拆书看看？老寨主言说，姑娘你有所不知，那张德寿乃是张德福之弟，老道七星真人的门徒，行为极其卑劣，物以类聚，这刘云既然与下五门相近，不问可知，必不是良善之类。姐姐闻听，遂对老寨主言说，昔日有一胞弟，名叫刘云，落难江中，莫非此人是我兄弟，也未可知。依老寨主说你兄弟决没有存在之理，叫姐姐不必妄想啦。姐姐见老寨主不允收留，因念弟情节，不觉凄然泣下，老寨主爱女情深，一见姐姐哭泣，遂允收留，侦察来历。及至打开书皮观看，果然来人姓刘名云，年方一十四岁。姐姐屈指一算，咱全家落江之时，为姐只九岁，你只五龄，今年你一十四岁，大概必是吾弟了，遂怂恿老寨主到外书房会客，看看你的像貌是否相符。老寨主一看，果然与姐姐所说的像貌无异。及至问你的籍贯，你胡诌一回，并无一句实话，老寨主到后寨对姐姐言说，你的籍贯不对，也不像兵公后人。姐姐仍然坚持说是我兄弟刘云，想必别有缘由，不肯说出详细情由。于是老寨主才出主意，暂将你收留，同你到八松岭，将父母被难落江之故事与你讲演，倘若你是刘家之后，必吐露真情，昨日才将你陪到八松岭。你用药喂毒蒺藜将人家打啦，初次见面，你就用毒药暗器，暗算人家。”姑娘语至此，便哭泣着叫道：“刘云！刘云！你于心何忍？再者，你对得起泉下的一双父母吗？”

姑娘一面说着，一面泪如雨下。刘云说道：“姐姐不要伤心，先将老寨主的伤治好，先前不是不知道细情吗。兄弟上山并不是专为暗害老寨主去的，皆因为张德福诬蔑姐姐与老寨主许多的不堪入耳之言，我一想连张德福都算上，一个好人也没有，兄弟若知老寨主是南侠老王灵，兄弟天胆也不敢触犯。咱们别的事情全都搁在一旁，我赶紧进山给老寨主治毒蒺藜伤去。”姑娘说道：“那就不用你费事啦，老爷子自己有破毒蒺藜之法。我见老寨主说话的精神与跑的步法，丝毫不乱，大概不至于有性命之忧。”刘云闻听此言，愕然说道：“连我义父对我都未曾言过破法，何以钱家独门的暗器，别人有破法呢？”姑娘说道：“你就不用多想啦，老寨主与钱士忠的交情比你近的多，四大镖头，情同骨肉。”萧银龙叫道：“刘贤弟，你问问姐姐，秦尤果然落在连云山没有？倘若落在连云山，咱们将他的案子及张德福采花杀命之事，暗暗进山报告老寨主。老寨主与胜三大爷情同手足，胜三大爷的事，如同老寨主的事一样，此一去秦尤与张德福必定遭擒。”刘云方一问姐姐刘凤兰，姑娘说道：“我没有先和你说过吗？内寨里一个男孩都不许进去，我焉能知道什么秦尤呢？张德福既有这宗事，老寨主是万不能容。”萧银龙道：“姐姐你由打山里出来，工夫也不小啦，老侠客的伤痕究竟不知怎样？你还是自己回去，将店中之事略略的与老侠客说一个底儿，然后我们便想法子见老侠客，捉拿张德福。还有一样要紧的事，在山上被姐姐所擒的那位，并不是外人，他父与四大镖头都是磕头的弟兄，他乃是秦家峪秦二爷的大少爷。他在北京王府当差，请假回家省亲，在此地遇上我们啦，我们是请出人家来帮忙的。”姑娘又叫道：“众位兄长贤弟，刘云年轻不知事务，求众家兄长贤弟千万多要照顾。”黄爷与萧银龙说道：“请姐姐放心，刘贤弟与我们如同亲兄弟一样，无

论什么事，他没有不听的。你就请回山寨，看看老侠客的伤痕罢。并求姐姐将此间大概情形与老侠客禀明，刘云就到连云山请罪。皆因为秦尤是盗灯的正凶，关系最大，倘再行逃逸，我们众人就有性命之忧。”姑娘与兄弟相见之下，恨不得立刻将兄弟带到连云山请罪，姐弟团圆，恋恋不舍，哪里肯立时就回山？还是刘云催促姐姐赶快回山，倘若消息走漏，秦尤逃走，兄弟就有拒捕殴差之过。姑娘眼含痛泪说道：“此事也不必我自己回去，还是大家同我上山。”刘云说道：“也好，咱们赶快看看老爷子的伤。虽有破法，倘有不测，为之奈何？”萧银龙闻听，遂将大众欲进连云山之事，告诉了忠义太岁梁芳，众位这才起身。

此时天光已亮，来到水路，两名喽卒一看，有六七位男子，姑娘在先带路。两名老喽卒交头接耳说道：“为何姑娘带着那些男子？”说着话姑娘已到水边，叫道：“水手拢岸！”水手说道：“若是光姑娘一人，当然拢岸，姑娘为何带着许多男子？老寨主怪罪下来，谁人担待？”刘云一听水手不摆岸，船离岸不过一丈有余，刘云冷不防一个箭步，蹿上船头，叫道：“水手快快摆岸！不然即杀尔辈。”水手无法，只好摆岸，众人上船，姑娘将姐弟相认之事，对水手言明，水手说道：“事已至此，只好姑娘给我们作主。”说着话已到后寨子墙，刘凤兰说道：“且叫他们众位在墙外等候片刻，我姐弟且进里面，将所有一切先报告老寨主，然后叫他们众位听请。”刘云将意思报告众人，众人俱都点头答应。刘云与凤兰姑娘纵上墙头，进了内寨，姑娘说道：“这是后寨，向前去再过两道院就是老爷子住所。”姐弟说着话来到前院，东厢房三间，姑娘说道：“这是老爷子寝房。”姑娘遂掀竹帘而入，慢慢叫道：“老爷子。”老英雄闻听，咳嗽一声说道：“是凤兰吗？”原来，老寨主中

了毒蒺藜后，自己用刀割下指肚大一块肉去，虽然不甚重，但是那大年纪，如何受的了金刃之伤？翻来覆去，方才睡了觉。闻听姑娘来啦，老英雄将姑娘唤入，刘云也走到门前，姑娘问道：“老爷子伤痕怎样？”老英雄长叹一口气说道：“不要紧。好一个刘云，老夫若将他拿住，千刀万剐。”姑娘说道：“老爷子您别生气，那人正是我那苦命的兄弟刘云。”姑娘方说出刘云二字，羊羔吃乳跪在床沿下，叫道：“刘云还不过来与老爷子赔礼？”刘云闻听，掀开门帘进到屋中，双膝跪倒，叫道：“义父，你老人家是我刘氏门中救命的恩人，孩儿不知。”老英雄站起身躯，说道：“刘云，你不仁，我就不义。”由墙上摘下跨虎篮，明晃晃奔刘云剃去，只见刘云低头受死，一语全无。跨虎篮看看落到头上，姑娘一伸手将老英雄胳膊托住，说道：“义父大人看在我死去的父母面上，给刘家留一条根吧。”老英雄哈哈一笑说道：“姑娘，你不托我胳膊，我也不杀他。他拿药镖伤我，我都不杀他，我试一试宦家儿的心肠耳。”老英雄又说道：“孺子诚可教也。十四岁的孩子，能够引颈待死，不与老夫反对。不知者不作罪，先前不知老夫之为人耳。”语毕，用手一搀刘云，叫道：“刘公子请起，此处不是讲话之所。”姑娘说道：“请义父上坐。”又叫道：“兄弟！你重拜义父大人救咱们的大恩。”刘云不敢怠慢，赶紧磕了三个头。南侠老王灵说道：“不用拜了，咱父子且到后寨讲话。”爷儿三个来到后寨，老寨主问道：“公子你到连云山，所为何事？”姑娘说道：“您就叫他刘云，不必称他公子了。”刘云说道：“义父老人家，我哥哥黄三太由杭州碧霞山双松岭，解国家要犯秦尤，走到苏州地界，被贼人识破，救去秦尤。那秦尤两次夜入皇宫内院，盗取圣上的九龙杯，国母的珍珠汗衫。”刘云遂将秦尤脱逃始末根由，对老英雄说了一遍，并将福云居之事也告

诉了老侠客，直谈到本山大寨主刀杀五命采花作案，忠义太岁梁芳受伤等事。说到黄三太众人，现在墙外等候，老英雄问道：“都是何人之后呢？”刘云说道：“俱都是明清八义的后人，胜三爷的高徒。”老英雄长叹一声说道：“我也听了一面之词啦。你赶快请小弟兄进后寨见我。”刘云答应一声，转身来到后寨墙外，说道：“老寨主请众位兄长。”工夫不大，婆子开了后寨门，将弟兄六位引入。南侠老王灵已迎到门首，众人一看南侠老王灵，年过古稀，精神百倍，真有出世离尘之概。黄三太等常听胜爷说：“王灵是大拜兄。”黄三太等不敢怠慢，爬在地下叫道：“老伯父！小侄男等与伯父磕头。”老侠客哈哈大笑道：“众位贤侄少礼。且请屋中落座，愚伯尚有话说。”众小弟兄磕完头，站起身形，跟随老侠客进了东厢房。老侠客叫道：“众位贤侄！我隐姓埋名已二十余载，合山之人，全都知老夫叫虎头大王方冲，王灵二字，谁也不晓，都只为收留义女，泄漏我的真名。我要求众位一件事，以后见了我那胜三弟，千万不许提我的真名。我在此山，无事不常下山，只知耕耘，不晓其他。前几日有秦尤到来，下帖拜望，皆因为他是明清八义后人，我将他接进后山。秦尤一见我，磕头便拜，言说胜英要斩草除根，所以绿林道犯的大命案，胜英都按在他的身上。我一听此言，我很埋怨胜英不仁，我就给了他几百两银子，打点了细软物件，派老喽卒雇了一只大船，送他回太仓州，叫他携眷远逃，永远也不许再露面了。秦尤这一远走，永远也拿着啦，胜三弟的官司，永远也完不了啦。你们就将我带到当官，我打纵放秦尤的官司。救秦尤不死，完胜英的官司。”大伙闻听一怔，金头虎说道：“你老人家别打这场官司，先叫我胜三大爷打官司，然后我爹再替我打官司。”黄三太说道：“我恩师岂能让你老人家赴汤投火？你老人家的事，若被我恩师知道，

他老人家还得替你老人家去呢。”萧银龙杏子眼一转，口中叫道：“伯父！秦尤已走，暂且不成问题，也不必解决。先将大寨主张德福拿获，以免逃逸。”老寨主说：“此话诚然。”萧银龙又说道：“我们还有一位朋友，被刘凤兰拿住。他是双锤将秦格良的少爷。”老寨主未等银龙将话说完，叫道：“婆子传话！将秦少爷放回。”老喽卒由聚义厅将秦浩远缚着二背推来。老英雄亲解其缚，刘云说了底细，秦浩远磕头拜见伯父。老英雄一笑，说道：“一辈新人换故人，长江后浪催前浪。盟弟之子都成丁了。”老英雄遂叫众人在聚义厅四外埋伏，然后一击云板。前寨方起床梳洗，闻听聚义厅上击云板，俱都云集聚义厅。南侠背后背定跨虎篮，到聚义厅咳嗽一声，坐在金交椅上。张德福带领众人俱站立两边。张德福开言说道：“老爷子为何这早升厅，有何要事？”南侠说道：“大寨主，人位齐了吗？”张德福回说：“都齐啦。”老英雄坐上说道：“众位也有见过我的，还有来二三年没有见着我的。然而众位来到小山的时候，我俱都传山令，我这是庄稼山，不做抢夺的买卖，不许采花杀命。前几天苏州府城里关厢，有刀杀四命拒捕殴差之事，又有劫船抢客之事，伤了客人水手，连保镖的共合伤人命六七条，有会水性的借水遁逃走。此事你们二十七位寨主，但不知是哪位作的案子？谁的案谁说。你们若是说了，自去打官司，没有列位的事。谁作的案，若是不说，倘被官人知道连云山所为，必然前来抄山，那时也是全山尽毁。谁作的案子快说，若不然，我先亮跨虎篮将你们这二十七位斩首，然后我一自尽。”说着话，当啷啷一声响亮，亮出跨虎篮，二十七家寨主面面相觑。老寨主问的很急，大伙无法，只可说道：“老寨主请息怒，这都是大寨主做的案子，我们未敢助恶。”老寨主说道：“张德福，你与他们二十六位对词。”张德福闻听，吓

的颜色更变，闭口无言。老寨主说道：“理屈词穷，必是你所为无疑了。”贼人心中暗道：“三十六招，走为上策。只要我一沾水，就算逃啦。”一退步，纵上聚义厅，由前坡到后地坡，方要下房，有一人二指一按绷簧说道：“万恶之淫贼，哪里逃走？”出其不意，贼人中了袖箭，翻身落房。起来方要逃走，纵过来一道黑影，喊道：“小子你哪里走！”过去一脚，又将贼人踢倒。西敞厅下来两人，南配厅纵下两人，俱都亮出兵刃，杨香五过去，将贼人捆绑起来。聚义厅群雄俱都愕然。老寨主说道：“众位寨主不必惊慌，决没有大家之事。”老寨主又说道：“水旱田每年收下来，除去挑费，大众均分。今年方才七月，尚未到秋后，水旱田没有希望了，赶紧将你们自己私蓄收拾好了，各自下山，不准再入歧途。大寨主采花杀命，拒捕殴差，他去打他的官司；秦尤是我纵放的，官司我打，你们各自回家，骨肉团圆去吧。后寨可不许去，倘若违令，仍照山令施行。”大伙俱都说道：“我们廿六人愿与老寨主生死相共，不愿独生，因老寨主对待我等恩深义重，岂忍骤然离别？人非草木，孰能无情？”老寨主哈哈一笑，说道：“老夫领大众的情了。但是不是那样的事，大家赶紧照我的话快办去吧，千万身归正业，勿以身试法。我七十多岁之人，还能活一百年吗？风烛之年，死不足惜，大伙前程远大，望好自为之。”老英雄语毕，泪如雨下，众人也全都落泪。大伙见老寨主言由心发，也只好各自收拾自己的东西，纷纷下山回家去了。老英雄又将自己的历年积蓄，叫后寨的丫环、婆子、老喽卒等均分，惟有姑娘的四只箱子不动。凤兰在老寨主身旁，老英雄回头叫道：“女儿你将钥匙取出，打开这四只箱子。”又叫道：“刘公子请过来。这两只箱子是在江中打捞令尊的尸体时捞上之物，乃是令先君为官时的储蓄，父业子受。这两只箱子是老夫保镖及种地

所获之财，给我女儿作为嫁妆。你为胞弟，应与姐姐择夫定室，可千万要文武全才，莫负了老父一片苦心。大概令先君家中还有田产，日后你起灵回家另葬。”又道：“刘云，我教养你姐姐八九年的工夫，今已十八岁了。也不是老父夸口，可称文武全才。”又叫道：“姑娘，你以后出阁，千万可记住一言，温良恭谦让。”姑娘落泪答应：“谨遵义父之命。”老英雄又说道：“我放秦尤，我打官司；张德福拒捕毆差，采花杀命，他打官司。众位先将我捆上吧。”大伙闻听，全都面面相觑。黄三太说道：“我等送你老人家到案，我师傅岂能饶我们？”老英雄说道：“爷作爷当，儿作儿当，公事公办。秦尤远走高飞，你们众位怎么交代？”傻英雄金头虎说道：“都叫张德福打了这场官司就完啦。”老英雄说道：“张德福自有口分辩，临到堂，咬出老夫，仍然不免打官司。此乃亏心之事，岂可做去？”金头虎说道：“老太爷，我有法子，叫他当堂说不出话来。”遂叫道：“杨香五！你将匕首刀拿来。”金头虎用手将张德福鼻子一顶，用刀将嘴撬开，递进刀去，刺下半个舌头，张德福鲜血直流。金头虎说道：“无论到哪衙门里头，他都说不出话来，只好打哑谜。”老寨主说道：“他会写字，他会摇头摆手。此为下愚之计，官司还是我打。”贾明扔掉半个舌头尖，对老寨主说道：“您看看。”老寨主一看，是一块舌头尖，说道：“贾明何必出此一举招人物议？老夫是非自己打官司不可。”金头虎说道：“好好好，就叫您打官司去。”金头虎遂叫道：“香五、李煜、秦爷！你们附耳过来。”金头虎对这三位如此这般，派他三位去办，叫道：“老寨主！你非打官司不可？”老寨主说道：“那是诚然。”贾明说：“不打官司也得行啊，我还怕你跑了呢。带上点东西吧！”一抖飞抓百链锁，老寨主一伸头，将老英雄锁住。姑娘一看，心中说道：“原来是假厚道，仍然

叫我义父打官司。”金头虎提着锁链就走，走到头道山口，贾明将锁链一摘，说道：“您上哪打官司去？您帮刘云起灵去吧！”姑娘说道：“义父你千万别固执了，有你一日，我不出门子，我伺候你老人家几年。”老英雄心中说道：“这更坏啦，我要再活个十年八年的，岂不误了我女儿青春？”老寨主说道：“你们不叫我打官司，我仍然回去，我还占我的山，喽卒、寨主知我回山，不等三日就能复如旧观。”金头虎说道：“你老人家回不去啦，您向山里看看吧。”老英雄回头向山里一看，烈焰腾空，弥漫遮天，老英雄长叹一声说道：“我欲打官司，你们都不叫我去。好好，我自有主意。”老英雄说完了话，翻身向山环里便跑，众人在后追赶。凤兰姑娘在后面大声喊道：“义父意欲何为？千万看在苦命的女儿身上吧！”跑到西山环，老英雄才止住脚步，大伙已经赶到了。老英雄遂对大伙说道：“老夫纵放秦尤，贤侄们不能早日完案。我也没有别的法子，我一死以了事。”又向姑娘说道：“贤孝的义女，为父与汝永诀了。现在有你的胞弟，可以给你择夫嫁主，你姐弟还紧记老夫一语，男要忠良，女要贞节。”语毕，老英雄双手一抱头颅，跳入万丈深涧，姑娘方要去拉，已经来不及了，就听“噗咚”一声，老英雄王灵死于非命。姑娘放声大哭，叫道：“义父你好狠心哪，苦死为儿了，你教养女儿八九年之功，女儿立志虔心孝顺你老人家几年，不想你老人家中途死于非命。义父您在黄泉路上等一等孩儿。”语毕，姑娘直奔山涧就要跳涧。萧银龙在旁说道：“刘云贤弟，还不将汝姐拉住？千万不要悲哀，老侠客这是恐怕义女不忍义父远离，故此行此拙见。诸位请想，此山是老侠客自己所开，地理必然熟悉。你们众位看看，这道山涧虽然深不见底，乃是活水，水声潺潺，必然通达河海，老侠客会水，借水路远走，他年父女必有相逢之期。”刘云将姐一把

揪住，问道：“老爷子水性如何？”姑娘说道：“水性甚高。”刘云说道：“据银龙六哥所言，老侠客借水远走，未尝不对。姐姐请释悲哀，以后自有相逢之日。”经银龙这么一解释，众人也俱都明白，大家这才预备船只，押解着张德福，先够奔悦来店。

天交晌午，众人到悦来店，黄三太偕同忠义太岁梁芳，押着张德福解往苏州府，万丈分水小白猿帮助刘云姐弟起灵。张德福到了苏州府，将刀杀五命抢劫船客之事俱都招认，以笔写字招认。三太与忠义太岁梁芳二人，将老英雄跳山涧，尸骨无存，报告了苏州府。苏州府详了公文，将张德福送到江苏院衙，钦差大人过堂，问成死罪，即将张德福斩首于苏州。行文书各州府县，捉拿秦尤，捉获后就地正法。闵德润自己打了盗灯的官司，被杀于北京，闵德润虽身首异处，落了个“孝义”二字。小弟兄们将公事交代完毕，俱各回归镖局，暂且不提。

返回再表正文，且说胜三爷自双松岭碧霞山与刘士英结为金兰之好，刘士英父子回家为业，弃了山寨。胜爷独自一人回归直隶莫州，沿路上晓行夜宿，看了些青野景况，走到江苏地界，躲着镖局子走，一路上无书。这日胜爷来到直隶莫州。直隶莫州古城村路南是胜三爷的宅院，适逢老家人在门前闲眺呢。老家人说道：“老当家的，您可来啦。您要再不来，过八月节，我与胜奎少爷，就要找你去了。”胜爷长叹一声，说道：“从此永不出世了。”老家人接过小包裹，进了上房，众家人都来拜见胜爷，胜爷一看，有一个十二三岁的小童，胜爷不认识，问家人道：“这是何人？”胜奎答道：“去岁孩儿逛莫州庙，遇此子逢人讨钱，孩儿一问他何以幼年流为乞丐，才知道他本是山东人，与父母逃荒来到莫州，他父母俱都病故。孩儿遂问他：‘用你当书童愿意不愿意呢？’他一听很欢喜的，他言说：‘愿

意当书童。’孩儿遂将他收留在家中。”胜爷点头含笑说道：“吾儿倒有侧隐之心。”胜爷又问道：“此子何名？”胜奎代答道：“此子姓孟名福。”胜爷与孟福道：“我有心派人将你送到山东，再赐给你几十两银子作本钱，做一个小生意，以免流落他乡，亲戚不能团聚。”孟福闻听，眼含泪答道：“者爷子，孩儿蒙少爷收留，虽是当书童，少爷并不以我当作书童对待。再者说我若有亲丁骨肉，我焉能与父母逃荒至此？”胜爷说道：“你若愿久居于此，老夫将你收为螟蛉义子，孟福你可愿意？”小孩也真机伶，闻听胜爷一说收为义子，爬在地下就给胜爷磕了一个头。胜爷哈哈一笑叫道：“老家人！从今后你们俱都以二少爷呼之，你们大家待大少爷与二少爷要一律相看，不许藐视。”男女下人等俱都拜完了胜爷，又拜了二少爷。从此后胜爷在家乐守田园，白天教授二位少爷文学，晚间传授二位少爷武艺。光阴荏苒，时至新年，胜爷遂与镖局子修了一书，言说自己少年很受了些风尘之苦，得了五痨七伤之病，如今愿在家养病，候痊愈时再回镖局，望大家都精心生意等语。镖局子与胜爷来信，遂将秦尤逃走，南侠老王灵之事，报告了胜爷。胜爷在家纳享清福，到了春天再与镖局写信，便说旧病未愈，新痾又起，但是不碍饮食，似无危险，秋天必回镖局子。如此搪塞三年之久。这一日，二少爷与大少爷胜奎说道：“咱们三年之久，学文习武，大门不出，今天是莫州庙正日子，咱们俩人到庙上逛逛，你与老爷子告假去。”大少爷胜奎，向来忠厚待人，不肯驳人，遂与天伦告假。胜爷不准，大少爷碰了一个钉子，回到书房与兄弟孟福一说，孟福说道：“好办，咱们烦一个门子，自然能行。二娘自年轻守寡，如今五十多岁，老爷子最尊敬二娘不过，哥哥你去求二娘，叫他老人家给咱们告假。”列位，胜爷同胞二人，胜爷居长，兄弟早亡，弟妇自幼守寡，

眼前并无子女。胜爷收下孟福本来是有心事，因为弟妇守节，膝下无儿，将来为的是叫弟妇挑选，爱要那个，就要那个，两门就都承继有人了。书归正文，胜奎碰了父亲一个钉子，孟福再叫与二娘跟前烦门子去，胜奎可就不愿去了。孟福说道：“哥哥您不愿去，我去，准能办得到。”语毕，孟福跑到内宅，进了二奶奶屋中，正适二奶奶看书呢。孟福站在一旁唉声叹气，二奶奶问道：“福儿为何愁闷？”孟福遂将来意告诉了二奶奶。二奶奶也是年老爱子女，遂到外面大客厅，与奎、福二人请假，胜爷说道：“二奶奶您有所不知，莫州庙庙场很大，什么人都有，两个孩子武学尚未学成，恐其出外招惹是非。既是您给他们告假，明天就放他们一天假。您可告诉他们，可是同我来。”二奶奶又与胜三爷说了几句家常话，这才同老妈子回归内院。孟福一听胜爷允许了逛庙，欢喜之至。第二日，胜爷与奎福爷儿三个清晨起来，梳洗完毕，爷儿三位遂够奔莫州庙而来。行至莫州镇，天交吃早饭的时候，爷儿三位遂进了自己的绸店。进了柜房，掌柜的与胜爷闲谈，二位少爷左右站立。这位掌柜的是山西人，真会伺候东家，愈说话胜爷愈爱听。旁边站着的二位少爷，胜奎倒不怎么样，孟福心里头可沉不住气了，心中暗道：“我们好容易烦门子请了一天假逛庙，无故的来到柜上谈开了家常话啦。”小孟福思索至此，遂绕到掌柜的身后，暗暗伸手照定掌柜的衣服底襟拉了一下子，然后他就走出了柜房，掌柜的会意，随后也跟他出来啦，问道：“福少爷你有什么事？”孟福说道：“掌柜的，你有所不知，我们老爷子三年之久，净在家中教授我们哥俩文武，足不出户。今天二奶奶给我们告的假，放一天学，同着老爷子为的是逛庙，你们这一谈话，愈说愈多，岂不误了我们逛庙？”掌柜的说道：“那可怎么办呢？”孟福说道：“有法子，你回去再与我们老爷子谈几句，便叫厨

房开饭，然后你给我们求情，叫我们哥俩去逛庙，上外面吃去，省得站在老爷子背后不方便。你那么一求情，老爷子必然答应。”老西答道：“好办好办，这个我能办。”老西由外面回来，又与胜爷谈了几句，便给二位少爷求情，胜爷一想，本是逛庙来的，叫他二人在背后站立，也难以为情，遂叫道：“奎儿，福儿，你哥俩先到庙上游玩游玩，随便在外面吃饭吧。”胜奎与孟福二人连声答应，出了胜成兴绸店，奔庙场而来。二人这一逛庙，出了一场是非，大闹英州庙，胜三爷二次出世。

兄弟二人来到庙前，进了大饭庄。胜奎是本乡财主，饭店掌柜认识，叫道：“胜大少爷，你请客吗？”胜奎说道：“我不请客，我们哥俩前来吃便饭。”掌柜的说道：“请大少爷要菜吧。”胜奎要了一个红烧里脊，一个烩鲜蘑加笋片，一个佛手疙瘩炒里脊丝，一个三鲜肉。工夫不大，跑堂的将菜端上来，烫了两壶干酒，哥俩在楼上喝着酒，就听各桌上有说闲话的：“今年三关庙前立了一个大把势场，十分热闹。还有一个老头练打镖枪，枪打红星，百发百中，刀枪棍棒，武艺出众。据那练把势的说，并不是人穷当街卖艺，虎瘦拦路伤人。他们说莫州庙有一个人物，姓胜名英字子川，人称神镖将，他们与胜某有隙，前来找胜某来啦，有姓胜的亲戚朋友给带个信，叫他来会会。”又听有一位山东人说：“练把势练把势得啦，敢提找胜三爷？哪个保镖的不跟胜三爷是友？这不是找栽筋斗吗？”桌上纷纷议论，孟福对胜奎道：“哥哥，你听见没有？臭练把势的，敢在莫州庙上指名道姓，要找咱们老爷子，有多么可恶？”胜奎一笑，说道：“兄弟，别听那个，这都是练把势的钢条子，为的是说大话多赚钱。你看看烩鲜蘑加笋片有多好吃呀，喝酒喝酒，别听闲话。”孟福闻听，眉缙一皱，心中暗道：“我义父一跺脚十三省乱颤，我奎哥哥这样软弱不堪。”思索至此，

心生一计，叫道：“兄长！我肚子疼痛，我要出恭。”胜奎不知孟福是撒慌，遂说道：“饭庄后就是厕所，快去快来。”小孟福答应一声，手捂着肚子，下了酒楼，直奔三关庙前而来。真是里三层外三层，人山人海，孟福挤到把势场子之内，见正北面有一张八仙桌，两条板凳，一把椅子，椅子上坐着一位老者，三缕短髯，绛紫色壮帽，蓝绸大氅，绛紫短靠，背后背定十二颗镖枪，衬烈火苗儿，十字绊英雄带，捻着三缕短髯。旁边五位年轻的，短衣襟，小打扮，雄赳赳，气昂昂。兵刃架子上十八般兵刃件件皆全，外有三条大蜡杆子。听那位老头说道：“昨天我练了一天镖枪，姓胜的没见露面，你们哪位今天下场子请请？”有一人穿二身青衣服，姓吴名升，面上白圈癣，大圈套小圈，外号人称花面鬼，口中叫道：“师傅！今天我请一请。”语毕，来到场子当中，抱拳说道：“众位，我们可不是卖艺的，我们由打南七省，万水千山来到贵宝地，为的是找一位有名的人物。有一位南七北六十三省总镖头胜英，此人与我师傅有仇，为的是前来报仇。我们在场子里等他三天，三天之内，他要不来，我们就要上他家里去找去啦。看热闹的众位朋友，有与姓胜的认识的，或者是街坊邻居，请费神，给他带上一信，就提三关庙前有一个把势场子，是找他的。昨天我们等了一天啦，今天又半天啦，三天之后不来，必到古城村去找。”孟福闻听，果然练把势的口出不逊，遂用手分开众人，甩大氅，纵进把势场子，口中说道：“你们是哪儿来的野练把势的？我乃二公子孟福是也。”练把势的吴升正在得意洋洋，见进来一个十几岁婴童，口出不逊，吴升抡拳就打，孟福接架相还，战到十几个回合。列位，孟福白天读书，夜晚练武，哪是吴升的对手？看热闹的齐说胜家二少爷年轻，把势不错，别看不是练把势的敌手，武艺总算不错。此时孟福已经只有招架之功，无

还手之力。此时胜奎在酒楼上，自己独酌，工夫很大，不见兄弟孟福回来，心中暗道：“孟福许是找练把势的去了。”胜奎思索至此，遂由腰中取出一锭银子，叫道：“跑堂的！这是二两银子，除去饭钱，存在帐上。给你们两吊钱的酒钱。”跑堂的谢了谢大少爷。胜奎下得楼来，直奔三关庙而来。在路上就听有人谈论：“这个莫州庙可热闹啦！胜家二少爷现在踢把势场子呢。”胜奎一听，心中暗道：“果然是他踢场子去了。”于是胜奎紧行来到三关庙前把势场子，分开众人，说道：“众乡亲费心费心，闪一闪。”众人有认识的，说道：“胜大少爷来啦，闪开闪开。”胜奎进到场子之内，大声叫道：“兄弟，还不退下来！为什么搅闹人家的场子？”孟福此时只有招架之功，并无还手之力，遂退来说道：“哥哥，也不知道哪来的野练把势的，口口声声要找老爷子。”胜奎并不答理他，叫道：“兄弟你且后退，没有你的话说。”孟福不敢多言，脸面通红，站在一边。胜奎拱背躬身说道：“练把势的老师傅，我兄弟年少无知，搅闹你的把势场子，耽误你的工夫，我赔偿你的损失。”椅子上的老者遂问道：“你是何人？”胜奎说道：“我姓胜名奎。”老者又问道：“胜英是你什么人？”胜奎答道：“那是我的家严。”老者闻听说道：“你就是胜英的儿子？今天你出不了场子。”说着话叫道：“吴升打他！打了他，胜英就出头啦。”大少爷闻听，不由得大怒说道：“你们是哪里来的野练把势的？来到此地摆场子，不去拜望老前辈，倒也罢了，还无故的口出不逊。找胜三爷？姓胜的无事不找事，有事不俱事。”说着遂将大衣脱去，亮开架式。吴升赶奔近前，劈面就是一拳，胜奎接架相还。二人战了三四十个回合，胜奎一看，练把势的武术不弱，遂将胜家独门的武术施展出来，用了一个勾脚连环腿，上面用指一点吴升的面门，下面燕云快靴，一勾练把势的

脚后跟，先点本是虚招，底下脚勾下啦，上面变了一个劈山掌，将练把势的打倒。看热闹的一阵大乱，说道：“还是胜家门上的武术好。”老者见吴升落败，遂站起身驱，叫道：“胜奎不要逞能，你出不去把势场子。”老者脱去大衣，过来便与胜奎动手。胜奎武术虽然不弱，可不是老者敌手，二人这一插拳动手，胜奎只有招架之功，并无还手之力。此时就听外面有人喊道：“有十二位镖头来啦！”又听有人大喊道：“众位你们看看！奎兄弟在那里动手呢。”你道此人是谁？乃是神拳无敌小太保王九龄，他是镇九江屠粲屠大爷得意的门生，叫道：“奎兄弟退下来，我踢他的场子！”语毕，由马上跳下来，脱去了大衣，由马鞍上摘翘尖式钢刀，套挽手握刀，进了场子。那老者一看，说道：“你们俱是胜英的余党，你们去叫胜英去，你们不是老夫敌手。”王九龄听他出言不逊，叫道：“老匹夫看刀吧！”老者说道：“徒弟们取过大蜡杆子来。”徒弟将蜡杆子取过，老者接杆子在手，王九龄举刀便剁，二人动起手来。战到二十余个回合，大蜡杆将刀绷飞，王九龄向南一跑，老头的大杆子向王九龄左腿点去，将王九龄绷起四五尺高，摔在尘埃。又过来一位身穿一身青的，手使双锏过来动手，战了五七个回合，一杆子将那使锏的打倒。不到一个时辰，老者战败了六个保镖的。那六个保镖的一看，武术好的，俱都落败，可就不敢上来了。奎少爷一看，众人全都栽了筋斗啦，遂拾起王九龄的单刀，与老者再战，老者的杆子滑拿绷扒握，劈砸盖挑扎，净走胜大少爷的致命处。列位，难道说练把势的就不怕人命关天吗？原来，这六个练把势的都是江洋大盗，就是出了人命，官兵来了，他们也能走得了。

且说奎少爷正在力尽声嘶之时，十二位镖头面面相觑，孟福呆呆发怔，就听西南角上咳嗽一声，厉声叫道：“好大胆的

孺子胜奎！为何与你二叔动手？秦二弟不要生气，愚兄胜英来也。”众人一见胜爷来到，闪开了一条道路，胜爷进场子当中，胜奎纵出圈子外，秦义龙止住了手。列位，胜爷是怎么来的呢？皆因有缎店学生意的前去逛庙，看见胜奎等踢场子，那年轻人赶紧跑回绸缎店，叫道：“老东家，三关庙前大少爷踢把势场子，动了刀啦。”胜三爷还没答言呢，山西人掌柜的说道：“我的奶奶，这可怎么了！”胜爷说道：“掌柜的不要惊慌，您是正式商界人，人晓得我们这宗买卖，我做的这宗买卖，总得带着刀，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动刀。既是敢与我们父子动手的，必然是螯里夺尊之手，软弱的也不敢。赶紧叫年轻的与我备马。”复又叫道：“老管家！你速骑马回家去，给我取刀镖甩头，快去快来。”年轻的备马，老家人回古城村取兵刃暗器，胜爷披上大氅，由年轻的手中接过丝缰，上了坐骥，够奔三关庙。来到把势场前一看，人山人海，站在高阜处一看，原来是飞贼秦义龙。老英雄走入场子叫道：“秦二弟不要生气，看在愚兄面上，让过胜奎孺子吧。”胜爷紧跟着又说道：“贤弟，你来到莫州镇，何必设摆把势场？请兄弟收拾了吧。你来在莫州，愚兄不是说句大话，有你吃的，有你喝的，你逛完了庙，到在愚兄家中住些日子，临走有愚兄给你的盘费。”胜爷这一与秦义龙恭而敬之，秦义龙面上一阵红，一阵白，将手中大杆递给徒弟，叫道：“胜三哥！咱哥俩的过节，您大概也不能忘记。没有别的，咱哥俩过过招吧。”胜爷闻听一笑，叫道：“秦二弟！愚兄年已过七十的人啦，这三年愚兄在家闲暇无事，耕耘为业，武学的工夫，扔下三年之久，刀枪棍棒久未沾手，不是前三年的胜英了。愚兄焉能是贤弟的敌手？望贤弟让过愚兄吧，就算愚兄输了。”秦义龙说道：“胜三哥，你就是有苏张陆贾之舌，也不能不过招。小弟千山万水到莫州，专为找您胜三哥来的，

输在你的手下，小弟心服口服，胜三哥你不要动唇齿了。”胜三爷一看秦义龙是非动手不可，胜三爷说道：“好好好，愚兄陪贤弟走上几趟，但是点到了就算完啦，还请贤弟让愚兄一个年迈。”语毕，胜三爷脱去大氅，抱拳说道：“贤弟请上招吧。”秦义龙并不客气，够上部位，与胜爷插拳动手。要按秦义龙的武学可不弱，但是一跟胜爷动上手，可就有点不行了。二人走了二十余个回合，秦义龙劈面一拳，胜爷将他的腕子捋住，叫道：“秦义龙，你去吧！”底下一抬腿，照软肋梢上一脚，秦义龙倒也听说：“噗咚”一声，闹了一个坐墩。秦义龙满面通红，爬将起来，说道：“胜三哥，拳算我输啦。我的大杆子有拿手，咱哥俩递递兵刃吧。”胜爷说道：“有何不可？”秦义龙叫道：“吴升将大杆子递过来心”吴升挑了一根分量重的，递给秦义龙。胜奎也过去挑一根，递与胜爷。二位接过一颤，两条杆子，吞吐撒放，犹如两条怪蟒一般，这一递上手，两条杆子蛟龙出水，怪蟒缠身，两条杆子尖拧在一处。这大杆子缠在一处，谁要撒手，谁算输啦。胜爷一较劲，叫道：“秦二弟撒手！”秦义龙就觉虎口发酸，不能扎挣，将大杆子松手，绷出去有三丈来高。胜爷恐怕秦义龙的杆子碰着看热闹之人，急忙用自己的大杆子，又将秦义龙的杆子缠住。看热闹的都齐声喊道：“还是胜爷工夫好！”胜爷说道：“众位乡亲，这是我盟弟，不是外人，让我一招。”秦义龙含羞带愧道：“拳脚与杆子我都输啦。今天我跟您说一句明亮的吧，前三年我在群英会上，被您打了一镖枪，我有点窝心，因此我回到家中又练三年镖枪。今天没有别的，咱哥俩再过过镖枪，我若再输了，我抱头南下，心服口服。”胜爷说道：“秦二弟你现在能打多远？”秦义龙说道：“我能打三丈里外。”胜爷说道：“我仍站在两丈七八之内，贤弟你若能将我衣服损伤，那就算我输啦。对于

性命上还是更没有问题，我能立给你字据，你要伤了我的性命，叫胜奎取回死尸，私官两面没有贤弟你的相干。”语毕，胜爷站在南面，秦义龙站在北面，相距两丈六七尺远。秦义龙左手引右边的镖枪，一仰手不偏不倚，直奔胜爷心口窝打去，镖枪离胜爷胸前一尺来远，胜爷一歪身躯，闪开镖枪；镖枪方然落地，第二只右手的镖枪又到了，正打胜爷咽喉，胜爷缩顶藏头法，第二只镖枪打空。第三只紧跟着奔胜爷肾囊打来。胜爷闪展腾挪，秦义龙的镖枪，双手左一只右一只，犹如雨点般打下来。第四只、第五只，左右井肩穴；第六只、第七只，左右腿腋；第八只左虎眼；第九只右虎眼；第十只左腿迎面骨，第十一只有腿迎面骨；第十二只奔辜丸打来。就看胜三爷上边的缩顶藏头法，下边向上纵，右边的向左闪，左边的向右闪，闪展不及，下边用靴底踹镖枪，上边用手打镖枪，说时迟，那时快，十二只镖枪一霎时打完。胜爷站稳身躯，一伸手说道：“秦二弟，我接了你两只镖枪。你屈尊屈尊点吧，你也站在南边哪。”胜爷说着话，走到北面上垂手，秦义龙走至南面。书中代言，十二只镖枪，胜爷接了两只，地上落了九只，小孟福在旁边看出来啦，低声叫道：“奎哥哥，十二只镖枪，老爷子接了两只，为何地上尚有九只呢？”胜奎说道：“你不要多说啦，都是你惹的祸，还七嘴八舌呢？”孟福咋舌不语。此时外面马踏銮铃响，老家人将胜爷兵刃暗器取来，胜爷说道：“不用我自己的兵刃啦，此处都有。”老家人在一旁站定，胜爷托着两只镖枪叫道：“秦二弟！我打镖教授徒弟，都有规矩，临打的时候，先示敌人一个着字。胜家的迎门三不过，上中下，中上下，下上中。”胜爷语毕，仰左手的镖枪叫道：“秦二弟，着！”秦义龙目不转睛，一看胜爷的镖枪出手，他自己心中说道：“还是胜英镖法好，我又白练了三年。”秦义龙的镖枪出去，尖子

还是摆，胜爷的镖枪打出来，四平，犹如一条平线的一般直奔秦义龙打来，镖枪离着秦义龙一二尺远，秦义龙一闪身躯躲过。秦义龙说道：“你也没打着我。”胜爷说道：“你看镖枪落地，不与你的镖枪落地一样。”秦义龙回头一看，镖枪插在就地，直立不倚。胜爷又叫道：“秦二弟！你再看看右手的镖枪，胳膊肘不离肋际，就凭手腕的力量，要是用胳膊的力量，赢了你都不算高明。”秦义龙一看胜爷，果然胳膊肘不离肋际，一甩手腕，一只镖枪奔肾囊打来，秦义龙见着镖枪看看来到切近，一纵身躯，躲过了镖枪。秦义龙说道：“你也没打着我呀。”胜爷说道：“虽然没打着你，你看看镖枪。”秦义龙回头一看，两只镖枪，东西各立一只。秦义龙说道：“你的镖枪打的实在是高，但是没打着我。”胜爷一伸胳膊，叫道：“秦义龙！你看看，还有一只。秦二弟，这一只就打着你啦，你可留神。上中下，中上下，下上中。”说着话，老英雄喊了一声：“着！”秦义龙一看，镖枪红绸子条一抖，秦义龙方要躲闪，镖枪并未出手。胜爷又叫声：“着！”秦义龙一愣神，镖枪犹如闪电一般，出其不意，正中腿部，秦义龙一退，坐在地上。看热闹的齐声喝道：“好镖呀！好镖呀！”胜爷对大家道：“众位别这样，这是我之盟弟让我一招。”秦义龙在地上坐着，起下镖枪，鲜血直流。胜爷叫道：“秦二弟！此处离寒舍不远，请二弟到寒舍休养几日。”秦义龙说道：“我不去，您请吧。”胜爷叫道：“众位镖头，胜奎、孟福！秦二爷不赏咱爷们脸，咱爷们走吧。”孟福叫道：“义父！王九龄被秦义龙打得动不了啦，就算完了么？”胜爷说：“孺子有所不知，你知道你秦二叔是干什么的吗！他就是将王九龄的命废了，也得咱们自己发送去。不要多说，随老父到镖局子吧。”原来，莫州镇上有胜爷的镖局子。不表胜爷爷儿十几位扬长而去，单表秦义龙，自群英会上被胜

爷打了一镖枪，羞愧逃走，回到家中，便叫裁缝给作了八个纱布口袋，里面装上白粉，吊在天棚上面，离地一二尺高，老贼在当中一站，将家中长工月工都叫来，说道：“你们别做庄稼活啦，你们来八个。用此白纱布口袋打我，谁要打在我身上一下，给一吊钱，我站在当中。”长工、月工一听，非常欢喜，齐声说道：“好好好，这个比做庄稼活儿轻松的多。”于是老贼站立当中，先过来八个工人，拿起白布袋儿，一齐向老贼身上打，老贼在当中，哪里躲的开呢？方躲开东边的，西边又来啦，工夫不大，将老贼打的成了白人啦。打完了之后，这个说：“老当家的，我打你三百六十五下。”那个说：“当家的，我打你九百七十三下。”老贼哈哈一笑，说道：“计不过来啦，每人给三吊钱吧，明天照常办事。”半年多的工夫，这八个纱布口袋打不着他啦，可有一宗，老贼卖了一顷多稻田地。纱布口袋打不着之后，又作了八棵木头镖枪，叫八个人打他，打着一下，一吊钱。起初打得着他，过了半年多，八个人谁也打不着他啦，老贼可又卖了一顷多稻田地。那位说，他不心疼吗？列位，他是大飞贼，多作两水买卖就有啦。老贼就为练镖枪，在这一年多的工夫，就卖了三顷多稻田地。又预备了二百两银子，出外找他五个徒弟去。他这五个徒弟，号叫五鬼，大徒弟叫花面鬼吴升，二徒弟叫金面鬼樊林，三徒弟叫矬矮鬼赵灵，四徒弟叫黑面鬼李霸，五徒弟叫赤面鬼张龙。在南省将这五个徒弟俱都寻着，爷儿六个前来逛莫州庙，巧遇庙中和尚与各摊贩要香钱，秦义龙向花面鬼吴升说道：“这个花巴你对盘不对盘？”花面鬼吴升说：“不对盘。你老人家对吗？”秦义龙说道：“这位花巴是老合。”说着话，秦义龙已走到和尚面前，和尚一见是秦义龙，叫道：“秦爷！”秦义龙说道：“神凑子里有托条地方吗？”和尚说道：“已经都占上啦，只有禅堂。”秦义龙说

道：“岂能在禅堂打搅呢。”和尚说道：“你老人家还是外人吗？”和尚将秦义龙让到禅堂，对秦义龙说道：“秦二爷，你前来逛庙来啦？”秦义龙说道：“我不是专为逛庙，我前来找一个人。”和尚说道：“你找哪位？”秦义龙说：“我找神镖将胜英，他与我前三年有仇。”和尚说道：“秦二爷，要依我劝你，忍了吧。胜爷外有仁善之名，无人不晓。再说他是有事不怕事，无事不找事。”秦义龙说道：“我千山万水的来啦，专为这件事来的。”和尚一看劝不了他，也就不劝他啦，给他预备斋饭款待他。原来，和尚年轻未出家的时候，给飞贼秦义龙打过下手；他如今出家啦，他也是怕秦义龙，故此勉强招待秦义龙。吃喝已毕，秦义龙在莫州庙上买的刀枪棒棍大杆等。原来莫州庙是一个最大庙场，赶庙作生意的，无一不有，银楼金店，都去搭棚赶庙。秦义龙在庙上买齐了家伙，遂铺了场子，口口声声要会斗胜爷。今日胜爷虽然战败秦义龙，不忍下其毒手，暗中恩放他，这就叫慈心生祸患，竟受了秦贼之害。秦义龙在庙上铺好了场子，和尚又劝一回，秦义龙不从。列位，秦义龙庙上铺下场子，第一日胜爷就知道啦，皆因为有长工月工，逛庙回来就报告胜爷啦。胜爷说道：“你们逛你们的庙，别听那个，那是把势的钢条子，为的是多赚几个钱。千万别对旁人提这个事。”胜爷怕二位少爷知道，出了是非，所以胜奎大少爷告假，胜爷不准。然后二奶奶替他哥俩告假，胜爷没有法子，才应允了他们哥俩。秦义龙在三关庙前铺尸天并没有什么事，晚晌回到庙中，和尚劝说：“胜爷朋友甚多，铺一天找个面子就完啦。”和尚说了半天，无奈秦义龙是迷人不醒其端，秦义龙说道：“我在庙前铺三天，胜英若是不来呢，我还上他家里去找他。”第二日又铺好了场子，花面鬼吴升正在下场子卖狂之际，孟福就赶到啦，孟福被吴升战败，吴升被大少爷胜奎战

败，胜奎与秦义龙动手，刚刚不支之际，幸有十二位镖头赶到，然后这才接连上胜爷。列位，胜爷此时是赶到啦，将胜奎救下来啦，胜爷就是不到，场子里头也有的是胜爷朋友，胜家也栽不了筋斗。

闲文表过，单说飞贼秦义龙大腿上中了胜爷这一镖枪，自己将镖枪起下来，鲜血淋漓，满面羞愧，说道：“吴升，你们将兵刃收拾起来。”吴升等将兵刃捆起来，扛在肩头上缩肩控背，秦义龙一瘸一点，大腿上鲜血直流。和尚一看就知道是挨了打啦，和尚将秦义龙让在禅堂，叫道：“秦二爷，咱们是老朋友，所以我才苦口相劝，你不以为然，如今受了伤啦，如何是好？”秦义龙说道：“头掉下来，碗大的疤痕，这算什么？”和尚说道：“秦二爷，你先上点金伤药吧。”秦义龙由兜囊中取出金伤药，自己向大腿敷上。无奈刚敷上药，就被血水冲下去。和尚给出的法子，敷好了药用布勒上，布上系上带子，系在裤带上。秦义龙将药敷好，和尚给派人预备了斋饭，小和尚端上禅堂。秦义龙正在气头儿上，哪里吃的下去呢？酒饭未用，便躺在床上昏昏睡去。天到刚黑时，秦义龙的二徒弟金面鬼樊林，将秦义龙呼醒，口中叫道：“老师！你不要窝心，今夜晚间，我带着薰香盒子，前去古城村胜宅，我将他一家老少，俱都薰过去，杀他全家满门，鸡犬不留。”和尚闻听，拦阻说道：“去不的，去不的，胜爷家里丫环、婆子都有把势，倘若被人看破，必有危险。”秦义龙说道：“用薰香盒子，不怕他有把势，愈有把势，夜间愈不防备，薰香过去犹如死人一般，用刀杀带气的死的，哪还有什么难的么？”和尚劝说多时，秦义龙仍然不从。金面鬼樊林扎绑停妥，出离了禅堂，纵身形上房，临行之时，遂叫道：“老师！弟子必然削几颗人头来见大家。”这位樊林说了大话，出离禅堂，够奔胜宅取人头去了。和尚也

不敢睡觉，静等樊林回来，以看究竟。和尚等到三更之后，仍不见樊林到来；到了三更半，仍然不见回来，秦义龙放心不下，说道：“你们谁去到古城村看看，莫非樊林有什么差错？”花面鬼吴升说道：“老师，你老人家别不放心，樊林先将人薰过去，然后再杀，总得半夜的工夫。”秦义龙一看吴升这小子有点不敢去，自己遂站起身躯说道：“我自己走一趟。”秦义龙刚才站起身来，就听山门外有人打门，叫道：“神凑子有托条的老合吗？我浑天下池子入窑，得的居迷子太亥，旋而风太紧，我不能扯乎。有老合给我遮盖遮盖，居迷子我送个你们啦。”此时鸦雀无声，听得明明白白。秦义龙叫道：“当家的，你听见了没有？不用问，这是有人知道我在这里，前来给我送盘费来了。”秦义龙说至此处，就听外面说道：“老合念缓，我走啦。”秦义龙遂出了禅堂，站在角门里问道：“外面哪位？”外面无人答言，秦义龙够奔山门，方要开门，见眼前有一物，低头一看是一个大包裹，伸手一提，份量总有一百来斤。秦义龙一提这个包裹，心中暗道：“朋友，你的心太狠啦，作贼的至多偷六十二斤半合一千两，你偷人家这么些个，你背的动吗？无怪乎跑不了。”心中一旁思索，将包裹提起，扛在肩头。回到禅堂中，叫道：“老当家的，你看看这位老合真狠，偷人家这些个。”说着话，将包裹放在八仙桌上，伸手打包裹，说道：“当家的，你看看这个包裹扣儿，真是老合的手法，扣儿是愈引愈紧，一揪角儿就开。也不是吹，人的名儿，树的影儿，真有朋友。”包裹角儿用手一扭，打开了包裹。一看里面是一条油布口袋，二尺多长，一尺来粗，袋裹的口儿用蓝绒绳系的活扣，一拉就开。老贼拉开口袋嘴，向八仙桌上一倒，“噗咚”一声，只见鲜血淋漓，原来是一个大卸八块的死尸，人头是歪牙咧嘴，看不出是谁。和尚在旁一看，血中还有一小油布包，

和尚伸二指将油布包儿捏出来，打开一看，里面是一个白绸子条儿，上面有字，是用铅条写的，半真半草，看得很真切，上书：“字奉飞镖秦义龙知悉：将令徒原物交回，并不短欠。”秦义龙一看，咬牙切齿，愤恨难当，厉声骂道：“胜英老匹夫！我徒弟既被汝拿住，害死还不行，你还大卸八块，送回庙中。老儿胜英！你的筋骨，一天不如一天，有朝一日，我若将你拿住，千刀万剐！”老贼厚骂不休。

列位，秦义龙骂胜爷，胜爷有点委屈，胜爷本是仁人君子，焉能下此人所不忍的这样毒手？原来金面鬼樊林去行刺的时候，出离三关庙，够奔古城村，鹿伏鹤行，来到胜爷门前。胜爷的宅院，飞贼早就踩过道，知道胜爷的宅院方向。贼人纵身形上房，由头道院进二道院；过了二道院，来到三道院，见有五间大厅，贼人暗想：“这必是胜英的住所。”五间客厅，可是风火檐，风火檐不好上下，贼人由大厅房上纵到天棚顶上。原来胜爷最爱养花，天棚底下是花池子，栽种些奇花异草，哪天棚顶夜间必要拉起来，为是使花得接露水。贼人一伸手，一摸天棚杆子，有四寸来粗，贼人拿了一个大顶，手把天棚杆子，由北向南，打算到犄角顺着立杆子来。贼人顺着横杆拿着大顶，方距离犄角竖杆二尺来远，就听得“叭哒”一声，天棚杆子折啦。天棚杆子这一折，连贼人带杆子，俱都落于尘埃。天棚的横杆子这头早有人给刺的碴口儿。天棚杆子这一响，西厢房屋中可就说了话啦：“哥哥，咱们院里头什么东西响啊？别是有了人啦？”东厢房屋中接声说：“许是闹贼啦。”这二人一答话，胜爷在大厅中咳嗽一声，说道：“奎儿福儿，不要大惊小怪，莫州庙乃是藏龙卧虎之地，也许有了小贼啦。咱们家水深，必然鱼旺，你们不许大惊小怪，也不许出屋子，叫他逃走去吧。”贼人此时手扶就地，方要起来，养鱼缸后过来一人说

道：“躺下吧。”一脚把贼人踢倒。此人本是办这个事来的，身上带着绳子呢，将贼人踢倒，拉出绳子来就捆上啦，叫道：“胜三哥！您不用叫侄子们出来啦，这点小事，我替您办啦。”语毕，扛起来贼人就走。胜爷问道：“是哪一位？”就听那人扛着人，走着道儿说道：“胜三哥念缓吧。”念缓就是不用说话。此人将贼人扛到东跨院大墙底下，由腰间取出飞抓来，将贼人绑绳抓住，拉着绑绳纵上墙头，将贼人再提上墙头，然后又提到墙外。此人又将飞抓取下，扛起贼人来，奔村东而去。村东不远有丛大松林，将贼人抛到树林之内，由腰间取出一个包裹，里面原来是油包裹皮儿。油布口袋取出来铺在尘埃上，亮出匕首刀，将贼人左胳膊上的绳子挑开，照定胳膊用匕首绕着弯一转，放下匕首刀，“嘎叭”一声，将胳膊拉下来。贼人嗷呀的怪叫。此人恐怕贼人喊叫惊动居民，用刀先照贼人胸口点了一刀，见贼人一翻白眼，声息立断，原来这一刀，扎小子心尖儿放上啦。将贼人扛到树林的时候，旁边就放着灯笼呢，原来都是早预备的。一段一段的将贼人卸了，一块一块的装到油布口袋之内。办完了事，用沙土擦了擦血，用小笤帚将地上的血迹扫干净，由腰中取出白绸子条，用铅条写上字，上书：“字奉飞镖秦义龙：将令徒原物交回，并不短少。”又用油布将白绸子条儿包好，装在口袋之内，将口袋系好，用包裹皮又将口袋一包，将地下诸物俱收拾起来，放在百宝囊中，扛起包裹，够奔三关庙而来。工夫不大，来到三关庙山门外，这才说那几句黑话。那几句黑话，就是庙里住着老合没有？我可是老合。我偷了人家啦，得的东西太多啦，护院坠下来了，请你将东西收下吧。我弄不走了，你收下作富裕盘费。秦义龙这小子一听，他还对和尚说他朋友多呢，前来给他送路费呢，却原来是将他的二徒弟樊林给大卸八块送回来了。临到屋中打开一看，也看

不出是谁来，一看字柬，才知道自己徒弟被人害啦，如何不怒？破口大骂，愈骂愈有气儿；愈有气儿，骂的声音愈高。正然辱骂，就听禅堂后窗户有人说道：“唔呀，秦义龙你这个臭王八羔子，为什么骂我胜三哥？这个卸人的王八羔子也真是阴险点，原来吾也去啦，吾没有赶上，你为何骂我胜三哥？不是我胜三哥办的事。”列位，和尚一看大卸八块的死尸，就吓的连四方都认不清，又一听外面一声“唔呀”，和尚吓得尿就撒在裤子里头啦。老贼五个徒弟，死了一个还剩四个，这四个徒弟一听外面“唔呀”，全都站起身形，向桌子底下就钻。飞镖秦义龙一看真泄气，四个徒弟都藏起来了，遂骂了一声：“无用的东西们。”自己由墙上摘下一口朴刀，一瘸一点，出了东禅堂，纵上西禅堂，脚尖着稳阴阳瓦。老贼的意思，打算由东禅堂出来，纵上西禅堂，然后由西禅堂后坡逃走。方纵上西禅堂前坡，向后坡一看，就见露出春秋帽，说道：“老王八羔子，吾在这里等候多时。”老贼一看，吓了一哆嗦。老贼现在受了伤啦，就是人受伤都不是来人的敌手。没有法子，一退步由西禅堂下来，再上东禅堂，方上了前坡，向后一着，露出一顶春秋帽说道：“老王八羔子，吾在这里等候多时，你往哪里逃走？还不束手被擒，等待何时？”老贼又由东禅堂上倒步下来，只可向北跑，方上了月台，打算由月台上往正殿前坡逃走，打算纵过庙脊，就好逃走啦。方纵上前，就见脊后站起一个人来，头如麦斗，身体魁梧，一声呐喊：“小子！你上哪里逃走？我在这儿哪。”老贼一看，不是别人，正是孟金龙。老贼心中纳闷：“金龙不会蹿房越脊，他怎么也上了房脊？”老贼不敢战金龙，倒步拧腰下来，要奔山门，就听身后有踢啦踢啦声音道：“王八羔子，哪里走？吾跟着你呢。”秦义龙回头一看，不是别人，正是欧阳大义士。老贼说道：“秦二爷这条老命跟你拼啦！”

大义士说道：“不挤你也走不了。”秦义龙抽冷子就是一刀，大义士见刀临切近，伸手抓刀，一把将刀连背带刃俱都捋住。老贼当时心中一乐，心说：“这回你五个手指头可别要啦。”用力一抽刀，无奈用尽平生之力‘抽不出刀来，犹如刀锈在鞘中一样，老贼恍然大悟，想到欧阳大义士有金钟罩。方要撒手抛刀，欧阳大义士向怀中一带，底下一脚，正踹在秦义龙胸前华盖穴，秦义龙焉能站得住呢？一个倒筋斗栽倒尘埃，刀被蛮子抢去。老贼就地十八滚，燕青十八翻，蛮子喊道：“唔呀坏啦，吾就是不会地躺招。”老贼说道：“你倒是不会的。”说着话滚出去五七尺远，方要站起身来，蛮子过去一脚，又踢了一个筋斗，说道：“哎呀，想起一招来。”老贼又滚，滚出去七八尺远，手按方砖地，方要起来，蛮子过去又是一脚，照旧踢倒，说道：“哎呀，又想起一招来。老贼！告诉你吧，我专会破地躺招，我拿你当球儿踢着玩，踢够了才捆你呢。”老贼心中暗想：该着栽筋斗，这也是前世造定，我何必叫他拿我当儿戏呢？于是趴在地下不动了。欧阳大爷过去一脚踏住叫道：“兄弟们来吧，将老贼踩住啦。”二义士由西禅堂下来，说道：“哥哥将他赏给我捆他。”大义士说道：“不要赔本，看看他腰里有飞抓没有？没有飞抓解他的英雄带；没有英雄带，解他裤带。我兄弟一个瓷公鸡，一个翡翠猫，概不赔本。”二义士取出老贼的飞抓，将老贼捆好。此时佛殿上有人说话啦：“二位汉奸叔叔，快将我弄下来吧。我的腿直哆嗦，要不管我，我可要拆房下去啦。”说着话，就听降魔宝杵咔嚓一声，庙顶闹了一个大窟窿。二爷说道：“你别拆庙，混帐王八羔子。我就将你弄下来。”金龙说道：“我这腿直哆嗦，受不了啦。”二爷拧身影上殿，用绳子将金龙系下来，金龙自己解下腰间的绳子，手擎降魔宝杵，奔秦义龙而来，说道：“小子，你再把势

场用秫秸棍拨弄倒了六个保镖的，我要进去毁你，二位汉奸叔叔不叫我进去，人家都站着看热闹，我蹲在就地看热闹，蹲的我腿肚子疼。在场子里我胜三爷不跟你战，你非战不可，我三大爷给你留情啦，小子你不知好歹，还打发小贼前去行刺去，我将你毁了吧。”语毕，双手拿着宝杵，照定秦义龙后心就要下手。欧阳二义士说道：“哥哥看宰活人的呀。”老贼翻脸一看，黄橙橙的降魔宝杵，刚就要落下来，在后背那儿瞥着呢。老贼此时心中暗想：“不想生在太仓州，死在直隶州。吾不当教徒弟前去行刺，这才是画虎不成反类犬了。”不表老贼后悔难过，大英雄说道：“老贼，我用杵将你钉在就地方砖里去。”大英雄说罢，虎腕高仰，一伏腰，降魔宝杵刚要落下，正在此时，就听山门上咳嗽一声，说道：“金龙贤侄，且慢下手，老夫来也！”大英雄抬头一看，胜三爷由山门上飘然而下。

原来，胜三爷在大厅中思索：“院中帮忙者究竟是何人呢？又呼主哥，听声音也没听出是谁来。”胜爷愈想愈纳闷，遂起得身来，扎绑停当，带上刀镖甩头，告诉奎、福二个少爷：“方才来的那个，必是秦贼所主使，但不知何人前来帮忙？我到外面探探，如家中再有人来，将他惊走了就算完事，不许伤他们性命。可千万留神谨慎看家，我去一会儿就回来。”胜三爷嘱咐完了奎、福二个少爷，胜爷不打门上走，由墙头上过来，心中暗想：“听说秦贼住三关庙，我先到三关庙探视探视。”于是用夜行术的工夫，直奔三关庙而来。工夫不大，来到三关庙，胜爷纵上了山门，正适孟金龙要杵伤秦义龙，胜爷心中不忍，喝退金龙。金龙一看，原来是胜爷，哪敢不遵？对秦义龙说道：“真是你的福神到啦，叫你又多活几天。”大英雄这才唯唯而退。此时三爷已下了山门，来到秦贼切近。二位蛮子见是胜三爷到来，不敢怠慢，过去齐声叫道：“胜三哥一向可好？吾兄

弟二人给三哥磕头！”胜爷说道：“自己弟兄，免礼吧。有劳二位贤弟不惮烦劳，千山万水来到莫州，为愚兄的事，拿住秦义龙。但是冤仇可解不可结，请二位贤弟看在愚兄的面上，将秦义龙放了吧。人非木石，秦贤弟此后好自为之。”大蛮子说：“胜三哥，您岂不闻捉虎容易放虎难？他是反复无常的小人，您要放了他，恐怕他恩将仇报。”胜爷说道：“秦义龙岂是那样之人？先前之事，一概不提，此后但愿各释仇隙。”大蛮子说道：“放虎归山，必定伤人。”宋朝秦丞相害岳家父子，岳家父子俱无口供，秦桧欲将岳爷释放，商之于妻，桧妻用手指在炭灰上写了几个字：“捉虎容易放虎难。”卒将岳爷陷害。且说蛮子不敢拂逆胜三爷之意，列位，二位蛮子与谁都玩笑，惟独对胜爷是恭而敬之，今天心中不愿意放秦贼，又不敢驳胜爷，只好听胜爷自为。胜爷叫道：“金龙贤侄，你将秦二爷绑绳解开。”大英雄犯了脾气啦，浑劲性可就上来了，说道：“不管。”站在一旁撇着嘴。胜爷打了一个唉声，自己亲解其缚，遂叫道：“秦二弟，从此以后，还与愚兄为仇作对吗？”老贼脸面一阵通红，说道：“胜三哥，小弟从此永远不与兄反对，谢过三哥救命之恩。”胜爷哈哈一笑，说道：“兄弟你请吧，你有盘费没有？若没有盘费，你说话。”秦义龙说道：“三哥，我有盘费。”语毕，狼狈而逃。胜爷说道：“秦义龙的徒弟何在？”二蛮子说道：“俱在禅堂里边呢。”胜爷高声叫道：“你们大家还不出来，各回家乡？我既释放汝师，还能留下汝等吗？”四个人俱都由桌子底下纵出来，花面鬼吴升带着三个师弟谢过了胜三爷，俱都抱头鼠窜。胜三爷又叫道：“当家的，你还不出来吗？”此时和尚吓得惊魂失色，由禅堂中出来。胜爷说道：“当家的，我胜某回家三年之久，常有亲朋说你是绿林道出身，我曾夜间到你庙中来过五六次，我一侦察你，果然诵经参禅，

改邪归正，要不然我早就将你赶走啦。大丈夫棍前岂容宵小之人酣睡？到如今你为何又招江洋大盗？贼人到我家中行刺，还有何说？倘若到乡庄大户财主家行刺窃取，岂不是甘受其害吗？你身为佛门弟子，招引江洋大盗，你是认打认罚吧？”说着话忽闻臭味，胜爷说：“哪里的气味？怎么这么臭呢？”和尚说道：“三爷，我跑肚啦。屋中还有一个大卸八块的死尸呢。”胜爷说道：“你要认打，咱俩打一场官司。”和尚说道：“那还有出家人的命在吗？”胜爷说道：“你要认罚。你将屋中八仙桌上的死尸，刨一深坑，将他掩埋，以后你庙中永远不许收留闲人，也不许你招租住客。你要勤于打扫禅堂，我还有点心意，我每年舍庙中一百两银子香资，可有我活一天给一天，我死之后，此款取消。”和尚闻听，心中喜悦，千思万谢：“庙中永远不留闲杂之人！我将死尸掩埋。”胜爷与和尚说完了话，和尚将山门开放，胜爷叫道：“二位贤弟，金龙贤侄，到古城村愚兄家中去吧。”爷儿四位这才出离三关庙，够奔古城村。

来到古城村已经日上三竿了，奎、福在家中放心不下，皆同老仆由家中出来，正要够奔三关庙寻找胜爷，就见胜爷在先，后边跟定一位大汉，两个汉奸，胜爷叫道：“奎儿，福儿！这是你欧阳二位叔父，与老父有过命的交情，前三年你欧阳大叔盗灯，二叔请人，萧金台费尽九牛二虎之力。”二位少爷赶紧过来，撩衣跪倒尘埃：“二位叔父，我弟兄二人给二位叔父磕头。”欧阳大爷，说道：“哎呀，两个小王八……”说到“八”字，“羔子”两字还未出口，回头一看胜爷，自己也乐啦，忙改口说道：“二位贤侄请起免礼。”奎、福二人给欧阳昆仲磕完了头，胜爷又对奎、福指着金龙，说道：“这是你孟金龙大哥。”奎、福二人道：“金龙大哥，兄弟给您行礼。”语毕，控背躬身，各施一礼。金龙说道：“得啦，小子。”自己说完了，

自己也乐啦，又对奎、福二人说道：“二位兄弟，别拿我当人，我是一个大浑小子。”奎、福二人一笑，爷儿六位够奔庄院走来。蛮子叫道：“胜三哥！这位小孩是谁跟前的？我怎么不认识呀？”胜爷说道：“愚兄倒疏忽了，还没对二位贤弟道及，这是前三年愚兄回家，收留的螟蛉义子。”二位蛮子说道：“我们给您道喜。”胜三爷说道：“同喜同喜。”老哥儿三位说着话，来到宅中，进了大门，直接走到大客厅，家人打了净面水，沏上茶来，喝着茶说着话。蛮子说道：“吾这三年到镖局子去了好几趟，看望老哥去，俱都是乘兴而去，败兴而回。我在信格子里面看见老哥哥不少的信件，内中完全是一个信词，不是老病未愈，就是新病频来，老哥哥莫非说是不出世了吗？”胜爷叫道：“二位贤弟，愚兄今年七十有奇了，还出的什么世呀？回忆当年，只增愁苦。”蛮子说道：“老哥哥您收下螟蛉义子，莫非是胜家门人稀罕吗？”胜爷说道：“诚然。”蛮子又说道：“老哥哥晚景之欢，谁能比得了？二位少爷承欢膝下，乐何如之？”胜三爷说道：“二位贤弟抬爱愚兄了。”蛮子又问道：“胜三哥，但不知奎儿可曾定下婚姻？”胜爷道：“贤弟贵人多忘事。在十数年前，明清八义大爷得了一位老姑娘，愚兄与大爷在酒席筵前换杯，定下大爷的令爱。”蛮子说道：“吾倒忘记了。那么您杜门谢客，难道您就不恋想这些老朋友了？”胜三爷说道：“贤弟，愚兄是好交友之人，焉有不想念之理呢？每日想起来，真是五内如焚。风烛残年，但不知与这些老少宾朋还能相聚否？”蛮子说道：“您要想望众老少宾朋，吾兄弟倒有一策，可使老少亲朋齐聚古城村，大家盘桓些日。”胜爷说道：“但不知有何良策，可使这一班老朋友齐聚一堂，以叙离怀？”蛮子叫道：“胜三哥！胜奎今年多大岁数啦？”胜爷说道：“今年十八岁了。”欧阳爷说道：“男大当婚，女大当

嫁，你七十多岁的人啦，难道你不惜子女吗？也该给胜奎完婚啦。乘着给胜奎完婚，咱们热闹热闹。你用一百份请帖，定期给胜奎完婚，所有这一些老少的宾朋，道路远的，我都给你下帖请到。”胜爷说道：“贤弟有所不知，愚兄向来对于人情往来，不敢疏忽，就以古城村说，愚兄每逢随礼，总是三吊五吊的份礼。我若是给奎儿娶媳妇，撒下请帖去，富裕的家固不足论，若贫困之家，接到了我的帖，来随礼吧，没有钱；不来随礼吧，又对不过我，这岂不是教人家为难吗？”蛮子说道：“穷亲戚朋友，你别受他们的礼。”胜爷说道：“穷富我都不受礼，难道随人情的就空手来吗？”欧阳爷说道：“你是仁德待人，没有不给贫穷的朋友打算之时。但是胜奎早晚不是都得娶媳妇吗？”胜爷因为秦义龙之事，心中不高兴，打算过个一年二年的，再给胜奎完婚，故意以此言推辞。欧阳弟兄是非此不可，胜爷不好违背朋友之意，遂说道：“贤弟既不嫌受累，所有一切，全仗二位贤弟了。”欧阳大爷说道：“理所当然，咱们哥儿们，还过得着客气吗？你就择吉日定请帖吧，凡镖行有交情的给请帖；没有真交情的一概不请；黑道上朋友，咱们不但不请，他就来了，恕不招待。”二蛮子说道：“择日子还用三哥吗？吾会合婚嫁娶。”说着话，取过了历书，择定六月二十八日，打发人莫州印了二百份请帖，大爷带五十份请帖奔南七省，二爷带五十份奔北六省。蛮子对金龙道：“你在三大爷家住着吧，你如有无礼取闹及不规矩行为，回来我用点穴法点你这王八羔子。”孟金龙说道：“不闹不闹，你放心吧。”

欧阳氏弟兄在胜宅住了两三天，各带了请帖分头去了。至五月下旬，黄三太等便来到古城村了，胜爷一见非常欢悦，叫道：“三太，你们何必来这么急速呢？”三太说道：“我们接着欧阳大爷的帖，便连夜起程，恐怕事情多，师傅忙不过来。”

胜三爷亲自安置了黄三太等住所。第二拨邱成与人地昆仑邱三爷赶到；第三拨高恒高俊龙与侯华璧赶到；第四拨九头狮子孟二侠、萧三侠、于丰恒、萧银龙、于化龙，后面两乘驮轿里面坐定金凤、银凤二位姑娘，其余丫环婆子坐着车；第五拨丁绅董丁桂芳；第六拨剑客镇三山与海底捞月叶伯云哥俩同到。镇九江屠大爷带着姑娘前来就亲，跟着同来的有屠大爷的大儿谈笑书生屠士远，并丫环婆子等。至六月上旬，男女亲朋来到胜宅的，已有六十多位。贾七爷与金头虎贾明爷儿俩一同来的，二少爷贾亮留在家中看家。不表亲友陆续赶到，再表胜爷忙碌，请了厨房茶房，伺候宾朋，将天棚下养鱼缸花盆挪开，调摆桌案，每日招待宾朋。列位，方到六月初间，就来了六十多位男女宾朋，要是没有钱的，连吃都管不起。神刀将李刚与侄儿李永泰也俱都来到啦，大众终日谈古论今。忽然有老家人禀报：“太仓州的飞镖秦义龙来到，有名帖一纸，喜单一封。”胜爷接过名帖一看，上写“秦义龙”三字，喜单上书“喜敬银二百两，乞纳。”钻云太保贾七爷、神刀将李四爷、三太、香五等，众位俱都过来观看，贾七爷先发言说道：“胜三哥，这份礼不能收，给他原帖退回，就说庄农人娶媳妇、聘姑娘本是小事。”胜三爷说道：“众位，秦氏门中与胜家仇深似海。常言说得好，人要有什么过节，谁要有红白喜事，一行人情，就算解开啦。今天六月初旬，离喜期还有半个多月呢，我将他迎接进来，敬奉伺候，收下他的这份礼，等完了事，别位亲朋我不送盘费，惟独他，我送给三百银子盘费。众贤弟有什么委屈，都看胜英的情面。”胜三爷遂叫道：“三太、香五，你们见面俱以秦二叔呼之，千万不许慢怠。”三太、香五等敢怒而不敢言。胜三爷亲自出来迎接，一见面，秦义龙对胜爷控背施礼，说道：“小弟惭愧。”胜三爷说道：“秦二弟，先前的事情，一

概别提。愚兄有何德能？敢劳贤弟千山万水前来。”说着话，二人遂携手而行。黄三太过去叫道：“秦二叔，你将小包裹交给我吧，我给你存在帐房，你何时要什么物件，临时我给你取去。”秦义龙闻听得存小包裹，面有难色。原来，办喜事的事情，萧银龙与黄三太等早都安插好了，萧银龙总理，丁爷的先生，黄三太、杨香五、张茂龙、李煜接送亲友，大脑袋的知客，欧阳爷尚未回归，待回来的时候，二位监厨。萧银龙今年已经十七岁了，真是福随貌像，出挑的犹如潘安宋玉一般，粉莲色壮帽，粉莲色大衣，银灰短靠，足下燕云快靴。飞镖秦义龙方一递进名帖之时，萧银龙告诉三太，他无论带着何物，都叫他交账房，故此黄三太方一见秦义龙的面儿，就注意他手中的那个包裹了。黄三太这一要包裹，登时秦义龙面有难色之意。黄三太一看，可就更多了心啦，向前不容秦义龙允许，由手中取过来了。黄三太一掂，包裹不大，分量很重，黄三太交到帐房，记上号数，暂且不提。胜爷与秦义龙携手而入，进了大客厅。胜爷说道：“秦二弟，我给你介绍几位朋友。”又叫道：“大师兄，你请过来。”剑客镇三山心中不悦，无奈胜爷的面子重，不好意思驳，走上前来。胜三爷用手一指老剑客，笑着叫道：“秦二弟，这是我的大师兄，镇三山夏侯商元。”又指秦义龙对剑客说道：“大师兄，这位是太仓州飞镖秦义龙秦二爷。”二人各施一礼，夏侯老剑客问道：“秦二爷今年多大岁数啦？”秦义龙说道：“还小哪，五十三岁啦。”剑客说道：“我比你大三十四岁，我八十七岁。”语毕，双方一乐。胜爷又将屠大爷请过来，用手点指，给双方先道了姓名，胜爷说道：“二位以后要多亲多近。”屠大爷与秦义龙各施一礼。胜爷又叫道：“孟二爷、萧三爷请过来，这位是太仓州的秦二爷秦义龙，弟兄们以后要多亲近。”彼此各一礼。胜三爷又与李四爷、贾七

爷大众等介绍完毕，又将众年轻的四十余位全都叫到面前来，说道：“这是你们的秦二叔，你们都过来磕头。”黄三太等不敢违背师命，俱都趴下磕头，惟有金头虎贾明与金龙二人，蹲在后面，用手砸地，假装磕头。孟金龙蹲在地下，还是金头虎贾明劝的，要不然孟金龙连蹲下都不干。胜爷与秦义龙将老少英雄都给秦义龙介绍完毕，这才端下茶来吃茶。吃茶已毕，摆上酒席，将秦义龙让之首座，大家用饭。胜爷善观气色，一见秦义龙面带煞气，胜爷看众人虽对秦义龙不大反对，然而俱都面带难色，胜爷心中为难。吃完了饭，叫老家人将西跨院的北上房收拾干净了，请秦二爷那边下榻。老家人即将西跨院北上房安置好了，报告胜爷，胜爷陪着秦义龙到西跨院北上房中，又喝了一回茶，讲了些闲话，胜爷这才回转大厅。胜爷回到大厅，对大众躬身施礼说道：“众位老少弟兄们，吃万分的委屈，都看在胜英面上，人家是给咱行人情来啦，大家是为给我帮忙来啦，千万别说闲话。将我的喜事，大家捧着办完了，平安无事，那才是大家疼爱我胜英呢。”胜爷好话说了多少，大伙倒替胜爷心中难过，谁也不肯说什么别的啦，反倒安慰胜爷一番。

胜三爷自今日起，每日与秦义龙同桌而食，殷勤招待，毫无倦容。到了六月初旬，胜爷这日吃完了早饭，就觉腹中一阵疼痛，躺在床上休息一会，直至夜里二更来天，仍是疼痛不已，胜爷遂叫道：“李四爷、萧三爷，我怎么肚腹疼痛，由早晨至此时，疼痛不已。”萧三侠说道：“三哥你年纪大啦，这几日忙碌太甚所至。离喜期还有数日呢，你可以随便休息休息，不要终日亲自招待，都是老弟兄们，没有挑眼的。”说着话，胜爷就觉疼痛益甚，由床上起来，说道：“我要大便，泻一回就许好啦。”语毕，站起身来奔后花园厕所而去。来到厕所蹲的工夫很大，就觉大肠发燥，正在扎挣之际，就听墙上嗖的一声，

胜爷听着是金刃的声音，急忙站起，方站到平身，就听哗啦啦一响，肩头上中了一物，自觉火热，右胳膊发麻，当时就抬不起来啦。胜爷转身向墙上观看，并无人迹，方下了厕所台阶，就觉着两腿发软，走不动了。胜爷遂大声叫道：“三太何在？我受了暗算了。”黄三太等闻胜爷喊叫，遂叫道：“香五、茂龙、李煜、银龙，不好啦，我之恩师受了暗算了！”一旁喊着，直向后花园跑去，众人随后，也跑到了，来到胜爷切近，就见胜爷身体乱晃，向尘埃趴伏，胜爷的手方要按地，三太过去一把搀住，问道：“恩师，你在哪儿受的伤？”胜爷说道：“花园东北角。”众人有上墙的，有上房的，向四外观看，连一个人影都没有。胜奎一见父亲受伤，过去就要拔袖箭，胜爷拦阻说道：“奎儿拔不得，袖箭乃是毒药喂的。”黄三太、香五、银龙、胜奎等，搀扶着胜爷够奔内宅，张茂龙、李煜、贾明、邱成等，往各处遍找放箭之人，围绕胜宅寻找一遍，放箭之人踪影皆无。三太、香五将胜爷搀扶着躺在床上，拉过一条棉被给胜爷盖在身上，把胜三爷脸朝里，脊背朝外躺着。此时一伙老英雄也都跑到内宅观看，杨香五用匕首刀先将胜爷的大衣服挑下来。毒药箭不能起下来，若起下来伤口再被风一吹，立刻殒命，所以用匕首刀挑衣服。将衣服挑下来，解开英雄带，又挑靠身的小衣服，将小衣服一条一条的挑下来，一看受伤之处，现出紫色，如蚕豆瓣大小。萧银龙由腰间取出止毒散，用冷水化开，此时胜爷尚能服药，给胜爷将止毒散服下去，工夫不大，原药吐出。胜奎说道：“我们胜家门上有五福化毒丹，自施舍以来，凡是毒气皮肤病，服下去立刻能愈。可以服吗？”贾七爷说道：“赶紧化开吃下去看看。”又将五福化毒丹服下去，工夫不大，仍然吐出，不见效验。镇三山夏侯商元对大众说道：“究竟此伤是什么毒物？是那一门的毒药暗器，大众可知晓吗？”

贾七爷说道：“我倒知道此箭是哪一门的，此箭乃是下五门所传，用五毒喂成，名为子午绝命毒药箭。可惜有两位没在场，道兄与和尚俱都没来，他二人曾跟我提过此箭之恶，他们俩人，每到五月初五，采取百草，制造解此五毒之药，一人采药，一人炼药，名为百草转阳丹，专解此毒。但是听说炼此药，最为费事，往往有炼坏了的时候，在七七四十九个时候之内炼成，火候稍差一点，就不能收锅。二位每年制成此药，募化十方时，见有疮痍久而不愈者，施舍济人，无论如何毒物，用此药一粒，立刻还阳。这还不算，治吐血虚劳，尤能立竿见影，真稀世之珍，三哥此伤非此药莫救。子午绝命，二位现在不在场，为之奈何？”贾七爷说完了此话，再看伤痕，紫色比方才展出来好几分。这位叫道：“胜三哥伤怎样？”那位叫道：“胜三弟伤痕如何？”年轻的，这个呼三大爷，那个呼恩师，三太与胜奎两眼流泪。胜爷道：“只觉心中火热，浑身发麻。你们大家都别呼唤我啦，我的精神有些不支。”语毕，合目不语，再有问的，胜爷不答了。老家人此时由外面进来，向众人道：“现在二太太同众位姑娘都来啦，要看看老爷子。”此时，凡亲近的朋友俱都未动，也顾不的嫌疑了，银龙与于家姑娘，张茂龙与袁家姑娘，也俱都见了面啦。二奶奶进到屋中，叫道：“老哥哥怎样了？”胜爷不应，二奶奶此时泪如珍珠断线一般，用手一拍胜爷的肩头叫道：“老哥哥怎么不语？莫非说您从此走了吗？你有什么家务事，也可对小妹谈谈啊。你再回头看看我们这一群老少苦命的冤家。”胜爷微微转过一点头，睁开二目叫道：“贤德的弟妇，你苦守冰霜三十余年，你给胜家门上增光露脸啦。贤妹，我也没有什么话，孟福是我前三年收的螟蛉义子，应继不如爱继，这两个孩子，你愿意过继哪个就过继哪个。这不是屠大爷也在场吗？我们有话，娶过姑娘之后，犹如

亲生姑娘看待。我死之后，你就替我教育二子与小姐罢了。弟妹呀，我也不是诗书门第，我也不是礼乐之家，可称清白门户，贤妹可称节烈之人。我死之后，对于穷亲戚朋友，如有抵借等事，穷而不能葬、贫而不能娶者，贤妹要量力资助，以继愚兄之志。胜家门上的八宝解毒散，五福化毒丹，要永久施舍，勿断了我胜英武学的家风。冬天舍棉衣，夏天舍暑汤，所有一切，都一仍其旧，千万莫因我死得结果不善，便中途终止。若有穷亲戚朋友，虽然屡次求借，宁可少与，千万别驳了，上山擒虎易，开口告人难。贤妹，愚兄死在旦夕，你是贤德之人，对于愚兄所嘱，量必能办。”复又叫道：“胜奎儿，这就是为父的遗言，必须要你谨记。”语毕，胜爷仍然闭目合睛，一语全无，再有人间话，俱都不答。二太太闻听胜爷之言，哭的更激了，丫环婆子无不下泪。镇三山又叫道：“胜三弟！你从此便住口不语了？”黄三太叫道：“师傅！”胜爷俱都不答。直至天光大亮，贾七爷诊了胜爷的脉，微而且细，似有若无，惟胸前颤动，伤痕向四外展，盘如鸭卵大小，紫中透黑。夏侯商元说道：“胜三弟，你若从此故去，哥哥誓不欲生。”萧孟二侠、屠大爷等泪湿衣襟。孟金龙张开大嗓子，高声号陶，办喜事成了丧事啦，到日出东升之际，胜爷只有吸呼之气。胜奎叫道：“众位叔父，大爷！我天伦现在只有吸呼之气，还不将箭起下？别教我天伦带着箭走呀。”众位侠剑客闻听，大家叹气道：“孩子，你看天气炎热，倘若拔下箭来，立刻就咽气。这样还可多耗点时候，大家好多看一会是一会儿。”此时下请帖的蛮子哥俩也赶到啦，一看胜爷的光景，欧阳大爷说道：“胜三哥倘若一口气不来，我从此杀人放火，抢男霸女！我要办一点好事，就对不起老天爷啦。”

老少英雄正在叫天天不应，呼地地不灵，正在痛哭流泪之

际，老义仆擦着眼泪由外面进来，说道：“二位少爷，众位爷们，外面来了一僧一道，僧人是红莲罗汉弼昆长老，道爷是铁牌道人诸葛山真。”大众闻听，转忧为喜，擦泪出来迎接，来到大门外，欧阳爷喊道：“杂毛会算，可称未到先知，胜三爷受了毒药箭啦。”老道说道：“非是贫道会算，众位眼泡肿着，泪尚未干。”欧阳爷说道：“快走快走。”众人将老道陪到里院。老道一见胜三爷右肩头下插着一根袖箭，钉下有三四寸深，老道念了一声无量佛，用手一晃摇袖箭，说道：“何时中的袖箭？”三太说道：“昨天二更半天。”老道一看时辰，说道：“尚能治，不要紧，众位施主莫要惊慌。”老道取出药来，打开包儿，用手指捏了两粒药，说道：“这是七粒，一包十粒，用过三粒了。这两粒药，给胜爷服下去，力能夺命。”老道将药包好，放在榻上，欧阳大爷原包拿在手中，用鼻子一闻道：“哎呀，好香！”列位，蛮子今天这一闻，药偷出了两粒，后文书救了两个人，这且不提。老道将药研细，命取过无根水，老道说道：“你们将药箭拔下来吧。”李刚说道：“我起箭。”伸手一拔，拔之不动，箭入骨甚深。老道说道：“你用手按住伤口，以牙咬住箭杵，方能拔下来。”黄三太过去，张开口咬住了箭杆，双手按住伤口，用力拔箭，才将箭拔出来，伤口并不流血。诸葛道爷由腰间取出尖刀，照定伤口四周，用刀将腐肉割下，这骨色青如漆，有鸭卵大一块。道爷以刀刮之，振振有声：“俺如关公刮骨疗毒。”将骨头刮的见了白骨，然后将药面撒伤口上一半，用被将胜三爷盖上，以手捂住伤口，无根水调好了药，用食匙灌了几下，然后胜爷便徐徐能喝了，灌完了药，用白布缠好。三太问：“道爷，怎么样啦？”老道说道：“稍沉一会儿。”欧阳爷问道：“老道，怎样了？”道爷说道：“稍微沉一会再看。”众人不论谁问，道爷俱以“沉会儿看”

答之。服下药约有一个时辰，闻听胜爷腹中有下行之声，鼻洼鬓角见汗。腹中响动，乃是药力借气行走，血行动开啦；鬓角等处见汗，乃是营卫合啦。道爷说道：“过来二位有力气的，将棉被向下按着点。”上身孟金龙，下身李永泰，按着被角儿。又一会儿，腹中响声渐大，道爷叫道：“三太，你将胜施主头扶着，口朝下，他要吐啦。”三太急将胜爷的头扶住，口朝下，方将头扶好，就听哇的一声，吐出一大口绿水来，愈吐愈急，真是翻肠倒肚，吐出足有一盆子。先是绿水，后是红水，最后吐黄水，吐完了之后，浑身上下的汗就出透啦。胜爷骤然翻身欲起，上面大汉孟金龙，下边大汉李永泰，二人都按着棉被呢，金龙见胜爷欲起，伸虎掌向胜爷肩头上一按，说道：“三大爷，你老人家先别起。”下边李永泰也用手按住大腿叫道：“三大爷，你老人家别起呀，一起来就坏啦。”道爷说道：“胜施主千万别躁，倘若骤然起来，被风将汗吹回去，毒气归心，就不能治了。”胜爷说道：“我只觉着心中焦躁。”道爷说道：“沉住了心气，一会儿还得疼痛呢。”胜爷忍了一会，就觉周身无力，再想起来也没有力量啦。此时胜爷也明白过来了，一看道爷在旁呢，这才叫道：“道兄恕小弟有恙在身，不能起床行礼。”语毕，向道爷点首示意，又叫道：“奎儿，福儿！你们还不过来谢过你伯父救命之恩？”胜奎等跪在尘埃，俱都给道爷磕头，小弟兄随后跪一大片。道爷说道：“三弟，你总这样周到，贫道有何德能？这是三弟你一世行善的感应，我并不是能掐会算。我与和尚昨天住在平安镇，一打听说是距四十里之遥，在那儿住了一夜，今天起早赶路，为的是凉爽。”语毕，道爷落下两点慈悲泪来。胜爷欲哭无泪，打了两个唉声。

银龙处处精细，方才拔箭的时候，银龙留神看箭杆，未看明白上面的花样，此时见胜爷已好，银龙遂说道：黄三哥，你

将箭放在何处了？”三太说道：“在我恩师割下的衣裳一堆呢。”银龙说道：“收过来咱们看看，箭杆上是什么花样？我方才见箭杆头上黄橙橙的，杆上有花样。”金头虎说道：“我取去。”金头虎方要在破衣中找箭，胜爷伸左手由破衣中将箭拾起来，暗暗放在身旁了，金头虎早就看见了，说道：“三大爷，那可不行，您不叫我们看箭，不知道是哪个小子办的事，我们就糊涂死啦。”胜爷说道：“明儿，贼已远去，看箭何益？”贾明说道：“您要不给，我将您搬起来，我们非看看不可。”胜爷叫道：“贾贤弟！你还不将明儿拦阻？仇是可解不可结。”贾七爷遂叫道：“明儿！你还不闪开？叫你三大爷生气。”胜爷又说道：“我的伤已经无有危险啦，大伙累了一夜半天，还未曾用饭，请大家前院客厅休息休息，用饭吧。二位道兄也没有斋饭呢，恕过我不能陪座了。”大家这才起身够奔前院大客厅，谈谈论论，俱都说道爷的药真是神丹，胜三爷好心感动天地，所以才遇难呈祥，逢凶化吉。大家吃完了饭，俱都来到后院问安。胜爷说道：“我的伤已经一点危险都没有了，你们每人问我一句，我就得答半个时辰。你们一夜未曾合眼，各自休息休息吧。连胜奎与三太都不用在我屋中，叫老家人胜忠伺候我就行啦，他年纪长了，精神还好。”大伙不敢违背胜爷之意，俱都退出，回归前院。老家人胜忠服侍胜爷睡了一觉，老家人给倒过一杯白滚水，胜爷问道：“天至何时？”老家人说道：“二更已过。”胜爷说道：“点上灯笼到前院东西跨院，看宾朋们都休息了没有？”老义仆忠厚老诚，不忤胜爷何意，点上灯笼前去观看，去了工夫不大，老家人回来，对胜爷说道：“东跨院聋哑仙师、弼昆长老、胡景春等，全都安歇啦。二道院少爷、黄三太他们也都睡啦，老奴推一推门，门也上着呢。前头院孟二爷、萧三爷、贾七爷、李四爷等，大伙也都睡啦。”胜爷又

说道：“你打着灯笼看看西跨院秦二爷去，将他请来，他要不来，你就说我家主人决无狠毒之心，请您有机密大事，您要不去，后悔可就晚了。”老家人答应一声，打着灯笼够奔西跨院，一看屋中明亮，老家人咳嗽一声，在外面问道：“秦二爷还没睡吗？”秦义龙在屋中，说道：“还没睡呢，你请进来吧。”老家人进到屋中道：“秦二爷，我家主人现在叫我前来请你。”秦义龙说道：“现在我有点不舒服，因胜三爷受伤，我跟着忙碌了一天，你替我跟胜三哥告假吧。”老义仆道：“我家主人有话，你要此时不去，悔之晚矣。”秦义龙心中暗想：“我将包裹交到帐房啦，跟他们要了三四次，我要练练武术，他们只给我匕首刀，包裹临走才给呢。我的兵刃现在拿不出来，倘若到了后院，说话不投机，就有是非。”老贼思索至此，遂问道：“老管家，后院还有何人在胜三哥屋中？”老仆说道：“一位也没有，连胜奎都没叫在屋中。”飞镖秦义龙闻听胜爷屋中没有别位，他这才放心，叫道：“老管家，你先出去，我小解小解。”老管家遂退出屋去，飞贼秦义龙打发老仆出去，由床底下将匕首刀取出来，掖在腰间，这才由屋中出来，同老仆来到后院，进到胜爷屋中。胜爷一见秦义龙，叫道：“秦二弟！我三次未曾伤你的性命，你不知以恩报德，你将我稳住了，暗中打我一袖箭。我现在身带重伤，大伙都在照顾我的时候，所以未揣摹放箭之人。老者你还能瞒的过聋哑仙师吗？中轻的你还能瞒过萧银龙、杨香五吗？并且你的袖箭还刻着秦字呢，虽然不甚明显，谁都看得出来，是用花堆的一个秦字。将我的伤刚治好了，萧银龙就要看箭，幸我左手尚能动转，我将这枝箭放在身底，未敢叫他们看箭。贤弟你快走吧，你还在这里住着，岂不是自寻其祸吗？”又叫道：“老管家！你打开顶箱，给秦二爷取几十两银子盘费。贤弟你星夜逃命去吧！”老贼闻听，

一时良心发现，跪在床沿下，叫道：“胜三哥！小弟之错。从今后不与三哥为仇了。”老管家说道：“还给他银子？我和他拼啦！”胜爷睁目说道：“胜忠！你是义仆，所以我才将你留在屋中，你若是不听我言，便为不义了。”老义仆闻听，也不敢言语了，遂由顶箱中取出来三十多两银子递给秦义龙，说道：“给你吧，这是三十多两，要打两袖箭就是六十多两。前面你的小包裹别取去啦，要一取小包裹，就有大祸临身。”看贼人磕完头站起来，接过银子要走，胜爷说道：“秦二弟，且慢。你要走，可别走二道院，二道院是你侄胜奎与三太等，前院是萧三侠他们，东跨院是道爷、和尚等，你可千万别去。你仍然由你西跨院逃走，由北上房过去向西，打宅院西墙走。够奔西南有一片树林，过了树林子，就算走啦。但明天开饭时，大伙见你不辞而别，必然追你，脚程快的太多，你务必要兼道而行。”老贼说道：“既蒙胜三哥你恩放小弟，我从此永不与你结仇了。”胜爷说道：“贤弟，那就在乎你了，你在我家中也住过，道路你也都明白，你要仍然寻仇，我也没有法子。”

老贼秦义龙含羞带愧出了胜爷的屋子，够奔西跨院并未进屋，拧身形纵上北上房，自己心中暗想：“老胜英真是忠厚君子，我以后还能跟他为仇吗？唉，我们俩人还是走着看，他今年七十多啦，再待十年，他就八十多啦，我不能杀他，将来我将胜奎、黄三太等杀他三个两个，也可报秦家之仇。”老贼捻着短髯，心中思索着，向四外观看无人，蹿房越脊，直奔西大墙而来。老贼方要纵下墙外，不觉心中突突直跳，自己思索：“何以心中乱跳？莫非说我是惧怕他家中这堆侠剑客吗？不至于如此呀。”自己叫道：“秦义龙，秦义龙，你提着点儿气！”一飘身，落在墙外就地。就见有一个人，以肘按着刀尖，身形影着刀，仰面向墙头上观看。一见秦义龙飘身形下来，墙底下

这个人站起身形，口中说道：“老贼暗算吾之天伦，用毒药箭几乎要了我天伦之命。现有奎少爷在此！”举刀便剁，老贼忙闪身躯说道：“胜奎不要如此。”胜奎哪听他的？举刀一连就是二刀，老贼闪躲，并不还招，复又对胜奎说道：“你天伦四次放我，所以我让你三刀；如再不识抬举，老夫将你人头捎回南七省去。”胜奎说道：“你是下贱之辈，我天伦以你当好朋友看待，这一干侠剑客俱都与你呼兄唤弟，你配吗？”说着话，举刀还是剁，秦义龙哈哈冷笑两声，背后握刀，与胜奎交手。二人正在动手之际，由西大墙北面过来一道黑影，大声喊道：“秦义龙休走！你为何以毒药袖箭暗算我之老师？”话到人到，加入动手，大战秦义龙，秦义龙毫不介意，一把朴刀上下翻飞。忽听有人喊道：“小毛遂杨香五来了！”也加入大战秦义龙。秦义龙正在独战小弟兄三位之际，就听西北树林之内哗啦啦一响，出来一道黑影：“老贼休走！张茂龙来也！”紧跟着树林西南又纵出红旗李煜，兄弟五位围住秦义龙。义龙一把匕首刀上下翻飞，横栏竖架，面无惧色。此时又听树林子西边有人叫道：“小子，秦老二！我是你爷爷！树林子内埋伏下百万神兵！”话到人到，亮杵纵起来便打：“众位将他圈住，谁要叫他走了，我跟谁拼命！”六人将老贼团团围住。老贼心中暗想：“这六个孩子，我是不惧，胜宅高明人甚多，倘若和尚、老道、萧孟二侠、贾老七等，他们要是出来，那时节我难以脱逃。”思索至此，自己暗道：“三十六招，走为上策。”贾明说：“他要打谁的空子里走了，谁就是孙子！”老贼心中愤恨贾明，他这一提醒了众人，众人更留了神啦。大伙抖擞精神，正在打的难解难分之际，就听胜宅西大墙北面有人咳嗽，手提纱灯前来，说道：“我三大爷放心不下，叫我前来。”说着话，来至切近，众人一看，正是赛北观音萧银龙。银龙叫道：“六位兄长！我

胜三大爷放心不下，听西墙外有喊杀之声，特遣我前来，不叫众位阻拦二爷去路。惟有奎哥哥更不当这样，秦二爷虽然与我三大爷早先有点过节，奎哥哥你这一办喜事，秦二叔千山万水的奔了来，这一行人情，有什么过节都算没啦。再说伤我三大爷之人，你们怎么知道必是秦二叔所为？你们这一围着秦二叔动手，倘若叫我三大爷知道了，怪罪下来，谁能担得起？岂不闻古语有云：父叫子死，子不敢不死。黄三哥，你在众人之中岁数居长，你领着他们办这宗事，叫三大爷知道生气，倘若金伤复发，你又当如何？”小弟兄六位俱被银龙喝住，谁也不敢再动手了，惟有金头虎知道银龙的这一套，心中暗说：“好小龙，小子，叫大伙来劫杀秦义龙也是你，不叫大伙动手也是你。”

秦义龙用暗器伤胜爷，谁都瞒得过去，也瞒不过萧银龙去。胜爷从伤痕刚见好的时候，心中已经明白，便将众人遣散，谆谆嘱咐，自己在后院大厅养伤，喜欢清静，谁也不许到后宅问安，扰乱精神。胜爷一方面是嘱咐大家，一方面安慰大家，说：“你们大家一夜劳乏，也该歇息歇息了。我的伤好啦，你们大家都累病了，岂不教我难过吗？”众人见胜爷说的俱都是实情之话，所以大家都各自吃饭的吃饭，安歇的安歇。萧银龙与三太、香五、茂龙、李煜、邱成、胜奎等，这七个人凑在一处，在二道院东厢房吃饭，吃完了饭，坐在一处谈天，萧银龙说道：“咱们小弟兄之中，老诚干练，就是黄三哥，黄三哥待人向来以至诚感化，在台湾我与黄三哥别后，回想黄三哥之为人，那份义气，真叫我寝食难安，今者在一块好几年之久，每与三哥谈到一块儿，虽昼以继夜，令人不倦。”黄三太笑说道：“兄弟你是抬爱哥哥，哥哥有何德能？我之恩师息隐于家门三年之久，将镖局子的事情委之于我，所以未办坏了事，都是诸位贤弟竭诚帮助，和老前辈们指导教训。”金头虎说道：“你们俩

到一块儿就咬文弄字。”萧银龙又说道：“贾明兄长，凡事你划策甚多，一时难以道尽，你是外朴内慧。”贾明说道：“我会烩豆腐。你有什么事，你就直说吧，别绕着弯骂我。”萧银龙说道：“今天三大爷被人暗算，贾五哥你可知道是谁所为吗？”贾明说道：“我不知是何人所为；我要知道是谁，我早就同他拼了命啦。”银龙又问道：“三哥你知道吗？”黄三太说道：“愚兄不知。”萧银龙笑嘻嘻的伸出来两个手指，说道：“众位，不可三猜两猜，我一猜就猜着，就是此人。”金头虎一见银龙伸出两个手指头来，抽冷子一张嘴，照定银龙二手就咬，银龙赶紧往回一撤，叫道：“五哥！你怎么咬我？”金头虎说道：“你那两个手指头太坏啦，不能留着。”胜奎叫道：“银龙贤弟，果是何人？你快快说来，贾爷不要玩笑。”银龙说道：“必是飞贼秦义龙老二所为。”金头虎说道：“咱们亮家伙，上西跨院寻找老东西去。”站起身形，就摸一字杵。银龙说道：“五哥且慢，你要唐突就坏了事啦。”胜奎急忙问道：“贤弟何以知秦贼所为？”银龙说道：“秦义龙与胜三大爷有不共戴天之仇，他是不分贤愚好歹之辈，三大爷欲以恩释怨，以解两家之仇，仇不但未解，到了今日，结之益深。胜三大爷累次不伤他，在胜三大爷所为开秦贼自新之路，无奈秦贼倒行逆施，不但不感三大爷之德，反增其无限之怨恨，他明着报不了仇，所以想出这么一个法子来，明着是行人情，暗着是加害三大爷。你们不见他一进门之时，三哥要他的包裹，他面有难色，比及将包裹拿到帐房，我暗中打开他的包裹，除去银子之外，俱是兵刃暗器，绿林道所需之物，无一不备。你们想想，他若是真行人情，带着往返的路费，何必带些作贼的东西？”银龙语至此，众人这才恍然大悟，齐声说道：“贤弟之言非常有理，咱们应当怎么办呢？事不宜迟。”萧银龙说道：“三大爷向来是

但得容人且容人，夜静更深必然放他。可有一宗，三大爷卧病在床，老家人筋骨衰败，倘若胜三大爷将他招至面前，他再行不测，为之奈何？咱们这七个人候至打更过了，咱们扎绑停当，去后院大厅上面四外埋伏，一来为防意外，二来为保护胜三大爷。倘若胜三大爷真要放老贼逃走，久后必为咱们小弟兄之大害。”黄三太等齐声说道：“此言甚是，咱们喝杯茶，各带兵刃暗器，前去防范。”金头虎说道：“小龙，你这是愚弄我呢，我都要困死啦，你为的是熬大鹰。”萧银龙说道：“你还是别去，你不去，我们办的必不能坏了；你要一去，准得乱七八糟。”金头虎说道：“我不去可不行，如果胜三大爷要不放秦义龙，咱们俩总得滚滚，白熬鹰我可不干。”众人也不理他，当时扎绑停当，带好兵刃暗器，将屋门关好，由后窗户出去，熄灭灯烛，仍将后窗户对好。弟兄们来到后宅大厅，前坡三位，后坡四位，在房上趴伏。天到二更多天，就听屋中胜爷说道：“老管家，天到什么时候啦？”老义仆答道：“二更多天啦。”又听胜爷说道：“你给我倒点白开水喝。”老仆给胜爷倒过一杯白开水去，胜爷说道：“胜忠，你就不用老站着啦，你在一旁歇息歇息吧。”老义仆说道：“只要您的伤痕痊愈，老奴情愿站三天三夜，我也不困乏。”胜爷又叫道：“老哥你站着也是伺候我，你坐着也是伺候我。”胜忠一听胜爷叫老哥哥，愕然说道：“东家你这是何言？怎么呼老奴为兄？老奴担待不起，岂不折去小人之寿？”胜爷道：“你是胜家有功之人，不比别人，你年轻之时，跟随我天南地北，刀枪林中不知受了多少惊险，我以老哥看待，不足为过。我主仆行将老矣，不知此后可得安逸否？你将灯笼点着，看各院都休息了没有？”老家人遂掌上灯笼到前院，看视一遍，回来报告胜爷：“俱都歇息啦。”胜爷叫老家人去请秦义龙，房上七位听到此处，不由的暗暗佩

服银龙有先见之明。比及老家人将秦义龙请到，赠送盘费，告诉秦义龙逃走的道路，七位俱都听的明明白白，这才蹿房越脊，来到西大墙外。萧银龙划策：“西大墙外三位，树林子里头三位，一个一个的上，如不是他的敌手，或者拿不着他，然后我再上，见机而作。我叫你们怎么办，你们就怎么办，若跑了秦义龙，惟我是问。六位埋伏去吧。”正是：挖下壕坑擒虎豹，放下香饵钓金鳌。秦义龙方一上大墙的时候，心惊肉跳，那就是一个先兆，这小子有点恶贯满盈了。弟兄六位围着老贼群殴时，萧银龙打着红纱灯笼说那一席话，六个人这才后退。

秦义龙一看，萧银龙举着灯笼，衣帽齐整，手中无有兵刃，并不猜疑。萧银龙赶奔近前，磕膝点地，叫道：“秦二叔，你老人家看在我胜三大爷面上，多要担待，你是老前辈，别跟年轻的一般见识。”萧银龙和颜悦色，二叔叫的顺口流，秦义龙见萧银龙如此，将刀还鞘说道：“老夫焉能跟他们一般见识？”转身形向南要走，萧银龙将纱灯慢慢放在就地，犀牛皮软皮鞘中拔出匕首刀来，此时老贼刚转身躯，走出去三步来远，银龙由背后紧行两步，一刀奔秦义龙软肋扎去，出其不意，使的力量也猛，这一刀直刺入老贼腹中八九寸深，老贼吼了一声，躺在尘埃来回的乱滚。萧银龙拔刀向外一纵，纵出七八尺远，叫道：“众位弟兄们还不过来，解一解心头之恨！”黄三太大伙等这才亮兵器，纵将过来，将老贼秦义龙乱刃分尸。金头虎的一字杵是乱打乱砸，溅得血肉浑身都是，竟将秦义龙砸的如同肉泥一般。金头虎叫道：“小龙！胜三大爷恩放秦老二，你出的这宗阴主意，嘴里说好话，脚底下绊子。就是我身上血多，胜三大爷若不依我，你可得承认。”萧银龙说道：“大家担承，胜三大爷也没有什么不依的。”将纱灯熄灭，哥儿七个蹿房越脊，回奔胜三爷宿室而来。萧银龙先进到屋中，问道：“胜三

大爷，你老人家伤痕可曾痊愈？”胜三爷方在朦胧之际，一见萧银龙到来，说道：“龙儿，我昨天有话，谁也别进来，我好休养休养精神。”萧银龙叫道：“胜三大爷，你老人家将秦义龙怎样啦？”胜三爷唉了一声说道：“不要提他啦，我将他开发啦。”萧银龙说道：“您将他开发啦，我将他也开发走啦。”胜三爷问道：“这是什么话，怎么又将他开发啦？”萧银龙说道：“我将他扎死啦。”胜三爷闻听，叹口气道：“他五十多岁的人了，你这是何必呢，又污了咱们的宅院。”萧银龙说道：“胜三大爷，并没在院中扎他，在西大墙外面。我扎死他之后，黄三太他们大伙，用刀将他剁成了肉泥。你是慈心生祸害，你只顾放他，不想以后我们小弟兄必要受他的害。”胜三爷说道：“人非草木，孰能无情？以后做事，必须要以宽大为怀，总要学能容物，那才是大器呢。”又叫道：“银龙！你将他哥儿几个也叫进来吧。”银龙掀帘子，以手招进众人，胜三爷与众小弟兄讲今比古，教大众从今后做事，要学得容人且容人。教训已毕，胜爷说道：“后花园有我一口寿木，有二奶奶一日寿木，人死不结仇，将我那口寿木给秦义龙使用，将他就此深夜成殓起来，存在庙内，乡亲们若有问的，你们大家就说是南七省来的朋友，因得时疫病死在胜宅的。”胜奎将长工、月工俱都唤起，将寿木由花园西大墙打千斤悠到墙外，可惜一口好寿木，成的不是完全寿体，用铁锹一下一下的铲在寿木之内，顶好子盖，又上好大盖，叫油漆匠在棺材头上写下“飞镖秦义龙”。长工、月工手忙脚乱，搭到庙里寄存起来，就算老贼发丧。这是老贼一辈子的收缘结果，迷人不醒其端，胜三爷放他四次，不知以恩报德，还暗害胜爷，没害了胜爷，自己只落得碎尸万段。

胜爷的伤，三四天就能起床，这宗毒药不忌荤膻，鲜韭生

鱼更活血脉，一日比一日轻快。胜爷这日陪着大伙喝酒谈心，忽然自己一声长叹，叫道：“道兄，弼昆贤弟，众宾朋来的不少，惟独还有一位知心的老朋友未到。”道爷说道：“胜施主，你盼念的人，我知道是谁。”胜爷说道：“道兄替我想想，倒是何人？”道爷一伸左手，出了五个手指，说道：“你想想的五爷。”胜爷一笑答道：“然也。”道爷说道：“你有所不知，五爷自你告病假回家之后，他在镖局子住了些日，便回松竹观去了。老恩师因五爷无家可归，出庙准其进庙。”他们老弟兄正提念蒋伯芳之际，黄三太、杨香五、张茂龙、李煜等站起身形道：“皆因为这几日忙乱，还有一件事未曾跟你提及，水月庵秦尤逃走之后，我们追到苏州，遇小侠客刘云，我们结义为友，那刘云是提督之后，他还有一个姐姐，是南侠老王灵之义女，今年姑娘二十岁了，待字未嫁。欧阳二爷下帖的时候，刘云正在镖局子，我们起身之时，刘云曾对我们谈道，说你与我兄弟办喜事，侠客义士必然不少，他姐姐的终身大事，打算教你作伐。我们起身北上的时候，刘公子也回家邀请姐姐去了，一来为随人情，二来为的是姐姐的终身大事。”胜爷说道：“刘云如果来到直隶莫州，老夫必然担任作伐。”爷儿几个正在谈着话，老家人由外面进来报道：“现在外面有蒋五爷到来。还有一辆车，车中有女眷，并有一位二十来岁的年轻之人。”胜爷叫道：“胜奎！你叫丫环婆子赶紧迎接女眷。”胜爷就要亲自迎接蒋五爷，和尚、老道说道：“胜施主伤痕初愈，岂可劳碌？还是我们大家去接。”胜爷不敢拂众人之意，在客厅等候。老道、和尚等迎接出来，一看年轻的正是刘云，黄三太等不胜之喜，将蒋五爷与刘云迎到大客厅，黄三太说道：“刘贤弟，你终日想念吾之恩师。”说着话用手一指胜爷说道：“这就是吾之恩师。”刘云闻听，不敢怠慢，趴在地上，与胜三爷行礼，

叫道：“胜三伯父，小侄与你磕头。”胜三爷说道：“岂敢岂敢。”此时刘云浑身血迹，左胳膊上缠着白布。胜爷问道：“刘公子何以受伤，周身血迹？”刘云闻听，不由的泪如雨下，说道：“胜老伯父有所不知，侄男昨天投宿平安镇高升店，晚间有七星真人、张德寿师徒，在店中要杀害我们姐弟二人，小侄男受了七星真人暗算，要将小侄男与车夫丫环婆子杀害，一发千钧之际，我蒋五叔赶到，救了小侄男姐弟。倘若蒋五叔晚到一刻，小侄男等今日不能与胜三大爷见面了。”胜爷说道：“公子且免悲哀，老夫残迈之人，是不能出世了，我必拜托众宾朋，捉拿老道师徒。”语毕，胜爷遂与大伙介绍，一一介绍完毕，各个心中都有一份关照。贾七爷叫道：“胜三哥！给刘公子报仇的话，你先别忙，赵老道师徒并不是为刘公子来的，我想他是为你这喜事来的，等到喜事正日子，恐怕贼人乘乱而来。”忽听有一位老者说道：“贾老七，你将老道抬举的太高啦，他敢上胜宅来？他不来便罢，他要来了，我将恶道七星真人非宰了不可。”又有一人大声呐喊道：“杂毛若来了，我将他脑袋拧下来！”孟二侠打了孟金龙一掌说道：“胡说，你也不怕挑刺儿碍着好肉？这里还有诸葛道爷。”金龙说道：“我没说我诸葛大爷。”

闲文不表，单言刘云的来由。刘云自连云山起灵回家之后，给姐姐雇了丫环婆子，仍回镖局子与三太、杨香五等盘桓。这日刘云正在镖局子，就赶上欧阳二爷下请帖，胜爷家中办喜事，黄三太等商议即时起程，刘云遂将姐姐终身大事托付了黄三太、杨香五等。第二日黄三太等由江苏起身，够奔直隶莫州，刘云回扬州邀请姐姐。刘公子来到自己家门，先到前院书房喝茶净面，更换衣服，然后够奔内宅，到内宅拜见姐姐已毕，姐弟谈话。姑娘说道：“兄弟，你这又是三四个月未回家。”刘公子

说道：“姐姐你要不在家，我一年二年，也不准回一趟家。我这次回家，为姐姐的事前来。”姑娘问道：“为姐姐何事？”刘云说道：“姐姐，你的文武学比我都高明，古语说的好，男大当婚，女大当嫁。你今年二十几岁了，终身大事，尚未许字。我现在拜托黄三哥他们，乘着胜三大爷给胜奎办喜事，当时的侠剑客有名的人物必能齐集胜宅，我托黄三哥将你的大事，托付胜三爷择贤而配。我这趟来是接你去直隶莫州古城村胜宅，表面是行人情，暗中乘着这个机会，求胜三爷给姐姐作大宾。兄弟可不敢自己专主，特跟姐姐商量。”刘云又说道：“论到求功名富贵，小弟是灰了心啦，我这一生，只可跟黄三哥在镖局混碗饭吃，就算足矣。”凤兰姑娘闻听，自己不觉一阵红潮两颊，低头不语。刘云一看，姐姐的意思是不言而喻，刘云遂说道：“姐姐可不能误六月二十八的日子，咱们明天就得起身，你带着一个婆子，一个丫环，明天咱们起程。”婆子是由连云山跟姑娘来的，在连云山姑娘学艺之时，南侠用一根藤子棍指示姿式，俱都是婆子伸手搬胳膊弯腿，八九年的工夫，婆子也有点武术。姑娘将四只箱子俱都打开，先将王灵给的细软物件，包两个包裹，姑娘心中思索：“这是我义父给的嫁妆之资，天伦留下的钱财，我不能动。此一去莫州，倘若婚姻成就，必然是古城村办喜事，那时节我还能再回扬州取东西吗？我这两包裹细软之物，出了阁也够我夫妻一世之用。”这是姑娘心里的话。将一切收拾齐备，带好兵刃暗器，把势套好了车，黄草驴子架辕，白马长套，第二日一早，遂由扬州起身，够奔直隶莫州而来。刘公子坐下白龙驹，马鞍鞵上得胜钩，悬挂翘尖式钢刀，腰间缠十三节亮银鞭，囊中药喂的十二颗毒蒺藜，马在车后跟随。晓行夜宿，饥餐渴饮。这一日六月上旬，太阳大平西的时候，刘云问道：“把势，你说离古城村相近吧，此地距古

城村还有多少路程？”把势说：“尚有五十多里。”姑娘在车里闷倦，掀开纱帘，叫道：“兄弟！你马向前进，与车并行。”刘公子右磕膝盖一点马前膀，嚼环向里一带，马与车并齐，姑娘问道：“兄弟，你方才问把势，此地离古城村多远？”刘云说道：“还有五十多里。”姑娘说道：“若是还有五十多里地，我们就不用赶路啦，你看天气炎热，牲畜身上通身是汗，咱们先进前边那大树林里面，去喂喂牲口，人得休息，马也得休息。”刘云说道：“姐姐说好便好，咱们进树林去休息完了，然后咱们就奔平安镇住店啦。”把势将车赶入大树林子内，姑娘打车上跳下来，扶着婆子的肩头，在树林内活动活动周身，姑娘遂向西北一看，有几棵大树，四外无人，姑娘小解一回，小解完毕，姑娘又奔南去。就听西南树林子里有人说话，意思姑娘知其然，而不知其所以然，说的是：“老刷扭招盘拉把。”这句话就是：“师傅回头看看。”“藏果架着海斗。”这句话是：“老婆搀着个大姑娘。”“昏天必入托条窑，陛下去把一把。”这两句是：“黑了他必住店，跟下他去看一看。”姑娘知道这是江湖黑话，可不明白所以然，姑娘一听，心中暗道：“好话绝不背人。”思索至此，遂叫道：“刘云哪？咱们上店里去歇息吧。”但姑娘可没将此事告诉刘云。套好了车，姑娘临上车的时候，就见由西南来了一老一少，鬼鬼祟祟，姑娘知道，必是方才说江湖黑话的两个东西。姑娘临上车的时候，还献了一手武学，脸向里上的车，临进车里之时，姑娘一拧腰，来一个倒拧萝卜，脸朝外进的车里。刘云解下白龙驹，扣备安稳，扬鞭打马，把势赶起车来，直奔平安镇去了，后头一老一少，暗中跟随下来，要夜闹招商店。车到平安镇西镇店口，姑娘隔着纱帘一看，由树林子跟下的贼人，也来到啦。此镇店是东西的街道，南北铺户，就听坐北里有人喊道：“住下吧！掌灯啦，

过了站就是莫州古城村啦，四十里地没有店。”刘云一看“高升店”，遂问道：“东跨院都有什么房？”伙计答道：“三间北房，两间东房。”刘云道：“我们都住下，我们有家眷，住着为的是方便。”伙计道：“你多照顾了。请把势向里赶车吧。”把势将车赶进店去，姑娘隔着车帘一看，由树林子里跟下来的一老一少，在店门口转弯呢。所有贵重的东西，刘云与婆子向屋中搬运，粗物俱都由店里伙计搬运，驴马伙计饮喂好了。大约店里头对于车把势，都是如此，临到吃饭的时候，还敬把势两个菜，为的是下次再有买卖，店里好垄断。

闲文不表，车夫住两间厢房，刘云与姑娘住三间上房，一明两暗，姑娘婆子在西暗间，刘云在东暗间。伙计送来净面茶水等，放在外间屋，有婆子丫环往屋里取，要了吃食也是如此。吃完饭，由丫环婆子将家伙拾下来。大家歇息之时，凤兰叫道：“兄弟！你到这屋来。”刘云到西暗间，姑娘说道：“兄弟你坐下，咱们是宦家儿女，明天到胜宅，处处要谨慎为是。”刘云说道：“姐姐说的有理，那是自然。”凤兰又说道：“方才在树林子里，我听有贼人说话，我可不明其所以。”姑娘就将方才在树林子里所听的话，对刘云学了一遍。刘云说道：“那是江湖绿林的黑话，头一句是师傅你回头看看；第二句是婆子搀着一个姑娘，长的很漂亮；第三句是黑天他们必住店；第四句是坠下去看看。这两个决不是好人。”姑娘闻听，不由的害怕，说道：“今天咱别都睡觉，换着拨值夜，明天咱们到胜三大爷家中再歇息。由天黑叫婆子丫环值班，至二更半天换我值班，三更半天换你值班。由窗户缝儿向外观看，问把势吃完了没有，要是都吃完饭，叫把势上门，咱们就不出入啦。”姑娘说完了话，打开小羊皮箱子，取出一个白玉瓶，上头包好几层纸，红绸子裹白蜡塞口，打开瓶塞，倒出四粒药来，说道：“兄

弟你含一粒，我含一粒，婆子丫环各含一粒。”刘云问道：“姐姐，这是何物？”姑娘说道：“这是在连云山之时，义父配了一料药，十年二十年不能走药味，也不能泄药力。义父曾说过，人不辞路，虎不辞山，倘若日后有出门的时候，观店家有不可靠处，将药放在口内一粒，邪味不入。”众人将药各含一粒，婆子点着一根香，将窗户打上梅花孔，准备向外观看。单言一老一少，老的是七星真人赵昆福，少的是采花贼张德寿，他们师徒跟秦义龙早已商议停妥，知道胜爷六月二十八办喜事，赵老道又传授秦义龙子午绝命毒药箭，秦义龙早到胜宅，假意的行人情，暗中行刺，要害去了胜爷更好，如害不了胜爷，他们师徒临事期三两天之内，必然赶到，谋害胜爷一家老少。老道师徒后来几天，哪知秦义龙已被银龙所杀？师徒在路上遇凤兰姑娘，张德寿是色中恶鬼，一见美女，他就中病啦，所以坠下姑娘来，也住在此店。老道师徒喝着酒的时候，遂向跑堂的说道：“你知道方才进来的那个车，是上哪儿去的吗？”伙计说道：“那是姐弟儿俩，骑马的叫做千里追风小侠客刘云，他们是上古城村给胜三爷行人情去。”跑堂的敬菜之时，问的车把势，把势就一五一十都告诉跑堂的啦，跑堂的不知老道师徒是贼，遂将此话告诉了老道师徒。跑堂的添完酒菜一走，张德寿咬牙切齿叫道：“师傅！你老人家听明白没有？原是我的仇人。这个刘云小冤家，丧尽天良，当初是我兄长提拔为绿林道，他曾与我兄长在苏州府开设福云居，并作黑道的买卖，到后来他交结镖行黄三太与苏州府的官人，将我兄长在连云山捉住并割了舌头，送到苏州府，我哥哥打了官司，杀于苏州府。不共戴天之仇，此时不报，等待何时？可惜这个丫头长的姿容秀美，不亚如嫦娥降世，先奸完了然后一杀，以报兄仇。”老道真有教训徒弟之才，遂说道：“打量他们还能跑的了么？吃

完饭为师帮助你做活。”张德寿满心欢喜，师徒二人吃完了饭，将灯熄灭，扎绑停当，张德寿贪淫好欲心盛，等到刚过二更天，师徒将西跨院单间的门倒着关上，够奔东跨院。来到东房上，影住身形，南京到北京，住店不熄灯，东暗间西暗间都有灯光，老道低声叫道：“德寿，你可留点神，我看他们姐俩有点扎手。”张德寿点头，打房上纵下来，悄悄的来到西暗间窗户外，打破窗户纸，向屋中一看，就见蜡花有半寸来长，五十多岁一个婆子妈妈，宝蓝裤褂，卧在板床上，头朝北脸朝里。床下靠东板墙有一个茶几，姑娘在茶几北面，玉腕托香腮，杏眼双合。恶贼一伸手，由兜囊之中取出薰香盒子，捻螺丝盖装薰药，用火折子引火将薰药点着，上好螺丝盖，将薰香盒子向窗户孔中一递，尾巴朝外，要拉尾巴放烟啦，自己一怔：“忘了含解药了。”这才又打兜囊之中取出一块解药，含在口内，然后才拉仙鹤尾巴。青烟向屋中一打，就听板床上婆子啊嚏一声，张德寿又将薰香盒子仙鹤对着姑娘，使劲一拉仙鹤尾巴，薰了半天不见姑娘有动静，张德寿心中暗想：“黑真真的发髻，双眉紧抱，是个童女。”忽听姑娘也打了一个喷嚏。恶贼张德寿将薰香盒子装在兜囊之中，向东暗间一看，刘云抱头睡觉呢，贼人这才又取出薰香盒子，仙鹤嘴插在窗户纸内，一拉仙鹤尾巴，工夫不大，刘云也打了一个喷嚏。恶贼一看这分光景，真叫比死过去的人多一口气儿。恶贼为色的心盛，先奔东暗间，将门闩用匕首刀撬开进了屋中，打婆子的脚底下过去，先将蜡花打下来，端起灯来。对着姑娘一照，恶贼一看，姑娘素打扮，绢帕绷头，一身蓝，一双软底鞋，左腿搭在右磕膝盖上。贼人看罢，将灯放下，贼人的意思，左手要拢姑娘的后背，右手要拢姑娘的腿。方一伸手，离姑娘约有一尺多远，姑娘抬胳膊，就吧一声，一只袖箭奔贼人头上打去，贼人一低头，这枝袖箭由贼人的壮帽

前头穿过去，稍微擦了一点皮肉，箭穿皮破，血随箭流。这一箭，将贼人为色之心，打得赴于东洋大海。贼人急忙往外屋逃走，就看外屋刘云掌中提着亮银鞭，叫道：“恶淫贼！你哪里逃走？”恶贼翻身进屋，姑娘由板床底下取跨虎篮，贼人一个箭步纵至板床，踹开窗户，纵到当院。刘云此时已到院中，手中拿定十三节亮银鞭，照定贼人便点，恶贼伸手亮戮克皮，接架相还，姑娘也由窗户出来亮跨虎篮，姐弟二人围住贼人。婆子喊道：“车夫快掌灯笼，院中有贼！”车把势在厢房门外打着灯笼，婆子妈妈在北上房门外打着灯笼。恶道在东房上一看，徒弟就要吃亏，心中暗道：“我亮剑先杀了小冤家，然后再打发丫头走。”恶道心中思索着，抽出宝剑。刘云一看东厢房又有一个老道，恐怕姐姐吃亏，急奔恶道而来，老道纵到院子当中，与刘云动手。婆子妈妈说道：“快喊店家吧，这不是贼人偷盗，其中必有缘故。”车把势大声喊道：“了不的啦！院里有了贼啦！”天方二更多天，店里伙计还有没完事睡觉的呢，一听东跨院喊有贼的声音，遂各抄家伙，一齐奔东跨院而来。内中就有方才伺候刘云与老道师徒的那个伙计，他一进东跨院，就见老道与刘云杀在一处，姑娘与一个年轻的杀在一处。列位，店中这几个人如何上的了前呢？跑堂的出来就喊：“了不的啦！东跨院有了贼啦！”跑堂的这一喊，老道心中一发慌，遂向西南败走。刘公子年轻，没经过大敌，恶道一个败势，将双剑交于左手，刘公子十三节亮银鞭一点老道，老道右手拉剑，反背奔刘云打去，直奔刘云面门而来，刘云一闪身，飞剑正中左胳膊之上，飞剑入骨，鲜血淋漓。恶道双剑又分为左右，照定刘云便劈，刘云用十三节亮银鞭接架相还。刘云一看自己胳膊鲜血如注，不由的心中发慌，叫道：“姐姐多小心！兄弟受了剑伤啦！”凤兰姑娘动着手叫道：“兄弟！你叫千里追风小侠客，

你赶紧逃命去吧，姐姐速求一死。”刘云动着手说道：“要死姐弟死在一处，我岂能单自逃走？”恶道叫道：“张德寿！你将丫头挡住，我结果小冤家的性命。将丫头捉住，任你奸淫。”姑娘闻听，又叫道：“刘云你逃走吧！姐姐速求一死，决不能给咱刘家丢了人。你逃到古城村，对胜三大爷哭诉情由，叫胜三爷与姐姐报仇雪恨。”刘云哪里肯舍了姐姐逃走？姑娘一看，刘云决不忍扔下自己逃命，姑娘虚点一招，纵在圈子外，一横跨虎篮，对着粉颈就要自刎一死。此时就听东厢房有人大声喊道：“小姐不要自尽！贼人休要逞强！飞天玉虎蒋伯芳来也！”张德寿闻听，吓的尿流满裤，恶道念了一声无量佛。蒋五爷说道：“刘公子，你姐弟先拿那年轻的贼人，我拿住老道，然后再拿年轻的贼人。”

蒋五爷是怎么个来由呢？皆因为蒋五爷头次出世，就遇胜三爷告疾还家，英雄一扫兴，自己仍然回归松竹观。见了艾道爷，艾道爷一见蒋伯芳回来，问道：“伯芳何以回庙？”蒋伯芳就将胜三爷告疾回家不出世之事，对艾道爷说了一遍。艾道爷说道：“你胜三哥他是行侠作义之人，不能在家久享清福，日后必然出世。你既回庙，我就仍然传授你工夫吧。南七省行侠作义，非会水不可，你师兄弟们俱都会水，惟你水性毫无，这回你就练水性吧。”蒋伯芳说道：“师傅，弟子见水眼晕，不愿学水，我打算跟你学镖。”艾道爷说道：“学镖也不错，我就传授你镖法吧。”蒋伯芳说道：“我要学镖，必须分量加重些。”艾道爷说道：“分量加重，也不能压过你师兄胜英去。你也学一斤重的镖足矣。”蒋伯芳说道：“我学一斤重的镖，打造六只如何？”艾道爷说道：“那有何不可？”于是打造了准斤十六两的金镖六只，昼夜与艾道爷学镖。光阴荏苒，转瞬二年有余，这日道爷叫道：“伯芳！你又要大开杀戒。你前次出

世，赤线一道穿眉，今者双眉俱有赤线。你拿镜子照一照。”蒋伯芳用镜一照，果然赤线穿双眉。艾道爷说道：“你仍然还奔十三省总镖局，你胜三哥不在镖局，自有你道兄与和尚，也能切磋。”蒋伯芳不敢违背师命，朝罢了神像，带兵刃暗器，二次下山，将昔日的衣服带了两身，包了一个小包裹，仍然身着青布裤褂。自万绩山松竹观起身，仍然先到杭州盟兄的缎店里，正赶上董士兴在柜上办事，弟兄二人相见，悲喜交加。哥俩喝茶说话，蒋五爷说道：“前次小弟不辞而别，实因江苏有紧要之事。这三年之久，但不知我那嫂嫂性格如何？”董世兴答说：“自贤弟你走后，你嫂嫂与愚兄相亲相爱，如宾如友，稳重端庄，现在并生了一男。我常私心窃幸，多亏贤弟你将我内人感化。”说着话，非叫蒋五爷到家不可，蒋五爷情不可却，偕同董世兴回家。一见盟嫂面有愧色，仿佛有对不过盟弟之意，敬五爷不亚如同胞。蒋五爷这日在缎店中闲坐，听伙友们说：“现在货要是够卖的，就先别去办货，现在所有南七省著名的镖头，俱都去直隶莫州古城村胜宅去行人情。”蒋五爷问道：“是否南七北六十三省总镖头胜英胜三爷家吗？”伙计说道：“正是此人。”蒋五爷听在心中，遂对董世兴道：“现在直隶莫州古城村胜宅办喜事，那不是别人，是我师兄胜英胜子川。小弟意欲够奔古城村去。”董士兴见不能阻拦，遂与五爷饯行，洒泪而别。蒋五爷晓行夜宿，非止一日，走到平安镇，掌灯之时，一打听本地之人，此距古城村尚有四十余里。五爷虽然脚程快，然而未上胜宅来过，夜间怎么问路？一想不如住在平安镇，明日一早赶路。蒋五爷思索至此，一看路北有一座高升店，蒋五爷站在门前，方要住店，正赶上店里伙计出来，这个伙计是狗眼看人低，见蒋五爷庄稼人的打扮，不向里让。蒋五爷一怒，又向南走去。行约五六百步，又见一座大店，名为吉庆店。伙

计出来让道：“客官该住店啦，再向前走就没有店啦，一过站可就是古城村了。”五爷闻听这位跑堂和气之甚，遂问道：“伙计，有单间吗？”跑堂说道：“有单间。”蒋五爷随同伙计进店，住了北边上的一间单间，打了净面水沏上茶，伙计问道：“客官你喝什么酒？”蒋五爷说道：“我不会喝酒。”伙计一听不会喝酒，面上也有不悦之色。蒋五爷是赌着气过来的，一看跑堂的这宗神气，蒋五爷心中明白，不喝酒少得酒钱，蒋五爷遂说道：“我不会喝酒，我吃的多，一样多给酒钱。你给我配八个菜，我给你两吊酒钱。”伙计闻听，说了几句客气话，欢欢喜喜，给蒋五爷配上菜来，端上饭食，蒋五爷吃喝已毕，安歇休息。蒋五爷睡的正熟之际，就听有人喊嚷之声。伙计说道：“众位要是拿错了东西，我们可不管。闹贼是高升店，与咱们这儿没有关系。”蒋五爷一听，心中暗道：“我方才由高升店门前经过。跑堂的都不理我，此时他那店里闹贼，我就应当不管。唉，狗眼看人低。万一要是有人住在店中，遇上仇人，也未可知。”思索至此，提起亮银盘龙棍，带好小包裹，由腰间摸出一块银子放桌上，将门倒扣，蹿房越脊，来到前面高升店。爬在房上一看，见一老道与一年轻的杀在一处，一个年轻的与姑娘动手，蒋五爷不明其中之故。又仔细一看，老道背后七棵宝剑，心中暗道：“莫不是老道七星真人？”正在思索之际，就听姑娘叫道：“兄弟你走吧！你到莫州古城村与胜三大爷哭诉情由，叫胜三大爷与你我姐弟报仇雪恨。”五爷听到这里，一声呐喊：“姑娘不要行拙志，飞天玉虎蒋伯芳来也！”

刘云姐弟知道有一位蒋伯芳蒋五爷，蒋伯芳可不知道那刘云与凤兰姑娘。皆因为连云山之事以后，刘云搬灵回家安置完毕，回归镖局子，常常与黄三太提念，几时得便看看胜三爷，

黄三太说道：“你想念胜三爷，我要告诉你一个人，你更得羡慕。”刘云问道：“什么人呢？”黄三太说道：“有一位蒋五叔，在碧霞山单棍扫群贼，名震南七省，是当时的人物。”刘云听在心中，回家的时候常与姐姐提念此人，今日蒋五爷在房上一报姓名，刘云心中犹如吃一凉药一般。蒋五爷由房上跳下来，叫道：“刘公子！你去拿年轻之贼。”刘云说道：“蒋五叔，你不认识我，胜三爷是我伯父。”凤兰姑娘一听蒋五爷之名，也精神百倍，于是姐弟双战张德寿，飞天玉虎蒋伯芳独战恶道。蒋五爷一横盘龙棍，说道：“恶道，我有心骂你，我怕挑刺碍着好肉。出家人有杀、盗、淫、妄、酒五戒，慈悲为本，不许杀害生灵。你这恶道是久惯杀人放火，窃取偷盗，你是无所不为，奸淫妇女，发卖薰香蒙汗药，天生反复无常，好酒贪杯，你五戒俱犯，今天你还逃得了吗？”蒋五爷遂使八八六十四棍，大战恶道七星真人。刘云姐弟俩个打一个，自有工夫向蒋爷这边看，就见蒋五爷白素素一张脸面，手中亮银盘龙棍鸭卵粗细。这一次蒋五爷的工夫，可比前几年高的多啦。恶道两口宝剑上下翻飞，六十四棍未战下恶道，蒋五爷一抖手，盘龙棍出去一丈多高，虎体彪躯一纵，盘龙棍改为行者棒，银蛇乱蹿，玉蟒翻身，将棍真使活啦，蛟龙出水，摆尾摇头，上下左右中，一条棍缠住恶道。凤兰、刘云一看，蒋五爷真是棍法绝伦，名不虚传，行者棒使到四十余棍，恶道的双剑点蒋五爷面门，蒋五爷的棍向外一推，向右一绷喽，恶道右手宝剑抽的快，左手稍慢一点，“当啷”一声，宝剑出手，五爷向前一跟步，裹手一棍，就听“当啷啷”一声响，老道赤金别簪打飞，头发蓬松。老道遂念了一声：“无量佛！我的佛！”纵身形上东房，在房檐上站着，并不逃走。恶道心中的意思，是站在房檐上等着蒋五爷，他以为蒋五爷必得随后追他，容蒋五爷纵起身

来，悬在半空之际，他好用剑劈蒋五爷，结果了五爷性命，再下来帮助徒弟动手。恶道在东房檐上，背朝外扭着脸，扬着右手的剑，五爷一看，老道不走，心中暗说：“这个杂毛会使飞剑，他是要用飞剑劈我。”五爷遂假作欲向上纵身的架势，暗暗取出一只金镖来，一仰手，嗖的一声，奔老道臀部打去，打的不偏不斜，正打着老道。老道右手的宝剑撒手，左手起镖，脚底下一用力，“哗啦”一声，将房檐上的瓦踩下五六块来。恶道起下镖，扔于就地，翻身便跑，五爷下腰拾镖，叫道：“恶道！今天遇在五爷的手下，想要逃走，势比登天还难！”纵身躯上房，跟踪奔东北而追，追下去五六道院子，俱都是店房，恶道越过一道大墙去，五爷纵到大墙之上，向上一看，长叹一声，说道：“便宜了恶道了。”原来这段大墙后是一片苇塘，有五六里地长圆，老道钻入苇塘中去了。五爷心中暗道：“这大一片苇塘，我若到苇塘中去寻找他，实非易事。再说店中刘公子现在受了剑伤，姑娘是女流之辈，焉能济事？”五爷思索至此，遂翻身回来，蹿房越脊，够奔高升店而来，比及来到店中一看，张得寿已经逃走，姑娘已经进了上房，刘云胳膊上鲜血直流，站在上房门口眺望。五爷由东房上跳下来，将棍立在东房檐下，由背后解下小包裹，取出大衣服来，披在身上。刘公子赶奔近前，双膝跪倒，叫道：“五叔请上，受小侄一拜！若非五叔到来，我姐弟必遭恶道师徒之毒手。”蒋五爷遂伸手相搀，说道：“刘公子请起，五湖四海皆为弟兄。”刘云叫道：“五叔您虽不识小侄，小侄久慕您的大名。小侄男与你一提，你就知道，我与黄三太弟兄七人缔盟，就属我岁数小。”五爷闻听道：“如此说来，俱都是一家人了。此处夜风甚大，公子你的伤势甚重，赶紧进屋，调治剑伤去吧。”此时赶车的把势，与刘云等陪着蒋五爷进了东暗间，店里掌柜的过来慰问，刘云

说道，我们是保镖的，方才那老道师徒是江洋大盗，就是我们死于非命，也不干你店主事。掌柜的，你给我几尺白布、半刀棉纸来，以便治伤。”掌柜的转身躯出了上房，给找来白布棉纸，五爷由小包裹之中，取出止痛散敷在伤痕之上，用棉纸缠好，然后缠上白布。刘公子又将姐姐由西暗间叫出来，说道：“姐姐，这不是外人，这是胜三大爷师兄弟蒋五爷，请你过来谢一谢五叔救命之恩。”姑娘此时已穿好长大衣服，由西暗间同着婆子来到东暗间，姑娘叫道：“蒋五叔，你救我姐弟不死，不亚如重生父母，五叔请上，受难女一拜。”姑娘稳稳的磕一个头。蒋五爷不敢伸手相搀，急忙向旁边一闪，控背躬身，以礼相还，说道：“请归西屋休息去吧，我与令弟谈话。”刘姑娘站起身形，一看五爷实有子都之容；五爷一看姑娘，一身蓝布衣服，朴素之中带着十分的稳重端庄。蒋五爷在刹那间，不过无意识的看姑娘，可并不是轻薄的举动，要是那么一轻薄，可就丢了行侠作义的身份了；姑娘一看蒋五爷也是如此。姑娘转身形出了西屋，刘云叫道：“五叔，天也不早啦，咱们也该安歇了，明晨早起咱们好赶路。”爷儿俩正在说话之际，掌柜的与伙计进了上房，手托一物，掌柜的叫道：“达官爷，这是老道的杨木道冠赤金簪子，请达官爷收起来吧。”公子叫道：“五叔，你带起来吧。”蒋五爷说道：“我岂能要此物？刘公子你收起来吧。”刘云说道：“我姐弟性命，都是你老人家所救，岂有得其再生，怎肯思其财呢？”五爷一看，刘云说话很老诚，五爷遂说道：“将此物赠于店家吧，掌柜的受了许多惊吓，伙计一半，柜上一半，均而分之。”掌柜的与伙计谢了五爷与刘云，又给沏上一壶好茶来。爷儿俩这一说话，天光已经发晓了，刘云算了店饭钱，交与伙计，另外又多给了一两银子的酒钱，五爷叫店伙计到吉庆店告诉店里掌柜的，昨天住的

姓蒋那位客官，连房钱带饭钱，共合给留下二两银子，余下的算酒钱，一清二白。车把势套好了车，姑娘上车，刘云叫道：“五叔！金伤药虽好，究竟怕马颠颤，我跨车辕，你骑我的马。”五爷闻听笑说道：“刘公子，我从南省直走至此，一步几脚力也未雇，剩下四五十里地了，我实不惯骑马，你跨车辕，将马拴在车后面，这四十多里地我保护车辆。别说是由此去古城村四十里之遥，就是走遍南七北六十三省，也没有敢正眼看咱们爷们的。”列位，话虽不假，但是显着五爷骄傲一点。姑娘在车里说道：“五叔若要步行，可将包裹放在车中。”五爷由打江下县万笏山松竹观起身，俱都是自己扛着棍与包裹，难道说四十里地就不能自己扛着吗？因为难却姐弟的美意，五爷遂将棍与小包裹交与刘云，刘云一接棍，未留神，将棍掉落尘埃，刘云心中暗道：“好重的棍，看五叔年纪不大，臂力过人。”棍要是轻了，岂能扫十三省的群贼呢？叫车把势帮刘云，才将棍放于车上。姑娘在车里一摸一掂这条棍，也不由的暗中赞成五爷的臂力。车一超出店门，店主对五爷千恩万谢。列位，因为什么店里掌柜的这样的谢五爷呢？就皆因店中闹了这么大的事情，对于店家毫无牵连，并且还将赤金簪子送与了店家。且说蒋五爷等由平安镇一起身，四十里地一摇鞭就到，天将到了吃早饭的时候，进了古城村西村口。车夫打探胜宅，真是三尺蒙童，没有不知道的，指明了道路，把势把车赶到胜宅大门以外槐树之下，上前叫道：“门上有人吗？”老家人由打外面出来，车夫说道：“劳你驾，你给回票一声，就提蒋五爷来啦。”家人一看，车中有女眷，一位少年周身血迹，急速跑进去回禀。胜爷急派女眷接待女眷，胜爷欲要亲自迎接蒋五爷，道爷拦阻胜爷，怕胜爷伤痕有碍，于是大伙出来迎接蒋五爷与刘云。黄三太、杨香五搀扶着刘云拜见了胜爷，胜爷一问刘公子因何受

伤，刘云哭诉高升店之事。胜爷安慰刘云说道：“我已不能出世了，我必奉烦这一干老少宾朋，遇机捉拿老道，与公子报仇。”贾七爷在一旁答言：“胜三哥，你先别议论给刘公子报仇，老道千山万水来到此地，他绝不是专为刘公子，他一定知道您办喜事，届期必来搅闹。”大众有说他不敢来的，有说他必来的，有说叫他回不去南的，有说到喜事正日子要多加点小心就是啦。

不表大众纷纷议论，胜爷说道：“刘公子，你要是早来两天，我还卧床不起呢。咱俩人是同病相怜，你受的是飞剑之伤，我受的是毒药袖箭，若非诸葛道爷前来搭救，老夫早作泉下人矣。”说着话，大伙不禁的叹息。黄三太叫道：“刘贤弟！这一干人们，你还多有不识的，我给你介绍介绍。于是与黄三太同辈的俱以弟兄论，比黄三太长一辈的以叔伯论，介绍已毕，摆上酒席，众小弟兄们陪刘云与蒋五爷入座用饭。胜爷的宅院是三层，前后中，中院天棚底下就作为喜事的席棚，因为人位来的甚多，大厅里面不能容纳。百里不同风，直隶莫州娶媳妇的风俗，向来是用官轿彩轿两乘，新郎乘坐官轿，喜期前一日，新郎先乘轿拜岳家之门，岳家必请几位能谈能论的人，陪着新郎喝酒，以灌醉新郎为目的，谓醉新郎酒。第二天男家娶新妇之时，新郎双插金花狮子佩红，乘坐官轿在前，新妇乘彩轿于后，沿路之上，无所避忌，虽有州县官之轿于前，概不避路，谓之小登科也。娶至家门，下轿之时，新妇踏马鞍鞞乘板石等，进大门，地铺新红毡，足不沾地。比及新妇至新室，拜毕天地之后，然后又拜祖先及公婆等，拜天地时新妇以红绸罩顶，拜罢天地，新郎以秤杆挑红绸。晚间新妇一桌酒席，有四位姑娘陪伴，金凤、银凤、袁红玉、刘凤兰等，新妇上座。正日子这天，胜爷预备了二百桌酒席，因为请帖是二百份。胜爷的人缘好，十里八里，没有接着帖的前来行人情的，不下五六百家，

萧银龙一看预备的酒席要不够用的，于是派车到莫州赶办酒席，购买鸡鸭鱼肉。萧银龙划策，所有镖行之人，俱都后坐席，有席坐席，无席家常便饭。列位，大凡乡庄之人，谁要上赶着谁随一份礼，那个人情就大啦，这是表示胜爷的人缘。且说坐席之时，胜奎按桌谢客，凡老先辈俱都挨次序磕头，镖行之人，由剑客震三山那起首。萧银龙说道：“且慢。众位，新郎哥我胜奎哥谢席，磕了一天头啦，咱镖行七十来位，比我奎哥年小的，只有三四位，要按位磕，胜奎哥成了磕头虫啦。我的主意，众位叔叔大爷多原谅，咱们来个总礼，四面为上，磕四个头。大家叔叔大爷们算疼爱我的奎哥哥。”第一位老剑客答应说道：“倒也很好。”其余萧三侠、孟二侠大众等，同声赞成。金头虎喊道：“你这是动了算盘啦，你预备的是在胜三大爷这里就亲娶媳妇，为的是到那时候，你也省着点，好来一个总礼儿。”萧银龙闻听笑道：“我媳妇是你什么人？”金头虎说道：“我没说你，你媳妇是我表妹，我说张茂龙呢。”大伙哄堂一笑，热闹非常。众位齐声说道：“今天咱们是喜酒，一醉方休，多喝胜三爷几杯。”剑客、蒋五爷、胡景春、聋哑仙师、弼昆和尚，这几位不喝酒。与大伙猜拳是茶当酒，真称得起热闹非常，众英雄齐聚一室，尤为难得。

常言说的好，发愤忘食，乐以忘忧，此时天已二更来天，老道师徒已来胜宅，七星真人赵昆福，用硫磺、焰硝引火之物，撒在胜宅厨房红棚十余处之多。张德寿在内宅喜房前去采花，恶贼到了内宅，一看五间大房，结彩悬灯，屋中明烛辉煌，俱都是白蜡用银珠染红，白蜡没有气味，而且明亮，办喜事最讲究不过。五间大房后窗户上头是纱，底下是纸糊着，恶贼隐在后屋坡，隔着纱窗观看新人，真而且真。新姑娘面南，二位小姐在东，二位小姐在西，陪伴新人。西面是金凤、银凤姐妹二

人。恶贼借灯光一看，银凤小姐淡妆，略擦了点脂粉，恶贼一看认识，心中暗道：“前三年我在莲花湖后山看过此女，方要下腰抱他之时，被萧银龙给我搅散。”恶贼看罢银凤，又一看东面二位姑娘，也认识，一个是在高升店里交过手的姑娘，心中暗道：“必是在高升店没有姻缘之分。”再看张茂龙未婚妻袁红玉，真是红粉佳人，新妇真是万钟风流。恶贼看罢，不觉心动神移，准备今夜晚用薰香，奸淫杀戮，要将胜宅闹得天翻地覆。贼人心中又暗说道：“今夜我若能夜占五美，这一世的艳福足矣。这四个丫头好比狠妲己、笑褒姒、醉贵妃、病西施，居中坐着的好比汉昭君。我张德寿命中犯桃花，红鸾星照命，乐何如之！”恶贼正在思索，就听西边银凤叫道：“新嫂嫂！你喝点喜酒，吃点东西。嫂嫂为何哭哭啼啼？为什么不吃不喝？你看我奎哥哥长的够多俊哪，虽然是一武生，恰如文雅秀士，嫂子跟新郎真如美玉砌成了的人儿，久后欢喜的时候多着呢。喝杯酒吧。”恶贼是下贱之辈，色中急鬼，心中说道：“姑娘也什么都懂的。”心中思索着，不由的骨战筋酥起来，脚尖一滑，几乎打后坡掉下来，背后十字绊灯笼穗一扫纱窗的楞儿，“刷啦”一声。这四位姑娘俱都是山中长大成人，金凤、银凤姐妹是莲花湖第一老寨主于丰恒的姑娘，在莲花湖长大成人；张茂龙未过门之妻袁红玉萧玉台长大成人，三个哥哥袁龙、袁虎、袁豹，俱都是山大王；就是凤兰小姐总兵大人之女，王氏贤人所生，在连云山拜义父于南侠王灵，八九年的工夫，也是山中长大。这四位姑娘都山里长大了的，武术精奇。银凤向外一看，纱窗外有一个人影儿，珍珠倒挂，明显着背插单刀一口，银凤叫道：“大姐姐！咱们在东屋房里，今晚听他们小两口夜间都说什么话，姐姐你附耳过来。”金凤探头过去，银凤低声说道：“姐姐你别露出神来，你看北面纱窗外有了贼

啦。”金凤假装无意识地看了一眼，果然有人。银凤又叫道：“红玉、凤兰姐姐，今天咱们姐儿四个听房，你愿意不愿意？”那姐俩齐声说道：“妹妹说好便好。”银凤说道：“你要愿意，你附耳过来，我告诉你一句话，咱们好耍笑他们小俩口儿。”红玉、凤兰俱都凑到银凤身边，银凤低声叫道：“二位姐姐，你看纱窗外有人啦。决不是闹新房的，要是小弟兄们闹新房，不能背后插单刀，收拾那么利便。”二位姑娘一看，果然有了贼人。姐儿四个都是看一眼，就回过回头去不看了。银凤叫道：“二位姐姐，你们看天不早啦，一会儿新郎要入洞房啦，咱们还在这屋不便，叫婆子将席撤到东暗间吧，咱们上东暗间去喝酒。”有本宅婆子丫环，有姑娘们带来的婆子丫环，大众手忙脚乱，将席撤去。银凤说道：“婆子丫环们，也不必在这儿伺候，你们该吃饭喝酒去啦。”婆子丫环等俱都欢欢喜喜，齐奔下房吃饭去了。此时东里暗间只有一位新妇，东外间四位姑娘，张德寿一看，暗道：“这真是天假其便。”由房上绕到前坡下来，一掀斑竹帘，进了西屋，钻在铺底下去了。银凤姑娘将婆子丫环打发走了，姐儿们由外间进东暗间屋，早就留着神，一看贼人进了西屋，低声叫道：“三位姐姐，贼人入了窑啦。”大伙闻听俱都点点头，银凤又叫道：“众位姐姐，婆子丫环没经过喜事，他们还没与新郎新嫂嫂铺床呢，我们帮忙，咱给铺床去。”语毕，由被架上取下一个包裹，其实这不是铺盖，乃是姐妹四位的兵刃暗器。姐儿四个换好了紧小的衣服，带上兵刃暗器，准备与贼人交手，可惜新人是屠大爷的老姑娘，一招武术也不会。怎么屠大爷的姑娘没学武工呢？皆因为屠大爷的夫人年轻，屠大爷得老姑娘的时候，胜爷与屠大爷在镖局喝酒，换了两杯，胜爷道：“咱们改改门风，你别叫姑娘学武，久后我娶过儿扫之后，我如同亲生自养的姑娘看待。”屠大爷说道：

“正合我意。”故此姑娘并未学武。胜屠两家自结亲之后，没有三年的工夫，屠大奶奶就去世了，姑娘那时只三岁，屠大少爷只十三四岁(大少爷名叫屠士远)。镇九江屠大爷办完丧事之事，众亲友街坊邻居跟屠大爷说道：“你家大业大，无人照管，少爷与姑娘都在幼小之时，你再续娶一位吧。”屠大爷说道：“众位亲友，我这大年岁，我还续的什么弦呢？”亲友们一商量，也不管屠大爷会拉三板一眼不会，就在背地里续弦啦。续弦一个多月，屠大爷就带着少爷上镖局子去啦。康熙年间，后续的老伴多有不贤的。屠大爷这位老伴，很虐待姑娘。屠大爷常不在家，屠大爷有时回家的时候，暗中向姑娘问道：“你母亲待你如何？”姑娘说道：“比我亲生的都强。”谈笑书生屠士远每逢回家，也暗问妹妹：“母亲待你如何？”姑娘说道：“兄长，不用挂念我，母亲待我好极啦。”因此姑娘受了十几年的折磨，到了出阁的时候，哪会不想亲娘。列位，每逢有亲娘的姑娘出阁的时候，母亲走出来走进去，舍不得姑娘走，多留不住，不用提那份难受啦。姑娘要什么东西，也是与母亲要好说话；要是跟父亲兄长要东西，就有好些个不能出口的。这位姑娘今天出了阁啦，坐在床上想起亲娘，故此不吃不喝，眼泪汪汪。银凤知道姑娘没有亲娘，因思想亲娘心中难受，耍戏新人，为的是一笑解千愁，叫新人喝酒吃东西。谁知道后坡纱窗外来了一个贼人，万恶的淫贼错会了意啦，他以为四位姑娘是思春呢。他一个失神，几乎掉下来，后窗户一响，被银凤姑娘窥见，银凤用智打发开了婆子丫环。贼人一看婆子走啦，由后坡到前坡打房上下来，进西屋转身奔西暗间床底下去了。银凤姑娘叫道：“大姐姐你先出去，将西暗间前窗户堵住，红玉姐姐你绕西暗间后窗户外隐住，就是凤兰姐姐学业高，你将外屋斑竹外隐住，我堵住西暗间门口外。”

四位姑娘商量已毕，依计而行。银凤姑娘搬了一个圆凳，向西暗间帘外一放，向凳子上坐，脸朝里，姑娘说道：“好热天哪。”恶贼在床下，心中说道：“你想喝水么？”姑娘又道：“你热不热呀？”恶贼在屋中一听，心中暗道：“他这是跟谁说话呢？”就听姑娘又说道：“你在床底下热不热呢？问你呢。”恶贼张德寿一听，原来是跟我说上话啦。又听姑娘说道：“臭贼告诉你，这儿你找不出便宜。你是孙子辈，你要在床下隐着不出来，我用鸡爪镰向床底下扎你。”张德寿一听，我若不出去，这个姑娘要用鸡爪镰一乱扎，我岂不成了虾酱啦？贼人打床底下出来一看，银凤姑娘堵着门口，怀抱鸡爪镰，贼人在屋中一打转，要打后窗户出走，银凤喊道：“贼人要打后窗户走，姐姐多留神！”后窗户有人答道：“我的柳叶刀早等着他呢，他要出来我用刀连窗户一块扎。”银凤叫道：“姐姐留神前窗户！”金凤说：“知道！他打前窗户走，我用鸡爪镰连窗户一块都捋下来。”银凤又叫道：“凤兰姐姐，你多留神哪！”凤兰说道：“不用妹子你多嘱，跨虎篮堵着门呢。”银凤又叫道：“臭贼！押宝你都出不去，四面堵你这个臭贼。”列位，恶淫贼今夜晚间要奸淫五美，没占上五美，倒被四美四面围上，出不去屋啦。恶淫贼此时人地无牙爪，飞上天去无羽毛，万般无法，贼人攥戥壳皮拦着姑娘腰就是一刀，姑娘鸡爪双镰立着一迎，就听当啷一声，贼人兵刃碰在鸡爪镰上，仍然不能出门。恶贼急中生巧，右手攥刀，一回头左手登镖，这一刀直奔银凤小姐扎去，姑娘鸡爪镰往外一推，贼人乘劲左手就打一镖，银凤一闪，这镖擦着肩头过去，稍微伤着一点肉皮，若不是银凤姑娘身法快，出其不意，这一镖还真躲不过去。银凤在莲花湖生长，自幼学艺，虽然说不上能征惯战，也可称经的多见的广，于丰恒年老惜子女，将平生的绝艺，俱都授与二位姑

娘，所以二姑娘学的武艺高强，手明眼快。银凤躲过去这只镖，向里间屋一看，新嫂子中了镖啦，银凤心中不由的一乱，遂大声喊道：“新嫂子受了伤啦！”贼人张德寿又一刀奔姑娘剁去，紧跟着向外就纵，银凤一闪身形，贼人纵到外间屋。银凤喊叫：“姐姐们留神，贼人要出去！”张德寿此时紧行几步，够奔外屋门口，伸手一捋斑竹帘，向当院一抛，凤兰用跨虎篮一捋，捋住斑竹帘子，贼人抽空出了外间屋，抹头向西，凤兰由后面便剁。列位，贼人这口戥壳皮，头是圆的，没尖没背，今天可就占了便宜啦，鸡爪镰、跨虎篮捋不住他的兵刃。袁红玉也由后窗户绕到前院，四位姑娘围战恶贼张德寿。银凤喊道：“不好啦！有人快给前院送信，有贼人现在搅闹洞房，将新人伤啦，伤痕还是很重。”内中有大脚的婆子往前院便跑，跑到中院，大伙正在红棚里推杯换盏，热闹非常。婆子叫道：“老当家的，了不的啦！后面闹了贼啦。新姑娘受伤甚重，不知死活，四位姑娘与贼人动手呢。”众英雄一听，一阵哄堂大乱，各找自己的兵刃。萧银龙喊道：“众位！咱们自己可别乱，倘若咱们自己一乱，今天胜宅这个吵子可就大啦。众位老前辈尊长们，可不是我自逞其能，敢调遣老前辈，贾七叔、夏侯老伯父，赶紧一位奔宅院东，一位奔宅院西；欧阳叔父二位，一位在宅院前，一位在宅院后，闪出十丈廿丈去；余下的众镖头，各去东墙外、西墙外、前大门四外埋伏，将胜宅团团围住。”萧银龙分派完毕。大伙刚走了两拨，此时有按计划向外走的，还有没武学胆小破门而逃的。又听得胜宅西跨院呐喊声音，烟火交加。在胜爷办喜事前几天，天气非常之燥，晒的天棚杆子非常的干燥，火一着起来，烧的天棚杆子嘎叭嘎叭的乱响。胜三爷一看，不由的浑身立抖。萧银龙叫道：“胜三伯父！你不用着急，这不是天火，你闻闻硫磺焰硝的气味太大啦。胜奎哥哥，快去带领

人去救火。”胜奎摘去双插花，带领众人前去救火。胜奎方到西跨院，后宅喜棚也着起来了，比西跨院的火还大，火光冲天。神刀将李四爷也带领众人头去救火，俱都是会武术之人，一看天棚着啦，顺着杆子爬上去，将天棚用刀都剁啦，真是奋不顾身，拼命扑火。当下内宅四位姑娘围着贼人动手，银凤心中非常着急，为什么打发婆子送信去，七十多位，怎么一位也不到呢？银凤姑娘一看，前后院忽然烈火腾空，心中暗道：“无怪乎都没到后宅呢，怎么火光起来啦？”此时姑娘与贼人动着手，贼人此时闪展腾挪，上下翻飞，一见火光冲天，贼人倒助起胆量来了，动着手又登出一只镖来，照定凤兰打去，凤兰一闪身躯，躲开一个空子，贼人纵出圈子外，上房逃走。红玉要追，银凤说道：“别追，先看看新嫂子吧。”

不言姑娘们与新人治伤，且说恶贼跑到前院，只见前院灯光俱灭，东院喜棚只着了两层席，众人救火救的得法。恶贼见东坡黑暗，遂直奔东群墙而去，胳膊一跨大墙，飘身下去，纵到墙外，脚尖一点地，将要站稳，东墙根下趴伏着的人，站起身形，打火折子一照喊道：“贼人！你哪里逃走！认得谈笑书生屠士远吗？”握刀就剁。贼人并不答话，亮兵刃接架相还，二人战到十几个回合，屠大少爷刀法精奇，贼人虚点一刀，奔南便跑。迎面一人抖十三节亮银鞭，大声喊道：“淫贼哪里逃走！认得你家刘少爷吗？”张德寿不敢贪战，抹头又往北而跑。北面上一人喊叫：“唔呀，混账王八羔子，欧阳德在此！”贼人不敢递手，转身又向东跑，离树林子切近，就见有一人在树林前迎面而站，一手打火折叫道：“恶贼张德寿，你可认识赛北观音萧银龙！”语毕，熄灭了火折，取出判官双笔，与贼人交手。银龙喊道：“刘贤弟！屠大少爷！欧阳兄长！你们千万绕过树林，围住东北南三面。”贼人闻听，咬牙愤恨：“这个

短命鬼真厉害，他画出圈来，非往胜宅那方面挤我不可，我偏进树林子。”二人动着手，贼人虚砍一刀，仍然奔树林子逃走，贼人进了树林子，萧银龙喊道：“众位仁兄贤弟！”咱们将他四面围住，千万别进树林子。他要打树林子里出来，咱们看见他，他就走不了。”银龙正在指挥众人之际，就听树林子里“嘎呀！当！”的一声，将刀抛于就地。要知张德寿生死如何？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五回

### 胜子川二下南七省 赵昆福逃亡双龙山

话说贼人进了树林子，大喊一声，抛刀于地。众人要进树林捉拿贼人，萧银龙恐贼人有诈，不叫众人进树林。候了工夫甚大，不见贼人踪迹，银龙说道：“我先进去看看究竟，众位哥哥兄弟，你们把住了东南北，千万别动，我进去看看，他若是打树林子里出来奔西面，西面乃是宅院，自然跑不了他。”萧银龙左手打火折，右手擎判官笔，左瞻右顾，杏子眼乱转，走进树林一看，张德寿在树林中被获遭擒。银龙叫道：“众位兄弟哥哥们快进来吧！恶贼被人拿住了。”刘云、屠士远、欧阳德跑进树林一看，贼人在那里捆着。众人问道：“谁将你拿住的？”贼人哼了两声，不能言语。欧阳德一看，贼人嘴里有东西，欧阳德将贼人口中之物掏出来，问道：“是何人将你拿住？”恶贼不语。欧阳德道：“你要不告诉我，朋友，我教你皮肉受苦。”张德寿心中暗道：“我既被擒，还为什么叫我皮肉受其苦呢？”恶贼遂对欧阳德说道：“你还问我谁擒的，你们倒是有多少人哪？我方一进树林子，黑夜之间，连一个人影子我都没看见，底下一伸腿，将我绊了一个筋斗，一脚将我踏着，用匕首刀将我衣服刺下一块，又摸出我的飞抓，捆完了我，将我的嘴堵上了。”银龙道：“第一拨四位，是夏侯老伯父的

东面，必是夏侯老伯父所为。”夏侯商元此时在树林子东面土岭后埋伏呢，闻听萧银龙一喊，晃悠着大脑袋来了，遂说道：“不是我拿的。”萧银龙说道：“既不是你老人家拿的，这是谁办的事呢？”夏侯商元老剑客道：“这是谁拿的？明明是买我一招。既是帮忙拿贼，就是我们这头的，何必不言语呢？”老剑客喊了半天，仍然没有答声的。萧银龙说道：“老伯父也就不用追究啦，久而自明。咱先将淫贼扛回宅内，有什么事再说吧。”欧阳德说道：“我扛着王八羔子，他咬我，我就拧他嘴巴子。”欧阳德一下腰，将张德寿扛在肩头，众小弟兄们回归胜宅，剑客仍然把守土岭，准备捉贼。

不言恶贼张德寿被获遭擒，单言恶道七星真人，乘着胜宅办喜事烦乱之际，进了胜宅，洒了十余处硫磺焰硝，老道先点的厨茶房，众人奔西院厨茶房来救火，忽然间众人喊道：“东院喜棚着了！”老道心中暗想：“我方才点着西跨院，为什么东跨院又着起来了？”老道心中疑惑。老道意思是先点着西边，众人必奔西边救火，众人到了西边，东边必然没有人了，他再奔东边放火。他这里方才将西边点着了，要奔东边去放火，东边无故的火起来啦。老道心中暗道：“这必是人多，有吸水烟的，不小心之故，引起火来啦。”于是老道不往东跨院放火去了，他遂奔了南边而来。老道来到花园之内，西角墙上隐住身形，就见胜宅乱成一团，乡亲门也来救火。老道忽然见东跨院火光已灭，灯烛皆熄，只是西跨院厨茶房的火着起来，连烧了群房。恶道心中方忖：“我们师徒商量已妥，我放火，德寿奸淫老胜英的女眷，完事后花园聚齐。这孩子色上太亲，必是胜宅女眷太多，这孩子只顾取乐追欢啦！胜宅人声鼎沸，侠剑客太多，我不等小冤家了。”思索至此，由花园大墙跳到院外，出了花园子。古城村村南有一片树林子，来到树林子切近，一

听树林子内哗啦乱响，贼人胆虚，细一听是大叶杨树被风吹的乱响。恶道一看，有一棵大杨树，粗有三尺，树底下有一条黑影，好似一个人在树底下蠕动，那贼人倒是胆虚，愈看愈像人，还是愈蠕动。正在看的出神之际，忽然那道黑影站起来啦，喊叫：“小子！你将我三大爷房子都点着啦，镖打新人，你往哪里走！”恶道口念无量佛。金头虎大声说道：“你是杂毛哇！”亮一字杵跳起来搂头便打，老道撒双剑接架相还。原来，七星真人在平安镇丢了的剑，在莫州镇上又配上了。恶道正与贾明动着手，杨树林中，“刷啦”一声响，纵出一人，掌中明亮亮匕首尖刀，大声骂道：“万恶的淫贼！哪里逃走？现有小毛遂杨香五在此！”近前亮刀就扎，二人双战恶道。工夫不见甚大，又听杨树林中哗啦一声，二英雄纵出树林，一位是红旗李煜，一位是凤凰张七张茂龙，亮家伙够上步位，抖手就扎。四位围住恶道动手，恶道心中暗想：“这四个小孩子我倒不惧，院内众人若是都来了，我就难以逃走。”老道想至此处，金头虎贾明喊道：“老道眼往四外直看，他是要走！谁要叫他走了，谁是他孙子。”四个人围住了恶道来回的打旋，恶道动着手，便将双剑交于右手，伸左手取飞剑，愿意劈哪位就劈哪位，正赶上贾明哈吧着罗圈腿，剑到处噗的一声，金头虎躺在就地，大声喊道：“我活不了啦！这一剑劈下一半去。”张茂龙、李煜、杨香五一见贾明喊不能活啦，舍了老道，直奔贾明而来，问道：“怎么样啦？兄弟。”金头虎说道：“下去半节儿，不能活啦。”张茂龙说道：“哪儿下去半节儿？”金头虎道：“小辫下去半节儿。”他们四个人这一舍了老道，老道奔从树林中逃走，张茂龙道：“你这不是诚心放老道吗？”贾明道：“树林子中有人，咱们拿不着还不让人家拿吗？你们没听说过吗？道人飞剑百发百中，倘若他照我眼上来一剑，我岂不成了瞎子啦？你们

没听老前辈谈古论今说过吗？齐国二位公子争天下，齐侯无道，二位公子逃亡在外，管夷吾保大公子够奔回国，鲍叔牙保二公子小白奔莒。齐侯被弑，二位公子回国，先到者为君，后到者为臣。管夷吾知二公子小白的车在先，夷吾随后追逐，追上小白的车辆，管夷吾叫道：‘公子别来无恙？后面有汝兄到来，你不能前进。’小白说：‘国家大事，不与别人相干。’管夷吾掌中搭箭，一箭射中小白，就看小白口吐鲜血躺于车上。夷吾笑曰：‘一箭定齐国。’回去迎公子纠。鲍叔牙遂问道：‘主公如何？’小白站起来说道：‘并无损伤。’鲍叔牙问：‘为什么主公这样呢？’小白说道：‘你岂不闻神箭管夷吾？倘若他再发一箭，为之奈何？’恶道再来一剑，岂有我的命在？”小弟兄们在此谈话，暂且不表。

单言恶道逃进树林，就听一人大声喊道：“恶道你往哪里走！黄三太在此等候多时。”举刀便剁，恶道双剑接架相还。恶道是道歪人邪，剑法精奇，黄三太虽然学业长进，仍非老道之敌。恶道双剑上下翻飞，黄三太向后一退，后边正是一棵大杨树，黄三太后背倚杨树之上，恶道野马分鬃，双剑左右盘旋，三爷想往两旁走，有恶道的剑逼着，所以只有向后退之能。三太这一靠在杨树之上，恶道心中思索：“莲花湖战船上，老儿胜英一刀一个，连伤我两个心爱之徒，今天我将三太小儿钉在杨树之上，扎死三太小儿，也算给我爱徒报仇雪恨。”老道心中思索着，双剑野马分鬃，将三太逼至靠树之时，右手剑用力照定三太肚腹扎去，耳轮中就听哧的一声，扎入树中半尺余深。你道三太面朝南背靠树，恶道野马分鬃是假的，临到挤至树上的时候，恶道左手的宝剑用力向三太腹部刺去，恶道先是双手宝剑，野马分鬃势，三太不能向东西躲闪，恶道左手的宝剑奔三太腹部刺去，西面可就没有宝剑逼着了，黄三太急忙向西一

闪身形，恶道左手宝剑扎空，扎入树干内半尺余深。恶道在急力拔剑之时，三太举刀奔老道头上砍去，老道右手的宝剑向上一搪，就听当的一声响。黄三太是棋胜不顾家，这一刀砍去，以为老道必然受伤，焉想到老道的厉害？在左手的剑搪三太刀的时候，右手的剑已经由树干上抽下来了，出其不意，左手的宝剑犹如电光一般，向三太咽喉刺去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三太欲待躲闪，势比登天还难！见宝剑来至咽喉，三太将二目一闭，心中暗道：“我命休矣。”正在此时，就听噗的一声，三太睁眼一看，原来是恶道栽倒尘埃。见有一人，将恶道四马倒攒蹄捆好，站起身来，向东南去了，三太问道：“这是何人？救了在下，并将老道捉住，给黎民百姓除了大害。请留下姓名。”那人并不言语，直奔东南而去，再看踪影皆无，三太不住惊讶。恶道说道：“三太小儿，你们有多少人在此树林内暗算贫道？”三太说道：“恶道，这是你恶贯满盈，合该遭报，神人暗来保护姓黄的。”此时就听外面金头虎喊道：“三哥呀！别叫恶道跑了，千万留神飞剑，恶道进了树林子啦。”黄三太闻听答道：“贾贤弟快来吧，恶道已经被获遭擒，四马倒攒蹄在这里捆着呢。”金头虎闻听此言，急忙来至恶道切近，后面的香五、茂龙、李煜三人，他们跟踪而至。众人一见恶道绑捆在尘埃，杨香五叫道：“黄三哥！你怎么将恶道捉获？”三太是向来不会说诳语的人，遂将树林中老道被获的情形，对他四人说了一遍。金头虎贾明说道：“那条影儿就是我，我将他拿住的。”杨香五问道：“贾贤弟，你怎么将他拿住的？”贾明说道：“恶道与三哥动手，我在后头给了恶道一脚，将恶道踢倒，摸出绳子将他捆上啦。”老道骂道：“你是什么东西？就凭你也会拿住贫道？你再活这么大岁数，也不是贫道的对手。”金头虎叭叭打了老道两个嘴巴子，将老道的衣服撕下一块来，给老道把嘴

堵住。杨香五精细，打开火折子，在老道周身上下一照，当时又将火折吹灭，说道：“贾贤弟真高明，救了黄三哥，捉住老道，在老少宾朋之中，贾贤弟这个脸算露足啦。”贾明闻听，笑道：“不敢说是露脸，总算给百姓们除害啦。”杨香五说道：“不错，还是贾贤弟。你拿住的老道，可得你自己扛着。”贾明说道：“那是自然，还能让别位扛着吗？”语毕，拎起老道，扛在肩头上，直奔胜宅而来。

来到花园子切近，杨香五由大墙纵进去开开花园子大门，贾明扛着老道进了花园子，穿过后宅，直奔前院大厅。此时张德寿在那里也是四马倒攒蹄捆绑着，爷儿俩这一见面，谁也别说谁，金头虎将恶道就在地下一放，说道：“恶道师徒真亲热，谁也离不开谁，爷儿俩作个伴吧。”胜爷与侠剑客此时俱都回到大厅，胜爷问道：“明儿，怎么拿住恶道？”贾明滔滔不断，就将以往之话，对胜三爷说了一遍。杨香五说道：“贾明你是用腿踢的恶道，我也不用问你别的，你使什么暗器？”贾明说道：“我使飞抓。”杨香五笑道：“飞抓也成了暗器啦？你去看看老道脖子后头是什么东西？”贾明向前将老道用脚一踢，低头一看，原来脖项后头中了一枝锦背花装弩。贾明向来是脸皮厚，叫道：“胜三大爷！不是我拿住的。杨香五小子真损，在树林子里还不告诉我，来到大厅上，当着这众位，他损我。咱俩要去滚滚，小子，那算你比我武学高明。咱俩就此滚滚吧。”大伙一阵哄堂大笑。杨香五说道：“贾贤弟，你跟我干什么？”此时剑客要剃恶道师徒，一干英雄莫不亮家伙，静等老剑客一下手时，众英雄必将恶道剃成肉泥。胜爷过去一把拉住老剑客，叫道：“老哥哥且慢，容小弟有话上陈。”剑客说道：“今天将恶道师徒拿住，若不急速结果了他们性命，倘若放走，必然传种留根，贼子娶贼妇，流毒无穷。今天你若不教

老夫剃了恶道师徒，我这条老命就不要了！”胜三爷叫道：“老哥哥！你老人家且息怒，小弟尚有余情。老哥哥请想，小弟是乡村庄农之家，前者萧银龙杀恶贼秦义龙之时，众乡亲就有议论此事的；今者火虽救灭，众乡亲好几百号，都在院内，倘若再杀了恶道师徒，教众乡亲看着实在不好看。再者说小弟在乡村之内，向来以厚道待人，要是这么一办，将小弟父子之名声一旦破坏。还是暂且勿用动手，容将众位亲友们谢完了走后，然后咱们大家再同议消灭这两个恶贼之计。小弟我焉能放了昵？除恶即是安良，这宗贼人，不知杀害了多少烈女节妇，忠臣孝子，我不但不放他，我还不能往官面送他；要是一往官面送他，他就乐啦，送到官面，他越狱不是犹如走平地一般吗？”

道爷诸葛山真说道：“老剑客请释怒，胜施主之言是也。先叫三太、香五、茂龙、李煜，将外面追贼之人，没有回来的，俱都请回来，然后叫胜奎磕头谢众位救火的乡亲。”西跨院燃烧了二十七间房子，东跨院之火，并不是老道所放，乃是有人在暗中，有意识的放火，为的是东跨院好有人，要不然众人都奔西院救火，恶道便向东院来放火了。故此东院之火，只烧了几块天棚的席子，燃的并不是洒了焰硝硫磺之处。恶道师徒何人所获，大家均莫知其人，至其不露名姓，大家亦莫明其妙。三太等将外面的人俱请回，胜奎与众乡亲俱都道了谢，众乡亲走后，厨茶房也俱都安歇，大厅上只剩本宅的家人及德行之人。萧银龙与贾七爷出的主意，不在宅内杀恶道师徒，恐其污了宅院，将恶道师徒活埋了。调遣长工月工，在花园东面的树林子西边土岭下打了一个深坑，六尺宽七尺长，愈深愈好，刨不出来水就往下刨，以见了水为止。长工月工由后花园门出去四个人，前去打坑，人多好作活，不一会工夫，将坑打好。小弟兄去了六个人，长工扛着张德寿，金头虎说道：“我扛着老

道。”出了后花园，杨香五将后花园门倒带上，众人穿过树林子，来到土坑前，长工将张德寿抛在坑东面，金头虎将老道抛在坑西边，土在南培着。金头虎问道：“杂毛老道，你与你徒弟是抵足而眠？还是俱都头朝北呢？”银龙道：“得啦，五哥，恶贼到了这个时候，就不便奚落他啦。”长工月工抄起铁锹，方铲下一铁锹土去，就听树林子里面一声喊叫：“你们镖行要造反？竟敢活埋人！”众人一看，由杨树上头朝下落下一人，蝎子倒爬下来的，离他三尺，一翻身起来，来到众人面前。此人由腰间撒出一物，白素素的，三尺来长，茶碗口粗细，来到众人面前，将此物一抖，黄三太头昏，杨香五足跟打晃，左边倒下，三太右边倒下。香五、张茂龙一抄链子锤，李煜一抖链子枪，上前就打。此人一抖那物，二人俱都栽倒。萧银龙取宝马平安散闻解药，金头虎撕衣裳襟堵鼻子，此人一抖那物，金头虎耳朵一鸣，翻身栽倒，萧银龙双笔一点，此人一抖那物，萧银龙就觉口内发甜，眼睛一黑，翻身栽倒。长工月工将要逃跑，此人赶奔进前，对着四个长工月工，一抖那物，四个长工也俱都栽倒。

说书的一张口，难说两家的话，单说胜三爷等在喜棚里面等候埋人的回来，去了工夫很大，仍不见到来。忽听房上东南角有人喊叫：“胜三哥快去救黄三太等十人！去晚了，十人命休矣！”胜三爷一听，握鱼鳞紫金刀，孟二侠握七星刀，萧三侠握金背折铁宝刀，三位老者握刀，穿内宅而过，蒋伯芳合着棍而追，方过了内宅，蒋五爷就跑到三位老者前面。到后花园一看，门关着呢，蒋五爷两脚将门踹落，出后花园够奔杨树林。此时抖沙布口袋之人，将老道先举在坑外，后又举张德寿，然后此人纵上来，解老道的绳子，老道自己掏出口中之物。此人又给张德寿解绳，老道叫道：“师……”刚说出一个师字来，

此人摆手说道：“念缓。”老道说道：“你老人家救了我们师徒，咱给胜英留几条命案吧。”老道拾黄三太之刀，方要动手，蒋五爷合棍赶到。老道一看，念了一声无量佛，抹头便跑；张德寿尿屎满裤，随后也跑。此人见蒋五爷已到面前，将白纱布口袋一抖，蒋五爷翻身栽倒，后面三侠这才赶到。胜爷握刀赶奔那人，就听树林中有人喊道：“胜三哥不行吧，还是使冰钻吧！”一句话提醒老三侠，胜爷刀交左手，右手登镖；孟二侠左手握七星刀，右手登莲子；萧三侠左手握金背折铁刀，右手登紫金镖。抖白布口袋之人，抹头向西南，鹤行鹿伏而逃。三位老侠客说道：“追！”正在此时，由北面树林中出来两个人说道：“别追，先看看咱们的人吧。”老三侠一看，十一位叫之不答，呼之不应，比死人多口气。聋哑仙师道：“你们老三位在此处看护，我们去宅院叫人。”工夫不见甚大，来了十余人，也一位扛一个，将挖坑家伙兵刃全都拾起，来到胜宅大厅前，往地下一放，道爷说道：“快取凉水。”将凉水取来，给众人喷，仍然缓不过来；又取出宝马平安散给众人吹，仍然不行，还醒不了。耗至天光大亮，十一位仍是昏迷不醒。正在此时，老义仆胜忠与婆子妈妈来到喜棚下，叫道：“老当家的！新人死而复生者两次，丫环婆子用刀割去腐肉敷上药，不知如何呢。”胜爷顿足说道：“我的儿妇死了，我再给胜奎娶一房。十一位怎么办？蒋五弟自幼蒙恩师教养，到如今可称盖世的英雄；萧银龙千顷地一根苗；黄三太家有寡居之娘，北路镖头黄昆无子，那黄昆乃是三太之叔，三太一门两不绝；张茂龙自幼失怙恃，我正要与他娶妻生子；杨香五并无三兄二弟；四位长工月工每年受大累，赚我二三十吊钱。倘有好歹，我怎去见人一家老少？世上没有为难的事，胜英就是为难的人，胜英生不如死。”胜爷正在焦灼之际，聋哑仙师道：“胜施主，你不用

挂念他们十一位，这不是俗家办的事，你不是得罪和尚，就是得罪老道啦。我听见我们同道之人谈过，此物名为香砂摇魂袋，如熏躺下人，非本门之药不可解，要找不着他本门的解药，一时三刻药劲就解啦，人是复旧如初，这十一位决无危险。”大伙正在说话之时，就见银龙、贾明俱都手脚动转，工夫不大，二人俱都坐起来了，三太等众人也都坐起来了，最后蒋五爷也缓醒过来，胜爷心中稍安。银龙叫道：“五叔！你怎么的？”蒋五爷说：“我后到的。他一抖纱布口袋，我闻有一股子香气，便不知所以了。”萧银龙说道：“你看准那人没有？”蒋五爷说道：“我也未留神。”银龙说道：“我见那人不是秃子就是和尚，鬓角铮亮漆青。”道爷说道：“胜施主，你看怎样？可有一宗，这类人决不空着手走，你家中若有奇珍异宝多要留神。”胜爷遂叫胜奎与者家人胜忠，赶忙查点贵重物品。二人查看一遍，并无所失。胜爷说道：“再告诉亲朋有什么要紧的东西，都查点查点。”诸葛山真与粥昆和尚到东跨院查点东西，工夫不见甚大，僧道二位回到大厅前。诸葛山真喜怒不形于色之人，众人一看，心中纳闷，只见老道混身立抖，颜色更变，叫道：“胜施主，吾命休矣！贫道我失去三宗要紧的东西。头一宗我佩带五十年的宝刀没有啦，使宝刀宝剑之人，有德者居之，无德者失之。又将费尽二十余年心血所制造的杆棒也失去了。百草转阳丹丢了两包零二十粒，那倒不要紧，是贫道行方便的。”语至此，道爷蓝布道服乱抖，颜色更变。胜三爷一捋银髯，对大伙一阵大笑：“唔，哈哈！”大伙一看，俱都一怔，胜爷说道：“房子烧了我再盖，儿媳妇死了我再娶，我不能叫好朋友为难。百草转阳丹，道兄尚能再配，我二下南七省办三件事：一者寻找宝刀，二者寻找杆棒，再者我拿住恶道七星真人，或扎他一刀，或踢他一脚，或结果他的性命。这三

件事如办不到时，我将我这把老骨抛在南七省，誓死不还古城村！”语毕，遂叫道：“胜奎！备马打点行李。”胜奎叫道：“老爷子！你毒药箭伤还没大痊愈，如何能远行？”胜爷叫道：“小娃娃！箭伤何足为论？小冤家你给众宾朋行礼一谢，你们众位有家眷，哪位也别同我前去；没有家眷的，咱们也别同走，众位可以与我在杭州齐会，因为恶道出家杭州，食毛践土之地，他决不肯离。拿住恶道，找着兵刃，咱们众位在镖局集齐，我再给三太他们整理一年半载买卖。胜奎娃娃，行囊之中多打点散碎银两。”有宾朋要拦阻胜三爷之人，道爷摆手说道：“不必不必。”要拦住不叫胜爷走，胜爷就该得性急啦。老家人胜忠问道：“老爷子，给你备哪匹马？”胜爷叫道：“胜忠，备黄骠马。”胜忠说道：“黄骠马口老一点啦。”胜爷说道：“有膘是好马。黄骠马我自幼乘骑，吾年老矣，马亦老矣，安忍弃之？且马虽老，膘尚在，尚可代步。”列位，胜爷之为为人，最长远不过，待人接物，忠厚持久，所以交下的朋友，莫有不与胜爷肝胆相交的。列位，列国时管子伐孤竹迷路，老马引路，困乃得免。胜忠将马预备安稳，胜忠打点了行囊，胜爷与大伙作了一个罗圈揖，叫道：“众位宾朋们！你们要去杭州的，等我走出二五七日，你们再随后而行，咱们是杭州齐集。”胜忠叫道：“老当家的！你就走啦？”胜爷说道：“我就此起身。”黄三太众小弟兄及一干老侠剑客，俱都送于门外，胜爷又对大伙作了一揖，叫道：“胜忠，我此去一年半载也不定，三年二年也不定，也许将老骨扔在外面，老哥哥家务事你多要当心。”又叫道：“胜奎、孟福！你哥俩要专心学习文武，家规不许与我擅改。你二人在你二姑娘跟前要多尽孝道，老主管可以与你二主母商议，他要二少爷，便叫二少爷给他扛幡架灵；他要大少爷，便叫大少爷与他扛幡架灵。家务事俱率由旧章。”胜奎、

胜忠俱都唯唯受命。胜爷语至此，叫道：“老主管，带马来！”胜爷接过丝缰，上骥坐了，一抖丝缰，那匹马犹如电闪星飞，一气跑出三里多地，那马四蹄板乱翻，尘土四飞，众人再看，胜爷踪影不见。胜奎、孟福、萧银龙、杨香五、黄三太与老家人等，俱都眼泪汪汪。

胜爷跑出去三里多地，回首不见众人，这才徐徐而行。胜爷在马上晓行夜宿，饥餐渴饮，过了些庄村镇店，庵观寺院，自觉着心中爽快。忽然间觉着背后嘎哧一响，毒药箭的伤疤已落。胜爷自己不由的一笑，心中暗道：“在家中虽然有男女下人伺候，倒不如行路舒服，胜英真是福薄之人也。”沿路上踩探七星真人师徒的下落，踪迹皆无。至七月初旬来到杭州，老英雄思索：“投亲不如访友，访友莫如下店。早晚回店，多给伙计们几个零钱。”胜爷心中思索着，向前行走，看见有一家客店是落地重修，门面整齐，胜爷拉着马在店门口绕弯。由店中出来一位老者，年有花甲，青布大褂，白袜青鞋，上下直打量胜爷，说道：“你不是胜老达官吗？”胜爷见问，说道：“老者何由识我？”那老者答道：“你不认识小人了？小人姓邹，排行在四。前二十年你住这店时常常周济我，我在此当伙计常受你的恩惠。现在这个小卖买归我主办了。”胜爷道：“原来是四掌柜的。四掌柜你阔啦，真是多年的道熬成河，四掌柜的也当了掌柜的啦。”说着话，邹四给胜爷接过马去，让到北跨院东厢房，给胜爷打水沏茶。胜爷喝着茶，思想多时，暗说道：“怎么恶道踪影皆无呢？”胜爷用完了酒饭，皆因为在家里享了三年清福，不似当年那样耐劳，就觉身体乏倦，未曾喝茶，便沉沉睡去了。睡到三更多天，就觉口干舌燥，有心叫伙计沏茶，又恐怕伙计不愿意，心中暗说：“等明早再喝吧。”胜爷翻来覆去，等到天光一亮，胜爷先整理好了衣服，叫伙计们打

了净面水，胜爷问道：“有开水没有？”伙计说道：“有，你老人家稍候一时。”工夫不大，伙计将水打来，胜爷洗完了脸，然后喝了一杯白开水，腰中带上点散碎银两，出店闲游。打钱塘门外绕到东门外，时已日上三竿，胜爷一见，繁华胜于当年。胜爷由夜里口就干渴，喝了点白滚水，此时仍是大渴，胜爷向南北一看，意欲寻找茶铺。找够多时，见坐南有一家挑茶牌，上书“扬子江心水，蒙山顶上茶。”胜爷这一进茶馆，大祸临头。胜爷进了屋中一看，高朋满座。胜爷有心要转身退出来，见有两个中轻之人，叫跑堂过去，给了茶钱，临走自言自语的说道：“那大年纪还上茶馆喝茶来，涎痰吐沫一地。走了，咱们回去吧。”胜爷一看，空了两个座位，胜爷遂叫跑堂过来道：“你与我沏一壶好茶叶，我必多给你酒钱。”跑堂笑嘻嘻的说道：“老达官爷，你在我们这儿喝一回茶，下回你还想上我们这儿来喝呢。”胜爷渴急啦，喝完了一碗，又倒一大碗。刚端起来要喝，就见喝茶的起来三十多位，齐声说道：“掌柜的才起来呀。”胜爷回头一看，见此人有点面熟，似乎在那儿见过，脸上一脸白圈癣，大圈儿套小圈。胜爷自解说道：“我山南海北哪儿都去过，熟人很多，一时想不起来了。”思索至此，仍然喝茶。众喝茶的一跟这位掌柜的客气，这位掌柜的对众茶座道：“众位不要如此，来到我这儿照应我，就是财神爷。我本来不会作买卖，自开市以来，蒙大家光顾，真是高朋满座，胜友如云，买卖还是真不坏。但是我这间屋虽然是一间半大，还是窄小，众位茶座来到这儿喝茶，放零碎东西帽子等，都没个地方。今天我想了半天法子，东面板墙上，我打算作一个窟窿，挂上一块板，用铁丝一吊，众位看着好不好呢？”有一位喝茶的说道：“好好，占天不占地，茶座放个帽子零碎，堪称便利。”

你道此人是谁？正是莫州庙上胜爷恩放的秦义龙大徒弟金

面鬼吴升。自从三关庙内逃走，在北方做了两水买卖，逃到杭州，住在客店之中，腰间带三四百银子，住了有一个多月，店中的伙计跟他非常亲近，这一日他将伙计叫至面前，对伙计说道：“我打算作一个小本的生意，你能给我帮忙吗？我这个作买卖，并不在乎赔赚，只要够了挑费，咱们就能干得长远。”这位伙计一听，非常的愿意，俩人一商量，伙计说道：“现在钱塘关东门外，还就缺一样买卖，这宗买卖，还是一本万利，我还不外行。”吴升问道：“什么买卖呢？”伙计说道：“东门外现缺一个茶馆。”吴升一听，深以为然，遂将所存的银子拿出来，便交给店里伙计，并不说长道短。完全叫伙计自己看着去办理。这个伙计这么一高兴，将买卖立起来，还是非常的热闹。这日胜三爷进茶馆喝茶，正是吴升的茶馆。吴升这一进来，众人一让他，胜爷抬头一看他，面貌很熟，他又一看胜爷，二人这么一对眼神，吴升这小子不由的就是一怔，心中暗道：“这不是老胜英吗？他怎么来到这里呢？”仇人见面，分外眼红，这小子想起来古城村师弟被害，大卸八块之事；并且听见人传说，他老师飞镖秦义龙上古城村行老胜英的人情，行刺未果，被胜英乱刃分尸，将尸骨存在破庙之中，自己正要打探事之虚实，希图报复之策，今日老胜英偏偏来到我的茶馆喝茶，放着天堂有路尔不走，地狱无门自来投。这小子想到这里，计上心头，遂对众人说道：“我打算在板墙上挂一个板儿，为的众人放零碎好方便。语毕，遂到后头烧茶锅屋子，去了不大的工夫，抱了三尺来长、一尺来宽的板子五六块，放在靠胜爷坐着的桌子东面，转身出去。工夫不大，一手提着铁丝，一手提着一条三尺多长、四分来粗、用火烧红了的铁通条。列位，吴升并不是用铁通条穿板墙挂木板，他是打算挨到胜爷跟前，照定胜爷致命处，用烧红了的铁通条扎胜爷，将胜爷扎死了，与

他师弟师傅报仇雪恨。吴升提着通条-进屋子，对大伙说道：“众位多包涵，我要用这个铁通条向板墙上穿窟窿，然后再用铁丝吊起这几块木头板儿。可有一宗，红通条一穿木头，必然冒点烟，众位主顾们多受点委屈吧。”认识他的那几位茶座都说：“不要紧，那还有多大的烟吗？”吴升说着话，直奔第三张桌后而来。胜爷的座位靠板墙，后背离板墙一尺来远。吴升要用铁通条穿胜爷后背，胜爷的身后没有地方，这小子遂由胜爷偏面，手提着红彤彤的大铁通条，心中暗道：“老胜英，老胜英，你害了我的师弟，又听说害了我的师傅，今日也是你恶贯满盈，我给你金风未动蝉先觉，暗算无常死不知。”说时迟，那时快，紧行几步，奔胜爷右肋而来，就听噗的一声，“哎呀！”翻身栽倒。内中有一人大声喊道：“掌柜的，你是疯啦！为什么你飞开了铁通条啦？可烫死我了。咱俩今天总得找个地方说理去，你看我这个喝茶的不够人味吧？大热的天，这一通条正正落在我的后背。”此人这么一喊不甚要紧，满室喝茶之人，哄堂大笑。吴升并不分辩，向那被烫之人眯缝着二目，只是发笑，被烫的那人又是喊，又是“哎呀”。旁边有一位喝茶的看有点不公，站起身形说道：“掌柜的，你这个人是在买卖人吗？为什么你烫了茶座一通条，将人家都要烫死啦，人家与你说理，你连言语都不言语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难道说你烫死就不偿命吗？今天我倒要问问，你是干什么的？”吴升并不急躁，右手乱抖说道：“是我烫那位吗？你问这位，他为什么无故的兜了我一脚，将通条兜出去了。无故的我用通条烫茶座？一文钱是照顾我的，既是照顾我们的，就是我们的财神爷。这不是大家都看见啦，这位老人家，你是怎么无故的兜了我的通条？人家哪儿不依呢。你倒是说话呀。”老头闻听，将眼一瞪说道：“你这个人真不通情理，你看看我这大年纪，连进茶馆，我都

是勉强挣扎着进来的。我在店里病了好几个月的热病，如今又转了虐疾，整整发了一百二十四场。这才将将的好啦，我连道都走不动。我会用脚兜你的通条吗？你叫大家评评。”吴升闻听老头这一套，心中说道：“这老小子真可恶，明明他踢了我手腕子一脚，将通条踢飞，到此时他不认帐啦。”吴升道：“我怎么不说别人呢？明明是你站在第四张桌子角儿踢的我。”众人一看这位老者，年纪甚高，矬身量，黄胡须，一脸油泥，穿着一件蓝布破大夹袍，挂板的破鞋，麻绳系着。众人这么一看老头的情形，真不像抬的起腿来之样，大家这才给了事。有一个喝茶的说：“哪位后背挨烫啦，年轻的人，烫一下子倒不要紧，是误伤，并非故意，若将这位老者连累上，你们要打官司，这位老者一着急，出不去屋就死啦，这场人命官司谁打？”这人这么一说，大伙齐声说道：“有理有理。”此时胜爷也站起身躯，将那受伤的人安慰了一回，胜爷又掏七八文钱，要了笔，给开了一个药方子，共六味药，有那好事的喝茶的，接过钱来，到药铺买了药。胜爷又拿了一文钱，叫人买一文钱的黄酱，将药末调好敷在患处，立刻止疼。

大家将事给了完啦，胜爷遂回头说道：“这位老朋友贵姓？请这边喝茶吧。”那位老者并不客气，走到胜爷的桌上，说道：“喝你碗吧，闻着你茶真喷香。我买一文钱的土末，沏了一壶，非常之苦，连一点茶叶味儿都没有。”胜爷叫过跑堂，再给添一个茶碗，倒了一碗递与老者，老者说道：“你真是贵人吃贵物，这个茶叶真清香适口。”胜爷问道：“老朋友仙乡何处，尊姓大名？”那位老者说道：“人的名儿，树的影儿，要提起我的名来，真是无人不知，现在落了魄啦，就不能说啦。我就是三不归：一不归，堂前父母不能尽孝；二不归，乡里乡亲不能奉陪；提起三不归，病在招商店，煎汤熬药靠谁？六七月里

穿夹大袍，十冬腊月把蓑衣披，我这分难苦诉谁？”胜爷一听，遂说：“老人家，我领教你贵姓高名？”老者闻听，打了一个唉声：“休要提起，我是大有名誉之人，我压倒群雄，但是现时穷啦，就不是英雄，就算成了狗熊啦。”胜爷说道：“我问老朋友，究竟是哪里人氏？贵姓高名？请详以告我。”这位老者又说道：“唉，我是阔人啊，就是不知死的鬼。”胜爷说道：“老朋友，这是什么话呀？”老头说道：“我是不知死的鬼，你都不懂？我三只金镖压倒绿林。我骚扰你两碗茶，我走啦。”胜爷说道：“别走，老朋友，我有话。”一句话未说完，老者站起身来，出了茶馆。胜爷是光棍一点就透，方才觉着右肋一热，铁通条就飞啦，老者如今说道，三只金镖压绿林，不知道死的鬼，岂不是讥讽自己吗？胜爷见老者出去，胜爷由兜囊中掏出二三百钱来，放在桌上说道：“伙计，这是我们二位的茶钱。”语毕，胜爷走出茶馆，见老者踢啦踢啦，向东而去，人烟稠密，胜爷不能在后紧迫他，遂在后喝道：“老朋友，我有话问你！”那老者连头都不回，胜爷在后头紧紧的跟随。路南有个胡同，老者进了胡同，出了南胡同，直奔旷野而去，相隔不远，前面有一片树林子，那老者进了树林，胜爷心中暗道：“进了树林你还走的了吗？”胜爷遂也进了树林，东西南北举目观看，那老头儿踪影皆无。正在着急之际，胜爷就听南面上有人说话：“苍天哪，苍天哪，真是生有处，死有地，想不到我这大年岁，死在这棵歪脖树上。”胜爷闻声走去，一看又出了岔事一宗，那老者吊在歪脖树上，那老者上吊的那个树枝子，也有小拇指粗细，这根绳子乃是一条老年间打算盘疙瘩的红三珠线，譬如现在的小孩头发绳相似。胜爷将大衣服脱下，放下小包裹，心中暗道：“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。”胜爷乃是久经大敌的侠客，胜爷上前一伸手托着老者的臀部，一手松开套

儿，慢慢的将老者救下树来。若没有武学的工夫，一位救一位，还是真不容易。胜爷将这位老者救下来之后，将他放在尘埃，脊背靠着一棵树，用手盘他两条小腿。那两条小腿，直挺挺，胜爷又不敢用力，恐怕伤了筋骨，慢慢的盘过膝来。胜爷用手拍着老者的肩头，遂叫道：“老朋友醒来！为何这大年纪行此拙志？”上吊之人肚子里一声响，吐出一口浊痰，复又“哎呀”一声，翻了翻眼皮说道：“是你救的我？”胜爷说道：“老朋友为何寻死？正是在下救的你。”老者说道：“你与我有仇恨？无故的上树林子里头，找寻我来。”胜爷说道：“老朋友，不是那样说法，见死焉有不救之理？”这位老者闻听，并不言语，伸手就给胜爷一个嘴巴子，胜爷焉能叫他打的着？身形向后一退说道：“朋友，你有什么急难大事？你对我说明，倘能为力，必当分忧。”老头说道：“我好容易吊的断了气，那宗难受就不用提啦，人要没有为难之事，谁也不想上吊。你知道我因为什么难事吗？你准能救我救到底吗？”胜爷说道：“只要能为力之事，必然照办。”老者打了一个唉声说道：“明知说了也是白费，你执意非问不可，就对你实说了吧。在下飘流在外，困在招商店中，亏欠下许多的店帐饭钱，我腰间只有五文钱，置了这么一条红线，剩下一文，到茶铺子里要喝点茶，一文钱的土末子，恶苦不好喝。正在那个时候，茶铺掌的烧红了一条铁通条，也不是要烫东西，也不是要烫南北，我也不是怎么一碰他，他将通条抛出去了，正抛在人家喝茶的身上，人家不饶掌柜的，掌柜的不饶我。”胜爷说道：“不用说啦，在茶铺子里，咱二位不是还在一桌喝茶吗，事也是我给了的。究竟你上吊所为何事吧？”老者说道：“我方才没跟你说吗？只剩五文钱都花啦，眼看着天气渐寒，店饭账不能清还，衣物还没有一点着落呢，举目无亲，我有心沿门乞讨，怎奈我出身学

子，又拉不下脸儿来。老达官你请想，只好是一死，就算熬出来啦。”胜爷说道：“我以为是多大的事情呢，原来为此。老朋友，我交你一个朋友，上有天堂、下有苏杭，此地若能勤俭，干点小本经营，必能生活。你虽然花甲之人，精力尚且健壮，我给你十两银子，你花上二两银子先换了衣服，然后还清店饭账，自己再想法子，作一个小本的买卖，岂不好吗？”老者闻听说道：“你给我多少两银子？”胜爷说道：“十两白银足色。”老者说道：“且慢，大树林子里你救了我，四外连一个人都没有，无缘无故的你给我十两银子，我知道你安着什么心呢？”胜爷闻听大笑道：“君子济人之急，你我俱都七十来岁的人，你怎么与我开了玩笑啦？”老者说道：“你也不用给我十两银子，在店里我也跟你谈过，我在招商店病了三个月的热病，热病好啦，又转了一场虐疾，整整发了一百二十场，今天我由店里出来，三天没有吃饭呢，你先请我一顿饭吃，有什么话，我先落一个饱死鬼，然后再说。”胜爷说道：“那有何难？咱们就此去吃饭去。”老者说道：“吃饭我可不能下穷饭馆，我是阔少出身。”胜爷说道：“咱们找最阔最干净的饭庄，吃饭任你要菜，你愿意吃什么，咱就吃什么。”那老者说道：“好啦。”用手向树上一指说道：“你把我那根上吊的绳儿给我先解下来。”胜爷一时被那老头蒙混，那老者四尺来高，那条绳子挂在树上七八尺高，究竟他那根绳子是怎么挂上的呢？怎么吊上的？胜爷是救人心盛，满没有思索那个事。解下来红绳儿递给老者，老者一撩破大夹袄，就填了里边啦。胜爷也没有留神看他，老头便将绳子掖在腰间，站起身形。胜爷下腰提起大氅，披在身上，提着小包裹，那老者在先，胜爷在后，他二人出了大树林子，仍然够奔原道而归。

那老者刚上完了吊，都闭了气啦，被胜爷救过来，走道儿

还是那么快，工夫不大，进了东门，走了有一箭多远，坐北有座大饭馆子，门脸是油漆彩画，蓝匾金字，上书“五贤楼”。此酒楼在杭州属第一，乃五位阔少开的，内有雅座，内容真分三六九等，老者在后，胜爷在前，进了饭馆子。方要上楼，跑堂的说道：“嘿！寻钱在外面等候，别上楼。”老者说道：“你怎么知道我是寻钱的？啊？我脑袋上写寻钱的两个字吗？你这饭馆子是卖衣缕，还是卖银子？穿绸缎的不要钱吗？你怎么这样狗眼看人低？我吃饭给银子。什么东西？穿的不受看，腰里有的是银子。”胜爷说道：“掌柜的闪开吧，闪开吧，咱们上楼吃咱们的饭。”胜爷跟随那老者上了楼一看，真是一座阔酒楼，屋中名人字画，山水人物，椅子面上都绷着细藤子席，陈设非常讲究。老者在迎面上找了一张桌子，与胜爷分宾主落座。跑堂一看，直皱眉，没等胜爷言语，那老者喊道：“有带腿的来一个！”跑堂的过来说道：“你要喝茶有茶牌子，你随便点。”老者说道：“不喝，我吃饭。都有什么吃的？你报一回，我听听。”跑堂地说道：“不用报，山珍海味云中雁，燕窝翅子鸡鸭鱼，无一不备。”老者说道：“好大的买卖。我们老哥儿俩吃便饭，来几个粗菜吧。”跑堂的心中说道：“看你这个样儿，也是要几个粗菜吧。”遂说道：“你都要什么吧？”老者说道：“来一个爆龙心，炒风胆，炖熊肝，烩豹胎，小碗的红烩鹿尾。鹿尾拿上来我得看看，是死鹿尾活鹿尾。要是活鹿尾用筷子一拨拉，他就得乱颤。再来一个花饅熊掌。”跑堂的说道：“这几样全没有。”老者说道：“你方才说无一不备。”跑堂的说道：“我跟你说的是四条腿的牛羊肉无一不全。”老者说道：“好好，给我煨一个整个骆驼。”跑堂的说道：“不行，半个都不行，小点的行。”老者说道：“小点的就行？咱们就来一个小点的，给我焖一个猴儿崽子吧。”跑堂的说：

“没有。”老者说道：“年轻地说话要留身分，穿绸缎的吃饭给钱，穿破烂的也是给钱，不许狗眼看人低。给我们哥俩来一桌上等的酒席，可是宴菜的，还要带飞碟儿。”跑堂的说道：“上等的宴席带飞碟的，每桌纹银十二两。”老者说道：“十二两银子一桌的来一桌。告诉灶上用新鲜的材料，做好了吃着得味儿，多给几两银子酒钱。”胜爷一听，不由的心中有点纳闷：“十二两银子一桌宴菜，大饭量的人，几个人也吃不了，他要了一桌。做好了，还多给几两银子酒钱。三天没吃饭啦，拿我解了恨啦。”胜爷又一想：“分明是他要将我寒碜在饭馆子里，吃完了我要没有钱，好栽筋斗。”又听那老者说道：“你们柜上有女贞陈绍没有？总得够十来年的我才能喝。可得当面打封，我得看看，不是地道东西我不能喝。”胜爷要了一壶干酒，随喝随添，跑堂的下去，不多时提上一坛子陈绍酒来，停着那老者当面打封条。打开封条，老者用匙子一打，直起花儿，老者说道：“不错，真是多年的陈绍兴酒。”比及一上来菜，胜爷大不耐烦，老者用筷子由碗里挟出菜来，吃着味儿合适，他就咬咬吃啦；吃着味儿不合适，他仍然将菜放在原碗当中。酒至半酣，菜过五味，胜爷问道：“老朋友贵姓大名，仙乡何处，可否见告？”老者佯为抢吃抢喝，假作不闻。胜爷一看他并不是真为抢吃的，就是吃着合适的菜，含完了菜还放在碗里。老头吃着吃着，“嘿嘿嘿！”自己笑啦。胜爷说道：“老朋友冷笑何为？”老者说道：“饱暖生淫欲，饥寒起盗心。我这时候吃的差不离啦，大师傅做的这些菜，味也不十分坏，倒很有两个适口的，这时再叫几位姑娘前来佐酒，余愿足矣。”胜爷这一听，心中不悦，站起身来说道：“你六十多岁的人啦，我是七十多岁的人，怎么你还这样的不老诚呢？我问你姓什么叫什么，家乡住处？问了你有八次啦，你装糊涂，不是不说，

就是所答非所问。此时酒足饭饱，还得来几个姑娘，你才适意。叫人家看看，岂不成了老不知好歹吗？你看我胜某怎么样？”胜爷心中的意思是大概你必知道姓胜的，你看姓胜的为人怎样？有叫人家看不起的地方没有？这位老者一听说姓胜的怎样，他说：“我看你就不错，白胡子老头儿，肥胖肥胖的。这个饭馆子有雅座，咱们俩挪雅座里去吧。”胜爷闻听一怒，跑堂的在旁边一笑，胜爷的面上也红啦，一伸手照定那老者就是一个嘴巴子，这位老者在座位上就势使一个云里翻身，胜爷连他的大夹袄都没打上，又来一个燕子平身式，纵出窗户，楼外是平台，又一拧身子，燕子钻云式，纵上楼房。列位，那位老者坐着来个云里翻，就式燕子平身纵出去，又一个燕子钻云纵上楼房，这几手武学，没有四十年真正的苦工夫，简直就办不了。胜爷“啊”了一声，说了一句：“真是干家子！”说着话甩了大氅，纵出楼窗外，拧身子跟踪，也上了楼啦；胜爷向外纵的时候，跑堂的正由下面端着菜上楼，一看屋中飞开了人啦，穷老头也没有啦，阔老头也飞啦，跑堂的端着托盘心里一哆嗦，就听“叭叭”一声，将托盘就扔了地下啦，大海碗四个也摔碎啦，溅了一地。旁边吃饭的客人，也顾不得吃饭啦，俱都站起身来，由楼窗里探出头去看飞人，众人莫不惊疑咋舌。胜爷上了楼房，东西南北四外一看，那老者踪迹皆无。胜爷心中暗道：“他虽然快，我随后就跟着上了房啦，怎么他就没了影儿啦？”胜爷站在楼房上捻银髯思索：“我平生向来不与人开玩笑，老者敬之，少者宾之，这个病夫必是高人。在茶馆喝茶之时，我觉着我的软肋一热，掌柜的通条梢就飞，随后他言说不知死的鬼，一定是他将掌柜的通条给踢飞啦。此人武学的工夫不在我之下，就是他在树中上吊时，那是悬狐之气，大珠线岂能吊得住人呢？我由树上将他救下来，两条小腿直挺挺，那是天华盖闭着气呢。

我请他吃饭，他又与我玩笑，到底他是朋友是冤家呢？再说我一生一世，并无玩笑之人，我若是在房上蹿房越脊找他，白昼之间，叫众人观之不雅呀。”胜爷思索至此，遂由楼上下来，仍进屋中。各饭客俱都注视胜爷。跑堂的叫道：“老爷子你是怎么回事？你会飞吧？”胜爷之为人，不会说瞎话，这回老英雄也说了诳语啦，叫道：“跑堂的你有所不知，我们俩人这是玩笑。”胜爷又说道：“我可并不认识他，我是办案的，这个老头是大飞贼，他故意打扮的这种模样，他将我蒙混啦。你如不信，可以将你们掌柜的请来，我这里还带着批票公文呢。”列位，茶铺饭馆子都明白这个，没有敢验批票公文的。跑堂的道：“老达官你不要多心，我们可不敢验看批票公文。就是这桌酒席你看着怎么办呢？”胜爷说道：“这桌酒席我给钱。”跑堂的说道：“方才你上房的时候，我一失神，那么一害怕，大海碗摔了四个，菜也洒啦。”胜爷说道：“不要紧，损坏什么我给什么钱。”说着话，胜爷由兜囊中取出十几两银子来，遂说道：“这桌酒席，并没有动了多少，你们若是再卖钱是不行啦，你们愿自己吃，愿意送给人，随你们便。”

胜爷将银子放在桌上，披上大衣，提起小包裹，出了酒楼向西而去，心中暗想：“怎么我就想不起来这个人呢？要说是冤家，他为何在茶铺里救我？”信步而行，走到一个大寺院前，心中仍是翻来覆去，就是想不起来那个老者倒是何人。举目一看，大寺前围绕着一圈子人，里三层外三层，围的水泄不通。胜爷走到切近，叫道：“众位借光！”一来老英雄那大年纪，二则说话和气，胜爷走到里面一看，又出了一宗岔事，地下铺着一张棉纸，有一少妇在一旁跪着，虽衣服甚旧，然而干净，头上乌云，挽着一个髻，羞惭惭的在那里跪着，弯弯蛾眉含愁闷，淡淡秋波眼泪汪。旁边站着一位老者，庄稼人打扮，手中拿着

一串老钱，有六百来钱。再看棉纸上写着核桃大的字迹，胜爷一看，就知道是教书的老先生所写，笔迹还真挺秀，正楷一笔不苟，上面写的是：“叩恳四方仁人君子，大德爷台：今有小妇人刘门王氏，皆因拙夫以泥水活为生，给大户人家修补楼房，高处失脚，双足摔伤。大户人家慈悲，周济白银五十两，坐食山空，现银两业已用尽，拙夫双足尚未痊愈；小妇人婆母急中生疾，卧床不起，病势甚重，小妇人一家三口，贫如水洗，无隔宿之粮。万分无奈，出头露面，叩求大德爷台，施以资助，周济三文五文，我一家三口死而再生，感恩匪浅。小妇人刘门王氏叩求。”胜爷仔细一看，这位妇人稳重端庄，乡下妇人，老诚溢于表外，并不像招摇撞骗之类，打动胜爷恻隐之心。胜爷心中说道：“谁家这样的媳妇，家中真正是有德。”胜爷想起来与那老者方才吃饭，并未吃好，还花了十几两银子，思索至此，遂对老者说道：“乡下老兄，你们这是什么事呀？”那老头说道：“你看地下那张纸上有字，便是这位苦命妇人的遭遇。”胜爷说道：“我不认识字。”那老者说道：“老爷子，你有所不知，我们在西南乡小刘村住，村中刘姓甚多，我有一当族侄子，是个瓦匠，叫刘三，手艺甚好，就是好喝酒，瓦匠每天是三百钱的工钱，他并不养家，家中生活，全仗我这侄妇十指养活婆母。刘三子与大户人家修理楼房，高处失脚，双足受伤，不能工作，那大户人家给了五十两银子为养伤费。连抓药请先生，把那五十两银子就花完啦，双足仍旧未愈。刘三之老娘一着急，也病啦，现在卧床不起，家无隔宿之粮。小老儿自顾不暇，有心无力，不能周济，我侄妇欲求仁德君子资助，小老儿亦有小恙在身，不能作庄稼活，在家中也是闲着，所以同他出来，为的是有个老人儿跟着。”胜爷说道：“像这样贤德的妇人，为丈夫与婆母之病出来求助，真是难得。我看你们只

求助了几百钱，够养病的还是够吃药呢？再说年轻的人，在大街之上出头露面，也教众人观之不雅。”老英雄说着话，由兜囊中取出两锭银子，共有二十多两，遂叫道：“老兄，你将此银与这位贤德的少妇拿到家中，请先生抓药养病。”乡下老人忠厚老诚，一看胜爷拿出来那些银子，他倒不敢收啦，叫道：“老爷子，你要腰间有零钱，赏给三十文五十文的，小老儿不敢收这许多的银子。”胜爷向道：“老兄为何不敢收呢？”老者说道：“老爷子，你老人家有所不知，我这个侄子性情乖僻，你老人家给这些银子，我拿到他家中去，刘三若是一多想，说出不通情理之言，小老儿亏负仁人君子之苦心了，是以小老儿不敢接受。”胜爷说道：“刘老兄长之言差矣，我今天腰间银子带少啦，我若是带的多，就是百八十两，我也不惜。刘兄请看，在下久而久之，七十余岁之人了，我若有女儿，比这位贤德的刘少妇岁数都大了。国家之道，谁家无有妻子老婆孩儿？人之父母，己之父母；人之姐妹，己之姐妹。又何嫌之有？请老兄收下吧，不必推辞。”刘老者一看胜爷春秋鼎盛，白发银髯，面带一团慈善，遂将银子接过，说道：“侄妇，此银是这位大德的老爷子所赐，周济你的丈夫与你婆母养病之资。这是两锭，你看好了，倘若你丈夫足伤与你婆母之病痊愈，都是这位老恩公之大德。”这位少妇抬起头来，一看胜爷春秋鼎盛，银髯飘洒胸前，少妇对着胜爷深深道了一个万福。胜爷一闪身躯，叫道：“刘老兄，就请与侄妇回家去吧。”语毕，转身形就走，刘老者赶奔近前，一伸手揪住胜爷，说道：“大德恩公，老爷子贵姓高名？”胜爷说道：“刘老兄，大丈夫施恩不望报。”刘老者说道：“老恩公，你要不说名姓，此银子小老儿不敢收。”胜爷说道：“我乃无名氏。”乡下老人有点耳聋，以为胜爷是姓吴名明石呢，遂对少妇说道：“你要切记，这位老恩公姓吴

名叫明石。”胜爷转身就走，出离人群之中，有一人迎头挡住胜爷，仰手一指胜爷说道：“你这个老头，有点人老心不老，良心不正。他们这伙子并不是好人，什么折腿啦，婆母急症啦，老头是小媳妇的叔叔，全都没有一档子事。你是看上小媳妇啦？你看着好似很容易的，你要是一动手，就是吵子。你要好逛，言语一声，我领着你逛逛杭州，班子下处有的是，上中下分为三等，有钱逛好的，钱少逛中等的，再钱少下等的，你别看贱，人的长像比这个小媳妇好的多的有的是。我再告诉你一段新闻，昨天有一个北方人，来到杭州办绸缎来啦，也是在这个庙前头，这个老头子领着小媳妇，跪在那里，假装哭泣，鼻涕哈啦子流了一地，说的那种苦楚，比黄连都苦。那位买卖人动了恻隐之心啦，由腰间掏出二两多的一块银子，就给了小媳妇了。那女子刚将银子接过去，立刻过来几个小伙子，一把将这个买卖人揪住，说：“你年轻的男子，为什么给人家小媳妇好几两银子？男女授受不亲，你一定是没安好良心，看上人家女人了。你是认打认罚吧？”’这个买卖人又是外来客怕事，哪受过他们这群土棍威吓？那个买卖人当时就哆嗦了。归根还是店里掌柜的给出头了的事，罚了买卖人三十两银子作为罢论。连罚的银子带先给的银子，他们离开地方均分去啦。听说那位买卖人心里头一窝心，在店里还得了一场夹气伤寒，几乎将命丧在杭州，你说够多冤哪？他们这群人比强盗都厉害，旁边帮着说好话的都是念语子，是同伙之人。你这个老东西横竖要倒霉。”这小子拦住了胜爷，就如同念家谱一般的那么熟，对着胜爷滔滔不断地说了这一套。胜爷方才被矧老者耍戏了半天，在五贤楼里白花了十几两银子，连饭都没算吃好，闹了一肚子气，这小子当着众人又说胜爷人老心不老，莫安着好良心，胜爷不由的怒从心头起，气儿不打一处来。举目一看这小子，身穿一身

紫，紫花布褂子，紫花布裤子，紫花布抓地虎快靴，紫花布绢帕绷头，手中举着一个紫花虎不拉，虎不拉就是鸟名。一脸怪肉横生，两只贼眼，说话咬牙弄眼。胜爷一气，一伸手照定这小子当胸就是一掌，紫花虎不拉架子也打折啦，鸟儿也死啦，这小子向后退了好几步，闹了一个筋斗。爬起来，死虎不拉也不要了，开腿就跑，临行时说了一句：“大力神哪？”连头儿也没回，奔东北跑下去啦。

不表这小子逃跑，单表胜爷自己越想越生气，心中暗道：“这小子贼眉鼠眼，说话论套儿的，一定不是好人。但是他说这群是骗子手，现时的年月，人心不古，诈术百出，果然是骗子也未可知。方才那小子说那位办绸缎的为行善花了二两多银子，翻回来又被讹一下，又讹去三十多两，闹了一场大病。想那买卖之人他是怕事，我倒不怕这个，就算真是骗子，骗了我二十多两银子倒不算什么，也穷不了我。倘或再有读书的少年，正式的商人，再遇上他们这群，买卖人饶上被了骗，事被东家掌柜的知道了，决不能实地调查，必至竟以莫须有之事，连事都得散了；少年遇上这宗事，回到家中必得受家长处罚。我倒要追下这老者与少妇去，看这位老者与少妇回到刘家坟地。”这是方才老者对胜爷说的，这位少妇住刘家坟地。那刘家坟地乃是大户财主之坟，因为自己没有房子，住财主坟地的房子，所以胜爷知道少妇住刘家坟地，老者住村内。胜爷此时的思索是老者将少妇送到刘家坟地，老者回家，少妇家中丈夫足伤不能起床，婆母年迈病在床上，只有这位妇人能以动作，虽然离村子不远，也是开洼的地方。倘若这小子不是好人，见财起意，夜晚去到刘家坟地，偷盗抢夺，刘三不能动转。他的婆母年迈染病在床，穷人好容易得了二十多两银子，必然不给他。狠心贼，不得到他银子是非出人命不可。要那么一来，我这不是救

人哪，反害了好人啦。再者方才我看那少妇稳重端庄，满面愁容，长得虽然俊俏，仪表毫无邪昧之形，穷得穿衣服破得补丁上都是补丁，连一个泥点儿都没有，可见是勤俭之人。那老者诚实溢于言表，毫无诈骗之形。一来是看其究竟是否骗子，二来是为防恶人暗算，反害了少妇一家三口。胜爷想到此处，自己打了一个唉声，叫道：“胜英，胜英！你今年七十一岁了。风烛残年，花上之露，有今日没有明日的人了，此次南来本为的捉拿恶贼，为师兄寻找宝剑杆棒，自己的事情连一点头绪都没有，怎么又管上别人的闲事？”老英雄思索至自己的为难事，不由一阵发怔。想了多时，自己对自己道：“谁叫我赶上这宗事呢？昔者诸葛武侯保阿斗有一句话：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。我胜英为民间兴利除害，做事自有天知。也就应了那一句话啦：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。无论如何，这回事我也得看个究竟。”胜爷此时心中万绪萦怀，又是自己的事，又是人家的事，又是矧老者奚落的事，真叫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。老英雄一顿足，追赶老者与少妇而去。

那老者与少妇自从胜爷给了银子，少妇站起身来，爷俩离了庙滇前，够奔小刘村而来。方走出不到半里来地，胜爷已经随后赶上。爷儿俩正走到道旁一棵大树下，那少妇叫道：“叔叔！我实在累了，不能行走啦。”老头子一看，少妇累的汗湿粉面，叫道：“侄妇！咱权且在此树下歇息歇息，然后再走不迟，天气尚早。”胜爷此时离着不甚远，说话的声音隐隐的也听见了，就见爷儿俩席地坐在大树之下，老头子说道：“侄媳妇，这是你的好心感动出了这位大善人，这银子还在我腰里呢。”说着话，由腰间取出来，用方才铺在地下的那块棉纸包着，打开了包儿叫道：“侄妇，你看这是两锭银子，此外还有二百余钱，你带在腰间吧。回到家中好好侍奉你的婆母与你的

丈夫，回头抓药请先生，叫你兄弟去给你帮忙。”兄弟乃是那刘老头之子。胜爷一看，这老者与少妇确是好人，遂在后跟踪随到刘家坟地。那老者并未进坟地，将少妇送至门口，就回家去了。胜爷见妇人进了院中，紧闭柴扉，此时胜爷就听坟南树林之内有脚步声，胜爷遂隐在树后，一看正是那架虎不拉的，原来踩道来啦。胜爷心中暗说：“多亏我跟随下来看看，我要是不随下来，今夜晚间刘家这三口，必然丧在恶贼之手。胜爷遂由原路而归，仍然够奔钱塘门外邹四店而来。胜爷返回来之时，日已平西，邹四说道：“胜三爷，你由清晨出外绕弯，怎么日到平西才回来？”胜爷说道：“你还不知道吗？我朋友是很多的，我若是三更不回来，也不用等候我。”邹四唯唯而退。胜爷自己在屋中喝了会儿茶，将兵刃暗器带好，收拾紧衬利便，天色方到掌灯的时候，胜爷遂出了店房，够奔刘家坟地而来。胜爷白天来过一次啦，轻车熟路，工夫不大，来到刘家坟地，纵身躯上房，由前坡下来。一看是西房三间，南屋有灯烛之光，胜爷心想打破窗棂纸向里观看，又恐怕失了一世侠义身份。胜爷正在院中来回寻思，就听屋中有男子的声音，叫道：“老娘啊，最狠不过妇人心。仙鹤顶上红，黄蜂尾上针。两般皆是毒，最毒妇人心。但有生人处，不把妇人留。贱人出去多半天，回来拿了二十多两银子，他又年青，长得又俊，我当一辈子瓦匠也没人白给二十两银子。”又听向妇人说道：“你是欺我不能动转，我要能起得来，我就要爬起来剁三刀。明天叫拾粪的将我们小刘村的当族请来几位，我是不会写字，我就按上手印脚印，就算是将你休啦，你就此另行改嫁。别看我母子俱都卧病在床，我们小刘村当门族户还不少呢，谁也不能看着我们娘儿俩饿死。”男子语至此，就听那女子开言说道：“你不用口出不逊，钱是一位白胡子老头给的，刘大叔给接过来的。大叔问

人家那位老者的名姓，人家说姓吴叫明石。”又听男子说道：“娘啊，你听见了没有？叫无名氏。岂有此理？我管教妻子请别人作甚？请来一问，当然人家是顺情说好话，白胡子老头给的。我请问人家干什么？我若是当时起得来，我就拿刀剁你。此时我不能起来，我就休了你就算完啦。”又听老妇人说道：“刘三呀，你别浑搅啦，人的品格是凭素行，我那贤德的儿妇稳重老诚。娶了好几年啦，几时有过一点不好？你不许血口喷人，我的病才好一点，你别叫我生气啦。刘三呀，再说你作瓦匠活，每天赚的钱，你不是喝酒就是斗纸牌，你不养活为娘啊。全仗我那贤德的媳妇，十指殷勤，养活为娘啊。”胜爷在外面一听，暗暗叹了一口气，心中说道：“我怜他贫寒，给他二十多两银子，本是成全他一家三口，不想刘三错疑啦，生生要休了他的妻子，我这就叫生生打开鸳鸯伴，活活拆散连理枝。”此时就听篱墙外有人叫道：“刘三！刘三！昨天你妻子在杭州城里庙前直哭，说是你母病啦，你作瓦匠活跌伤双足。我一时动了恻隐之心，将我三年的积蓄俱都给了你妻子。可是递给那位老者手中，叫你妻子带回家来，好调养你母子之病，我那两锭大块的银子，为的救你们刘家满门的性命。我给银子的时候，讲好了的，叫我在树林子里等着，银子拿来家啦，怎么舍不得人啦？等了半天，连个人影都没有。”胜爷一听不像人话，遂将身躯隐藏一边。外面那小子说完了话，一脚踹落篱门，进到院内，又一脚踹开外屋门，胜爷见贼人进了外屋，这才将南屋的窗户纸湿破，向屋中观看。真是一个男子白布缠着双足，在炕上倒着；还有一个老太也倒在炕上，面带病容；少妇站在就地，手托香腮，面有泪痕。此时就见那贼已进屋中，借着灯光一看，正是白天架虎不拉穿紫花布的恶少，来到屋中叫道：“刘三！这不是你媳妇吗？当着你的面儿，咱们说说。白天他

在庙前接了我的两锭银子，言说叫你母子养病，他夜晚在房后树林等候我，同我回家过日子去。我作小买卖，好容易积蓄那么点银子，为什么受了我的银子，失了信用呢？”少妇向那人说道：“你分明是强盗，前来蒙事。谁要了你的银子啦？银子是白胡子老头儿给的。”恶贼用手一指刘三说道：“你也不知道我是干什么的，没有枣，树我还打三杆子呢。要了我的银子，不跟我过日子去啦？爽性我叫你们娘儿俩个都凉快去吧，省得受罪。”语毕，由腰间取出匕首刀对着老妇人道：“你这个老婆，这大年岁还活个什么劲？早死早脱生。”老妇人闻听贼子之言，一指少妇说道：“下贱的妇人，果然真此事。你害了我不要紧，你害了我的儿子，绝了我刘门香烟。谁叫你上外面去找汉子去啦？”此时恶贼匕首刀直奔老婆扎去，少妇伸手相拦说道：“贼人！你要杀人先将我杀了，别杀我的婆母。”贼人一笑说道：“都杀了也不能杀你，咱们小两口还过日子去呢。”一推少妇，匕首刀奔老婆扎去。就听噗的一声。胜爷在窗外看恶贼这种情形，痛恨异常，拿出一只金镖来，照定恶贼的曲尺打去，就听得噗的一声，穿皮镖打透了，鲜血淋漓。贼人疼痛难忍，甩手向后倒退了两步，退到屋门口，胜爷此时进了明间，正赶上贼人向后退，一伸手抓住贼人头发，用了个凤凰寻巢，将贼人由屋中拉出挟在腋下。一家三口吃一大惊！老太太问道：“三儿呀，你看明间屋，白糊糊是什么？”刘三说道：“娘啊，我没看真切，好像一缕纸条。”老婆又问媳妇，少妇说也没看见是什么。胜三爷在院中咳嗽一声，说道：“刘三一家老少不要惊疑，吾神非别，乃夜游神是也。今日土地对我言讲，有刘王氏侍姑至孝，今在大街前哭泣，哀求仁人君子资助，惊动了一位白胡子老者，给了两锭银子，白银二十余两。今夜晚间有图财害命的恶贼要害你一家老少，夺取白银。吾神

焉能容得？有心将此贼杀在你们院中，明日若被官府知晓，此乃人命关天，吾神将他挟在大路阳关去杀。刘三之母好训教你不孝之子！刘三，你贤妻乃是三从四德之女，夫妻要相敬相爱，刘王氏不可歇了心，从此益当孝敬婆母。如不听吾神之言，明日夜晚取你一家三口之命。吾神走也！”

胜爷挟着贼人出了院子，刘家坟南东西的大道，胜爷到了大道旁一抬胳膊，将贼人放在地上。贼人抬头一看，乃是白胡子老者，遂说道：“老爷子，我们实不容易，好几年存了二十多两银子。那妇人在庙前说谁要给他十两二十两银子，他说跟谁过日子。”胜爷闻听，心里头气儿就大啦，向贼人唾了一口：“呸！你再细看看我是何人？”语毕，由腰间取出火折子，晃燃着，恶贼一看，正是白天那位老头，钱是人家给的。恶贼跪倒恳求，叫道：“老爷子饶命吧！”胜爷将火折交于左手，握鱼鳞紫金刀，向贼人的脑门上三晃，冷气森森，叫道：“恶贼，你姓什名谁？你要说了实话，倘能可饶，老夫饶你不死。”贼人叫道：“老爷子，只要你饶我不死，我都告诉你。”胜爷说道：“你且从头说来。”恶贼说道：“我姓缺，叫缺德。先人给我留下两间房子两亩地，皆因为我吃喝嫖赌，无所不为，将房子地都出售了，亲戚朋友，挪借周遍。今年三月间，输得实在一点儿辄也没有啦，夜间我遂拿了一条绳子，在大道边上等孤行的客人。可巧来了一个背褥套的客人，我由他背后用绳子向他颈子上一套，后背对着后背一背，将他背得纹丝儿也不动啦，气息已断。我遂将大褥套背到杭州东门外，夜间住了店啦，在店里打开褥套一看，里边有百余两现银子，衣物约值一百来两。将银子拿到宝局上，三五天就输啦，又卖了衣物，也输在宝局上。我劫人的那天，第二日就有人在宝局上说闲话，被勒死的那人又活啦，在杭州报了案啦。自从做完这个事之后，我

什么都没干过，直到今天昼间，我看见你在庙前头给那少妇银子，我才见财起意。”胜爷说道：“你见财起意倒有可饶之余地，你为什么用匕首刀要杀老婆儿？”贼人说道：“我那是吓吓她呢。”胜爷说道：“见财起意为什么要拐走人家媳妇？”贼人语塞。胜爷说道：“三月间劫行路之人，不该将人勒死，他是苏醒过来啦，倘不能苏醒，岂不是叫人家父母不相见，妻子不团圆吗？今天又犯好淫杀命之举。你这种臭贼，实在可杀不可留。”杀字尚未出口，鱼鳞紫金刀起处，就听噗的一声，胜爷一挺身，抬腿擦刀，贼人头尸两分。

胜三爷一飘额下银髯，仰面而笑，自言自语说道：“这才心平气和。”就听树内呐喊一声：“着！”胜爷一闪身躯，一物叭啦一声落于尘埃。此人先喊的着，打的力量不大，就是打上也不至很重，胜爷低头一看，原是一块没羽飞石。胜爷回头向林中观看，见是矮小之人，胜爷赶紧由缺德的胳膊上取下金镖，随后就追，迫至好几里地去，仍是相隔胜爷一箭来远。胜爷一追的时候，也就是相隔一丈来远。追到迎面有一座树林，此人遂进了树林，此树林与别的树林不同，正当中五棵大树有中腰粗，四外东西南北俱都是才栽一二年的松树。胜爷到了树林子里，向西观看，有一所院宇，胜爷走到近前一看，原来是一座古庙，胜爷捻髯思索：“庵观寺院多有不法之人，这个人必然进了庙啦。”胜爷拧身上了大墙，飘身落地，一看正是东跨院，北房二间，一明两暗，西暗间隐隐有灯光，东房两间。胜爷复又上了东房四外观看！冷清清静寂寂，一无人声，二无犬吠。胜爷正在向下观看，就见北房一条黑影，由后坡蹿到前坡，胜爷暗道：“果不出吾所料。”此人一身青，背后明焕焕一把单刀，胜爷遂隐在瓦垄当中，细一看又不对啦，此人身量高。当时见此人由北上飘身下来，直奔北屋，用肩头一推门，门门上

着呢，此人抽出背后单刀，一拨门插关，庙里的门，就是一条插关，手腕儿一晃，把门的插关拨落，双扇门推开一扇，贼人转身进去。胜爷纳闷：“他在此落足，他应当叫门，为何用刀拨门呢？”忽然间西暗间灯花一亮，胜爷明白这是贼人打蜡花呢。胜爷由东房上纵下来，悄悄来到西暗间窗户外，打破了窗户纸向里一看，胜爷一怔：一脸白圈癣，不是别人，正是茶馆掌柜的。床上看见有一个道姑，是未落发修行的道姑，年纪在十八九岁，正在床上合衣而卧，手托香腮，青布小鞋，借灯光看的真切，长的容貌秀美。贼人进到屋中，将刀插于背后，伸手一拍床沿，叭叭的乱响，道姑惊醒，用手揉了揉杏眼，说道：“你是什么人？大胆包天，敢夜入佛门静地。你要窃取偷盗，箱子里有两件衣服，有几吊钱，你呼醒了我何故？”贼人一乐说道：“我不是窃取偷盗。太阳平西的时候，从此庙经过，见美人你买水菜，我在西南角隐住身，看了你半天，临走之时我留下暗记，今夜晚前来，但求片刻之欢，也省得美人你独宿孤单，美人要什么绸缎东西，我必能如命奉敬。”道姑闻听，蛾眉一皱，说道：“我有心大喊几声，庙距村口甚近，倘若喊来地方保甲，将你捉住，你的罪名不小，搅闹佛门静地。你们男子汉宜懂三纲五常，孝悌忠信。蚁得虫而报其众，乃仁也；蜂见花而聚其众，鹿得草而鸣其群，义也；羊羔跪乳，马不欺母，礼也；蜘蛛网罗而食，蝼蚁塞穴而闭水，智也；鸡非晓而不鸣，燕非舍而不至，信也。禽兽都晓得三纲五常，我身入玄门，乃是名家之女，因命孤苦，才到这份景况。也不必言我父母的姓名，我天伦是文举，一家五口，我的父母兄弟姐妹，去年六月间都得了热病，吾之父母双双故去，吾兄弟姐妹已死，就剩下孤苦独命的我。恳求街坊邻居，叔叔大爷，聘请我们至亲高友，将我家房产家业俱都与我父母作为出殡之资，我给我父母扛幡

架灵，办完丧事，守了十八天热孝。又聘请至亲，言明我的意志，剪去青丝，落发为尼。吾之姑妈、姨娘、女眷亲戚等，街坊邻居、婶子、大娘、姊妹都跪在难女面前，我的姨娘先叫我带发三年，三年过去之后再剪青丝。我是孤苦命独之人，贼人不要起邪念，我是立志守贞操，独宿独眠。”贼人闻听一笑，说道：“姑娘，我们绿林道，不怕命独，世界上欢乐事，此为姑娘若有怜香惜玉之心，赏赐半刻欢笑，如其不然，你来看。”说着，将刀亮出半尺余长。道姑说道：“宁跟随父母兄弟同赴黄泉，决不能玷污自己的名誉。”低头叫道：“恶贼！请速杀吧。”恶贼握刀，姑娘伸首受死。胜爷在外面一看，姑娘乃是九烈三贞，引颈受死，面无半点惧色。贼人笑说道：“我不杀你这美人，我将你关在屋中，我把你脱的上下无条线。你是姑娘，我是男子。”道姑闻听，颜色更变，咬银牙直奔窗户立柱就要撞头。老英雄心说：“好一个节烈姑娘！我若不救，尚待何人？”思索至此，咳嗽一声，叫道：“出家的师傅！不要行其短见，现有胜英在此。”胜爷一报出名姓，贼人在屋中一转，熄灭青油灯，贼人色胆如天，色心助胆，叫道：“老匹夫胜英！早晨你在大太爷茶铺喝茶，我要用铁通条将你扎死，碰见那个病老头，踢飞了我的铁通条，今夜晚你又来搅闹大太爷的美事。我先杀老儿胜英，后再与姑娘颠鸾倒凤”开了里间屋门到明间屋，一开双门，先抛出一个凳子去。随后纵出来说道：“老胜英！你耽误大太爷的美事，我与你一死相拼！”胜爷微微一笑：“毛贼，你通报了名姓，我叫你赶路去。胜爷刀下不死无名之鬼。”贼人叫道：“老儿你有眼无珠！在四月里我们到莫州三关庙前铺把势场，你三打我师傅飞镖秦义龙，我师傅怀恨在心，夜晚打发樊林要杀你满门，有你的余党害了我师弟金面鬼樊林，此事难道你忘了吗？飞镖秦义龙是我的恩师，我叫花面鬼吴

升。”说着话，向上一进步，给了胜爷一刀。胜爷刀也离鞘啦，一闪身躯，鱼鳞紫金刀裹脑缠头，贼人一低头，几乎削落壮帽。吴升心中这才醒悟，心说：“我不是老儿对手，三十六招，走为上策。”纵上东房。胜爷说：“我不在庙里杀你，庙是佛门净地，我伯污染庙宇。”语毕，随在后面就追。吴升抖手一镖，胜爷用鱼鳞紫金刀一绷，就听当的一声落于尘埃，贼人纵身越过东群墙，出了庙，直奔那片树林而去。方才表过，树林不大，南北长限十几丈，东西宽六七丈，贼人跑到树林子里头，就听哎呀一声，将刀抛地。胜爷心说：“毛贼与胜某还闹鬼，我还上你毛贼的当吗？你躲在树后头，我进去你好用镖打我。”胜爷一伏腰到西南角上，由西北角又到东北角，由东北角到东南角，如此绕了三圈，不见淫贼之影，胜爷打着火折一照，向树林中走去，一阵金风刺人肌肤，又闻着有一阵一阵的血腥气。走到五棵大树切近，低头一看，花面鬼吴升的刀明灿灿在地下扔着，再向前一看，花面鬼吴升已经被人大卸八块啦，但是不知被何人所杀。胜爷心中暗道：“这样小树林子藏不住人哪，我围绕着树林子走三圈，并未见有人影儿，怎么此人不见了呢？”胜爷遂举起火折子向大松树上观看，第一棵树上无人，第二棵树上也没有人，又一看第三棵大树上站定一人。胜爷说道：“朋友露了白啦，还下不来？”此人笑嘻嘻的，脑袋朝下作蝎子爬，爬到离地三尺来高，一翻身叭啦一声，站在了尘埃。

胜爷一看，正是那矬矮之人，衣服可换啦，旧蓝云缎子壮帽，蓝绸子短靠，蓝缎的鞋子，十字绊腰系英雄带，背后明亮亮一对家伙，脸上也没有油泥，胡须也是顺着啦。白天他脸上的油泥，本是锅烟子做的。胜爷说道：“足下何如人也？”那老者双眼一瞪说：“我是办案的。你这老不知自爱的因奸不愤，老采花贼把小采花贼杀死。”胜爷闻听一愣说道：“你可将我

的名誉损毁啦，白天我请你吃饭，你看着我有什么错吗？此时你又说我老采花贼，朋友，你大概也许知道我，我乃直隶莫州古城村胜英是也。”老者闻听，将三角眼一瞪说道：“胜英？不论是谁，王子犯法，与，庶民同罪。”胜爷说道：“朋友，白天你在酒楼上玩笑，你跑啦，我没追上你，回去跑堂的问我，我说我是办案的，不过随口而答，教我一时之间难以为情，不过玩笑耳。”老者说道：“人命关天还是玩笑？”说着话，打背后抽出点钢双镗，搂头就打，胜爷一闪身躲开双镗；老者一反手双镗迎着肚子便刺，胜爷又一闪身，双镗拦腰便打。列位，这位老者是真扎真打，将一位屈己从人的胜三爷，闹的也莫明其妙了：你说他是冤家吧，方才吴升说啦，本是用通条烫我，他又将通条踢飞啦，明明是救我，怎么此时他是真打呢？胜三爷万般无奈，将火折熄灭，带在腰间，握鱼鳞紫金刀接架相还。那老者的点钢双镗神出鬼没，胜爷的刀遮前挡后，不肯下绝招。胜爷纳闷，猜不透老者是什么人，倘若将自己的衣服用双镗挑了，一辈子的英名算完啦。胜爷思索至此，心中暗道：“我先用镖将他打倒下，然后有什么事再说。”胜爷遂将刀交于左手，向圈子外一纵，登出金镖，仰起手腕。那老者一看，黄眼珠一转，心中暗道：“我要干，出乎其类拔乎其萃的英雄，也难逃胜三爷的镖。”老者思索至此，点钢双镗当的一声扔在就地，双手一提腰围子，双膝跪倒，叫道：“胜三哥！一向可好！”胜三爷一笑，托着金镖，可就不敢撒手，胜爷说道：“阁下何如人也？胜英不敢当。”老者说道：“胜三哥，你真是贵人多忘事。前二十年你待小弟有救命之恩，咱们是联盟的弟兄，你是北路镖头，有一位神刀将李刚，那是我盟兄。你与李四哥人称明清八义，李四哥性情高傲，在张家口伤了马鞅子无数，口外马鞅子撒传单，李刚的镖在哪儿遇上，就在哪儿劫。李四爷遂

将在下约出来，帮着办镖，我们哥俩那时压着二十个驮子够奔张家口，我们哥俩刚到喇嘛庙的交界，只闻前边呼啸一响，出来六个马鞑子迎头挡住，镗子手说道：“这是神刀将李四爷的镖。”马鞑说道：“劫！劫的就是神刀将李四爷。”镗子手将驮子打了盘，我们哥俩遂与马鞑子交手。忽然由东边又来了六七个马鞑子，西边又来了十几个马鞑子，将我弟兄团团围住。愈聚贼人愈多，由吃早晨饭时，只杀到太阳平西，马鞑子聚了足有二百号之众，我与我四哥力尽声嘶，衣服湿透，热汗直流。众群贼呐喊；将李刚与镗子剁成肉泥，方消胸中之恨！眼睁睁我弟兄要丧命之时，你老人家在高阜处，一声呐喊说：‘北路弟兄们请高抬贵手，李刚是我盟弟，我胜英来也！’东西南北、四面八方的马鞑子，一闻我兄之名，只吓的胆裂魂飞，一哄而散。那时节我李四哥与小弟指引，小弟姓张，人称金面韦驮张旺。”胜爷一听，将镖放在囊中，伸手相搀，遂说道：“原来是张贤弟。贤弟请上，受愚兄一拜！若不是贤弟在茶铺相救，愚兄早死吴升之手矣。”张旺闻听，遂说道：“胜三哥说的哪里话来？二十年前若非恩兄相救，小弟已早死多时矣，焉有今日？”胜爷说道：“贤弟在五贤楼与兄玩笑，此处又说愚兄是老采花贼，愚兄一生一世，向不与人玩笑，贤弟何以与兄玩笑呢？”张旺道：“三哥莫怪，这是小弟在三哥面前撒个娇儿。”胜爷叫道：“贤弟以后可不许。”张旺答道：“小弟我再也不敢了。”胜爷道：“你这一天夜光景，跟着愚兄受累不轻。”张旺说道：“非也，我由四月莫州庙就没离你左右。由你在庙场镖打秦义龙之后，夜晚樊林行刺，我将你的天棚杆子俱用锯割断，留个斜碴儿，然后再对上。那贼人杆子上拿了一把大顶，向天棚杆柱走去，走到离斜碴二尺多远，那小子就掉下来啦。我恐怕在院中宰他，污了你的宅院，弄到树林子里，将他大卸八块。老

道七星真人被擒，那也是小弟所为，救老道的那人手使纱布口袋，小弟未敢上前，才给你送信，你要用刀交战，小弟在树林内叫你使冰钻，俱都小弟暗中所为。道爷失物，小弟实在不知，手大捂不过天来。你二下南七省，小弟在后头跟随；你骑马住店，小弟在后面步行要饭。你住邹四的店，我住大门道，不花钱。由四月莫州庙，并未一日远离你的左右，胜三哥定更天时，你在刘家坟，还会装夜游神呢。由打酒楼上我与三哥你取笑，你将我赶走，我又在东门外遇上花面鬼吴升提小包裹，我在后头跟着他，他走到观音庵碰上道姑买菜，他在墙角后，窃看道姑，道姑买完了菜回庙，上好庙门，吴升遂在墙上画了一朵桃花。我一看这小子是夜晚前来采花，我就到钱塘门外又找你去啦。忽然遇上你的仇人老道七星真人，他巧扮行装，穿一身道服，算卦相面带治病。我道坠下他去了，行至大李村，路南有一家庄院，出来一位年过半百的老太太，将老道请到里面。我在比邻假装讨饭观察，老道临出门时，言说是喜脉，给看完了病，老道出来在门楼上画了一个记号，今夜晚刮风下雨，必然前去。然后又在路北一家大门道要饭，跟他治病的那家对着门，我也画了一个记号，画的是一朵菊花。老道今夜必去，他是飞剑道人，武学高强，我一个人恐怕拿不住他，我又返回去找你。太阳不高时，你回去取东西，我又跟你下来，先跟到刘家坟，你在刘家坟南杀贼人时，我用问路石打你，我先喊了一声：‘着！’告诉你啦，你闪开啦。我为的是将你引在观音庵救此道姑。刘家坟救刘家三口可算一德；观音庵救了道姑所为二德，还有一德；就是老道今夜必去那家取童子紫河车。胜爷快走，此时二更已过，去晚则不济事矣。”

张旺在前，胜爷在后，直奔大李村而来，大李村老李家德性真不小，若不是侠客义士来到，全家之命休矣。二老者到大

李村进东村口奔西去，路南有一座门楼，东面墙上画着一朵桃花，西面一家墙上画着一朵黄菊花，心中暗想：“一朵桃花能灭满门，一朵菊花能生满门。”老哥俩拧身纵上清水脊门楼，跃上卡子墙，胜爷一看里面是三合的房子，北面上有一个迎壁，南为上的房子，南屋东暗间有灯烛之光，二人由卡子墙，奔有灯光之屋而来。胜爷靴尖绷住上瓦，头朝下向窗户里观看。胜爷隔纱窗往屋中这一看，屋中一位年青的少妇，与一位老太太，这位少妇身穿蓝绸子裤褂，坐在床上借灯作活。乡间的风俗，新娶的媳妇在三年之内，搽脂抹粉，少妇脸上擦脂粉非常娇艳。胜爷再一听，婆婆儿媳妇正说家常话呢，老太太呼儿妇以姑娘，说道：“姑娘，处家之道，什么事儿媳妇不能瞒婆婆，今天若不请这位道爷与你看看，为娘连影儿都不知道呢。我儿仲田正月由北京起身回家，你这个孩子还是二月的还是三月的呢？要是三月的孩子过不了年，我家有小米，不用外头买去，至十月里就得预备红糖鸡卵。”少妇脸儿一红，遂说道：“娘啊，我还不知道是二月的是三月的呢。”又听老婆说道：“由打你丈夫走后，到五六月你就呕吐恶心，我要请人看，你不教看，今天这位道爷在门外算卦相面治病，我才将道爷请进来，这才知道你有喜啦。”这位老太太由中年守寡，守着个儿子，名叫李仲田，小孩长得俊美，由小孩六岁这位老太太守寡，家里可称庄稼财主，老太太慈善，穷亲戚朋友求借，没有不周济的。仲田自幼读书聪明伶俐，仲田之父与其子自幼论婚于杭州文士苏文焕之妹。仲田有表叔在北京设缎店，老太太遂托其表叔与仲田谋事。他的表叔道：“表嫂你放心，仲田至十五六岁，我与他缎店里谋事。”光阴似箭，日月如梭，仲田已到一十六岁，去北京学生意，学了一年多的工夫，同事的伙计掌柜的，无有一个不喜爱仲田的；有几家王爷府大宅门子，与缎店交际，非

仲田送货还是不要。仲田的表叔每次回家办货必看望表嫂，老太太必问：“仲田的事情怎样？”他的表叔就对老太太说：“表嫂你必要享仲田之福，北京王府大宅门子，非仲田送货不要。将来要领一份东，开个买卖，拿出几十万银子开一个缎店不算什么。”仲田的母亲闻听非常欢喜，说道：“表叔，我还有一件为难的事，仲田是自幼定的亲，女家很穷寒的，现在屡次的催娶。”仲田的表叔说道：“这个事好办，我办完货回去，到仲田柜上，我与他掌柜去说去。”商议已妥，仲田的表叔遂办完了货回北京，将仲田家事对掌柜的一说，掌柜的说道：“仲田的事非常的忙，他才学了一年多，还不到三年回家的时期呢。”众同事的与仲田和睦，听说掌柜的不教仲田回家，众同事情愿叫仲田娶亲，大家替仲田受点累，掌柜的不好驳众人的面子，才给仲田三个月假回家办喜事。仲田收拾行囊，同人备了不少的喜敬，才回家办喜事。回到家中，母子相见喜悦非常，这才打发人通了日期。仲田办完了喜事，七八天之后，仲田与母亲说道：“娘啊，我回家办喜事，是掌柜的格外许可，我不能直住到三个月回柜，我必须早日回柜。”七八天仲田就回了北京啦。又住了三年，买卖到年节算大帐，买卖非常的好，别的学买卖的送给三十两五十两，仲田一开工钱，柜上送了一百银子，掌柜的说官话，叫道：“仲田，你前年告假也没住到头，算白住啦；今年回家，你头一拨。在路上总得耽误一个月的工夫，回家再住三个月，给你四个月的假。”仲田由新正月起身，二月到家，回到家中孝顺老娘，夫妻相亲相爱，如友如宾。二月到家，至五月仲田便起身回北京去了。苏氏娘子身怀六甲，一则是新媳妇不好意思对婆母说，二则也不准知道怀孕，所以到七月间每至晚晌就干呕。儿妇孝顺婆母，婆母疼爱儿妇，不呼儿妇媳妇，以姑娘相称。这日婆母正忧虑儿妇之病，忽听门

外摇铃的声音，哗啦哗啦乱响，口中喊道：“有病早来医，养病如养虎，贫道半积阴功，半养身。”老太太一听是看病的，想起儿妇之病来了，遂来到外面一看，见是一老道，面带病容，杨木道冠别顶，破道衣，白袜旧云靴。老太太看罢，叫道：“道爷！你给我们儿媳妇看看病。”老道说道：“你是叫儿媳妇出来呀，还是贫道进去呢？”老太太说道：“你那大年纪，就进院里去看看吧。”将老道让到东间屋中，给老道斟上一杯茶，翻身又到西间屋中，叫儿媳妇出来看病。贤德的苏氏娘子有心不看，又怕辜负了婆母一片好心，羞羞惭惭出了西间屋子，进了东间。七星真人观看，遂叫道：“老太太，这是你的儿媳妇呀？叫你儿妇回避吧。”老太太说道：“道爷，怎么不能治吗？”七星真人说道：“你的儿妇是喜，不用诊脉，不能服药，原来是没有病。”老太太闻听，心中欢悦，复又问道：“你看有几个月啦？”老道七星真人说道：“也就是五个来月。”老太太掐指一算儿子回家的日期，果然不错，也就是五六个月，老太太甚喜，给取了五百钱，说道：“道爷，你买一包茶叶喝吧。”老道摆手说道：“出家人不要钱。”老太太说道：“你老人家怎么不要钱？”老道说：“一未开方，二未诊脉，不要钱。”老太太说道：“耽误你老人家半天工夫。”老道说道：“这算不了什么，与人方便自己方便，但行好事莫问前程。”列位，老道等到夜间来，用薰香盒子都薰过去，取童子紫河车，完事再杀了老婆，金银财物任意而取，此时要五百钱何用？老道又道：“贫道我还会看风鉴，今年你双喜临门，这三天之内，夜间别关屋门睡觉，以免避住了喜气。”老太太一听，心中暗说：“今年儿子要在北京领了东，开一个绸缎店，儿妇便生一个孙子，岂不是双喜临门吗？”老道语毕，站起身形，说道：“贫道走了。”老太太送出老道之后，将街门关好，老道一看，

四外无人，遂摸出滑石画了一个桃花，风雨必来。老道走了几步，一看眼前有一乞丐，口中叫道：“道爷赏几个钱吧。”老道说道：“出家人不打发。”乞者说道：“道爷修点好吧。”老道说：“出家人吃八方，不懂的什么叫修好。”语毕，扬长而去。矮子张旺让过去老道，遂来在李老太太对门要饭，画了一个菊花，张旺看完了恶道桃花，就知道他必来，遂直奔邹四店去寻胜爷，杀吴升救道姑，都有张旺的功劳。

闲文少叙，书归正文。且说二位老英雄来到李宅，胜爷趴在前坡，张旺趴在后坡，由纱窗外屋中观看。正在婆媳说家常话之际，胜爷自觉靴腰有人一按，胜爷翻身卷上房来，一看是张旺，张旺低声叫道：“三哥你看，来啦。”说着话用手向北一指，胜爷一看，就见由北方一道黑影直奔李宅而来，背后明亮亮七棵宝剑。胜爷低声说道：“不错，正是恶道。”二人隐在瓦垄之内，就看老道站在东厢房下，往下观看，一无人声，二无犬吠。恶道悄悄地来到南房东暗间外，一看屋中灯光明亮，老道声音不大，喊了一声：“无量佛，你婆媳未曾安歇呢？”少妇此时挨着窗户坐着，叫道：“娘啊，院中有人。”老太太胆子大点，在屋中问道：“外面什么人？”老道说道：“贫道白天与你儿妇看病。”老太太说道：“道爷，我们没开门，你老人家怎么进来的？”老道说道：“贫道不走门户。”老太太说道：“深更半夜你上我们宅子里干什么来了？”老道说道：“贫道前来化缘来啦。”老太太说道：“你化缘白天来呀。”老道说道：“我化夜缘来啦。”老太太道：“夜缘你老人家化什么？”老道说道：“我要化你家的婴儿。”老太太说道：“你白天不是知道吗？方才五六个月。等分娩下来长大了，再送到你老人家庙里去，伺候你老人家啊。”老道不再言语，进到屋中，推里间门，进到里间屋中。张旺与胜三爷二位老者打房上

跳下来，站在东暗间窗户外，打破窗户纸，胜爷低声叫道：“贤弟，你千万沉住了气。愚兄七十多岁，没看见过取童子紫河车的，咱们看看老道怎样害人。”就见老道进了东暗间，老太太一看，老道与白天不同，短衣襟，小打扮，背后明亮亮七口宝剑。老太太说道：“老道你不是好人，我要嚷。”老道哈哈一笑，打子午囊中取出薰药锤，此锤乃是空的，上有梅花孔透花，双锤一碰，一只锤向少妇甩去，一只锤奔老太太而来。老太太翻身躺在床下，少妇香躯斜卧床上。恶道怎么不躺下呢？恶道在东厢房上，他就闻了解药啦，胜爷与张旺在窗外也早闻了宝马平安散。胜爷低声叫道：“张贤弟，千万沉住了气，看其究竟。”张旺点头。老道将小包裹由腰间取下来放在床上，取出一个皮夹子，皮夹子有尺余长，由皮夹中取出小刀子、小剪子、小钩子、开膛破腹的小家伙，又取四棵钉子，都有七寸来长，一把小榔头。老道用手指量了少妇的身材，一看东墙是粉壁墙，恶道将四棵钉子插在腰间皮带上，来到粉壁墙切近，先取出一棵钉子向墙里钉，当当当正钉在砖上，钉不进去，又抽出来向上稍挪一点，找着墙缝，钉入粉墙二寸多深。上平着钉了两颗钉子，下面平着又钉了两棵，然后用榔头将钉子再起下来，上边的两棵钉子钉少妇的双手，下边两棵钉子钉少妇的双足，又由皮夹子里取出一块磨刀布，将小刀、小钩、小剪子磨的锋快。收拾齐备，恶道一看少妇，自言自语说道：“好俊的姿容！我贫道因病不能行乐事，这要是我徒弟张德寿在此，乐何如之！”少妇在床里倒着，老道一伸手，探身要拉那少妇至床外，剥少妇的衣服，哪知道外面有一位侠客，一位义士？胜三爷高声喊道：“好一个恶道！又做伤天害理之事！”老道一探身将灯烛熄灭，口念无量佛：“老胜英，我走一处，你追一处，这都是六月二十八没烧死老儿胜家之过，今天贫道非跟你拼命不可。”

老道出东暗间到明间屋中，双手一分隔扇，故意将隔扇摔的“叭啦”一声。胜爷与张旺，在外屋门口一边一位，就见一道黑影由里面纵出，张旺在西边，胜爷在东边，这道黑影向外一纵，张旺不敢直从东边用袖箭打恶道，张旺偏着东北照着那黑影打了一袖箭，就听“叭啦”一声，一物落地，原来是一个罗圈椅子，老道抽冷子由椅子后纵出来了。张旺暗中自己栽了一个筋斗，羞恼变成怒，纵起来点钢双镞照着恶道就砸。张旺叫道：“胜三哥！你还不过来拿他。”胜爷笑道：“愚兄平生不会俩打一个，你若拿不住他，你闪在一旁，哥哥拿他。”张旺心中暗道：“胜三爷诚心难我，恶道人称飞剑道人，飞剑不亚如胜三哥的金镖。”张旺思索至此，他的点钢镞，一招紧似一招，老道有心使飞剑，还不过手来，只有接架之功。战了二十余个回合，张旺双镞虚点了两镞，纵出圈外，叫道：“胜三哥，你来吧！小弟拿他不了。”原来张旺怕老道的飞剑。胜爷怀抱鱼鳞紫金刀，叫道：“张贤弟闪在一旁！千万不可帮助为兄动手。”胜爷遂叫道：“赵昆福！我有心辱骂你几句，我怕挑刺碍了好肉。你年已六十岁之人，道门清规，无一不犯，五戒你都犯啦。你取童子紫河车，至少是两条人命，偷盗窃取，采花杀命无恶不作，言而无信，反复无常，好酒贪杯，取孕妇之婴儿，你于心何忍？犯了罪的女子，若身怀六甲，尚不即时行刑，还得容他分娩下来，才能行刑。那六月二十八日，你火烧我的喜棚宅院，镖打我的儿妇，咱俩有仇，你找我，我不含糊，你为何又在我宅院中盗去我师兄的宝刀杆棒？我不能叫我师兄为难，我这才二下南七省，我对天盟誓，找杆棒、宝刀，必要用刀亲自杀你！三样事要有一件办不到的，我将这条老命抛在南七省，死而无怨。今天老夫要放了你，不算英雄！”恶道闻听微微冷笑，叫道：“胜英！强存弱死，就在今日。”老道行龙

过步，够上部位，亮双剑就劈，胜爷一招不让，鱼鳞紫金刀接架相还。胜爷一还招，就用的是胜家门上的独门八卦绝命刀，张旺在东房檐下怀抱点钢镢，注目观看：适才在树林我与三哥动手，用的是别的刀法；这回与老道用的刀法，乃是八卦绝命刀，真另有一分妙处。胜三哥在树林中要与我用这路刀，不用等登出镖来，我就跪下啦。不表张旺心中之事，单表恶道赵昆福，两把宝剑神出鬼没，毫无惧怯之形，战到二十个回合，胜爷用回灯反照绝命三刀：头一刀偏着用刀尖在恶道肚脐上一滑，刃朝外背朝里面，老道看的真而且真，恶道双剑一立，向外推胜爷的鱼鳞紫金刀，胜爷一看恶道的剑刃子看看砸在刀背之上，胜爷的刀向回一撤，老道用的力量甚猛，双剑没砸上刀，双剑空着往左边而去，胜爷就势反手一刀削恶道的太阳穴，恶道彼时想用剑招架可就来不及啦，将头向下一缩，说时迟，那时快，这一刀，正削在杨木道冠上，将杨木道冠削落，擦破头皮，鲜血向下一流，将眼睛迷了一只。恶道再一看张旺，踪迹不见。纵身子上东房，恶道上了东房，脚尖扣着阴阻瓦，心中暗道：“我与胜英仇深似海，他必追我，我给老儿胜英一飞剑。”胜爷此时已拧身纵到东房檐下，看老道上了东房檐，并不逃走，回头向房下观看胜爷，胜爷追到房檐下一看老道的姿式，胜爷就明白啦，暗说道：“这小子挨了一刀还不逃走，一定要用剑。”胜爷站在房檐下，下腰要往上纵的架式，老道在房檐上，净等着胜爷纵起来，好用飞剑劈胜爷。无论什么人要是身子悬在半空中，就不能躲闪啦，胜爷是久经大敌，早就明白老道的意思，假意下腰要纵，才把刀交在左手，由镖囊中登出一只金镖来，并未喊着，照定老道就是一镖，老道躲闪不及，这一镖正打臀部肉厚之处，紧跟着张爷在后房坡给了恶道一花装弩。恶道这个乐儿大啦：左臀上一镖，右腮帮子一弩，头皮削下一

块肉去，身上中了三处伤，恶道一叫劲将房上的瓦踩碎了好几块，一翻身由房上掉将下来，宝剑撒手，就听当啷啷一声落在尘埃。胜爷暗道：“这回恶道可是恶贯满盈了。”胜爷由家中起身盟的誓，追恶道至南七省时，扎他一刀，打他一镖，方消心中之恨。此时胜爷心中非常痛快，总算应了前言啦。胜爷见恶道宝剑撒手，由房上落下来，卧牛式伏在就地，胜爷有心用刀将他杀了，又怕污了李宅的院子，老太太与年轻的媳妇过日子岂不害怕吗？再说人命关天，黎民百姓岂能担得起呢？胜爷想到这儿，心中有了主意啦。什么主意呢？先照恶道的软肋梢上扎他一刀，扎进去不拔出刀来，然后与张爷将他架到开洼，再乱刃分尸。老道在地下倒着，胜爷用刀扎他，总得下腰，胜爷方一下腰，就觉迎头有一道凉风，恶道一翻身起来，够奔门楼便跑。恶道打胜爷这一镖，就是胜爷打他的那支镖，他由房上下来的时候，撒手抛剑，暗中伸手将镖起下来，挟在腋下，净等胜爷上他跟前去，出其不意打胜爷这一镖，这一镖要不是胜爷，非遭其暗算不可。胜爷立刻缩颈藏头，还打在鸭尾巾绒上了，这是多么危险！胜爷心中愤恨，又登第二只镖时，恶道已经上卡子墙，胜爷仰手打去，恶道正由卡子墙奔门楼之时，这一镖正打在恶道大腿之上。可是串皮镖，这一镖又打在墙上，将砖打下半块去。恶道虽然带了四处伤，都不是致命之处，恶道由门楼上纵下去向东而逃，一瘸一点。胜爷也由门楼上纵出去，张旺也跟出来啦，叫道：“三哥！你回去救醒老太太与少妇吧，将老道交给我，万一恶道再有余党，娘儿俩的性命也就完啦。”胜爷点头称善道：“贤弟，你可别叫他走了。”张爷道：“你看他都上不了房啦，他还走得了吗？”胜爷心中道：“张旺生来的狠心肠，追去开恶贼的膛，我去救寡妇要紧。”胜爷遂仍回来救李氏婆媳。胜爷用盆盛了盆水，并不进屋，隔

着门照定老太太脸上一泼，泼了老太太满脸，老太太打了一个喷嚏，翻身爬起来，一看是一个白胡子老头，说道：“你是人啊，还是神呢？”胜爷一笑说道：“老太太糊涂，再有灾病请名医，你们婆媳度日，岂有请孤行道人人门之理？这个老道万恶滔天，他是要开膛取你儿妇的紫河车。老太太，你看看床上家伙他都没拿走，那就是开膛破肚的小家伙。我们弟兄由此经过，看见老道背着七口飞剑上你家来，我们弟兄知此老道不是好人，才跟下他来，我那盟弟已经追下老道去了。院中有老道的赤金簪子，老太太你拾进来吧，然后你把你们李家当族的人请来几位，与你娘两作伴，恐怕老道尚有余党前来谋害你们婆媳。你们可别报官，若是一报官，可就麻烦啦。”胜爷语毕，转身出来。老太太问道：“老爷子贵姓高名？你老人家救了我一家老少，请恩公留下姓名。”胜爷说道：“不必多问，快将你儿妇用冷水浇醒吧。”

胜爷到院中，这才抬起金镖，擦了血迹，飘身上房，蹿房越脊，够奔大李村东村口外而来。在村口外南北东西观看，不见张旺哪里去了，等了有半个时辰，就见西北房上一道黑影，身量矮小，胜爷心说道：“张贤弟必然将恶道处治啦。”来到切近，胜爷咳嗽一声，道说：“张贤弟回来了。”张旺叫道：“胜三哥！我对不住你，七星真人遁走了。”胜爷说道：“贤弟你腿程甚快，他怎能逃走？”张旺说道：“三哥，我追他至一苇塘，恶贼进了苇塘，我也随后跟追进去，迎面正是一个河汉子，恶道跳入水中，眼看他过河上岸，徐徐逃走。胜三哥，我将你老人家仇人放脱，我实在对不住你老人家。”张旺顿足捶胸，唉声叹气。胜爷叫道：“张贤弟何必如此？今日夜作三德，都是贤弟你的功劳，他虽然走啦，咱们今天打了他两镖一弩，砍了他一刀，这都是贤弟你帮助为兄，要不然为兄焉能打

得了他两镖，砍他一刀呢？此时他虽然逃走，知道他落在杭州啦，贤弟你再帮助为兄拿他。若是只火焚我的宅院，我就不找他啦，最可恶他取童子紫河车，这是万不能容他的。贤弟何必捶胸顿足呢？”胜爷安慰了张旺一番，张旺后悔不及。张旺说道：“胜三哥，你跟我取东西去吧。”走了二里多地，有一片大树林子，张旺进了大树林子，上了大树，解下来一个包裹。将包裹放在地下，张旺将外面衣服俱都脱去，取出破大夹袄、破鞋、破袜子，油纸包中取出一点锅烟子，向手心上一倒，向脸上一揉，又是乞丐模样。张旺打扮完了，将小包裹包好，老哥俩回钱塘门邹四店。来到店口，日上三竿，胜爷在前，张旺在后，店伙计说道：“要饭的，进店干什么？”张爷方要骂街，胜爷一摇手，说道：“骂街，都是朋友。”堂官开开北跨院的门，胜爷与张爷进了屋子。店主过来告诉伙计：“往后胜爷不论带着什么样的人进店，可不许拦阻。胜三爷交朋友，向来不以穷富阶级而论。”跑堂的给打了洗脸水漱口，沏上茶。跑堂的说道：“你净面吧，大爷。”张旺不洗脸，恐怕沾了水。老哥俩喝了两杯茶，要了酒菜，跑堂的调摆齐整，老哥俩吃完饭，又喝了一回茶，一夜未能安眠，这才休息。胜爷叫道：“张贤弟，赵昆福是杭州南门外宝灵观出家，咱们休息休息，回头咱二人到宝灵如意观，探听探听。”弟兄二人睡到午时，胜爷呼起张旺，俱都擦完了脸，二人奔宝灵如意观而去。凡庵观寺院之中，多有游逛之人，胜爷与张旺二人一同走，真是天地悬殊：一个是富翁老者，一个是乞丐老头。弟兄二人进了宝灵观瞻仰佛像，倒有五六个道者，并不见七星真人，老哥俩仍回店中，休息吃饭。夜晚再探宝灵观，进了庙，打破窗纸向各屋中窃看，有念经的，有养神闭目不语的，胜爷一看这些道者，全都面带慈善，俱是吃斋念佛之人。张旺叫道：“胜三哥，我将这些老

道杀他两个怎样？”胜爷说道：“张贤弟，这就不对了，采花杀命是老道赵昆福，与这些道者毫无关系，何必多杀好人呢？”既然没有七星真人赵昆福，二位老英雄只可仍然回店。

不言二老找寻恶道，单言古城村之人，第二拨已到杭州。都是何人呢？小弟兄六位：三太、香五、茂龙、李煜、贾明、银龙。六位小英雄来到杭州府城里，关厢镇店、庵观院寺、茶铺酒馆，寻找老道师徒，金头虎见着老道就骂，口中骂道：“小子杂毛你哪里走！”老道回头说道：“这是怎么回事？”三太说道：“道爷，我这个兄弟是半疯。”找了三天不见恶道师徒的下落，金头虎说道：“明天你们跟着我找，必能找着老道，我会问天卜卦。你们知道我的杵是谁留下的吗？”杨香五说道：“我们不知道。”金头虎说道：“这杵是韦驮爷留下的，上打三十三层天堂，下砸七十二层地狱。”第二日，六位小英雄出了杭州东门外，向东南去了二十多里地，眼前一片树林，杨香五与金头虎诙谐，遂说道：“贾爷你该问天卜卦啦。”贾明说道：“你看着吧。”金头虎打开小包裹，亮出一字杵，挖了一个坑，有一尺见方，将一字杵插在坑里，三尖二刃朝上，用浮土一埋，金头虎跪在就地，冲着杵磕狗头，招惹的众英雄笑破肚肠，黄三太最不爱笑的人，他都乐啦。金头虎大声叫道：“杵大爷！千求千灵，万求万灵。我将你老人家由坑里请出来，向空中一抛，落下来的时候，三尖两刃冲着哪方，恶道就在哪方。”贾明将杵取出来，晃悠着向空中一抛，落下来杵尖仍向东南，金头虎说道：“咱们向东南去吧。”众人也没有法子，又向东南走了十里地，连老道的影儿都没有。太阳都向西转啦，金头虎喊道：“黄三哥！我这杵大爷没有灵应，肚子大爷可有灵应，饿啦。”三太叫道：“贾贤弟！你向正东看，黑压压的是一个村庄，咱们到那里吃饭。”众人由西向东走去，

来到切近一看，果是一个大村落，黄三太在前带路，刚一进村口，有一老者在村口闲眺，三太控背躬身问道：“老大爷，此村叫何名？”老者一看黄三太壮帽英雄髻，天然的童子气象，乃是武士打扮，老者说道：“壮士爷，敝村叫方家集，离杭州府三十里二十里的最大集场，那儿也比不了方家集。今天是闲日子，要赶上集的正日子，粮米堆积如山，车马塞道。”黄三太又说道：“老大爷，村中可有饭铺吗？”老者说道：“饭铺有一二十个呢，大家比着作买卖，炒菜喝酒随便，非常的便宜，不信你们几位去看看。”黄爷问毕老者，道了一声谢，老者还了一礼，众人这一进方家集喝酒，巧遇高人，方家集捉拿恶道。黄三太在前头引路，进西村口向东去，见路南有一家饭铺刀勺乱响，金头虎说道：“杨香五你闻闻，味儿多香啊！你们家的玉米面饼子，要带到这儿，站在门外，闻着香味吃，有多美呀。”杨香五说道：“你是什么东西！”金头虎往饭馆子里就跑，说道：“跑堂的小子，你给我来二十壶茶，一百壶酒！”跑堂的一看贾明，雷公嘴狗蝇眼，大肚子，罗圈腿，一脸的黑麻子，红眼圈，烂眼边。跑堂的打量完了贾明，遂说道：“你进来照顾，你就是财神爷，我们不敢错待。什么叫小子？”贾明说道：“你是姑娘？”黄三太说道：“掌柜的你看在我的面上，我这个兄弟是半疯。你给我来一壶茶，壶要大，茶叶要好，我们喝着茶，你给配八个应时的菜。”金头虎说道：“我要炒蚊子心，馏虱子胆。”堂倌瞪金头虎两眼，下去沏茶要菜，工夫不大，将茶沏上来。

兄弟六位喝茶，就听外面有人说话，先哼了一声，山西人的口音，说道：“山西人要喝酒，来到福兴饭馆子啦。”说着话，走到屋中。此山西人一进饭馆子，八成满的座，俱都站起来啦，连黄三太等也都站起身形。此人好不古怪，蓝云缎的壮

帽，边上都破啦，露着棉花，核桃大的红疙瘩，半尺多长的红穗子，蓝绸子棉袍，紫绸子棉坎肩，下边蓝缎子棉靴头儿，虽然都破了，露着棉花，难得那么清洁，连一个油点儿都没有。往脸上看，长眉朗目，一部墨髯，半尺余长，散满胸前，根根透肉，漆黑铮亮，好似刀裁的一般。进了屋中，高声喊道：“老子要喝酒！”跑堂一看，是一个汉奸，不到六十岁，进门就自称老子，跑堂的心中暗道：“今天我是倒运，刚才那梳冲天杵的称我是小子，这个一进门就自称老子。”跑堂的不由的一怒，说道：“你是谁的老子？”山西人说道：“这是我们山西人口头语，不论到在哪儿，都是老子。你还不服吗？小子。”跑堂的一看，老头比他的气还大，真是买卖人有三分纳气，跑堂的凸了凸腮帮子，说道：“你要什么菜吧？”老西说道：“南甜北咸，东辣西酸。老西好吃酸，你给我来四个菜，一个炒肉片配杏干，再来一个醋馏山楂片，愈酸愈好。”杨香五听着嘴里直流酸水。金着虎叫道：“黄三哥！这个老西真混帐，我抽他去。”银龙说道：“你别不知自爱啦，不能正己，焉能正人？”黄三太说道：“贤弟，你别惹祸，人家花钱吃饭，你管得着吗？”跑堂的说道：“你这才要了两个菜，那两个菜呢？”山西人说道：“那两个菜，一个醋馏山楂糕，一个乌梅炒酸枣。汤要烩三鲜，红果、白梨、小枣。”跑堂的听完啦，说道：“你要的这个菜，灶上都不会做，向来不预备。”老西闻听，哈哈大笑，说道：“你给我随便配四个菜吧，先来四壶酒。”跑堂的说道：“我给你要菜，你可多包涵。”山西人说道：“是吃的就行啊，不得味也给钱。”跑堂的心中说道：“先将他打发走了，就省烦心啦。”将别人的饭菜都压在后边啦，先给老西把菜要上来，叫他先吃，黄三太六位的菜，还没上来呢，先给老西就要上来啦，四个菜一壶酒。老西拿起酒壶来，

并不先吃，斟到杯内，拿起来一仰脖就是一壶，又一仰脖又是一壶，口中直说：“这酒不大很好，王八羔子对了水啦。”说着话一低头，自己“哟”了一声，说道：“忘了吃菜啦，先喝了两壶酒。”说着话端起菜盘子来，向嘴里就扒拉，口中说道：“叫他上肚子里与酒搀合去吧。”两盘子菜吃完啦，又拿起两壶酒来，照样的喝下去啦，照样的吃菜，也没吃饭，叫道：“跑堂的你给我算算帐，该着多少吧？”跑堂说道：“四壶酒半斤一壶，该着十六文；四个菜，六文钱一个，该着二十四文。共合四十文钱你哪！”山西人说道：“不多，不多，很便宜的，我给五十文吧。”跑堂的说道：“我候了吧。”山西人说道：“你候呀？太好了，就那么办吧。”跑堂的说道：“这是我们买卖人的和气话，要是来了道们的我就得候帐，一天就得将我卖了，都不够候帐的。”老西说道：“好好。”伸手就掏钱，掏了半天，说道：“出来的慌疏，忘了带钱啦，你给我写上帐吧。”跑堂的一听，这是诚心，遂说道：“我们没有帐。”老西说道：“对过有杂货铺，你不会买一本吗？”跑堂的说道：“没有人跟你耍顽嘴。”老西说道：“把帽子给你吧。”跑堂的说道：“破帽子连五文钱都不值。”山西人说道：“把坎肩给你吧。”跑堂摆手说道：“你莫装傻，红嘴白牙吃完了，说没钱？那是不行的。”老西说道：“你要挤我，我就在你们这儿上吊。”跑堂的说道：“可惜你们山西人，你真给山西人现世，山西人哪有你这样的？”老西说道：“你翻翻我腰中，真没有钱。”跑堂的说道：“我没有那个工夫。”山西人唉声叹气，口中说道：“真是好汉无钱到难处。”大伙纷纷议论，有的说：“刮风下雨不知道，腰里没钱还不知道？”三太将堂馆叫到桌前，堂馆道：“你还添什么菜吗？”黄三太说道：“不添菜，那老者吃的饭钱，不用跟他要，我们吃完饭算帐的时候，多算上五

十文，我候了那位老者的饭钱啦。”跑堂的说道：“你认识他吗？”黄三太说道：“我并不认识他，你看那大年纪，捶胸顿足，实在可怜。”跑堂的转身形来到山西人的桌子上，说道：“你不用候着啦，那边的客人替你给饭钱啦。”山西人说道：“你还跟我要吗？你还叫我走吗？”跑堂的说道：“得啦，我不叫你走，回头你再吃一顿？”山西人站起身形，连头也没回，并没看候他钱的人一眼，口中说道：“山西人要走啦，山西人要走啦。”说着话，出了饭馆子就走了。金头虎叫道：“黄三哥，你看看这个老东西有多可恶？他连一句客气话都没说，这五十文钱花的多冤哪！我去追回他来，我先擂他一顿再说。”黄三太说道：“不必，他就是说一个谢字，咱们就好看了？”黄三太将金头虎拦住，也就算完啦。

跑堂的给六位小弟兄端上菜来，众人喝酒，酒至半酣，那位吃饭不给钱的老西又回来啦，他不进屋，一手扶着门框，一手叉着腰，大声说道：“山西人吃饭没有钱给，幸亏遇见晚生下辈来；要不是遇见晚生下辈，真惹不了这不是东西的跑堂呢！这个饭馆子真可恶，吃完了饭非要钱不可。”屋中的饭座方才吃饭还有没走的，闻听老西之言，俱都一怔，莫不以为新鲜，吃完了饭没钱，人家给他候帐，连一句承情的话都没说，反回来转骂街了，人家倒成了他的晚生下辈啦，世界之上焉有此理？金头虎贾明，没有枣的树，他还要打他三竿子，一听老西口出此言，狗蝇眼一瞪，提小包裹站起来，就奔老西而来，口中说道：“穷老西你要跑，你不算好汉子，饶候了你的饭钱，我们倒成了你的晚生下辈啦？我是你爷爷！小子，追上你我要不擂你个老王八羔子，我就不姓贾。”老西在前，并不还言，向东紧跑，金头虎在后紧追。单说饭馆子里众人，银龙见金头虎追下老西去了，叫道：“三哥！贾明不知轻重，倘若闹出是非来，

如何是好？我看这位老头有点来历，咱们赶紧跟下去看看。”黄三太点头称善，各提起自己的小包裹，黄三太由腰中摸出来有二两多银子，放在桌子上，遂说道：“这是我和那个老西的饭钱，剩下是酒钱。”跑堂的见钱有余，非常欢喜，遂说道：“谢谢众位。”黄三太等出了饭馆，就见老西进了东西的一条胡同，有个大门朝北，门楼向里吞着，山西人用手指点，说道：“就在这个宅子，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工夫。晚生下辈小孩哪里去找？老将出马，一个顶俩。”老头说完了此话，遂向北走。此宅坐北向南，宅子左右东西各有一条胡同，由东边胡同进去，到宅子后有一段大墙，顺着大墙，可以由西边胡同出来。黄三太此时也进了胡同啦，老西说的话也听见了，大伙赶奔近前，一看大门外边有一个字柬，大红纸写的黑字，上书告白：“四方亲友得知，本宅发卖二刃双锋宝剑，龙头杆棒。”贾明听萧银龙一念字柬，说道：“咱们砸开大门，见一个宰一个！”黄三太说道：“你别唐突，也得打听打听是怎么回事。咱们先找着老头，问其究竟，咱们打听明白了，这个老头话里有话。”方才老头进的是东边胡同，众人由宅子右边的胡同追进去的，绕了一个大弯儿，由左边胡同出来，老头踪影皆无。萧银龙说道：“贾爷别着急，咱先到胡同外找一个清静地方，咱们也商议商议再说。”五个人推着贾爷出了胡同，够奔东村口，六位小弟兄出胡同的时候，由大门里出来一人，探头探脑的观看，只见五个人，可没看见贾明，皆因为众人推着贾明，故此未及看见贾明。

众人出了胡同，奔村口而来，出了方家集东村口，东北有一片大树林，六位英雄进树林一看，蒿草蓬松，有些石人石马，不少的大家，此乃是宦家的坟地，年久失修。列位，大明朝亡国的时候，殉难的忠臣死了不少，皆因为闯王造反，杀进北京。

崇祯并非无道之君，崇祯见大势已去，杀了太子与皇姑，逼国母跳了御花园之井，崇祯爷哭得两目流血，逃到煤山上，自缢殉了国难。彼时一般文武大臣，多有殉难者，总镇局为国殉难，老太夫人跳入火中焚死，一家老少无一独生者，此坟墓乃是为国殉难之臣。这大的一座坟茔，蒿草蓬松，现出一种荒凉景况。弟兄六位进了坟地，席地而坐，萧银龙说道：“贾五哥要打进宅院，不问青红皂白，岂有此理？这位山西人必有来历，咱们不知其所以。贾五哥在一路之上，住店吃饭，大叫小怪，拿老头，找杆棒，难免被人听去。比如说此山西人，与咱们镖行之人若是有仇恨者，他用一文钱买一红纸帖，写了一张告白，暗中贴在那家大门旁边，然后他见咱们在饭馆吃饭，用智将咱们引到那家，你就乱杀乱砸？断无此理。那么一来，岂不上了当吗？做官的拿贼，还得有真凭实据呢。咱们这么办，我先到庄内打探打探，撒谎瞒不了当乡人，打探打探他这家是干什么的，等至夜晚咱们哥六个暗探他的宅院。”萧银龙语毕，遂将小包裹递给杨香五，再进方家集东村口。此时已经太阳平西啦，萧银龙来到这条胡同，迈步量胡同的尺寸，一丈二尺宽的大胡同，新盖的砖瓦房，坐南斜对过有一个清水脊的门楼，门前站着一位白胡子老者。银龙走到老者近前，控背躬身，说道：“这位老大爷，借问你那，对过这厂家宅院是哪一家的？”老者说道：“少壮士爷问他作甚？”银龙说道：“我方才进了东边那个胡同，绕了一个圈又出来啦，我看着这家的房子，有点盖的新鲜，故此打探。”老者上下一打量银龙，说道：“此家与我是本族，人称铁戟将方成。”萧银龙说道：“为何称铁戟将呢？莫非说是恶霸吗？”老者说道：“非也。在他先君在世之时，家道殷实，可称本村的首户。他先君又是一位武举，教他习学武术，他下了几次场，功名未就，然后回家练习木工，专使一条画杆

镇铁戟。虽然功名未就，这条戟他真学成啦，有千人之敌，人送他一个外号，叫铁戟将方成。”银龙笑嘻嘻的问道：“老大爷，他家里指何为生呢？”老者说道：“开镖局子为业。”银龙闻听此言，杏子眼一转，心中暗道：“我胜三大爷这三年未回镖局，我们小弟兄山南海北作买卖，大凡开镖局的，没有我们不知道的，怎么没听有这么一位铁戟将方成呢？”萧银龙思索至此，叫道：“老大爷，他家出入俱都是何如人呢？”老头一笑，说道：“你是访事员吧，为什么问的这样详细呢？”萧银龙说道：“老人家，我跟你闲谈，我看老大爷你很爱谈的。”萧银龙又和气，又笑嘻嘻的，老大爷长，老大爷短，老头也非常的爱惜于他，遂说道：“他家出入之人，似你这宗打扮的甚多，六楞四楞的帽子，都是短衣襟，小打扮，外罩大氅。”银龙说道：“老大爷，我是爱说闲话，他家里都有什么举动，你是本族，必然知道。”老头说道：“你还是访事员哪。”萧银龙说道：“不是，老大爷。我是最好闲谈。”老头说道：“他家里每逢三更半夜，常有赶集的大车来，车上包裹箱子，铺盖行李，往宅里卸。谁要打探他是哪儿来的，便说是由镖局子拉来的。”萧银龙一听，心中早已明白，暗中说道：“我们家三辈子保镖，我先祖及我父亲，到我这儿又是保镖，整三辈，向来没有用大车往家里拉过东西，这明明是坐地分赃了。”萧银龙思索至此，叫道：“老大爷，多打搅啦。”老头说道：“你也好问，我也好说。”萧银龙一乐，又向老头鞠了一躬，遂说道：“改日再见。”遂出了胡同，仍然够奔树林而来，见了五位兄长，将适才所遇之事谈了一遍。黄三太说道：“这位山西人实有来历，明明此家是坐地分赃的巨寇了。”金头虎说道：“亮家伙拿贼吧。”萧银龙说道：“五哥，你又来了疯劲啦，咱们管不着人家坐地分赃。咱们先在此处休息休息，候到二更来天，咱们暗探方成的

宅院，若有老道师徒，必有杆棒、宝刀，那时节咱们再伸手拿贼。”三太道：“六弟说的有理，咱们先散开了，三位两位的休息，别叫外人看见树林子里有人。”于是六位遂分散开了，将小包裹放在就地，靠着大树休息。此时天光不过掌灯之时，众人各自坐在小包裹上休息，闭目合睛养神，单等二更多天，夜探铁戟将方成宅院。二更已过，银龙将杨香五叫起，六位聚在一处，将大衣服俱都脱去，包了两个包袱，萧银龙找了一棵枝叶茂盛的树，挂在树上，然后画好暗迹。萧银龙叫道：“贾五哥！坐地分赃的贼，可都有几年的苦工夫，咱们不知他手下窝藏多少大案贼，到方家集铁戟方成的宅院，你可别大呼小叫。”贾明说道：“你们五个人保着我的驾，前头三位，后头两位，我在当中。”银龙说道：“五哥别玩笑，最好到了方成的宅院，你要多加谨慎。”语毕，六位站起身形，够奔方家集而来。

到了方成的住所，六位先进大胡同，然后再进东边小胡同，绕到宅后上了房，蹑房越脊，够奔三道院，北房五间大厅，盖的形式特别，大厅前六棵明柱，前出廊檐，后出厦子，当院一座天棚，天棚下一对大纱灯，昏暗不明，地下是三合土砸的，大厅里面灯烛辉煌，点着五七盏蜡灯。六位在南配房瓦垄蔽住身躯，六位英雄仔细一看，大厅里面摆着一桌酒席，北面坐着俩人，正北东边上垂手，坐着的贼首老道七星真人，道冠向右边挽着，身形歪坐着，可是偏右，腮帮子上贴着小膏药。老道说道：“方寨主，贫道来到杭州，无有立足落脚之地，多蒙方寨主念绿林道的义气，收留我师徒。贫道与你大师兄林士佩寨主，我们乃是至交，肩不离背，背不离肩，这几年无一刻之离。像你大师兄，是南七省出乎其类拔乎其萃的英雄，由打天下群英会，被胜英师弟蒋伯芳打了一棍，立刻起一道紫岭，贫道用碗接的血，莲花湖总辖寨主给用匕首刀开的，当时你未在场，

真叫人不忍卒视。群英会散后，令师兄投奔杭州碧霞山，胜英的羽党又追到碧霞山，林寨主棍伤未愈，又被姓蒋的重棍打了一下，林寨主一怒，气走了，如今三载之久，未与贫道晤面。我师徒逃在杭州府，上无片瓦遮身，下无立锥之地，穷途暮景，蒙寨主不弃，收留我师徒。贫道所用的药不多了；昨天拟寻找材料配一付药，胜英又和他党羽赶到杭州，昨天我正在办事的时候，老胜英在院中喊叫，我与老胜英动手，被他将贫道的道冠削落，削伤头上肉皮，又一镖打在臀部，又一镖将我右腿打伤。胜英的党羽老的少的，我都认识，惟独又添了一个矧子，我不认得，他一弩打了我的腮际。贫道带伤逃走，矧子在后面紧紧跟随，幸天不绝人，面前遇一道江汉子，贫道下水逃跑，才得脱险。胜英的余党甚众，寻拿贫道，犹如压沙求油，钻木取火。我由胜英家中得了一口宝刀，我无以为报寨主天高地厚之恩，我将宝刀奉送于寨主，请寨主观看。”宝剑在酒席筵前大众观看，恶道站起身形，去到大厅东暗间，三太等注目一看，正是聋哑仙师诸葛道爷的宝刀。老道由东暗间将宝剑取来，在大厅之内酒席檐前，一按绷簧，嘎叭一响，大厅之内，霞光万道。此时老道是站立在东面，将宝剑递与坐地分赃的铁戟将方成道：“方施主，剑并不是胜英别，大厅前六棵明柱，前出廊檐，后出厦子，当院一座天棚，天棚下一对大纱灯，昏暗不明，地下是三合土砸的，大厅里面灯烛辉煌，点着五七盏蜡灯。六位在南配房瓦垄蔽住身躯，六位英雄仔细一看，大厅里面摆着一桌酒席，北面坐着俩人，正北东边上垂手，坐着的贼首老道七星真人，道冠向右边挽着，身形歪坐着，可是偏右，腮帮子上贴着小膏药。老道说道：“方寨主，贫道来到杭州，无有立足落脚之地，多蒙方寨主念绿林道的义气，收留我师徒。贫道与你大师兄林士佩寨主，我们乃是至交，肩不离背，背不离肩，

这几年无一刻之离。像你大师兄，是南七省出乎其类拔乎其萃的英雄，由打天下群英会，被胜英师弟蒋伯芳打了一棍，立刻起一道紫岭，贫道用碗接的血，莲花湖总辖寨主给用匕首刀开的，当时你未在场，真叫人不忍卒视。群英会散后，令师兄投奔杭州碧霞山，胜英的羽党又追到碧霞山，林寨主棍伤未愈，又被姓蒋的重棍打了一下，林寨主一怒，气走了，如今三载之久，未与贫道晤面。我师徒逃在杭州府，上无片瓦遮身，下无立锥之地，穷途暮景，蒙寨主不弃，收留我师徒。贫道所用的药不多了；昨天拟寻找材料配一付药，胜英又和他党羽赶到杭州，昨天我正在办事的时候，老胜英在院中喊叫，我与老胜英动手，被他将贫道的道冠削落，削伤头上肉皮，又一镖打在臀部，又一镖将我右腿打伤。胜英的党羽老的少的，我都认识，惟独又添了一个矧子，我不认得，他一弩打了我的腮际。贫道带伤逃走，矧子在后面紧紧跟随，幸天不绝人，面前遇一道江汉子，贫道下水逃跑，才得脱险。胜英的余党甚众，寻拿贫道，犹如压沙求油，钻木取火。我由胜英家中得了一口宝刀，我无以为报寨主天高地厚之恩，我将宝刀奉送于寨主，请寨主观看。”宝剑在酒席筵前大众观看，恶道站起身形，去到大厅东暗间，三太等注目一看，正是聋哑仙师诸葛道爷的宝刀。老道由东暗间将宝剑取来，在大厅之内酒席檐前，一按绷簧，嘎叭一响，大厅之内，霞光万道。此时老道是站立在东面，将宝剑递与坐地分赃的铁戟将方成道：“方施主，剑并不是胜英之物，乃是他的师兄诸葛山真之物，此剑诸葛山真佩带多年。”方成接过宝刃，用手指一敲，呛啾啾带出一种钢音来。六位英雄注视方成，此人头戴青缎色随风倒壮帽，青绉绸大氅，青绸子短靠，扎绸英雄带，背后十字绊，年在二十三、四，身材五尺有余，黑脸面，五官端正，黑中透亮。列位，人的俊美不一，并

非白脸人就好看，有黑中透俊的。在他背后有一个兵刃架子，兵刃架子上插着一杆镔铁方天画戟。萧银龙叫道：“黄三哥，这就是铁戟将方成。”又看八仙桌西面坐着两家贼寇，方成先递与西面头一位，说道：“吕贤弟，你先看看削金断玉宝剑。”此人伸手接剑，六位小英雄在南房上观看，此人身高七尺，面似紫羊肝，一脸疙瘩，背后背着一对竹节钢鞭，茶碗口粗细，将宝剑观看一遍，说道：“无怪乎诸葛山真成名。”语毕，遂将宝刀递与下首之人，叫道：“汪贤弟你看看。”此人面似熟蟹盖，像貌凶恶非常，在背后插着一条浑铁大棍，有小茶碗口粗细，黄三太等一看，这条棍比蒋五爷那条棍粗一半还多。此人又递与那下首之贼，并不是别人，正是非处女即妇人，采花杀命万恶滔天的恶贼张德寿。方成问道：“道友，老胜英的党羽，本领高的都是什么人？”老道说道：“无量佛！胜英的左膀右臂，就是聋哑仙师铁牌道人诸葛山真，红莲罗汉弼昆长老。这一僧一道，无所不为，无恶不作。好花绿叶扶着，还有镇三江萧杰萧三侠，九头狮子孟铠孟二侠。有两棵台柱子，一条铁棍打遍天下，姓蒋名伯芳；又有一个大脑袋是剑客，现在八十多岁啦，人称镇三山夏侯商元。还有两个与绿林道为仇作对的弟兄二人，一个是欧阳天佐，一个欧阳天佑。前三年萧金台盗万寿灯，就是大蛮子所为，他弟兄惯讲偷窃取有名的人物。前三年群英会他盗万寿灯，那万寿灯在铁箱子之内，封皮封着，锁头锁着，闵老寨主的徒弟在箱子盖上坐着，不准用熏香蒙汗药，这三间放万寿灯的屋子，外边铜铁网罩着，屋中墙上有护墙板，窗户有护窗青石板，青石板方砖铺地，房顶上网下有金皮子钢铸的铃铛，网下金铃铛来响，屋中一切未动，窗户未开，蛮子将灯盗出，镇住天下的群雄。再说还有神刀将李刚、贾斌久、屠老大屠粲。跟胜英换命的人不可胜数，这些人都有惊人

的本领。惟有几个小孩子仗势欺人，头一个就是浙江绍兴府的黄三太，并没有多大本领，专仗胜英的名誉，欺压绿林；还有一个瘦小枯干损的不长肉啦，名叫小毛遂杨香五；有一个品貌俊美的小孩子，大概不是好人，名叫凤凰张七张茂龙；又有一个红旗李煜。最万恶的短命鬼叫塞北观音萧银龙，小冤家惯用短刀药酒、蜜饯砒霜，他要向我们绿林道若是一笑，我们绿林道倒霉三年。前三年赴萧金台之会，闵老寨主的徒弟赵仁、赵义都死在小冤家之手。太仓州的老朋友秦义龙，你没见过面，你也有一个耳闻，这位老朋友也死在短命鬼的手里啦。”金头虎低声叫道：“黄三哥，你们五个都被他骂了，就是不骂我。”此时就听老道说道：“方爷，还有一个没羞的孩子，家门无德，装疯卖傻，他要打仗，茶壶夜壶当兵刃。要在庙里打仗，香炉简直乱飞。”金头虎一听，低声骂道：“好一个杂毛老道，你是我的孙子！你大骂，我小骂。”方成叫道：“道友，你不要客气，你坦然在我这里住着，胜英之党羽别位我不认识，黄三太是浙江绍兴府结义村的人，他的天伦，是大明家的守备，我先君是武学，他父与我父是同科，我小的时候，我们两下里还有来往。小儿黄三太家中就是有俩钱，仗赖老胜英欺，压绿林道，小儿不来还算罢了，他要来到了，一打听有铁戟将方成，小儿就得魂飞魄散，小儿就得闻名丧胆！我叫小儿三太站着死，他不能坐着亡。方某也不是说句大话，这柄画杆戟莫遇上敌手，三太小儿要来了，别说本寨主骂他掩耳盗铃。”

黄三太性情暴烈，同着五位拜兄弟，听方成口口声声直骂黄三太，当着朋友，实在有一点吃不下去，三太不由的两太阳冒火，七窍生烟！英雄忍耐不住，左手一扶阴阳瓦，站起身形，抖丹田一声呐喊：“好一个坐地分赃小毛贼！不要暗地骂人，三太黄爷在此！”一纵身躯纵下南房，萧银龙伸手一把未曾揪

住，黄三太已纵上南房，只见大厅里面当时灯烛熄灭，就剩了外边天棚下一杆大纱灯了。大厅的灯光一灭，显着外面天棚下的纱灯就亮了，方成忙将大氅脱去，一提画杆戟纵出大厅，众群贼明亮亮的兵刃，随后俱都纵出。方成叫道：“众位朋友！谁可也不许动手，来个三十二十保镖的，我自己捉。”工夫不见甚大，老道背定七口宝剑，怀抱宝刃；使鞭的贼人背定竹节钢鞭，有茶碗口粗细；使混铁棍之贼，手提混铁大棍，茶碗口粗细；恶贼张德寿怀抱戟叉皮；伺候酒饭的，俱都是小贼，也各执七节鞭、手叉子、齐眉棍、单壳等，在廊檐下一站。方成一抖画杆戟，叫道：“小儿黄三太！吃了熊心豹胆，你还要在圣人门前卖百家姓吗？不如趁早来束手被擒！”借纱灯观看黄三太，黄白脸面，古铜色壮帽，古铜色短靠，细腰窄背，双肩抱拢，五官端正，明晃晃掌中一口朴刀，尖长背厚刃飞薄，夹钢打造。方成的戟，一寸长，一寸强，颤戟奔三太咽喉便刺，黄三太见戟来的势猛，三太向旁一闪，刀横着由戟底下拦腰一刀，贼人的戟向下一砸黄三太的刀，黄三太闪身形抽刀，二人刀戟并举，就见画杆戟亚赛蛟龙出水，乌蟒翻身，三太的朴刀闪砍劈刹，缠头裹脑。黄三太在镖局子当了三年多掌柜的，竭力研究武学，学的刀法精奇。南房上塞北观音一看，方成的戟太重，恐怕黄三太有失，遂叫道：“杨香五！他既口出大言，咱们再下去一位。”杨香五道说：“我下去。”杨香五一飘身纵下南房，一声呐喊：“小毛贼休要逞能，小毛遂杨香五来了！”杨香五身量矮小，跳起来就给方成一匕首刀，方成的戟向外一裹，此时黄三太的刀照方成肩头便砍，方成是单戟向外绷双刀，一条戟吞吐撒放，二位英雄不能取胜。张茂龙一抖亮银锤，口中叫道：“毛贼方成休要逞能，凤凰张七张茂龙在此！”方成独战三位，李煜又飘身下来，叫道：“贼人你是贤愚不分，李

二爷来啦！”四位战方成，方成并无惧色。金头虎叫道：“萧银龙，你也该下去啦！”萧银龙说：“你呢？”贾明说道：“我不算数，群贼这时他们不能动手，一会儿可就都动手啦。那个使铁棍的，我看见他，我就害怕，我是不敢上。”萧银龙一飘身也纵下南房，口中叫道：“方成毛贼！你是贤愚不分，助纣为虐。少爷萧银龙在此！”亮双笔扑奔近前。方成虽然枭勇，五位英雄的武学也不弱，一条戟左右盘旋，独战弟兄五位。戟乃百兵之祖，方成这条戟蛟龙出水、乌蟒翻身，虽然五位拿不住他，他也赢不了这五位。单戟横拦竖架，工夫不大，黑脸面热汗直流。正在激战之间，恶道抱着宝刀，念无量佛：“黄三太是胜英的眼，胜英在杭州呢。莲花峪、萧金台、萧玉台、杭州的碧霞山，全都被胜英打破，方施主你我走吧。”方成闻听恶道之言，画杆戟一晃，众英雄向两旁一闪，方成纵出圈子向东北一拐，出月亮门，前头恶道，后头方成。三太叫道：“众弟兄，追！”萧银龙叫道：“黄三哥！他这一走，未必非计。廊檐下二十多位贼人，俱都没动手呢。”黄三太说道：“贼人抱着宝刀逃走，分明是龙潭虎穴，也得追下去。”银龙说：“要追贼人，咱俩在前，香五、茂龙、李煜在后，可要跟紧了。”五位英雄这才向下追赶，方追出月亮门，贼人向北去，六尺宽阔石铺地的甬路，用脚一踩，纹丝不动，由南向北追去，就见恶道与方成俱都转入绿阴阴翠竹林内。五位追到离翠竹林切近，就听翠竹林内梆梆一阵梆子响，那翠竹林里面有条小道，由翠竹林闯出来十二位人来，东边一排六位，西边一排六位，前边三个人抱着弩匣，后边三个人掌中搭箭，六尺宽的江石子甬路，东西两旁俱都是三合土砸的板平的便道，梆子一响，乱弩乱箭齐发。由正北向南的时候，净走的是六尺宽的江石子甬路，六位英雄探方成的宅院，就是金头虎有金钟罩，他并没下来追。

银龙叫道：“黄三哥！咱们俩向西纵，后边的向东纵。”萧银龙头一位纵上便道，向下一沉，脚尖一较劲更向下沉，黄三太再纵上便道，两个人分量重，向下沉得更快。萧银龙叫道：“黄三哥，扔家伙！二人各把家伙一抛，一拢自己腿腕子，元宝式坠落陷坑。坑有一丈三四尺深，坑底下铺的石灰，二人下去一砸石灰，俱各迷了眼睛。东边的杨香五、张茂龙、李煜，也落于坑中。陷坑做得精巧，别说是黑夜，就是白天也看不出来。老道叫道：“方爷你看看，这够多省事！快叫弓箭手用大杆子向上搭。”弓弩手取过了钩杆子搭上来。老道说道：“众位辛苦点，不用找扛子啦，每位扛一个就行啦。”弓弩手将五位扛起来，一个人拿着五位的家伙，够奔大厅。来到天棚下，将五位横躺竖卧，向地下一抛，老道与弓弩手将五个人身上俱都搜了，又将五位头巾绢帕撤去，火折、火扇子、飞抓暗器俱都取下来。白天金头虎要打进宅院之时，有人出来看见五个人了，遂回奔本院告诉了老道七星真人与铁戟将方成，老道闻听说道：“这五个我都认得，乃是无能之辈，他们今夜必来，贫道略施小计，叫他们这五个小冤家，一个也走不了。”贾明在前，五个人在后头拥着，出来的那个贼人，未曾看见金头虎，故此报告的是五位。老道与方成计议妥善，夜晚摆酒取出宝刀，叫大伙观看，方成口口声声单骂黄三太，为的是将三太等激下来，好擒他们。老道抱着宝剑一跑，萧银龙知道是计，黄三太也明明知道是计，无奈千山万水来到杭州，寻找的是恶道与宝剑，今见了宝刀，眼看着恶道欲走，岂能舍得了呢？

这五位中了计，搭到前院天棚下，将身上东西俱都搜清，恶道向方成说道：“方寨主，这五个人你打算怎么处置？”方成说道：“我这个宅院子向来没伤过人命，弟兄们做买卖俱都是出去五十里之外，咱们将这五个抬到远处，一刀一个。”老

道说道：“胜英现在杭州，这五个人倘若走一个，被胜英知晓，你想想你这座宅院，比碧霞山、莲花峪、萧金台如何？倘若往外面抬这几个，再被胜英余党瞥见，你这座宅院，是片瓦不能留。”方成闻听，说道：“依道爷之见，打算如何？”老道说道：“我意欲将这五个人，在大厅前明柱上一绑，俱都开膛摘心，我们重整杯盘。我现在带伤几处，流了不少的血液，中气大亏，那有钱之家服补益之药，多用参茸，殊不知人心这种东西，比什么补剂都力大，人参鹿茸的火最大不过。方成一听恶道之言，有点耳软心活，遂说道：“全凭道爷办理。”恶道说道：“这是胜英得意门生，先将三太捆在明柱之上。”毛贼将三太捆好，大厅前六棵明柱，将三太捆在东边第一棵明柱之上，第二棵明柱是杨香五，第三棵明柱萧银龙，第四棵明柱张茂龙，第五棵明柱李煜，恶道俱都将众人发髻分开，拴在上边，两条腿用绳捆在下边，旁边是众人的衣帽抛了一地。恶道将众人捆在明柱之上，口念无量佛：“你们来了五个，这是六棵明柱。”贾明在房上，伸出大拇指来放在嘴里含着，心中暗道：“小子，这还有一位呢。”不表金头虎未敢下来，幸免于难；单说恶道派人预备净水盆一个，大水桶两个，一把牛耳尖刀，恶道手执牛耳尖刀，来到三太近前，念了一声无量佛：“三太小儿，你也有今日吗？”正在此时，过来一个贼人，名叫李二横子，说道：“道爷，这点小事，还用你老人家动手？交给我吧。”恶道闻听，说道：“贫道这两日精神不足，力气亏损，贫道这是吓唬吓唬小儿三太。”黄三太厉声说道：“古城村没将你活埋了，叫你多活几日。黄三爷岂俱死哉，你是报应还没来到呢，你还不定怎死呢。摘心开膛，任尔所为，何必吓唬？”李二横子接过刀来，王老二在旁边提着油布给李二横子挡着前身，为的是血迹不溅在身上。恶道在旁，告诉李二横子开膛摘心之法：

“将心摘下之时，将心放在凉水盆中，将心浸白了，切成薄片，预备葱姜蒜花椒大料，葱要切的一寸来长，多加香油煎炒，再防备人心向外跳，活人心切成片也向锅外跳。”恶道在一旁滔滔不断，指示做人心汤之法。李二横子、王老二二人，将一切东西预备齐整，凉水盆端到黄三太跟前，李二横子手执钢刀，王老二手拿小钩子、小剪子，李二横子左手点着三太的胸口窝，右手的刀照定三太肚脐下，就听噗的一声，死尸翻身栽倒，不知黄三太性命如何，群贼一阵大哗。列位，黄三太在明柱上捆着，何以翻身栽倒呢？原来李二横正要下手的时候，没防备东房上还有一个讨厌鬼金头虎贾明呢，贾明在东房上揭下两块砖来，取出腰间的飞抓，将绒绳割一二尺长一块，十字花儿将砖捆在一处，李二横子方要向三太肚脐上扎的时候，金头虎抡起砖来，照定李二横子太阳穴砸去，这一砖不偏不倚，正打在李二横子太阳穴之上，只见万朵桃花开，脑髓皆崩，死尸翻身栽倒尘埃。抛砖这宗工夫，乃是傻小子惯技，自幼儿专学抛砖扔瓦，真比打镖都准。这一砖救了黄三太一条性命。群贼一阵大哗。方成问道：“什么人？”金头虎在房上答道：“我！小子。”赵老道叫道：“方寨主！我没说在后头，你看怎样？”方成说道：“抛砖砍瓦之辈，还有什么本领？待我拿他了。”说着将大衣脱下，手提镔铁戟，来到天棚下。金头虎方才看见方成战三太等，金头虎知道方成的武学高强，金头虎比猴还灵，心中暗说：“我一跑，他们不能杀我这五位弟兄，这是他们作贼的规矩。”方成奔东厅房而来，金头虎蹿房越脊向北而逃，逃在方成院后，有一道横墙，一丈来高，金头虎纵身子上了大墙，向墙外一看，是一片青草芦苇，深可没人，一望无际，金头虎跳下大墙，进了苇塘，趴在里面，连大气都不出。方成跟踪纵在大墙上，举目眺望，傻英雄踪影皆无，方成明知是进了苇塘

啦，方成心中愤恨，知道是苇塘里面砖头瓦块很多。这是一片旱苇塘，这块苇塘二里来的地，是方家公众的，这家三分，那家五分，共合是二里来地长，有江洋大盗给方成出主意，由大厅挖下地道，通连旱苇塘于，在旱苇塘子之内，放了些茶碗大的砖头石块，这本是有作用的，方成是江洋大盗，防患未然起见，倘若破了案，不是官人的敌手，由地道跑入苇塘，里面砖石瓦块，为的是打敌人的，这一来不要紧，给贾明预备啦。贾明跑到苇塘里面，塘下一摸，完全是饭碗大的石块儿，大声都不敢出，拿起两块石头来，在里面净等贼人追进来，他好抛石头。方成两条腿骑在大墙上向苇塘中观看，明知道金头虎进了苇塘子啦，他不敢进去，方才贾明砸李二横子，方成看得明白，砖抛得太准啦，倘若进去，必被人家暗算。方成骑在墙上喊道：“抛砖砍瓦，钻苇塘子，不算英雄好汉；是好汉你出来，与方某战上几百合！”贾明在苇塘之中，心中暗道：“我不是你的敌手。”方成见敌人不出来，遂又说道：“方某饶尔不死，我去也。”金头虎在苇塘之中看得真切，方成下了大墙，金头虎自说道：“我是屈死鬼，我跟上你啦。”金头虎由苇塘里面出来，又来到三道大院，蔽在东厢房后坡。恶道问方寨主道：“可曾将敌人拿住？”方成说道：“此人没有品格，进入苇塘啦。”老道说道：“此人没品行，先将这五位开完膛，然后拿他。大肚子，罗圈腿，跑不了他。”方成说：“全凭道爷处治。”老道问道：“哪位动手？”别人都不敢言语，王老二自告奋勇，叫道：“道爷，我办此事！”拿起刀来，将油布围在下身，方要下手，就听东厢房上有人说话：“小子，砖又下去啦！”王老二抛刀喊道：“不开膛啦！”方成闻听，不由得大怒，说道：“本寨主饶尔不死，你三番五次搅闹。”说着话又将大衣脱下，一抖画杆戟，纵上东厢房，金头虎是轻车熟路，蹿房越脊，仍

然够奔那片旱苇塘而去。方成骑着大墙，说道：“你无品格，方某去也。”金头虎说道：“我还跟着你。”方成来到大厅，叫道：“道友！我虽然在绿林道年浅，常听有人讲究，若是三个拿着两个，无论如何，不能杀害，必须全拿着一块杀。这五个不能杀啦，必须将那人捉住，一同杀害，那才算不违绿林道的亲友呢。”老道说道：“方爷言之有理。捉拿此人不难，此人罗圈腿，大肚子，跑得不快，四面将他围住，方爷你本领高强，你在东面，贫道把住北面，双鞭将吕爷把住南面，铁棍将汪爷把住西面。拿住他不能开膛，先破了他的金钟罩，挖他的眼睛，断去他的十指，一片一片刺他的肉。这东西最可恨不过，绿林道的朋友，不知道他害了多少。”

金头虎在东厢房上听得真切，心中暗道：“四面围住我，我受不了，我先跑吧。”蹿房越脊，原路够奔苇塘。背后并没有人追他，顺着大墙有一条小道，向东跑去，前面有一片树林子，贾明进了树林子，坐在就地，喘息了半天，定了定神一看，原来是宦家坟地，站起身子，来回地踱来踱去，自己心中思索：“黄三太等俱都被贼人拿住，我们是磕头弟兄，又是老交情，若是我独自逃走回到家中，我父亲要问我外面的事情，我若说了实话，我们六个人乃是一同出来的，他们五个人被人家拿住，俱都杀啦，单独我一人回家去，我的天伦焉能饶我？要是不家去，见了我和尚师傅与胜三大爷，这件事完全说不出去。”金头虎思索至此，自己一晃冲天杵，自说道：“此事总得报仇。”又一想：“打不过人家，若要将我捉住，也是一块儿开膛挨刀。”金头虎在坟地内自己来回寻思，万绪萦怀，忽然想起家来，不由的一阵酸心，不觉潸然泪下。倘若真回方家集与贼人动手，必然被人家拿住，绝无生理。贾明将牙一咬，自言自语道：“父母的遗体，岂容贼人碎尸万段？倒不若自己行了拙志，

落一个尸体完全。”抬头向东北一看，一道大河，离坟地不远，贾明说道：“倒不如跳河，落一个整尸吧。”方要去投河，自己一想：我会水，跳下去我要是不喝水，还不能就死；要不然撞死在树上吧，我有油锤冠顶的工夫，刀剁斧砍都不怕，撞晕了就不撞啦。有什么高人，能给我出一个好主意，死得又舒服，又落整尸首，又没有这么一个人。有了有了，莫若上吊吧，只要吊在树上，再想摘套，胳膊也抬不起啦。贾明将心一横，摸出来飞抓绒绳，寻找歪脖树，找了半天也没有，连一棵歪脖树都找不着。“得啦，就这棵小树吧。”一抖绒绳搭在树枝之上，系好了套儿，自己拉了拉说道：“真结实，行啦。”面对小树说道：“你就是我的孝子贤孙。”贾明死志一生，叫了一声：“娘啊！见不着啦。爹呀！见不着啦。兄弟姐妹，永远不能见了。黄三哥，你们死活，我还不知，我先走一步吧，咱们弟兄生也在一处，死也在一处，鬼门关上相逢见面吧。”贾明语至此泪如雨下，颈子向套里一伸。

正在此时，忽听背后有人叫道：“明儿！就是这样能耐？专会上吊呀？”金头虎一抬头，说道：“我可没上吊，都知道我开玩笑。”用手一抹眼泪道：“是哪位呀？”一看此人掌中一条白素素的盘龙棍，贾明不由的喜出望外，说道：“五叔哇！”蒋五爷答道：“正是蒋伯芳。”金头虎欢喜的不知东南西北了，说道：“真是傻小子有造化，五叔你打哪儿来呀？”蒋五爷说道：“头一拨胜三哥，第二拨你们六位，第三拨就是我。由莫州起身，沿路之上，庵观寺院，找寻恶道师徒，及胜三哥你们小弟兄六位，直至杭州府我并未见着一个人影儿。一天晚晌住在小王村，一个单间屋子，原来是一个小店，我独自一人闷闷不乐，早早安眠，朦胧之际，忽听敲门的声音不大，我是和衣而卧，提棍出来，并无一人，我回到屋中仍然安眠，方入

梦乡，又有拍门的声音，我又提棍而出，仍不见人，我纵身形上屋向四外一看，有一道黑影，奔此方而来，脚程很快，跟至此处，那道黑影踪影不见，正遇你在此痛哭。”贾明叫道：“蒋五叔，你不知道我好玩笑吗？拍门是我，头一回你出来，我就向这儿跑，你没追，第二回你才追我，我将你引到这儿来啦。”五爷说道：“三里多地，我怎么没追上你呢？”贾明说道：“平日他们都说我脚程太慢，这几年我净练脚程啦。”蒋五爷定睛一看，贾明眼泪还没干呢，遂说道：“我会追不上你？不对不对。你说实话吧。”贾明说道：“五叔，干啦，三太、杨香五、茂龙、李煜、银龙，他们五个人都在前面方家集被人家拿住啦，眼看着要开膛摘心，恶道师徒的计划，要炒心片，熬人心汤。”蒋五爷问道：“他们何以到方家集被获遭擒？”贾明遂说：“白天在饭馆吃饭，山西人吃饭没钱，黄三太候饭账，山西人骂街，我们追那山西人，追到方家集有一条大胡同，那老西一进胡同，就不见了，我们看见有一家门口，贴着红柬帖，上书‘发卖二刃双锋宝剑，龙头杆棒’。我们夜探方宅，他们五个人被人家拿住，恶道要开膛摘心。”蒋五爷闻听，口中叫道：“明儿引路，方家集去救三太五人。”贾明在前，蒋五爷在后，仍由原路而来。来到大墙根下，贾明问道：“五叔，我师傅老和尚是你什么？”蒋五爷说道：“那是我师兄啊。”贾明又问道：“我父亲呢？”蒋五爷说道：“那是我七哥呀。”贾明说道：“你是我什么？”蒋五爷说道：“你不用多烦，有什么事快说吧。”贾明说道：“没有别的事，侄儿方才被人家追了好几个跑，这回你得给我找找场面。”蒋五爷说道：“那是当然。”贾明说道：“你得听我招呼，你先到东厢房隐住身形，将棍放在瓦垄之内，我先下去与贼人答言，我招呼你时，你可当时就得下去。”蒋五爷说道：“这有何难？”贾明说道：“你可

别走了，你要一走，他们就将我宰啦。”蒋五爷说道：“岂有此理，不要耽误时候啦。”

贾明来到东厢房，蒋五爷伏在后坡，亮银盘龙棍顺在瓦垄之内，贾明故意踩碎了房上的瓦，大声喊道：“好一个坐地分赃之贼！要害我三哥？大英雄贾明来也！”老道说道：“方寨主多要留神，这小子可不敢如此。”方成笑道：“道爷太长他人的威风了。”金头虎跳下东房，方成合着镔铁戟，贾明说道：“小毛贼如知时务，献出老道师徒，跪倒叫金头虎三声爷爷，我能饶尔不死；要动上手，大英雄收招不住，毛贼你有性命之忧！”方成说道：“你可别跑，你品行不端，方才追你几个跑。”贾明说道：“小毛贼，方才大英雄耍笑你，你也没拿耳朵摸摸，咱们爸爸明清八义钻云太保贾七爷，我师傅红莲罗汉弼昆长老，神通广大，佛法无边，摘七星换北斗，移山倒海，撒豆成兵，呼风唤雨，外有七十二变。咱俩画个圈，单打独斗，谁要出圈，便是狗熊。我用一字杵画圈。”说着画了一个圈，有两间屋子大。方成说道：“你紧自不动手，寨主爷可要用戟扎你了。”贾明道：“毛贼你提住气，我得念咒。”金头虎遂脸朝上，先咳嗽两声，口中念道：“天灵灵，地灵灵，南七北六十三省总镖头胜三大爷何在？”恶道与方成仰面观看，并不见有人。贾明说道：“为何胜爷不来呢？啊啊，年迈啦，七字真言调不来啦，拘一个年轻的吧。天灵灵，地灵灵，蒋五叔何在？”老道闻听，吓了一跳，并不见人，贾明不见蒋五爷下来，老道四顾无人，贾明说道：“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，蒋五叔你要不下来，可就没有好听的啦。”蒋五爷闻听，又是气又是笑，站起来，一声呐喊：“大胆的毛贼，飞天玉虎蒋伯芳来也！”老道念了一声：“无量佛，我的佛！”群贼一阵大乱，蒋五爷合棍纵下东厢房，要单棍独斗群贼。恶道乘乱之际回了大厅，将大厅

灯光熄灭，一拉张德寿的衣服，爷俩进了东暗间钻于床下，借地道暗暗而逃。方成是蠢材，老道方一来的时候，就以老道为推心置腹之人，方成就将地道告诉了老道，言说官兵困了宅院都不要紧，我大厅东暗间有地道，直通大墙后苇塘。

不表老道师徒暗自逃遁，方成手提画杆戟观看蒋伯芳，面如白玉，一身吉祥白的衣服，掌中盘龙棍一条，犹如雪霜一般，粗似鸭卵，灯光之下看不见赤线穿双眉，只见俊美少年含着威风，风流才子隐着一团杀气，年在二十来岁。方成耳闻蒋伯芳一条棍纵横十四省，这一见面倒有点不甚相信了，方成虽然是蠢材，心眼还算活动，口中叫道：“你就是飞天玉虎蒋伯芳？闻名不如见面，不用本寨主拿你，我派一位朋友，就拿了你啦。”遂回头叫道：“汪寨主！请你捉拿蒋伯芳。”房檐下一个贼寇，手掌混铁大棍，有茶碗粗细，面似熟蟹盖，身高七尺，凶若瘟神，比五爷这条棍粗一小半，长有一丈余。金头虎一看，吓得向东而退，心中说道：“姥姥，这一棍能砸得我入地三尺。”汪贼向蒋五爷身前走来。五爷紧皱双眉，心中暗道：“我打遍天下，未遇见过这样的一条棍。”贼的浑铁棍够上部位，泰山压顶奔蒋五爷头上打去。蒋伯芳遇这种兵刃，都用棍横着搪，蒋五爷一看贼人这条棍比自己的棍重得多，五爷思至此，先闪开了身躯，用盘龙棍向外一绷贼人的棍，就听嘎嚟一声，浑铁棍弯啦，原来这条棍是铁叶包的。金头虎喊道：“小子！你可将我冤苦啦，我要知道你的棍不是真的，咱俩早就滚上啦。”蒋五爷向上一跟步，纵起身来，用了一招野鸡抖翎，横着奔贼人太阳穴打去，就听“扑”一声，万朵桃花开，脑髓皆崩，铁棍将汪德兴打死。双鞭将吕达成向上一纵身形子，竹节鞭有胳膊粗细。五爷明白八成，这两条鞭必是纸糊的元宝，也是假的，坐地分脏的贼人，拿这两人当台柱子。五爷纵起身形，够奔贼

人顶梁便打，双鞭将吕达成急忙用双鞭使了一招双插花，向上一架，他焉能架得住五爷的盘龙棍？木鞭向下一随，棍着顶梁，鲜血崩流，翻身栽倒。众贼人一看蒋五爷英雄非常，果然名不虚传，不约而同全都暗自逃走，将方成的财物抢掠一空，谁也不肯空手而走。方成坐地分赃三年，来得不善，去得更易，前道院有方成的老家人，大声喊道：“众位怎么一点面子都没有？”恶贼人说道：“将老东西杀了。”老家人见事不好，吓得藏在一旁去了。你道方成乃是祖遗的家产，虽然自己中兴，产业也有先人不少，不由的眼睛就红啦，一抖镗铁戟奔蒋五爷胸前便刺。蒋五爷一闪身，用棍一绷，就听呛啾啾一声响，铁戟犹如金鸡乱点头。蒋五爷就势顺风扫败叶一棍，方成的戟向外一绷，遂紧跟着纵起身，向蒋五爷顶梁便砸，蒋五爷用铁门闩的架式一横，震得方成虎口发酸，这才知道，棍扫十四省的英雄名不虚传。画杆戟乌龙出水，五爷盘龙棍玉蟒翻身，蒋五爷仍是八八六十四棍，亮银神八棍、达摩传八棍、出手棍八棍、火烧天八棍，前八棍雷风震动，后八棍斗转星还，盘龙棍珍珠点地，抱月棍老君坐禅，护身棍随身乱转，得胜棍妙法无边。黑白二英雄杀成一团，蒋五爷衣白脸白盘龙棍雪白，白得犹如白雪；方成脸黑衣青，画杆镗铁戟漆黑，恰如白虎帅巧遇黑煞神。

金头虎一吐舌头：“人家俩人打仗，我看什么？我还不救人等待何时？救出黄三太等，我就说蒋五叔有勇无谋，净顾打仗不救人啦。”贾明够奔二道院，一看各屋中箱柜俱都大开，贾明心中道：“我净顾看热闹，为什么不弄点金银呢？”由二道院走到头道院，见东房中灯烛之光，进了北暗间，看见一个青布帐子，里面有一个蓝布衣裳襟，贾明伸手向底下一摸，捋住了腿腕子啦，说道：“出来吧，小子。”拉出来一看，乃是一个老者，面黄肌瘦，贾明问道：“小子，你在床底下干什

么？”老家人将众贼人抢夺，自己如何拦阻不住，细说了一遍，又叫道：“办案的老爷，你办的是贼，我是好人。”贾明说道：“你们作贼的，被捉住就是好人？能与不法之人当家人，就能抢夺，方成坐地分赃之贼，他们一进门，有好东西你得留下点。”贾明说到这里，喊道：“老头你欲死欲活？你要愿意活，方才明柱上五位保镖的在哪里？你同我去，我救出那五位，饶你不死。”老家人说道：“这有何难？我陪你去，现在东院水牢之内放着呢。老奴手眼已迟，我点着一个灯笼去。”贾明说道：“不行不行，我怕你逃走，我揪着你点灯笼去。”将灯笼点着，二人遂奔东院水牢而去。工夫不大，二人来到了东跨院，满院野草鲜花，南北堆着干柴，东面一座敞棚，南北宽三丈有余，东西长五丈有余，没有门窗户壁。老家人领着贾明道：“小老儿身小力薄，水牢上有盖板，南北一丈二尺长，东西五尺宽，上面盖的是木板，你将木板打开两块，就看见里面了。”贾明说：“咱有劲，好办。”贾明来到近前一看，两块板早掀开啦。老家人用灯笼一照，贾明低头向下一看，倒下十三层阶台，南北六棵木桩，出水三四尺高，里面是水，用灯笼细照，五位踪影皆无！贾明一翻母狗眼，看见东南角有五棵柏木椿上有铁环子，拴着绳子。金头虎不见了五位弟兄，抽出杵来，照定老家人就是一杵，这一杵挟肩带背，老家人立刻殒命。贾明见老人家身死，心中思索：“五位弟兄一定被贼人所害。方才我只顾看热闹啦，不早来救人，我算什么东西？”越想自己越气，伸出虎掌照着自己脸上就是三个大嘴巴子。正在此时，就见东角、西北角，方成的宅院，忽然火起，后院中火光冲天，烟火交加，贾明的母狗眼被烟熏的辨不出东南西北，金头虎一揉母狗眼说道：“要坏，一会儿要将我烧死在方成的宅院里。”忽听北面有人咳嗽，金头虎一看，有一个人影就在北面大墙上站着，

金头虎纵上大墙，那黑影踪迹不见。金头虎自言自语说道：“这是救我的神人，又将我引到这段大墙之上，这回我可找着道儿啦。”由墙上纵下来，奔东去的小道，仍然够奔坟地，到在坟地里，金头虎一看方成的宅院火光冲天，金头虎坐在一张石桌之上，就听方家集锣音一片，人声鼎沸，方成的宅院火光达于霄汉，本村乃是一个集场，脚行最多，担水救火。其实这俱都是邻居为防患计，各自保护自己的房子，搬运东西，并没人与方成救火。皆因为方成坐地分赃，本族的家长累次劝他，不教他做此伤天害理之事，方成他不但不知改悔，还背地里暗派江洋大盗给人家放火抢掠，所以今天方成家里起火，大伙都不言而喻，知道他是恶贯满盈啦，谁也不去救火，尽担水保护四邻，看着他的宅院烧完了算完。刹那之间，方成的宅院化为灰烬。

金头虎正在观看，心中说道：“可别把我五叔烧在里面？”金头虎正在思索，忽听西边苇塘之中呼哨乱鸣，就看见苇塘之中出来一家贼寇，此贼极其好认，背后五棵短剑，两棵长剑，斜插一口宝剑，全身八口宝剑，正是恶道七星真人。恶道师徒二人由大厅东间下了地道，钻入苇塘，暗看方宅究竟。工夫不大，忽见火光冲天，方知方成宅院已破，恶道念了一声：“无量佛！”张德寿心怀恐惧，叫道：“恩师，倘若有人追来，你向东跑，我向西跑。”师徒二人在苇塘内蹲了多时，见无人追逐，老道遂打呼哨。这是方成招聚贼人的暗号。恶道打了半天的呼哨，并无方成的余党，也没有追赶之人，遂自单身出了苇塘。金头虎一看恶道奔树林而来，自己暗道：“要干，要干，他要一进来，我就得跑。还得别叫他看见，倘若被他看见，我这条小命就算完啦。”贾明钻入石桌底下一伏，大气也不敢喘。恶道进了树林子，单就坐在贾明钻入石桌底下这长石桌上啦。

恶道自己坐在石桌之上，打了一个唉声，自言自语道：“贫道又连累了方成方寨主，这大一所宅院，一旦之间化为灰烬。可恼方家集之人不来救火。”金头虎在桌子底下，心中暗道：“恶道这两条腿在桌子下面，我要一伸手就将他揪住，使劲一抖，将他抖一个筋斗。倘若抖不倒他，我可就干啦。”此时，恶道做梦也想不到石桌底下还有一位坏小子。金头虎思索已毕，冷不防一揪老道的腿腕子，用力一抖，老道这个乐子可大啦，噗咚一声，闹了一个狗啃地，鼻子脸面俱都擦破。金头虎赶紧打桌子底下钻出来，用磕膝盖一顶腰眼，拢上两条胳膊，掏出恶道腰间的绒绳，将恶道四马倒攒蹄捆上。贾明将老道捆完，一摸老道的兜囊，还有散碎银两，掏完银子，一看斜插柳这口宝剑，正是聋哑仙师之物，金头虎喊了一声：“造化呀！我诸葛大爷的宝物得着啦，这个脸可露大啦。”老道念了一声无量佛，打了一口唉声，遂说道：“可惜贫道被你这无能之辈所擒，真是生有处，死有地，真气死我也。”金头虎说道：“贼老道，贾老爷拿你，犹如探囊取物。动手？你这样的六个都不成。”恶道嘿嘿冷笑。贾明将道爷的宝剑亮出来，说道：“恶道，你无故的跑到古城村，烧我胜三大爷的喜棚，胜奎的小媳妇叫你们用镖也打啦，你平生所为，发卖熏香蒙汗药、盗取童子紫河车，今天是你报应临头，虽千刀万剐也不能偿你之罪。今天我不能一下宰了你，我将你鞋袜脱下来，我先割你脚指头，割完你脚指头，我再割你的手指头，好给被害的人解恨，叫你也受一受。”语毕蹲在尘埃，解老道的腿带。贾明正在解老道的腿带之际，就听后面脑海有金风的声音，贾明要不向上起，必打在脑海上，要起来必打在后背，果然向上一起，正打在后背肩窝之上，噗的一声，趴在就地，当时过来一人，一抬腿踩住贾明。贾明喊道：“小子！别使劲哪，肚子可大，要放爆。”口中喊着，回头

一看，不是别人，正是铁戟将方成。

列位，方成怎么个来由呢？皆因方成正与蒋五爷动手之际，恶贼见自己宅院四外火起，方成无奈何，用戟一绷盘龙棍，纵出圈子外，进了大厅，五爷跟踪追人，不见了方成。方成由大厅进了东暗间，顺着地道跑入苇塘，沉了沉气，由苇塘出来，向这块坟地而来，正赶上贾明喊：“老道！我不一剑宰了你，我将你手足十指俱都割落。”方成奔着声音而来，一看正是贾明蹲在地下解七星真人的腿带呢，方成遂由兜囊之中登出一只镖来，照定贾明后脑海打去，没打着后脑海，正打在后背肩窝之下，贾明当时趴伏在地，方成过去一脚踩住。金头虎一回头见是方成，说道：“我贾明是浑小子，我早将老道宰了不就完了吗？为什么得理不让人呢？这回我算完啦。”恶道念了一声无量佛：“方施主快救贫道。”方成说道：“道友，你师徒真不好交朋友，一见蒋伯芳来到，你们师徒便暗自逃走。你看看我的宅院，已成飞灰了。”老道说道：“礼义出于富户，良心丧于困地。别说是贫道，就是您大师兄镇八方林士佩都惧怕蒋小儿三分。方施主你先将贾明捆上，将宝剑取过来佩带在身上，你再救贫道。虽然家败人亡，还落一口宝刀，虽不能说是价值连城，也可以防身护体。”方成闻听此言，他先将贾明捆上，过去解开老道的绑绳。恶道爬起来擦了擦面上的血痕，仍由方成身上取下宝刀说道：“贫道暂借一用斩仇人。”对贾明说道：“贫道现有宝刀，贾明你有金钟罩，我试试宝刀能破金钟罩不能？”金头虎头朝东脚朝西，恶道面向南，拔出宝刀，将要手起剑落，金头虎说道：“道爷你将我解开，我再抽我自己两个嘴巴子，回头你再捆上宰了我，我好出出我这一辈子浑蛋之气。”老道说道：“那是万万不能，你宰贫道之时，贫道跟你软化来吗？不用费事，转世为人去吧。”金头虎遂大声喊道：“救人

哪！恶道在树林内宰人呢！”老道照定贾明唾了一口，说道：“你要割贫道十指，贫道有一句哼哈吗？”金头虎大声喊叫，方喊过了第三声，余音未已，惊动了一位惊天动地的老英雄。但是距离稍远，救之不及，看看恶道手起剑落，此人急中生巧，哼了一声，老道一回头，没羽飞蝗石奔老道头上打来，打的还是真重，鲜血直流。老道不知所措，抹头便跑，老者喊道：“你哪里走！”方成问道：“什么人？”老者答道：“你不认识老子啦？”方成举目一看，山西老者由腰中取出一物，一把犹如笔管直，一抖颤巍巍，就听老西说道：“我拿枪打你个猴崽子！”抖手中枪奔头上打来，方成画杆戟一横，岂知此枪会拐弯，正打在脸上，挂了两道血槽。方成用戟一扎老西，老西闪开身形，照定方成软肋便打，方成用戟一拦，此枪一拐弯，软肋上又落了两道血槽。方成没见过这宗兵刃，嗷呀一声，追老道去了。老西说道：“你哪里跑！一个也跑不了，我拿着驴球的还要宝剑呢。”贾明喊道：“老西大爷！你先别追，先打开我的绑绳，要不然你追一个，回来一个，我就干啦。”老西说道：“真教老子费事。”回来给贾明解着绑绳道：“老子是个骗子不是？”贾明说道：“你不是骗子，你是活菩萨。”老西解开了贾明的绑绳，就见一道黑线追下贼人去了。

金头虎爬起来，抽自己的嘴巴子，打得山响，说道：“何必要割老道十指？放着脸未能露，还栽了筋斗。怎么活的？这么大个子。要不然剑也得回来啦，手起剑落，老道就赶路去啦。浑蛋浑到我这儿算到了头啦，猫咬尿泡瞎欢喜，白拿了一把宝刀，又丢去了，我还在倒了霉的石桌子坐着。这个老者倒是什人哪？许为神仙吧？”贾明又坐在石桌子上，工夫不大，就听东南有人说话：“快追，奔这里来啦。”金头虎一看五六个人。自己暗中说道：“这必是方成的余党，我一个人不是他们

的对手，莫若我还钻石桌底下去。”金头虎钻到石桌子底下，就听这几个人说：“好快的腿呀，你我弟兄五人在水牢之中，只求一死，不想忽然间两块木板自起，在水牢上面说道：‘你们要闭上眼，我若不救你们，我不是英雄。’咱们一闭眼，可没看见人家怎么进去的。最难的是人家救出咱们来，身上连一点水都没沾，别的本事不用说。大概是由柏木桩上纵到咱们被绑的柏木桩上。人家救咱们的这宗能为都少有，解我发髻之时，脚绷着铁环子，用珍珠倒挂的工夫，我的胳膊在水内，人家未曾下水，解了我的胳膊上的绳，大概是将手伸在水内解的。人家解开我的胳膊绑绳，我才自己蹲下解我足上的绑绳。”又听有人说道：“我也是这样。”金头虎愈听声音愈近，原来是香五的声音。又听杨香五说道：“咱们哥俩救他们三位，人家走的时候，我可看见啦，由柏木桩子纵到柏木桩子上，到在水牢门的时候，一道黑影就不见啦。等到咱们五个人出来的时候，那道黑影又在苇塘前一晃悠，遂进了苇塘啦。”萧银龙说道：“我见他在苇塘外面晃悠，我一追他，地上一个大包裹，将我绊了一个筋斗，我打开包裹一看，原来是咱们五位的头巾、绢帕、衣服、兵刃、暗器。眼见人家奔这坟走下来啦，怎么咱们就找不着呢？此人的腿太快啦。”贾明在桌子底下一听，心中说道：“原来是你们呀。”又听杨香五说道：“往石桌底下看看。”贾明一听要看石桌底下，遂由石桌底下出来，说道：“诸位辛苦辛苦。”杨香五说道：“吓我一跳，你钻在这底下做什么？你真没羞，弟兄六人出来寻找贼人，五人被获，你独自逃走，还有脸再见人呢？”贾明说道：“你们五人乃是无用之辈。我并不是贪生怕死，我要是不走，咱六个叫人家都拿住了，当时就都宰啦；我这一走，你们知道我办了多大的事呀？说诳语者不是人，我走后将蒋五叔找了来啦，五叔到方家集棍打群贼，

我将方成的老家人擒住，才知道你们在方成后院水牢。此水牢在东敞棚，我进去之时，掀开两块盖板，向下一看。东面八棵柏木桩，西面五棵柏木桩，你们在东南角上捆着。我变了嗓音说道：‘你们闭上眼睛，我要不救你们五位，我不是英雄。’我要是用原来的嗓音，你们不就都知道了吗？我露一手绝艺，我打阶脚石上纵到木桩上，柏木桩一围来粗，是平顶，我打这棵柏木桩，纵到那棵柏木桩，我见萧银龙怪可怜的，先解开萧银龙，然后又解开你杨香五的，你们两个人都解下来，你们两个人还不会给他们三个人解开吗？我解开你们二人之后，我遂在水牢外面等候你们。我这个人办事精细，未救你们之先，我先将你们的东得到了手，先放在苇塘之中，然后你们追我，我先进了苇塘，取出衣服放在小道当中，为的是绊你们一下子。你们一看是大包裹，你们打开一看，原来是你们众人的东西，你们穿衣服之时，我在苇塘子里隐藏着呢，等到你们穿完了收拾完了，我才打苇塘子里出来，将你们五个引到此处。磕头吧小子，救命之恩！”黄三太与张茂龙、李煜他们三个人志诚，过来就要谢贾明救命之恩，银龙、香五拦阻说道：“别听他那一套，他向来就没有咱们腿快，进苇塘子里那个人腿有多快呀。”金头虎说道：“好好，不是我，就算不是吧，以后你们要再遇危难，决不救你们就是啦。”三太说道：“众位弟兄，若不是贾贤弟，他怎么将救人的情形说的一字不差？设非身临其境，焉能说的前后相符呢？”萧银龙说道：“三哥，你真志诚，咱们方才说话，他在石桌底下都听见啦。”

金头虎正在朦混众人之际，就听苇塘西边有人喊道：“王八羔子！贾明你救的是哪个人？”说着话进了树林子，贾明说道：“我没救人，你救的我。”萧银龙说道：“这才是救命的恩公呢。”贾明说道：“我也是人家救的，要不然早就躺在此

石桌前面不能动啦。”六位英雄向前紧行几步跪在尘埃，说道：“救命恩公请上，受我等一拜。但不知长者何如人也？”山西老者半礼相还道：“三太、香五、茂龙、李煜、贾明、银龙，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了，山西人少居逢虎山，兄弟八位，我大拜兄镇九江屠粲；我二拜兄火德真君孔华阳身人玄门了；我三拜兄神镖将胜英；四拜兄神刀将李刚；我六拜弟是杨香五的天伦登山豹子杨义臣；我七拜弟是贾明的天伦钻云太保贾七爷；我老盟弟早亡，就是那展翅蝴蝶秦天豹；山西人排行在五，姓华名谦字子阮，号叫美髯公。这不是大水冲了龙王庙，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了吗？”金头虎喊道：“可不是，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，大水冲了王八庙啦。”老西说道：“胡说，龙王庙。”金头虎道：“王八庙与龙王庙相连。”华五爷道：“贾明，吾前者在方宅窃听老道与方成秘语，他们二人有奔建宁府双龙山之意，方成的二师兄金面太岁程士俊，是双龙山的寨主，我虽然没追上他们，他们必上双龙山无疑。你们快去追赶，我去找蒋伯芳蒋老五，再找我联盟弟兄金面韦驮张旺，他们追上你们一路同行。我与张旺把住杭州要路，凡我胜三哥的朋友，我都向双龙山指引。”山西人说罢，一飘髯，一道黑影，踪迹不见。金头虎说道：“黄三哥，要不是我的造化，五大爷焉能出世？”六位英雄够奔大坟南面，树林中有香五与银龙二人早放的东西，将两个包裹取下来，大伙整理衣襟，将家伙包在小包裹之内。五位英雄小衣服都湿啦，唯有金头虎干净，五位英雄穿好长大衣服，够奔建宁府双龙山。由杭州奔浙江再奔福建。黄三太到浙江时，对众人说道：“我有心到家探望老母，又恐在路都得耽误，咱们还是先奔双龙山，倘若为我一人误了大事，我何以对我之恩师？”众人齐声称是，说罢，一齐赶路。

路上无事，非止一日，来到建宁府地界，一打听双龙山，

有人指引：离双龙山八里，有一座桃柳营，是一个著名的镇店。众人进了镇店西口，向东去，坐南有一家招商旅店，弟兄六位进了店，天也就方到晌午，三太问道：“掌柜的，有跨院没有？”掌柜的说道：“有个西跨院，北房三间，西房两间。”三太道：“我们包这个西跨院啦，别再住别人。”语毕，交给伙计一锭银子。五位英雄都是武士打扮，店里伙友十分敬重，打了净面汤、漱口水，沏上茶来，跑堂的问道：“六位爷台哪行发财？”黄三太说道：“我们是保镖为业。”跟着问道：“掌柜的，此处离双龙山多远哪？”跑堂的说道：“出桃柳营直奔正南七八里地，顺着河沿向东去便是双龙山。顺江沿向西去，有一个水寨叫孟家寨。”三太问道：“此山有山大王吗？”跑堂的说道：“有。”三太道：“相距只七八里，你们桃柳营不受山大王的影响吗？”跑堂的说道：“达官爷，我们不但受惊，而且还沾光呢。”三太问道：“此话怎讲？”跑堂的说道：“离我们这儿三十里五十里，绝没有强抢偷盗之人。”金头虎说道：“若有外来的贼呢？”跑堂说道：“若有外来的绿林道，决不敢在此处作买卖，我们这一方可称夜不闭户。”贾明说道：“你们与山大王相好吧？”跑堂的道：“这是什么话？”三太道：“掌柜的，你别理他。”贾明说道：“你们这村为何叫桃柳营呢？”跑堂的说道：“达官爷，你有所不知，我们此地专种小柳树，发达的最快，这宗材料，专作杈耙农具，专供耕田之用。常听老人说，东海岛国来了一伙人，正在春天，一见此地柳树长的特别快，给当地人出了一个主意，将柳树皮割开，在里面放入桃树的仁，三年可变成桃树。三年后果然变成桃树，结的桃儿有茶碗大小，因此改为桃柳营。”黄三太说道：“我们喝完茶，便要参观参观。”跑堂的退出之后，弟兄六位喝完茶，出了店房，说着话，出桃柳营向南走，果然七八

里地外，一片汪洋大江，顺江沿向东，看见一座峻岭高峰，曲曲弯弯，犹如两条龙一般。众英雄观看，山东西两面是江。南面可通台湾的黑水洋。北面山坡下翠柏苍松，这山有三十多丈高，北面修的如同平地一般。山坡上要长出树来，便叫木匠锯去；若有土岗，便叫石匠凿去，故尔犹如平地一般。北面山形下宽上窄，山口上斗鸡崖环抱，堆积着石头，有喽卒把守，真有那一夫当关万夫难人之势，金钟罩铁布衫也进不去，大石头要由斗鸡崖砸下来，金钟罩也得砸成肉泥。六位小英雄看了多时，实在不能进此山口。萧银龙说道：“黄三哥，你看这座山天然险固，真是俗所谓，一夫当关，万夫难入。咱们回店吧。”弟兄六位看完山势，回到大来店，弟兄六位喝了会子茶，然后又随便要了点酒饭，酒菜上齐，此时已到掌灯之后。喝着酒，萧银龙叫道：“五位兄长，咱们探探双龙山，看看老道师徒落在里面没有？”金头虎说道：“什么，弟兄六位？我看是弟兄五位。我不探山，我探寒了心啦。探林士佩的莲花峪几乎将我刮了；探莲花湖几乎开了我的膛，幸遇见我的亲娘舅；探台湾的银安殿，几乎死在张奇善之手。回想探山的苦处，比黄连还苦。”萧银龙道：“五哥！你有造化。”金头虎说道：“我没有造化，我倒运。”萧银龙说道：“你有福。”金头虎说道：“我有豆腐。说什么我也不探山。”张茂龙说：“我表弟是铁了心啦，说什么他也不探山。六弟咱们俩人探山去吧？”金头虎说道：“对啦，你们俩人探山正对。双龙山，你们俩人都是龙，二龙探龙山，同类相亲；我是虎，龙虎不到头，龙争虎斗，没我好。”萧银龙叫道：“三哥！我与茂龙今夜前去探山，如明晨不归，你可别去接应，由桃柳营往东去是双龙山，往西去是孟家寨，孟家寨乃是孟二侠的寨子。”萧金台群英会散后，孟二侠已由台湾搬回原籍。萧银龙说道：“如果我们明晨不归，黄

三哥你就去孟家寨打探消息，你到孟家寨，还许与孟金龙大哥相会。胜三大爷喜事后，他们爷儿俩也许回家啦，孟二伯父地理熟，名头大，金龙哥哥力敌万人，你若是疼兄爱弟，你可到孟家寨。如果不依小弟之言，你再去双龙山，倘有差错，可没有救应了。”说罢，二人扎绑停妥，带好兵刃暗器，临行谆谆嘱咐，二人越过店墙，三太等向外相送，李煜说道：“三哥，你看二位贤弟真快。”贾明说道：“回来还快呢。”三太说道：“贾贤弟这是何必？未曾上阵，出此不活利之言。”

银龙、茂龙二人出了店墙，直奔大江而去，出了桃柳营，顺着江沿向东去，在道上银龙叫道：“七哥，你能上双龙山吗？”张茂龙说道：“直上直下三十余丈高，我上不去，爬山不能爬，山口斗鸡崖上有人把守，三面是水，我又不谙水性。”萧银龙说道：“七哥，此事怎么办理呢？”张茂龙说道：“咱二人到在那里再说。”轻车熟路，工夫不大，二人来到双龙山切近。银龙叫道：“七哥！没有金刚钻，不能揽瓷器活。我早预备上山之物，你看山坡下树木交杂，咱们可以借着树的力量爬山。”说罢，一提腰围子，腰间盘着绳子呢。解下了绳子，勒英雄带，提燕云快靴，伸胳膊递腿，没有绷吊地方，亮出双笔为前爪，判官笔后有如意头，前面鹅眉针，两只判官笔为前爪，后面脚尖着地，展眼间三十多丈，已经爬到山头，山坡有石块，找一块石头，将判官笔钉在山坡之上系上绳子，顺着山坡将绳头儿扔下去。张茂龙揪着绳子，脚尖找地，也上了山岭。萧银龙仍将绳子盘好，藏在青草之内。张茂龙暗暗佩服银龙之智，遂问道：“银龙贤弟，你哪里来的绳子？”萧银龙说道：“七哥，白天探山时，回到店里，我便打发跑堂的买了五斤绳子，准备今夜上山。”张茂龙说道：“下去的时候，可还得用此绳，你放在青草里，回头要找不着为之奈何？”萧银龙说道：

“你不必过虑，我有记号，回来准不能误事。”二人到了山岭向东行去，走了有半里之遥，见高耸大墙，迎面而立，银龙叫道：“七哥！你随在小弟后面，我先上去看看。”银龙先纵上大墙，跨着墙头，用手一拍大墙，当当砖的声音。银龙叫道：“七哥，你也上来吧。”张茂龙一飘身上了大墙，萧银龙取出一块问路石，向地下一抛，一听声音，并没有消息埋伏，往四外一看，大房有二三百间，二英雄蹿房越脊。银龙叫道：“七哥！房脊上是圆圈的千万别动，那是霸王圈，房檐上有滚瓦别登，七哥你随在我背后，踩着我的脚印走，万无差错。”

二英雄找到聚义厅，一看聚义厅前灯烛辉煌，犹如白昼一般，二英雄由南房后坡够奔东敞厅，聚义厅外悬挂灯笼，不亚如火龙一般。再看聚义厅正当中三张金交椅，正当中坐着一位老者，白面长须，长眉朗目，穿着一身青，正当中墨色莲花压顶，背后背着削铜剃铁的折铁宝刀，此人二位小英雄俱都认识，正是莲花湖老寨主宝刀将韩殿魁；东边一张金交椅，坐定一人，背后十二棵镖枪，衬烈火苗，此人背后东面，龙头凤尾架子上，插着六十二斤半重的狼牙钻，二人一看，正是镇八方林士佩；西边金交椅坐着这位，古铜色壮帽，背后十二枝镖枪，相衬烈火苗，背后西面兵刃架上，插着一对画杆描金戟，戟杆有鸡卵粗细，萧银龙说道：“这必是本山的寨主程士俊，你看此人面如淡金，故人称金面太岁。”又见东面上有一张桌子，老道七星真人赵昆福，与那铁戟将方成，还有万恶的淫贼张德寿；西边有一张桌子，坐着是太仓三鼠秦尤、柳玉春、崔通三人；东西两廊下，有七十余人，高高矮矮、胖胖瘦瘦、丑丑俊俊，俱是飞贼大盗，日走千门，夜盗百户之辈；聚义厅下站着一百名喽卒，俱都怀抱朴刀。萧银龙低声叫道：“七哥，你看看这一群，可称得起绿林道魁首的人物，慢说是咱俩人，就是胜三大

爷与我天伦到此，也难奈何他们，今夜咱弟兄二人白来一遭。”正在此时，恶道七星真人站起身形，叫道：“程寨主！贫道千山万水，逃在此处，跟令师弟方寨主方成一同前来，多蒙施主不弃，我无物可敬，今有一口二刃双锋宝剑，贫道无德佩带，愿奉送寨主，你可称名高望重之人，可以佩带此剑。你将此剑暂藏在仙人洞，以防不虞，皆因为老胜英有两个余党，一个叫欧阳天佐，一个叫欧阳天佑，此二人久惯偷盗，绿林道有名的人物，外号人称贼魔。贫道并不是长他人的威风，灭咱自己的锐气，现在座上之人，有多少位看见过的？在萧金台赴群英会，蛮子盗万寿灯，封皮封着，锁头锁着，门窗户壁不动，蛮子竟将珍珠灯盗走。如嫌放在仙人洞不牢稳，请寨主佩带身上，千万可留神，以免失去。”忽见有一人站起身形说道：“寨主爷还是佩带防身为是，就算蛮子来了，他也白看着。”程士俊说道：“也好。哪一位到仙人洞取剑？”西廊下闪出一家贼寇，面白如玉，穿一身银灰色衣服，身背后背着一口钢刀，遂说道：“寨主哥哥，小弟刘智愿往。”此贼别号叫玉面小罗成，银枪将刘智。张茂龙与萧银龙不认识此人，黄三太认识他，前三年在镇江与三太战过，破了二狼山，此人由地道逃走的，金头虎贾明将他拿住，认识高双青正是此人。刘智叫喽卒点上白纱灯笼，玉面小罗成脱衣服接灯笼，出了聚义厅东角门而去。

张茂龙低声说道：“萧贤弟，该咱们二位露脸，此人取剑，咱俩人将他拿住，得回宝剑，回到店中，落一个全脸。”萧银龙叫道：“七哥，未必不是诈，这一干人是久经大敌之贼，他为何不早取剑？单等你我弟兄来到，他去取剑呢？”张茂龙说道：“兄弟，凡事不怕来的早，就怕来的巧。你要不跟下去，我一人跟随下去。”张茂龙说罢，在后面暗暗跟将下来，萧银龙恐怕张茂龙有失，只可在后面跟随。刘智提着灯笼，由聚义

厅够奔东跨院，二人在背后跟随，东跨院墙上有两对挂灯，穿过头道东跨院，又到二道东跨院，墙上挂着一对纱灯，再到第三道东跨院，院中没有灯笼，就是刘智手中提着的这个灯笼啦。来到西房檐下，刘智一晃纱灯，忽然而灭，刘智自言自语，说道：“没有多大风，怎么灯笼忽然灭了昵？”把灯笼放在尘埃，打开罩儿一看，说道：“少才无用的喽卒，单单用一个蜡头儿，原来走了油啦，我说怎么灭了昵，也没带着火折子。”说着话，已经也到仙人洞啦，还得摸着黑儿取宝剑，张茂龙低声说道：“兄弟，我由他后面，用链子锤缠他，他要一回头，你在他前面，用判官笔照他致命处点他。”张茂龙说罢，一飘身下了房，要由贼人身背后而来，脚方落地，就觉着踩上了一件衣服似的，玉面小罗成下腰一带绒绳，用串地锦，将张七爷缠住。张茂龙一较劲，就觉着铁钩钩人肉里，萧银龙在房上打火折一看，原来是串地锦将张茂龙擒住。此院中满布钢铁网，上带倒须钩的钢钩，院中只有三尺宽的行路的当子。萧银龙看的明白，由房上飘身下来，纵到刘智面前，遂说道：“贼人哪里逃走？用串地锦拿人，不算英雄好汉。”亮出判官笔。贼人刘智闻听有人喊叫，遂握刀照定银龙顶梁便刹，萧银龙用双笔向外一推贼人的刀，左边闪出一个空儿，贼人抽刀一上步，由萧银龙左边纵到前面。贼人纵至萧银龙前面，就可以拉串地锦的绳子。萧银龙心中明白，见贼人纵过去，萧银龙随在背后，紧紧跟随，贼人无暇下腰拉串地锦的绳子，遂奔西角门而逃。萧银龙方要向外纵身际，绷腿绳忽然而起，要是外行愈向上纵，摔的愈重，不纵必然得绊躺下，萧银龙杏子眼乱转，缩小绵软巧，一踩绷腿绳，借着绳子向上起的劲儿，纵到西角门外。刘智不回头直向西跑，四个喽卒向东跑，萧银龙顺着北墙向西追赶刘智，追出去有十余丈远，忽然间房檐上噗噜一声，只见一人跨着墙头问

道：“刘寨主，怎样？”刘智说道：“林大哥快下来吧，擒住一个，这个扎手。”林士佩打墙上纵下来，放过刘智，叫道：“刘大哥！你打开火折照照，决不是官人；要是官人，来不到此山。”

列位，因为什么张、萧二人进山，里面的人会知道呢？皆因二人爬山的时候，有寻山的喽卒在暗中看见，墙下有暗铃，直达聚义厅，喽卒连拉两下响铃，聚义厅中就知道是来了两个人；取宝剑乃是假的，张、萧二人落在房上的时候，屋中的程士俊早就看见啦，遂叫喽卒点灯笼，故意用蜡头，此蜡头有一定的规矩，到东三道跨院准着完了；刘智自言自语是假的，他一下腰摘灯笼罩，暗将串地锦的绳子拾起来啦，张茂龙跳下来，正正落在网兜里。萧银龙是精明强干之手，就知道是串地锦，故此纵在刘智前面，与刘智动手，刘智不是银龙的对手，正在败走之时，林士佩在前面大墙上等着刘智呢。皆因为刘智出来的时候，林士佩恐怕刘智有失，前来接应，正遇上银龙追刘智，林士佩飞身下来，叫刘智打开火折，照看是官人不是，林士佩说道：“必然不是官人，咱们这座山附近没作过买卖。”林士佩一看，原来是萧银龙，遂一笑说道：“萧银龙啊，你可死期至矣，你还要动手吧？你好大的胆量，敢来探双龙山。”萧银龙一皱眉，一纵身，判官笔二龙戏珠，向林士佩面门便点，林士佩举钻便绷。萧银龙双笔照定林士佩裆中便扎，林士佩立着钻向外绷萧银龙的判官双笔，萧银龙赶紧撒笔，二人彼来此往，动上了手。十几个回合，萧银龙的笔碰在钻上，就觉着虎口发麻，舍了双笔。林士佩狼牙钻野鸡抖翎，照定少爷头上便砸。少爷一低头，躲过狼牙钻，方要跑去，被林士佩一脚兜了一个筋斗。林士佩狠毒，举钻咬牙照定少爷肋际就是一钻，少爷就地十八滚，燕子十八翻，林士佩一连就是几钻，银龙就地十八

滚，俱都躲过；林士佩遂插钻于地，手擒萧银龙。萧银龙知道难免于厄，见林士佩将钻插在就地，方要翻身爬起，被林士佩一把抓住英雄带，摸出银龙的飞抓，四马攒蹄，将小英雄捆住。方才在西角门使绷腿绳的那四名喽卒，已经过来观战多时，见林士佩将银龙捆住，遂说道：“林寨主，本山的规矩，你可别拿人家东西。”林士佩一笑说道：“我焉能动他的东西呢？你们将东跨院那个也捆出来吧。”四个人答应一声，工夫不大，将张茂龙由网里解下来捆好，抬到大墙下。林士佩一看，原来也是胜爷的徒弟，吩咐将张茂龙的链子锤仍然给缠在腰间，萧银龙的双笔插在兜囊之中，俩人抬一个，四个人抬两个，够奔聚义厅。林士佩在前，玉面小罗成银枪将刘智在后，这四个喽卒是天生的坏，抬着人走到墙角时，故意的向墙上碰，几乎磕了萧银龙的桃花脸。

抬到聚义厅切近，林士佩先进聚义厅。程士俊问道：“师兄拿人如何？”林士佩面有得色，答道：“俱都拿住了，一个被串地锦所擒，一个是愚兄所获，此二人俱都是胜英的近人，现在已经抬到啦。”程士俊叫道：“喽卒们！将被擒之人足下绑绳解开，倒绑二臂推上来，不许故意为难。”去了五七个喽卒，将萧银龙足下绑绳解开，倒捆二臂，兵刃暗器，一物不动，掸一掸银龙身上的尘土，喽卒用青布抄包，又给银龙将脸擦了，喽卒说道：“朋友，我们搀着你进聚义厅吧？”萧银龙说道：“保镖的镖头，终日在死生不测之中。杀人流血，乃是见惯之事，岂用搀扶？”张茂龙也是如此，头前银龙，后头张茂龙，哥俩倒捆着二臂进了聚义厅。二人面向北一站，两旁边削刀手叫道：“跪下！跪下！”萧银龙不闻不问，立而不跪，削刀手说道：“汝若佯作不闻，我家寨主一怒，将你乱刃分尸。”萧银龙仍是不理。程寨主站起来，手提英雄髻，举目观看银龙，

面如少女，俊美之甚，面冲着自己，毫无惧色。程寨主心中暗道：“真没看见这样的美男子。”又一看张茂龙，面似敷粉，剑眉朗目，怒目横眉，也是立而不跪。程士俊由心中喜爱。萧银龙是和容悦色，张茂龙是怒目横眉。程寨主叫道：“二位镖头！姓什名谁？”小侠客答道：“寨主，我弟兄行不更名，坐不改姓，在下姓萧名叫银龙，外号人称塞北观音，我之天伦人称镇三江萧三侠，子不言父名。我背后这位，是我胜三伯父得意的门生，凤凰张七，张茂龙便是。我七哥不愿与你们谈话，恐怕失了身份。”程士俊说道：“二位镖头仪表不俗，俱在少年，好汉不赚有数的钱，每月赚三十两二十两，一年才挣二三百银子，除去交朋友，能剩几何？二位若不弃嫌，何不弃镖行，同归绿林道，坐一把交椅，你我还可久在一处。我们绿林道，大秤分金，小秤分银，岂不胜似你们保镖十倍？”未等银龙答话，老道站起身来，叫道：“程寨主！这两人俱是胜英心腹之人，决不会归顺你我绿林道，速当杀之，以免后患。”程寨主闻听，面色一沉，说道：“道友，你同我师弟方成前来，我看在你师弟面上，容你师徒暂住几日，并非长久。家有千口，主事一人。不必多言，请即后退。”七星道人闹了一个大无味，撞了一个大钉子，诺诺而退。程士俊对银龙问道：“方才本寨主所说的话，二位意下如何？”萧银龙笑道：“阁下就是本山的寨主吗？”程士俊说道：“我就是金面太岁程士俊。”小侠客说道：“看你仪表倒像英雄，说话如何其不知份量？有劝人弃美玉而投顽石的吗？我们保镖公平交易，以力赚钱，拼命吃饭，称得起正当买卖人，赚的钱少，可以聚少成多，将来何愁不能发达？像你们这占山为王，出身浅薄，明火路劫，窃取偷盗，你们作贼的，上是贼父贼母，下是贼子贼妻，自己终身是贼，我们是保镖的达官，焉能归降贼党？”萧银龙口若悬河，

贼长贼短。列位，作绿林道的就不爱听这个贼字，萧银龙一运气说了好几遍，不带脏字，直骂了三辈，只骂得程士俊脸面通红，遂叫道：“萧银龙！你年轻轻之人，说话太已刻薄，你岂不知人生在世，不得一样？木有花梨紫檀，人有贤愚好歹；高山藏虎豹，田野埋麒麟；寒门生贵子，白屋出公卿；盐车困良骥，深滩隐蛟龙。你说占山的出身浅薄，我们可有杀人之权，一句话叫你们俩成为肉泥！”萧银龙笑说道：“姓程的，你看我们哥俩变颜色没有？我七哥要一跟你们说话就失了身份啦，我年轻满不在乎。”程士俊问道：“此言是打你心中所出，还是顺口而谈呢？”萧银龙微然一笑，说道：“死生有命，富贵在天。大丈夫视死如归。焉能畏刀避剑？言由中发，你们一刀一刀的刹，要有一个哼哈，不是侠义之后，你速速发令动手。但是若将我弟兄杀了，千万叫你的部下严守秘密，勿要声张，要是走漏风声，被我胜伯父与我父知晓，必然聘请侠义剑客，与我兄弟报仇。那时节杀到双龙山，刀刀斩尽，刃刃杀绝，杀得干干净净。可有一宗，就怕你不敢杀害我兄弟二人。”程士俊脸一发赤，骑虎难下，分明有不杀之心，当着外来的朋友及本山的寨主，于面子上也下不去啦，叫朋友看着，要是不杀这二人，分明是畏惧胜英了。程士俊高声喊道：“众寨主，亮家伙，将小冤家乱刃分尸！”萧银龙骂得群贼正在恼怒之间，俱各恨不得食银龙之肉，一听寨主令下，个个将大衣服脱下，犹如蝴蝶儿乱飞一般，亮出刀枪，将二位英雄三面围住。

小侠客言笑自若，遂说道：“你们何必这样沉不住气？吹胡子瞪眼睛脱衣服的，不就是杀人吗？”程士俊一看萧银龙这份光景，真是谈笑自若，视死如归。叫道：“银龙小冤家！你说寨主杀你屈也不屈？”萧银龙道：“你是糊涂人，只知以杀人为能，肉眼不识英雄。屈不屈的且谈不到，第一件，少爷入

山，来到你们范围之地，你们杀少爷不算人物；第二件，你问过少爷是干什么来的了吗？所以欲杀少爷者，不过意气用事，不分贤愚好歹。方劝少爷归绿林引为己用，忽欲将少爷乱刃分尸，须臾之间判若霄壤，可谓出乎尔反乎尔。我弟兄千山万水，自直隶莫州来到双龙山，我们一非文班武泛。虽然是保镖，并未押着镖来，与你们占山为王的，井水不犯河水。皆因我胜三大爷为子完婚，天下英雄前去行人情，恶道七星真人赵昆福，趁办喜事之际，火焚宅院红棚，镖打新人，又在宅院之中盗去我胜三大爷朋友的宝刀、杆棒，我胜三伯父为朋友的东西，才约请朋友来到杭州府，寻找兵刃，捉拿恶道。在杭州相遇恶道，未能即获，恶道够奔建宁而来，寨主你既然收留恶道，当然非亲即友，杀了我等，也算是给恶道帮忙。我等死无可怨，打算要求你在聚义厅前摆一桌酒席，咱们结一个鬼缘，我弟兄吃喝已毕，任凭开刀，就怕你没有容人之量。”程士俊说道：“这有何难？”遂叫道：“喽卒们！告诉厨房，在聚义厅下摆一桌酒席。”喽卒告诉厨房，工夫不大，摆了一桌粗席，程士俊传令：“将二英雄的兵刃暗器俱各解下，解开绑绳吃饭。”恶道赵昆福不敢直接与程寨主说话，暗中告诉本山的寨主说道：“你们暗将兵刃亮出，暗器预备好了，谨防伶俐鬼逃走，程寨主是要上他的当。”老道绕着俱都低言耳语嘱咐了，众位寨主此时已将二位小英雄的兵刃暗器俱都搜出，二位英雄身无寸铁，解开了绑绳。银龙杏子眼一转，众寨主俱各虎视眈眈，本来是打算要走，一看这宗情况，走不了，自裁筋斗。一看这桌酒席，两副杯筷，不过是一桌下等之席，叫道：“张七哥！你在东面上手坐，我在下手坐，咱们哥俩痛饮一番，你看寨主倒有点宽宏大量，英雄气概。”张茂龙心中思索：“这宗酒喝着有什么意思？”银龙喝着酒对众绿林道说道：“在下年轻脸皮粗，最爱说

话，我这位张七哥年纪长些，知道身份，不与汝等交谈，恐怕失了人格。我胜三伯父天下闻名，我七哥是我胜三大爷得意的门生，倘若与贼人谈话，不但失了自己的身份，对于恩师的名誉都丢啦。”张茂龙心中说道：“短命鬼小龙，你不用多心我畏死贪生，决不能变颜色。”不表茂龙心中暗打算盘，萧银龙又叫道：“七哥！我给你斟一杯。”语毕，给张茂龙斟了一杯，自己又斟了一杯，叫道：“众位寨主！请喝一杯。”大伙说道：“你请吧，不用让，多喝点。”萧银龙端起酒杯，一饮而尽，说道：“众位寨主，酒内藏毒药，杀人不用刀，真是好东西。众位寨主，我七哥在东，我在西，长幼尊卑有次序吧，人物至死不乱。你们众位听说过没有，昔日孔门弟子子路，有勇无谋，与人战斗，身受重伤，临死之时，尚且整冠结缨，死得整整齐齐，从从容容。”张茂龙一看银龙这样豪气，自己也杯杯净盏盏干，将生死置之九霄云外了。银龙本意为的是等救应，抬头向外一看天光，已过半夜，无有救应到来，酒也喝的不少啦，站起身来道：“众位看看我姓萧的颜色改变没有？”众绿林道一看，真是颜色不变，俱各答道：“可称少年英雄，我等佩服。”小侠客说着话，由西面转到东面，遂说道：“众位寨主，咱们结个鬼缘，愈痛快愈好。我们行侠作义的可不能带脏字骂街，这回大家可得原谅我，我一冒血，我就骂老道师徒，什么不好听，我骂他什么，可不能带脏字。”语毕，双手抱头，头朝东脚朝西，躺在尘埃。此时众人刀枪棍棒手中拿着，净候程士俊一声令下。无奈程士俊有爱将之癖，站起身躯，用手提着大鼈，心中爱惜小英雄，不忍发话。山中的规矩，寨主不下令，不能动手，老道嗓子眼痒痒，不敢说话，恐怕再碰钉子。恶道等得实在没法子啦，遂说道：“若留你小冤家在世，是绿林道的祸害。”揶揄剑都够奔银龙说道：“贫道要杀你的头，你将胳膊抬开。”

少爷闻听，遂将双手张开。张茂龙一看老道要杀银龙，遂站起身形，急奔银龙而来。林士佩用狼牙钻一横说道：“站一站，别忙，刹了他，还不刹你吗？”林士佩横着狼牙钻挡住张茂龙，恶道手擎双剑念了一声：“无量佛。小冤家，前三年皆因胜英打莲花湖，在战船之上，一刀一个，杀了我两个爱徒，我得意门生俱各死在老胜英之手，今天我杀你小冤家，这叫冤冤相报。”语毕，双剑一并，手起剑落，就见红光崩现，鲜血淋漓。

老道手起剑落，看看落在银龙脖颈之上，正在此时，忽然由东敞厅飞进一只暗器，这宗暗器不大，就听嗡的一声响，奔老道太阳穴打来的。老道是久经大敌之人，听有金风的声音赶紧一闪脸，这暗器打在老道嘴巴子之上，老道就觉着麻木之中稍微有点疼。老道叫道：“众位寨主，不论那位，快用匕首刀将我这块肉刺下去，以免毒气入肉！”群贼一阵大乱。林士佩问道：“什么人？”东敞厅答话：“群贼不要伤我两位兄长，千里追风小侠客刘云在此。”林士佩就要上房追逐，秦尤一把揪住，说道：“此人会打毒蒺藜。”林士佩说道：“我有十二棵镖枪，三只点穴镞，论暗器我也会打，我也会接，我也会躲。”刘公子此时由外面向里一看，认识是林士佩。读者问道：刘云因何认识林士佩呢？二人并未见过面。这里头有一个缘故，刘云与黄三太等在一块三年之久，闲暇无事，弟兄在一块谈话，黄三太与刘云说过，林士佩的穿着打扮，并手使的兵刃，所以今天刘云一看，正是平素所提的绿林有名的人物林士佩。刘云心中暗道：“林士佩他乃是我胜三大爷的劲对，我许不是他的对手，况且聚义厅上，俱都不是软弱之辈。绿林道的规矩，同来三人，被擒两人，要是不将三人都擒住，那二人也不能杀害，怕是有后患，我何不逃走，倒可先救了我这二位兄长之命，倘若我也被获遭擒，都死在双龙山，还有谁去搬救兵？”刘云思索至此，

遂由东敞厅上，向南而去。此时林士佩已然纵出聚义厅，上了东敞厅，追逐小侠客刘云。

不表林士佩追赶小侠刘云，单说刘云是怎么来到双龙山呢？由直隶莫州胜爷家中走后，第二拨是黄三太等，随后是蒋五爷，蒋五爷要起身的时候，刘云说道：“蒋五叔，你候我一候，咱爷俩一同起身。”蒋五爷说道：“要走咱就此起身，候什么呢？”刘云说道：“胜三大爷的家烧的乱七八糟，我打算将家姐送回，然后咱爷俩定一个约会之地，你看如何？”蒋五爷说道：“要是那么办，你将令姐安置好了，咱们就在杭州见吧，还是我先起身。”刘云说道：“就那么办吧。”蒋五爷遂自己先走啦。刘云对于安置姐姐这一层，正在发愁无有主见之时，老家人叫道：“刘公子！我家二主母有请。”刘云整衣帽，随同老家人到了内宅，见了胜二太太。刘云请了安，叫道：“二婶娘！传唤小侄有何吩咐？”二奶奶说道：“刘公子请坐，我有一件事要与公子商议。我由二十多岁，你二叔病故，并未留下儿女，令姐凤兰，我们娘儿俩说闲话，姑娘无娘，万般都是苦的，我打算将令姐收在跟前，作为义女，皆因为我们娘儿俩投缘，他又是我兄长王灵的义女。你要有事你就办你的事去，你胜三大爷这一出门，不知何时回来，将来汝姐若是定了终身大事，嫁妆之资，是老身担负。”刘云闻听，不胜之喜，撩衣双膝跪倒，叫道：“婶娘！你多照顾我们无父无母的人了。”这一来正合刘云的心思。刘云正为姐姐无处安置发愁呢，今者婶娘收为义女，自己了却一件心事。刘云谢过二奶奶，遂出内宅，来到外院收拾行囊，起身追赶蒋伯芳。一路之上并没追上蒋五爷，刘云这日来到杭州，在杭州府寻找先来的众人，也未见着。一日自己在酒楼上独酌，饭座有个老头向自己身上注视，一个蓝缎子帽子，大红疙瘩，穿着棉袍，黄白脸面，一部墨髯半尺有余，

漆黑油亮飘洒胸前；一个形如乞丐，恰似病夫，穿着破大夹袄，头上短发一寸来长。二人喝酒谈话，穿棉衣服的山西口音，说道：“张大哥，要打探事情找人，总得请问老头子。小娃子乳黄未退，哪里去找？什么叫千里追风？追屁也不成，总得请问老前辈。”穿破衣服矮老头说道：“小孩子他们向哪里去找？”刘云是个聪明人，一听话里有因，遂来到桌前，躬身施礼，说道：“千里追风是小可别号，老人家何以知之？请问其详。”老西说道：“我们瞎聊，谁知道你追风不追风，追屁不追屁呢？”刘云说道：“老人家不要玩笑，请教贵姓大名？”老西一笑道：“孺子可教也。我是明清八义排行在五，姓华名谦字子阮。”又一指穿破衣服的说道：“这位是李四爷的联盟弟兄，金面韦驮张旺的便是。”刘云一听，赶紧拜见。华五爷说道：“我救了黄三太他们，他们已够奔建宁府双龙山，追赶老道师徒去啦。我兄弟二人在杭州把住咽喉要路，有我胜三哥的人，便往建宁府双龙山指引。”于是爷儿三个同桌而饮，刘云白吃白喝，行侠作义的规矩，谁是长辈，在一块吃饭谁花钱。爷儿三个在一处吃喝着谈话，老西说道：“我们哥俩先见着蒋伯芳，也告诉他了。”刘云闻听此言，知道蒋五爷已奔建宁，自己遂也起身与二老者告辞，够奔建宁而去。

晓行夜宿，非止一日，刘云来到建宁府地界，一打听双龙山附近七八里地，有一座桃柳营，有几家招商客店。刘云住下店，一打听店主人，知道双龙山距桃柳营七八里之遥，将方向打听明白，记在心里，遂够奔双龙山。小侠一看此山，险峻万分，三面是水，一面是陆，直插霄汉。刘云绕到山东面换水靠，顺山根向南走出有一二里地，见有可以向上爬的地势，刘云慢慢的往上爬，这时候才定更来天，就这么一爬山，耽误时候可就大啦，刘云爬上山去，就有三更来天。小侠客蹿房越脊，够

奔聚义厅上，借灯光一看，萧银龙与张茂龙他二人正在聚义厅下吃饭呢。群贼虎视眈眈，萧银龙谈笑自若，语毕，头朝东一倒，叫群贼动手。程士俊并未说话，老道亮双剑要杀银龙，老道方走至银龙面前，扬起宝剑，刘云在东敞厅上恨得咬牙切齿，带皮套掏出五棵毒蒺藜，一看形势，五棵要是一块打，打不着老道，必然打上银龙，这才用一棵毒蒺藜奔老道打来，老道举着剑一下腰，嗡的一声，毒蒺藜打来，老道听有金风声音，一抹头，正打在腮帮子上面。老道往后倒退几步，口中说道：“不好！”急忙教寨主用匕首刀将腮帮子肉刺下一块去，用皮子膏药贴好。老道真是高明，要是别人，怎么也想不起用刀割下毒肉去。

不表老道受伤，单说林士佩拿着狼牙钻向外要追，秦尤一把拉住，遂说道：“林大哥别追，此人会打毒蒺藜。”林士佩说：“不要紧，我对于暗器，会打会接。”说着话，这才蹿出来，纵上东敞厅追赶刘云。此时刘云心中暗想：“我若与他交手，必不是他的对手。我若是逃走，绿林道的规矩，他们决不能杀害我两位兄长。”刘云遂往南跑，林士佩住南追赶，刘云绕过南配厅后，由东南向西跑去，林士佩的脚程又快，地理又熟，越追越近，越过两道寨子，二人相隔四五丈远，刘云纵上墙向下一看，只见墙根下黑忽忽，不知是什么。寨子墙外，原来还有一个狠心贼在墙外埋伏。刘云向下一看，由墙根底下打上一支镖来，此镖奔刘云哽嗓咽喉打来的，刘云一歪身，打在井肩穴下。这一镖打的很重，还是毒药镖，刘云心中一思索：“我如果要落在墙里，林士佩必定一钻将我结果性命。我宁死在墙外，不死在墙内。”胳膊肘跨着墙，勉强较力，飘身纵至墙外，纵下墙来，秦尤赶奔进前，跟着就是一刀，刘公子扎挣着，撒出十三节亮银鞭，抖鞭接架相还。二人在墙外动上手，

未战到五七个回合，林士佩由大墙上跳下来。秦尤说道：“林大哥，你请过来吧，这孩子扎手。”林士佩由西大墙上飘身下来，狼牙钻挟肩带背，照着刘云便砸，刘云身带毒药镖伤，右臂膀麻木，几个回合，刘云右手鞭一个不留神，哗啦啦缠在狼牙钻上，林士佩将钻向外一推，说道：“孺子还不倒下！”刘云身带重伤，焉能与林士佩较力？身躯晃了两晃，倒在尘埃，十三节鞭松手。刘云倒在平地，心里明白，口中不能言语，林士佩一撤钻，叫道：“秦寨主！前去聚义厅上唤喽卒，将此子抬往聚义厅去。”秦尤说道：“林寨主，你也要与你令师弟学吗？刚才要不是在聚义厅上给萧银龙等摆酒摆饭，这时早把萧、张二小辈杀了，还至于有这一回吗？萧银龙故意罗嗦，就为等救应，程寨主上他一个当。刚才若不耽误，此人就是来了，也赶不上啦，皆因令师弟优柔寡断，方有此事。林大哥，你认识此子吗？”林士佩说道：“我不认识。”秦尤说道：“提起这孩子的历史，令人可恨。此子吃里爬外，他与我盟弟之兄长张德福共设福云居，他也吃过黑道儿饭，在太湖劫过船，到后来他忽然与黄三太等结义为友。我在他们店里住过几天，这小子的根底不浅，他乃是宜化府提督刘玉书之子。他父任满回家，由水路而行，路过一个山口，被绿林道朋友抢劫，刘玉书射倒三个绿林道，众绿林在山上投石砸船，将船砸翻，合家命丧。此子命不当绝，抱着一块木板冲到河坡，巧遇西路镖头钱士忠，将此子捞出抱回家去，收为义子，教授十三节亮银鞭，十二棵毒蒺藜，百发百中。后来在连云山与他姐姐相认，他姐姐是南侠王灵的义女，起灵回家，够奔扬州刘家堡，认祖归宗。此时他姐弟与老胜英非常亲近，大概老胜英家中办喜事，他姐弟也行人情去啦。他一定为宝剑杆棒而来，今日不杀此子，恐怕睡多了梦长。小冤家刘云，你既与胜英出力杀害绿林道，你不知秦

大太爷与胜英有杀父之仇吗？”刘云周身麻木，口不能言，翻眼睛看了看秦尤，并不能与秦尤答话。秦尤说道：“你不用看我，今天杀了你，亦可与绿林道除害。”秦尤说着话，抬腿擦刀，说道：“林大哥，将他的瓢儿提到聚义厅去吧。”

西大墙外原有一片卧牛青石，高矮不等，就见青石西面一道白线，咳嗽一声，说道：“孺子秦尤，不要害我侄儿，老夫来也。”秦尤一看此人，发似三冬雪，髯似九秋霜，一飘银髯，够奔秦尤而来，秦尤吓的抹头便跑，他以为是胜三爷来啦，秦尤越过寨子墙，与群贼送信去了。林士佩将钻交于左手，右手取火折打着一看，凡是胜爷的宾朋，林士佩认识的居多，惟有这位老者，林士佩并不认识。但见头上白发挽成了一个发纂，杨木簪子别顶，颌下银髯飘洒胸前，棉绸大褂，接着衣襟，青缎子双脸鞋白袜子，背后背着一条拐杖，面上皱纹堆累。林士佩心中暗道：“我怎么不认识此人呢？”老头问道：“对面敢是镇八方林士佩吗？”林士佩答道：“然也。”老头叹了一口气，说道：“可恼可恨，可叹可惜。”林士佩说道：“你哪里来的？这么些零碎。”老头说道：“可惜可叹，是你的人材仪表；可恼可恨者，我责备你八个字。”林士佩问道：“哪八个字？”老者说道：“恩将仇报，骨肉无情。我胜三哥累次拿你当朋友看待，南北英雄会，反背转环刀，不忍伤你性命，将你当顶发髻削去一缕，你不知以恩报德，将镖行众人稳在逍遥亭，三更后放地雷，被我道兄诸葛山真识破，将地雷挖出。镖行众英雄一怒，非追杀你不可，我老恩兄追到莲花湖交界，我恩兄有心捉你，你妹妹哭泣，要投江一死，触动胜三爷慈心，放你兄妹归莲花湖。后来我胜三哥莲花湖救银龙，你仗莲花湖人多势众，将我胜三哥困在莲花湖一天一夜，我大师兄剑客铁弹打碎彩莲灯，解了重围。到后来六月二十八赴群英会，你欺压我三哥年迈，

你使六十二斤半的狼牙钻与我三哥较量，蒋伯芳赶到，甩手一棍将你打倒，再一棍就要结果你的性命，多亏我胜三哥托住亮银盘龙棍。七月间你们大伙怂恿刘士英，要治我胜三哥一死，我胜三哥被朋友救去，天不绝好人。我老恩兄救你五六次不死，你不知改过自新，反以仇恨为报。骨肉无情者，古人有托妻寄子之交，你妹妹无处安身，十七八岁的姑娘，寄在他处三年，一纸之信，你都不通，你岂不是骨肉无情？”列位，林士佩若是明白，一问老者为何提起小妹，老头可就告诉他啦。老头本是给他送妹妹来啦。谁知林士佩他不但不追本穷源，问他小妹，他反倒大怒，对老者说道：“你何必在本寨主之前絮絮叨叨？你要再如此，本寨主就用狼牙钻追尔老命！”这位老者性情刚暴，开言说道：“小儿林士佩休要无理！我闯荡江湖之时，连你家大人还年轻呢。”林士佩闻听此言，说道：“你不要倚老卖老，你姓什名谁？”老英雄捋银髯说道：“大明家未没之时，四大镖头，第一位我大拜兄南路镖头南侠王灵，北路镖头胜英，老夫走东三省一带，东路镖头白头太岁石俊山是也。我老兄弟西路镖头钱士忠。”林士佩心中暗道：“我没听说过。”遂举狼牙钻劈头盖顶砸下。老英雄背后撒毒龙怀杖，此杖长有五尺有余，用药喂的色如老竹，底下一个月牙子，上边一个鱼头，鱼口中暗藏一棵子午问心钉，专打金钟罩，前二十余年，子午钉用毒药喂的，现在子午问心钉不用毒药喂啦，前文书表过，南侠老王灵劝三位兄弟不许用毒药暗器。老弟兄四位，石俊山力气最大，没事之时行路，毒龙杖就当拐杖用，哈着腰，连咳嗽带喘；有事时候，毒龙杖一挟，日行千里。林士佩年轻，没见过这宗兵刃，自负武艺无敌，狼牙钻劈头盖顶便打。石爷毒龙杖接架相还，毒龙杖铁门闩一横，林士佩心中暗道：“拐棍真敢搪我的钻。”说时迟，那时快，就听当啷一声，火星一爆，

狼牙钻绷起有三尺多高。林士佩对于三十六路家伙件件皆通，毒龙杖他没有会过，把势把势，全凭架式，他不懂得这宗兵刃的招数，不能取胜。老英雄心中暗想：“我有心照他致命处给他一杖，我看在姑娘面上，不忍那么办。但是我若战的工夫一大，群贼赶到，我怎么救刘云？”老英雄思索至此，用毒龙杖月牙子一打林士佩，林士佩用钻一横，那知老英雄用月牙子打他是虚招，他一横钻，老英雄用后面的子午问心钉翻头打来，正打在林士佩右臂之上，将胳膊划了一道血槽。林士佩翻身便跑，纵上西大墙，逃回聚义厅。林士佩不愿明说，怕栽筋斗，自言自语，说道：“白胡老头拐棍真厉害。”并不提受伤之事。

林士佩这头暂且不提，单言石俊山赶走林士佩，取出火折一照，将刘云十三节鞭拾起，毒龙杖立在一旁，从腰中解下灰绸子抄包，叫道：“刘公子！老夫前来救你。”老英雄下腰，两手一提刘云的手腕子，背在背后，用抄包将刘云勒好，两手向前一拢，取过毒龙杖挟在腰下。工夫不大，就听山内人声鼎沸。“拿呀！拿呀！”灯笼火把，亮子油松，照如白昼。老头一看山里人离着自己近啦，老头遂向西南而去，走出六七里地，只有水路通达台湾，群贼分两路追出，一路向正西，一路向正北，越追越远，西边追下几里地去，面前是水，北面追下几里地去，就是旱田，两拨人追了半天，踪迹不见，只可回山。石爷本是给林士佩送妹妹来啦，这么一来，石爷给他送妹妹之情，也叫林士佩辜负了，可惜成全他兄妹团圆的一番好意。

石老英雄因何与林士佩送妹妹呢？皆因前三年三月间，林士佩逃到莲花湖，将妹妹寄在彼处，六月间，萧金台下帖聘请群雄，林士佩韩秀共赴英雄会，七月初二散了会，林士佩无脸面回归莲花湖，与老道七星真人同赴碧霞山。胜三爷追五股差事至碧霞山，鹰愁涧几乎丧命，蒋五爷在碧霞山二打林士佩，

刘士英与胜爷言归于好，弃山回归故里。林素梅在莲花湖不见哥哥到来，思兄甚切，命后寨的老喽卒给韩秀传信。韩秀打开字柬一看，内写：“字奉总辖寨主兄长台览：难女林素梅百拜，请问仁兄，吾兄长六月赴会，今已八月节后，何以不见回归？但不知吾兄现在何处？”韩秀看完字柬，写了回书。姑娘拆开一看，内云：“字奉林姑娘妆次：韩秀顿首百拜，七月初二散会后，群众各奔前途，令兄士佩未获晤面。曾派精明喽卒前往四外打探令兄消息，尚无回报。”云云。林姑娘将来信看毕，不由的长吁短叹，仍求韩秀打探自己哥哥下落。二年有余，韩秀他才知道林士佩避难双龙山，韩秀修书告知素梅姑娘，姑娘这才放心。然而思兄之心，不能一日忘怀，要求韩秀派人唤回兄长。韩秀应着，派人到建宁府去请林士佩回莲花湖。韩秀真是受人之托忠人之事，遂派二寨主神抓将张林前往。张林奉命起程，一路之上晓行夜宿，够奔建宁府双龙山，见了林士佩一提此事，林士佩说道：“张寨主你急速回去，对韩寨主说知，我不报胜英厚我之仇，决不回去。我或将胜英置之死地，或叫胜英栽了筋斗，我那时才回莲花湖。”张林回归莲花湖，照着林士佩的话报告韩秀，韩秀修书告知姑娘，姑娘一想，飘流在外，何时是了？遂写信与韩秀，说明自己欲回扬州故里。韩秀言说：“姑娘要是一走，将来令兄回来时，我未免有负令兄之托。待我再派妥实人去请令兄，再定行止。”当下韩秀与老寨主韩殿魁商议：“请老寨主权往双龙山走一遭，无论如何将林寨主请回来，兄妹相见。”宝刀将韩殿魁也深以为然，遂起身够奔建宁双龙山。比及老寨主到了双龙山，被程寨主款留，未能回来，韩殿魁要求程士俊与韩秀修一封书信，程士俊遂与韩秀修书，略云：“总辖寨主韩仁兄赐览：吾师兄林士佩骨肉情疏，抛妹于贵山三载之久，不达一面，至劳朋友挂怀，胞妹思兄，罪何可

道？望仁兄念其现在难中，不责既往，是为万幸。”韩秀看毕，太息不尽，将林士佩近状转告姑娘。姑娘又修书致韩秀，言：“兄长不念骨肉之情、朋友之义，难女现在扬州尚有叔父、婶母可投，今者一心欲回故里，侍奉叔父婶母。三载寄养之恩，容俟候报之异日。如总辖寨主不允难女所请，难女惟有一死而已。”韩秀看罢，知不可留，韩秀遂告诉老喽卒，明天晌午请姑娘在寨中相见。老喽卒将话告知内寨婆子，转禀姑娘。次日韩秀挑选八位老寨主，几名老喽卒，偕同韩秀进内寨去见姑娘。来到内寨，韩秀叫丫环将姑娘屋中的竹帘放下，韩秀在外间屋坐定，老喽卒两旁站立，韩秀隔着竹帘与姑娘接谈，说道：“小姐若回原籍，令兄回来，叫我兄弟怎样交代？”姑娘叫丫环由屋中传出一封信来，说道：“几时我那骨肉无情的兄长回来，你就将此信交与我兄，这是我一心回归故里，韩寨主你决无辜负我兄妹之处。”总辖寨主问道：“小姐意欲怎样走法？还是坐船，还是坐车呢？”姑娘说道：“恩兄，明天难女起身，只要两套轿车一辆，一个老喽卒赶车，明天早饭后，难女起身拜辞。”韩秀说道：“小姐，明天愚兄带队与小姐饯行。”韩秀与姑娘说至此处，韩秀遂告辞回前寨而去。到了第二日，韩秀果然预备二套轿车一辆，挑选一名老喽卒，姓冯名叫冯四，此人忠厚诚实，对于南七省道路很熟。韩秀嘱咐冯四：“在道上多要小心，送姑娘到扬州原籍，千万与我带回姑娘的亲笔书信来。平安无事回来，我必有重赏；倘有差错，我必然重责。”冯四唯唯而退。

第二日冯四套好了车，韩秀带领五十名喽卒在山口恭候，工夫不见甚大，就见林姑娘的车已到。韩秀眼珠一转，不由的一愣，见车后有一壮士二十来岁，粉莲色六楞抽口壮帽，粉莲色大氅，银灰短靠，十字绊腰系英雄带，足登燕云快靴。原来

是姑娘改扮行妆，耳朵眼用白蜡堵上。韩秀仔细一看，才认出是姑娘，心中暗道：“这位姑娘真似奇男子。”身后跟随一个小书童，年纪十五六岁，头戴青布随风倒，青布大氅，青布的靴子，这原是姑娘的丫环春龄改扮的，有其主必有其仆。说书唱戏往往有女扮男妆，姑娘今日如此打扮，他为的是走路上方便。这一位假壮士来到韩秀切近，又是作揖又是万福，脸儿一红，说道：“总辖寨主，叫你见笑。女子走远路，千人瞧，万人看，这样打扮省却许多是非。”韩秀控背躬身说道：“姑娘请上车吧。”姑娘来到莲花湖的时候，带着二十来只箱子，俱都存在后寨，姑娘亲笔书写封条封好，并未带走。姑娘上了车，丫环跨外辕，韩秀送到外桥口。姑娘奔正南，遇见水路将车卸了，载在船上，渡到旱地，再套车而行。路上非止一日，到了扬州林家村。进西村口，姑娘一掀车帘，叫道：“车夫！你问问林二爷林庆在哪个门住？”车夫冯四答应了一声，见有一个乡下老者背着粪筐而来。冯四将车站住，遂向前问道：“老先生，这是林家村吗？”拾粪老头答道：“正是林家村。”冯四又问道：“有一位林二爷林庆在哪门居住，你知道吗？”老者放下粪筐说道：“你要问年轻的，还是不知道。我们这村中首户财主，大爷林春，是武秀才出身，二爷林庆。因为有乡亲争执地亩，大爷林春出去调停，了事没了好，打起了架来，大爷动手伤了一条人命，打伤了三四个，大爷回到家中，携妻带子，怀抱一位小姑娘，逃亡在外。第二日，八班捕头前来办案，大爷已经远走高飞，将二爷林庆拿到当官。被打死的这人，半夜又缓醒过来啦，各村的举监生员出来调停，伤也好啦，二爷花了几百两银子，官司了结。大爷在外也不知道这些事情，始终未归。后来二爷派人寻找，传言大爷当了山大王啦。光阴似箭，后来又听说大爷已经去世，少爷林士佩袭了父职。二爷累次捎

书寄信，并不见回音。如今已有十七八年了。二爷身下并无儿子，遂过继了一个儿子，此子无所不为，不到二年，老夫妻双双弃世，过继之子，先卖房子后卖地，将房产事业俱都卖尽，现在这老哥俩身后算是没了人啦。”姑娘在车里听的真而且真，不亚如一盆冷水浇头！姑娘遂叫车夫仍将车赶回扬州。到了扬州，找了一座招商客店，姑娘叫车夫问问店主人，就说我们少爷爱清静，问有跨院没有，店主人说道：“有一个跨院，三间上房，两间厢房。”车夫将车赶入，车夫住在东房，姑娘与丫环住了上房，叫店主人预备了纸笔墨砚，姑娘在灯下眼泪汪汪写了一封书信，叫丫环将冯四叫到上房。冯四道：“姑娘唤老奴有何吩咐？”姑娘说道：“明天你赶车回莲花湖。”冯四问道：“姑娘您呢？”姑娘道：“我要千里寻兄。”冯四说道：“小人回去这样说，总辖寨主若是不依小人呢？”姑娘说道：“我这里亲笔书信一封，你回去将书信呈与寨主，决无你的过错。这儿有一个小包袱是我给你的，此物足够你后半世之用。”冯四给姑娘磕了一个头，收下小包袱。姑娘又告诉冯四，到柜房叫店主人给雇一辆小车，就说少爷要到建宁游山逛景。雇好了车，第二天冯四起身后，姑娘对丫环说道：“你已十六七岁，年纪也不小啦，这儿有一个包袱，你拿去回归故里，叫你爹娘给你找夫嫁主。这个包袱足值两三千银子，你的前途自己多要保重。”丫环道：“您奔何处呢？”姑娘道：“我够奔建宁寻兄，叫我兄长回家承乏宗祧。如不回家，我在我兄长面前一死，此生此世就算了结。”丫环闻听说道：“如果您要这么将我舍了，我愿先死在您的面前。我自八岁您将我收在身旁，没拿当奴婢看待，如同亲骨肉一般，如今你要舍我一走，那是万万不能的，生死咱主仆皆在一处。”姑娘见丫环意恳情深，遂应允同赴建宁。

主仆二人第二日起身，晓行夜宿，这一日来到建宁地界。没雇着车，主仆二人背着小包袱步行，走到掌灯后，一打听离双龙山还有二十里，天光已经掌灯啦，主仆也走乏啦，姑娘低头叫道：“春龄，咱们住店吧，明天再够奔双龙山。”主仆二人住了店，皆因在路上风霜之苦受了不知多少，将女子的气色一点儿也没有啦。此店名叫双合店，乃是亲弟兄二人所开，一名苏土龙，一名苏土虎，开的本是黑店，路劫行旅客人。这两个贼又好采花，柜上的伙友也都是黑贼，姑娘与丫环背着小包袱并不甚大，又没看出来是女子模样，丫环背着包袱，累了一身汗，进店脱去青布大氅，在房檐下一凉爽，金风透体，到了第二日早晨，丫环就病啦。他这个店非得看出客人有钱来他才动手呢。丫环这一病在店内，姑娘叫店小二给请先生看病，由包袱之中取钱，露出一个包儿，原来是一包金条，被小贼看见，当夜晚主仆二人就要大难临身。且说店小二请了一个先生，这位先生连脉都不会诊，问了问病原，说道：“这是风寒。”开了一个药方子，几味药都不是要紧的草药，吃下去好不好就在乎病人的命啦。当夜晚小伙计与掌柜的说道：“咱们输了眼啦，昨天来的那两个客人很有钱，晚晌他们解包袱拿钱，露了白啦，金条细软不在少数。”掌柜的说道：“这水买卖怎么作呢？”伙计说：“好作。今天我一会儿给他那个书童抓药去，在药中暗下毒物，他吃下去就算完事，然后那个武生公子，还不好办吗？”那伙计将药抓来，交给素梅，素梅亲自煎药，当夜晚丫环吃下药去，满床翻滚，工夫不大，七窍流血，气绝身亡，脸面都是青的。素梅不敢放声痛哭，恐怕露出女子声音来，叫伙计将店中掌柜的请过来，对掌柜的说道：“这是我的伴童，由七八岁上就在书房伴我读书。你这苏家堡附近有金店没有？你给我换点金子，买寿衣、寿木，再买一块地作为坟地，将来我

们还起灵呢。”掌柜的满口应承，叫伙计备上一匹马，到建宁城内，将金子兑换，买了寿衣、寿木，又买一块坟地，本地人要花三十两银子一亩，住店的生人就得花四十两银子。闲话休提，且说姑娘亲自给丫环成殓，当天雇人抬出去。埋完之后，姑娘回在店中眼泪汪汪，到晚晌不吃不喝，掌柜的与伙友都过来解劝，林素梅喝了几杯闷心酒，忽忽悠悠，自言自语地说：“我连一个丫环的命都没有。”披着大氅和衣而卧，昏昏沉沉，被金风一吹，将姑娘吹醒，睁眼一看，门窗大开，两个包袱踪影皆无。姑娘遂叫：“掌柜的！”伙计过来说道：“我们掌柜的与伙计打吵子呢，柜房里伙计的东西丢啦，伙计叫掌柜的赔，掌柜的不赔，掌柜的说你的书童死啦，又买庄田又买地，衣衾棺柩太阔绰啦，你将贼招进来的。”姑娘一听，说道：“我的东西已经丢啦，也不用说啦，现时我只有浑身衣服，连路费也没有啦，你们买寿木剩下的那几两银子，就算店饭账吧。”伙计说道：“我们给你跑了一天一夜，我们辛苦钱，你一个也不给吗？”素梅说道：“我若有钱，焉能不给你们呢？”伙计说道：“这也没有法子，你往后再从此路过，再找补吧。”姑娘说道：“好好好。”伙计退出，姑娘又和衣而卧，躺了会子，天已大亮，叫伙计给打了一盆洗脸水，姑娘梳洗已毕，出店够奔双龙山。心中悲切，走到一片大树林子，姑娘席地而坐，思想自己天伦占山为王，哥哥又占山为王，失了山寨，不思回家承乏宗祧。”不知哪世无德，我林素梅只落得如此飘零。倘若到了双龙山，见着我那无情的哥哥，必不能听妹妹良言回家，我当他面前一死，倒伤了兄妹的和气。”姑娘思索至此，将心一横，自言自语地说道：“人生一世，有如朝露，我今年二十岁了，就度了这些苦辣光阴，长此以往，更不知遭什么样的磨难呢。丫环死得可疑，我是女扮男装，连哭一声都不敢哭。人

逢绝地，不死何待？”思索至此，遂将腰中英雄带解下，寻了一棵小树，便将带子搭在树枝之上，坐在树下，自己哭了会子，站起身躯，银牙一咬，伸首上吊，手足乱蹬。看看性命不保，忽觉有人抚摸胸膛，一口气缓过来，“嗷呀”一声，哭了出来。慢慢睁眼一看，就见一位老者与自己盘腿弯胳膊。素梅说道：“老人家请莫动，我乃是一个女子。”老头说道：“你明明是一壮士，何言女子？”姑娘有心用手推开老者，因方才苏醒过来，又无力气，那老者与姑娘捶胸砸背了。姑娘无法，将腿一攀，用手将靴子脱下，露出三寸金莲。老者吓的倒退几步，说道：“你为何女扮男装？”姑娘说道：“我父早已弃世，我哥哥是山大王，子袭父业，姓林名士佩，人称镇八方。”老英雄“啊”了一声，心中说道：“救人一命，胜造七级浮屠，他又是一个女子，我不管他哥哥是谁，我也救他。”此老者正是东路镖头石俊山。老英雄问道：“你兄长乃是南七省出乎其类拔乎其萃的人物，你为何在此上吊呢？”姑娘说道：“老人家有所不知，我哥哥骨肉无情，自将我寄在莲花湖之后，三载未通音信。难女原籍扬州林家村，尚有叔父婶娘。由莲花湖回归故里，不想二老人早已故去，我叔父过继一子，此子吃喝嫖赌，无所不为，将房地产业，卖的片瓦无存。难女无处存身，又带领丫环千里寻兄。夜宿苏家堡双合店，丫环染病，求店主人请先生开方，丫环吃下药去七窍流血而亡。难女将丫环葬埋之后，夜间不知何故，昏迷不醒，天光将亮时，睁目一看，窗门大开，所有金银衣物一概失去。要打算独自一人到双龙山见兄长一面，不料行至此处，四肢无力，两腿难行，故此要行拙志。”老英雄说道：“你要见了你兄长之面，你打算怎样呢？”姑娘说道：“我要见了我的兄长，我劝他改邪归正，回家承乏宗祧。他不听我言，我便死在他的面前。”老英雄问道：“这些话你早先

与你兄长提过没有？”姑娘说道：“劝其无数良言，总是忠言逆耳。”老英雄问道：“姑娘前三年打莲花峪之时，姑娘你在山上没有？”姑娘说道：“那时难女正在莲花峪。”老英雄问道：“那位姓胜的待你等如何？”姑娘说道：“他老人家心慈面软，大量海涵，我兄长嫉妒之人，与胜老者岂能同日而语。”老英雄留神一看姑娘，一脸正气，是一个真正的好姑娘。又听姑娘说道：“南北英雄会，我哥哥要放地雷，事先我跪倒在地，劝我哥哥不要行那样毒计，他仍然不听，岂知地雷早被他人破了，众人大怒，追赶我哥哥。胜三爷追在莲花湖交界，上了我兄妹之船，胜老者因念我哭的可怜，遂放了我兄妹。难女在莲花湖又累次劝我哥哥，勿与胜三爷为仇，谁知我那兄长，良言难劝。”老英雄听姑娘说话合情理，遂说道：“真乃一母所生，有贤有愚。姑娘，老夫实不相瞒，我乃是东路镖头石俊山，胜英是我盟兄。我同你到双龙山找你哥哥去，他要听你良言相劝更好，他要不听你良言相助，你也不必死，我必安置你一个栖身之处。”姑娘说道：“多承老人家盛情，但是我是二十岁的女子，我与你非亲非故，怎能同行？”老英雄一想，也在情理之内，遂说道：“我今年七十岁啦，我情愿收你为义女，你意如何？”姑娘点头应允，就见老英雄将树林中土堆了三堆，插草为香，问道：“姑娘，你叫什么名字？”姑娘说道：“难女名叫林素梅。”老英雄面北而跪，说道：“黄天后土，过往神灵鉴：草野之人石俊山，今收林素梅为义女，如若不当亲女看待，必遭恶报。”林素梅赶紧跪在老头身后道：“难女素梅拜石老英雄为义父，如不当亲生父母看待，叫难女死无葬身之地。”语毕，又叫道：“义父请上，受孩儿一拜。”石爷说道：“儿呀，有人之时，你就叫我为义父，我呼你少爷；背地里你呼我为父，我叫你姑娘。”说着话，由树上将腰带摘下来，说

道：“姑娘不要伤心。”

老英雄用毒龙杖挑着小包袱在前，姑娘在后跟随，走到小镇店中，爷儿俩吃了点东西，一打听奔桃柳营去，离双龙山七八里地，爷儿俩吃完东西，奔了桃柳营住了店。石爷说道：“我们少爷爱清静，有跨院没有？”伙计说道：“有一个南跨院，你住吗？”石爷说道：“清静便好。”爷儿俩进了店，姑娘坐在床上，眼泪不干，思想一双父母，叔叔婶娘，骨肉无情的哥哥。从此住在店中，可就得了病了。石爷比亲姑娘还疼爱，亲身服侍病症，过几天病体痊愈。这日晚间，老英雄说道：“姑娘你的病也好啦，今晚我探双龙山，看看你哥哥去。”姑娘说道：“义父多要留神。”老英雄说道：“晓得。”遂收拾利便，带好兵刃暗器，越过店墙够奔双龙山而来。顺河沿向东，一看双龙山，真不愧双龙之名，曲曲弯弯，真似两条龙一般。老头由山下而上，一飘银髯，日行千里。有一个喽卒看见一道白线，喊道：“你们看见没有？一道白线。”那个喽卒说道：“别说别说，怕是仙家吧。”老英雄来到聚义厅一看，金漆八仙桌，三张金交椅，坐的俱是江洋大盗，林士佩器宇轩昂，老英雄等了多时，至三更来天，喽卒寨主各归下房安歇，林士佩、程士俊、铁戟将方成、宝刀将韩殿魁，四五个人坐在一处，老英雄不便向外诱林士佩，石爷心中说道：“明天我再来。”遂出了聚义厅。上西寨墙出来，西山坡依山靠水，有一只小船靠西山根走，船上有一个灯笼，顺山坡小船又向南去。为何三更后还有行船呢？老英雄仔细一听，船上有男女的声音，老英雄爱管闲事，顺山坡向南去，留神细听，船上男女说说笑笑，老英雄一路跟将下来。向南走了有四五里地，老英雄暗道：“向东南去，是通黑水洋去台湾，此小船不能过洋啊。”正在思索，船已止住，抛下铁锚来，并没搭跳，三个人跳下了船，有背小

包袱的，顺着小道而行，三个人说话的声音更大啦。老英雄避在山环之内，借灯光一看，有一个落发尼姑，一个少妇绢帕绷头，汗巾系腰，一个二十多岁的男子，背着小包袱，打着灯笼，三个人说说笑笑，言语不堪入耳。老英雄一看，心中不悦，暗道：“这三个狗男女是干什么的？”他跟着他们看看究竟，就见坐北有一座庙。原来向南不远，山坡下波浪滔滔，此庙乃镇江龙王庙。就见那男子将灯笼交与妇人，纵身形上庙墙，到了里边，开开庙的角门，尼姑与妇人进了庙，又上好庙门，老英雄随后越墙而过，三个人在佛殿前绕着进了东跨院。东跨院有北房三间，是一明两暗，南有敞棚两间，东有小房两间。三人开开上房屋门，进了屋中，点着蜡烛，尼姑与妇人打开抽屉桌，取出熏鸡、熏鱼、酱肉，俩人切菜，三人预备了杯筷，喝了会子酒，在西暗间，老尼姑独自睡觉去了。这老尼姑正是水月庵救秦尤的慧善，妇人正是救秦尤的袁王氏，男子是一个江洋大盗。石爷候三个人都睡熟之后，将门撬开，老英雄将一男一女绑在一处，用棉被一卷，把尼姑也捆上，用被一卷，开开庙门，扛着俩，挟着一个，扛到庙外南山坡上，下面长江波浪滔滔，用匕首刀一刀一个，将人头尸身，俱都抛在长江之中。老英雄回庙一看，上房屋中，家俱什物应有尽有，南敞棚之中有油盐柴炭。后山轻易没有人向此往来，晚晌尤其清静。老英雄心中思索：“这是一个清静所在，我若能引出林士佩来，叫他们兄妹在此相见。”老英雄遂将零碎东西收拾好了，将灯熄灭，把庙门上好，越墙而去。往西去，走到依山靠水之处，将小船的锚提起来，老英雄上了船，老英雄行侠作义，已然七十岁啦，所有水旱两路之事皆通，驶船本是明白。老英雄摇动船橹，不大工夫，到了北河坡，河坡上下长的水旱苇子，将小船渡在苇塘之中，下好了锚。老英雄翻身够奔桃柳营，进了招商店，已

经鸡鸣犬吠。姑娘因为心中有事，未得睡熟，等候多时，才见石爷回来。姑娘问道：“义父你回来啦，我那狠心的兄长，落在双龙山没有？”老英雄说道：“你兄长现在双龙山，因为未得其便，我不得往外叫他。好在他既落在双龙山，这就好办啦，白天我先休息休息，夜晚我再想法子往外引他。”爷儿俩说完了话，老英雄养了养神，天光已亮，爷儿俩随意吃了点吃食，老英雄叫道：“姑娘，双龙山后山有一个清静的所在，我把你送到那里，你先在那里安身，一来比店房清静，二来我也好引你兄长在那里相见。我设法引他出寨，对他言明，你兄要有兄妹之情，你兄妹便在那里相会，卸了我的肩责。”商议已毕，老英雄叫店家算清店饭账，多赏了一两银子酒钱，爷儿俩收拾好了零碎东西，出离招商店。到了双龙山西面，绕道进了苇塘，老英雄同姑娘上了小船，石爷摇动船橹，向南贴着山坡走，走出四五里之遥，将船湾住，爷儿俩弃船登山，往东南走出一二里地，到了那座庙宇。此处本是后山，轻易人迹不到，那巡山喽卒也不到此处巡查，故此石爷父女安然来到此处。石爷越过庙墙开开庙门，然后又让姑娘进了庙，仍然把门上好。爷儿俩够奔东跨院，庙中应用的物件无一不备，都是那老尼姑备办下的。西暗间不大洁净，东暗间干净，石爷自己住了西暗间，叫姑娘在东暗间住。从这天起，石爷每晚去探双龙山。无奈林士佩与程寨主左右不离，一连三夜，不得其便，引不出林士佩来。老英雄自觉劳乏，到了第四日，在西暗间养神，略一迷糊，姑娘悄悄的由东暗间来到西暗间，轻轻呼唤道：“义父。”石爷睁眼一看是姑娘，遂问道：“何事？”姑娘说道：“义父，你老人家再辛苦一趟，或者有机会得便，就许将我哥哥引出来。”石爷说道：“好，我就去吧。”老英雄说罢，遂收拾好了兵刃暗器，出了庙，够奔聚义厅而来。

越过两道大岭，方到大寨的西大墙外，有一片卧牛石，石爷在此稍息，就听有人说话，老英雄仔细一听，原来正是秦尤与林士佩述说刘云的事情。就听秦尤说道：“林大哥，你也不认识这个小冤家，他吃里爬外，他与我盟兄的兄长张德福他们是盟兄弟，吃过横梁子，抢过船，开过黑店，后来又与镖行的黄三太拜了盟兄弟，勾串苏州府的官人，将连云山的大寨主擒住。这个小冤家是西路镖头钱士忠的义子，所有武学都是跟钱士忠学的。”老英雄一听，心中暗道：“这可巧啦，这个人乃是我盟弟的干儿子，我可得救他。”又听秦尤说道：“小冤家的姐姐刘凤兰，乃是南侠王灵的干姑娘。”石爷在卧牛青石后一点头，心中说道：“是我大盟兄的干姑娘的兄弟，我更得救他啦。”又听到姐弟认祖归宗，回家之后与老胜英走动甚近，他们姐弟大概是与胜爷行人情去啦，小冤家乃是宜化府镇台刘玉书之子，回家被绿林道将船砸翻。老英雄一想：“此人与四大镖头有三位有关系的。”又听说聚义厅还拿住两个呢，老英雄心中说道：“我先救这二个吧。”这时老英雄一看，秦尤正要手起刀落结果刘云的性命，老英雄赶紧咳嗽一声，喊道：“秦尤孺子不要逞强，老夫来也！”秦尤以为胜爷来啦，抹头便跑，林士佩倚仗自己武艺高强不惧，这才与老英雄交手，又不认识石爷，老英雄责备林士佩的过错，他不但不服，动起手来，被石爷打了一子午问心钉，才知道老英雄的厉害，逃往聚义厅报信而去。

老英雄打完了林士佩，背起刘云，这才赶奔龙王庙而来。刘云正在年轻力壮，老英雄爬山越岭，力气费尽，到了庙外，背着人就不便越墙啦，遂用手敲门，叫道：“姑娘开门来！姑娘自己因庙内非常清静，女子穿男子的衣服，不甚舒适，可就将男子的衣服换下来了，鞋子也脱啦，短衣襟小打扮。姑娘听外面叫门，心中暗说，每天义父都由墙上进来，今天为何叫门

呢，姑娘遂由屋中出来开门，姑娘一看，老头身背后背着一个人，姑娘问道：“老爷子，你背的是谁？”老英雄说道：“咱爷儿俩进去再说。”老英雄说着话，将刘云背到上房屋中，姑娘仍将双门上好，老英雄可就将刘云背到东暗间姑娘屋中去啦，借灯光一照，刘云肩窝中了一只毒药镖，镖还在肩窝上钉着呢。老英雄将刘云仰面朝天，放在床上。老英雄叫道：“姑娘！你给他治镖伤，我包袱里有药面子。聚义厅还有两位被获遭擒的，我去救那两位去。”姑娘说道：“老爷子且慢，孤男寡女，焉能共在一室？圣人有云，男女授受不亲。”老英雄叫道：“姑娘！快与此人治伤，乃是奉为父之命。儿呀，老夫飘零四海，天下为家，你要是男子，可以与为父不离左右；你乃女流之辈，诸多不便。此子乃宣化府提督刘大人之后，又是我盟弟西路镖头钱士忠之义子，他乃宦家之后，治好了镖伤，我不能与女儿为媒，我胜三哥不久就到双龙山，我必奉烦我胜三哥，或侠客义士作伐，我儿终身大事就在此子。刘公子五官相貌不凡，男大求凰，女大求风，女儿必遵为父之命，我就此前去救那二人要紧，一位是我胜三哥的高徒，一位是我盟弟萧三侠之子。”语毕，石爷转身形，拿定毒龙怀杖而去。

姑娘借灯光之下，一看刘公子，天庭饱满，地格方圆，倒是一位公子模样。赶紧打开小包袱，取出石爷的药面子、皮子膏药、止毒丸。外间屋有锅灶，燃着火，温了点水，亮匕首刀，将刘云短靠开，露出皮肉，四周紫黑色，有核桃大一块。左手按定患处，右手起镖，镖上带出一块紫黑皮肉，用匕首刺去镖四周的紫黑肉，流出不少紫黑的血，取温水将四周的血迹俱都擦去，敷上白药面，少时黑血流完，见了红血，这才贴上皮子膏药。再用温水将止毒丸化开，与刘云灌吃。刘云牙关紧闭，不能张口，姑娘用筷子撬开牙齿，服下药去；盖上棉被。刘云

是新受的伤，吃下药去立刻鼻洼见汗，腹中雷鸣，姑娘扶着刘云的头，向床下吐了不少的绿水，毒水这一吐出来，热汗可就出透啦，姑娘将被与刘公子重新盖严。工夫不大，刘公子“嘎呀”一声，定了定神，睁睛一看，床下凳上坐着一位青年的姑娘，衣服瘦小。刘云道：“您是仙人吗？我这是到了什么地方啦？”姑娘说道：“那有神仙？我义父救了你来，镖伤我给你治的。等候我义父来了，你就明白啦。”说着话，姑娘杏眼一转，面现红潮。刘云问道：“小姐，你的义父是哪位？”姑娘说道：“我义父是大明家的镖头，东路镖头石……。”刘云说道：“莫非是石伯父吗？”姑娘说道：“不错，是他老人家将你救来的，我才给你治的镖伤。前寨还有两位被擒的，听说也是镖行之人，我义父前往搭救去了。”刘云闻听，说道：“小姐与我治镖伤，救了我的性命，真是恩同……”说出二字，刘云就不向下说啦，皆因人家是姑娘，“再造”两个字不能说，接着又说：“活命之恩。”此时姑娘向刘云道：“公子养伤要紧，何言活命之恩？”未过门的夫妻，正然谈话，就听外面有人咳嗽，石俊山已经回来啦。姑娘出了东暗间进明间，石爷问道：“姑娘，刘云伤痕如何？”姑娘道：“神气清爽，已无性命之忧。义父，你救的那二位呢？”石爷说道：“他们未敢杀害，已然囚了起来。山中地方甚大，一时不易寻找。”素梅道：“你到里间去看看刘公子吧，女儿要回避了。”石爷叫道：“女儿，人正不怕影儿歪。刘公子这宗伤，一天得吃五六次饭，共合是三间屋子，你不要躲躲藏藏的，我还能整日里伺候他吗？服侍之事，还得女儿代劳。”姑娘暗道：不叫我躲藏，我更愿意。石爷在前，姑娘在后，进了东暗间。石爷叫道：“刘公子镖伤如何？”刘云答着道：“你就是石伯父吗？”石爷道：“老夫石俊山是也。”刘云忙道：“小侄男有贱恙在身，实不能拜

谢活命之恩。”语毕，向石爷点了点头。石爷道：“刘公子，与你治伤的女子，原本是我的义女，老夫不能隐瞒，他乃是镇八方林士佩的妹妹。男女授受不亲，今天意欲将我女儿终身大事，托付公子，未治伤之时，我已对女儿说明，许与公子为室，要不然姑娘焉能与你治伤？”刘云道：“活命之恩尚且未报，小侄男焉敢造次呢？”石爷说道：“我并不是与女儿为媒，我胜三哥不久必到双龙山，候我胜三哥来时，我拜求我胜三哥约请媒人，三媒六证，单等你灾消难满，明媒正娶，公子不可推托。”刘云道：“谢过老伯父。方才姑娘说你去前寨救人，但不知如何了？二位是我萧银龙兄长，一位是我张茂龙兄长。”石爷说道：“前寨地方甚大，闻听他们将此二人幽囚起来了，不知囚在何处，谅他们不能杀害。我先歇息歇息，晚上我再救他们去。”刘云眼中落泪，说道：“老人家，睡多梦长，若等二更多天，岂不误事？前寨有老道七星真人，他乃杀人不展眼之贼，你看在我胜三伯父之面，总得救他二人之命。”石爷说道：“不劳公子嘱咐。我且问你，刘公子今年贵庚？”刘云说道：“小侄男今年一十七岁。”石爷说道：“你十七岁，我今年七十岁。你小小年纪，交友这样血心热胆，我七十岁之人，何必恋此残喘？全凭毒龙怀杖独斗那群贼，搭救二龙。”老英雄语毕，拿毒龙杖飘然欲去，姑娘叫道：“义父且慢！义父，你老人家虽然武艺绝伦，聚义厅上这一干寨主，全都是勇猛非常，你老人家孤掌难鸣。你是斗群雄，还是救他们二位呢？你白天先养养精神，晚上再去救人。常言说得好，有命不怕家乡远。公子说话别僵火，我义父性情暴，倘我义父有了好歹，连你我二人也不能出山。”刘云点头称是。石爷遂出了东暗间，叫道：“姑娘！好好服侍刘公子。”刘云虽然受了镖伤，在镇江龙王庙倒享了福啦，姑娘服侍的称心合意，过一个多时辰，姑娘来在床

前，问一回吃东西不吃，喝水不喝。刘云将养镖伤，暂且按下不表。

且说桃柳营的黄三太、杨香五、李煜、贾明，在店中等到日上三竿，不见探山的二人回来，众人在店里走里转外，三太唉声叹气。耗到巳分时之后，店中人问：“达官爷为何愁眉不展？”黄三太说道：“实不相瞒，昨晚我们去了两个人探双龙山，至此时未回。”三太又叫道：“三位兄弟！咱们带家伙杀奔双龙山吧，他们二人必然凶多吉少。”金头虎说道：“黄三哥，咱们怎么去？买点蒲包点心鲜货，咱们送礼去呀？林士佩要在双龙山上，他一个人还不打咱们八个人？萧银龙临走之时嘱咐再三，他们若是不回来，不是叫咱们上孟家寨送信去吗？孟二大爷那几个字，就比咱们几个人强。大小子要是在家，力敌万人。不服高人有罪，萧银龙嘱咐的再再，在胜三大爷家中，火烧红棚，闹得七零八落，孟二爷不是说要回家吗？我去到孟家寨请人去，孟家寨也好找，出桃柳营向南是大江，向西是孟寨。”又对杨香五说道：“我将黄三哥交给你啦，我去请人去。黄三哥要上双龙山，你们可千万拦阻。”金头虎遂出了招商店，赶奔孟家寨而去。孟家寨周围有水围着，总得过摆渡，来到摆渡口，金头虎一摸腰间没带钱，心中一想：“我孟二大爷是苇行行头，他家中大船不少。”遂顺河沿向西走去。走了有半里之遥，水中有两只渡船，金头虎哈巴罗圈腿，问摆渡上的水手，向南一指说道：“这是孟家寨吗？”水手说道：“不错，正是孟家寨。”贾明说道：“我跟你们打听一个人，九头狮子孟铠。”船上人说道：“那是我们老当家的。”贾明问道：“孟二侠在家吗？”水手说道：“我们当家的才回来两天。”金头虎笑说道：“打直隶莫州回来的吧？”水手说道：“不错。”贾明又问道：“回来多少人哪？”水手说道：“两辆车，三位姑

娘，三四个丫环婆子。”贾明道：“这三个姑娘叫什么玩艺儿？”水手说道：“这叫什么话？有于家二位姑娘，亲姐俩；有袁家姑娘。”贾明一听乐啦，心说：“于家姑娘是我亲表妹，袁红玉是张茂龙未过门之妻，我给说的媒。”遂说道：“水手们劳驾，回禀一声，孟二侠那是我的盟兄。”水手问道：“你是哪里人？”贾明说道：“贾柳村黑驴寨姓贾。”船上有一位老者对水手说道：“少说闲话，咱们老当家的是侠客，交友不论年长年幼，有事不可不禀。你们这只船在此等候，我去到里面给老当家的送信去。”你道，为什么两只渡船呢？孟二侠为怜恤邻亲，这二位一老一少，是祖孙爷儿俩，闲着没事，孟二侠周济他祖孙，叫他祖孙管着摆渡。闲文不叙，老头将船摇到对岸，孟家寨三四百户人家，姓孟的多，孟二爷大门坐东。老头下了船到门房一回禀老门公孟忠，这孟忠比孟二爷岁数大，八十有余啦，问道：“什么事？”管船老头说道：“现有黑驴寨贾柳村姓贾的，与东家是盟兄弟，前来见东家。”老家人一听，说道：“不错不错，有这么一个朋友。”老家人遂到书房回话。你道，孟二爷在胜爷家中，见胜宅烧得七零八落，凤兰认了二奶奶为干娘。这三位姑娘，一位是银龙未过门之妻，一位是茂龙之妻，金凤尚未字人，孟二爷的心思，打算求胜爷为媒，说金凤作儿妇，故此将这三位姑娘都接到家中。在莫州起身与金龙一同来的，因为在路上金龙叫孟二爷生气，每到吃饭的时候，他就呼三位姑娘为妖精，孟二爷一怒，给了他几十两银子盘费，叫他自己单走，所以孟二爷回到家中，金龙尚未回来。三位姑娘到孟家寨之后，惟有大姑娘不服水土，染病甚重，孟二侠非常担心，倘有差错，万水千山的接来，真不好安置。孟二侠正在书房中为难呢，一听老家人报告说，贾柳村盟弟来啦，孟二侠心中非常欢喜，皆因贾七爷是金凤姑娘的姑丈，倘若金凤有个好歹，

有贾七爷在此，孟二侠省却好些个心肠。孟二侠遂叫家人：“快去迎请！我在岸上相迎。”孟二爷由家中出来，向北岸一看，摆渡船上，站立着好像贾明，留神观看，并不见贾七爷。船拢了南岸，贾明打船上跳下来叫道：“二大爷，我与你请安啦！”二爷问道：“你天伦呢？”贾明说道：“我不知道。”孟二侠问水手道：“我盟弟呢？”水手说道：“就是此人，自称是你盟弟。”孟二侠对贾明说道：“你是谁的盟弟呀？”贾明说：“我在船上告诉水手说，你跟我爸爸是盟兄弟，他们听错啦。”孟二爷说道：“你这东西，又冒坏呢，你做什么来啦？”贾明说：“二大爷，萧银龙与张茂龙干啦。”孟二爷也不知道贾明说的是哪里话，遂说道：“有话家中去说吧。”孟二爷在前，贾明在后，跟随着来到书房，爷俩落座吃茶，二爷问道：“明儿，究竟是怎么一回事？”贾明道：“我们六个人，追赶杂毛，在杭州遇见我华大爷，告诉我们说，杂毛够奔建宁府双龙山来啦。”孟二爷问道：“六个人都是谁？”贾明说道：“我黄三哥、李煜、杨香五、张茂龙、萧银龙，还有我。我们六个人住在桃柳营招商店内，张茂龙、萧银龙他二人前去探山，昨晚定更去的，到今天巳时尚还未回店。我黄三哥要上双龙山拼命去，我没叫他们去，我这是给你送信来啦。”孟二爷说道：“你们到这儿不上我家来，你们就敢探山，真是胆子不小。本山寨主金面太岁程士俊，此人惯使一对画杆描金戟，有万人不敌之勇，十二棵镖枪，三支点穴撅，跟林士佩同堂学艺，你们竟敢探双龙山。我与他一江之隔，相敬不斗，程士俊是绿林的豪杰，方近一带概不作案，别的绿林道，都不敢在方近作案。他也知道孟家寨有个孟二侠，我也知道双龙山有个程士俊，我们是对兵不斗，逢年遇节，给我送礼，我也给他送礼，互相敬重，程士俊乃当时的人物。明儿，你吃了饭没有？”贾明说道：

“我一天茶米未沾牙啦。”孟二侠告诉老管家，叫厨房备饭。贾明说道：“孟二大爷，多做点，我可吃得多吃得多，一天没吃什么啦。”老家人来到厨房，一看厨子正熬三鲜粥呢，老家人说道：“大师傅，快炒菜，来了一位朋友，就要用饭。”厨师傅说道：“老当家的吩咐，不论多忙，先得给三位姑娘做饭。这是三鲜粥，鸡头米不好烂，怎能先做别的？”老家人知道这三位姑娘，有张茂龙之妻，有萧银龙之妻，金凤尚未字人，二侠打算给自己儿子婚配，老家人遂对厨师傅说道：“不要紧，姑娘要问，你就说当家的吃完饭，等着上双龙山救人去。有镖行的张茂龙与萧银龙二人探双龙山被本山所擒，非老当家的去不可，故此等着吃饭。你这么一说，三位姑娘就是一天不吃饭也不能怪罪你的。”

大师傅遂端下铜锅，赶紧炒菜，刚要炒菜，丫环就打内宅出来啦，问粥熬得了没有，大师傅遂将老家人所说的话对丫环都说啦。你道，这位丫环正是银凤贴身的丫环，丫环知道萧银龙是他家姑爷，事不关心，关心则乱，丫环一听，转身就走，到了内宅，叫道：“姑娘！别喝粥了，老当家的等着先吃完了饭救人去呢。”姑娘说：“救谁呀？这样的忙。”丫环说道：“救的是萧银龙。”银凤闻听脸一红。红玉姑娘说道：“不行，我非喝粥不可。”丫环心中暗道：你非喝粥不可？你这是诚心。我们的姑老爷被擒，你不关心，我也叫你添点心烦，大概你就不非喝粥不可啦。小丫环说道：“姑娘，我听说还不是一位被擒，还有一位呢。”银凤姑娘道：“你怎么这样麻烦？一块儿都说了不就完了吗？到了儿都是谁？”丫环说道：“还有一位姓张的，也是镖行人，名叫张茂龙，与萧银龙一同被擒的。”红玉姑娘在旁一听，当时脸儿一红，果然就不说等着喝粥啦，犹如冷水浇头一般，木雕泥塑的站在一旁，一语全无。银凤叫

丫环将残席撇下去，对丫环道：“你去用饭吧。”丫环将杯盘俱都撤下去，银凤姑娘眼泪汪汪，思想此事，心中难过，暗中痛恨银龙：“为什么镖行来了六位，人家都不去探山，单单的你去探山？简直你是自逞其能，叫人家擒住了，你的本事也没有啦，拿着砸钉子当露脸儿。”银凤心中思索着，回头一看袁红玉，就见红玉两手拢着磕膝盖，眼泪儿直流。银凤说道：“袁大姐姐，你哭也是无益。打算怎么办？”红玉说道：“我没有别的主意，我不是自刎就是上吊。”银凤说道：“在这儿就上吊吗？”红玉道：“可不就在这儿，不在这儿上哪儿去？”银凤说道：“人家孟二大爷把咱姐俩接来，如同亲生女儿看待，咱们在人家这儿上吊玩，给人家添麻烦？你别胡闹啦。咱姐俩打开壁子说亮话，我七哥在萧玉台订的你，因为我七哥被人家追得误入沐浴房，你正在沐浴房洗澡，我七哥蹿窗户逃走，姐姐你要自刎，我傻表兄给你们成全一段姻缘。我是在莲花湖，银龙救我，后来我又救了他，此事大众无有不知道的。倘若他二人有了好歹，你不能活着，我也不能活着。自从来到孟家寨，我大姐就病啦，二大爷怕咱姐俩闷倦，叫咱姐俩游江，咱们姐俩游江去的时候，你没看双龙山就在孟家寨对过？咱们姐俩反正是不能活啦，与其在人家上吊，还不如死在双龙山呢。”红玉闻听道：“我这时是无所畏惧，怎么都行。妹妹你敢去，我就敢去。”银凤叫道：“袁姐姐，我们在莲花湖姐妹取笑用的，有白胡子有黑胡子，带上与真的一样，咱们是女子，上山不便，可以带假胡子。”红玉说道：“好好！你怎么打扮，我就怎么打扮。”姐妹二人带好兵刃暗器，由后窗户出去，屋中门都倒关着，出了孟宅，奔河坡而来。

河坡之上俱是苇垛，孟二爷发卖苇子，水面上停着一只小船，有一位老者在船上睡着啦，此船是二爷给两位姑娘预备游

江的，这位老头名叫李二麻子。姑娘来到切近，一拍船，李二麻子问道：“谁呀？”银凤姑娘说道：“李二麻子，你受点儿累，我大姐病得人甚不耐烦，我们姐儿要游江散闷。”李二麻子说道：“深更半夜，姑娘为何游江？”银凤姑娘说道：“皆因为我大姐病得呻吟之声，令人听着太烦闷。咱们是客情，我给你几个钱打酒喝。”语毕，由腰间掏出三四两重一块银子。李二麻子一见银子，欢喜非常，伸手接银子，叫道：“姑娘上船吧！”真是清酒红人面，财帛动人心。二位姑娘上了船，李二麻子问道：“二位姑娘往哪方去呀？”银凤说道：“向东去。”李二麻子摇动桨橹，向东而去，走出约有三四里地，李二麻子就不向前走啦。姑娘说道：“再向前进。”李二麻子说道：“白天咱们游江，不是到此处为止吗？再向东去就是双龙山啦，有山大王。”银凤说道：“我们姐儿俩就是够奔双龙山。”李二麻子说道：“二位姑娘够奔双龙山何事？”银凤说道：“实不相瞒，我们姐俩救人去。”李二麻子问道：“救的是什么人？是男子还是女子？”银凤姑娘说道：“救的是男子。”李二麻子说道：“那可不行，要叫老东家知道了焉能依？”姑娘说道：“不要紧，此事要叫我孟二大爷知道了，不过是一笑而已。你还不明白吗？”李二麻子问道：“倒是与姑娘有什么瓜葛？”姑娘指袁红玉说道：“你看这不是我大姐吗？救我大姐夫去。”李二麻子说道：“还有谁？”银凤脸儿一红说道：“你要紧打麻烦，不向双龙山去，我可结果你的性命。”李二麻子无法，知道不去是不行，遂将船向东驶去。工夫不大，来到双龙山西面，李二麻子将锚下在山坡上，也没用搭跳板，姑娘纵身下船。二位姑娘在山坡上，银凤叫道：“袁大姐！你带墨髯还是带银髯？”姑娘打囊中取银灰绸子手巾，打开了手巾，里面是一部墨髯，一部银髯，比真胡子还好看。红玉接过墨髯，带在颌下，

银风带上银髯，二人遂奔至山崖。到寨子墙下一看，高有一丈有余，银风说道：“我先上去看看有埋伏消息没有？”银风姑娘先纵上大墙，胳膊肘跨墙，遂用手一按墙头，并无消息埋伏，袁红玉随后也纵上大墙。墙里边黑暗，银凤用问路石向地下一打，“叭哒”一声，并无埋伏，二人纵下大墙，银凤拾起问路石，带在囊中。遂叫道：“袁大姐姐！我们莲花湖有埋伏，我都明白。你在我背后跟着我走，决无差错。”红玉点头。二人拧身形上房，一层层的院落，大房不下二三百间，二位姑娘过了两道院，红玉低声叫道：“妹妹，地势广大，哪里去寻？”银凤用手一指叫道：“姐姐，你看！送信的来啦。”就听乒乓二更二点。素常此山并不打更，皆因为昨天晚上，石爷毒龙怀杖打林士佩，众群雄恐惧，所以才设更夫。二位姑娘在房上一看，坐北的月亮门，里边东房有十数间，西房十数间，都是单间，这俩打更夫由月亮门东来，一个挟着一口破单刀，打着梆子，后面一个人挟着一条破花枪，枪杆挂着锣，当当敲锣。此时银凤在月亮门上，两条腿顺在墙上，红玉在西房上蔽着，就听打更的说道：“哥哥，这两天多乱啊。林寨主有万人不当之勇，昨晚上追刘云，飞天鼠在西寨墙外等候，毒药镖打了刘云，秦尤刚要杀刘云，来了一个白胡子老头，使的是拐杖，把林士佩胳膊上打了一道血槽，众寨主追出去连人影儿都没看见，竟将刘云救着走啦，有说是土地爷显圣的。今天晚上我怎么心惊肉跳呢？”就听又一个说：“我也觉着毛骨悚然，咱们别进月亮门，打几下就走。”打梆子的在前，敲锣的在后，敲了几下，抹头就往东去啦，银凤小姐在后便追，一伸手由软皮壳内掏出匕首来，从敲锣的背后，一伸手奔软肋稍扎去，右手扎软肋稍，左手接锣，为的是不叫锣落地。敲锣的躺在地下，银凤过去照脖子上一抹，那更夫一伸腿，就归西去了。前面打梆子直敲梆

子，不听锣响，回头一看，说道：“你真可以，打着更就睡着啦。”银凤一个箭步纵至敲梆子的前面说道：“你要喊，我便要你的命！”更夫一看，说道：“你就是昨天晚上打林寨主的白胡子老头吗？”银凤说道：“我问你一件事，你要说了实话，我便放了你；要不说实话，我必要你狗命。”更夫说道：“你要给我留命，我什么都说。”银凤说道：“昨天你们拿住的两个人在哪里囚着？快快说来。”更夫说道：“就在那月亮门里边呢。姓张的在第三间，姓萧的在第五间，俱都锁着门呢，没有人的屋子没锁门。”银凤听明白了，一伸手，刀奔更夫哽嗓咽喉扎去，噗的一声，更夫躺在尘埃。低声叫道：“红玉姐姐！”红玉由西房上下来说道：“你为何都要了他们的命呢？”银凤说道：“慈悲生祸害。要放了他们，他们必到聚义厅上送信，群贼一来，就不放咱们啦，别说救人，连咱们都出不去双龙山啦。”语毕，进了月亮门，打着火折，一看西边单间屋子门开着呢，进去一看，屋中有倒下台阶。银凤道：“红玉姐姐，你随着我脚印走，此台阶倒下三层，就有消息，东面是坑，西面是梅花网，触动消息，必然被拿。”由空屋出来，走到第三间，银凤低声叫道：“姐姐，咱俩怎样救人呢？事到如今难以为情了，你到第三间救我七哥去，我到第五间救你兄弟去。”红玉点了点头。过了第四间来到第五间，银凤一看双门紧锁。老年锁头尺寸都大，姑娘将锁头捋住，一翻腕子，连门鼻子都捋下来了。向屋中一看，屋里漆黑，借着门缝照进去的亮儿一看，后檐墙捆着一个人，白微微的脸面，捆了两夜一天啦，狠心贼捆人的时候，将绳子都勒在肉里去啦，勒得骨酥肉麻。这个时候正在二更多天，美英雄唉声叹气的自己说道：“不如在聚义厅乱刃分尸，在此求生不能生，求死不能死。又在聚义厅喝的哪一家子的酒？”正在唉声叹气之时，就听外边呵哧呵哧直响，

双扇门一开，只见雪白的银簪，一进屋子，美英雄心中暗道：“必是老前辈前来搭救。”银凤走到美英雄面前，在左肩头上拍了一下子说道：“我救你来了。”张茂龙说道：“你是哪位？”银凤说道：“哪位？除非自己爷们，谁还能来救你吗？我是你二大爷。”茂龙暗道：“我哪里有这么一位二大爷？孔华阳、诸葛山真，这二位都是我二大爷，此人是谁呢？”茂龙问道：“你认得我是谁呀？”银凤说道：“你刚几天不在我胳膊上拉绿屎，你不是塞北观音萧银龙吗？”美英雄说道：“非也，我是张茂龙。”银凤姑娘一听，心中暗道：“可坏啦，原来是大伯子。”姑娘杀了这个更夫，问那个更夫，那个更夫吓糊涂了，将话说错啦。银凤这边认错，红玉那边当然也是不对，红玉一拧下锁头，走到银龙眼前，一拍银龙的肩头，说道：“我救你来啦。”银龙说道：“你是哪位？”红玉说道：“我是你四叔。你不是凤凰张七吗？”银龙说道：“我是萧银龙。”红玉心中暗道：“原来错啦。”翻身出来，够奔第五间而来，银凤也出了第五间，够奔第三间，姐俩几乎没走个碰头。银凤进了第三间，用火折一照，果然是萧银龙，萧银龙一看白胡老头，底下可是小脚。银凤照明白是银龙啦，过去用手指照银龙脑门子上点了两点，遂低声说道：“都是你，都是你。”银龙也看明白啦，遂说道：“快解开吧。”姑娘先将萧银龙发髻由桩子上解下来，柏木桩下有横梁捆着腿腕子，银凤用匕首挑断绳子，又解开手上的绳子。银凤说道：“你看看，都是为你，无故的我与张七哥说了几句笑话。”银龙说道：“别叙闲话啦。”姑娘说道：“走吧。”银龙说道：“捆了两天啦，手脚麻木。”姑娘说道：“我搀你两步。”银龙说道：“搀着也不行，手足失去知觉啦。”未过门的夫妻，正在急难之处，就听西北角上锣音响亮。皆因为更夫被杀，听不见打更的梆锣响，有值夜的

一查，见更夫俱都被杀啦，这才报告了聚义厅，聚义厅群雄传令聚众。银龙说道：“姑娘你走吧，你这一来，就有夫妻之义。我是不能走啦，这回群贼来了，我是破口大骂，叫他们将我剁了就完啦。”姑娘说道：“你这是诚心，我岂能独自逃走？要死咱们死在一处。我背你几步可行啦？”银龙说道：“哪么着倒行。”姑娘解下汗巾，萧银龙伏在姑娘背后，姑娘用汗巾勒住银龙的腰，向自己腰间一系，两手一拢银龙胳膊，将银龙背在了身上。银凤回头向北一看，张茂龙也在红玉的后背伏着呢。前边银凤，后面红玉，出了月亮门向西去。西院有一道垂花门，黑夜里摸不着门闩，银凤向后倒退了两步，抬腿踹门，当当两脚，将垂花门踹下两扇去。过了垂花门，又一道大门，踹了两脚，纹丝不动，姑娘慢慢摸着门闩，将门开开。出了大门往西去不远，就是低耸耸的大墙了，一丈来高，两位姑娘背着各人的丈夫，欲要上墙是上不去，就见后面灯笼火把，人声鼎沸。二位姑娘顺西墙向北去，走到大栅栏门，进了栅栏门，一摸大门上的锁头，一尺来大，在钢鼻子上锁着。姑娘伸手抓着锁头，拧了两把，纹丝儿不动。钢鼻子有手指头粗细，山上的大栅栏门板子有四寸多厚，踹也不行。后头追来的人有一百余号，俱是亡命徒江洋大盗，林士佩率领，灯笼火把，将栅栏门道堵住。可有一宗，无人敢向前进，皆因为昨天石俊山杖打林士佩，镇住群雄，今天众贼一看这白胡子老头以为是石俊山呢，均退缩不前，离着栅栏门五六丈远就不向前进啦，大伙齐声呐喊，不敢前进。林士佩说道：“还不放下吗？”正在此时，就见栅栏门外，顺着栅栏门的空子，递进来一口宝刀，向锁头上剁了三剑，哗啦啦大锁坠地，栅栏门大开，二位姑娘背着丈夫，纵出了栅栏门，就见前面一道立闪一般，并不见影儿。两个姑娘跑着说道：“这真是救命的活神仙。”救二位姑娘者，不是别人，

正是三侠剑第一位高人老剑客艾道爷是也。皆因为孙子媳妇背着未过门的孙子，老剑客不好露面。两位姑娘慌慌张张向西而逃，经过陡壁山崖，走出二三里地，二位姑娘累得通身是汗。好容易逃到西山坡，银凤说道：“袁大姐姐，可了不的啦，慌不择路，咱们的船还离此处半里多地呢。”两位姑娘这一跑，早将胡子丢落，追来的贼人在道上拾了两个胡子，老道七星真人道：“他奔西方去啦，必是由西面来的，贫道带领几十位奔西南追；太仓三鼠带领几十位向西北追；林寨主带领几十位向正西追赶。他们绝跑不了甚远，背人的决不是男子，要是男子不能带假胡子。”银凤与红玉二人顺西山坡向南树林跑去，迎面老道七星真人仗剑截住。抹头顺山坡向北便跑，喘吁吁好容易跑出来二三里地，北面迎头现出一支贼人。银凤说道：“银龙你会水，你赶紧下水吧。你看贼人东西南三面围住，西面是水，此时我等上天无路，入地无门，为之奈何？”银龙道：“我与张七哥捆了两夜一日的工夫，浑身麻木，慢说是凫水，连一步都走不了。再说四人遭难，我焉能独奔生路？就是凫得了水，我也不能够那么办。你先将我解下来再说。”姑娘一看贼人越追越近啦，遂将银龙解下来，放在山坡上，红玉此时也将张茂龙解下来。双龙山的贼人距离也就在七八丈远，银凤见贼人来到切近，亮出鸡爪镰，红玉握柳叶刀。林士佩一见是姑娘，并不上前，三鼠之中，惟有张德寿是淫贼，紧上前走。正在危急之际，就听江水一声响亮，随着有人言语：“双龙山的群雄，不要以多为胜，二位姑娘后退，俺胜英来也！”紧跟着水中浪花一搅，又上来一位，说道：“二位姑娘后退，九头狮子孟铠来也！”老道师徒见胜爷来到，老道七星真人念了一声“无量佛，我的佛！”抹头便跑，张德寿腿底下也明白，三鼠是黄花鱼，暗中溜了边啦，只有林士佩双手合着狼牙钻，纹丝

不动，一语不发。二位侠客上了水岸，东边的向东而退，二位姑娘扶着自己丈夫向西而退，胜三爷与二侠孟铠上岸，一抖分水裙，水珠不沾。

你道，二位侠客何以至此？孟二侠在书房陪着金头虎吃完了饭，二爷问贾明道：“店中还有几位？”贾明说道：“还有三个人，三太、李煜、杨香五。”孟二侠叫金头虎坐船奔北岸，到店中将黄三太等约到家中。贾明走后，孟二爷喝着茶为难，自己心中暗道：“我若到双龙山见了寨主，以礼相待，他要将银龙、茂龙献出，我们两人哈哈一笑，从此结为朋友；他要不献，程士俊杀法骁勇，手下飞贼有百八十号，我是孤掌难鸣，傻孩子没在家。”孟二爷正在心中思索，家人来禀：“北岸胜三爷来到。”孟二爷一听，心中非常欢悦，孟二侠遂到南岸，一看船上，胜三爷昂然而立。船夫将船摆到南岸，孟二爷与胜三爷请安。胜三爷问道：“贤弟几时到家？”孟二爷说道：“小弟到家三四天了。”哥俩携手进了书房落座，从人献过茶水，孟二侠问道：“胜三哥何以至此？”胜三爷道：“我在杭州遇见华五爷与金面韦驮张旺，故此连夜赶来。”孟二爷说道：“三哥你来的太巧啦，昨天银龙与茂龙二人去探双龙山，至今天还未回归。方才金头虎来与我送信，黄三太要独自到双龙山拼命，幸被贾明拦住。贾明前来与我送信，我正在独自为难呢，我想双龙山贼多势众，小弟一人前去，恐怕与程士俊说僵了，小弟一人不是群贼敌手。”胜三爷问道：“兄弟你一人来的，还有别位前来？”孟二侠便将接三位姑娘来家之事，说了一遍。胜三爷闻听三位姑娘在孟宅，心中就是一怔，遂问道：“二位姑娘可曾知道二龙被擒？”孟二侠说道：“不知道。”胜爷说道：“可千万别叫姑娘知道，现在年青的人都开通啦，二位姑娘要是知道，就许前去救援。倘若与群贼动起手来，叫群贼将

姑娘的衣服要是摸一下，咱弟兄就栽了筋斗啦。”孟二侠说道：“不要紧，二位姑娘决不能知道。”胜爷喝着酒，放心不下，叫道：“孟二弟！你打发家人到里面告诉婆子们，就说我来啦，叫二位姑娘到书房来一趟，大姑娘有病不用来。”孟二侠遂打发老家人到里院传话，婆子到姑娘的闺房一看，姑娘的房门倒关着，二位姑娘踪影不见，墙上的兵刃也不见啦。婆子慌慌张张跑将出来，报告孟二爷。孟二爷说道：“你再看看李二麻子的船在河坡没有？”老家人去不多时，回来报告：“李二麻子的船踪影不见。”胜爷说道：“孟二弟，你看如何？如今的年青人开通多啦，我娶你三嫂子的時候，半年多的工夫，同着人还不敢说话呢。事不宜迟，咱哥俩赶快起身，接迎二位姑娘去。”孟二爷遂叫水手预备船只，弟兄二位上了船，够奔双龙山而来。来到双龙山的西岸，正赶上二位姑娘背着丈夫向南跑，胜爷说道：“咱弟兄可以暗中保护，若是一露面儿，都不好看。”孟二侠说道：“兄长言之有理，咱们换水衣水靠吧。”弟兄二人在船上换好了水衣水靠，胜三爷道：“咱俩人可以下水，沿河跟着姑娘。”哥俩刚下了水，就见山上灯球火把，亮子油松，照如自昼一般。二位姑娘正向南跑的时候，绕过来一股贼人，正是太仓三鼠；姑娘抹头向北跑，又有七星真人也绕着弯兜上来了。二位姑娘一看，西面是水，东、南、北俱是贼人，渐渐追到，姑娘遂将背着的人由背后放下来。胜爷见二位姑娘都将丈夫卸下来啦，遂叫道：“孟二弟！咱们上岸吧。”胜爷在前一搅水花，纵到岸上，孟二侠随后也上了岸。贼人一见二侠到来，俱各惊慌失色，向后倒退，太仓三鼠早就溜了，老道师徒也逃无踪影，惟有林士佩捧定狼牙钻，站在正东面，不语也不动。胜爷向前抢了两步，正了正月牙莲子箍，颌下的银髯还打着缕呢，抱腕当胸对林士佩说道：“林寨主一向可好？”

林士佩面透红晕，说道：“胜老达官，何至于赶尽杀绝？”胜爷说道：“林寨主言之差矣，五六次我未伤足下，那有赶尽杀绝之理？胜英此来，决非与林寨主寻衅而来。在下胜英与犬子办喜事，六月二十八晚晌，火焚胜某宅院，大闹洞房，镖打吾的儿妇，受伤甚重，死活不知。虽然胜英暂能忍下去，但绝不该又由我宅盗出宝刃与双龙头杆棒、百草转阳丹二十粒，这样对待我胜英，实在叫人难以为情。与寨主丝毫无关系，我此来专为捉拿七星真人赵昆福师徒。”林士佩叫道：“胜老达官！我与七星真人一不沾亲，二不带故，我管不着。我来问胜老达官，我师弟方成采花不采花我不知道，不该将我师弟烧得片瓦无存，伤我联盟拜的兄弟不少。君子报仇，十年不晚，我不能找您莫州去，您反过来在双龙山。”胜三爷未及答言，旁边怒恼了九头狮子孟铠，叫道：“胜三哥！何必与嫉妒小儿论情论理？林士佩，你会斗我胜三哥数次，今天你会一会七星宝刀。”说着话，由背后撤出七星宝刀。林士佩合着狼牙钻，按三尖两刃刀便扎胸前，挂两肋，孟二侠一闪身？往里一跟步，一刀一钻杀在一处。此时胜三爷一看张茂龙、萧银龙披头散发，身无寸铁。此时二位姑娘已然离开岸，上了孟二爷的船啦。再看林士佩这口狼牙钻，吞吐撒放、摘解撕掙，孟二爷七星刀上下翻飞，二人正在酣战之间，东山坡上梆锣齐响，呐喊震天，声音鼎沸，正是二百飞虎军。金面太岁程士俊、宝刀将韩殿奎、铁戟将方成，率领二百名飞虎军前来，在高阜处向下眺望。

就听程士俊说：“为何林寨主与孟二当家的厮杀起来？”老道在旁说道：“程寨主，你看那不是老胜英吗？孟二侠是老胜英的左膀右臂。”程士俊一看，胜英头戴分水莲子箍，身穿分水裙，脚登分水踏，背后插着鱼鳞紫金刀。程士俊一提大氅，一对纱灯跟随，闯下山来，背后一对小童，每人抱定一杆画杆

描金戟。到在山下，相隔胜爷不远，程士俊控背躬身说道：“对面老者，可是南七北六十三省胜老达官吗？”胜爷抱腕当胸说道：“在下正是胜英。阁下莫非是双龙山寨主程士俊吗？”程士俊答道：“然也。胜老明公，我师兄林士佩一败涂地，山破家亡，阁下何必赶尽杀绝？”胜爷答道：“寨主有所不知，我与令师兄曾会斗几次，我是以朋友相待。胜某此次来到宝山，胜英说话准口应心，皆因六月二十八日与犬子完婚，赵昆福师徒火烧我的宅院，烧了房子大小二十七间；大闹洞房，镖打新人，生死不知。我尚且能忍耐，决不该将我朋友的宝刀盗出，又盗出杆棒与百草转阳丹。我忍无可忍，遂再下南省，捉拿老道赵昆福。胜英起身时，曾对亲友起誓，不捉住赵昆福，得回宝刀、杆棒，誓不回归故里。恶道方才耀武扬威，寨主要收留赵老道，与寨主的名誉有关。恶道取童子紫河车，发卖薰香蒙汗药，无恶不作。在下胜英拿的是万恶的老道，找得是宝刀、杆棒，与林寨主无干。”程士俊叫道：“胜老明公！赵昆福来到敝山乃是朋友面子，可暂而不可久。我请问明公一言，我师兄林士佩，与我师弟方成，他二人采花不采花？在莲花湖镖打刀杀那一伙英雄，采花不采花？胜老明公，你要赢得了我这一对画杆描金戟，再拿老道。”两个小童绕到前面，将兵刃递与程士俊。程士俊甩大衣，双手一接画杆戟，向上一抖，将戟抖起来，双手接戟尖子，月牙朝外，对胜爷说道：“胜老明公请看，画杆戟上有字。”胜爷一看，戟杆上凿着五个字：“戟下定吉凶。”胜爷心中暗说：“好大的口气！你要留情则生，你要不留情则死。”胜爷看毕，程士俊又将戟掉过来，双手擎着戟杆，胜爷亮出鱼鳞紫金刀，画杆戟奔胜爷肩穴，胜爷独刀撒步，戟刀交加，真是棋逢对手，将遇良材。那边林士佩的狼牙钻，孟二爷的七星刀；这边是胜爷的刀，程士俊的戟。萧银龙

叫道：“七哥！咱弟兄何日学到这份本领？”正杀在难解难分之处，恶道说道：“众位寨主，乘此不下毒手，等待何时？现有长箭手，将长箭手南、北、东三面调开，乱箭齐发，管保二老二少死于乱箭之下。要不听贫道之言，这座山可保不佳。”宝刀将韩殿奎说道：“程寨主素来好胜，要用乱箭，必然不悦。”恶道说道：“韩老寨主，不毒不狠不丈夫。此时绿林道，您可算压倒一切的老人物，您栽给过谁？他当年甩头一子打您的眉头一道血槽，还与您假充老弟兄。”韩殿奎闻听脸上一红，不亚如刀扎肺腑。韩殿奎遂吩咐长箭手向前，将队调齐，韩殿奎吩咐鸣金，呛啷啷锣声响亮，韩殿奎说道：“林寨主、程寨主退后，聚义厅有大事。”林士佩一看长箭手围住了东、西、南三面，就知道韩老寨主要放箭，林士佩向外一纵，叫道：“师弟罢战！程士俊也跳出圈子外。长箭手一看，两位寨主俱奔东面而来，韩殿魁吩咐掌号，梆子一声响，二百名长箭手，南面的脸向西北，北面的脸向南，东面的脸向正西；二声梆子响，长箭手左手如托泰山，右手如抱婴儿，将弓拉圆。孟二爷叫道：“胜三哥，长箭手要放箭！单刀何能破弓箭？咱们哥俩往西面退下吧。”胜爷说道：“二弟，名誉要紧，哥哥一生一世没教人家追跑了过。贤弟你下水，愚兄身带雕翎，我也剁他们十个八个的。”二侠道：“三哥您不败走，难道说兄弟就怕死贪生吗？”孟二爷将颌下银髯一团，往嘴内一咬。第一声梆子响，长箭手三面围齐；第二声梆子响，纫扣搭弦；第三声梆子还未响。正在此时，就听东南角声音特别：“唔呀！天灵灵，地灵灵，你们要放箭，我就放火，火神爷在这里！天灵灵，地灵灵，火还不起！”就是忽的一声，烟火烧来有二十余丈。借火光一看，此人狐狸皮马褂，春秋帽，棉靴头，向这方飞也似而来。程士俊正在埋怨宝刀将韩殿魁：“谁的主意放箭呢？我正会斗名扬

天下的胜英，用乱箭伤了他人，咱们也栽给人家啦。”程士俊正在埋怨之际，就听有人喊：“天灵灵，地灵灵，你要放箭，我就放火！”当时忽的一声，火光冒起有二十丈高。程士俊说道：“鸣金撤长箭手！”

您道，欧阳大义士是怎么个来由呢？皆因为欧阳大义士到了杭州府，正遇华五爷与张旺，指引来到建宁。欧阳爷来双龙山，一看此山三面是水，只有北面是陆地，欧阳爷不会水，由山口而进，欧阳爷的脚力很快，可以日行千里，猛鸡夺粟撞进了山口。有一个手明眼亮的喽卒，说道：“方才过去一个毛团似的。”别的喽卒说道：“你可不要胡说，得罪了仙家爷要头痛。”欧阳爷进了头道山口里，二道山口外，踩陡壁山崖，奔山坡向南而去。远远地望见灯球火把，本山的寨主喽卒俱都面向西，欧阳爷站在高阜处一看，长箭手三面圈住二侠，欧阳爷心中暗道：“要坏。”正在着急之际，一看面前有干苇子廿余垛，顶上是圆的，俱都是满灰抹的，蛮子是夜眼，将芦苇垛打开一垛，把苇子打开了，将十余个苇子俱抖开，西北东南一大片，由兜囊中取出焰硝硫黄，俱都洒在那苇子之上。借着灯笼火把一看，此时已弓上弦，三面围住，二通梆子响时，俱都将弓拉圆。蛮子知道山里的规矩，三通梆子响放箭，见二通梆子响过，遂说道：“唔呀！你们放箭，我就烧你们个王八羔子！天灵灵，地灵灵。”火拆子向苇子上一扔，当时火光大作。程士俊正埋怨韩殿魁，忽见火起，这才吩咐长箭手撤队。欧阳爷跑到长箭手背后，已然收了队啦。蛮子赶奔二侠面前说道：“二位多有受惊。唔呀呀，胜三哥，你老人家向北去一点，孟二哥，你老人家向南去一点，吾在当中。”金面太岁程士俊一躬腰，颤双戟走到二侠近前，说道：“来者可是欧阳义士吗？”欧阳大爷说道：“我不是义士，我是鸡屎！有眼无珠，不识好

朋友，助纣为虐。老道七星真人万恶滔天，师徒采花害命。”程士俊说道：“欧阳大义士不要取笑，您干什么来啦？”大义士说道：“吾拿老道七星真人师徒，找宝刀、杆棒。”程士俊说道：“前三年在萧金台盗取万寿灯可是阁下？”欧阳大爷答道：“正是吾老人家。问此作甚？”程士俊说道：“七星真人赵道友，将宝剑赠与在下。阁下也能盗宝刀吗？”欧阳爷说道：“岂有不能盗之理呢？”程士俊说道：“多少日期阁下可以盗出？”欧阳爷道：“珍珠灯是无价之宝，只消三夜；一口宝剑，能值几何？”程士俊说道：“也用三天如何？”大义士说道：“不行，我怕受了急。”程士俊说：“两天如何？”大义士道：“两天吾就歪了嘴啦。”程士俊说：“一天如何？”大义士说道：“不行，等不了。”程士俊说道：“一个时辰如何？”大义士说道：“一个时辰你盗我的试试？”程士俊说道：“大义士不要取笑，依您说，应当怎样？”大义士说道：“今天不算，两天两夜盗出宝剑。吾要是至期盗出来如何？”程士俊说道：“果然盗出，我必将老道师徒献与阁下。如若盗不出来呢？”大义士说道：“吾要盗不出来宝剑，吾在聚义厅前亮家伙自刎，吾三哥回归故里，永不出世。”程士俊说道：“一言为定，咱们击掌为誓。”欧阳爷遂伸手说道：“击掌。”太仓三鼠说道：“程寨主，蛮子向来说了不算，不可与他击掌。胜英言而有信，必与胜英击掌。”程士俊遂叫道：“胜老明公！可代大义士击掌吗？”胜爷道：“那有何不可？”二人遂击掌为誓，两天两夜盗出宝剑。程士俊说道：“我也不让您到山里啦。”语毕，抱拳说了一个请字，程士俊吩咐鸣金收队，呛啷啷锣音响亮，喽卒寨主，如风卷残云够奔正东。

西南角上的二位姑娘，一见程士俊收队，遂叫水手李二麻子赶紧开船回孟家寨去了。孟二爷由皮口袋中取出呼啸一鸣，

船也拢了岸，两位侠客、一位义士、张茂龙、萧银龙，三老二少上了船，回奔孟家寨而去。胜爷叫道：“银龙啊！双龙山你们俩人也来得吗？为你们两人之事，二位姑娘也来到双龙山，要叫贼人将姑娘衣服掙一把，咱们爷们这个筋斗怎么栽？”银龙低头不语。姑娘的船先回了孟家寨，到了孟宅后花园后河坡摆岸，越墙而过，到了内宅东跨院，撬开后窗户而入，丫环婆子已然在屋中等候。婆子们取笑问道：“二位姑娘上哪去了一趟啊？”姑娘说道：“老婆子少废话。”内宅之事不提，单言胜三爷。爷儿五位回到孟家寨，已然红日东升，船到河坡，金头虎、黄三太、红旗李煜，早在河坡眺望多时。黄三太迎上前去与胜爷等请安，金头虎说道：“二位回来啦，手中也没拿点什么，家伙也没带着，嫌压的慌吗？”贾明这一耍笑二龙，二龙也没说什么，心中异常气忿，大伙进了后花园大门，过后宅到前院书房，净面吃茶不必细表。摆上酒席，胜爷让蛮子上座，大义士说道：“老哥哥在此，吾不能上座。胜三哥您太实诚啦，我跟他们击掌，吾不能盗剑，吾也是不算；您跟他们击掌，吾盗出剑来，他们也是反悔。吾看这干贼人能征惯战，俱都跃跃欲试，英勇非常，终必武力对待。林士佩、程士俊、方成、韩殿魁，他等俱都是你我的硬对，非有三位来帮助咱弟兄不可，若来两位也可成事。”胜爷问：“哪三位？”大义士道：“头一位飞天玉虎蒋伯芳，第二位孟老二的大小子金龙，跟大脑袋镇三山。黄三太他们小弟兄六位无用，杭州府有俩作庄买卖的王八羔子，如有人打杭州府经过，也自然前来。黄三太小弟兄六位，可去杭州两大道，找着这三个人，在沿路之上，不但遇见他们三位，凡是镖行人有本领的俱都约了来。”

六位小英雄答应，吃完饭起身，张茂龙、萧银龙没有兵刃，打开了兵器房，每人取了一口单刀，头巾也没有合式的，俱都

绢帕绷头。六位收拾齐毕，乘船出孟家寨。下了渡船，够奔杭州大路，向北走出有三二里地，萧银龙叫道：“杨五爷！傻小子罗圈腿走的慢，他要是累了，他就不走啦。请人之事，至为紧急，只有两天的工夫，别叫他误了咱们五人之事。有他是五八，没有他是四十，咱们哥俩出主意，将他落在后头。每次咱们要单走，黄三哥打圆盘，今天我先告诉黄三哥。”银龙遂低声叫道：“三哥，这一回您别管，有贾明误事，咱们将他落在后头。”银龙这一附耳低言，贾明早看见啦，遂向银龙道：“你们打算什么？背人没有好话。”银龙道：“贾五哥，您总多心，我哪里敢背地谈论您？非但不敢谈论您，就连您的绰号我也不敢贸然说出啊。”傻小子贾明听萧银龙说完，一边走着一边气气哼哼问道：“你又改我了，我来问你，甚么叫绰号？为什么你不敢招呼我的绰号呢？”杨香五这时正同贾明走了个并肩，他看傻小子这样糊涂，不禁哧的一声笑道：“你不知道什么叫作绰号吗？我来告诉你吧，就是你的外号金头虎么。他大概是因为你是老虎星，所以不敢贸然的称叫，恐怕你这老虎星压了他的运啊。”傻小子贾明一听，更气的了不得，将脖子一扭，冲天杵的小辫一挺，瞪着两只烂边眼向杨香五骂道：“瘦小子，你也来啦。你们还有几个？黄三哥，您给评评理吧。”黄三太尚未答言，银龙又笑着说道：“贾五哥你自己拿主意吧，倚赖别人作什么？”傻小子贾明忙将头一点，说道：“对啊！自己拿主意，为什么赖靠别人呢？我把张茂龙张大哥抛开，我来问你，双龙山窃探被获遭擒，是谁救的你啊？”贾明这一问可把萧银龙给问住了。香五在旁边却又替他答道：“这个你不能生气，那是人家未过门媳妇给救的。不像你似的，到了被擒的时候祷告这个盼望那个来救命。”贾明没等他说完，兜着他的脸就是一口唾沫，唾了杨香五满面，顺着腮帮子往下直流。

杨香五奔过来就要打贾明，却听傻小子说道：“你总来替他说话，你图了他多少钱？双龙山救他的是他的媳妇吗？我想若不是胜三大爷赶到，他们早就死在那里喽。他才说不要倚靠人，为什么在双龙山不自己大摇大摆的出来呢？”他们说着，李煜收住脚步给了事道：“得啦，五弟别闹啦，赶紧走路吧。”贾明气还没消，走着道，嘴里还是叨念，猛一抬头，却见他们五人都走老远的了。金头虎看了自己点头暗道：“好啊小子们，打算抛我？我是跟定了你们啦。”想罢便连忙撒开哈罗圈腿追将下去。原来在贾明和杨香五吵嘴的时候，萧银龙向香五等扭了扭嘴，那个意思是让他们众人别答理他，大家赶紧往前走，料到贾明的脚程决定跟不上，那时他累了就不追在后面了，省得在后面跟着打麻烦。这时银龙在前紧走着，回头向香五说道：“咱们不将他落在后面咱是别打住。”黄三太接言道：“别这么办，那就显着不对了。依我咱们还等着他，同他商量商量，分开了走倒行。”香五说道：“三哥您老总是惜怜他，他这种人是成事不足，坏事有余，哪回不是他跟着搅合？顶好您别言语，等他赶到，我再用话一挤兑他，他一气就自己去了，然后咱们赶奔杭州大道。千万别耽误了这事，倘要欧阳大伯将剑盗出，那时节说僵了打起来，岂不坏了？”他们走着说着，猛见来到一个村镇，三太说：“咱们大家进镇找家茶铺休息会，然后再说。”大众见路东有处小茶铺倒很洁净，遂连贯走入，伙计急忙过来招待，立时泡好两壶香浓的茶来。正然喝着茶，就听外面傻小子嚷道：“好啊小子们！都跑哪里去了？怎么我找不着呢？”银龙在座慢慢言道：“咱们大家可别说话啊，提防他听见。”却巧贾明见这里有茶铺，一阵阵喷出茶叶味来，他便探头向里一望，不料看见三太等五人在里喝茶啦，傻小子便更坏，连声也不言语，一屁股就坐在萧银龙背后的一条凳子上，

瞪着眼看着他们。杨香五装没看见，故意向银龙说道：“我喝这个味还是真好。老兄弟，咱喝完赶紧走路。”银龙道：“我不喝了，咱们走吧。”三太拦道：“咱们可喝完了，贾五弟还未喝呢。”贾爷气哼哼说道：“我不算数，我也不喝。”杨香五没等三太答言，便从兜囊掏出碎银会了茶钱，大众走出茶铺，直奔大道走去。傻小子仍然跟在后面，银龙回头看了看，又低言向香五说道：“贾明在后面。”嚷道：“这会你们是谈论谁？”银龙道：“我们正是论足下。”傻小子贾明说是：“足下就是我，不含糊哇。”萧银龙说：“贾五哥，您非拐棍走不了道。”贾明说道：“什么叫拐棍呀？”银龙说道：“我们哥五个，就是您拐棍。”贾明说道：“短命鬼，我活二十多岁啦，都是你们抱大的吗？”银龙道：“看前面是一条叉路，一条奔东北，一条奔西北。可单走一回？”杨香五笑道：“萧贤弟，你别看他装傻充愣，要了他命也不敢单走。”金头虎气哼哼说道：“你们真欺负人。你教我打那边走？”萧银龙道：“您哪儿走？”贾明说道：“我打东北走。”银龙说道：“我们向西北去。”金头虎遂向东北走去，直回头向西北看，净等黄三太了事呢，无奈这回黄三太不理他。金头虎这回可真生了气啦，心中暗说：“连我黄三哥也看不起我啦。”贾明一生气，直奔东北走去，再回头一看，黄三太等已经没有影儿啦。金头虎伸手一摸兜囊，一文也没有，自己言道：“忘了与我孟二大爷要盘费钱啦。”贾明心中着急，躺在树林子里就睡着啦。睡醒一觉，睁开眼又走，走了三里二里地，心中一闷，躺在树林子里再睡。列位，人不许看不起人，他们五位请了一位来，傻英雄自己也请了一位来。

不言两拨前去请人，单言孟家寨孟二爷等三位老者吃完了饭，欧阳爷叫道：“孟老二！你还不叫您老伴来陪我喝杯茶么？”

胜三爷道：“你这一辈子没有断了耍笑。”欧阳爷找了一个清雅地方养神睡觉，睡了一觉，起得身来，喝茶吃点心，来到书房，叫道：“胜三哥！双龙山贼人他们准知道我三更来天去，我学一个小毛贼做事，带着太阳我就去，掌灯时候我就到了那里，他们绝不能寻思我去的那么早。”孟二爷说道：“你真够奸。”“可有一宗，胜三哥，至三更天，你老人家可得给我打接应，盗出剑来也得打，盗不出剑来也得打。”胜爷叫道：“兄弟！你可保重些。为愚兄之事，贤弟如同老虎口内夺脆骨。”大义士叫道：“老哥！”您就想着给我三更天打接应就行啦。千万可别听孟老二之言，看看蛮子有多大本领。那么一来，小弟就苦啦。”胜爷说道：“你二位又玩笑，愚兄焉能误事？”蛮子叫道：“孟老二！给我预备船吧，要俩精明水手。”太阳有老高呢，蛮子就起身啦，胜三爷叫道：“欧阳贤弟！千万保重。”欧阳爷上了船，水手摇动花棹向东而去。蛮子与水手耍笑，叫道：“水手！水有多深啊？”水手说道：“深的三四丈，浅的一丈来深。”蛮子说道：“这个船翻不了个儿？”水手说道：“大爷，您别说不吉祥的话。”说话之间六七里地到了双龙山山环，未等拢岸搭跳，欧阳爷向下一纵，上了山坡，无论多少人都不怕啦。蛮子叫道：“水手！我干什么去，你二位也知道。倘若我盗出东西来，群贼追我，我找不着船的时候，我就喊：‘神仙何在？’你们就答应说：‘吾神来也！’我好顺着声音找船。”两个水手一路之上，笑的肚子疼。欧阳爷踩陡壁山崖，顺着山坡向北一看，东北角有一个山环，山环内有两个人探头缩脑。一个青短靠，背后背刀，面似瓦灰；一个灰短靠，煞白的脸面，背后背刀。二人在那里指手画脚，向西点指欧阳爷，欧阳爷答话：“不错呀，我就来了一位。”这两人遂转身子奔山里而去。大义士进山环，这二人踪影皆无，大义士自言

道：“明明是两个人，我见了鬼啦？”头一次张茂龙与萧银龙进山，就被这二人看见的。山环里有地窖子，窖子东西宽六尺，南北长一丈，上头盖着一张席，七尺宽，一丈二长，东西南穿着四根竹杆，席上面用糯米饭汤合土，俱都抹得与当地土色一样。二人掀席进去，将席盖好，由南面倒下台阶下去。蛮子夜行眼，一看地窖子中有灯光，由席缝边露出一点亮儿，蛮子将盖儿一掀：“哎呀，二位多辛苦啦！”一丈来深，十余层台阶，二喽卒亮刀，蛮子不走台阶，向下一跳，轻轻落在地窖中，这个喽卒刚亮出半截刀来，那个喽卒刚一摸刀把，俱被蛮子用点穴法点住。将两个喽卒俱都捆上，一掌破了穴，这两个喽卒道：“大爷，我们是查山的，您饶我们命吧。”欧阳爷说道：“饶命不难，你们怎样与聚义厅通达消息？”两个喽卒说道：“大墙西南面有一根铁线通聚义厅，聚义厅有铃铛，来一位拉一下，来两位拉两下。”蛮子说道：“在西南角上果有铁线，回来饶尔等不死；要没有铁线，一刀一个。”语毕，蛮子上台阶要出地窖子，两个喽卒心中暗说：“你一走，我二人向一块凑合，用牙解绳。”二人方一寻思，蛮子回头道：“不行不行，我走了你们两人到一块就用牙解绳。吾将你二人分了家吧，地窖子上边来一位吧。”用手提起一个喽卒放在地窖子外。蛮子方要走，这二人心中思索：“你走了我们喊叫，自有寻山寨主救我们。”大义士道：“不行不行，我走了你们大声叫唤，叫寻山寨主解救你们，你们就跑了。吾用东西塞上你们的嘴。”俩喽卒心中暗骂：“这小子真损透啦，拿着我们两个人开玩笑，你随便吧。”大义士撕了两个喽卒的衣裳，将口俱都堵住，说道：“这回万无一失了。”大义士遂向西南角上走去，来到切近一看，果然墙根下有一个铜钱下垂，用砖砌着，里面藏着一根铁线。大义士遂拉响铃惊群贼，智盗双锋剑。大义士向眼上一伸

手，正当中有一个方孔，有核桃粗一个皮绳套，大义士自语说道：“哎呀，还给我预备皮套哪。”一拉嗡嗡直响。

此时天到掌灯的时候，聚义厅群贼正饮酒呢，老道说：“今天咱，们两个酒慢慢地喝，今天晚晌，听响铃为号。”老道正说着话，就听铃哗啦啦一阵响，老道说：“蛮子真坏，来得真早。”又听哗啦一声，老道说道：“来了还是两位。”响铃声不断，有数钱快的直数：“二个、四个、八个，一百零四个人啦！”大义士哗啦哗啦不住气拉响铃线，直数到三百余响，便数不过来啦，蛮子拉的工夫太大啦，直把走线拉折啦。群贼一阵大乱，说道：“保镖的来了三四百位！”林士佩与老道乃是有经历之人，说道：“众位别乱，昨天蛮子、胜英、孟铠三更多天才走的，今天定更来天，就来三四百位？胜英决不能请得那么快，这恐怕是蛮子闹鬼呢。派人探一探看守走线响铃的。”且说大义士拉折了走线，鹿伏鹤行，来到聚义厅后，隐住身躯，听贼人议论。有说派人查走线响铃的，有说蛮子在萧金台盗灯，门窗户壁未动就盗走了，剑在仙人洞放着不牢稳，寨主带在身上最好。寨主带在身上，蛮子不能打身上抢剑。程士俊深以此说为然，去往仙人洞取剑。程士俊说道：“哪位弟兄辛苦一趟？”蛮子心中暗说：“王八羔子，单我来盗剑你们取剑？这个取剑的如同打鱼的香饵，大概愚弄我呢。咱俩瘸拐李，把眼挤，我叫贼魔，我是当不上。”老道说道：“我荐举一人取剑，万无一失。”程士俊问道：“道友荐举何人？”老道说道：“非老寨主韩殿魁不可。”韩殿魁站起身来，慨然应允，握宝刀说道：“我取宝剑，蛮子不能奈我何。”出了聚义厅，不打灯笼，韩殿魁来到东院，再向东二道院，每道院俱都是一对挂灯。蛮子在房上坠下了韩殿魁，比及韩殿魁到东三道院，可就没有灯笼啦。韩殿魁自言自语：“眼前就到仙人洞，我要取宝剑啦。”

蛮子在西边房上一看，地下铺着串地锦，当中三尺来宽的空地，串地锦颜色与地皮色一样。蛮子心中暗说：“由西往东向南拐过月亮门，就是三寸宽的道儿，我要下去就得掉在串地锦里。你不用念山音，不上你的当。”韩殿魁又向南拐到月亮门，叫道：“喽卒们！留神小心。”月亮门外有四个喽卒专管绷腿绳，喽卒问道：“老寨主你干什么去？”韩殿奎说：“我取宝剑去。”喽卒道：“当真吗？”韩殿奎说：“我要不取宝剑我不姓韩。”蛮子暗道：“你取宝剑骂哪家子事？你是跟我骂街呢？”韩殿奎往南去，穿过五七道寨子，看见高耸大墙，五十名削刀手把守南边的栅栏门，每人一口双手带。为首一家寨主对韩殿奎问道：“韩叔父何往？”韩殿奎答道：“仙人洞取宝剑去。”那家寨主说：“是真取宝剑吗？”韩殿奎道：“韩某焉能说谎？”那家寨主又说道：“韩叔父多加小心。”韩殿奎说道：“蛮子岂能奈我何？贤侄你把守寨门千万留神小心。”“蛮子不打这里过，是他造化；他若打这里走，青铜双铜，砸他肉泥烂酱。”欧阳爷观看此人，青脸膛儿，缘紫色壮帽，紫绢绸的大衣，绛紫色的短靠，一脸的怪肉横生，凶似瘟神。蛮子心中想道：“我有心杀了他，恐怕误了我取剑。”蛮子越过了寨子墙，相隔南面栅栏门，也就在十余丈远。出了寨子墙，又跟在韩殿奎的后面，走出去不甚远，韩殿奎打着了火折，够奔山岭，用火折子照着路儿走上山岭的羊肠小道。蛮子心中暗道：“老忘八羔子，你走黑道得提着灯笼，打着了火折子，我是夜能视物；你也就是七八百里地的脚程，我是一千里地的脚程。”韩殿奎来到山岭之上，由山岭向东，走了也就在半里来地，在山岭的正东，有一道石梁，有十余丈宽，往东看不出多远去，韩殿奎走至石梁近前，用手往前一指，自言自语地说道：“来此已是仙人洞。”欧阳爷一看他手指之处，有三两丈高的一块平石，

有五六尺宽、平石的上面凿着三个大字，上写“仙人洞”。又见平石南面有茶碗大小的一个八角疙瘩。韩殿奎来到平石前，用力一拧那个八角疙瘩，只听“吱喽喽”直响，这疙瘩里面是螺丝，螺丝一转，石板向上一起。蛮子心中说道：“此时不拿老王八羔子，等待何时？”蛮子紧走了几步，一撩皮马褂，由百宝囊中取出红莲花锁。此物与别的暗器不同，此物是用银丝鹿筋作的圈儿，共是三个，擒人的时候，量人的脑袋大小取用，头大是用大圈，头小的用小圈，中等的用中等的圈。蛮子将红莲锁从腰中取出来，心中暗道：“十几年不用这宗东西啦，今天要用用。”将皮套儿套在手腕儿上，乘韩殿奎拧螺丝之时，蛮子由背后一抖手，就将皮套儿套在韩殿奎的脖项之上，蛮子向回一兜，韩殿奎这个乐儿可大啦，摔了个仰面朝天。韩殿奎一歪身，元宝形就躺在了尘埃。韩殿奎若是仰面躺下，他准知道若碰在山石上，就有性命之忧，故此他才歪着躺下。蛮子一拽绒绳锁练，拉到近前，由韩殿奎背后一按绷簧，先将他的宝刀抽出来，往南面一扔，扔出五六丈远去。复又用绒绳将韩殿奎四马倒攒蹄捆好，可惜莲花湖的老寨主，连手都没递，就被蛮子捆上啦。蛮子说道：“我问问你这老王八羔子，仙人洞是有宝剑啊，还是诓我进洞拿我呢？”韩殿奎一笑说道：“蛮子，你用什么东西，将我拿住的？”蛮子道：“法宝。你快说吧，宝剑倒是在仙人洞没有？”韩殿奎笑着说道：“知道我倒是知道，就是不告诉你。”蛮子说道：“好好好。”说着话，由南面儿将折铁宝刀取回来，说道：“我拿刀刺你这个老王八羔子，我割你的耳朵，削你的鼻子，扎你的眼睛。”韩殿奎冷笑说道：“你家老寨主，岂是贪生怕死之人？任你所为吧。”蛮子一想：此时莲花湖势派最大，韩家户大多了，叔侄弟兄八位，俱是有名的英雄，韩殿奎在绿林道中，也不算大恶，我要杀了他，必

给我胜三哥结下仇恨。蛮子思索至此，笑道：“韩老寨主，宝剑也不是你的，也不是我的，是我胜三哥朋友的。老哥哥，你叫我取出宝剑，我还你折铁刀，于你无伤，老哥哥咱俩结交一个朋友。”韩殿魁一笑说道：“硬的不行动软的？你跟别人使去。宝剑在仙人洞不在仙人洞准知道，就是不告诉你。”蛮子说道：“你只要告诉兄弟宝剑所在，吾必还回你的宝刀。你要不说好办，我脱了你的鞋袜，脱了你的中衣，我用刀刺你的屁股，我要给你上特别刑法。”韩殿魁颜色更变，心中暗想：“剑客和聋哑仙师与蛮子耍笑。蛮子偷着由背后掀开剑客大衣服就抠屁股。他是说的出来就办的出来。”蛮子一看韩殿魁怕这一手儿，心中暗说：“你怕这个我就拿这个吓唬你。”说着就解他中衣。列位，南七省韩殿魁是有名的人物，若真叫蛮子给脱了自己的中衣，自己是死是活？说着话，当时就解韩殿魁的绷腿，韩殿魁长叹一声，说道：“蛮子你不用如此，宝剑在仙人洞呢，洞里边地方很大，就怕你找不着。宝剑要不在仙人洞，我不姓韩。”蛮子说道：“吾解开你，吾揪着你的十字绊，你要跑我再捆你。”蛮子遂拿着刀将韩殿魁飞抓绒绳解开，韩殿魁站起身躯，蛮子左手持着韩殿魁背后十字绊，右手举着宝刀，来到仙人洞近前。韩殿魁一拧螺丝，石板又起来四尺多高，人也进的去啦，蛮子说：“且慢，得仔细看看。”蛮子一看，原来那块石板是一个石门，当中有石门限，石门砌半尺深的槽儿，那石门下来的时候入槽。蛮子向里一看，石洞里头北面上钻着喜鹊登枝，限南边栽着一棵松树，松树上落着一个鹰，松树下一个熊，俗名英雄斗智。蛮子叫道：“韩老寨主，北面石上喜鹊登枝，南面是英雄斗智。”韩殿魁一听，打了一个冷战：“无怪乎我输与他，原来他夜能视物。”韩殿魁说道：“你跟着我进洞吧。”蛮子说：“不能，不能。到里边你一诓我，洞

里道路你知道底细，吾不知道底细，吾怕上了你的当。”韩殿魁说：“再不然我与你取剑去？”蛮子说：“取来宝剑你好剁我？等一等，我想想。吾罚你一个苦力，你往前走。”背后仍然揪十字绊，折铁刀晃着，向南走又往西去，出去半里之遥，叫道：“韩老兄！你搬起这块石头来。”韩殿魁无法，只得将石头搬到石门下，叫韩殿魁向石头门限当中一放，蛮子说道：“这一回你就关不上石门了。”韩殿魁虽然罚苦力，暗中赞成：“蛮子真有点聪明。”用石头将石门限垫好，仍然揪着韩殿魁，伏腰进了仙人洞。往南一拐，又往北去；连绕了三个弯儿，犹如三环套月。南面石墙中有斗大的一个石眼，可不知其深几，韩殿魁一伸手，取出宝剑说道：“给你吧。”蛮子见绿鲨鱼皮旧鞘，蛮子接过来一掂，叭哒一声抛在就地，说道：“会水的别瞒水贼，宝剑是假的。先说头一样，不够分量。”韩殿魁说：“你真高明，往前走吧。”又走了三个弯儿，又如三环套月的形式，北面石墙上也有斗大一孔，一伸手取出宝剑，说道：“看姓欧阳的你眼力如何？”欧阳爷接在手中一看说：“哎呀，真的！放了你吧。”欧阳天佐接过宝剑，是真的就把韩殿魁放了，心中暗说：“你出去我也出去，门口有一块大石垫着石槽呢，我的脚程比你快，我能走在你前头。”欧阳天佐这一放松了韩殿魁，韩殿魁应当往回跑，就见他并不回头，仍按三环套月往前跑。蛮子一想：“他不向回头跑，必有把戏。”开腿就追。这一绕弯，临到欧阳爷追到洞门之时，就见洞顶上有一天孔，距地有一丈来高，韩殿魁纵至天井上，一手抓住外边的铜环子，再一探身出了仙人洞，洞外有一石帽，是螺丝口的，提起石帽就拧。蛮子向上一纵，托了一把，纹丝儿不动，翻身向回再跑。来到石门口，向外一钻，才将脑袋钻出去，石门已落，蛮子被获遭擒，被石门夹住。蛮子将眼一闭，说道：“啊呀！”

倾了我了，害了我了，吾命休矣。”但是石门看看将蛮子的脖子夹住，石门再不向下落了，也不向上起了。欧阳爷睁眼一看，面前一位老者，白发苍苍，左手捻银髯，右手拧着石门的钢螺丝，不向上起，不向下落。蛮子是夜行眼，一看此人，说道：“石俊山老王八羔子，有这么闹着玩的吗？”石爷叫道：“十余年没捉住过你！老弟，你不是由背后揪胡子，就伸手抠一把，捏一把；不论当着什么朋友，不是偷小包袱，就是偷毒龙杖。今天你说好的不说？”蛮子说：“咱俩就在这儿耗时候吧。”石爷说：“这可有拿手啦。”蛮子说：“甚么拿手？”石爷说：“你非得起誓，从此永不与我玩笑，我就放了你。”蛮子说：“哎呀老哥哥，我不与你玩笑了，我再与你玩笑，我是王八羔子。”石俊山说：“不成。”东路镖头再看蛮子被石门夹得要火儿啦，遂说道：“你也有今日。”一拧螺丝，石门向上一一起，蛮子由里面纵出来，说道：“哎呀，你这个老王八羔子！我揪你的胡子。”石爷一乐，叫道：“欧阳贤弟，你好大胆量！把你困在仙人洞，将上面石头帽子拧下来，向里一灌石灰，你纵有金钟罩，也无济于事。那老匹夫将石头帽子拧上，便来落石门，被我一怀杖将他打一溜滚。因他尚非巨恶，未忍加害，况且也怕与胜三哥种仇，贤弟得出宝刃，急速回孟家寨，请代表说与胜三哥，刘云已被我救走了，有安稳之地存身，绝无危险。欧阳贤弟，你得回宝刃，又得了一把宝刃，急流勇退，快回孟家寨吧。”欧阳蛮子说道：“不能，不能。程士俊说啦，盗出宝刃他献与我老道师徒。”石爷叫道：“贤弟呀，危险哪！”蛮子道：“哎呀老哥哥，我早有准备，今天三更后，胜三哥与孟二侠前来接我。再加上你，咱们四个足可以对付群贼。你不知道吾会装神闹鬼？到了那个时候，吾就喊‘天灵灵，地灵灵，山神土地何在？’你们就出头应战，那时吾就跑啦。你要

不去，到那时吾就胡骂你个老王八羔子。”石爷说：“贤弟你可保重。”蛮子说：“料也无妨。”语毕，解开皮袄马褂钮子，鹿皮夹袄十字绊，将宝刀插在十字绊中，仍然扣上皮袄钮，踩陡壁山崖下了山坡，轻车熟路，由北向南而来。

来到寨子切近，蛮子一看，双铜将吉兴率领着五千名削刀手。皆因韩殿魁被蛮子捉住抢去折铁刀，好不容易逃回来，走进南寨门，吉兴问道：“韩老寨主怎样？”韩殿魁说：“不好，不好，咱爷们栽了跟头啦，宝刀盗去，抢去吾的折铁宝刀。吾欲将他困在石洞中，方要落石门，有一个白胡子老者，一拐棍将我打了一溜滚。”吉兴说道：“您且回聚义厅与吾寨主哥哥送信，吾将蛮子围住，连老头一齐拿。寨主哥哥如能前来，则更妙矣。”喽卒打着灯笼火把，向北而来。欧阳爷由北而南，直迎将上去。欧阳爷一行走着，一行喊着：“哎呀！吾心惊肉跳，我往哪里走哇？”方才走至切近，双铜将吉兴将五十名喽卒雁翅排开，叫道：“蛮子哪里走！”蛮子说：“哎呀，吾转了方向啦！将吾吓糊涂啦，跑在队里来了。”手中折铁宝刀乱晃。吉兴说道：“蛮子你要知时务，将宝刀放下，饶尔不死。”蛮子说道：“奇怪，奇怪，今天吾睡午觉偶得一梦，吾死在使双铜的手下，今果要应梦。我必然知时务，你饶了吾吧。吾吓糊涂啦，误入大队，请寨主格外施恩，放了吾吧。寨主要不饶我的命，那就怨我命短。”双铜将吉兴一看，蛮子是诚心耍嘴，举起双铜照蛮子就砸，蛮子向旁一闪，双铜撤回，搂头盖顶又砸来。蛮子向旁边一闪说道：“没砸着。”就势折铁刀一裹手，刀朝外一抹双铜将的脖子，头尸两分。蛮子说：“哎呀，我没死他死啦。”五十名喽卒一看，有名的寨主一个照面头尸两分，抛下灯球火把就跑。蛮子在后面追赶说道：“哎呀，你们不要跑，吾是净宰大贼不宰小贼。”欧阳爷要是真追真杀，这五十

名喽卒跑不了几个，欧阳爷故意在后喊嚷，是所为叫喽卒们自相践踏。进了南寨栅栏门，欧阳放心前进，不怕消息埋伏，有五十名喽卒引路，直追到聚义厅前。韩殿魁败回聚义厅，已将仙人洞之事，告诉了程士俊与林士佩，大众一听，亮家伙就要奔仙人洞。正在方要出厅之时，就有喽卒们喊嚷：“了不得啦！吉寨主被杀了，蛮子追下来啦。”欧阳爷背后背宝剑，手晃摇着折铁宝刀：“哎呀，不用追，吾决不失信，吾来啦，吾来啦。”程士俊一看，蛮子晃晃悠悠，踏啦蹋啦。蛮子对程士俊说道：“程寨主，你与我说的牙白口清，两天两夜盗去宝剑，将老道师徒献于在下。今在期内将宝刃得回，程士俊你是有名的人物，你打算怎样？你与我胜三哥击的掌，你不能忘了吧？一天半夜盗出剑来啦，你将老道师徒献给吾，吾将宝刃仍然还你。”程士俊说：“吾与胜老者打赌，是你一人盗剑。要不然，吾家老寨主将石门一落，将你困死在仙人洞。那白胡子老头手使拐棍的是谁？你有帮助就许我不承认。”蛮子就说：“那是吾拘来的本处山神土地。”程士俊说：“没有那么回事。你将宝刃、折铁刀俱都放下，你一人另盗。再有人帮助，吾仍然不算。”蛮子说道：“程寨主你强词夺理。”二人正在狡展之时，老道七星真人站在林士佩背后说道：“林寨主，咱们都到了大清国边界啦，他们实在欺人太甚。您累次失败，这回还不将蛮子捉住，得回宝刃、折铁宝刀？捉住蛮子也可一洗从前之恨。您切不可大意，此时不除他，悔无及矣。”林士佩闻听，合狼牙钻，说道：“诚然。”遂蹿至当中，举狼牙钻向蛮子劈头盖顶便砸。欧阳爷闪身躯，折铁刀接架相迎。二人正在动手之时，七星真人赵昆福又到方成身旁，说道：“方寨主，贫道逃在您的宅院，被老胜英余党破了宅院，烧的片瓦无存，皆是蛮子所为。蛮子外号叫火神爷，早早除去，实为绿林道之大幸。程寨主既不拦

师兄，还能拦阻师弟吗？”方成一颤双戟，直奔蛮子而来，扎胸前挂两肋。这对画杆戟分量加重，狼牙钻六十二斤半，上绷下砸，蛮子喊道：“你们依仗家伙重？我的这口刀是借来的，跟你们硬砸，我也不心疼！”狼牙钻向下一砸，折铁刀往上相迎，当啷啷一声响，折铁刀飞出有一丈多远。蛮子伸手撤出宝刀，说道：“这回我就不砸啦，这是我朋友的宝剑。这口宝剑神出鬼没，削耳撩腮。韩殿魁纵出人群，拾起宝刀，一顿足说道：“休矣！”老道问：“怎样？”韩殿魁说：“半寸长一道裂纹。”老道说：“你看蛮子多损哪，他将你宝刀损坏。乘此时你就过去跟他对宝剑去，程士俊不能拦着。”韩殿魁举破刀过去，兜着欧阳爷背后就是一刀。先者是单打独斗，程爷未拦阻；以后师弟上去，也没好意思相阻；随后蛮子又损了韩胜奎的宝刀，韩爷上去助战，所以不能拦阻啦。此时三个战一个，恶道一看，没拦别人，也不能阻我，亮双剑赶奔近前，加入战团。要是平常手，欧阳爷可不惧，这四个都是硬手，嗖嗖困着蛮子，一条六十二斤半的狼牙钻，一对画杆双戟，一口折铁破刀，一对宝剑，俱是能征惯战，久经大敌之辈。欧阳爷遂施展平生绝艺，宝剑上下翻飞，遮前挡后，皮袄马褂踏啦踢啦乱响，工夫不大，欧阳爷热汗直流。欧阳爷骂道：“混帐王八羔子！不是人物，为何四个打一个？我要掐诀念咒！唔呀，山神土地，使拐棍的，天灵灵，地灵灵，急速快来！”恶道吃了一惊。一看无人答言，蛮子热汗直流，说道：“哎呀胜三哥，还不前来救吾？”又没人答言。此时已三更将过。“唔呀孟老二！还不前来救吾？”三次没人答言。蛮子又喊：“萧老三也不前来救我？”蛮子越喊越没人答言，再喊就没有人听他那一套了。欧阳爷真急了：“哎呀，九头狮子孟老二！震三山萧老三！你们两个人在瓦垄里避着，看我的笑话！这是闹着玩的吗？再要

不出头露面，吾要骂你们俩老王八羔子啦！”

聚义厅正面，大瓦垄中，难坏了屈已从人的胜三爷。两个盟弟孟二侠、萧三侠说道：“胜三哥您先别理他，他平生绝艺还没施展呢，今天倒要看看他的本领。”胜爷左右为难，两个盟弟不叫答言。狼牙钻与画杆戟、折铁宝刀，这几宗兵刃，金钟罩蔽不住，爷万般无奈，在聚义厅大喊了一声：“欧阳贤弟不要着急，胜英在此！”飘然而下。翠蓝缎子鸭尾巾，上横紫绒一道，顶门上颤巍巍的一朵黄菊花，肋下衬镖囊，周围青缎子卧鱼，正当中青缎子一个“镖”字，怀抱鱼鳞紫金刀，银髯一飘，纵下聚义厅。东敞厅上哈哈大笑道：“蛮子急啦？九头狮子孟铠在此。”头上带绛紫鸭尾巾，横着一道紫绒，怀抱七星刀跳下东敞厅。西面敞厅一声喊嚷：“震三山萧杰来也！”古铜色的鸭尾巾，怀抱金背折铁宝刀。三侠飘然而至，四个人打一个的也不打啦，俱各撒兵刃纵出圈子外。蛮子道：“孟老二、萧老三两个老王八羔子，不叫我三哥答话，这样的战场是闹着玩的吗？”三侠是怎样来由呢？孟爷与胜爷是在孟家寨预先规定好了的，三更后准到，无庸赘述，惟有萧三侠的来由，必须表白。欧阳爷自孟家寨带着太阳起身，临上船之时，蛮子谆谆嘱咐：“三更后不来，胜三哥、孟老二可去给我打接应去。”胜三爷说：“三更一过，愚兄必到。贤弟可要保重些。”蛮子说：“胜三哥，您可别听孟老二之话。”胜爷说：“你们哥俩有玩笑，愚兄岂能失信呢？”蛮子上船走后，胜爷与孟爷说：“咱们哥俩在什么时候去好呢？”孟二侠说：“二更之后就不晚。”哥俩喝着茶，等到定更来天，老家人回禀：“北岸有萧三爷来啦。”胜爷与孟爷闻听，不胜之喜，出院来接，船已到南岸。萧三爷手提小包袱下了船，老弟兄三位见礼已毕，胜爷说道：“萧三弟何以独自来此？”萧三侠说：“皆因在杭州府遇见金

面韦驮张旺、华谦华子阮，叫我连夜前来，言说老道师徒逃亡双龙山。华五爷说头一拨三太等已到多时，第二拨蛮子也来啦。蒋五爷在我前一天来的，他却未至，他行路外行，我多给了船家几两银子，故此后来的倒走在头前啦。”胜爷闻听不胜之喜，说道：“吾弟此来，诚可为吾一臂之助也。”又叫道：“三弟你来的甚巧，欧阳贤弟前去盗剑，预定吾与孟二弟二更多天必去接应。今三弟你来，适逢其巧，也同我二人前去如何？但是风尘甫息，又要厮杀，亦太难以为情了。”萧三侠说道：“千山万水而来，所为何事？岂惧厮杀？吾来也巧，正我之幸也。”胜三爷说：“叫厨房给你备饭吧？”萧三侠说：“我在店中打完尖来的，毫不觉饿。”胜爷说：“就此要上船，够奔双龙山。”于是三位老侠客出了孟宅，上船够奔双龙山而来。来到双龙山停船，三位弃舟登岸，在泊船之处，留上记号，三位老侠客踩陡壁山崖，往东面越寨子墙而过。聚义厅前灯笼火把，亮子油松，照如白昼，三位老者到西敞厅。三位老者并未留神，南配厅后坡，还有一位老头呢，这位石爷可看见他们老三位啦。胜爷遂又一打手势，奔了聚义厅正面，萧三侠上了西敞厅。二位盟弟不叫胜爷下去助战，要引急了蛮子，胜爷所以迟迟未能早下聚义厅，此时胜爷由聚义厅上纵下来，孟、萧二位也下了敞厅，林士佩等也不战蛮子啦，俱都纵出圈子外。蛮子骂道：“孟二侠、萧三侠，王八羔子，不叫胜三哥露面。”胜爷怀抱鱼鳞紫金刀说道：“程寨主，大丈夫说话不能失信。吾与汝击掌，两天盗出宝剑，今既将剑盗出，并未过期，何以反复呢？”程士俊说道：“胜老者，盗剑说的是一个人，为何两个人前来盗剑？要不然将欧阳的困在仙人洞内，永远不能出世，忽有一白胡子老头打了我们韩老寨主一拐杖。那白髯老者果是何人？”胜爷道：“程寨主，我与你盗宝剑，并未说用人相帮不用，前

者盗皇上家的万寿灯，还有四五位帮着呢。自古皆有誓，民无情不立，寨主你是当世的英雄，岂可言而无信，使天下豪杰耻笑？当初汉朝季布一诺千金，人服其信，威震当助，名扬后世，真可谓大豪杰，大丈夫。如今程寨主雄踞双龙山，天下义勇之士无不知名，威信又岂让于古人？程寨主你要再思再想。”程士俊脸儿一红道：“欧阳氏将宝剑交还，自己再盗，必然言而有信。有人帮助那不能算的，白胡子老头是何人？如其不然，在下要以武力对待，若赢了我这对画杆描金戟，双龙山任凭足下办理；赢不了在下这对画杆描金戟，胜老者，你等有来之路，无去之门。你看来到了什么所在？”胜爷微然一笑说道：“程士俊，你以为龙山是龙潭虎穴、天罗地网，据我姓胜的看，不过是弹丸之地，何足道哉！”程士俊说：“不必动唇齿。”说着话，他便抖戟就扎，上手戟够奔哽嗓，下手戟够奔心口窝，胜爷一闪身躯，刀由双戟当中向里便递，程士俊双戟一并，胜爷抽刀，翻手奔程士俊头上削去，程士俊用戟杆向外就绷，二人刀戟相加，一位是刀法精奇，一位是戟招绝伦，棋逢对手，将遇良材。恶道走到林士佩面前道：“林爷，您都不能再见八大名山的英雄啦，程士俊与胜英正在大战之时，您过去加入双战胜英，让他轻者带伤，重者废命。”林士佩说：“我弟抢阳斗胜，怕他不允。”老道说：“师兄弟有何不愿意？咱本山的英雄八九十位，胜英他们四位老头儿，去一个，香炉短一个脚。前次群英会，蒋伯芳一棍几乎要了林寨主之命，至今伤痕尚在，您就忘了不成吗？”林士佩闻听，不亚如刀扎肺腑，一伏腰，合着狼牙钻双战胜爷。那边孟二爷握刀喝道：“小儿林士佩不要双战，孟二在此。”语毕，一举七星刀挡住林士佩。七星真人赵昆福道：“韩老寨主，方寨主，你们二位一位家败人亡，一位坏了宝刀，此时不报，复等待何时？你们二位就此过去，

一位战胜英，一位战孟铠。”方、韩二人向圈里一走，萧三侠挡住韩殿魁，蛮子说：“吾也歇过来啦。”举宝刃敌住方成。七星真人对双龙山众人道：“他们没人了，我不知双龙山的寨主哪位艺业高？艺业高的可出来十二位，向前帮助，四人打一个。其余的寨主在聚义厅门外亮家伙围住，再调二百名长箭手，遮住聚义厅四外，哪怕三侠与蛮子上天人地？今夜晚杀胜英、剁孟铠、刺萧杰，将蛮子乱刃分尸，给绿林道永除祸患。众寨主若不听贫道之言，必至山破人亡。偌大的萧金台、莲花峪，可为前车之鉴。众寨主若听贫道之计，尚可保全此山。”众寨主只可依老道之计，挑十二位武艺高强的，每三人加入战一人，四个战一个，其他二十多位在聚义厅院中四面包围。又有人调一百名长箭手、一百名弩弓手，二十五名弩弓手在东角门外，二十五名长箭手、二十五名弩弓手在西角门外，二十五名长箭手和弩弓手，分在聚义厅后面、聚义厅北面，二十五名长箭手，在聚义厅南面，弓上弦，刀出鞘，四面八方，团团围住。胜三爷的刀，不能碰程士俊的兵刃，又上去三个飞贼，四个打一个；孟二爷的七星刃，也不能碰林士佩狼牙钻，又上去三个飞贼，也是四个打一个；萧三爷的金背折铁宝刀，对韩殿魁的折铁刀，尚未分上下，又上来三个飞贼，四个打一个；欧阳爷方歇过来，战方成未卜，也上来三个大盗，四个打一个。工夫一大，三侠脸面之上，俱见汗迹。蛮子眼神好，一看四个打一个，好几十个盗，将聚义厅院中围绕，长箭手、弩弓手，四面也围住，蛮子说道：“可了不得啦，长箭手都围上聚义厅啦。”此时聚义厅前梨花乱舞。老道在西北角，念了一声：“无量佛，胜英命将休矣，三侠与蛮子决无生路。”

此时好几百号人，俱都鸦雀无声，忽听得山口一阵喧哗，有一位惊天动地的大英雄，撞进头道山口。山口东西俱是斗鸡

崖，四五十名喽卒在高阜处看守，万马千军难进，却被此人闯入。喽卒们喊道：“石头在手中拿着，他进山还得出山，回头再砸他众喽卒。”这么一喊，哪知道这位进山不出山，头道山口白费事啦。来到二道山口，乱箭齐发，此英雄亮棍拨打雕翎，长箭手管远不管近，此英雄来到长箭手的面前，用棍向两下一分，打倒五六个，只打得落花流水，死尸横躺竖卧。撞到三道山口寨子门，有一家头目，率领削刀手，掌中一口双手带，此人年在三十来岁，墨青的壮帽，墨青的短靠，黑中透煞的脸面，向前一进，与蒋五爷打了一个对头，双手带搂头盖顶照着蒋五爷就劈，蒋五爷用棍一绷，双手带飞出一丈多远去，翻手又是一棍，正打在太阳穴上。四五十个削刀手被蒋五爷打得乱跑，蒋五爷如人无人之境，打进了寨子门，撞入东跨院聚义厅外。五爷一看，东角门外有几十名喽卒，抱着弩弓匣，后面纫扣搭弦雁翅排着，对着东角门。喽卒都有准备，净留神三侠与蛮子，面向里观看，蒋五爷由背后出其本意，亮银盘龙棍横扫，打倒二三十个，余下的向南跑，蒋五爷追到南边，连南边的五十名长箭弩弓手，也全都打跑；由南面又向西打，将西面的五十名长箭弩弓手也全都打走；由西又打到北面，二百人死伤了有一多半，跑了有一少半。由聚义厅后纵下聚义厅，由后坡纵到前坡，横棍往下一看，四家贼寇打一个，聚义厅前地方广大，四外有五六十人，刀枪剑戟，气势汹汹。蒋五爷一看，有四家飞贼围着胜爷，又四家飞贼围着萧三侠，英雄不由的眼睛发红，提高声喊嚷，声若铜钟：“胜三哥，孟二哥，萧三哥，欧阳兄！你们不要着急，飞天玉虎蒋伯芳来也！”大众回头向聚义厅上一看，蒋五爷周身上下犹如血人一般。老道一看，惊魂失色，念了一声：“无量佛！”张德寿尿屎满裤，太仓三鼠黄花鱼的徒弟专溜边，四个打一个的也不打啦。本山的众寨主喊道：“蒋伯

芳来啦！一条棍纵横十四省啊！”金面太岁程士俊说道：“众位寨主，千万不要喧哗，无论何人，我也不怕。蒋伯芳项上没有三头六臂，我斗的就是蒋伯芳。你们这样岂不失了英雄的本色吗？”

再说这位蒋五爷的来由。此时山口外边还有五位。皆因为孟宅遣人起身，赶杭州路上找镖行之人，这六位坐着孟家的船来到北岸，萧银龙与杨香五把金头虎扔在后边，金头虎奔东北，这五位够奔西北。五位英雄遇水乘船，遇路乘车，但有一件，建宁府地面水地多，黄三太五位向前行走，前面大江阻路，水旱路口可全都有船，来到江沿，众人雇船要到北岸去，五个人上了船，船家说道：“天色已晚，您看西北天气都黄啦，这道大江十八里地宽，恐怕出险。您愿意住船上也行，住旱地南岸也行。”正在说话之际，杨香五叫道：“黄三哥，咱们不用雇船啦，您看前面来了一只大船，船头上是蒋五爷。”杨香五遂大声喊道：“蒋五叔这边下船吧！”蒋五爷由船上纵到旱岸。杨香五说道：“您来的真巧。”蒋五爷说道：“你们上哪里去？”杨香五说道：“我们正在找您去。”蒋五爷说道：“此事怎么这们巧呢。”杨香五就将双龙山盗剑之事，从头至尾说了一遍。“盗得出来，得武力对待；盗不出来，也得武力对待。此山之贼武艺超群，非有五叔与孟金龙及剑客大脑袋不可。您这一来，岂不是太巧啦！”爷儿六位在江沿岸上小饭铺吃了点东西，爷儿六位吃完了饭，开发了饭钱，急速起身，到了孟家寨，已然天交二鼓。孟家寨有两只渡船，昼夜渡人，爷儿六位上了渡船，到了南岸，够奔孟宅，老义仆前来接待，将六位英雄让在书房。老义仆说道：“黄昏时候欧阳爷盗剑去啦，定更来天，萧三爷也来啦，不到二更来天，三位俱都去到双龙山与欧阳大爷打接应去了。”蒋五爷一听，每人喝了一碗茶，遂由孟家寨起身。

蒋五爷问道：“坐船多远？”老家人说道：“坐船六七里地，旱路十一二里地。”蒋五爷说道：“我们走旱路吧，用渡船先将我们送出水路就行啦。我们走旱路，较比坐船也不慢。”于是将六位英雄用渡船送到北岸，下了船再向东去，到了双龙山的山口，三更多天，北山坡修理得齐整非常。蒋五爷说道：“咱们爷儿六个进山口。”银龙说道：“蒋五叔，山头有喽卒把守，万马千军打不进去。”蒋五爷说：“三十来丈高，由上头要往下砸石头，金钟罩也不行啊，我怎么进去？”萧银龙说道：“我有一个主意，您打西北面树林交杂之地，出其不意，向山口里闯，容他们拿起石头来，您就到他们近前啦。”蒋五爷说道：“危险哪，金钟罩砸上骨断筋折。”萧银龙眼珠一转，遂说道：“五叔，要是里面打上，可就是这个时候，进去晚了恐怕往返徒劳。凭你还怕石头吗？”蒋五爷气向上一撞，勒十字绊，绷英雄带，提了燕云快靴，一合盘龙棍，一伏腰撞进山口，容斗鸡崖卒看见，已经来到切近啦。闯头道山口，头道山口大声喊叫：“二道山口留神！撞进头道山口啦！”二道山口之人一见了五爷，乱箭齐发，蒋五爷拨打雕翎，闯入二道山口，来到聚义厅，又打散了四面的长箭手、弩弓手。

蒋五爷来到聚义厅前面一看，四个贼打一个，不由的可就眼红了，兜丹田大声喊叫，纵下聚义厅，这才应了赤线双眉大开杀戒。群雄一喊，程士俊这才拦阻众人，遂说道：“我斗的是蒋伯芳。”蒋五爷已到程士俊面前，程士俊双戟扎胸前挂二肋，蒋五爷用棍一绷，咯唧唧绷开双戟；程士俊霸王摔双戟，向下一砸，蒋五爷铁门闩一迎，当啷的一声，碰出双戟。蒋五爷野鸡抖翎，照定程士俊砸去；程士俊一横戟，当唧唧火星子冒起多高。二人见面，先来了一个三碰，程士俊心中思索：“绿林道提起蒋伯芳，闻名丧胆，今日一会，才知道真是力大

无穷。”程士俊思索至此，留神小心。蒋五爷施展六十四棍，比前三年精熟数倍，亮银神棍、达摩传八棍、出手左右举、火烧天八招，前八棍雷风震动，后八棍斗转星移，盘龙棍珍珠点穴八招，抱月棍老君坐禅，护身棍随体乱转，得胜棍妙法无边。画杆描金戟横拦竖架，遮前挡后，五爷六十四棍未赢了程士俊。五爷一抖手，棍出去一丈来高，一纵身将棍接回，抄过来改为行者棒，赤蛇乱窜、红蟒翻身。

正杀在难解难分之处，就听东南角一阵大乱，一行跑着，一行嚷着：“有人搅闹内寨，将寨主奶奶的中衣都脱去啦！”大声喊着来到聚义厅，到在西角门外一看，死伤的躺着一片，喽卒遂向北出山寨逃走。就听后边大声喊道：“走啊！小小子。”贾明说道：“你腿长迈步宽，我跟不上你。”列位，来者是谁？正是大汉孟金龙，后边跟着金头虎贾明。孟金龙来到西角门外，用脚一踢死尸，踢出多远去，大英雄向聚义厅内一看，有一个使双戟的，与使棍的战在一处，使棍的这人好似血人一般，并且连棍也是红的。孟金龙叫道：“小小子！你看那红人使红棍的是谁？”贾明说道：“你真是无用之人，那不是蒋五叔吗？这都是蒋五叔打死的。你向南看看，那不是胜三大爷与你天伦并那萧三大爷与汉奸吗？”孟金龙说道：“看咱们好看不好看？汉奸叔叔。”孟二爷说道：“金龙，你怎么穿红裤子，紫皮挺带？”孟金龙说道：“我在那边掉在了臭沟里啦，正遇见有一位洗衣服的，我将他的裤子扒下来穿上啦。”程士俊一听，跳出圈子外，说道：“姓蒋的，我与你没话。胜英，行侠作义之人，有扒妇人中衣的吗？我们妇人今年才十九岁。”又向群贼说道：“众位弟兄，还不齐上群殴，等待何时？”

原来，三太等六位出了孟宅，贾明自己走的一条路。每天贾明要单走，黄三太也给了事，这回向东北去，黄三太没给了

事，自己心中暗道：“连我黄三哥也看不起我啦？”走出五六里地，有一片树林子，自己心中一闷，躺在树林子里便睡。皆因为自己吃饭没有饭钱，肚里饿着，走到掌灯的时候，金头虎胆小，最怕神鬼，到了掌灯的时候，想明白啦：“小龙儿与香五两个小子，为是叫我打野盘。”荒郊有一座古庙，山门都没有啦，群墙已经坍塌倒坏，蒿草蓬蓬。自己说道：“金头虎，住庙吧？庙里可别闹鬼呀。慢说我金头虎不走运，就是神仙都有遭瘟的时候，看这座古庙，神仙都成了破神仙啦。我就好比这座庙里的神仙。”说罢，哈吧着罗圈腿，方进了大殿，就听大殿内鼻鼾如雷，呼声震耳，进到里面仔细一听，是从佛桌底下出来的声音。下腰慢慢的用手一摸，胳膊有房梁粗细，又一摸手指头有核桃粗细，枕着一个包袱，又沉又硬。金头虎贾明心中暗道：“不是大腿呀，这是胳膊吗？怎么这么粗呢？啊啊，此人是气臌水肿。我明天还没有盘费呢，他这个包袱甚重，我打一回睡虎子吧。我有了盘费，也不能叫他分文没有，要有十两银子，我拿六两给他四两，要是三吊我要二吊。先将他捆上，捆松点，我走了他追不上我，他也能自己解开。”于是将那两只胳膊向后一背，不提防此人醒啦，一晃胳膊，将金头虎晃了一个仰面朝天，又一伸手，捋住冲天杵，闭着眼睛一阵乱打，遂问道：“什么人捋我胳膊？”贾明一听，乃是大小子口音，说道：“别擂我啦，我受不了啦。”金龙说道：“原来是小小子。离家剩几里地，我没有盘费啦，两天没吃饭。你有钱吗？”贾明想道：“饥神遇见饿鬼啦，他还跟我要钱呢？我不免将他冤到双龙山，我也算请一位去，气一气萧银龙与香五，看看他们看的起我！”金头虎主意打定，遂叫道：“大小子！七星真人赵老道，将宝剑带到双龙山上去啦。我与胜三大爷与你父亲全都上双龙山要宝剑，说僵啦，双龙山群贼将我们爷儿三个围

住群殴，我杀开一条血路，前来寻你。”孟金龙是孝子，一听孟二侠被困，遂说道：“快走。”金头虎说道：“大小子，我走不动啦，你背着我吧？”孟金龙说道：“你站在我的胳膊上当鹰，我架着你吧？别不要脸啦。”说罢，孟金龙迈开大步就跑，贾明哈吧着罗圈腿随后就追。来到北山坡，二人都上不去山，孟金龙一看斗鸡崖上有喽卒防守，二人绕到西面，贾明说道：“你换上水衣吧？”孟金龙说道：“我在路上吃饭没钱，把水衣水靠都卖啦。”金头虎换好了水衣水靠，孟金龙原身衣服，金龙说道：“你揪住我的皮挺带，我带着你凫水。”二人由西山坡向南出去二里之遥，有好上的山坡，二人向上爬山。金头虎到了山上换上衣裳，孟金龙顺着大靴子直往下流水，金头虎是干干净净。二人由西向东，就见有十余个查山的喽卒。金头虎叫道：“大小子！咱先抓住三个两个的，摔死三个二个的。”十数个喽卒看见他二人前来，向南就跑，二人随后就追，追出去半里之遥，就听见刷啦刷啦水响，向南去有一个吊桥，由北桥口上了桥，十几名喽卒不走桥板，俱都走两边的桥栏杆，桥栏杆是平顶，一尺见方，四五尺远一棵栏杆。大英雄说道：“小子，还玩花招呢？平平的桥板不走，单要走栏杆。”大英雄一登桥板，桥板一翻过，将大英雄掉在水内。此桥板底下有转轴，有绷弓子，人要踩上，就掉在水里，桥板仍然还原，犹如平地一般。贾明在后头一看大英雄掉在水中，噗咚一声，心说：“我的奶奶，我亏得在后头，要不然我就干啦。”原来此桥是脏水河，本山两千来号喽卒的脏水净水，俱都向此河里倒，桥底下连泥带水三尺多深。大英雄满身脏水污泥，叠腰站将起来，向上一看，这桥上的板又盖好啦，抽出后背降魔宝杵，一长身躯，照定桥板上叮当咔嚓，将盖板捣飞。但是孟金龙被泥水陷下去三四尺深，在水里拔出这条腿，那条腿又进去啦。金

头虎说道：“你将飞抓扔上来，我拉你。”孟金龙取出龟背驼龙抓往上一扔，贾明接过龟背驼龙抓一闻，味儿又骚又臭。贾明又将龟背驼龙抓顺下去，孟金龙接住绳头，南北是石头桥翘子，金头虎向上一提，孟金龙一较劲，金头虎一撒手，噗咚一声，又掉在臭泥之中，仰面朝天，浑身都是臭泥。金龙说道：“你怎么撒手？”贾明说道：“大小子你少才无智，你有千斤膂力，我才有四五百斤膂力，你这一较劲，我焉能行呢？你顺着我的劲，慢慢的不就将你拉上来啦？要不然将我也带下去啦，岂不是买大的饶小的？你将抓再扔上来吧。”孟金龙说道：“真倒运，这回连嘴里都是泥啦。”贾明又向上拉金龙，金龙蹬着桥帮子借着力量，贾明才将金龙拉将上来。一闻这个味儿，嘿，真是其味难闻！七月天气正热的时候，熏的人喘不上气来。大英雄一着急，将衣服都撕啦，龟背驼龙抓口袋朝外一倒，倒出好些积水，浑身上下赤条条，就是皮挺带英雄带没扯下去，仍将龟背驼龙抓带在左胯下。遂说道：“小子你看，你看我又骚又臭，怎么办？”金头虎说道：“你看寨子墙里面通干净水河，你跟着我到里边洗洗身上去。”到了东寨子墙，二人顺着墙向北去，有一大门，向北走了二里来地，看见红油漆的栅栏门，金龙不会上房，栅栏门关锁过不去，贾明说道：“你用杵碰门。”大英雄由背后撤将下来，三五下将栅栏门砸下一扇来，这扇门一倒，那扇门更好砸啦，两杆将栅栏俱都砸落。二人进栅栏门，向东南去，见一道门砸一道门，如入无人之境。皆因为聚义厅那儿打上啦，寨里无人，二人砸了五道门，见有一个白纱灯上有红字“内寨”。金头虎喊道：“大小子，你认识字吗？”金龙说道：“我不认识字。小小子你认识吗？”贾明说道：“这是内寨二字，寨子里面必有水。”说着话进了垂花门，北上房五间，高垂细竹帘。金头虎说道：“这儿有一个鱼缸，咱们上缸

里洗去。”孟金龙光脚走道儿，叭哒叭哒的乱响，丫环隔着竹帘一看，一个大汉裸体，正蹬着大板凳上养鱼缸里去洗澡。大英雄洗着喊：“好大的味儿！”金头虎登着板凳洗手，贾明叫道：“大小子！你坐在鱼缸沿儿上洗。”孟金龙专听贾明的话，他就坐在鱼缸上洗开啦。洗着洗着，一较动，噗咚一声，鱼缸由架子上翻下来啦，半尺长的大金鱼在地上乱蹦。金龙说道：“小小子，没有衣裳啊。”贾明说道：“上房屋里有衣服。”孟金龙裸体遂奔上房而来，来到外屋门前说道：“作贼的还挂这样好的竹帘？”一伸虎掌，将竹帘捋下来，向地下一摔，进了上房屋中一看，里间屋(西暗间)挂着水红绸子门帘。里间屋中的人向外一看，一个裸体的大个儿站在外屋，对着迎面的穿衣镜说了话啦，向镜子里一指说道：“这么大个子，你为什么不穿衣服？叫你爸爸看见，岂不打你？啊？还挺横，我指你，你还指我。我打你！”说着话，照定穿衣镜就是一拳，哗啦一声，将穿衣镜打的粉碎。”啊？原来不是别人，也是我。跟我们家里迎面挂的那个玩艺儿一样。”砸完了镜子奔西暗间，将水红绸子帘儿一捋，丫环婆子早吓的藏在了桌子底下去啦。程士俊的压寨夫人，原是妾扶的正，今年才十九岁，看他一进屋子，这一害怕，拉过一个斗篷向身上一盖，刚盖过脸来，底下露着三寸金莲，半截红裤子，品紫小鞋。大英雄一看，说道：“那是什么玩艺儿？还没有我的脚指头大呢。”这妇人红绸中衣，散着裤角儿。孟金龙道：“这里是裤子吧？”伸手将裤子拉下来啦。幸亏这位压寨夫人里面穿着靠身的裤子，系着腿带呢。大英雄向身上一穿，将红裤子穿在身上，一伸手拉过妇人的汗巾系在腰间，说道：“这条裤子我穿着短。”又拉过一个汗褂，一看太小啦，穿不下去，自己说道：“得啦，不穿褂子啦，遮住裆就行啦。”列位，大英雄虽然剥妇人的中衣，可没有邪念，

他父母给他定亲，他都不要。穿上裤子转身形由上房屋中出来，叫道：“小小子！你看好不好？”贾明说道：“太好啦，大小子这回可俊俏啦。”二人转身出来，向外就走。早有人报告了前院的寨主，此寨主乃是双锤将吉旺，是一个浑小子，吉旺把守内寨前院，此人好酒贪杯，正喝的酩酊大醉，一听有人报告，有一个大个搅扰内寨，在养鱼缸中洗澡呢。吉旺一愣，由床上爬起来，合着短把压油锤，向里院便跑，正赶上大英雄与贾明往外走，三人正撞在一处。贾明喊道：“来啦！”大英雄一看，此贼穿一身青，短打扮，手擎一对短把压油锤，厉声问道：“什么人敢到内寨搅扰？”吉旺一见孟金龙，又是一愣：穿一条红中衣，犹如现在的裤衩一般。大英雄合着一字杵，兜着吉旺头上就砸，贼人是醉后刚爬起身来，见有黄橙橙一物打来，贼人五尺有余，大英雄八尺有余，贼人用双锤海底捞月往上一迎，就听当啷的一声，贼人脑袋砸在腔子里去啦。内寨的老喽卒一看，只一个照面，就死于非命，遂大声喊道：快上聚义厅给送信去吧，后寨出了妖精啦！”贾明叫道：“大小子你听见没有？咱们不认识道，跟着他走，可别打死老喽卒。”老喽卒在前奔，死命的向西北跑，一行跑着，一行喊嚷，老喽卒刚跑到东角门外一看，死尸遍地，聚义厅刀枪并举，打上啦。老喽卒不敢进去，又向东北跑。大英雄低头一看死尸，说道：“啊，都睡啦。”还有带伤的直暖呀，被金龙一脚就送上西天大路去啦。孟金龙叫道：“小小子！你看这个红人一身血，使棍的是谁呀？”贾明说道：“那是蒋五叔。你看南面都是谁？”孟金龙一看乐啦，遂叫道：“老头儿！您看咱们爷们好看不好看？”孟二侠一看，也乐啦，遂说道：“你这是怎么啦？”金龙道：“掉在臭沟里啦，在后寨养鱼缸洗的澡，到屋中有一个人，我将他裤子拉下来了，我就穿上啦。我可没动他一下，那人小鸡

似的，我若动他一把，他就死啦。我将裤子穿在身上时他还装死呢。”程士俊方才与五爷动着手，听说他压寨夫人的裤子被人扒去了，他尚且莫明其妙，心中暗道：“他们镖行之人，俱都是行侠作义之辈，决不能搅闹我的后寨，奸淫我的妻子。”正在纳闷之时，就见孟金龙穿着红裤子进了聚义厅啦，孟二侠一问他，他就如此如彼，将后寨之事说了个清清楚楚。

程士俊遂大声说道：“蒋伯芳！别打啦。胜英我且问你，我虽然与你镖行人等交战，乃是好朋友，朋友在五伦之一，你找宝刃，也是为朋友，各行其事。你行侠作义之人，焉能作此下贱之事？为何派人搅闹我的后寨？剥去我爱妻的中衣，在后寨又打死我的盟弟双锤将吉旺，是何道理？众位宾朋！还不齐上群殴，等待何时？众位哥哥弟弟，谁要看的起我，咱们就与镖行一死相拼，与此山同存同毁。我们大家须知创造山寨的艰难，人生百岁不过一死，大家还不齐上动手？”程士俊语毕，就见众群贼刀枪并举，棍棒齐扬，够奔四老与蒋五爷、孟金龙而来。孟金龙闻听要群殴，叫道：“小小子贾明！这回比哪回都热闹，打东西吧！打呀，几时打仗也没过足了瘾，这回管过足了瘾。”胜爷握刀叫道：“四位贤弟，孟金龙贤侄，程寨主乃是当世的英雄，少年的豪杰，一时被宵小所愚，致有此不幸之事。程寨主虽然一时之气愤，久后谁是好朋友，不难分析出来。咱们是以武会友，点到而已，打散了群雄，捉住老道师徒，就算给咱们黎民百姓除害啦。”此时群贼已将三侠、蛮子、金龙、蒋五爷团团围住，兵刃交加。德行之人因为胜爷有话，不伤群雄之命，要是一个不伤，焉能闯出重围？况且程士俊与韩殿魁、林士佩、方成，这几位俱都是硬敌。

正在酣战之际，就见黄三太与萧银龙，扶着一位白髯老者，满面血迹，浑身衣服俱都染红。萧银龙喊道：“胜三大爷，别

战啦！您看看此人是谁？”列位，此时群贼焉能容其停战？刀起处恨不得人头落，棍到处恨不得死尸横，岂能罢得了手呢？胜爷鱼鳞紫金刀护着身躯，向那老者注视，看不出倒是何人。那老者身体乱颤，喘过一口气来，叫道：“胜三爷！你们只顾在此打仗啦，你们大家还不向孟家寨看看，孟家寨孟二爷全家尽丧，老幼皆亡！”胜爷一听声音，杀到圈外，仔细一看，才看出是老家人孟忠，浑身上下血迹模糊。再仰面向孟家寨一看，一片火光冲天，看得清清楚楚，这把大火，烈焰腾空，江水为之俱红。老家人说道：“你们来到双龙山后，三更来天，忽然去了五七个飞贼，进了吾家主宅院，不问老少，举刀就杀，婆子丫环无一幸免，大概老主母也死于非命，全家尽丧，鸡犬不留。杀完了人又各处放火，不但孟宅被焚，全孟家寨俱都燃着。”孟二侠举目向家乡一看，通天皆赤。孟金龙大吼了一声。蛮子自己抽了自己两个大嘴巴子，说道：“吾终日打雁，叫雁啄了眼啦，吾空叫贼魔，不该失此一计。胜三哥，咱们还别伤人命吗？程士俊是当世的英雄，一时被匪所蒙，吾二哥的全家俱都丧在此贼之手。今天不杀得双龙山血流成河，我就不姓欧阳啦。”此时胜三爷一声长叹，不亚如扬于江心失脚，孟二爷不亚如万顷波涛断了篷绳，萧三侠不亚如万丈高楼坠下。胜三爷抖丹田一声喊嚷：“众位贤弟！还不施展平生绝艺，杀却群贼，报仇雪恨，等待何时？”程士俊咬牙切齿，心中暗骂在孟家寨放火的贼人。列位，程士俊虽然占山为王，乃是正人君子，他并不焚烧抢掠，妄杀无辜。他这位压寨夫人虽然年轻，美而且贤，也是良家子女，乃是程士俊在杭州府所买。皆因为大婆常常有病，身体软弱，一日他在杭州府住店，正遇有一老者，因贫要卖女儿，要了五百两银子的价钱，花户给了三百两银子，老者不愿意女儿流落烟花柳巷，就有程士俊的盟弟说道：“程

大哥，我嫂夫人十病九灾，将来决不能生育。为何不将此女买到山上作为如夫人？也可以成全此女。要不然卖给花户之家，岂不误了平生？咱们将他带到山上，还许他家中往来。”程士俊说道：“子嗣乃是天命，命中无有莫强求，岂能为求儿女，再多造一番孽？”他的盟弟未取得程士俊的同意，硬花了五百两银子给他买定了，程士俊无法，才将这位姑娘带在山上。合卺之后，夫妻还是真对脾气，后来生了一子，大婆也弃世啦，程士俊将此女扶为正室，作压寨夫人。此女知书识字，美而且贤，今天被孟金龙扒了中衣，一时的情急，他才主意群殴，正在打的不可开交的时候，忽听孟家寨这一番言语，程士俊不由的暗恨烧杀孟家寨之人。虽因为镖行搅闹后寨，不但并未放火奸淫，就与人家群殴，以多为胜，如今自己的人反将孟家寨全然烧杀，这岂不是无理吗？故程士俊痛恨烧杀孟家寨之人，可说出口来。三爷这一见孟家寨大火烛天，遂吩咐决计杀戮群贼，决不留情。胜爷这一声令下，只见钢刀起处人头落，盘龙棍到尸体横，孟金龙降魔宝杵上下翻飞，只杀得群贼尸横聚义厅。凡死的可俱都是无能之辈，林士佩、程士俊、铁戟将方成与宝刀将韩殿魁，可俱都无恙。虽然尸横满地，群贼仍是一往直前，并无退缩之意，可见程士俊平日待人之厚，真能患难相从。正在酣战之际，就见双龙山后寨火起，先由东南方烈焰腾空，紧接着正南烟火交加，正北前寨满天皆红，西面紧跟着青烟四起。宝刀将韩殿魁叫道：“程寨主、林士佩、方成，扯乎！”扯乎就是逃走。萧三侠、蒋五爷说道：“追赶。”胜三爷说道：“别追，别追。先救孟家寨要紧。蒋五弟腿快，赶紧出山由陆路够奔孟家寨，金龙往西去，由水路走。”蒋五爷与金龙去后，这且不提。

单言群贼之中，程士俊由房上奔东南要去后寨，方纵过了

五七道院中，就见老家人背着自己的妻子，披头散发狼狈之极，丫环婆子有空手的，有提着包袱的，全都在后面跟随。程士俊双戟一横，说道：“站住！”老喽卒说道：“寨主爷，压寨夫人跳在火内，被老奴由火中救出。丫环婆子叫老奴背夫人逃命。”程士俊说道：“你是内寨老家人，此举足尽主仆之情，你的前途必有善报，你将他放下吧。”老喽卒不敢违命，放在地上。夫人说道：“寨主，你我三载夫妻，相敬相爱，未尝有吵闹之事，妻虽女流，深知大义，请寨主将要结果性命，夫君你独自逃命去吧。”程士俊点了点头叹道：“命也。我有心带你逃走，多有不便；我若将你抛在此地，你才二十余岁之人，将来难保不给程某现眼。”语毕，戟起处红光崩现，可怜一位贤德的夫人，命丧戟下。丫环婆子俱都流泪，跪在地下，求寨主饶命，程士俊说道：“你们大家何必如此，我岂能要尔等之命？你们各奔前程，所有金银任意取之，千万不要抢夺。你们要各自保重，有家者回，无家者身归正业，绿林道下场不过如此。事已至此，无可如何，各自奔前程去吧。”丫环婆子及残废的老喽卒，全都泪下。程士俊又叫几个老喽卒说道：“念主仆一场，我走后你若能将汝主母深深埋一坑，立上一个木头牌位，上书程夫人之墓，程士俊当感激无涯矣。”丫环婆子与老喽卒，俱各与程士俊洒泪而别，草草刨了一个坑，掩埋了程氏夫人。列位，程士俊此举，真可称的起英雄豪杰。昔战国时有伍子胥者，其父因直谏罹祸，楚平王杀伍子胥满门，时伍子胥与其兄官于外方，故未同时遭戮。楚平王既杀伍家满门，下伍子胥之父于狱，恐其二子造反，逼伍奢致书与二子，命其回国，一同杀戮，剪草除根。伍奢遂于狱中修书致其二子，命其星夜回国，以全父命，否则父必为楚王所杀。伍子胥之兄名尚，兄弟二人接书，伍子胥问其兄如何，其兄云：“父叫子死，子不死为不

孝；君叫臣死，臣不死为不忠。吾将赴父之召，以全孝道。”伍子胥说道：“兄长错矣，吾弟兄若朝至都城，父夕死矣。楚平王所以不即杀我父者，实以我兄弟在也，吾兄弟若至时，必同父而死。兄全孝道，吾将复仇。必假兵灭楚，以报全家满门之仇。”伍尚遂赴都，伍员遂奔吴借兵，临行时与其妻贾氏曰：“夫人色未衰，子胥欲往吴假兵报仇，为之奈何？”贾夫人闻听，怒目视子胥曰：“父兄之仇，不共戴天。将欲效儿女之态耶？妻何足挂怀？”语毕，摘壁上宝刀，遂自刎而死。伍子胥卒报父兄之仇，鞭楚平王之尸。伍子胥不忍手刃其妻，程士俊竟戟刺其妇，毫无痛意，真可称丈夫也。可惜身入歧途，误于师兄，后来盗印，身首异处。此系后话，暂且不提。

且说双龙山一旦间化为灰烬，胜爷、孟铠、萧杰、欧阳天佐与小弟兄六位，搀扶着老义仆由水路而归，此及到了孟家寨，已经天光大亮。孟宅火起的原因，大伙都疑惑是七星真人，其实并不是七星真人赵昆福所为，蒋五爷在双龙山纵下聚义厅，赵昆福就跑啦。张德寿一看赵昆福没有影儿啦，张德寿与三鼠由北山坡用长绳系在树上，顺着绳子爬下山去，到了山下，四家贼寇商议，向西逃去，走出有二里之遥，张德寿说道：“咱先落落吧，没有人追。”头一拨探山是蛮子盗剑，二拨是老三侠，孟宅可就没有人啦。孟二侠家业甚大，张德寿遂出主意：“到孟家寨奸淫杀戮，完事放火一烧，胜英回孟家一看，必然得气死，孟二侠也得急坏了，他们决没脸面活在世上。”盗粮鼠崔通说道：“张德寿，你出的这个主意损寿十年。与胜英、孟铠有仇，与他家女眷下人有何仇恨？此事万不可办。有本事找胜英拼命，那是丈夫所为，他家人等何罪之有？这样伤天害理之事，崔通实不能为。”又叫道：“秦大哥！您可别忘了，您是明清八义的后人，老太太苦守冰霜二十载，做事总得要对

得过天地鬼神。秦大哥，咱们青山不改，绿水长存，他年相见，后会有期。这样损德之事，我不能奉陪。”语毕，抹头向北而去。您道崔通这一走，秦尤焉能舍得？大声叫道：“老弟别走！慢慢商议。”崔通已经进了树林啦。他们四人在一处比较，就是秦尤还有点交友的热心，柳遇春乃是酒色之徒，张德寿乃是采花淫贼。秦尤叫道：“二位贤弟！咱们追上老兄弟一同逃走吧，杀他女眷作甚？”张德寿微然笑道：“秦大哥，您失了男子汉的态度啦。老人家秦八爷与您的叔父秦义龙俱死在胜英之手，镖打拜弟之事，谁人不知？镇江府二郎山刀劈秦天祥，老胜英六月将秦二爷乱刃分尸，老弟兄四位，死在胜英手中三位。您不思杀父叔之仇，偏听妇人之仁，孺子之见。崔通乃是无能之辈。”秦尤一听，犹如刀扎肺腑，遂说道：“不是贤弟提醒，几乎将好机会错过。咱弟兄三人，今晚到孟二侠家，杀他满家尽绝，以雪吾恨。”三个人遂顺着河向西而去。秦尤眼神甚快，看见由西面顺着河沿来了两个人，走至相离切近，从西边来的那两个人，就扎入苇塘中去了。秦尤道：“咱们吊吊坎，月马的避在芦苇深处，月马的可是老合？”这两人由芦苇中出来说道：“原来是合字呀。”走到切近，张德寿打开火折照着，叫道：“秦大哥，膀臂到了！”这二人来到张德寿面前，遂跪倒行礼，口称：“师兄一向可好？”张德寿伸手相搀，说道：“二位师弟，我与你二人引见两位高明的朋友。”遂用手指秦尤说道：“这是两人皇宫内院，太仓州的秦尤秦大哥。”又对秦尤说道：“这两位是我师弟，一位苏士龙，一位苏士虎。开黑店，吃横梁子，作绿林道的买卖多年。”秦尤与苏氏兄弟谦恭几句。张德寿问道：“二位意欲何往？”苏氏弟兄道：“要到双龙山寻找恩师去。我们的店完啦。冰消瓦解了。今天刚掌灯时候，有一个瘦小矮老头住店，穿着一身蓝，我们店里伙计

跟跑堂的吊坎，哪知道这矮老头明白啦，到夜晚他杀了三个伙计，又放火烧店房，我兄弟二人一找矮子，踪影不见。忽然南跨院火起，刚奔到南跨院，柜房又起了火啦；够奔柜房时，北跨院又起火啦。一时三处火起，街房邻居，只顾自己，无人救火。我弟兄无法，听有人说师傅与师兄俱在双龙山呢，只可投奔双龙山。”张德寿说道：“二位师弟，师傅早逃走啦。胜英率领众侠客正打双龙山呢，此时大概在血战之际。二位贤弟可认识孟家寨吗？”苏氏弟兄道：“如何不认识呢？孟二侠是孟家寨的首户，我弟兄曾去过五七次未敢动手。”张德寿一听道：“二位贤弟带路吧，孟铠也打双龙山出去了，咱们到孟家寨杀他一门尽绝，杀完了火烧宅院，咱们弟兄五位再寻去处。”五个人遂顺河沿向西。孟家寨有两只渡船，夜间北岸一只，南岸一只，恰巧孟老者与他孙子在北岸。天到三更多啦！后半夜船就不靠岸啦，离岸三四丈远，下了水锚啦，爷俩在舱里睡觉呢。张德寿说道：“谁带着水衣水靠呢？”苏氏弟兄道：“吾二人俱都带着呢。”张德寿说道：“你二人换上水衣水靠，下水将船推近岸吧。”苏氏弟兄换上水衣，遂下了水推船，方将锚提上来，孟老者就醒啦，说道：“这是谁呀？别推船呀。”方由舱里向上一长身，苏士龙一捋老头白发，一刀割了硬嗓咽喉，噗咚一声，扔在水里。小孩在舱里以为是祖父失足落水呢，爬上来要救祖父，方一露头，苏士龙兜咽喉一刀，提起来也扔在水中，他祖孙二人，老的老小的小，俱都死于非命。张德寿在河岸上一笑说道：“秦大哥，柳二哥，你们看我师弟作活干净不干净？”好一个杀人放火的淫贼，以杀人当作儿戏。船推靠岸，张德寿、秦龙、柳玉春上船，苏士龙、苏士虎摇橹，张德寿掌舵，绕孟宅后河坡，河坡上俱是一垛一垛的苇子，都比房高。五家贼寇船靠河坡，将铁锚下在河坡上，秦尤叫道：“众

位贤弟！孟宅许尚有能人，咱先点起火来，将人调出来。我与柳二弟点苇垛。”张德寿深以为然，秦尤放火，三家贼寇上了房。

孟宅宅院广大，长工都在北院，南院是内宅，三贼蹿房越脊，进了宅院，一看清静异常。三个贼到内宅南院东跨院，北房三间，隐隐有灯烛，张德寿低声叫道：“师弟，这必是女眷居住。”苏士龙、苏士虎说道：“师兄，你给我二人寻风，我二人下池子入窑。”张德寿大不愿意，说道：“咱们既是亲师兄弟，要是别人我可不能让。若有两个妇女，你们两个人每人一个；要有三个，可给我一个。”苏氏弟兄纵下东房，奔上房门口，两个淫贼在竹帘东西一站，向屋中看的甚真，八仙桌两边太师椅上对坐二女子。东边这位姑娘，双桃红的小衣裳，绢帕蒙头，汗巾系腰，短裙，背后背着柳叶刀；西边的姑娘一身银灰，银灰色绢帕绷头，短裙刚过膝盖，露着窄窄金莲，软皮底的绣鞋，背后背着兵器，好似护手钩。二女子对坐吃茶，就听见穿银灰的说道：“袁大姐姐，人非圣贤，凡事岂能尽料的到？头一拨欧叔父，带着太阳往双龙山盗剑；第二拨三位老爷子去打接应；第三拨又来了六位，有黄三哥弟兄五位，还有蒋五叔。婆子们报说，一碗茶没喝完，坐渡船从北河沿奔双龙山啦。可惜都走啦，连留下两位看家都不留。本宅院老管家虽然艺业高强，可惜老眼昏花了。咱姐妹三人，我大姐病体沉重，就是咱姐俩。这个时候三更多天，盼到天亮无事，就算万幸。水面离双龙山六七里地，绕河坡旱路才十余里，双龙山的贼来了，这个乱子就小不了，你我姐妹千万别歇着啊。我方从东跨院绕了一趟，我大姐姐嗷呀不止。”苏氏二贼听得真而且真，二贼看二位姑娘，一个红粉佳人，一个淡妆绝色，不由的邪心勃勃。遂掏出薰香盒子，取火折子，用火点薰香，打开螺丝盖，

苏氏兄弟，一个由西面向东打薰香，一个由东向西面打薰香。二人闻了解药，一拉薰香盒子尾巴，活翅膀一扇，薰香燃着，青烟向屋中便走。忽听穿银灰衣服的叫道：“姐姐！这是什么味儿？怎么异香味儿？”就听娇滴滴的声音，打了两下嚏喷，两个姑娘俱都伏在八仙桌上了。二贼将薰香盒子带起来，苏士虎叫道：“哥哥，我薰的是银灰的，我将他抱在东暗间追欢取乐；您薰的是穿桃红的，您将那穿桃红的抱在西暗间追欢取乐，弟兄莫要争竞。”苏士龙说道：“这是咱们家门的教育，兄宽弟忍。”苏士虎遂先够奔西边银凤，遂打算伸左手拢腰，右手拢银凤大腿。这位姑娘乃是未过门守备的夫人，贼人焉能有那大的福命？贼人刚一伸手，银凤一抬胳膊，一袖箭奔哽咽喉打去，贼人一缩项藏头，打在头皮上，串皮伤，鲜血直流。苏士龙也是方要伸手，被红玉箭正打在耳朵之上，贼人带了一只木头钳子。苏士龙向外就跑，将竹帘哧的一声捩落，纵到外间屋，苏士虎随着飘身也出来了，银凤跟在后头便追，苏氏弟兄是青衣服，红玉在后面也就追出来了。张德寿在房上看着他两个师弟进了屋啦，张德寿恐怕他弟兄二人。俱都独占美人，他遂由房上纵下来，悄悄来在房外间屋门外，此时正赶上苏士龙向外跑，银凤追出来啦，紧跟着苏士虎也纵出来了。袁红玉在后向外一追，张德寿指胳膊一袖箭，正打在袁红玉姑娘的左腋下。红玉喊道：“二妹妹，我受了伤啦。”苏士龙纵至外面，可就将耳朵上袖箭起下来啦，银凤追击，撒出了鸡爪镰，红玉是串皮伤，尚能动手，抽出柳叶刀，三个贼人两位姑娘，就在院中交上手啦。银凤喊叫：“婆子妈妈！快到前院送信，有了贼啦。”婆子妈妈梦中惊醒，跑到前院送信，长工俱都起来，打开兵器房，抄兵刃要动手救姑娘，一抬头只见满天通红，大声喊道：“可了不得啦！后河坡失火了！”谁知一霎时着了七

把火，长工够奔后宅院后河坡去救火，老管家孟忠拦阻不住，老英雄抄起一把大朴刀，奔后院而来。隔着月亮门一看，三个贼和两位姑娘，正打的不可开交。老家人遂高声喊道：“你们好大胆量！我家主人九头狮子孟铠孟二侠，谁人不知？你们敢在侠义宅内搅闹！”老义仆只顾喊啦，未提防月亮门上还有一个贼呢。秦尤放完了火，就进了宅院啦，正在月亮门上站着呢。老家人眼目昏花，也未曾留神，正在呐喊之时，秦尤由月亮门纵下来，兜着老管家背后就是一刀，老管家未曾躲开，一回手举朴刀，又被秦尤划了一刀。就听秦尤喊道：“兄弟们杀了孟铠一家老少，以报叔父之仇！”老义士一听，此贼并非前来偷盗，心中暗道：“我这大年纪，决不是群贼的敌手。我豁出我这条老命，去往双龙山与我主人送信。若天不灭孟铠，老天爷保护我能到双龙山送信。”不表老家人豁出一死，前往双龙山送信，再说孟家全寨之人，俱都惊醒，前来救火，孟宅此时就是两位姑娘与五贼动手。红玉中的是药箭，工夫不见甚大，心中一闷，身躯乱晃，当啷啷柳叶刀出手，香躯斜卧尘埃。张德寿叫道：“众位仁兄贤弟！这个穿银灰衣服的，前三年在莲花湖，我就闻香未到口，六月在老胜英家中，我又失计，千万别伤她，捉活的，我弟兄五位轮流追欢取乐。”五个贼人围着银凤小姐。若不是张德寿说要拿活的，姑娘可不是贼人的敌手；他这一说要活的，可也不容易拿住姑娘。姑娘动着手，心中暗想：“萧银龙，你白机灵啦，你随后到孟家寨，你就不知道安置两个人看家？连你也走啦。此时我若叫贼人沾着我一点衣服，我怎么生在世？萧银龙，萧银龙，咱俩只有夫妻之名，无有夫妻之情，来世再成眷属吧。”姑娘思索至此，银牙紧咬，鸡镰照定苏士龙的刀迎去，当啷啷一声响，苏士龙几乎刀松了手。姑娘方要一横鸡爪镰，刀刃距脖颈三寸来远，嗓子眼一觉发甜，顺

着口中流出血来，胳膊也没有劲啦，鸡爪镰可就松了手啦，倒在了尘埃。张德寿说道：“我有言不叫伤她，这是谁办的事？”众贼人齐声说道：“并未伤他。”张德寿打开火折子一照，原来是吐了血啦。张德寿说道：“咱们谁头一拨先抱姑娘取乐？”秦尤说道：“不必啦，都昏迷不醒啦，快杀了她就完啦，然后再杀孟二一家老少。”张德寿说道：“您不好这个，我们可想他好几年啦。您不愿取乐更好，我们四个人换拨正合适。”

正在此时，就听房上阴阳瓦嘎吱嘎吱乱响，一声喊道：“好大胆的毛贼！敢来到我盟兄家中搅闹。”语毕，纵将下来，正站在两位姑娘当中。群贼一看此人，穿一身蓝衣服，马尾透风巾，蓝绒缠着，蓝绢绸短靠，蓝绒绳打十字绊，蓝云缎英雄带，蓝绸子腰围子，蓝绸子棍裤，蓝缎子绷腿，蓝绸子护膝，软绒的袜子，蓝缎子洒鞋，背后背着一口宝剑，蓝鲨鱼皮鞘，蓝绒绳的挽手，三尺多高的身量，宝剑匣有二尺来长，人矮宝剑不短，灰色的燕尾胡须，瘦小枯干。苏士龙弟兄说道：“这就是烧我们店的矮老头。仇人见面分外眼红，矮子你姓甚名谁？”矮子并不答话，右手掌剑，左手捻髯，说道：“提起我的名姓，吓破尔的苦胆。我乃少居蓬虎山，明清八义排行在六，登山豹子杨义臣便是。我与胜镖头、孟二侠相好，某要遇上毛贼、刀刀斩尽，剑剑诛绝。”秦尤闻听，一拉柳玉春往南墙根而退。张德纳闷：“秦大哥那大人物，为何后退？”苏士虎、苏士龙不知杨六爷的厉害，苏士虎向前一进步就要动手。六爷说道：“且慢，杨六爷剑下不死无名之鬼，通尔的姓名。让你在六爷面前走三个回合，我就不叫登山豹子杨义臣啦。”苏士虎叫道：“矮子！我就是开双合店二掌柜的苏士虎。”杨六爷不慌不忙，见刀离切近，宝剑向外一推，绕过刀柄，贼人往后一撤身，杨六爷用缠头剑砍落贼人壮帽。贼人抹头向南便

跑，杨六爷纵身躯出去一丈四五，洒鞋尖一点方砖地，宝剑由贼人脖子后面，顺水推舟，就听咔嚓一声，人头落地，尸身倒地。抬腿往洒鞋底上一擦剑，说道：“再过来一个不怕死的。”秦尤说道：“柳二弟，张贤弟，你们二位别过去。”苏士龙一看，烧店之仇未，又杀了自己兄弟，贼人焉能让步？抡刀便剁，六爷一闪身，宝剑向下便压，贼人幸亏撒刀撒得快，胳膊没掉下来，抹头向南便跑。杨六爷紧跟着，照定背脊一剑扎入半尺来深，向上一挑，苏士龙撒刀嗷呀一声，向东奔命的跑去。杨六爷口中喊道：“一个也不留！一个也不留！”口中虽喊，可不向前追赶，四个贼人抱头鼠窜，全都逃走。杨六爷赶散群贼，保护一家老少免于此危。群贼走后，两位姑娘，一个在东，一个在西，苏士虎的死尸在南边，宅院之中鸦雀无声。杨六爷一看，一人皆无，在院中喊道：“你们本宅主人现在还有人没有？我与孟二爷是盟兄弟！”喊叫几声，西跨院婆子有胆量大的开门观看。可惜孟二爷的夫人一招武术都不会，就会吃斋念佛，东跨院贼与姑娘动手之时，婆子丫环将门闩上好，将灯也熄灭啦，用桌子板凳将门都顶上啦。婆子妈妈开门看时，回禀了翁氏太太，言说是老当家的盟兄弟，已经赶散了群贼。丫环婆子提着灯笼，由西跨院同着老太太到了东跨院，拿灯笼一照，杨六爷抱着明晃晃宝刀，老太太战战兢兢。六爷心中明白，急忙将宝剑还匣，整了整透风巾，腰间围着蓝绉绸大氅，杨六爷提大氅跪倒叫道：“嫂嫂！小弟救护来迟，使您多多受惊。”老太太仔细一看，口中说道：“原来是杨六叔叔，前来解救我一家老少。六叔请上，受为嫂一拜。”杨六爷叫道：“嫂嫂！哪有嫂拜叔之礼？叫小弟多活几年。”可惜金龙之母未见过杀人流血之事，叫道：“六叔！那圆圆的血淋淋是何物？”杨六爷说道：“那是杀人放火之贼，我因护庇宅院，未能追赶。”丫环婆子

提着灯笼一照二位姑娘，六爷叫道：“嫂夫人！这二位女人是何人？我素知嫂夫人就是金龙一人。”翁氏太太说道：“这位穿桃红的乃是张茂龙未过门之妻，这位穿银灰的乃是萧三侠之儿妇，萧银龙未过门之妻。皆因为六月二十八日，胜三爷家中办喜事，有贼人大闹喜棚，你二哥将二位姑娘接到咱家来了。大姑娘不服水土，现在卧床未起，二位姑娘这必是受了伤啦。”杨六爷用灯笼一照，这才看见袁红玉受了箭伤，银凤口中流血。先叫丫环婆子将两个姑娘搭到西暗房，又将二位姑娘的兵刃也都拾起来，叫婆子将袁红玉背后的衣服挑开，看箭伤之处，有槟榔大一块紫青色。杨六爷说道：“这是毒药箭。我哥哥何以不在家中？”老太太说道：“昨天头一拨定更来天，你欧阳弟去到双龙山盗剑，二拨你哥哥与胜三爷、萧三爷一同前去，随后又有蒋五爷、黄三太等前去打接应，至今尚未回来。”六爷点头说道：“此时天光已然要亮啦，我二哥与胜三哥，他们也要回来啦。千万别起袖箭，此乃是毒药箭。”说着话，叔嫂二人进了屋中落座。献茶之间，忽听得西跨院叮当叮当的声音，又一声呐喊，如同巨雷一般：“小子们！都死啦？老娘可还在吗？”杨六爷隔着竹帘一看，来了一位大汉，裸体闯进。老英雄一怒，忙将大衣服脱下，握宝剑一掀门帘，纵到院中。遂说道：“好大胆的贼人，看剑！”孟金龙一看说道：“小子，你把我们家里人都宰啦，你还没走呢？”六爷举剑就刹，孟金龙伸虎掌要抓。翁氏太太早就看见啦，一愣神的工夫，爷儿俩动上手啦。喊道：“六叔慢动手！猛儿不许无礼！那是你六叔。”爷儿俩各收招撤步，翁氏太太一看金龙赤条条，说道：“金龙，你因何回得家来啦？”

原来，老义仆上双龙山与主人送信，说有贼人火烧宅院，杀孟家老小，胜爷等一怒，双龙山血溅庭台，杀退群贼。萧三

侠方要追赶，胜爷道：“且慢追贼，金龙你赶紧打水面回家，去救宅院。”金龙答应，遂即急忙奔回孟家寨。再表那孟家寨被杨六爷将群贼赶散后，带伤的淫贼向东逃去。救火的乡邻满河坡皆是，恶贼一看救火的人甚多，救火又都是行家，将苇子用钩一搭，向河里便推。恶贼一看天光已亮，要走不了，孟家寨周围是水，由燃着了的苇垛南面下水，背后的剑伤被水一泡，疼痛难忍，剑伤约有一指来深，半尺来长，恶贼负痛，心中思索：“先向东，然后再向北，躲开了那救火的人，可就有了命啦。”苏士龙正向东凫，天光已然发亮，忽听正东水声哗啦啦直响，恶贼一看，好大的鱼呀，像小船一般，这许是江里的鱼，由此向东南方向泅去。贼人挣着命抹头往北凫水，忽然那鱼向上长身，上身出水道：“你把我们家里人都宰啦，你往哪儿跑呀！”贼人闻听，声如巨雷，不敢答言，向北凫去。金龙一个蒙子追上贼人，一伸虎掌，将贼人两腿腕子抓住，向上一提，看见腿上有血迹，乃是剑伤流下的血，大英雄说道：“小子，你将我们家人都宰啦？”说着话用手向两下一分，若在旱地就将贼给劈啦，水里不得劲，劈不动，金龙遂一伸虎掌，向裆里一抓，就听噗的一声。恶贼采花开黑店，伤害行人不知多少，今天遇见傻英雄，竟死在水内，这也是报应昭彰。大英雄踩着水回家，一看大苇子飘的满河皆是，大英雄心说：“都烧了不要紧，只要我娘不死就成。”来到河坡叫道：“小子们！家中怎样了？”众人说道：“大少爷来啦？快家来看看吧。”傻英雄上河坡，奔向家中跑去，进了东院，见了婆子问道：“老娘呢？”婆子说道：“在西跨院呢。”傻英雄说道：“都死，老娘可别死呀。”说着话向西跨院跑着，“吧哒吧哒”，犹如砸地脚一般。杨六爷又不懂他的话，在十年前爷儿俩见过面，今日如何认识？遂掀帘子出来交手。老太太掀竹帘一看，

气得连气都喘不上来，遂说道：“好畜生！还不穿衣服去！”大英雄自己一看身上，说道：“红裤子被水冲去啦。”这才跑到书房穿衣服。仍然光着脚再回西跨院，叫道：“老娘啊！你老人家没死就得啦。”老太太说道：“见见你六叔吧，这是你的六叔。”傻英雄说道：“我是他七大爷！”老太太说道：“胡说！与你天伦是把兄弟。”大英雄说道：“得啦，磕头吧，谁叫他救了咱们一家子呢。”磕头磕的方砖地乱响。家人等救灭了河坡的余火，然后将苏土虎死尸抛在河内，孟家寨人等这才放下心去。

单说双龙山胜爷将群贼杀败，已遣金龙由水面回家，蒋伯芳由陆路回家，将双龙山用火四面燃着，这才赶紧回家。三侠、欧阳大义士，六小搀扶着老义仆，到了西山坡，船在河沿，孟二爷打呼噜渡船拢岸，将老义仆孟忠搀上船去，安置在舱中，给他敷上刀伤药，船急速回孟家寨。离孟家寨里许，一看河中漂泊的大苇子，也有烧了的，也有未烧的，满目皆是。孟二侠心中暗想：“全家必定片瓦无存了。”胜三爷叫道：“孟二弟！愚兄连累了你全家被害，于心何忍？”萧三侠说道：“我想吉人天相，恐不至有大凶险。”蛮子骂街：“我是王八羔子！我是混帐东西！我叫贼魔，终日讲究放火烧贼，今天叫雁啄了眼啦。”惟有本人孟二侠说道：“老恩兄不要如此难过，烧了我的宅院我再盖，我的苇子也不能都烧了，烧了也算不了什么。您弟妇已经六十岁的人啦，设若死也不算短命，有你侄子与我在，我们爷儿俩再置家产，重整田园。伤了家人，那也是命里该当，也无可如何。萧三弟、欧阳贤弟，不要伤心。”列位，这就是行侠作义的人，明白交友之道，若是孟二爷一哭，胜三爷岂不当时得了慢怠了吗？所以孟二爷反谈笑自若。船到河坡，老少英雄一看，心中稍安，只烧了七个苇垛子，房子是一点未

动。老少英雄弃舟登岸，黄三太等搀扶着老义仆孟忠，大伙刚进了书房，杨六爷由内宅够奔书房，给胜爷等请安问候。蛮子喊道：“唔呀！杨六，你救了孟二哥一家的性命，你真是个好王八羔子！”杨六爷不好还言，因为同着自己儿子杨香五。蛮子见愈不还言，他是愈骂。此时胜三爷周身是血，蛮子皮袄马褂也成了红的啦，孟二爷家有的是衣服，叫家人取出来，大伙净面换好衣服。蛮子喊道：“孟老二哥！可有我的衣裳吗？”孟二爷说道：“都有，就是没有那么肥大的皮马褂啦。叫家人弄点碱水给你洗洗吧。”孟二爷这才谢过杨六爷相救，并问从何而来。

原来，杨六爷自从在家纳福十余年，六奶奶生了一子，名叫香五，家传的学业，又拜胜爷为师。鸡鸣五鼓返魂香，是从明朝一位处士的门下所传，学时须对天盟誓，不以此香伤害良人，并不许借此为淫盗之事。后来传到一位云游道者司马闻，这司马闻又传授香五。由拜在胜爷门下之后，胜爷回家，由黄三太、杨香五众人掌理镖局之事，杨六爷隐在田里，逍遥自在。京东乐亭县离莫州三百来里地，听人传说，胜爷六月二十八办喜事，回到家中与六奶奶一提，胜三爷六月二十八与少爷完婚，六奶奶说道：“咱们一来行人情，二来看看咱们孩子，这十余年你也未曾与胜三爷见面。并且你与胜三爷提说，叫咱们孩子回趟家，住一月两月的。”因此杨六爷带好兵刃暗器、水衣水裤，够奔莫州行人情。六爷在家纳福，并非是狂傲，此次没有要紧事，所以不雇车脚。此时正是六月间，天气炎热，走得一身汗，天晚住在店内，脱去了大氅，凉爽凉爽，到第二天就觉着头昏眼黑。要是唐、宋、元、明之时，武将顶盔擐甲，就叫卸甲风。店主人给请了一位大夫，诊脉开方，服药后稍觉轻松，在店中养了几天，身体复原，杨六爷多给店里一二两银子，这

才起身够奔直隶莫州古城村。到了古城村胜宅，家人一回禀，胜奎接迎，一进院中，看见烧得七零八落，六爷一问，胜奎将前后情由说了一遍。胜奎又说道：“我天伦对天盟誓，拿不着老道，找不着杆棒，至死不回故里。”六爷一听，连忙问道：“追向何方去了？”胜奎说道：“走了五六拨，皆向南省去了。”杨六爷心中暗想：“我三哥为人慈善，群贼竟敢如此，真是好人难做。我好几百里地赶到古城村，谁也没见着，我何不向南七省走走？”六爷想了，辞别了胜奎，这才晓行夜宿，非止一日，到了杭州寻找众人。杭州府是五方杂地，一日在酒楼上吃饭，巧遇华谦华子阮跟一个乞丐病夫吃饭。五爷与六爷也有十余年未见面啦，老哥俩见了礼，悲喜交加。华五爷又给引见，遂说道：“这位是四哥的盟弟，金面韦驮张旺。”五爷与六爷叙了些离别之情，十数年未见，真是光阴似箭催人老，日月消磨两鬓霜。五华谦就提起头一拨捉拿老道师徒，火烧方成宅院之事，又把指引欧阳天佐及蒋伯芳赶老道去建宁府双龙山之事，从头至尾细说了一遍。张旺说道：“六弟你也追下去吧。凡有奇才异能之士，我遇见了就向建宁府指引。”六爷说道：“我要追我三哥，只不知三哥的去向，今既知道向双龙山去了，我即时起身。”

说着话，这位六爷站起，辞别华、张二英雄，这才打杭州府起身。忽然想起孟二哥由台湾又迁回孟家寨住，正东就是孟家寨，一江之隔，离孟家寨还有十数里地。杨六爷一想：进孟家寨总得过摆渡。此时天气已经掌灯啦，我莫若先找店住下，明天再往孟家寨。一看这座店，门道挂着灯，上书“双合店”。刚要进店，跑堂的与伙友吊坎：“并肩子纽瓢招落把合，苍孙太觉。”杨六爷闻听，黄眼珠乱转，他们说的黑话，就是说老头太矬，哥们回头看看。这么两句话，六爷黄眼珠一转，燕尾

胡须一捻，心中说道：“好小子，坎吊到你姥姥家来啦。”老义士诚心耍笑，说道：“有整所房子吗？”伙计说道：“有上房跟东西厢房一所。你多少人？”六爷说道：“一个人。”伙计说道：“你一个人怎么住这些屋子？”六爷说道：“我爱清静。我包袱里物件价值连城，净是核桃大的宝珠七八十颗，有金砂子钻石、翡翠玛瑙，多花几两银子店钱不要紧，为的是清雅。”掌柜灶上群贼一听，心中暗道：“这号买卖就发了财啦。”

六爷撒开了一要酒菜，摆不开两桌对在一块。杨六爷又道：“明天我走时还得拿点干粮，又要一壶开水。将门上好，别上我屋来，明天多给酒钱。”六爷将门一上，白开水就馒头，吃白斋，酒菜倒在床底下，白开水馒头不能搀薰香蒙汗药。杨六爷暗中扎绑停当，一看外屋两个锅灶，掀开锅盖一看，里面还有半锅高粱，提起锅一看，乃是倒下台阶的地道。六爷将锅仍然放好，盖上锅盖，搬个凳子坐在一旁。等到二更多天，一看锅向上一起，将锅移在锅台之上，杨六爷一看，锅在锅台上啦。正在此时，忽又见一宗物件钻了出来，晃晃悠悠。仔细一看，有饭碗大一物，青脸红发，临到锅台的时候，就如麦斗大啦，然后又下去了。再上来可就是真人啦。杨六爷一揪头发，一剑扎在咽喉，往上一提，抛在旁边。底下一问，上边没答话，又上来一个，又是如此。一连三个，第四个临上来的时候，可就留了神啦，杨六爷一伸手捋住绢帕，他向下一缩，将头发斩落一缕，跑到柜房说道：“了不得啦！去了四个人死了三个。”

苏氏弟兄闻听，聚齐店中之人，掌上灯球火把，够奔上房。群贼来到北跨院，不见杀人的客人，方要到南跨院，南跨院着了火啦，杨六爷一晃透风巾，放了好几把火，这方出了店房。有心要到孟家寨，天气半夜不便，前面有一个树林子，进了树林子，在树林之中打一盹睡。正在朦胧之际，忽听一阵大乱，人

声鼎沸，齐喊：“孟二爷的院中失了火啦！”杨六爷惊醒，乘乱上了摆渡，过了河遂进孟家寨。举目观看，孟家的宅院未着，杨六爷到了孟宅，蹑房越脊，一看院中无人，到东跨院东房上一听，有人说：“杀了就得啦。”杨六爷一听，脚底下一使力，踩碎了阴阳瓦，又听叫道：“大胆贼人！敢来孟家寨无礼。”向地下一看，有一个穿桃红的女子躺在东边，一个穿银灰的女子躺在西边。老英雄看罢，纵下东房报了名姓，遂剑斩苏士虎，扎伤苏士龙，柳玉春、张德寿等四下奔逃。这都是因果循环，才有六爷来的这样巧，赶走群贼，少爷孟金龙回来，爷儿俩见面，保护了宅院。

胜三爷回到家时，已经没有事了，众人才急忙来到后院看望二位姑娘的伤痕。老弟兄五位上后院的时候，正赶上翁氏在屋中，孟二爷在前边，翁氏太太一见胜三爷等，都在前面进来，翁氏太太急忙跪倒说道：“老恩兄，小妹拜见。”胜三爷躬身说道：“老弟妇请你免礼吧。”萧三侠遂与翁氏跪倒行礼，翁氏答礼相还。蛮子过来叫道：“老婆子！我给你磕头。你怎么没擦点粉？”老太太低头笑而不言，转身而去。胜三爷说道：“欧阳贤弟太顽皮了。”蛮子说道：“当着胜三哥，他不肯言语，我就占便宜了。”五老与小弟兄等进了西暗间，婆子丫环早将姑娘的小褂背后扯开，那枝袖箭钉在姑娘左腋下。二位姑娘，一位脸向西躺着，一位脸向北躺着，银凤头前放着几张纸，口内不住吐血。胜爷问道：“萧三弟、孟二弟，你们看此箭伤，是不是与我所受的箭伤相同？”孟二侠、萧三侠答道：“不错，一样。”胜三爷叫了一声：“于小姐！袁小姐！”呼之不应。胜爷说道：“百草转阳丹专治吐血、五癆七伤、毒药箭伤。道爷不在，为之奈何？”语毕，胜爷泪如雨下，遂说道：“连累了众位弟兄，如今又连累了二位姑娘受此重伤，为之奈何？”孟

二爷捶胸顿足，萧三侠唉声叹气。欧阳爷一笑，说道：“萧三哥，得用多少百草转阳丹？”萧三侠说道：“两粒足矣。”蛮子说道：“巧啦，吾这里正有两粒。”胜爷掀髯说道：“欧阳贤弟，你为何拿愚兄取笑了？”蛮子说道：“唔呀，我可不敢拿胜三哥取笑。”说着话，由腰中掏出一个白纸包儿，打开了递给胜爷，胜爷一看，果然是两粒百草转阳丹。蛮子说道：“这是给三哥你老人家治伤的时候，我偷的。”胜爷遂将两粒药研为细末，叫家人急速取来无根水，告诉婆子妈妈用刀将袖箭伤旁的紫黑肉刮了，将药用皮子膏药贴在伤上，上一半，灌下一半，银凤灌下一粒。老弟兄五位回到前院喝茶，小弟兄七位，方要摆酒，家人进来禀报：“由东回来了一只小船，一个老叟摇橹，有一位二十来岁的少爷，还有一位女子，说是前来拜望。”蛮子说道：“我倒忘记了，准是石俊山老王八羔子。”孟二爷告诉院里女眷接待女子，孟二侠等出来迎接男客，果然是石俊山与千里追风小侠客刘云，那女子即是林士佩之妹。石俊山毒龙怀杖挑着两个包袱，张茂龙、萧银龙等上前接待，石爷说道：“茂龙、银龙，这两个包袱是你们二位的，兵刃、暗器、头巾俱都在内。”银龙、茂龙收了包袱，当面拜谢。大众归了客厅，喝茶擦脸，不必细表。大家用饭，石爷叫道：“众位仁兄贤弟！你们认得这位姑娘不认得？胜三哥你许认的吧？”胜爷一笑，说道：“愚兄哪认识女子呢？”石爷说道：“此乃林士佩之妹林素梅。虽然林士佩一母所生，可与林士佩性情不同，姑娘乃是节烈淑女。皆因为林士佩骨肉无情，姑娘女扮男装，夜宿贼店，丫环遇害，姑娘只身一人，在树林之中自缢，被我所救。当时我并不知他是女子，事后我将姑娘收为义女。”胜三爷说道：“我深知姑娘。南北英雄会的时候，林士佩要燃地雷，姑娘五体投地，劝兄长不可点地雷，林士佩不从，岂知地雷被道

兄所破。石贤弟，你如何与刘云相遇？”石爷将救刘云，惊走秦尤，毒龙怀杖打林士佩之事说了一遍，并将女儿素云与刘云治伤之事也说了一遍。当时求胜爷为媒，与刘云、素梅成就婚姻，蛮子写帖。大众酒饭已毕，蛮子将宝剑取出，叫道：“胜三哥！这是道爷的宝刃。”胜爷说道：“众位贤弟血战一场，只得了一口宝剑，老道未获，杆棒无迹。恶道此次够奔台湾去，恐怕台湾不能收留恶道，他必然仍奔杭州府。众位贤弟，连三太，咱们还短一位要人呢，何以蒋五爷未见到来？使我放心不下。”蛮子叫道：“胜三哥！不用惦念五爷，他必然追下群贼去了，万无差错。”胜爷说道：“三太、香五、茂龙、李煜、银龙、贾明，你们六个人先奔杭州追赶老道。”黄三太等答应一声，遂站起身形，够奔杭州。”你六个人起身后，老夫随后就到。”胜爷又说道：“金龙，你且在家中保护。”

六位英雄晓夜行宿，饥餐渴饮，到了杭州未访着恶道踪迹。金头虎到了杭州，见着老道就揪：“杂毛小子！”当胸就是一掌，老道说道：“这是怎么的啦？无故的抓住就打。”黄三太作揖赔礼说道：“我兄弟是傻子，道爷多担待吧。”弟兄数日仍未寻着恶道，心中一烦恼，在店中吃完早饭就闷睡。住了几天，店家也知道是保镖的，众人睡醒起来吃茶，伙计们说道：“众位达官，为什么整日的睡觉呢？杭州八日大庙，为何不上庙逛逛呢？”三太说道：“什么庙哇？”伙计说道：“此庙甚大，每年对台戏，刀山马戏，无一不有。这两台戏俱都是名角，各种货物无一不全，今年庙里十分热闹。”金头虎一乐说道：“黄三哥，老道、张德寿、杆棒，这回全都有啦。老道取童子紫河车，张德寿采花，必然上庙去，庙上有的是大姑娘小媳妇。我若见着老道师徒，左手揪老道，右手揪张德寿，你们一搜老道小包袱，杆棒就有啦，岂不是一举三得？”萧银龙说道：

“你别说梦话啦，老道那么老实？”萧银龙一打听方向，伙计说道：“人山人海，你们跟着看热闹的人就去啦。”弟兄六位，遂来到钱塘门，就见男女老少络绎于途，出钱塘门外有二里之遥，庙的西边，大小买卖、各种卖吃食的，一家挨一家。庙西俱是茶楼酒店，庙东是生意场子，大鼓书莲花落，练把势卖艺的，庙后是卖木料的。弟兄六位走到庙前东角门外，角门东面围绕着一圈子人，就听里边有人说话：“无量佛，善哉善哉。这一位施主二子一女之命，幼年多受奔波，中年运气不好。”又听说：“六文钱一卦，概不奉承。君子问祸不问福。”那人说道：“道爷，你真是未到先知。自幼我父母早亡，同叔婶过活，受了些困难。我叔婶去世后，我正在中年，遂当家主事，还算不错。”“无量佛，这一位施主高寿了？”那人答道：“五十四岁。”老道说：“这位施主可不要恼怒，你还有九年的阳寿。六十三岁的那一年，你就该去世了。这一位施主十年克妻。”此人说道：“道爷你真是神仙，我内人已死，留下两个孩儿，昼夜啼哭，叫人心烦。”金头虎说道：“我叫他给我算算卦，我问问他我有几个儿子？”萧银龙说：“你还未成家呢，你哪里来的儿子？”金头虎说道：“我娶媳妇一下轿就生养大小子。”萧银龙说道：“五哥不要无理取闹。”道人道骨仙风，有出尘之概，娃娃脸红嘴唇，半尺余长的墨髯。此道者乃是返老还童，萧银龙没看出来。金头虎说：“他是生意人。没有那样灵的。”萧银龙说道：“五哥，咱们上庙去吧，庙上热闹极了。”众人进了庙门，有钟鼓二楼，五层佛殿，弟兄们前后游完了，又向观音殿的后院走来。院中有四架大葡萄架，金头虎叫道：“杨香五！咱们摘葡萄吃去。庙里和尚要拦阻，咱就问他是你们家里带出来的吗？我们的庙千佛山真武顶，有行路之人，白住管饭。”傻小子那里晓得红莲罗汉弼昆长老是周济人，他以为应当

的呢。庙里当家的将这四架葡萄都卖出去啦，人家已经摘完了。金头虎近前一看，没有葡萄啦，众人遂向东南角而来。

看见东南角上有座彩棚，红绿五色绸子扎的彩子，有四对牛角灯，彩棚当中有一块纸糊的匾额，上书四个大字：“以武会友。”彩棚口外南边十八件大兵刃架子，彩棚北十八件短兵刃架子，锋利耀目，彩棚里面八仙桌上，有一架天秤。金头虎将母狗眼一翻，看这块匾上四个字，他就认的一个，遂念道：“什么什么丈。”就认得这一个还错啦，将友字念成丈字。萧银龙说道：“以武会友四个字，就认得一个，还蒙错啦。”黄三太叫道：“银龙贤弟！练把势的不能这样阔。”萧银龙道：“有作生意之人，咱们何妨打听打听？”萧银龙遂向一个作小买卖的问道：“掌柜的，求你告诉我们，这座彩棚是何人所设？里面是怎么个意思？”作小买卖的说道：“本杭州府的少爷，玉面小霸王焦振芳，在此搭彩棚以武会友。一会儿你就看见啦，家人抬来两只箱子，里面俱都是银子。有好武的要愿意比武，比如要赌五十两银子输赢，你放在秤盘上五十两银子，少爷也放五十两银子，你要将少爷兜一个筋斗，摔一个趔趄，少爷输银五十两，余外还送给五十两。愿意多赌也是如此。”萧银龙打听明白，忽听西角门外一阵大乱，遂说道：“大少爷来啦。”金头虎说道：“走走走，去看看我们大少爷。”众人怕他惹祸，在后面紧紧跟随，就见许多人骑着马，向南来进了四角门。那马有铁青马，有枣骝红，有白龙驹，有甘草黄，有银色白，二十余人，都是武士打扮。就听有人喊道：“大少爷里边吧！”就见这位少爷，头戴武生公子巾，身披一件米色大衣，周围金线走边，雪青的十字绊，一巴掌宽的英雄带，米色的腰围子，年在二十多岁，白净净的脸面，五官端正。三太黄爷又看众人拉着一匹白马，银鬃银尾，啾啾的乱叫。三太平生最爱好马，遂

说道：“众位弟兄，这匹马真好，总有六七百地脚程。”贾明说道：“黄三哥，你要爱惜此马不难，等他跑到清静地方，我抢来给你。”黄三说道：“你少要胡说。”弟兄六位来到棚前，就见少爷居中正坐，众教师南北两边相陪，彩棚后东南有茶水点心，大众坐下喝茶。庙后头的人就拥挤不动啦，比看练把势的，又省钱，又多见世面。

正在人声嘈杂之际，就有人在西角门外喊道：“闪开！闪开！”黄三太一看，两个人抬着一只箱子，压得杠子直响，搭到彩棚之内，天秤桌前，打开箱子，一个个的都码在天秤桌上，俱是雪霜白银子。傻小子母狗眼直翻，叫道：“杨香五！我偷一个，咱们两个人分分如何？”萧银龙说道：“五哥，千万不要玩笑，这位擂官乃是知府的少爷，你要抢人家的银子，这场官司你打得起吗？”就听擂官说道：“这三天咱们练啦，没有人进场子。哪一位有能为的，请上擂台。”语言未了，打北面闪出一人，身材五尺往来，豆青的大衣，蓝短靠，其貌不扬，鹰鼻龟背蛇腰，细脖子，非常的难看。遂说道：“公子爷，今天我请一请。”忙将大衣服脱在彩棚，站在当中面朝西，口中说道：“众位老少英雄，这是本府台的大少爷焦公子，率领我们众教师以武会友，有好武的朋友，不论是保镖的，护院的老师傅，皆可以上来练练。杭州府乃是五方杂地，藏龙卧虎，谁不知上有天堂，下有苏杭？有会武术的朋友好练的，请进场来，我们奉陪。要赌输赢，愿赌五十两银子，我们也赔五十两，两百两。那位说我没带那些银子能上擂吗？三两二两也无不可，这是以武会友，就是分文未带，也无不可，你只管进彩棚，咱们作为取笑。”说着话，晃悠脑袋，无奈就是无人答话。金头虎说道：“黄三哥，火烧我胜三大爷宅院，这一水就捞上来了。”杨香五说道：“怎么捞呢？”贾明说道：“这一次打孟二

大爷家带盘费不少，咱们大家凑一百银子，我先与鹰鼻鹞眼那小子赌输赢，我兜他一个筋斗就是三百两；回头我就赌上三百两，我再兜他一个趔趄，就是九百两，再赌上这九百两，我再踢他一个筋斗，就是好些个百两。”杨香五说道：“傻小子，就有一个便宜，被王华买去啦。你看看庙上，千人万人，谁进场子？他是知府的儿子，他要打了人，哈哈一笑，要输给别人，翻脸就惹不起。”金头虎说道：“你怎么那么胆小呢？知府就不说理吗？”不表傻英雄与香五口角，再说擂台上有一人说道：“众位，我姓王，外号人称野鸡溜子。”王七方将此话说完了，遂站一旁。焦公子亦站起身来说道：“我再请一请吧。”焦公子忙将大衣服一闪，勒十字绊，紧英雄带，来到擂台前，一抱拳说道：“众位，把势场没有大小，有好武术的只管请进场子来。无论保镖的、护院的、教场子的子弟老师傅们，带着银子的赌输赢，金赌金还，银赌银还；没带着银子的以武会友。”公子将话说完了，台底下仍然默默无言。王七说道：“我再请请，这么些位，连一个好武的都没有吗？我打一趟拳，众位看看。”说着话王七一拉势子，打了一套拳，萧银龙等一看，平平常常，比三座毛四门斗强点。焦公子说道：“王教师退下去，我也打一趟拳。”遂说道：“众位若看我的拳有错，多求指正。”语毕，亮姿势，打了一趟拳。列位，打拳要准，发招要稳；纵如风，站如丁；手眼身法步，招招精奇，式式到家，真受过高人传授，明人指教。打完了一抱拳，对台下说道：“见笑，见笑。”黄三太说道：“众位仁兄贤弟，真奇怪了。”金头虎说道：“三哥，您怎么看奇怪呢？”黄三太说道：“绍兴府山阴县结义村姓黄的甚多，黄家本族有三十六手黄家拳。焦公子这套拳，正是黄家门上三十六手。”贾明说道：“人说您诚实，您原来也会捧场。知府的儿子打拳，就是黄家拳；要是总督的儿子，

就是贾家拳啦。”黄三太这一席话不要紧，后来引出奸盗邪淫、苦乐悲欢好些事情，后文书暂且不表。

且说王七见公子打完了拳，复又来到擂台前，对台下说道：“台下这些位可称人山人海，你们众人就连一位会武术的都没有吗？难道你们练会了把势，就会关上门，等到夜晚当着老婆子练吗？”金头虎说道：“三哥，这小子太傲慢无礼。我到擂台上打他一个大嘴巴子，要不将他脖子抽歪了，我就叫母老虎。”萧银龙说道：“贾五哥，何为这样无涵养呢？君子当积福，小人仗势欺人，他这是狐假虎威。擂官不是知府的少爷吗？他们干什么来啦？咱办什么？贾五哥千万不要惹事招非，叫大家跟着受累。咱们不是没当着众目之下说咱们是保镖的吗？”正在此时，就见南面有一个喊叫，声音洪亮，喊道：“你不要藐视杭州没有能人。”语毕，忙将大衣服脱去，就够奔擂台而来。背后一位老者，急忙揪住这位少年的英雄带，叫道：“少爷不可！临来之时，我家主人谆谆嘱咐老奴，不叫少爷惹是招非。您何必挂这宗火儿？他又不是指名道姓。”黑英雄将老家人向外一推，纵上擂台，一声喊叫：“跟你赌输赢！你不该藐视天下英雄。”王七正在狂傲之际，黑英雄上得擂台，毫不客气，插拳就打，十数个照面，就看出黑英雄的胜利来啦。金头虎说道：“这位黑英雄够朋友，不像杨香五，软的欺负硬的怕。”黄三太一语不发。就见王七向上一纵，照定黑英雄咽喉一掌，黑英雄一下腰，反左手将王七的腕子捋住，右腿照定王七的胸前，就是一脚。这一脚，王七可成了滚鸡溜子啦，咕噜咕噜，滚出二十余步，看热闹之人一阵大笑，真叫大快人心。黑英雄面对擂台下说道：“这样能为还赌金钱？”焦公子站起身来，对黑汉说道：“黑英雄，你打了我的教师，你可敢与少爷比试吗？”黑公子说道：“有何不可？打的是有能为的。”

焦少爷与黑汉动手插拳，二位远长拳，近短打，黑英雄忽然被焦公子将腕子捋住，底下一脚，黑英雄闹了一个仰面朝天，看热闹的哈哈一阵大笑。黑汉站起身来，跳下擂台就跑，向老者手中夺取包袱，老家人不给，被黑公子一把推倒，打开小包袱，取出一口朴刀。黄三太叫道：“银龙贤弟！你看此人多粗鲁？那擂台上兵刃有的是，他不就近取，他偏下来取刀。”黑公子手持钢刀，上了擂台。焦公子脸一红，说道：“青天白日，你敢与少爷动刀？大概你是路劫的大飞贼。”遂叫道：“家人们！取过我的素杆亮银枪。”这条枪八九尺长的点钢鸭子嘴，上边八个疙疸，镗金铛，素杆雪霜白，鸡卵粗的枪杆，折铁搅钢打造，包一层银衣，分量加重，故此叫玉面小霸王。焦公子一颤枪，黑公子擦刀便刹，三太一见，眼见得刀枪并举，祸在当头。黄三太方要出头露面，就听西南角一阵大乱，喊道：“众位闪闪，了事的来啦！此事非这位了，若不好了不了哇。这位在杭州府一跺脚，四门乱颤。”众人向两旁一闪，此人上了擂台，说道：“焦公子不要生气。”又向黑汉说道：“你无事生非。”黑汉说道：“他兜我一个筋头。”此人说道：“你要不打他的教师，他就兜你跟斗吗？”黑汉不敢多言，唯唯而退。众人观看这位了事之人，面如美玉，五官端正，头戴四楞袖口青布壮帽，正顶门上镶着一块白骨头，青布的大衣，青布的短靠，棉花绳打十字绊，足登青布皂靴，细腰乍背。抱腕当胸，说道：“大少爷，高抬贵手，看在愚下之面，那黑人乃是愚下之拜弟，愚鲁不堪。愚下与大少爷赔礼了。”焦公子翻怒容换笑脸，将枪递与家人说道：“原来是贺师兄到了。是您的朋友，在下实在不知，要知是贺师兄的盟兄弟，我决不能动手。”这人抱拳说道：“大少爷太谦。明天我带着我盟弟，负荆到府。”焦公子说道：“贺师兄说的哪里话来？咱们是师兄弟，不要客气。”

此事家严并不知，您要与令师弟到舍下，若被家严知晓，反为不美了。谁也没打着谁，就是将谁打了，您这一来，也不过是哈哈一笑，就算完事。师兄您要得暇，不妨到舍下谈谈，千万别提此事，若知是师兄盟弟，小弟天胆也不敢触犯。还请致意令师弟，就说我此时不能离开擂台，假有闲暇，小弟必当拜访。”

众人一看，这位少爷虽然是知府之公子，谈吐文雅，毫无骄傲之态，莫不暗中赞美公子的大度知礼。您道，这位了事的倒是何人呢？原来此人与黄三太乃是通家之好。方才黑汉一上擂台的时候，黄三太本就认识，比及插拳动手，黄三太以为比试拳脚，决不致有什么危险，所以观之不言，恐怕贾明惹祸，若告诉了贾明，黑汉被摔，贾明必然上擂与黑汉报复，所以黄三太只笑而不言。及至黑汉下台，由家人手中抢去小包袱，取出刀来，再纵上擂台，焦公子命家人取过了亮银枪，黄三太一看，必有一场恶战仇杀，当人山人海，万众之下，必然谁也不肯相让，若焦公子受了伤，黑汉也不能全躯下擂，黑汉要是丧于焦公子之手，必然是一场绝大的风波，故此黄三太万般无奈，才要分开众人够奔擂台，欲以友谊的关系，与两人和解，以息这一场大祸。黄三太方要当鲁仲连，这位少年的人急忙分开众人，纵上擂台了事，黄爷一看此了事之人并不是外人，正是师弟贺照雄。原来黄三太与贺照雄、濮德勇、伍万年，四位俱都是胜三爷的门下，四人又结拜了弟兄，受胜爷训诲。贺照雄有赛专诸之名，是位孝子，贺照雄天伦卧床不起，贺照雄在家昼夜服侍，胜爷办镖局子好几载的工夫，贺照雄未曾见面。他住在杭州钱塘门外安乐村贺家堡，提起家世，也是大明家为官，世代簪缨，如今虽作官，也是百万之富，门前挂着“乐善好施”、“义著乡间”、“一方载德”等等匾额。贺照雄自别恩师，侍奉父病一年有余，老人家一病亡故。方才这位上台打擂的名字

就叫濮德勇，与贺照雄时相过从，师兄弟讨论武术，贺爷在守制期内，还病了一年有余，濮德勇侍师兄如亲胞。闲文少叙，黄爷见贺爷已经了完此事，心中甚喜，贾明说道：“黄三哥，我抽鹰鼻鹞眼的两个嘴巴子去。”黄爷拦住说道：“贾明贤弟！这是何必呢？”此时焦公子在台上说道：“众位老少宾朋，天也不早啦，我们也该回去吃饭啦，众位散一散吧。”大众看热闹的一哄而散。萧银龙说道：“贾五哥，人家都吃饭去啦，咱们还不走吗？”贾明无法，只好跟随众人出了彩棚。

弟兄六位走到三层殿一看，俱是女子烧香的。贾明说道：“怎么这儿烧香的，尽是大姑娘？”杨香五说道：“你真是浑小子，你看看是姑娘吗？这是孙娘娘香殿，小媳妇们前来求子嗣的，老太太烧香拴娃娃的，都是为姑娘出了门子没有儿女，前来给姑娘烧香许愿。”贾明说道：“我也拴娃娃去。”杨香五说道：“你还没娶媳妇呢。”贾明说道：“我先许下愿，娶了媳妇一进门子，就生一个大小子。”张茂龙说道：“你别捣乱啦。”萧银龙说道：“张七哥，你就是实心眼，贾爷是坐怀不乱的柳下惠，您叫他去他也不去。”众人正说着话，就见由打二层佛殿角门，进来一男一女，前面的男子彬彬儒雅，厚蓝绸子大衫，厚底福字履的鞋，八月中秋后还拿着凉扇呢。后边一妇人，青绸子衣服，底下穿百褶裙，虽然是旧衣服，然而很洁净，来到了孙娘娘殿前，请了一股香。这位是个秀才，后头这位是秀才的娘子，请完了香，二人进了子孙娘娘殿，在各神位俱都烧了一股香，飘飘下拜，那女子稳重端庄，将那些擦胭脂抹粉的妇人，比的犹如妖精一般。这时金头虎仍在殿外站立不走，杨香五叫道：“贾贤弟！咱们走吧。”贾明说道：“忙什么，再看会儿。”就见秀才娘娘点完了香在前头走，秀才在后面跟随。忽然间由西角门撞进二十余人，都是短衣襟，小打扮，

有穿紫花布裤褂的，有穿月白布裤褂的，蓝绸子裤褂的，青绸子裤褂的，穿着小衣服，都露着七节鞭、九节鞭、手稍子、匕首刀、双叉子，二十多人前头一排，后头一排，将角门挡住。秀才娘子说道：“借光，我们过去。”娘子又回头叫道：“相公你看看。”那位秀才遂上前说道：“借光，我们过去。”这群人说道：“怕挤别来。”秀才说道：“这是庙场，女子烧香之地，你们这样举动，须知我不是好惹的。”那群人说道：“你好惹不好惹的，跟谁说呢？你有势力，叫府县下公文，别叫男女混杂。”金头虎一听，就要挽袖口上前动手。忽见外面来了一人，蓝纺绸裤褂，青靴子，短胡须，手提打马藤鞭，说道：“众位，你们不认的，这是杭州府第一名士苏文焕苏先生。”又低声说道：“这是枪杆，熟读大清律。闪开，闪开。”大众闻听，俱各向两旁一闪，秀才夫妇也都过去啦。萧银龙说道：“咱们也该喝酒去啦，天到什么时候啦？”黄三太六位出了西角门，向西去俱都是茶饭铺。原来，杭州这座庙非常之大，历年有戏的时候，虽说正日子是四天，必要续演十天八天的。为何续演呢？这座庙的大宝局总有八九十家，四天正日子完了，他们便出来要求续演，打着庙里众买卖家的旗号，向会头要求，众买卖家为做生意起见，俱都赞同。要求许可之后，戏价便由各大宝局担负，故此庙上的大小买卖云集，饭馆子在庙前搭楼作买卖。

黄三太等进了一家酒楼，这座酒楼是坐北向南门，众人上了酒楼，黄三太与张茂龙坐在西面，萧银龙与李煜坐在东面，贾明与杨香五坐在正北面，这张桌子正靠着窗户。三太要了十二壶酒，叫跑堂的给配了八样菜，跑堂的将菜端上来，傻小子是抢吃抢喝。六位正在吃饮之际，就听楼上饮酒之人交头接耳，低声悄语地说道：“这回可对碰上啦，知府的公子抢秀才的太

太。秀才是一个枪杆，偏遇上知府的公子，一会儿轿子就要来到啦。”黄三太等俱都听了个满耳，惟有傻小子净顾抢吃抢喝，他一句也没听见。杨香五怕他听见，故意与他开玩笑，说道：“这个熘里脊真是两味的，这碟可是我自己吃。”金头虎说道：“你要自己吃，我将菜都倒在一个碗里，我自己吃大杂烩。”正在此时，金头虎抬头一看，就见楼下的姑娘媳妇，人声呐喊。金头虎叫道：“跑堂的！快来快来，下边是什么事？”杨香五见傻小子叫唤跑堂的，杨香五用大衣挡手，对跑堂的摆手示意，不叫跑堂的告诉贾明。金头虎说道：“跑堂的，底下是什么事？是着了火啦？”跑堂的說道：“我这个围裙是从北京买的，放在水里洗的时候，能够立着。”金头虎说道：“我问的是楼底下那群人，摔倒的爬起还跑，是干什么的？”跑堂的說道：“咱这饭卖的贱，他们都抢着来吃饭。”金头虎说道：“你要与我打哑谜，我砸你的饭馆子，先将这张桌子给你翻了。”跑堂的说：“您看吧，这就到啦。”正在说话之际，就见由东向西来了一乘四人小轿，轿中有娇滴滴妇人啼哭的声音，说道：“庙上的仁人君子，搭救搭救吧，我是秀才之妻，被群盗抢来啦。”贾明也听明白啦，遂叫道：“黄三哥！您听见没有？咱们管不管？青天白日竟敢抢秀才之妻。”黄三太未及答言，贾明说道：“我明白啦，浙江绍兴府有名的人物怕事，我贾明可不怕事。”三太被贾明用话一激，擦拳磨掌要管此事，杨香五说道：“这桩事要是管，千万可别团腕，也别落把。”团腕即呼名字，落把即杀人。傻英雄说道：“对对，谁要团我的腕，我海攢！”海攢即骂街。正在此时，小轿已经来到酒楼之下，金头虎一抬腿踹落一扇窗户，由酒楼上纵下来，一横挡住去路。众恶奴观看傻英雄：雷公嘴，狗蝇眼，红眼边，大肚子，罗圈腿，梳着一个冲天杵的小辫，三尺来高。就听金头虎说道：

“小子们，这乘轿子是怎么回事？”方才那个大胡爪的老头说道：“朋友，你问也是白问，我是知府的大管家，外号人称长毛狗，姓王行三。后边那位是二管家，人称短毛狼李七。这乘轿里的女子，乃是杭州一位寒儒之妻。这里边有一段缘故，这位寒儒当初娶妻无钱，向我们大少爷借三百银子，我们大少爷不借给，我们众人怂恿大少爷成人之美，才借给他三百两银子。如今二年多，本利未清，大少爷责成我们讨这笔债，因为是我们哥俩的承还保人。我们找他要钱，他言说吃饭钱都没有，就仗写字吃饭。要了几次，苏文焕言说：‘我一贫如洗，决还不了这笔账。叫我的娘子跟了大少爷去吧，给大少爷作上一房爱妾，也省的跟我少吃无穿。’我们将此话一回禀大少爷，大少爷言说：‘我在杭州府买一个姑娘花上多少钱？谁要残花败柳？’我们跟少爷死说活说，少爷才应允，可是还未娶人。今天恰巧我们大少爷上庙，秀才夫妇也来逛庙，我们看见了秀才之妻，遂告诉了大少爷，大少爷一看，很对心思，遂上前问秀才：‘这笔账何以久不清偿？如再不清偿，就要发轿抬人。’苏文焕他言说：‘还不起账，该得起账。’我们大少爷一怒，这才发轿抬人。算来本利五百多两，有中保人，有承还保人，字据上有苏文焕的押。你管的了五六百银子的事吗？”贾明说道：“你们少爷是叫焦振芳吗？”长毛狗说道：“不错，打听打听玉面小霸王焦振芳，无人不知。”金头虎说道：“知府补缺的时候，你们知道吗？”长毛狗说道：“不知道。”贾明说道：“你知道我是干什么的吗？”长毛狗道：“不知道你是干什么的？”贾明说道：“你们知府候补的时候，他是穷小子，没钱住店吃饭。我是放官利债的，利钱可大点，当时他托人借我的钱，是蹦蹦利，由候补补缺的时候，借了我五十两银子，一蹦就是一百两，两蹦就是一百五十两，如今本利算起来共欠十万

银子啦。我找你们知府去啦，我叫他将官利债算算吧。你们知府说：‘本府也还不清，我的夫人也老啦，将我儿媳妇折抵利钱吧。’话可说啦，还没给我人呢，将我那笔账与苏文焕这笔钱还抵不了吗？”众恶奴一听贾明这话，遂说道：“众位别跟他费话啦，打吧，只要留口气就行。”长毛狗仗着焦公子之势，一伸手就给了贾明一个嘴巴子。贾明伸左手一捋长毛狗的腕子，右手照定长毛狗就是个嘴巴子。三十来斤重的杵，长毛狗如何禁得住？倒在地下就打开滚啦。短毛狗说道：“众位齐上！”众恶奴向上一包围贾明，哪知道金头虎专打二把刀的把势，他又有金钟罩，力气又大，这个恶奴的叉子叫贾明一杵绷飞，那个七节鞭一递，就将杵缠上啦，贾明一拉也给松了手啦。如此打了七八个头破血出。后边的恶奴抹头就跑，抬轿子的也早跑啦，贾明后头就追。黄爷在楼上开发完了酒钱，杨香五打开小包袱取兵刃，纵下楼来，后面黄爷等陆续由楼窗户跳下。三太上前将轿帘扯下一看，损阴丧德之人，专有损阴丧德的主意，轿里的娘子两只胳膊在两个轿杆上用绳子捆着呢，腰上也用绳子缚在两边轿框上，妇人是纹丝不能动转。三太抱着朴刀，不敢上前。娘子在轿中叫道：“壮士爷！请您救我不死，我是苏秀才之妻，被该强盗所抢。”黄三太一看娘子不过二十来岁，正在青春年纪，不敢上前伸手解绳子，因为有男女之嫌。娘子在轿中声声央求速为解救，黄三太正在进退两难之时，就见后面有一男子，二十多岁的年纪，踉跄而来，满身泥土，满面灰尘。来到切近，三太一看，不是别人，正是方才在子孙娘娘殿焚香的秀才。黄三太方才听娘子说是苏秀才之妻，遂上前叫道：“你是苏秀才吗？快来，令正现在轿中无恙，赶紧解救！”苏秀才跳到切近，迈步进了轿子，伸手解开绳子，由轿中将娘子搀扶出来。苏秀才遂跪在尘埃，此时娘子也跪倒在地，苏秀才

叫道：“壮士救我夫妻不死，请问贵姓大名？”三太伸手相搀，叫道：“苏先生请起。苏先生你何处居住？”苏秀才遂先站起身。黄爷道：“苏秀才，快将令正请起。”苏秀才搀起了自己妻子，遂对黄爷长叹一声，说道：“我家住在南门外，赁屋而居。”黄三太说道：“焦公子不知在哪一家酒楼吃酒呢，我等虽然救了令正，他那一群恶奴若报告他，他必然前来报复。我们动上手，完事一走，你夫妻仍不免于厄。”苏秀才说道：“学生倒有一门亲戚，在大李村居住。我妹丈在北京作生意，我妹妹只有一个寡妇婆母，我只可投奔在那里。”黄三太说道：“苏先生可有盘费？”苏秀才说道：“我方才烧香的时候，只有二三百钱，被恶奴推打的我连一文钱也没有了。”三太听罢，由中掏出银两，把系腰的绸子撕下一块，堆着银子说道：“这是四十多两散碎银子，你可作为路费，赶紧远走去吧。”苏文焕将银接到手中，眼含痛泪说道：“恩公贵姓高名？学生倘有寸进必当重报。”黄三太说道：“大丈夫施恩不求报。”苏文焕说道：“您要不说名姓，我夫妻宁冻饿而死，不受恩公的金银。”黄三太见苏秀才老诚，这才说道：“在下家住浙江绍兴府，姓黄名三太，保镖为业。”夫妻二人谢了恩，三太将苏秀才搀起。庙上有的大小车辆，俱都是乡下拉脚的，三太遂叫了一辆车，问道：“由此拉到大李村，多少钱的脚钱？”车夫说道：“两吊钱吧。”黄三太给了二钱多银子说道：“我们没有零钱啦，多给你几个吧，越快越好。”赶车的将银接在手中，苏文焕夫妻上了车，赶车的一摇鞭，向西而去。苏文焕在车上看三太，三太在地下看苏秀才，真是英雄爱豪杰。三太见车已走远，暗道：“狗公子一来，便是一场大祸。”三太此时救了苏文焕，哪知二十年后，黄三太骑着马匹走在一个镇店，见五六个土豪，揪着一位老太太打的实在可怜，三太由马上跳下来，

向前劝解，土豪不服，被黄三爷一拳打死，官人将三太带到县衙打官司，那时三太已经留胡须，五十多岁的人了。县太爷升堂审讯，三太跪在大堂以下，县太爷问道：“凶犯家住哪里？姓什名谁？”黄三太说道：“小人姓黄名三太，家住浙江绍兴府。”县太爷问道：“为何殴伤人命？”三太说道：“皆因为从此经过，见五六个恶少，揪着一个老太太拳打脚踢，小民观之不忍，下马解劝，恶少以多为胜，与小民动武，被小民误伤致命。”县太爷大怒，说道：“他们人多打你，你怎么会打死人的？必是他们将你打急啦，你用力推他们，碰在墙上啦。”黄三太说道：“大人神目如电，真是他们将小民打急啦，我一推那人，将那人推在墙角碰死的。”县太爷说道：“你是误伤人命，暂行钉镣收监。”于是收在监中。有老者给三太送饭，对三太说道：“我们县太爷姓苏名叫文焕，受过您好处。请您在监中放心，我们太爷自有解救之法。”三太这才恍然大悟：“这是二十年前所救的人。”三太在监中三个来月，释放出狱。此是后话，暂且不表。

黄三太来到火神庙，见杨香五等被众恶奴五十余人包围，三太遂由外面亮朴刀杀进重围。金头虎喊道：“别团我的腕！别摘我的瓢！”这群教师之中，有明白江湖绿林道话的，遂对焦公子说道：“他们这群是贼，决不是好人。”焦公子坐乘白龙驹，高声喊道：“钱塘、仁和两县的官人！这几个抢了绸缎店啦！那梳冲天杵小辫的，与使匕首刀瘦小枯干的；还有紫脸的，使链子枪；面如白玉的，使链子锤；那十六七岁，宝剑眉，杏子眼，手使判官双笔；最后来的黄白脸面，手使大朴刀。他们这六个人要走了，我跟你们县衙门要人！”贾明闻听说道：“小子，你仗势欺人？”一字杵一晃，杀出重围，够奔焦公子而来。焦公子手中擎着亮银枪，傻小子说道：“好你一个抢男

霸女的贼，哪里逃走！”金头虎说着话，来到近前，心中暗道：“我身体矮小，他在马上，我够不着他。我先将他马腿擂折了，然后再擂他几杵。啊呀，不行，不行，一杵他也受不了。我擂他一拳，然后我一跑。”金头虎走到马前，一横杵照定马的前腿打去，焦公子一蹬绷镫绳，枪尖朝下，前把一低，后把一指，当啷啷一声响亮，将杵绷出，金头虎向后倒退了好几步，焦公子一抖嚼环，这条枪梨花乱舞。马步交战，金头虎蠢笨，焦公子这匹马乃是战马，并且又常常演习，抖嚼环里裹外削，梨花乱舞，将金头虎圈住。贾明累的热汗直流，遂喊道：“你们帮着我来！”贾明喊了半天，不见人来接应，这群人围着杀不出来。金头虎正在急难之间，就听西北上声若铜钟，有人喊道：“大庙上乱打毆斗，也没有人弹压地面，倘若打出人命来，如何是好？”金头虎闻听，心中欢悦，正是蒋五爷蒋伯芳。贾明喊道：“五叔救我来！别落把儿，别转腕儿。”

蒋五爷何以来至此处呢？皆因在孟家寨老义仆孟忠送信，胜爷大众杀散群贼，蒋五爷由旱路回到孟宅，顺着北岸向前行走，迎面有一片树林子，就见由树林中蹿出一人，向西北而去。蒋五爷一看，背后背着六七口宝剑，蒋五爷心中暗道：“非七星真人不背七棵宝剑。”蒋五爷心中暗道：“孟二哥家中着火，非是他放的不可。”五爷遂跟踪追击，大声喊道：“恶道哪里逃走！”老道回头一看，来了一个血人一般，老道一听声音，知是蒋伯芳，遂抱头鼠窜。蒋五爷腿快，越追越近，向西去波浪滔滔一道大河汉子，恶道奔了河汉子。蒋五爷不由的一怔，心中说道：“我是一点水性都没有。”蒋五爷眨眼之间，心得一计，遂说道：“呔！老道，今日你插翅也难逃去了。叶承龙水性都跟我学的，你今日焉能逃走？”七星真人一听，心中念道一声：“无量佛，我的佛！叶承龙在天下群英会出世，探寒

泉，斗水鳞，得冰片，震住五八四十寨总辖万丈翻波浪韩秀。南七省的绿林道，韩秀水性第一，却被叶承龙压住，叶承龙的水性是跟他所学，我焉能由水中逃走？”遂顺河坡向北。蒋五爷追得离着老道五六丈远，看看追上，老道暗想：“他要将我追上，必将我砸成肉泥。他会水他怎么告诉我呢？我跳水试一试他，他要下水追我再说。”思索至此，遂向河中跳去。蒋五爷一看，一顿足将河坡土顿起多高，心中暗说：“老师累次劝我学水性，我总不遵命，师兄弟六人都会水性，惟我蒋伯芳一点水性也没有，致将老道放走。”蒋五爷遂对老道说道：“姓蒋的不赶尽杀绝，放你去吧。”老道说：“你是不会水的。”蒋五爷眼看着老道踏水而去。此时天光已亮，蒋五爷一看自己浑身是血，遂由背后解下小包袱，打开包皮，血迹已透，又打开油布包袱，取出衣服换好。将血衣服放在水里，沾上水擦棍上的血迹，将棍上血迹擦去，将血衣服向水里一扔，踩着老道的踪迹，向西追去。到了镇店，买青绸子缠了盘龙棍，晓行夜宿，追到杭州府。城里关厢，庵观寺院，寻找老道，踪影皆无。找了两天没有踪迹，在店里住着发愁，店里伙计说：“壮士，你怎么不逛庙去？钱塘门外八月庙，非常热闹。”蒋五爷问明道路，出离钱塘门，来至庙场地。走到一个土坡上一看，一群人围着几个人打架，留神一看，正是黄三太等。

蒋五爷这二三年来，大长见识，一看北上坡几位老者席地谈话，蒋五爷将棍放在地下，坐在小包袱上，向老者问道：“打这样的架，怎么也没有人给劝架呀？”老者问道：“阁下是哪人氏？”蒋五爷说：“我是武昌府的人。”老者说：“你若是近处人，我可不敢说。知府的公子抢秀才之妻，谁敢管哪？硬说欠钱不还，用轿抢人，从酒楼下经过，这几位由酒楼上跳下来，将少妇也救啦，将教师也打啦。这几位不是找是非么？”

你听听，硬说是抢绸缎子店啦。若是弄到衙门里，就是一头的官司。这几位岂不是找死么？”蒋五爷心中不悦，说道：“我们不管谁管？你们庄稼人是墙头上草，哪方风硬向哪方倒。”蒋五爷大衣一脱，向腰间一围，小包袱左肩头一个角，右肋下一个角，胸前麻花扣一系，打开盘龙棍。五爷心中一想：“打不的，盘龙棍一扫全完。”将心沉下去，一声喊嚷：“青天白日，好几十人在庙上，刀枪并举，倘若伤了人命，如何是好？”就听金头虎喊：“五叔救我！”蒋五爷合棍进前，贾明被焦公子白龙驹围着，蒋五爷一递棍给分两开，贾明抹头就跑，焦公子一抖嚼环，向西一撞，蒋五爷一横棍，砰的一声，马倒退了好几步。焦公子在马上问道：“什么人！”蒋五爷面带笑容说道：“公子，我从此经过，你们两方面人我都不认识。我方才打听明白，说有一秀才欠你钱，你要将秀才娘子折账，世界上岂有此理？你硬要发轿抢人，秀才跑在后头啼哭，他们几位看着不忍，所以抱打不平。”焦公子低头思忖：“苏秀才不欠我的钱，乃家人诬赖，此事理上太说不下去。家人教师们又并不受多大的伤，要不然就完了吧。”公子正在默默无言之际，长毛狗对短毛狼说道：“短毛狼，你看看，公子要了解，公子要完咱们不完。你看看，了事还有拿着大木棍了事的？你的刀甚快，你绕到那人身后，照他肩头劈他一刀再说。”短毛狼闻听，点头称善，遂向五爷背后，照定蒋五爷肩头上就是一刀。蒋五爷是何等的英雄？忽听背后有金刀劈风的声音，右手用棍向后一兜，“呛啷”一声响亮，将短毛狼的刀磕飞。也是适逢其巧，这把刀正落在长毛狗的太阳穴上，长毛狗正歪着头，看短毛狼劈人呢，这把刀可就落下来了，一时躲闪不及，扎在太阳穴上，当时殒命。焦公子看得明明白白，不由的大怒说道：“你哪是了事？你正是抢夺的贼人！”焦公子说着话，把枪的前把一低，

后把一扬，照定五爷就是一枪。蒋五爷的棍平着向外一绷，使了四成的劲儿，焦公子这条枪，几乎撒了手。蒋五爷紧跟着棍，向外一推，焦公子哪里躲闪得开？这一棍打的焦公子五脏六腑翻个，当时在马上“哇呀”一声，吐出鲜血，翻身落马。蒋五爷由马后头绕过去，一捋马的嚼环，认镫上马。这匹马乃是战马，蒋五爷裆口一合劲，马的腰塌下半尺去，蒋五爷用棍微微一动马的后跨，这匹马四蹄蹬开，翻蹄亮掌，跑将下去。众恶奴一见公子落马，俱都前去营救公子，萧银龙说：“众位兄长扯乎。”扯乎即逃走。众人遂奔北方而去。蒋五爷乘白龙驹奔西走下去了，焦公子昏迷不醒，众恶奴将焦公子抬在车上，拉回了私邸，方才苏醒过来。众恶奴遂到庙上，逼着绸缎店具字呈报：庙上有明火贼人抢夺绸缎店。恶奴又报告钱塘县，说公子被打落马，大盗抢去焦公子之马，并用刀扎死大管家长毛狗。钱塘县见报，岂敢怠慢？立刻同到庙场验尸，这且不提。

单言黄三太大众跑出去有六七里地，见有一座大树林子，黄三太说道：“众位贤弟，咱们在这儿歇息歇息，等一等蒋五叔吧。”众人等候多时，见大路之上，逛庙的红男绿女络绎于途，但不见蒋五爷到来。就听路上之人俱都提念焦公子抢人之事。萧银龙叫道：“三哥！我问问逛庙回家之人，访访蒋五叔下落。”黄三太说道：“甚好。”萧银龙追上三位老者，和颜悦色问道：“借问老大爷，庙上是什么事？都三三两两议论。”这三位老者之中，有一位老者说道：“少壮士，你没有看这个热闹么？”银龙说道：“我们是逛庙来晚啦，在前边树林中休息，闻听庙上有抢人之事，故此晚生打听打听。”那位老者说：“这件事闹大啦。焦公子抢人，忽然由酒楼上跑下五六个人来，劫住轿子救了少妇，并刀伤人命。方才不是钱塘县验尸吗？听说焦公子也被人所伤，大管家被刀扎死。这七个人，吾想一个

也跑不了，拿着就是死罪。”银龙说道：“听说有一个使棍的抢了马走，不知跑了没有？”老者说道：“那使棍的抢去了马，四蹄如飞的向西跑下去啦，当时可没人追赶。”萧银龙道了一句谢，遂回树林子叫道：“三哥！可了不得了，众恶奴逼着绸缎店具禀，说是江洋大盗白昼打抢绸缎店，扎死知府大管家，打伤了焦公子，抢去白龙驹，请求仁和、钱塘两县一体严拿。咱们可比不了蒋五爷，班头马快要围上蒋五爷，蒋五爷用棍一扫就完，咱们可不行。”黄三太说道：“天色将晚，咱们赶快走，找着镇店咱们便住。”六人遂站起身来，奔东北而去。走出有十余里，迎头见一镇店，东西的街道，坐北有一家小店，店门口有伙计向里让客。黄三太在前，杨香五、萧银龙等在后，遂步入店门。三太说道：“与我们找清静的房屋，三间两间都行。”店里伙计说：“壮士爷，没有空间啦，全住满啦。”黄三太方要发作：“没有屋子为何让客？”杨香五在旁一拉黄三太的衣服，问店伙计道：“此镇还有店没有？”店伙计说：“向东去，还有两家客店呢。”弟兄六位遂向东走去，走出不远，又一家小店，伙计让客，黄三太等进了店门。方要说住单间，话未出口，店里伙计说：“客官别往里走啦，没有空屋啦。”黄三太闻听，心中愕然。萧银龙一拉三太，出了店门，银龙说道：“三哥你看，前面还有一家店呢。”这回北面三个人，南面三个人，走到店门口一看，店门前站着一银须老者，银龙赶奔进前，抱腕当胸问道：“老大爷，你是此店掌柜的吗？”老者说道：“不错，这是我的小店。”银龙说道：“我们弟兄打算住店，但不知有单间房没有？”老者问道：“壮士几位？”银龙说道：“六位。”老者问：“哪几位呢？”银龙用手向南边一指，说道：“在东边的那三位，西边的这两位。”此时店门道已经掌上灯啦，萧银龙用手一招黄三太等，俱都来到近前。

老者一看，遂说道：“你们几位是在庙上打抱不平的七位不是？”萧银龙说道：“正是我们。老大爷何以知晓？”老者说道：“方才有地方传各店主，说有七个匪人在庙场抢掠绸缎店，打伤焦公子，扎死大管家，抢走白龙驹。你们爷们要住了店，倘若由店中将几位办去，我们这座店岂不受累？可都知道你们七位打抱不平，但是官事以势力压人，谁敢证明说未抢未夺？你们还不远走高飞？倘再逗留，祸就不远了。”黄三太与老者深施一礼，说道：“多承老者指教。”老者跟着还了一礼，弟兄六位这才出了镇店东口。八月下旬天气，正在秋收完场的时候，旷野一望无际，金头虎叫道：“黄三哥！打野盘，我可胆儿小。咱们在庙上又没有宰活人，咱们有什么大罪？咱们别听那些个，仍是前行找店。”黄三太说道：“众位贤弟不要忧虑，我有存身之处。”银龙问道：“哪儿可以存身？”三太说道：“在彩棚了事之人，那位好汉姓贺名叫照雄，他与我有交情。他乃世代簪缨，乐善好施，可称百万之富，文武两面的人物，杭州大小衙门，无不认识。”萧银龙问道：“可晓得住址？”黄三太说道：“安乐村贺家堡。咱奔他家中，文武衙门官人，决不能找到安乐村去。”弟兄六位遂向贺家堡而去。走了五七里地，前面黑压压一片苇塘，黄三太说道：“这乃是护庄河北岸。周围俱是如此。”杨香五说道：“怎么没有道路呢？”黄三太说道：“东边不远，苇塘中有一条小道。”杨香五遂晃着火折子，萧银龙说：“杨五哥，快灭了。”杨五爷说：“怎么不叫晃着火折子？”银龙说道：“您看大秋后地净场光，一望无际，黑夜之间，这一个火折子照出多远去。”杨香五这一晃着火折子不要紧，只闹得贺照雄家败人亡。

后语休提，弟兄六位，找着小道，顺着苇塘的蜿蜒小路向里面走去。依岸靠水，见有一只小船，金头虎向上就跳，将船

中伙计惊醒，问道：“什么人？”傻小子说：“是我。”伙计用灯笼一照说道：“这六个人有浙江绍兴府黄三爷没有？”黄三太说：“就是在下。”伙计说：“三爷您这祸惹的不小哇。我们就是贺宅的船夫，您在庙上打抱不平，我们主人就要出头了事，后来来了一位使棍的出头了事，事未了好，反出了一条人命来，我家主人也不能出头了。我家主人打发二十多人在堡外寻找众位，就知众位爷们住不了店。三爷请上船吧。”金头虎说：“别将我们诳上了船，叫官人拿我们。”驶船的伙计说：“小人不敢。我家主人与黄三爷是金兰之好，决无歹意。请上船吧。”六位上了船，水手提锚，摇定花装橹，顺护庄河奔对岸而来。此河乃贺照雄先祖所修，他的先祖在大明家官居显爵，皆因流寇作乱，天下刀兵纷纷而起，贺老大人遂告疾还家。回到家中，聘请安乐村的乡绅聚在一处，说道：“咱们这村东通大江，每年桃水泛，便有淹没之虞。咱们将村之四外挑成大河，东西村口搭两座大桥，不独可以免除水患，并且又可以防贼寇的蹂躏，你们大家以为如何？”有一位年高德重的老者遂说道：“老大人所见极是。”遂会议择日兴工挑河。动了两天工，忽刨出一窑白银，兴工之费用之不尽，贺大人当时宣布，即用此银作为挑河工资。有长者说道：“这银子乃贺大人应得。若不是您提倡，焉能挖出这些东西呢？”贺大人力辞道：“此乃天助成功，贺某有何德能，敢受此金？”大伙俱都愿将银子全归贺老大人，贺大人坚辞不收，于是大伙公议，尽用此银兴工，剩下多少皆归贺大人，贺大人只得听从众议。哪知银未用尽，工已告竣，下层又起出金条若干，贺大人遂成巨富，并设立义仓周济了无数村民。贺老大人又聘请武教师，教全村人丁俱都习学技艺之法，练了不到二三年，就遇闯王李自成造反。土匪乘乱抢掠安乐村，由东西桥口向里打，打了好几日，也没打进

安乐村去，因此安乐村得以保全，此皆贺大人有先见之明的好处。闲文抛开，水手将船驶到南岸，见一片大松树林子，船到南岸，众英雄这才放心。大松林南边就是贺爷的后花园子，船上水手领着六位到了花园后门，向前扣打门环，大门开开，出来一个老管家，对水手耳边说了几句话，工夫不大，由贺宅又出来一位老家人，白发苍苍，叫道：“黄三爷！您还认识老奴吗？您几年没来啦。”黄三爷说道：“怎么不认得您老人家？”老家人遂向驶船的说道：“你仍将船驶回原处，如有人问咱们村里有人进来没有，就说并无出入之人。”船上的家人摇定花装橹向北岸去了，黄三太六位英雄，皆同老家人进了后花园门，老管家将门闩上好。这园子真有四时不谢之花，八节长春之草，藤萝架紧对芍药栏，奇花异草，青松翠竹，满园花香，扑人欲醉。金头虎叫道：“杨五哥！你看看这座花园子，比我们家的花园大得多。”杨香五说：“你太糊涂啦，人家是宦家。”说着话走到后花厅，就见两对纱灯，分为左右，贺照雄迎接出来，一见三太抢行几步，跪倒身形，叫道：“三哥一向可好？”三爷赶紧相搀。贺爷行礼已毕，黄三爷遂指李煜说道，“贺大哥，给你引见引见，这位红旗李煜，贤弟你大概还认识吧？”贺照雄说道：“能认识。”然后三太又与萧银龙等说道：“这位就是贺照雄。”萧银龙、杨香五等上前施礼。金头虎说：“自己弟兄，何必闹那些客套？贺大哥，我叫贾明，黑驴寨贾柳村的人，我还有一个兄弟叫贾亮。”众人一阵大笑。童子纱灯引路，进了东院书房，七位英雄落座，童子沏上香茶。金头虎叫道：“贺大哥！那位黑小子呢？”贺照雄说道：“贾贤弟有所不知，那位濮爷有点愚鲁不堪，恐怕得罪贵友高亲。”金头虎说：“贺大哥说得太客气啦，我还爱那黑小子呢，我们倒要谈谈。”童子遂将濮爷请到书房。濮爷一进门，就向黄三太施礼说道：

“三哥请上，小弟与三哥磕头。”黄三太赶紧还礼，说道：“愚兄给你引见引见。”金头虎在旁边喊道：“小黑子叫人家给打了。”贺爷说着话，早将家人叫上来，叫厨房与黄三太等预备饭去了。贺爷问黄三太说道：“使棍的那位是蒋五叔吗？”黄三太说道：“不错，正是他老人家。”贺照雄说：“五叔好暴的脾气，当时我有心给上前了事，我一见出了人命啦，焦公子坠下白龙驹，口吐鲜血，我这才由人群之中挤出来，回到家中，打发人在各要路上等候众位，恐怕受官人追赶。众位兄长这一来到吾家，官人分明知道，也得与小弟暗中卖一份人情，文武官员都跟为弟的有来往，他们决不好意思的。”您道贺照雄这一大意不甚要紧，几乎弄得家败人亡。弟兄们谈了会子，吃喝完毕，遂都安歇。黄三太他们进了贺宅，就使出内客厅东跨院，贺照雄与濮德勇是照常出入，在庄村外闲眺，门口外站立。由第二日，每日有钱塘县的官人，在庄前后侦察，有的在村外侦察。皆因那日晚间，杨香五在河边打火折子，两县一府的官人，早将村镇店各要路口，派人把守上了；钱塘、仁和两县，杭州府，在各庄村镇店俱都有公事，严拿这七位，杨香五晃火折子的时候，就有人看见啦，回去报告班头啦，班头带领着三班人役，将安乐村要路俱都围住。贺爷此时倒为了难啦，有心叫黄三太他们走吧，也走不了啦。这一日八位英雄正在屋中吃饭，忽然有家人进来报告，说道：“当家的，大事不好了，现有钱塘、仁和两县，带领三班人役前来，说叫您献出八月庙行凶伤人的抢犯，要不然就要当时打进宅院。”众英雄闻听一怔，金头虎喊道：“你们大家有胆子没有？”贺爷说道：“怎么没有胆子呢？”金头虎说道：“这就叫官逼民反。有胆子亮家伙，打出宅院，宰一个够本，宰俩还赚一个。”萧银龙叫道：“贾五哥！你好没有道理，你豁出去啦，贺大哥呢？贺大哥的性命

财产，岂不丧在你的手里？再说贺大哥又是大孝的人，倘若老太太有好歹，又当如何？”贾明说道：“要不咱们就出去，叫人家毁去吧。”萧银龙说道：“那也不能。咱们先商量好了，事犯当官，汉子做的汉子当，咱们到在堂上，咱们别说出贺大哥来。一板子打死，夹棍夹死，咱们认命，咱们要说出贺大哥来，那就不算英雄好汉。贾五哥，你能够吗？”贾明说：“我能办得到，夹棍夹上也说不出贺大哥来。”萧银龙叫道：“贺大哥！您出去见官人去，如非要人不可，我们打后花园子走。倘若被他们捉住，过堂的时候，我们就说官人追的紧，我们由后花园进来的，与您大哥素不相识。”贺爷说道：“你们诸位且莫慌张，我且看一看去。”这才与家人出离了内书房，穿宅过院，到后门道一看，正是杭州府红名班头。贺爷说道：“众位上差，我也不欠粮，我也未漏税，为何将我的宅院围了？”班头叫道：“贺大爷！咱们都有交情，要不然我们可不能来，前次七个人大闹八月庙，抢去公子白龙驹，打伤了公子，伤了大管家的性命，我们班上伙计当时追下来这几个人，见这几个人进了您的护庄河北边苇塘子啦，黑夜并见有火亮，一夜的工夫未出安乐村，班头回去报告此事，县太爷追的甚紧。谁不知少当家的您好结朋友，人称赛孟尝，您的家中常常有朋友住着，知人知面不知心，也许他们在您家中住着，背地里出去惹祸，也未可知。倘若这群人在您家里被捉了，我们见了府尊大人，就说在庄外所捉，决不能提由您家中捉的。凡事我们还求您照应呢。”贺爷说：“不是那样说法。我的宅院房子是有数的，既是众位班头说在我庄子内有六七位，我也不知道，你们进去搜查，坐地分赃比夺抢都罪名大，要搜出掠抢绸缎店估衣铺之人，我就算坐地分赃的贼首，官司我打啦。”贺爷当时叫门公由二道院大门俱都开放，请众位班头进去搜查。两县一府的官

人带领着三十余名班头，说道：“搜查贺爷的宅院，一草一木可不许动。”府县的班头俱都吩咐已毕，遂进了贺宅。贺照雄一看，府县班头认真要搜，遂又说道：“你们众位倘若由我院中搜出一个抢绸缎店的贼人，当然罪有应得；要搜不出来，我是跟马快班头打官司的。”班头说道：“贺大爷，您还至于这样吗？我们焉能进您的宅院呢？”府里的班头也立时软化了，贺爷当时将话也拉回来了，遂说道：“众位也别往心中去。今天没有别的，我预备点水酒，大家很辛苦的，在我这里喝一杯再回去。”府里班头说道：“贺大爷，您这是骂人，我们求您的日子多着呢，怎么单有这点小事，便要骚扰您？”语毕，各班头抱拳道请字，犹如风卷残云而去。

贺爷回到了内书房，见着众人，言说方才在门外与两县一府的官人交涉的经过。萧银龙说道：“虽然一时瞒过，终久必然败露。我们还得急速设法脱逃为妙。”但是两县一府的官人明着是走啦，暗中都留下人啦，在安乐村出入之道紧紧把守。贺爷此时犹如热锅之蚁，心中甚为焦急，有心叫黄三太他们走吧，官人把守得甚严；若不叫走吧，终久是祸。贺照雄焦急地由院中走出大门外，由大门外再走进内院，正在走出来的时候，就见大门外边有一伙人围成一圈，贺照雄是心中有病的人，不由得就是一怔，以为又是县里官人前来。贺爷走到众人跟前一看，并不是外人，原来是当族的兄弟叔伯及乡邻，围绕着一个老道。贺爷站在一旁，就听老道口念无量佛：“这位施主少运坎坷，中年兴家立业，寻财子禄。在少年时所受的苦楚，谁也没有这位施主受的多。”就听这人说道：“道爷说的真灵，我在少年时，四海漂流，所受的痛苦，真不知道有多少。”又听道爷说道：“这位施主，今年贵庚多大？”那人答道：“三十七岁。”道爷说道：“你中年运比少年运佳，你是中年丧偶。”

那人说道：“不错，我才将妻子丧去，留下两个孩子，哭得人昼夜心烦。”又听道爷问道：“这位施主高寿啦？”那人答道：“六十一岁了。”道爷说道：“我若说出来，施主可别烦恼。”那人说道：“君子问祸不问福，道爷只管说来。”老道说道：“你今年六十一岁，六十三岁你寿命就有危险。”贺照雄一看，所算的卦，俱都是当族之人，也有贺照雄知道的，算得还是很有对。贺照雄心中一动，暗自说道：“我为何不叫老道给我算上一卦？问问他目下的月令高低。”贺爷思索至此，遂用双手分开众人，说道：“众位兄弟哥哥们，我也算上一卦。”众人回头一看是贺爷，俱都说道：“少当家的来啦，您算算卦吧，这位道爷太灵啦。”贺照雄说道：“我正要算上一卦。”说着走到老道跟前，控背躬身叫道：“道爷！在下姓贺，就在此处住家，请道爷算算我的月令高低。”众人说道：“道爷，给少当家的算算吧，少当家的必然多给卦资。”道爷念了一声：“无量佛，出家人指佛吃饭，赖佛穿衣，要多给卦资，贫道就沾了光了。”语毕，提起蓝布包裹，拿着卦盘，对贺爷问道：“这就是施主的宅院吗？”贺爷说道：“正是寒舍。”老道不客气，迈开大步，直奔大门走来，进了大门，向里就走，走过了东跨院，一直走到黄三太众人所在书房。贺照雄在后面紧紧跟随，看那样儿，就好像老道来过多少次一般。一看老道来到黄三太六人所住的书房，伸手拉门，就要向里走，贺爷在后面追着说道：“道爷，那是在下内眷。”道爷念了一声：“无量佛，贫道冒昧了。”这才翻回头来，由原路又走到外院书房，进了书房，正面有一张八仙桌子，老道进来便坐在上首的太师椅上。贺爷虽然心中不悦，也不能说出别的，只好自己坐在东首椅子上。童子献过香茶，贺爷说道：“道爷，请您看看我的掌纹，看看我的气色。”老道一摇头说道：“也不用看掌纹，也不用

看气色。这几天施主你是心中有事，左右为难，有心开发朋友走又走不了，有心不叫他们走吧，又怕连累官司。花费银钱，施主不在乎，施主是大孝的人，你恐怕吓着你的老娘。打官司倒好办，你眼前大祸临门，不出三天，必有刺客前来，要杀尽你满门性命。虽有黄三太、杨香五，也不是他的敌手，张茂龙、李煜等也是不行，贺施主与濮德勇更是不行。”贺照雄闻听就是一怔，算卦为何连名姓都知道呢？遂问道：“道爷你贵姓高名？哪座观宇当家？”老道说道：“施主，我不用说名姓。我有几个小徒儿，他们倒有一点名誉。”贺爷说道：“贵高徒都是哪位呀？”道爷说道：“大弟子还小呢，今年八十七岁。”贺照雄闻听一怔，老道五络墨髯，红嘴唇，娃娃脸，四五十岁的样了，为何有八十多岁的徒弟？遂问道：“叫什么名字呢？”道爷说道：“震三山辖五岳大头鬼王鬼见愁，水面有个别号叫赶浪无丝夏侯商元；二徒弟复姓诸葛，双名山真，人称铁牌道人聋哑仙师；三徒弟，南七北六十三省总镖头，人称他神镖将，姓胜名英字叫子川；四徒弟千佛山真武顶庙里出家，法名叫弼昆，人称他红莲罗汉弼昆长老；在我松竹观又收了两个小道童儿，五徒弟叫飞天玉虎蒋伯芳；六徒弟也是个小孩子，叫海底捞月叶伯云。”贺照雄闻听，赶紧站起身躯，提大擎双膝跪倒，叫道：“师祖父在上，晚生给师祖磕头。”道爷说道：“吾出家人不敢高攀。”贺照雄说道：“师祖父，十三省总镖头胜英，那是我的老恩师。”老道念了一声：“无量佛，我早知道你胜英的门下，又见你血心交友，黄三太他要真是抢夺，吾就将他们办了。最可恨的蒋伯芳，气高性傲，误伤恶奴的性命，打伤焦公子，尤不当抢去白龙驹，大庙场之上，千人瞧万人看，将假作真。蒋伯芳是你五师叔，他将来必得栽筋斗，作硬瘪子。这个事情发现时候，我正在庙上摆摊呢，一见打抱不平，救秀

才之妻，我就将卦摊收了，便暗看黄三太，他虽然年轻，倒有侠肝义胆，又见你交友纯挚，黄三太等他们六个人俱都藏在你的家里。吾这几天晚上不在焦宅，便在你家，一举一动，探听消息。我都探听明白，真要是你家里窝藏大盗，你就是胜英的徒弟，我也不能相救你们几人。现在焦公子有一个教师姓王名七，此人遍地搬动是非，他请出来一个和尚，今后三天之内，必到你家中前来行刺。你弟兄不是僧人的敌手，此和尚有金钟罩铁布衫之工夫，有万夫不当之勇，我特来护庇你一门良善，你不是胜英的徒弟，吾也前来搭救。”贺照雄说道：“求师父大发慈悲吧。”又叫童子：“去，将黄三爷等，由内书房请出来。”

工夫不大，书童将黄三太等七位请到书房里。七位进了书房，贺照雄用手指着老道说道：“黄三哥认识这位道爷吗？这是咱们师祖父。”黄三太就要过去行礼，贾明说：“且慢，且慢。”金头虎遂向道爷说道：“老道，我师傅胡子都白啦，我大师伯在台湾盗过张奇善的宝刀，解过重围；在莲花湖用铁弹打碎了彩莲灯，将球含在口内运用气功；在群英会举过石香池子，绕聚义厅一周，气不喘促，面不改色。你要是我师祖，必然比我师大爷高明，你总得献两手艺给我们看看。”贺照雄、黄三太说道：“师祖你多担待。”老道微笑说道：“岂敢。”又向茂龙、银龙二人说道：“你们在双龙山栅栏门里，被林士佩百十余贼人三面包围，你们四个人出不来大门，忽有人将铁锁割断，可有此事？割铁锁的那便是贫道。”银龙、茂龙二人闻听，这才谢过救命之恩。老道说：“贺施主，你教童子到后花园，把东面翠竹林的石堆上石子，取来茶碗大的一块，再将不成材料的木板取一块来，要几分厚的。”贺照雄、萧银龙等暗中说道：“连后花园子乱石在那儿都探明白了。”工夫不大，童

子将石块、废木板取来，这块木板有七八分厚，一尺来宽，石子有茶杯大小。艾道爷叫道：“众位！我可不应当这么样，你们看。”说着将石头托在左手心，右手指起来，一拍左手心的石头，张手一看，石头已成碎块。这一招为棉沙掌，是软中硬的工夫，如击石法，重手法若击石，非得石头放在地下硬东西上；这一招儿将石头放在手心上，全是软的，所以最难。又将木板拿过来，左手拿着木板，右手指一划，将木板划成一条儿。这就叫击石如粉，划木如泉。用手划木板如划水，所以叫作划木如泉。金头虎一吐舌头说道：“我的妈，我的姥姥，我磕头，这是我师祖父。”大伙这才跪倒磕头。老道打稽首相还，遂说道：“贫道是前来保护你们一门良善，刺客来俩都不要紧，你们只管放心。”贺照雄说道：“师祖父，你吃斋还是吃荤？”艾道爷说道：“我吃素的。要有瓜果梨桃也行，无有鲜货，就给我熬半碗稻米粥足矣。你们吃饭随使用荤。”艾道爷是世外高人，概不计较别人吃荤吃素。工夫不大，将饭菜备齐，虽然艾道爷不计较，大伙也不敢放肆，草草的喝了几杯，一霎时杯盘狼藉，黄三太等仍旧归后客厅。道爷见书架上放着棋子，遂说道：“照雄，咱们爷俩下盘棋如何？”贺照雄遂叫童子取过棋盘来，摆好棋局。

贺照雄与艾道爷下着棋，艾道爷说一声：“无量佛，刺客来了。”照雄问道：“刺客在哪里？”道爷说道：“现在北桥口。”照雄问道：“师祖何以知之？”艾道爷说道：“犬守夜，鸡司晨。我比你们听得远。你到大门道迎着他，我在二门道藏着。”贺照雄由院中出来，果然来了一个陀头和尚，一条铁扁担，担着两个铁钟，这一担子足有七八百斤，铁钟铮光明亮，直奔贺宅而来，来到门前一晃悠身躯，铁钟震动，咚咚乱响。贺照雄早先虽未见过，常听说过，此和尚在杭州府化缘。贺照

雄遂叫门公：“给拿五百钱吧。”老家人取出五百钱来，说道：“老当家的，这是五百钱，你替我们当家的烧股香。”和尚接过钱来，向皮兜里一装，口念：“阿弥陀佛，真是人旺财旺。”和尚就募化贺爷一家，转身形就走。贺爷回到二道院，艾道爷说道：“照雄，你看见和尚的情形没有？”爷儿俩遂又回到书房，仍然着棋。掌灯之后，艾道爷说道：“你告诉阖宅老少，早早安歇，定更一过，前后都要熄灯安歇，咱们爷儿俩仍然着棋，外头院书房多预备蜡烛，他要来了好先奔这儿。大概善渡他是不行的，必须用恶劣手段对待于他。”爷儿俩仍然着棋。

二更多天，艾道爷忽然说道：“照雄，刺客来了。”贺照雄问道：“现在何处？”艾道爷说道：“现在西跨院西房上呢。”贺照雄叫道：“师祖父，你怎么知道他在房上呢？”艾道爷说道：“我听出蹑足潜踪的声音来啦。”语毕，道爷将宝剑背在背后，衣裳襟向前后一掖，叫道：“照雄！你告诉三太他们，我三天两日不回来，不要挂念贫道，贫道万无差错。善渡不行，我必用恶渡之法。我要伤了和尚，焦公子以武力不行，他必然要动势力，我在府县衙门先给你安置安置。我绝无差错，不要惦念我。”说完，一掀帘笼，一晃身躯，一道电光相似，再看艾道爷，踪影皆无。欲知贺照雄阖家性命如何，请看第六回分解。